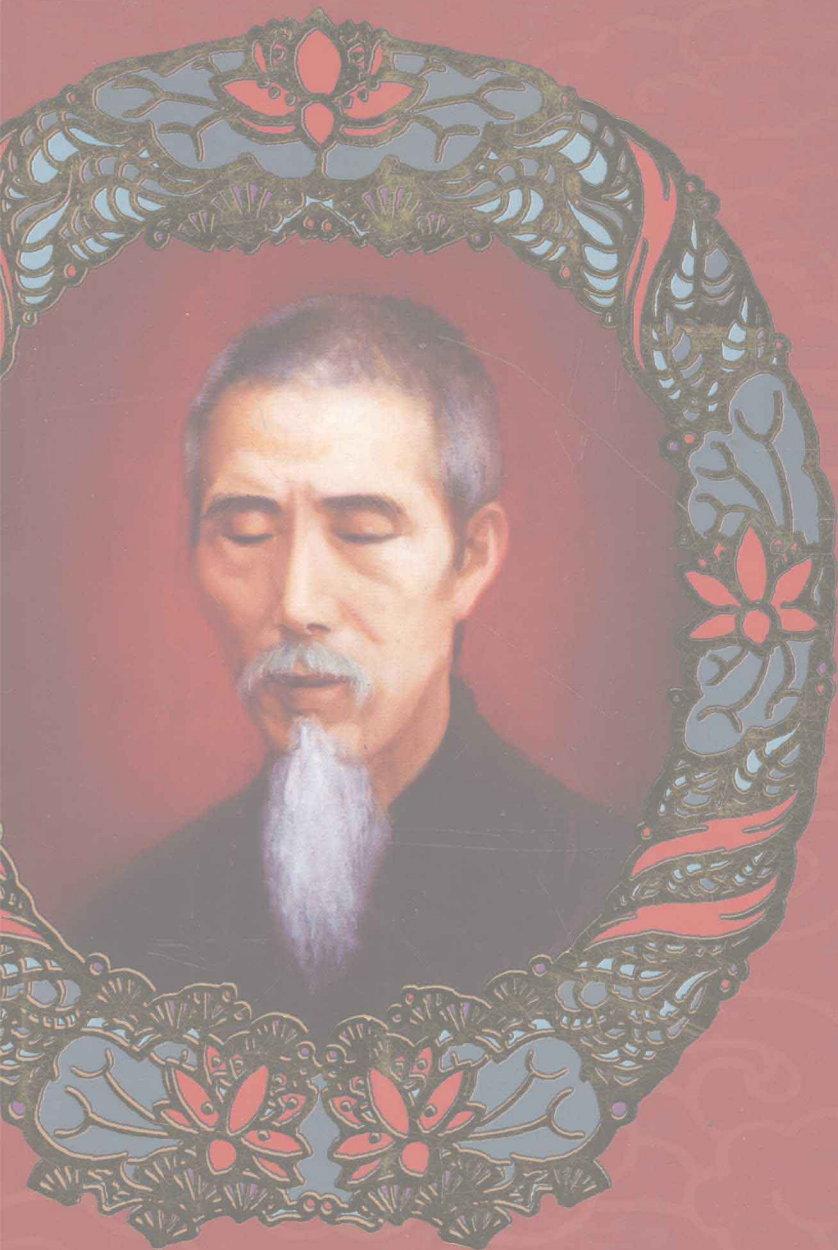


# 虚云大师文汇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百年佛教高僧大德丛书  
中华佛教文化院 总编  
王志远 主编

百年佛教高僧大德丛书

# 虚云大师文汇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虚云大师文汇/虚云大师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2. 4  
(百年佛教高僧大德丛书/王志远主编)

ISBN 978-7-5080-6905-0

I. ①虚… II. ①虚… III. ①佛教—文集 IV. ①B94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7120 号

责任编辑 梅子 陈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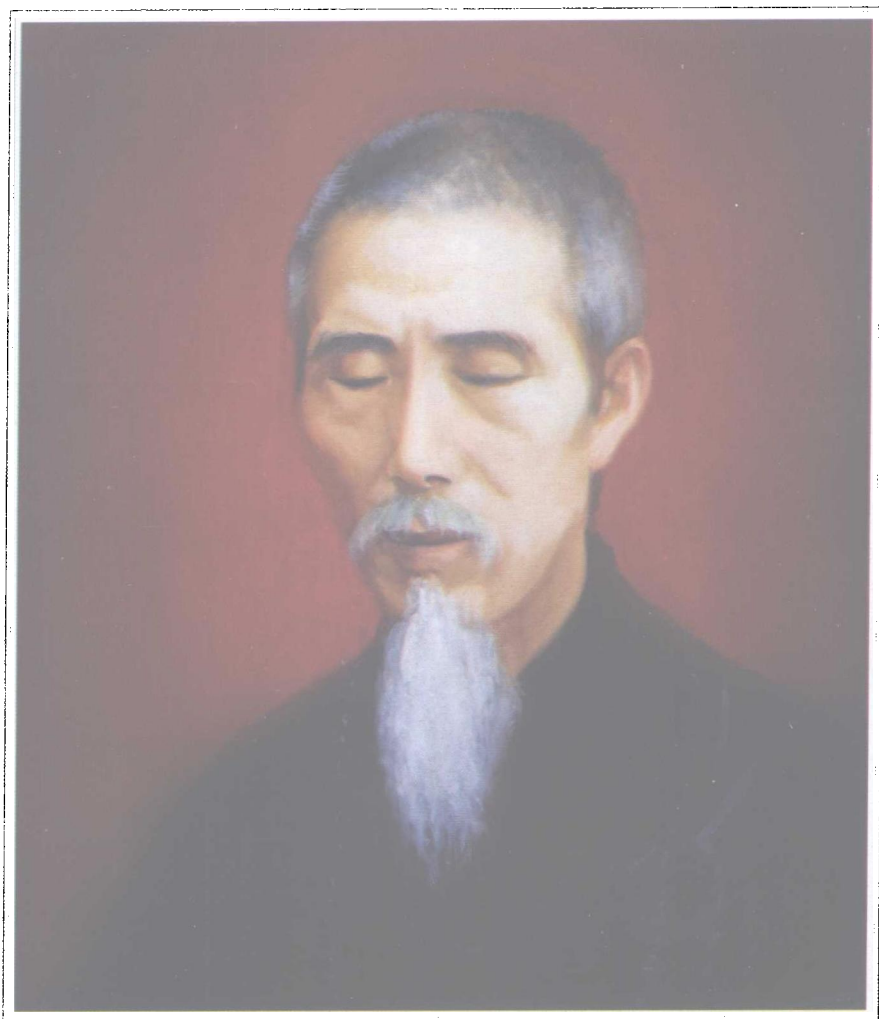
---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政编码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订购电话: 010—65018531)  
印 刷 厂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30 毫米 1/16 印张 40  
彩 插 6 页  
字 数 446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8.00 元

---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虚云 (1840—1959)





首屆<sup>1st</sup>

# 中華佛教

漢傳佛教百

辦機構：中華佛教文化院、鳳凰衛視、至愛無聲公益基金、曾子南宗師文化基金會(台灣)  
持機構：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中國佛教協會、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協調部、香港特  
辦機構：香港觀宗寺、香港西方寺、深圳弘法寺、法住文化書院、智度會弘法慈善基金、鳳凰網

年辛亥 百年佛教  
張宗風 繼往開來

THE BUDDHISM FORUM

# 宗風論壇

年歷史回顧與展望

2010.09.09-10 香港

行政區政府民政事務局、香港佛教聯合會  
《宗風》雜誌、《圓通寶像》雜誌、《溫暖人間》雜誌





## 编辑委员会

### 名誉总编

许嘉璐（第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华佛教文化院荣誉会长）

### 名誉主编

释传印（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中华佛教文化院名誉院长）

### 总 编

杨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佛教文化院会长、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

### 副总编

张国良（全国政协委员、中华佛教文化院主席、香港新闻工作者联合会会长）  
陈义和（中华佛教文化院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能源学会副会长）

### 主 编

王志远（中华佛教文化院副主席、中国宗教学会顾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山东省海阳市沛溪书院院长）

### 副主编

谢咏禾（中华佛教文化院副主席、中国宗教学会副秘书长、江苏万和文化集团董事长）

### 常务编委

李杰（中华佛教文化院理事、中国准信企业董事长）  
董学良（中华佛教文化院理事、山西盛世金缘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涛（中华佛教文化院理事、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公司董事长）

### 特约编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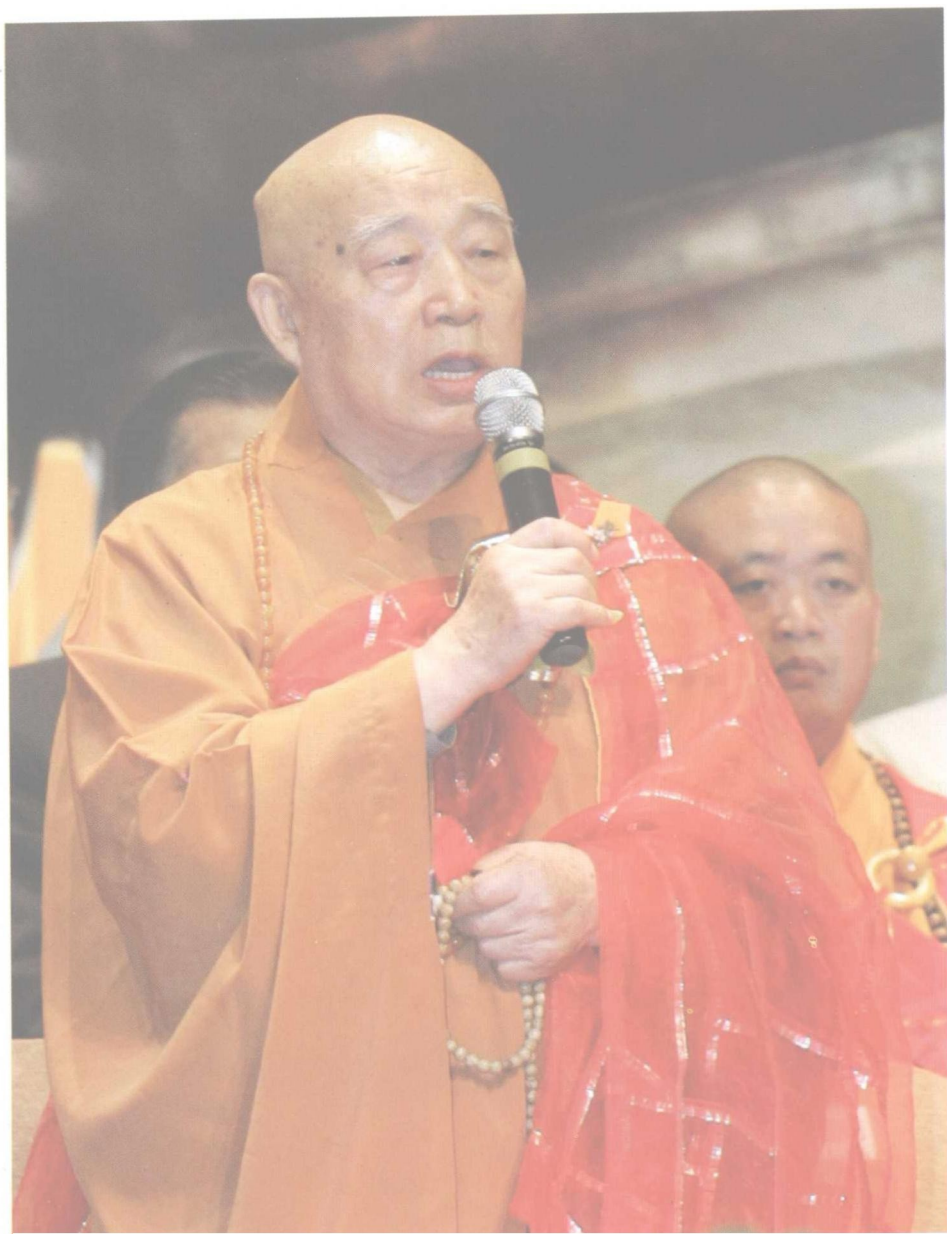
李家振（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顾问、凤凰新媒体华人佛教总监）  
冯耀午（东西方艺术家协会副主席、百年佛教高僧大德人物画像作者）





## 许嘉璐

第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中华佛教文化院荣誉会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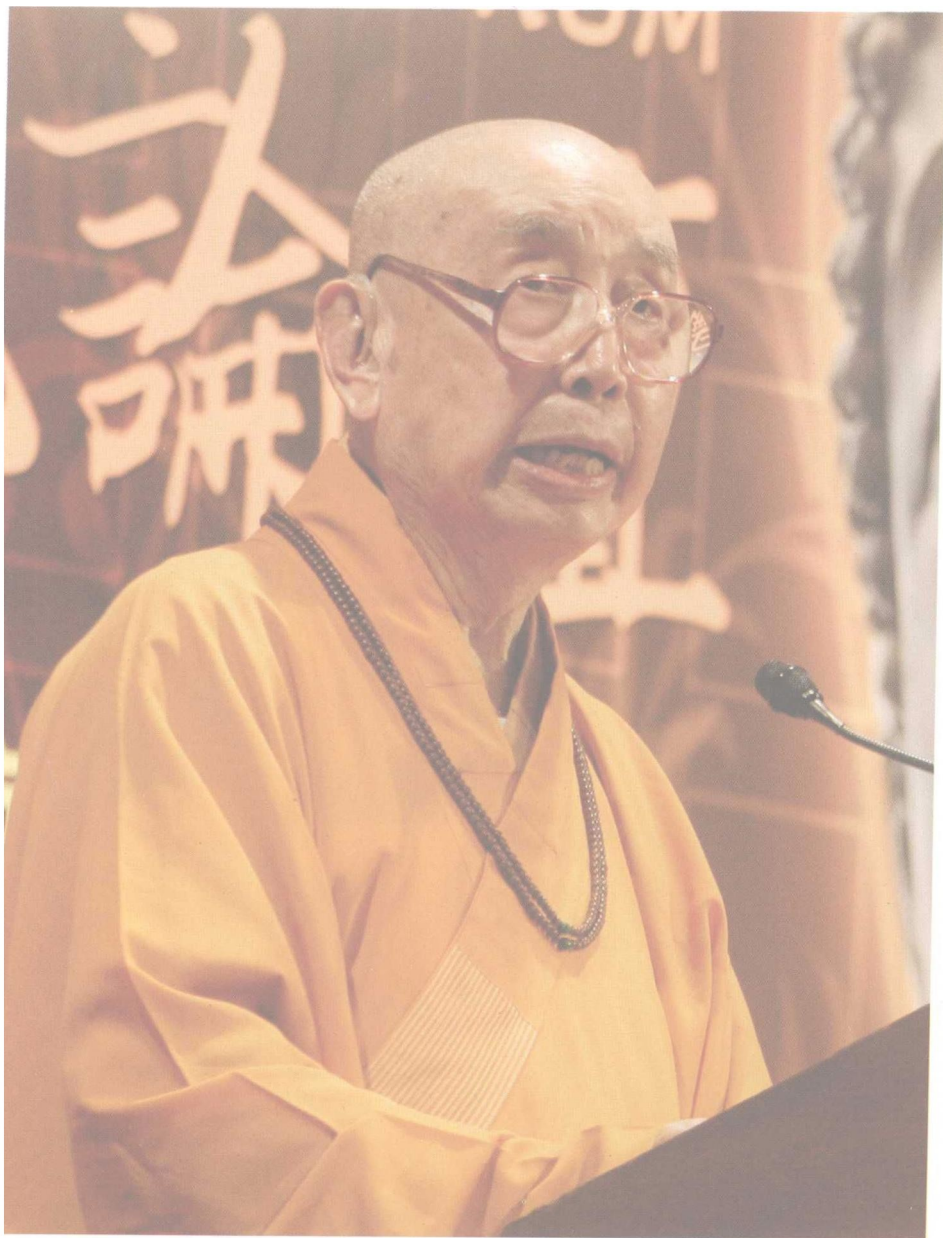


## 释传印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中国佛学院院长

中华佛教文化院名誉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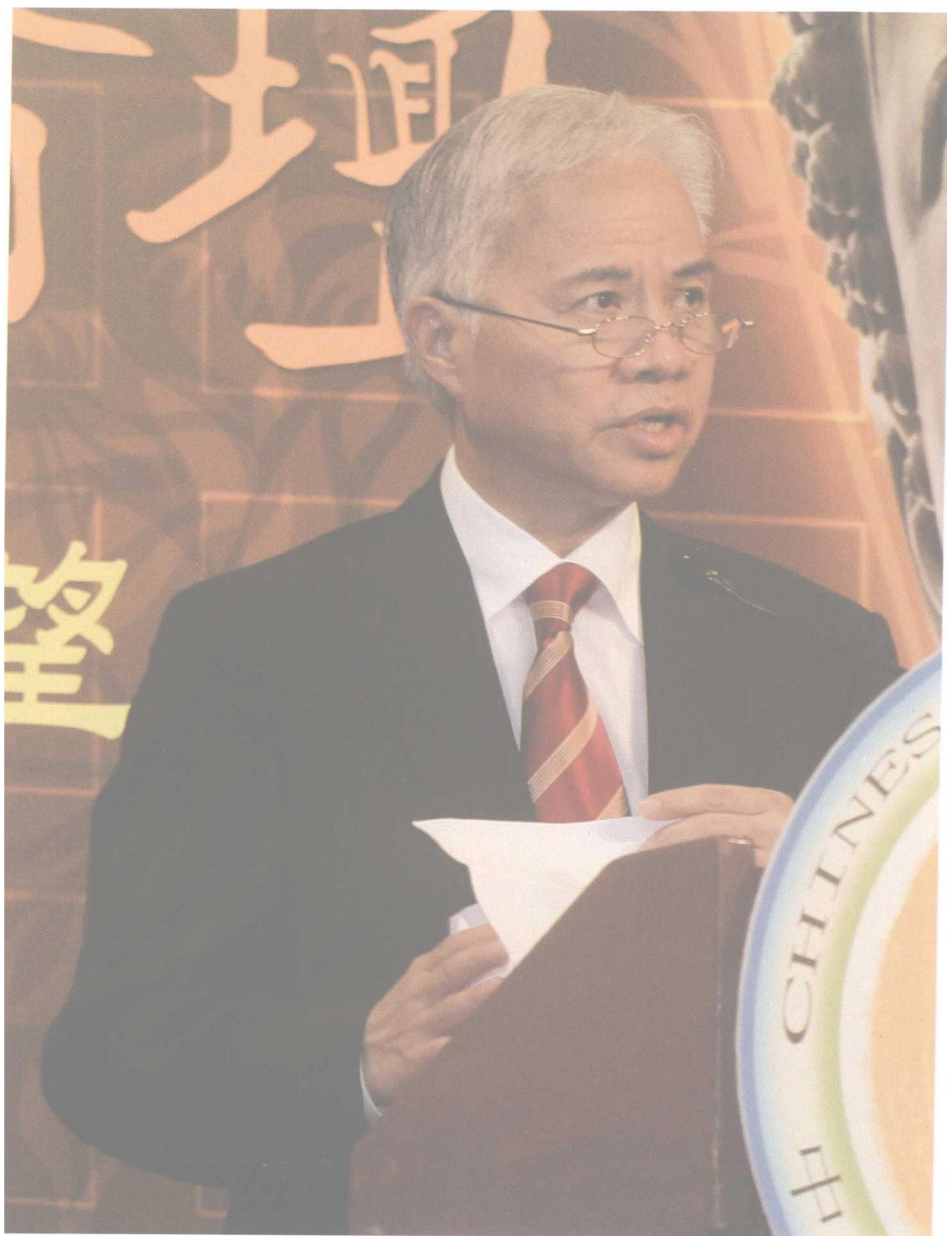


## 释觉光

中华佛教文化院院长

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





## 杨 钊

全国政协委员

中华佛教文化院会长

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



**张国良**

全国政协委员

中华佛教文化院主席

香港新闻工作者联合会会长





## 王志远

中华佛教文化院副主席

中国宗教学会顾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山东省海阳市泮溪书院院长



## 陈义和

中华佛教文化院会长

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

中国能源学会副会长



## 谢咏禾

中华佛教文化院副主席  
中国宗教学会副秘书长  
江苏万和文化集团董事长

## 丕振宗风 继往开来

(总序之一)

许嘉璐

释教之来中土,逾二千年矣。自汉迄唐,历千年而与中华文化相融。中华传统文化之支柱,可谓有三,佛教其一也。后世或径称“中国佛教”,实则异域文化“中国化”成功之范例。

云何释与儒得以相通、互融、共生、同荣?盖二者均重人身、重众生、重伦理、重内修故;其于伦理,倡自利利他、胸怀宇宙、为众生可舍身故。华夏于思辨、逻辑略缺,佛家之来,适以助之;西土之于人伦,不若儒家之亲细,足可救之。“终极关怀”之寄于“绝对”,何若着眼于现世?二元对立之思维,应参“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之原理——此则释、儒所共有,足可供人类探寻未来参照者。

虽然,佛教之传承、弘播,亦多波澜,此异物进我体之所必然耳。儒释之所谓“和”者,非无矛盾冲突,

亦无须回避之，乃以“和”之法（认同知异、求同存异）处理之，以达大同小异之境。释尊八万四千法门，即由此而设也。

纵观中国佛教二千年，可知国运旺则佛教兴；反之，佛教衰则国家弱——此所谓弱非以货币计也。何以故？无国家护法，佛教无以立；缺宗教助人明性，国家凝聚欠强。反思清末以来百年之跌宕，岂不然耶？

凡有利于国、有助于民者，虽经劫难，亦必伏而复起，落而重振。而贯彻始终者，皆持“真信仰”（杨仁山文会语）而不移，虽知其不可而犹拚力为之。即以佛教言之，高僧大德如虚云、太虚、杨文会、欧阳渐，乃至晚近之印顺、圣严、赵朴初、吕澂，俱挽狂澜之志士，存沉沉一线于民族，以助乾坤之流转，其留功德于佛教史，可谓巨矣。

因果之说无差。鱼肉黎民者、鲸吞吾国者，终得业报；巍巍中华、东方文明，卓尔而立；先哲所留薪火，重现光明矣。当此时也，能无追忆往昔乎？

庚寅秋，中华佛教文化院等举办“首届中华佛教宗风论坛”于香港，纪念“百年辛亥”。与会僧、德，畅述百年佛教之衰而兴，追忆先贤理行之艰以韧；感国家之昌明，证佛法之广被。遂共推汉传佛教高僧大德二十三人，欲众生知其人，仰其德，明人生，晓当为，此亦一大功

德焉。

嗣后，中华佛教文化院辑百年高僧大德论著，成《百年佛教高僧大德丛书》二十三册，凡九百余万字，刊布于世，广施海内外。总编者，居士杨钊也，其修复兰若、资助学子无数，世所咸知；今辑高僧大德行迹著述，继往事、昭后来、促人觉、开新风，则又一大功德也。主编者，王志远教授也，其深研佛理，遍访名刹，为知、行、证合一者，辑书、刊印，事繁身劳而乐为法施，可敬哉。

今岁三月，余突发腰疾，几不能举步。六日，杨钊居士、王志远教授枉驾存问，且以“丛书”之序相嘱。事关弘法，复有杨、王感召，岂可以微恙违命？于是勉力简述先哲之伟业及“丛书”辑刊之始末，姑忝标之为“序”。

2012年3月14日

于日读一卷书屋

## 百年辛亥百年佛教礼赞文

(总序之二)

释觉光长老宣读

王志远教授撰文

百年沧桑，始于辛亥；千载帝制，一朝崩解；四海之内，天下为公；三界所冀，等无差别。平等社会，以宪法为保障；公民佛教，仰三宝为旗帜。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悲智修证，普度众生，此百年佛教之求索，历代信众之仰止，虽百折而不回，迎逆浪而更进，乃佛门所赞叹之大丈夫气概也，诚吾侪百年礼赞之首唱。

若夫佛门圣教，素依王者，值此辛亥亘古未有之巨变，但求应机图存之嬗越，故前辈先贤，既跻身革命，力创共和；复鼎新旧制，重拓正法。其间或为民国元老宿勋，或为创新理论巨匠，或为诸宗中兴之祖师，或为诸学重启之向导；师徒相承，法侣相与，涓涓细流，遍布神州大地；爱国爱教，契理契机，滔滔激浪，震

撼青史华章。百年荏苒，蓦然回首，其跌跌者何止数百人？其皎皎者何止数十人？更其煌煌者何止一人？唯其礼赞，当择举世服膺之楷模，历久弥新之典范，一唱英名，天下共和，此非先贤如慧皎道宣赞宁如惺之流所不能为也。幸赖海峡两岸四地各界贤达汉传佛教四众弟子之衷心拥戴热诚遴选百般谘询，乃恭奉现代高僧十五位，护法大德六位，佛学权威二位，成此当代之佳话，导世之木铎。

今乃礼赞现代高僧者，寄禅、虚云、太虚、谛闲、印光、弘一、倓虚、来果、圆瑛、广钦、法尊、印顺、白圣、隆莲、圣严；

赞曰：人间佛教，僧宝为重；八宗并弘，三大革命；  
舍身如炬，持律如钟；白山卧雪，宝岛迎风；  
绵延一脉，四地同声；祈我中华，法喜充盈。

今乃礼赞护法大德者，杨文会、欧阳渐、丁福保、周叔迦、高鹤年、赵朴初；

赞曰：人间佛教，护法为重；首开风气，金陵刻经；  
支那内学，济济出众；创立佛协，拨乱反正；  
传教修典，立言立功；济世维摩，菩萨道行。



今乃礼赞佛学权威者，汤用彤、吕秋逸。

赞曰：人间佛教，法施为重；佛史一部，世纪彪炳；  
源流两讲，理顺文从；内典显学，学府认同；  
学子莘莘，后继成龙；舍弘光大，悲智无穷。

今吾等海峡两岸四地汉传佛教四众弟子各界贤达  
暨《中华佛教宗风论坛》组织委员会  
代普天之下芸芸众生  
恭布虔敬，大礼告成。  
伏惟尚飨！

公元 2010 年 9 月 10 日

农历庚寅年八月初三日

## 虚云大师生平

虚云(1840—1959),清道光二十年出生于泉州府。17岁时潜离家乡,想到南岳出家,途中又被家人追回来。父亲为其娶两房妻子,而婚后与二女同居无染。19岁,在福州鼓山涌泉寺依常开老人剃度出家。在此后的24年里,参访善知识,苦修参禅,道业大进。为了亲近善知识,求得正法,凡有高僧大德所在之处,无论跋山涉水也要去亲近。行踪遍及我国四川、西康、西藏及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缅甸等地。

31岁时,学教于天台华顶龙泉庵融镜老法师,36岁时至高旻寺听《法华经》,至岳林寺听《阿弥陀经》,37岁时至天童寺听《楞严宗通》。

43岁那年,由普陀山法华庵起香,三步一拜,朝拜五台山,以报父母养育之恩。途中经历了十二三个月,行人之所不能行,忍人之所不能忍!

在高旻寺禅七过程中,某晚开静时,当值不慎将开水溅在手上,茶杯掉地,闻而开悟。

61岁时,再度朝五台山,后到终南山结茅修行。这

一年岁暮，大雪封山，严寒彻骨，独居茅蓬，身心清净。一日在釜中煮上芋头，结跏趺坐，不觉入定半月之久，自此改名虚云。

1949年，在广济寺与圆瑛法师、赵朴初等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1952年，“云门事件”之后，投身于中国佛教协会的筹建工作，1953年被推举为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全国政协委员。1959年圆寂于云居山，世寿120岁，僧腊101年。

大师是中国近代禅宗的代表人物，他一生历经四朝五帝，坐拥十五道场，中兴六大祖庭，兼承禅门五宗，被誉为“禅宗泰斗”。

大师因道场荒废，律教无闻，乃发愿振兴十方丛林，重建古刹。其所兴复之著名道场有云南华亭寺（云栖）、鸡足祝圣禅寺、曹溪南华丛林、福建鼓山涌泉寺、广东曲江云门禅寺、江西云居真如禅寺等，所重建之大小寺院庵堂共八十余处。

曾著有《楞严经玄要》、《法华经略疏》、《遗教经注释》、《圆觉经玄义》及《心经解》等，大多散佚无存。留存的著述，由后人辑为《虚云和尚法汇》等行世。本书是虚云大师的著述精选集。

## 序 一

虚云大师，以百载光阴，尽瘁传化，其事震烁中外今古。倏虚又仰道风，幸获亲近。追惟芳躅，揽兹世变，又何能已于怀？大师其入佛境界，行菩萨行者耶。圣法毗奈耶一法不取，法法成佛。若非亲符此境，其何能繁兴万行？虽被大功德铠，而成无所成。虽成无所成，而无成之化，化化无极。薄海同伦，谁能外此恩德？师先代兴圣国师，世传有圣箭令誉。今师躬临大难，而不循他家通宵之路，亦不感于失殿离宫，可不谓之为道精纯，而臻化境也哉？岂特五家纲宗，藉以振起？而整个佛法，胥赖撑扶于不堕！吁！诚伟矣！

按师生平所著诸经义疏，悉遭世变散失。兹书仅集《法语》、《书问》、《散文》、《诗集》、《宗源》、《祖赞》各篇，暨师之一生化迹，以及各家《赞颂》、《追思》、《纪念》等文，《整体巨观》、《纲宗灿列》、《读法语启示》诸篇。俾知夫宗门虽玄，而侧击旁敲，疏导启发，尚非无津涯可入。其有功世道，詎可限量？

盖师之吐属，一一发自胸襟，盖天彻地。观其斥宗教之互诤，而尊护群经，严宗门之家风，而慎于记莛。佛祖言教，收来如珠走团圆；公案精微，披剥如犀分历落。又以法运不振而魔强，戒行不严而法弱，历主名山，戒法为重。此又观其《同戒录》诸作，可概见矣！

方今法运垂秋，人心陷溺，而世变亦日亟。兹书一出，倘能唤起大众，自审本分，各顾脚跟，则教乘、宗乘，同是滋茂发皇。

## 序 二

青龙在壬辰之岁，云门劫后，山陬法物，荡然无存。吾师虚云和尚，伤法道之陵夷，虑慧命之断绝，使其徒向曩日驻锡之东南诸巨刹，网罗散帙。而平生殫力所著之《楞严经玄要》、《法华经略疏》、《遗教经注释》、《圆觉经玄义》、《心经解》竟不可得，仅缮写法语诗文少分回。师叹曰：“定业也，吾今不复隐秘矣！”徇证圆等恳求，乃集诸弟子口述一百余年所忆及之事迹，录为《年谱》，并将搜录所得之法语、诗文、序跋等，命学吕编辑。爰集同人，分任校雠、考订、附注，撰次为十卷，另《年谱》上下二卷。笔始于春初，简撤于冬暮，名曰《虚云和尚法汇初编》。书成，乃为之序曰：学吕以博地凡夫，瞻仰十地菩萨，但觉其不可思议，非游夏所能赞一词也！何敢序？以师命故，又何敢违？每于冥心编辑之际，味吾师不可思议之思，随见随拈，因月有指，枝中觅本，委上求原，聊此引伸，就正有道。

夫诸佛以大事因缘出现于世，诸祖以续佛慧命，乘愿再来，岂惟自了？有大悲大愿存焉！悲大故忧之也深，愿大故任之也重。吾师于五十六岁以前是自度，五十六岁以后是度人。窃窥其行履，志大气刚，心坚行苦，故能度生众而收效弘。历尽折磨，九死而不死；坐阅世变，有生而无生。至其手建大小梵刹数十，皈依门下弟子中外百数十万人，此举世所共知者也！而独于吾师之重振纲宗，续佛慧命，有为世所不尽知者。

溯自达摩西来，至六祖而一花五叶，临济开玄要之宗，洞山立

君臣之义，泐仰发体用之论，云门示三关之捷，法眼呈六相之分。拈花妙义，大布东方。及后则曹洞专主少林，泐仰则圆相渐隐，云门于韩大伯后难见其人，法眼盛于永明，而入高丽，独临济尚存香火耳。元明以降，禅门宗匠，自中峰、楚石，以递紫柏、憨山、天童、玉琳，屈指可数，狮弦其绝响矣！

百余年后，吾师出世，于鼓山传法曹洞，兼嗣宗临济，中兴云门，扶持法眼，延续泐仰，兴灭继绝，慧日同光。以一身而参与五宗法脉，舍西竺龙树外其谁耶？学吕特为拈出，以告后之研求宗乘者，谅为吾师之所许夫。

序书于癸巳元旦，师年一百一十四岁矣！三灾过后，佛日重辉。愿留宝掌千年，常作人天眼目。慈云普荫，法乳同沾。则法汇由初编、二编以至若干编。岂止《宗镜》百卷已哉？此众生所共祷者也！学吕浅陋，毫弥昏昧，传灯续录，有赖后贤。是为序。

岑学吕、宽贤恭序

癸巳

越六年己亥秋，师示寂于云居山真如寺。事前一月，以近年搜集之佚稿及弟子录存之法语远道见寄，嘱付重编《法汇全集》，其详具志《年谱》中。兹识其颠末于此。

辛丑仲秋学吕再识

## 目 录

序一 .....	1	示某居士 .....	11
序二 .....	3	上堂法语 .....	11
<b>法 语</b>		启建息灾法会上堂 .....	12
元旦上堂 .....	3	苏军门请上堂法语 .....	13
元宵 .....	3	苏军门曜森莫观察楷	
立春上堂 .....	3	宽慧居士等请到昆明	
四月八日新戒请上堂 .....	3	金马山兴福寺 .....	13
结夏 .....	4	兴福寺众护法居士庆祝	
端节上堂 .....	5	进院请上堂 .....	14
七月十五解制 .....	5	兴福寺癸卯除夕	
师诞日大众设斋请上堂 .....	6	升座法语 .....	15
中秋节上堂 .....	7	元旦上堂法语 .....	15
冬至小参 .....	8	佛成道日上堂法语 .....	16
除夕法语 .....	8	小参 .....	17
七塔寺佛诞日请上堂 .....	9	上堂法语 .....	17
七塔寺讲经期斋主请上堂 .....	9	示某游僧 .....	18
七塔寺讲律听众设斋		甲辰在昆明筇竹寺结冬	
请上堂 .....	10	小参法语 .....	18
浙江宁波崇寿寺惟一		示众禅人 .....	19
请上堂法语 .....	10	为萧国良荐兹亲灵小参 .....	19
		戒期圆满上堂法语 .....	20
		小参 .....	20

讲经圆满请上堂法语	21	祝圣寺圣首座请上堂	34
崇圣寺进院升座法语	21	开光上堂	35
三塔崇圣寺上堂法语	22	送众灵骨入海会塔	
三塔崇圣寺讲《法华经》， 以柱杖指骨罐云			36
开经日请上堂法语	23	大寒送诸灵骨入塔	36
大众预送师长生牌位进祖堂， 肃亲王为老福晋请对灵			
设斋请上堂法语	23	小参法语	36
郑玉隆居士荐亲请对灵小参	23	戒期上堂	37
众新戒请上堂法语	24	己酉除夕小参	37
上堂	25	元旦上堂	38
小参法语	26	正月初三日与戒尘师开关	38
僧参问	26	四月戒期圆满解制	39
为张佛乘居士举火法语	27	戒期上堂	39
为马宽龙居士封龕法语	27	为悉檀寺妙龄和尚起龕	39
滇南洱海东罗诠寺讲 佛诞日说戒上堂			40
《法华经》上堂法语	27	上堂	41
大理官绅请在观音塘 元旦上堂			42
大石庵上堂法语	28	结制上堂	43
到石钟寺进院法语	28	蒋道林居士请上堂	44
上堂	29	佛诞日解制上堂	44
元旦日上堂法语	30	上堂	45
准提庵续源请上堂	30	封龕	45
请出关上堂	31	起龕	45
钵盂庵进院法语	31	举火	46
护法居士供法衣请上堂	32	入塔	46
上堂	33	祝圣寺信女施璧端	
解制上堂	34	修斋设供请上堂	46



李提督送一水晶钵全金匾额		南洋槟榔屿鹤山	
到山,请上堂 .....	47	极乐寺塔铭 .....	60
宝山大师设斋请上堂 .....	47	槟榔屿妙莲师祖塔前	
师诞日合寺众执事设斋		拈香法语 .....	60
申祝请上堂 .....	48	鸡足山天柱峰重建楞严	
元宵日上堂 .....	49	宝塔安顶请说法 .....	60
戒期上堂 .....	50	八角庵德安请上堂 .....	61
戒期为新戒燃香		广福寺解制法语 .....	61
开示苦行上堂 .....	50	岁朝寓极乐寺监院意通、	
戒期毕上堂 .....	51	慈恩、福慧等请上堂	
新盖大彻堂上梁 .....	52	法语 .....	62
上堂 .....	52	佛诞上堂 .....	63
建华严道场请上堂 .....	53	大悲禅院监院寂明请上堂	63
佛成道日上堂 .....	54	龙华寺监院圆通请上堂 .....	64
上堂(一) .....	54	灵山寺上堂 .....	64
上堂(二) .....	55	进院法语 .....	65
上堂(三) .....	55	弥勒殿云 .....	65
上堂(四) .....	56	韦驮殿云 .....	65
上堂(五) .....	56	伽蓝殿云 .....	65
上堂(六) .....	57	大殿云 .....	66
岁朝寓香山寺监院		众护法设斋请上堂 .....	66
请上堂 .....	57	上堂 .....	67
福建鼓山与师翁莲公老人		上堂(云栖寺) .....	68
起龕法语 .....	58	上堂(一) .....	68
鼓山入塔 .....	59	上堂(二) .....	68
鼓山塔铭 .....	59	上堂(三) .....	69
槟榔屿极乐寺入塔 .....	59	诞日众居士请上堂 .....	69

诞日德明西堂请上堂	69	上堂(二)	83
起七	71	除夕	83
解七	71	元旦上堂	84
上堂	71	上堂	85
师诞日上堂(云栖寺)	71	监院宗镜、居士欧阳英、 庄原毫、罗世方等 请上堂法语	85
上堂(云栖寺)	73	新戒观本请上堂	86
示众	73	上堂	87
护法王达才、梁宽净居士 请上堂	74	为广东心兰师封龕	88
上堂	74	为慈舟法师封关	88
除夕吃茶	74	解制	88
解夏自恣普说	75	除夕	89
佛诞日上堂	75	苏州萧振南居士请上堂	89
解制上堂	76	圆戒上堂	91
槟榔屿极乐寺孟兰盆会 众请上堂	77	监院善钦宝月请上堂	91
为宝三和尚茶毗举火	77	诞日解制上堂	92
解制上堂	77	马金墀居士请上堂	92
岁朝上堂	78	起七	93
徐宽禧居士请上堂	79	结制上堂	93
董雨苍居士请上堂	79	隆明隆和请上堂	95
张拙仙居士请上堂	80	小参	95
为杭州弥陀寺智慧法师 起灵罐	81	南华寺进院升座法语	97
入塔	81	南华寺凿放生池工竣上堂	98
进院法语	81	上堂	99
上堂(一)	82	曲江商会同人请于大鉴寺 说法上堂	99

除夕举古云 .....	100	开光 .....	113
张子廉、赵镜涵、王治平、 李执中居士等请上堂	100	众居士请上堂 .....	113
上堂 .....	101	黄衡秋居士请上堂 .....	114
曾宽璧、区宽渭、罗惟善、 刘惟琦众戒子请上堂	102	开经日上堂法语 .....	114
方养秋居士请上堂 .....	102	曾养甫居士为母林太夫人 寿庆请上堂法语 .....	115
诞日吴宽乘居士等请上堂	103	何夫人请上堂法语 .....	116
沙弥尼宽广请上堂 .....	103	在华严寺为护国息灾 大悲法会上堂法语 .....	116
唐允恭、连声海等居士 送藏经请上堂 .....	103	在华严寺大悲法会元旦 升座法语 .....	117
佛诞日丁宽宝、许宽柱居士 请结制上堂 .....	105	护国息灾大悲法会圆满 请上堂 .....	117
元宵 .....	106	云门山大觉禅寺进院 升座法语 .....	118
佛成道日众居士请上堂	106	诸护法居士设斋请上堂	119
许国柱居士为超荐父母 请上堂 .....	107	云门重新挂钟板 .....	119
新戒比丘尼宽慧等请上堂	107	元旦小参 .....	119
何慧容居士请上堂 .....	108	正月十五解制上堂 .....	120
居士布宽静等请上堂 .....	109	四月八佛诞日上堂 .....	120
上堂 .....	110	四月十五日结制 .....	120
监院佛辉请上堂 .....	110	十月十五日结冬 .....	121
沙弥尼宏度请上堂 .....	110	普说 .....	121
上堂 .....	111	示众 .....	122
张质齐居士请上堂 .....	111	示众茶话 .....	123
沙弥尼清霭沛弘请上堂	112	茶次 .....	123
为佛山仁寿寺如意宝塔		茶话 .....	124

茶次 .....	124
诞日茶话 .....	125
示众 .....	126
除夕普茶示众 .....	126

## 书 问

上林主席书 .....	131
复邵武双泉寺沿山上人 问《楞严》第六征心文 “非知不知”义 .....	132
复观本首座 .....	133
复莲花山济善上人 .....	134
复藏经会筹备诸公书 .....	134
又代观本法师 复圆净居士书 .....	135
复岐山海清大师关中书 .....	135
复鼎湖山巽海上座 .....	136
复新加坡普陀寺转道和尚 .....	136
复韬公老法师 .....	137
复陶冶公居士 .....	137
答陶冶公居士十二问 .....	138
复圆瑛法师 .....	139
复云南圆通寺自性、 宏净二和尚 .....	140
复郭涵斋宽慧居士 .....	141
复远峰(在滇还俗) .....	142

扬州邓契一居士问念佛 .....	143
示王居士竹村宽禅说性 .....	143
复大汾山宝生和尚 .....	144
复慧融和尚 .....	145
复昆明孙乐佛海居士 .....	146
复陈殊贤居士 .....	146
致鼓山盛慧、复腾 二长老书 .....	147
复潮州开元寺书 .....	148
复湖南佛教居士林书 .....	148
复孙语默书 .....	149
复屈居士问法书 .....	149
致倓虚法师函 .....	151
答顾德谷、任肇聪 二居士问 .....	151
致马来亚麻坡刘宽正 居士函三则 .....	152
复星洲卓义成居士 .....	153
致南洋麻坡刘宽簪 居士函二则 .....	154
致越南宣圣法师函五则 .....	155

## 开 示

宣统三年在上海静安寺 成立佛教总会上海 居士林普说 .....	159
---------------------------------------	-----

民国二十二年癸酉在福建	
功德林佛七开示 .....	162
在湘、桂、黔等寺院开示	164
民国三十二年一月十七日	
在重庆慈云寺开示	164
一月十八日晚在重庆	
慈云寺开示 .....	167
一月十九日开示 .....	169
二月一日在贵阳	
黔明寺开示 .....	170
在广州中山会馆各界	
欢迎大会上开示词 .....	172
在香港东莲觉苑讲 .....	175
在澳门平安戏院开示归戒	178
在广州联义社演说 .....	185
在广州佛教志德医院演讲	187
参禅与念佛 .....	189
参禅的先决条件 .....	190
禅堂开示 .....	196
引言 .....	196
用功的入门方法 .....	196
参禅方法 .....	199
用功两种难易 .....	204
结论 .....	206
参禅警句 .....	207
修与不修 .....	209
师公老和尚的开示 .....	211

## 序文记传铭说题跋

《鼓山涌泉禅寺经板	
目录》序 .....	215
影印宋碇砂版《大藏经》序	217
修补古经跋言 .....	219
《增订佛祖道影》序 .....	220
校正《星灯集》 .....	262
增订《鼓山列祖联芳集》	267
重建福建鼓山涌泉寺	
回龙阁募缘启 .....	272
申书启 .....	274
为六祖请赐加封谥号呈文	276
代弘法寺募塑西方三圣引	279
鼓山募刊《佛祖道影》及	
《三坛传戒正范》小引	280
劝造《华严经》引 .....	281
讽《华严经》游海放生	
小引 .....	282
游昆明湖放生小引 .....	283
《佛法省要》序 .....	285
重刊《三坛传戒仪范》	
后跋 .....	286
滇南大鸡足山钵孟峰敕赐	
护国祝圣禅寺同戒录序	288
滇湖碧鸡山华亭峰靖国	

云栖寺同戒录序 .....	291
敕赐鼓山白云峰涌泉禅寺 同戒录序 .....	297
南华寺同戒录序 .....	299
云门山大觉禅寺 同戒录序 .....	302
高鹤年恒松居士 游山记叙 .....	305
《星洲居士林特刊》序 .....	306
《毫圆集》序 .....	307
《劫外余音》序 .....	308
《卓庵诗集》序 .....	309
《弘一大师全集》序 .....	310
《弘一大师事略》序 .....	311
弘一大师传 .....	312
立誓参禅不看经律 广记博闻 .....	314
因博弈有感寄劝念佛 .....	315
示禅人请益“三不是” 随拈数语 .....	317
戒灵通侍者酒并偈 .....	318
再告灵通侍者文 .....	319
为妙法禅人刺血书《法华》、 《楞严》经书后 .....	321
大乘《妙法莲华经》后跋 .....	322
云南开建华亭寺常住所置 山场田地分处分院记 .....	323

曹洞宗四十五世 妙莲老和尚塔铭 .....	325
南洋槟榔屿极乐寺祭 妙莲老和尚塔 .....	326
祭戒尘法师文 .....	327
祭太虚大师文 .....	328
祭戴居士传贤文 .....	329
挽郑茂岗(有序) .....	330
记高鹤年居士 .....	334

## 规 约

《云栖禅寺万年簿》序 .....	339
《云栖寺万年簿》记 .....	341
教习学生规约 .....	346
客堂规约 .....	351
云水堂规约 .....	354
禅堂规约 .....	355
戒堂规约 .....	357
爱道堂共住规则 .....	359
衣钵寮规约 .....	361
库房规约 .....	362
大寮规约 .....	364
浴室规则 .....	366
农场组织简章 .....	367
学戒堂规约 .....	369
水陆法会念诵执事规约 .....	371

题云水堂记 ..... 373

## 诗歌偈赞

皮袋歌 ..... 377

赠何镜天宽仁居士 ..... 378

在凤林寺讽《华严经》见僧

    有琉璃碗损坏感赋 ..... 379

马观源居士索偈偶拈 ..... 379

赠妙明师 ..... 380

起七 ..... 380

杂咏 ..... 380

万佛山花红洞 ..... 381

偶拈 ..... 381

题福果梦海诗偈 ..... 382

还鼓山访古月师 ..... 382

峨眉访真应老人 ..... 382

年月日时 ..... 382

秋夜偕友坐岑楼 ..... 383

天台华顶茅庐久雨

    伴融镜法师夜坐 ..... 383

示杨自立宽生居士 ..... 384

驻云移石偶题 ..... 384

题居石洞 ..... 384

戒期 ..... 384

游君山 ..... 385

与西天目真净和尚

    泛舟西湖 ..... 385

    鼓山雨后晚眺 ..... 385

    屈文六居士请偈语 ..... 385

    和汾山了炤首座 ..... 386

    示天性 ..... 386

    题寸香斋 ..... 386

    颂古庭祖师 ..... 386

    回鼓山感赋 ..... 387

    赠性净同参 ..... 387

    紫溪寺 ..... 387

    冬过昙华访友不遇 ..... 387

    春雨弥漫不止 ..... 388

    题仰光龙华寺 ..... 388

    陕西宝鸡铁佛寺 ..... 388

    送友行脚 ..... 388

    西藏大雪山 ..... 389

    陕西太白山镜池 ..... 389

    夜话叙别 ..... 389

    甘肃道上阴雾 ..... 389

    初春与友过村墅 ..... 390

    和符文敏宽义居士韵 ..... 390

    答龙澄彻居士 ..... 390

    雨后登楼看山 ..... 390

    隔江山寺闻钟 ..... 391

    山寺外午倦倚一方竹枕 ..... 391

    法界寺怀古 ..... 391

    山居六首 ..... 391

心印偈 .....	393	题新建洗砚石 .....	401
参禅偈十二首 .....	393	春日偶拈于一茅精舍 .....	401
山居 .....	395	送友 .....	402
若人欲识佛境界 .....	395	云游独归 .....	402
当净其意如虚空 .....	395	雨后望苍山 .....	402
远离妄想及诸取 .....	395	过娘娘叫狗山偈 .....	402
令心所向皆无碍 .....	396	寄演雪戒兄 .....	402
忽闻窗上喁喁作响 .....	396	戒台寺古松 .....	403
行住坐卧歌 .....	396	梦赵沛然宽宁居士 .....	403
示林光前宽耀居士 .....	396	梦与王羲之游庐山 .....	403
送日人龙池清在鼓山抄录		在吉隆坡灵山寺杨少洪	
日本未有经藏带回国去	396	来访不遇 .....	403
赠江孔殷居士 .....	397	在缅甸仰光赠高万邦居士	403
和江宽允居士 .....	397	赠云岩大师 .....	404
论色空无二偈赠张学智	397	黄山遥望平楚人烟二首	404
寄卧龙寺东霞和尚三首	397	普陀山奇峰宿雨二首 .....	404
赠九华山智妙师四首 .....	398	庐山午夜松风四首 .....	404
题画竹 .....	398	峨眉山怪石栖云四首 .....	405
终南山嘉五台狮子茅庵		大香山初春梅 .....	405
纪事 .....	398	鼓山岩崩峰 .....	406
示湘乡王阳初 .....	399	黄山妙高峰 .....	406
鼓山佛学院学生请题		黄山玉屏峰 .....	406
牧牛颂十一首 .....	399	九华狮子峰茅蓬 .....	406
示刘宽涵 .....	400	普陀佛顶山 .....	406
与李协和居士 .....	401	终南山翠嶂晴岚三首 .....	407
看妙云种松 .....	401	泰山碧涧清流三首 .....	407
池边独坐 .....	401	燕京赠清一和尚 .....	407



赠峨眉山妙道师 ·····	408	医师姚静轩请题 ·····	417
止水 ·····	408	赠妙瑞禅人回川 ·····	417
与复庆禅师 ·····	408	大理罗刹阁 ·····	417
答禅友问 ·····	409	柱杖 ·····	417
礼舍利塔偈 ·····	409	因道者有流落江湖之句 书此慰之 ·····	418
山居 ·····	409	重阳喜梅光羲居士至山	418
太白山镜池碧水二首 ·····	410	喜胡宗虞居士至山 ·····	418
寄嘉五台本昌禅人 ·····	410	赠一全上人 ·····	418
采茶 ·····	411	游滇黑龙潭 ·····	419
杭州玉泉寺过夏 ·····	411	秋日同友游云台山 ·····	419
慧焰禅人索茶 ·····	411	访大兴寺归元大师 ·····	419
阅古宿语录口占 ·····	411	赠静修戒兄 ·····	419
题雪兰峨绝顶涌泉 ·····	411	寿德恒禅人 ·····	420
和汤瑛宽筠居士见赠 ·····	412	说禅境偈示胡宗虞 ·····	420
和张世永居士 ·····	412	题槟榔屿极乐寺 ·····	420
和陈真如居士 ·····	412	鸡山大王庙 ·····	421
过可渡桥 ·····	413	题苍山凤眼洞 ·····	421
五台山即景 ·····	413	秋深阅藏有感 ·····	421
过九溪山李氏所施庵 ·····	414	赠白慧大师 ·····	421
栖茅九华 ·····	414	赠香山宗亮和尚 ·····	422
回鼓山义才禅人索诗 ·····	414	赠性慧上人 ·····	422
寄湖南劝清修净侣 ·····	414	因护法居士过访夜话 ·····	422
山居 ·····	415	牛头山感怀 ·····	422
赠五台山显通寺智慧师	416	赠觉乘上人 ·····	423
峨眉山顶白龙池 ·····	416	大觉寺小憩 ·····	423
为怀庆洪福寺德林 老和尚祝寿 ·····	416	暹罗龙莲寺养病 ·····	4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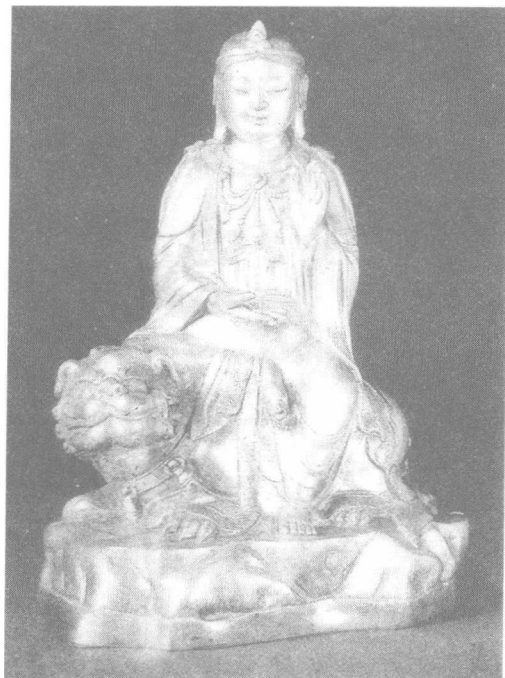
居仰光时与陈云昌极相契		游平阳府南北仙窟	429
来访不值	423	与诸居士游黑龙潭赏梅	429
送净参上人回闽	424	雪窦看瀑	430
过崆峒山	424	答友候	430
五台山	424	和宁海同参学友雁字诗	430
夜泊洱海	424	为海门方丈作偈	430
寄妙岩同参	425	赠伟然开士	431
梅开在冬至后一日	425	九华天台山	431
厦门虎溪与会泉上人夜话	425	明月庵感怀	431
寿北京龙泉寺道兴和尚		送春	432
并柬心学老和尚	425	哭本师法源和尚	432
题鸡足山雷音寺	426	妙峰山上方庵	432
天台山石梁桥	426	秋深于桐官山茅蓬与	
题智药三藏开辟曹溪		宗达大师夜话兼送别	432
宝林山	426	隐居九华山狮子茅蓬	433
拈钟板韵	426	赠归宗法性老宿	433
忆初发心日有感	427	贺寄禅和尚任天童方丈	434
赴佛严大会柬德润禅人	427	赠松山秋然大师	434
怀普照和尚	427	卧病偈	434
怀普陀顶山文质和尚	427	谏郑茂岗居士	434
秋夜梦萧国良	428	寿赵藩石禅居士	435
访友	428	元旦日赠夹山法周上人	435
戒期牡丹忽开	428	示学人	435
结茅终南山	428	秋怀	435
寄普陀法雨经楼		体安和尚索诗	436
印光法师	429	登西藏大雪山纪胜	436
栖霞五台山秘摩崖	429	潮州金山学校请讲《心经》，	

众学生请题一偈 .....	436	吊沪上留云寺观月和尚 .....	449
赠胡文虎居士(有序) .....	436	悼天台华顶龙泉庵	
示空谈不行持者 .....	437	融镜老法师 .....	449
和许坚白居易原韵 .....	437	师翁妙连老人西逝 .....	450
湾甸土司景绍文专人送袈裟		悼宁波观宗寺谛闲法师 .....	450
至山问道答以诗 .....	437	悼赤山法老人 .....	450
别之鼓山 .....	438	悼沪上法藏寺兴慈法师 .....	450
和周谦牧居士原韵 .....	438	闻清一禅师讣感挽 .....	451
和岑学吕居士原韵 .....	438	赠林鸿超居士七律并叙 .....	451
偈答张溥泉居士继 .....	439	遇盗说偈三首 .....	452
答屈光瑞居士 .....	439	赠萧雪沧居士 .....	453
偈答黄蘅秋居士 .....	439		
和刘若英原韵 .....	440		
随缘无碍三偈 .....	440		
和王秋湄居士蘧 .....	441		
和真如居士韵 .....	441		
铁树开花偈 .....	442		
樟树祈戒偈 .....	442		
虎拜佛偈 .....	442		
龙皈依偈 .....	443		
南华寺 .....	443		
题鸡足山 .....	444		
祝萧荣鹏居士双寿 .....	444		
和方乃斌居士韵 .....	444		
叠颂古水鸟树林常说法 .....	445		
寄禅和尚逝世经年，			
雪中重过湘溪寺 .....	449		
		<b>像 赞</b>	
		接引佛像赞 .....	457
		题汉口沈诵清居士	
		绘观音菩萨感应图 .....	457
		送子观音骑祥麟	
		授书图赞 .....	457
		手持贝叶大士赞 .....	457
		文殊大士像赞 .....	458
		初祖达摩像赞 .....	458
		马祖像赞 .....	458
		题兴云寺诸老和尚像赞 .....	458
		灵峤祖师赞并引 .....	459
		灵峤祖赞 .....	459
		灵树如敏禅师赞 .....	459

澄芳律师赞 .....	460	普照和尚真赞 .....	464
如馨律师赞 .....	460	法忍和尚真赞 .....	465
为霖祖师赞 .....	460	月霞法师真赞 .....	465
净空和尚赞 .....	461	圣修大师真赞 .....	465
妙莲和尚赞 .....	461	鸡足山石钟寺宝莲和尚 真赞 .....	466
鼎峰和尚赞 .....	461	自题半身像 .....	466
达本和尚赞并引 .....	462	自题照像(一) .....	466
莲茂和尚赞并引 .....	462	自题照像(二) .....	467
融镜老人真赞 .....	462	自赞 .....	467
鸡足山悉檀寺妙龄和尚 真赞 .....	463	自赞 .....	467
鸡足山寂光寺云峰和尚 真赞 .....	463	自赞 .....	468
庐山海会寺志善和尚 .....	463	为法兰和尚真赞 .....	469
宜兴显亲寺仁智和尚 真赞 .....	463		
文真老宿真赞 .....	464		
妙方和尚真赞 .....	464		

## 自述年谱

虚云老和尚自述年谱 .....	473
-----------------	-----



法 语



## 元旦上堂

“玉户不出，尊客天然。才涉功勋，堕坑落堑。与其途中受用，何如金殿垂帘？直饶入林不动草，入水不动波，也是悬崖上走马。只如君臣道合，主宾回互，敲唱双行，水乳合同，又作么生？”（举拂子云）：“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 元 宵

“山中正月十五，不是村歌社舞。都卢本分禅和，不打寻常笛鼓。剔起无相灯光，照破人人鼻祖。且道灯未明时，光在什么处？”（举拂子云）：“明暗两头俱脱落，一刹那际现全身。”

## 立春上堂

“‘春山叠乱青，春水漾虚碧。寥寥天地间，独立望何极？’大小雪窦见解如此，更买草鞋行脚去。此间亦有一颂，‘春山叠乱青，春水漾虚碧。春花烂漫开，春鸟鸣唧唧’。且道雪窦是？此间是？试定当看。”

## 四月八日新戒请上堂

今日四月八，皇宫生悉达。

九龙喷金躯，万古香汤泼。

僧问：“如何是诞生王子？”

师云：“苦瓜连根苦。”

进云：“如何是朝生王子？”

师云：“百城烟水渺无垠。”

进云：“如何是未生王子？”

师云：“窗前勤苦读，马上锦衣回。”

进云：“如何是化生王子？”

师云：“横按镢铳全正令。”

进云：“如何是内生王子？”

师云：“稳坐金殿里，笑看云卷舒。”

问：“指天指地，事已张扬？”

师云：“得人一牛，还人一马。”

进云：“戒元饭僧，未审和尚还受他供养也无？”

师云：“老僧供养他有份。”

进云：“诸供养中，法供养为最。又作么生？”

师云：“难消滴水。”

进云：“恁么则财法二施，等无差别也？”

师云：“雨过竹风清，云开山顶露。”

僧出云：“某甲不问话，请师不答话。”

师云：“早是多事了也！”僧礼三拜归位。

师云：“作家作家。”僧掩耳。

师云：“适来患哑，今又患聋。”僧无语。

师云：“果然多事。”乃云：“周昭甲寅四月八，净饭王宫生悉达。才出胎来便捏怪，指天指地阿喇喇。搅乱大千世界人，尽向糊饼里讨汁。更有云门跛脚师，顿教一棒要打杀。把髻投衙可怜生，大似普州人送贼。虽然，一尘不立，野老安恬。是则固是，只如门庭施設。国家兴盛，又且如何？谢公财施兼法施，选得戒元胜状元。”

## 结 夏

“禁足安居，乃如来之仪轨；识心达本，是释子之行门。道在人



行，功由日进。兹者四月十五，适当我佛结夏安居之辰，云集僧众，登临宝殿，讽演秘章，结起期制。自今以后，发十愿，起三心，开明智性；报四恩，拔七趣，消灭障缘。受持佛号，存想圣容，不得冒热游行，伤害生命。禀七支之戒，皎如冰霜；持三律之仪，净无瑕秽。定水澄清，慧日朗照。内契真源，外敷梵行。长般若之灵苗，成菩提之妙果。由此法门隆盛，海众安和，天龙拥护，人物钦崇。”

## 端节上堂

五月五日午时刻，百草煎膏除疮结。

雄黄白酒到处洒，毒虫秽气皆消灭。

世人如是庆端阳，衲僧将甚应时节？

聊以拄杖吊中堂，超胜判符插门楔。

“诸仁者，且道拄杖子什么处超过判符？若道超不过，何以如此说？会么？若道不会，请拄杖子自己造报。任他锣鼓喧天，龙船飞渡，也是本地风光。灵明独露，不动道场。凭你艾线榴红，角黍斗大，无非祖师西来意。若也会得，任运度日，随缘行化。如或未然，肚饥三碗粥，渴来一杯茶。——请！”

## 七月十五解制

“九旬禁足，三月安居，圣制告圆。衲僧分上事作么生看？灵山垂运慈悲，目连神通救母。幸得诸佛欢欣，赦拔冥中罪苦。且道千古闻名，如何取则？”

僧问：“罪性本空，赦个什么？”

云：“为有这个在。”

进云：“恁么则有罪也？”

云：“有。”

进云：“还许忏悔也无？”

打云：“冤家解脱。”

问：“从天降下即不问，就地还乡事若何？”

云：“寒岩枯木逢春秀。”

进云：“正恁么时如何？”

云：“带雪松枝色更新！”

问：“如何是人中境？”

云：“铁蛇横古路。”

问：“如何是境中人？”

云：“踏着两头忙。”

进云：“人境俱忘时作么生？”

云：“脚根下好与三十棒。”

乃云：“德山棒，临济喝，云门饼，雪峰杓，禾山打鼓，木人奏乐。人人有分，个个摸索。头角峥嵘，天清地浊。眼光电掣，口倾山岳。正恁么时，如何注脚？”（喝一喝）云：“斩却南泉死猫头，救得赵州狗子活。”

## 师诞日大众设斋请上堂

问：“钟鼓交参，人天普集。师登宝座，说何法要？”

师云：“一朵红云擎宝盖。”

进云：“有何利益？”

师云：“半空钟韵落天花。”

进云：“恁么则佛祖归宗，人天瞻仰？”

师云：“聋者不闻其音声，盲者不睹其文采。”

问：“才登戒品，便踏佛阶，是如何？”

师云：“法海汪洋，何处躡足？”

进云：“乞师引导。”

师云：“千钧之弩，不为鼯鼠发机。”

进云：“弟子退身有分。”

师云：“向你道没处躡足。”

问：“轻烟笼皎月，薄雾锁寒岩。如何是禅定？”

师云：“银碗盛雪，明月藏鹭。”

进云：“拨开云外路，翻去月明前。如何是般若？”

师云：“茅户挂珠帘，龙楼铺草座。”

进云：“莫行心行处，不挂本来衣。如何是解脱？”

师云：“谁有单于调，换取假银城。”

问：“得之于心，伊兰作栴檀之树；失之于旨，甘露乃痰藜之园。如何是戒？”

师云：“信步入荒草，忘却长安路。”

进云：“如何是定？”

师云：“百花丛里过，一点不沾身。”

进云：“如何是慧？”

师云：“信受奉行。”僧礼退。

师乃云：“此一段大事，汝若信得及、解得彻，才登戒品，便踏佛阶。戒定慧信受奉行，便得银碗盛雪，明月藏鹭，茅户挂珠帘，龙楼铺草座，佛祖归宗，人天瞻仰。汝若信不及、解不彻，法海汪洋，何处躡足？禅定般若解脱，大似轻烟笼皎月，薄雾锁寒岩。单于调换取假银城。聋者不闻其音声，盲者不睹其文采。只得退身有分。虽然如是，因斋庆赞一句。作恁么道——一朵红云擎宝盖，半空钟韵落天花。”

## 中秋节上堂

中秋云散月空悬，海众同参问祖禅。

赤脚头陀无个事，横拈白棒打疯癫。

问：“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

云：“世情偏向有钱家。”

进云：“见后如何？”

云：“仁义尽从贫处断。”

进云：“即今。”

答：“莫妄想。”

问：“参禅念佛，贵脱生死。生死到来，如何回避？”

答：“不用念佛参禅。”

再进云：“不用念佛参禅，如何抵敌？”

打云：“扶篱摸壁汉。”

乃云：“今日中秋节，一轮光皎洁。自从威音来，古今无欠缺——会么！”

## 冬至小参

“鲁《史书》五云：‘汉宫添一线，六阴剥落尽。一阳喜来生，天地否变作地天泰。小人道消，君子道长。’诸佛子，未得个人处，须觅个人处。已得个人处，亦须陆沉众中，不露圭角。过了五九四十五，春雷一震——轰隆——跃过龙门，自然惊天动地去也！”

## 除夕法语

“腊月三十日到来也，诸仁者脚跟下事作么生？汝等须知，人人本具，个个圆成。所以道，行住坐卧，不离这个。若或不识，当面错过。三世诸佛，也是这个；历代祖师，亦是这个；天下老和尚，只是这个。乃至鳞甲羽毛草木昆虫，无不承这个恩力。诸仁者，还会得这个么？若会得，眉毛依旧。其或未然，年来更有新条在，恼乱春风卒未休。”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在宁波崇寿寺】

## 七塔寺佛诞日请上堂

升座，拈香毕，敛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龙象众，当观第一义。”执拂子云：“年年有个四月八，人人尽道生悉达。惹得云门不肖儿，白棒无情要打杀。且道释迦老子过在什么处？云门意作么生？众中还有检点分明者么？”

僧问：“世尊画蛇添足，云门雪上加霜，未审和尚如何？”师便打。

进云：“正是雪上加霜。”

师云：“担枷过状。”

问：“佛未出世时如何？”

师云：“一簇撩天。”

进云：“出世时如何？”

师云：“四楞着地。”僧拟议。

师打云：“天上天下，惟吾独尊。”随云：“觊面风雷白浪翻，满盘璀璨宝珍珠。当机托出难酬价，终不和沙卖与人。”上首白椎云：“谛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 七塔寺讲经期斋主请上堂

“释迦如来，此时此刻在柱杖头，放光动地，宣说《大佛顶首楞严经》。即今诸仁者还见闻么？若道有见有闻，未离常情；若道不见不闻，又成断灭。且道如何出此断、常二见去？若会得此事，随缘度日，任运逍遥；若其不然，借柱杖子通个消息。门前七塔，元是《楞严》。千手观音，全身佛顶。三圣妙相，岂离密因？正恁么

时作恁么生？若道有见，《楞严》佛顶密因，是何相貌？若道无见，七塔观音三圣，俱在目前。将恁么出得有二见去？会得即今讲经期，主伴交参，尽是修证了义；崇寿寺中，经行坐卧，无非万行真因。方能上报不报之恩，下化不化之德。

“今有三宝弟子某来寺进香，遇此开经良辰，植福延龄，请法饭僧，且道庆赞一句，作恁么道？”良久云：“梆声高唱三轮寂，钵色全含五观心。”

## 七塔寺讲律听众设斋请上堂

拈拄杖云：

佛慈垂化示三身，开权显实露天真。

若能言下契斯旨，何必添泉月入瓶？

“所以昔日卢行者薙发，受智光律师满分戒。正谓富嫌千口少；高沙弥知这般事便休，所谓贫恨一身多。今日崇寿七塔寺，四众云集，听讲戒经。须知戒性如虚空，持犯非言道。如天普盖，似地普擎。富者得之而不骄，贫者得之而无乏。向这里直下知归，稳坐没底船，直达菩提岸。如或不然，五篇三聚从头说，黄叶金钱君自看。今诸学戒上座等，设斋请法，为祈戒根清净，且道即今庆赞一句作恁么道？”良久云：“清净本然，周遍法界。”

## 浙江宁波崇寿寺惟一请上堂法语

寒食来三天，清明去二日。

去时为万有，归来复惟一。

万有斯支蔓，唯一乃真实。

“宁波桥报恩七塔僧堂前，都与上座相见了也。宾头卢老比

丘，往北俱卢洲抄化也，趋回应斋。没尾猢猻、无位真人，各受一分慢。适来双角麒麟，趁个五蹄白马，在法堂走一趟。汝等诸人若不见信，问取惟一大师，自然与汝道破去也。”良久击拂子云：“谁料金毛狮子，爪牙不露甚希奇。”

## 示某居士

“涅槃心易晓，差别智难明。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初见文殊，领得根本智，经历百城烟水，末后参弥勒，弹指楼阁门开，见弥勒与十方诸圣，谈唯心识定，差别智慧，现受用身。须知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然法身无相，借色身而显现。如当人一念差别，便落诸缘。诸缘不昧处，佛眼亦难窥。佛眼既不能窥，且道根本智与唯心识定，又在什么处？若向这里见得，说什么善财五十三参，大法功圆，文殊受记，总不出老僧掌握中。参！”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在陕西卧龙寺】

## 上堂法语

（闾省文武官员启建道场九日，庆祝慈禧皇太后七旬万寿设斋请上堂法语。）

升座。拈香祝圣毕，上首白椎云：“法筵龙象众，当观第一义。”执拄杖云：“佛母陀罗尼，佛顶王三昧，亦名秘藏大总持。巍巍乎莫能形，荡荡乎莫能名。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宁。当今圣天子得之统御金轮，化育万物。亘古今以弥坚，体乾坤以为量。仁风沕穆，化日舒长。皇太后得之含众德以有余，育至尊而独上，优昙现瑞，嘉凤呈祥。兹则宫中添线，海屋添筹，翊运宣猷，调元

赞化。诸公卿恭逢圣节，虔转法轮。黄阁帘垂，百尔鸾翔虎拜；紫垣扇合，千行鹭序鹓班。彩映璇宫，五色庆云垂玉露；虹流华渚，九霄红日映瑶池。正当恁么时，千官进寿，率土腾欢。仰凭闾城文武官僚，广宣宝篆，遥瞻天上，敬爇心香。只如嵩呼顶祝一句，又作么生道？”良久云：“普天同庆，万寿无疆。”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在陕西卧龙寺】

### 启建息灾法会上堂

升座。拈香祝圣，上首白椎毕，执拄杖云：“息灾会启，赈济宏开；自他咸利，冤亲等益；光同日月，量等太虚。天地以兹为覆载，日月秉此而照临，山岳以之为崔嵬，江河以斯为流注，圣贤以斯为化育，天人体斯为感应，阴灵仗此出苦难，冤仇了知得解脱，阵亡横死明此即超生，佛祖以此宏普化，众人以斯修济拔，某某以斯为方便。今日为抚院岑公暨全体官绅，启建法会，讽经礼忏，设斋请法，仰冀诸佛菩萨，垂降祯祥。祈愿甲兵休息，旱疫消除，存增福寿，殒早超升，天下太平，民安物阜。”卓拄杖云：“只今释迦如来在拄杖头上，放大光明，其光清净，无增无减。光光互映，如宝珠网。尘尘普利，刹刹全彰。无量为一，一为无量。小中现大，大中现小。于一毫端，现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普利白群生。且道即今向什么处见如来转大法轮？若向拄杖头上见，未见在；若向妙宝华王座上见，亦未见在。既不如是，毕竟如何见？”以拄杖卓一卓云：“愿今得果成宝王，还度如是恒沙众。”

“即今护法诸仁者，请法饭僧，为祈所愿如意。只如因斋庆赞一句作恁么道？”良久云：“八方沾润无为化，四海讴歌贺太平。”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在西安兴善寺】



## 苏军门请上堂法语

拈香毕，卓杖云：

长安春景实堪夸，来往纷纷尽作家。

莫道人天小果异，万缘普济福无涯。

“所以世尊因地中遍修苦行，利人利己，庄严福慧。虽然如是，今日苏府设斋散啖结缘，与昔日云门饼、赵州茶、金牛饭，是同是异？若道是异，辜负施主；若道是同，又埋没古人。即今毕竟作么生了识去？”良久云：“常忆江南三月里，鹧鸪啼处百花香。”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岁】

## 苏军门曜森莫观察楷宽慧居士等 请到昆明金马山兴福寺

进院。以柱杖指门云：

击碎金刚圈，一条笔直路。

此处太分明，有甚迷与悟？喝一喝便进。

大殿礼佛拈香云：

浑然一物，穆穆仡仡。

见得分明，阿谁是佛？

倒身三拜，自起自屈。礼拜。

伽蓝殿炷香云：

灵山有愿，今日亲逢。

赤心铁面，护法英雄。礼拜。

祖殿拈香云：

“马驹踏杀，石头路滑。祖祖相传，枝枝秀发。今朝落在幻游

手里,不许含冤叫屈。”礼拜。

## 兴福寺众护法居士庆祝进院请上堂

升座。拈香祝圣,上首白椎毕,卓柱杖云:“卓开三际,挑转须弥。风清月白鸟声稀,柱杖横担知不知?”

僧问:“钟声未鸣时,声在何处?”

师云:“昆明湖下已深藏。”

进云:“鸣后,声归何处?”

师云:“金马峰前早拈出。”

进云:“离却两头又作么生?”

师蓦头一棒。

问:“如何是行中定?”

师云:“风清日丽黄金色。”

问:“如何是定中行?”

师云:“露冷云闲皓月移。”

问:“古镜未磨时如何?”

师云:“真金不换铁。”

进云:“磨后如何?”

师云:“照得鼻孔穿。”

进云:“磨与未磨时如何?”

师连打两棒。乃举临济祖师示普化、克符二上座云:“‘我欲于此建立黄檗宗旨,尔等二人可承褫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后普化上来云:‘和尚三日前说什么?’济便打。又后克符上来云:‘和尚三日前打普化作么?’济又打。至晚小参云:‘我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两俱夺,有时人境俱不夺。’于是有棒喝机锋,显密宗旨,如云门干屎橛、洞山麻三斤、赵州柏树子、狗子佛性话,且道是同是别?若道是同,名色各异;若道是别,当

面热瞞；若道非同非别，汝等鼻孔撩天，何待山僧舌头拖地？”挥拂子云：“要提无上毗卢印，须向千峰顶上行。”下座。

## 兴福寺癸卯除夕升座法语

拈杖云：“欲识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且道即今是什么时节？今当腊月二十九。虽非大尽，竟是年穷岁极之时也！古人为生死交接之际，以腊月三十为喻，年尽月尽，日时俱尽。且看一年三百六十日内，曾办什么事来？若办不得，未免虚度此一年。岂但虚度此一年？自无量劫来至于今日，总是唐丧过了。若不于此脚跟下作个立地，提起所参话头，猛着精彩，年虽未过，敢保又是虚度。岂但今年？或不猛力精勤，便百千年亦只是虚度。诸仁者虚度时缘，也不管汝。但积业愈多，道力愈微，何以副出家学道之初衷哉？奉劝诸仁者，以铁柱杖把残年懒堕自恣昏沉掉举，一划划断，向明日大年初一为始，奋起精进勇猛神力，做一日便见一日功程，及早讨个树倒藤断，庶不负出家行脚志愿也！如人上山，各自努力。”

复云：“今夜腊月二十九，处处迎新兼送旧。惟有衲僧面前，动着便成窠臼。不如念一道真言，消遣残年不啣溜。是大神咒，是大明咒。试听楼上五更钟，寒毛竖起眉头皱。年新旧，人新旧。”

【光绪三十年甲辰在昆明兴福寺】

## 元旦上堂法语

僧举高峰颂云：“百年难遇岁朝春。”

师云：“有甚闲心情？”

又云：“姹女梳妆月样新。”

师云：“随波逐浪汉。”

又云：“惟有东村王大嫂。”

师云：“古庙香炉毓苔清。”

又云：“依然满面是埃尘。”

师云：“风吹不动水云根。”

“山僧亦有四句：年年此日是新春，万象无言色更新；西壁崖前松伴石，飞花不染上林尘。且道与高峰是同是别？试检点看。若检点得出，许伊具只眼。其或未然，幻游饶舌了也！”竖拂子云：“会得正月贺春王，这个明明不覆藏。只为一生寒彻骨，冷云残雪白凝香。”

## 佛成道日上堂法语

“驴事未了，马事又来。十方诸佛，有口难开。三思大事，再叹奇哉。且道如何是奇哉的消息？”

问：“佛成道时作么生？”

师便打。

进云：“未成道时作么生？”

师亦打。

进云：“成与未成时如何？”

师拈香炉擘面掷。

问：“如何是第一玄？”

云：“夜半波斯跳上天。”

问：“如何是第二玄？”

云：“碧眼胡僧两耳穿。”

问：“如何是第三玄？”

云：“风吹柳絮卷寒烟。”

问：“如何是第一要？”

云：“孤峰顶上红轮跳。”

问：“如何是第二要？”

云：“雪里寒梅通一窍。”

问：“如何是第三要？”

云：“一句明明无巧妙。”

乃云：“如来昨夜栽荆棘，今日梅花香满室。忤逆儿孙处处乖，山僧胶上重添漆。”

## 小 参

僧举拳云：“和尚是个试金石，且道这个是铜是铁？”

师打云：“点铁成金。”

问：“大地冰清，凡圣路绝，还有出身处也无？”

师云：“大地冰清，汝在什么处着脚？”

进云：“早已呈似了也。”

师云：“狮子峰未点头在。”

僧作礼。

师云：“机不离位，堕在毒海。悬崖撒手，自肯承当。绝后再苏，欺君不得。”

## 上堂法语

“黄梅时节，阴晴无常；我辈用功，亦复如是。古人目之如隔日症。若是真实究竟，此道岂有今朝来日？专要一念万年，方能相应。且道相应个什么？如若未然，看取黄梅时节，阴晴无常。还有此等名目否？虚空尚且假名，妙理谁来安号？名言皆虚，当处无生，无生之理，随缘应现。故所以一切尘中一切尘，一切心中

一切心，一切心中一切尘，一切尘刹亦复然。会得随缘应化，顺理度时。如其不然，即午吃饭是谁下口？参！”

## 示某游僧

僧问：“高揖释迦，不拜弥勒，则且置。因甚口吞佛祖，眼盖乾坤之人，还要吃棒？”

答：“若能转物，即同如来。左边钟楼，右边藏殿，作么生转？”

问：“螭螟眼里作活计的人，为甚尽大地无下脚处？”

答：“把断要津，不通凡圣。客作汉到这里作么生去就？”

师问僧：“唤作竹篾子则触，不唤作竹篾子则背，毕竟唤作什么？”

僧云：“数百人善知识犹作个问话。”

师云：“阇黎太似个作家。”

僧喝，师便打。

僧问：“如何是不动尊？”

师云：“石敢当。”

问：“如何是应身？”

师云：“长的长，短的短。”

## 甲辰在昆明筇竹寺结冬小参法语

拈拄杖云：

万木零落腊月终，浮生幻化本来空。

空空空到无空处，破腊寒香不待风。

“直得金乌玉兔，西照东辉。有时坐却日头，不知天晓。忽然案山点头，逼塞虚空，龙吟雾起，虎啸风生。实希有，也大奇，天无四壁，地绝八维，百川众流来入海，衲僧闻见朗如眉。未审诸上座

还识衲僧见处么？若能识得分明，与此法门有相应分，不负来山参学一番。其或未然，只知事逐眼前，不觉老从头上，不自精进，终无了日。虽然如是，即今小参一句，又作么生？”良久云：“实法本来无，心差见转殊。若悟三空理，何处不如如！”

## 示众禅人

“自古禅德，无不从参学而入。所谓参学者，即戒定慧是也！因戒生定，因定发慧，定慧相资，其道乃成。是以道非常道，名非常名，皆由智慧而显机用。故智有抉择之功，慧有晓了之义。如以禅定熏修，方与如来法流水接。所以《楞严》云：‘见性明心。’然见非是见，见犹离见，见不能及。若见吾不见之见，自然非彼不见之相，云何非汝？如此是如来觐体为人处。虽则如是，亦复要知命根在什么处。必须亲遭毒手，摄入大冶红炉，将三学凡流，一齐抛向炉中，烧得焦头烂额，使其说心说性，论是论非，牵长漏短，总没有开口处。到此时节，拟议停机，劈头便棒，设有个出格的丈夫出来道‘恁么时如何巴鼻’，直向他道‘一簇撩空高着眼，弓弦响处日中看’。”

## 为萧国良荐兹亲灵小参

水落天高鹤梦惊，远山层碧晓霜清。

还乡一曲归来晚，云在青天月在庭。

“真纯之理，本非圣而非凡；英灵之气，不钟男而钟女。摩耶夫人、胜鬘夫人、妙德夫人、韦提希夫人，都在山僧拂子头上，与罗太夫人对弹无生曲调。众中可有闻者么？若将耳听终难会，眼里闻声方得知。——咦！——见鬼！”大喝一声：“释迦老子来也！”

## 戒期圆满上堂法语

升座。“起制讽赞声未歇，又是满期出堂节。弹指流光去不停，诸人大事何时决？堪痛切！堪痛切，普劝诸仁者，回头须猛烈。识取未生妙戒体，本无三毒并六贼。

“即今值传戒期满，求戒诸子，功德圆满。喻入海采宝，满载而归。既已获得，谨慎守护。禅律并行，体用皆备。果能如是，不负来山一番。即今下山，不可东去西去。勉劝同参，直向万里无寸草处去。咦！——何处是万里无寸草？——‘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参！”下座。

## 小 参

竖拂子云：“识得这个，却被这个所缚，不识这个，亦被这个所缚。且道这个是什么？”

僧问：“怒气腾腾时如何？”

师云：“你何不翻身？”

僧云：“靛面威风，无个不有。”

师云：“独汝无分。”

僧举拳，师便喝。

问：“万象丛中一点红，莫是柱杖么？”

师云：“柱杖且置，如何是一点红？”

僧便喝。

师云：“这一喝落在什么处？”

僧云：“和尚耳聋。”

师瞪眼。下座。



## 讲经圆满请上堂法语

“《金刚经》云：‘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柱杖子是相非相，作恁么生见？果能了此，于一毫端现宝王刹，原是一家珍；坐微尘里转大法轮，本非分外。所谓大小相含，一多互摄。若证此道，上报不报之恩，下化无为之化。今朝讲经圆满，诸兄弟匆匆忙忙，东去西去，且道什么处去？”良久云：“一钵持归青嶂里，三衣飘入白云乡。今施主于经期圆满，设斋供众，为祈植福延龄，作么生道？”又良久云：“道场散了。佛言善哉！”下座。

【光绪三十年甲辰秋】

## 崇圣寺进院升座法语

在滇省筇竹寺，大理提督张公松林、李公复兴等再三坚请住叶榆崇圣寺，固辞不获，勉应其事，进院法语。

进山门。以杖指云：“尽大地是个解脱门，挽手拽不入。云上座不费力，普令人人一超直入。”

弥勒殿，云：

无古无今一道通，门前三塔现玲珑。

入门瞻礼黄金相，印在深心一笑中。展拜。

韦驮殿，云：

记翦灵山威德神，佛门常护誓弘深。

手擎宝杵披金甲，辅正摧魔转法轮。展拜。

伽蓝殿，云：

十八尊神护法真，恒沙功德愿宏深。

僧伽振作权衡大，辅正摧邪万古心。展拜。

佛殿，云：“干屎橛是何作略？麻三斤缚手缚脚。惟有殿里的触着磕着。”展大具九拜。

进方丈，云：“人人眼横，个个鼻直，论什么动静语默？说什么得力不得力？唉！不因渔父引，争得到桃源。识不识，空相忆。”

### 三塔崇圣寺上堂法语

法堂立定，以柱杖指法座云：“这个狮子宝座，诸佛诸祖，天下老和尚，靡不如此，豁开人天正眼，扫清魔外邪宗。即今云上座到来作么生？”震威一喝云：“要登便登，要坐便坐。”

升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混沌以前，世界未出，早已全体独露，爇向炉中，专申供养，常住三宝。释迦文佛，十方诸佛菩萨，伏愿法轮常转，佛日增辉。”

次拈香云：“金杖馥郁，玉叶芬芳。作国家之屏翰，为佛教之金汤。奉为今日请主，提督军门张公松林、李公复兴等诸护法，伏愿寿比南山，长享人间福禄；慧高北斗，顿明自性菩提。”

次拈香云：“此一瓣香，般若为根，六度为本，爇向炉中，奉为西天东土历代祖师，本寺开山中兴继位诸祖老和尚，天下宏扬法化诸大善知识，及现前两序大众。同悟一心，顿超圣域。”

再由怀中取出香云：“此一瓣香，历历明明，竖穷三际，横遍十方。拈起则珠回玉转，放下则海晏河清。曾经屡受撻槌，不敢覆藏，今为第一回特地拈出，供养鼓山涌泉堂上（上）妙（下）莲老和尚，用酬施戒授法之恩。”

敛衣就坐，上首白椎云：“法筵龙象众，当观第一义。”

卓柱杖云：“崇圣重兴继祖宗，大千沙界畅真风，个中端的西来意，月自西来水自东。今有护法张、李二公，再三坚请山僧登座，敷扬宗乘，重兴道场。自惭德薄慧浅，岂能肩此重任？固辞不获，只得勉强应个时节。仰仗护法檀那、两序大众，同心协力，发

菩提心。虽然如是，即今无私一句，又作么生？”良久下座云：“倒却门前旧刹竿，仰仗大众重扶起！”

### 三塔崇圣寺讲《法华经》， 开经日请上堂法语

升座，拈香毕。卓拄杖云：“归化宏开布法筵，海众同参话胜缘。捱得黄檗三痛棒，始契临济玄中玄。今众护法设斋供养三宝，植福延龄，共证菩提。即今菩提作么生证？”良久云：

是法常住法华会，有教无非方便门。

石虎登山循故路，泥牛入海已无痕。

“另行一句作么生道？妙法无言说，菩提遍处栽。”

### 大众预送师长生牌位进祖堂， 设斋请上堂法语

“捉月空中挂，移花石上栽。清静本然者，何必强安排？天地一指，万物一马，其间不能容发，哪一处不是山僧鼻孔？尽十方世界，地轮、水轮、火轮、风轮、海山林藪、明暗色空，如天帝网，印现重重，尘尘刹刹，明杲杲，露堂堂，哪一处不是山僧眼睛？这里觑得透，将祖师堂里，一队老古锥的莲座，若新若旧，尽行搬去烧火，也不为分外。脱或未然，休将三尺木，博取玉芙蓉。”

### 郑玉隆居士荐亲请对灵小参

“松涛落落，夜寒而木马嘶风。山色沉沉，天晓而泥牛耕月。卷舒不露于朕兆，来去岂觅乎形踪？恭维蕪翁老护法，寿近八旬，名闻当世，领袖一代群伦，创立千秋事业。玉树盈阶，芝兰满室。

身游无极之光，心契有形之外。视富贵如浮云，弃形骸若敝屣。树高千尺则且置，叶落归根事若何？”烧香云：“南无西方极乐世界接引大导师阿弥陀佛！”

## 众新戒请上堂法语

问：“五时八教即不问，临济宾主请师宣。”

师曰：“杲日丽中天。”

进云：“如何是主中宾？”

师云：“目前是阇黎。”

进云：“如何是宾中主？”

师云：“此间是老僧。”

进云：“如何是宾中宾？”

师云：“阇黎不识阇黎。”

进云：“如何是主中主？”

师云：“老僧识老僧。”

问：“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饵，满船空载月明归。未审此理如何？”

师云：“花团团，锦簇簇。”

进云：“直钩钩豨龙，曲钩钩鱼鳖。只如透网金鳞，如何下钩？”

师云：“收取丝纶去。”

进云：“巨浪涌千寻，澄波不离水。”

师云：“浸杀阇黎。”

进云：“一点也瞒老和尚不得。”

师云：“相救相救。”

问：“学道以戒为先，如何高沙弥不受戒？”

师云：“买帽子相头。”

进云：“戒中以杀为重，如何归宗斩蛇，南泉斩猫？”

师云：“路遥知马力。”

进云：“巨灵抬手无多子，劈破华山千万重。”

师云：“不是好手。”

问：“欲识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如何是时节因缘？”

师云：“日日是好日。”

进云：“昔日诸祖，今朝和尚。”

师云：“恐后无凭，立此存照。”

进云：“谢师答话。”

师云：“亲笔无中。”

僧各礼拜。

师乃云：“万法是心光，诸缘惟性晓。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所以千岩和尚道，参禅为第一，受戒为第二，修福为第三，礼诵为第四。既是出家人，应行四种事。须是与么人，解得与么事。”

## 上 堂

“释迦老子在人眼里、耳里、鼻里、八万四千毛孔里，头出头没，诸人还信得及么？古人道‘终日拈香择火，不知身是道场’，只要信得及，见得彻，博地凡夫，当时成佛。说什么沙弥、比丘、菩萨三聚净戒？其或情关结锁，智眼未明，必须精进，一一严持。”遂举南山宣祖道：“持戒精严，诸天拥护，国王供养。一日律师问天曰：‘人间作何功德为最大？’天神曰：‘斋僧功德为最。’师云：‘佛法二宝，赖僧宝扶持。若无僧宝，佛法二宝无人流布，善根无处培植。所以斋僧功德为最大。’虽然，有一人终日吃饭不咬一粒米，且道与么人，作么生供养？”卓杖下座。

## 小参法语

卓柱杖云：“唤作柱杖则触，不唤作柱杖则背。即此触背二字，便是生死根本。触即是逐境生情，则有我人是非；背即是违背己灵，则违佛祖圣道。如此对待，便落坑。开口动舌，非有即无。知解不清，焉得解脱？汝等参禅，必要话头亲切，顿发疑情，看他是个什么道理。一句分明，盖天盖地。若道有无不立，又是矫乱外道。到这里毕竟有个出身处，于此透得，才不被天下老和尚舌头瞒却。经云：‘纵经尘点劫，不如一日修无漏业。’且道如何是无漏业？但于事上通无事，见色闻声不用声。”

## 僧参问

“久慕和尚，特来领棒。”

师云：“吃得拄杖子也未。”

僧拟进语。

师云：“不打死汉。”

师见数僧从街上回，问：“十字街头来的来，往的往，因甚街心一块砖子无人踏着？”

一僧云：“不曾离。”

师向僧脚下连打数棒。

僧云：“踏着即祸生。”

师拽拄杖，笑归方丈。

“弥勒楼阁向闹市里洞开八闼，因甚把手牵君不入？欲明无生法忍，问取街前石敢当。且道石敢当，具什么眼？高莫过天，厚莫过地，因甚覆载这个不得？”

## 为张佛乘居士举火法语

拈拄杖云：“数墨循行八十年，来参崇圣祖师禅。一声因地逢时节，门外野风吹白莲。北斗藏身易，转位就功难。且道作么生转？”掷火炬云：“胜热婆罗门向你道也！”

大寒送骨入塔云：“前三三与后三三，泥牛拽耙入深潭。平生活计争人我，今日空余枯骨寒。勿负苍山万松杉，烁迦罗眼莫能看。相将送入无缝塔，荐取木蛇那一关。”

## 为马宽龙居士封龕法语

“娘胎落地好分排，末后无端作一堆。拄杖头边两行泪，半为欢喜半为哀。临行一句无私话，满树梅花带雪开。……封！”

## 起龕法语

以拄杖敲龕顶云：“敲空作响，击木无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密移一步，急急如律令。——起！”

## 举火法语

“无著与天亲，机分大小乘。雪峰与岩头，生死有何凭？一条大光明杲杲，万象之中独露身。——烧！”

## 滇南洱海东罗诠寺讲《法华经》上堂法语

拈杖云：“若说第一义，早已成二三。今有护法来寺请法，为消灾除罪。即今灭罪作恁么道？”良久云：“拂子举起，倒转乾坤。”

情与无情共一真。即今圣凡还有分别处也无？若道其无，儻侗禅和。若道其有，千圣不识。祖祖密契，密契个什么？如是如义，非汝所知。且听古人唱和‘石女生儿作继胤，空花果实解疗饥’。兹实当人之密用，拟议即乖。乘斯法华胜会，更祈宣扬宗教。且道宗教还有分别也无？别即且置，合成一家事如何？”

拂云：“灵山涌宝塔，今此举拂子。如何吩咐？”良久云：“非汝境界。多宝佛既已过去，云何又说是现今？既是现今，云何又说过去？经中分明说二如来同在一塔中坐，不言三佛。正是过去一位，现在一位，未来不可得者，乃座主见解。老僧则不然。三世一切佛，同在塔中转法轮，惟有山僧不居塔内外，亦非无处。又作么生？莫起斯见，其义难明。勿负施主信心，暂以世谛流布。颂曰：‘龙女成佛不为妙，提婆达多转法轮。’宝所化城元无异，穷子何曾记富贫？寻源得水须自饮，衣珠不失免沉沦。文殊起教法润布，终归普贤行愿深。大白牛车候门外，长者不离牛自驯。”

## 大理官绅请在观音塘大石庵上堂法语

升座。执拄杖云：“三界唯心，万法唯识，重重罗网，谁人得出？可笑当年老维摩，毗耶黎城落双绝。当时若有出格手，打他一掌又何说？且道是文殊打维摩？是维摩打文殊？若然拣点得出，对面相呈。箭簇之机，拟议则错。”良久云：“纵有千手眼，弄巧反成拙，不如归家稳坐。听吾一颂。”挥拂子云：“妙香苍洱古今流，化作罗刹留石头。三十三身透火宅，人流亡所驾白牛。”

## 到石钟寺进院法语

叶榆官绅宾川县卢公邦纯，县绅张宪贞、石钟寺长老宝莲、悉檀寺僧官妙龄及全山僧众等由大理崇圣寺请到石钟寺进院法语。



至山门，以杖指门云：“这个华藏玄门，具足森罗万象。山僧一趋直入，不落圣解凡情。”卓柱杖云：“入！”

至弥勒殿，拈香合掌云：“位居补处待当来，见着人人笑口开。静坐山门无一事，妙哉！”展拜。

至韦驮殿，拈香云：“天大将军示现真，长作山门护法神，伏愿降魔擎宝杵，常年甲冑不离身。”展拜。

至大殿，拈香合掌云：“巍巍堂堂，独露真常。威光无量，普耀十方。但能眼中无幻翳，触处毗卢大法王！”展拜。

至方丈，升座，举如意云：“一别鸡山已有年（前于光绪己丑年礼祖，未停下山），今朝策杖返林泉。苍山面目浑如旧，山色溪声尽说禅。

“诸上座，幻游昔由藏印拨草瞻风，来此礼祖。石门紧闭，水泼不入。只道倒却门前刹杆了，故尔下山。奔波逐浪十有余年，迫到山穷水尽，瓦解冰消，循酬夙债，又被业风吹来，依然如故。昨离洱海归香国，今入灵山此会场。试问有去有来么？或是无去无来么？”少顷云：“去来即不问，且道即今如何是新主人进院一句。”以如意向左右一举云：“佛日增辉，法轮常转。”下座。

至卧室，执拂云：“入此室，传此命，高提祖印行王令。大家齐唱太平歌，挑起祖灯续慧命。”

## 上 堂

拈香参座毕，执杖指座云：“这个法王座，龙天普护持。山僧登此座，好转法轮时。”柱杖云：“升！”祝圣毕，就座。白椎云：“法筵龙象众，当观第一义。”

执柱杖云：

世间可有清凉境，初祖常居鸡足山。

宗教同源真法窟，巍巍天柱护禅关。

“诸上座，幻游昔年来山礼祖，一宿树岩，因曾发愿传香，不觉萍飘岁月。今来住持，前后作略不无，且道其中还有今昔不分，始终一致者么？”向左右顾视云：“昔也如是，今也如是。我也如是，你也如是。大地众生无不如是。虽然，今护法等恭送进院，广结善缘，敬设如意大斋，特请举扬个事。且道作么生始得呢？”卓拄杖云：“扶起旧刹杆，点出金刚眼。”交杖下座。

## 元旦日上堂法语

修造大殿、法堂、天王殿、钟楼、鼓楼及各堂寮落成执事元旦日上堂法语。

“大佛顶庄严王三昧，涌现出一毫端许，转换山河大地，草木丛林，岁时日月，情与无情，悉皆崭新。于崭新日月中，现出琼楼玉殿，转不退转法轮。令一切世出世间、刹海、众生海，悉入如来智慧海、福德海、妙用神通海、慈悲喜舍海、不思議自在解脱海。”回顾左右云：“如何是庄严王三昧？——阳春从此回沙界，满目风光万象新。”

## 准提庵续源请上堂

执杖云：

心中了了语何人？独掩柴扉日又昏。

六凿未分谁扰扰，一爻才动始纷纷。

“诸善知识！即今舍那如来在拄杖头上，放光动地，张大梵网，捞漉众生，敢问个中谁是知音？若还拣点得出，不枉披此法服一番，可以上报无报之恩，下化无为之化，堪为人天福田，可将榔栗横坦乾坤，手擎日月，毫纳须弥，口吞四海，踏破虚空，不为奇特。如其不然，徒负缁衣之名，汨没尘劳，何期了脱？呜呼！同滞末流，勉强相劝，诸兄弟奉佛行持。且道行持个什么？”良久云：“路逢剑客须呈剑，不是诗人莫献诗。”

## 请出关上堂

掩关于迎祥藏经阁，受护法檀越张斌、陈和、马金墀、赵然、罗玉林、杨宏起及众居士等请出关上堂。

问：“大愿关开，金毛突出。不是无风起浪，要且祖令当行。如何是夺人不夺境？”

师云：“山河大地色重新。”

问：“如何是夺境不夺人？”

师云：“竖起眉毛八字分。”

问：“如何是人境俱夺？”

师云：“吹毛剑下不容情。”

问：“如何是人境俱不夺？”

师云：“歌声不绝太平春。”

进云：“料拣承蒙师指示，金锁玄关作么生透？”

师云：“脚跟着力。”

进云：“翡翠踏翻荷叶雨，鹭鸶飞过竹林烟。此意如何？”

师云：“闲言语。”

进云：“虽然旧阁闲田地，一度赢来一度新。”

师云：“放汝三十棒。”

乃云：“九夏安居事未闲，棒头打破是非关。就中有句谁能识？跳出青峰山外山。”喝一喝，下座。

【光绪三十年甲辰冬，太和张李二军门、宾川县官暨诸檀那护法，送到鸡足山钵盂峰钵盂庵，进院法语。】

## 钵盂庵进院升座法语

入院，以柱杖指门云：

鸡足巍巍洱海山，圣凡莫作等闲观。  
一朝惹祸难分说，毒药醍醐系两端。  
坐守金栏待弥勒，钵盂击破起波澜。  
应机杀活休为怪，有谁开阖石门关。

伽蓝殿，云：

布金由长者，巩固赖尊神。  
勿忘灵山嘱，常时护法城。  
圣凡无二路，赏罚示彰明。  
永沐神功德，威光万古名。展具。

祖师殿，云：

师承别传旨，拈花旧典型。  
刹竿曾倒却，扶起破沙瓶。展具。

大殿佛前，云：

稽首礼觉皇，圣德妙难量。  
觉迷随类解，应现水月场。  
僧伽归法化，檀信获祯祥。  
祈消三界火，大地作清凉。展具。

方丈室，云：“踞此座，亲担荷。棒头禅，谁放过？”喝一喝，云：“莫学老维摩，古今成话堕。”

挂板，举起板云：“横身三界外，露地白云中。”击一下云：“幻游亲举唱，千古振宗风。”遂挂。

## 护法居士供法衣请上堂

拈请帖云：“灵山咐嘱，有大因缘。掷地金声，分明举似。”指法座云：“法法不隐藏，古今露堂堂。更进这一步，明明为举扬。”敛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龙象众，当观第一义。”执拂子，喝一喝，云：“雷电击长空，万派起云龙。祝延天子寿，开继少林宗。”

问：“世尊灵山一会，与今日是同是别？”

答：“正好着眼。”

进云：“两头坐断时如何？”

答：“死水不藏龙。”

进云：“什么是学人着力处？”

答：“脚踏实地。”

进云：“如何是转身处？”

答：“进前一步。”

进云：“如何是亲切处？”

师打云：“石虎当途踞。”

问：“如何是第一玄？”

师云：“春光夜色鲜。”

问：“如何是第二玄？”

师云：“翠竹含青烟。”

问：“如何是第三玄？”

答：“花开笑破天。”

问：“如何是第一要？”

答：“子规枝上叫。”

问：“如何是第二要？”

答：“有句人难晓。”

问：“如何是第三要？”

答：“棒头开一窍。”

拈袈裟角召众云：“金栏之外无多子，倒却门前一刹竿。”下座。

## 上 堂

喝一喝，云：“一喝横飞剑刃锋，西天东土莫相逢。此段风光

何处觅，堂堂八面总玲珑。”挥拂子顾左右。

时有内翰方公祚享出问：“学生特来进香，亦无所问。”

师云：“当面不识人。”

进云：“识人也！”

师云：“虚空也太愁。”

进云：“愁什么？”

师云：“鸡鸣即是天晓。”

公作礼。

师云：“会么？”

公云：“不会。”

师云：“夜静无人水自流，一天云散秋江月。”

## 解制上堂

举洞山道：“‘众兄弟，夏末秋初，向万里无寸草处去。’一老宿云：‘切忌万里无寸草处去。’一云：‘出门便是草。’一云：‘未出门时亦是草蔓蔓地。’且道这四老汉，还有优劣也无？试辨别看。若辨别不出，听取一偈：‘今朝二月九，打开布袋口。浮云飞出来，那个随情走。踢倒古须弥，熬奴吞北斗。’”

## 祝圣寺圣首座请上堂

问：“有问有答是寻常，无问无答时如何？”

师云：“也是寻常。”

进云：“请师别通一线。”

师云：“阇黎站过那边。”

问：“二祖礼拜，达摩安心。和尚升座开堂，是同是别？”

师云：“冬瓜换葫芦。”

进云：“从上宗乘，还有分付处也无？”

师云：“有。”

进云：“分付阿谁？”

师云：“分付你。”

进云：“恁么则买铁得金，一场富贵？”

师云：“未敢相许在。”

问：“五位三玄即不问，三教一家请师宣。”

师云：“老聃夫子念弥陀。”

进云：“频呼小玉元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

师云：“认后如何？”

僧无语。

师云：“堕坑落壑。”

进云：“请师相救！”

师云：“老僧救他不得。”

僧各礼拜归位。

师乃云：“问在答处，答在问处，钉桩摇橹棹。问不在答处，答不在问处，拔舵使风帆。饶汝移舟谳水脉，举棹别波澜，聪明伶俐不无点点。搅长河为酥酪，变大地作黄金，神通妙用，却有些些。若论衲僧下事，总是郑州出曹门，必不得已应个时节。”向诸人道：“善男子！得人身难，具丈夫相难，圆顶出家难，登坛受戒难，遇真知识难，闻正法更难。须知有个不难的，山僧适来道了也！请首座为汝等再道。”

## 开光上堂

重装三世如来、迦叶、阿难、文殊、普贤诸像告竣，开光上堂。

“真如平等法性身，犹如虚空无分别。若人持尺量其数，纵经尘劫不能测。一法若有，文殊丧其智体；万法若无，普贤失其境

界。去此二途，作么生说个应物现形的时节？”

举笔点空云：“如来足有大人相，如来手有大人相，如来胸有大人相，如来眼有大人相，名自在普照云，种种妙宝而为庄严，摩尼宝光，清净莹彻，普见一切，皆无障碍。如来顶有大人相。”遂搁笔云：“莫将一笔轻轻点，如来顶上有圆光。”

## 送众灵骨入海会塔以拄杖指骨罐云

“头出头没，一堆白骨。奔波奔波，如何如何！使穷子知恩有地，免骷髅露湿霜摧。明净竟如皎月，寥廓似乎太虚。山僧今日为汝点出最后光明，俾骷髅露出眼睛，一个个照天照地也。”

## 大寒送诸灵骨入塔

以杖敲露骨一下，云：“百骸俱溃散，一物镇长灵。百骸溃散今归土，一物常灵甚处安？仔细看，通霄路回海天宽。于此觑得透，霏霏雨雪留鸡足，点点梅花落钵盂。于此觑不透，霜天月落夜将半，谁共澄潭照影寒？”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寓北京龙泉寺】

## 肃亲王为老福晋请对灵小参法语

拈拄杖云：

斋主崇佛请小参，感应道交信念深。

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

“即此功德母，如天盖地函，于中无声臭，乃有去来今，生死幻相不可执，惟有功德三界钦。大众！老福晋能以此功德根源，生



忠孝之门，入忠孝之室，毓忠孝之大贤，其功德巍巍，充满太虚，光前裕后，照耀古今，皆老福晋之至善心中流出。这也且止，即今老福晋慈容宛在，尊灵在什么处？”良久作圈相云：“一念无生全体露，循环妙应水中沤。生天成佛何须问？倾向葵心日愈高。”卓杖下座。

【宣统元年己酉岁请《藏经》回山，敕改钵孟庵为护国祝圣禅寺】

## 戒期上堂

因久雨复晴。执拄杖指座云：“今日晴，昨日阴，慧日高悬天下钦。一喝虚空皆粉碎，波澄识海老龙吟。”

拈香毕，敛衣就座，执如意云：“迎祥创业钵孟庵，前三三与后三三。祝圣嘉名垂宇宙，天龙呵护藏经函。蒙恩更赐新衣钵，题额应知护国心。万寿戒坛崇佛教，法幢辉耀古滇南。

“今有比丘尼如桂等为法心切，请山僧上堂，宣扬圣意。了三学之妙义，证万德之玄渊。梵刹永振，林木向荣。即今殿宇兴隆，一句又作么生道？仙鹤山头云似锦，钵孟峰下瑞光涵。”

## 己酉除夕小参

举北禅贤和尚夜参云：“‘年穷岁尽，无可与诸人分岁。老僧烹一头露地白牛，炊黍米饭，煮野菜根，烧槽枥火，大家吃了，唱田家乐。何故？免得倚他门户傍他墙，刚被时人唤作郎。’便下座。至夜深，维那入方丈问讯云：‘县里有公人来勾和尚，说和尚宰牛不纳皮角。’禅遂将头上帽掷于地下。那便拾得，禅擒住，那将帽覆禅顶曰：‘天寒且还和尚。’禅呵呵大笑。”

顾法昌侍者云：“这公案作么生断？”昌曰：“潭州纸贵，一状领过。”

师云：“北禅不解烹宰，勾贼破家。维那见义不为，过后张弓。法昌依草附木，如新妇怕阿家相似，总是簸弄老婆禅，钝置煞人。并无一个有些子衲僧的气概。山僧若作维那，北禅才举，便出众云：‘某某与和尚代庖。他若如何若何，便与掀倒禅床，喝散大众，免得后人向牛皮里钻倒。’

“若作北禅，待维那云‘公人来勾和尚’。便云：‘脏在那里。’他若拟议，与他一掌云：‘来说是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若作法昌侍者，待问‘这公案作么生断’，便云：‘一字入公门，九牛拖不出。’岂不头正尾正，北禅宰牛分岁，山僧一一据款结案了也！且问诸人，如何是露地白牛？——参！”

【宣统二年庚戌】

## 元旦上堂

“通身绝覆藏，随处扬家丑。佛法到新年，说甚无与有。历历甚分明，古今常不朽。山门已洞开，焚香祝圣寿。诸上座还会么？但得天晴残雪尽，自然春到百花香。”

## 正月初三日与戒尘师开关

执杖云：

契合机宜福慧伦，春风到处起祥云。

打开一把无须锁，请出当年旧日人。

目顾左右云：“而今戒上座，可谓自益益人。三年一弹指，理证功深，顿破从前疑网。今年新春，原是去年新春。随缘应世，不

动道场。妙玄无碍，如月印江。悟无内外，任意自在。大众敦请出关，同心庆祝。锁上加封一击开，尘尘转处悉如来。”以杖击锁云：“开！”

## 四月戒期圆满解制

执杖云：“人世谁能猛着鞭？时流多被境推迁。安居三月期终满，戒体坚贞戒相圆。今有戒弟子请法修斋，供养贤圣僧，愿冀早证菩提，令行方便，同奉母陀印。”以手执杖作吹笛势云：“看这无孔笛，吹个牧牛韵。结制十方来，解制十方去。去来若浮云，结解随时处。十方无上下，当天万事空。了无动静相，纵横处处通。虽然如是，即今解制一句，毕竟作么生？”卓杖云：“真风遍寄知音者，铁笛无腔信口吹。”下座。

【民国元年壬子，改用阳历】

## 戒期上堂

执杖云：“祝圣寺中，搬砖弄瓦。禅讲净筵，吐出舌根，撞破牙尖纸。逢世尊涅槃，只唱波罗提木叉，是我等大师，为最后咐嘱。诸善知识，还见闻么？除了语默动静，清浊二途外，究竟作么生是？”卓杖云：“处处绿杨堪系马，家家有路透长安。”下座。

## 为悉檀寺妙龄和尚起龛

“天缘已毕，大事完成。一灵不昧，旋元归真。坐断三际，湛然常住。不是无相，萨迦罗身。长天一色白毫光，日落西方是故乡。东西泯灭即净土，唯心极乐请承当。”以杖击棺云：“起！”

举火。以杖作相云：“本此寂光，妙应无涯。世寿六旬，回首故家。捐弃朽宅，罢恋自他。请出门外，任驾三车。”执火炬云：“智火煅凡身，凡身为有我。有我遂有生，无我则无那。了兹幻化质，真空即性火。煅尽人我相，端身莲中坐。”云：“烧！”

## 佛诞日说戒上堂

问：“指天指地弄笙簧，送语传言出法堂。侍者尚能多意气，老师应是不寻常。如何是主中宾？”

师云：“出门伴着乞儿行。”

进云：“如何是宾中主？”

师云：“当堂不正座，怎付两头机？”

进云：“如何是宾中宾？”

师云：“龙师火帝千字文。”

进云：“如何是主中主？”

师云：“癞狗泥猪尝起舞。”

僧礼拜。

云：“且喜新丰曲，今朝特地闻。”

师云：“掩耳偷铃。”

问：“一步才行两步移，门前惊动凤凰儿，寻踪不在梧桐树，群鸟东西空绕枝。只如雪峰云‘乌石岭相见也！望州亭相见也！僧堂前相见也’，意作么生？”

师云：“雪峰无此语。”

进云：“都道雪峰远，谁知逗石门？”

师云：“且喜没交涉。”

问：“未离兜率，已降皇宫，此意如何？”

师云：“脚下好与三十棒。”

进云：“未出母胎，度人已毕，又作么生？”

师云：“苍天苍天，更添怨苦。”

进云：“一气不言含有象，万灵何处谢无私？”

师云：“钻龟打瓦。”

问：“蜡烛满堂红，香烟笑破咙，意旨如何？”

师云：“笑上座不解。”

进云：“和尚甚奇特？”

师云：“不值半文钱。”

僧礼拜。

师乃云：“悉达太子今日降诞，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自顾四方云：‘天上天下，惟我独尊！’后来云门大师道：‘我当时若见，一棒打杀。贵图天下太平，引得历代祖师，天下老和尚，各出己见，互相矛盾，干戈遍地，无有了期。山僧今日承诸新戒，自远趋风，乐阐戒法，不似黄面瞿昙，跛脚阿师，倚势欺人。但以真实心，说真实语，能令一切，若僧若俗、若男若女、若贵若贱、若长若幼，顿息尘累，直超彼岸去也！”良久云：“止止，不须说，我法妙难思！——参！”

## 上 堂

佛诞日，适佛殿阿难尊者像扑倒，众新戒设斋请上堂。

师垂问云：“昨日阿难尊者，贪着三昧正受，不顾三界众生，被山僧一柱杖，仆在露柱上，众中还有扶得他起么？出来露个爪牙看。”

僧问：“阿难既称罗汉，因甚立地仆倒？”

师云：“站久成劳。”

进云：“使学人扶起也无？”

师云：“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里。”

问云：“释迦掩室于摩竭，净名杜口于毗耶。还是事出偶然？

还是伎俩有尽？”

师云：“病在膏肓，良医拱手。”

进云：“有问有答，盖是酬机。与么则是知音，不用频频举。”

师云：“相见易得好，久住难为情。”

问：“拈起拄杖魔胆丧，人天普利事如何？”

师云：“目前无阍黎，此间无老僧。”

进云：“如何是明明德？”

师云：“自误犹自可。”

进云：“如何是在新民？”

师云：“误他事更多。”

僧各礼拜。

师乃云：“问如云兴，答似瓶泻。于理无益，徒增戏论。所以道‘唯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谁知天已晓，自手执夜明。水不洗水，金不铺金。大众适来地雷复，因甚变作地泽临？汝若不会，问取倒地阿难看。”

## 元旦上堂

修造藏经殿、库房、客堂、禅堂、方丈、梵行堂、净业堂、观音堂竣工。

“石钟没钟，悬挂虚空。一声霹雳，天人耳聋。正当恁么时尽十方世界，若男若女、若僧若俗、草木丛林、情与无情，悉向山僧拂子头上，证平等觉，放光动地，转根本大法轮，作无量大佛事，悉皆天雨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摩诃曼殊妙音，种种天乐，不鼓自鸣。十方诸佛，同时应现，此间合掌赞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善说法要，我等诸佛悉皆随喜。’”募召大众云：“且道说什么法要？”良久云：“元正启祚，万物咸新。”

## 结制上堂

僧问：“选佛场开，和尚向什么处下手？”

师云：“新出红炉金弹子。”

进云：“十方同聚会，个个学无为。如何是无为法？”

师云：“打破阁黎铁面皮。”

僧拟议。

师云：“老僧无一法，何须侧耳听？”

问：“狸奴白牯，意作么生？”

师云：“未进门时先吃棒。”

问：“如何是耳？”

师云：“你不患聋。”

问：“如何是眼？”

师云：“你不患盲。”

进云：“眼耳具足时如何？”

师作打势云：“会么？”

问：“天柱峰点头时如何？”

师云：“三家村里火柴头。”

问：“如何是禅？”

师云：“老僧不打这鼓笛。”

进云：“为什么要参？”

师云：“为你这钝汉。”

进云：“离了禅，参一事又作么生？”

师打。乃云：“今日护法宋居士，问取山僧根本智。不觉口如扁担，眼似流星。虽则敲钟击鼓，问答机缘，尽是扬声止响。请问诸人，毕竟如何是根本智？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你道。”

## 蒋道林居士请上堂

“钵盂峰顶秀，山溪古岸荒。浮沉千古语，谁与话沧桑？还有承当的么？”

问：“如何是钵盂境？”

师云：“云去云来山不碍。”

“如何是境中人？”

师云：“青山无日不舒眉。”

进云：“人境不立时如何？”

师便打。乃举赵州谿和尚：“一日赵王来参。侍者报云：‘赵王来参，和尚迎接。’

‘州云：‘非但赵王，即佛来也不顾。’王闻不悦。及至，王问：‘人王尊耶？法王尊耶？’州云：‘若在人王，人王中尊；若在法王，法王中尊。’王欣然叹曰：‘赵州古佛。’

“今日钵盂长老，不羨王侯，不居佛位，单拈白棒，打破虚空，直指诸人，明心见性。若道有佛，劈脊便打。若道无佛，劈脊便棒。且道有什么奇特？不入惊人浪，难得称意鱼！”

## 佛诞日解制上堂

僧问：“世尊初生，天花乱坠。老和尚诞日，有何祥瑞？”

师云：“龙象纷纷绕座来。”

进云：“报恩一句又作么生？”

师便打。

问：“如何是离四句？”

师便打。

问：“如何是绝百非？”



师亦打。

进云：“打即任打，毕竟如何？”

师云：“向后不得辜负老僧。”

乃云：“打也恁么打，说也恁么说。解也是你解，缚也是你缚。个事甚分明，何须求解脱？”以拄杖召众云：“榔櫟横担不顾人，直入千峰万峰去。”

## 上 堂

执拄杖云：“心机解处妙无伦，月白风清岭上云。若识宗旨，何假外寻？语默动静，坐卧经行。穿衣吃饭，运水搬柴。庭前宝鼎，殿里迦文。相知惟报相知者，鹧鸪声里又逢春。即心是戒，三学圆融；即戒是心，一体圆成。止作持犯，事岂干情。苟能如是，华敷莲成。其或未然，错认识神。莫谓朝阳好，日出雾朦胧。今有求戒弟子（某某），为严律行，请法设斋。且道严律一句，又作么生？”良久云：“鸡声唤醒娑婆梦，戒定真香入钵盂。”喝一喝，下座。

## 封 龕

执封条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良久云：“缘集成身，缘散成尘。长安路上往来人，而今撒手还家去。霁色清秋月一轮。”

## 起 龕

“女比丘，冷飕飕，八十余年刹那事，急如石火赋归休。休休休，得休歇处有归舟。一灵不昧难休者，妙如水性解随流。性识

真空难比拟，乌啼花落老松楸。即今起龕作恁么道？”良久云：“十方无上下，一任自在游。”以杖击龕云：“起！”

## 举 火

执火炬云：“宽福尼，一朝解脱旧陈皮，四蛇六贼霎时离。秋水连天空一色，娘生鼻眼莫栽眉。即今举火，作恁么道？西方梵贝声催急，性火光中现阿弥。”掷炬云：“烧！”

## 入 塔

“老尼姑，髑髅分散，莫问荣枯。顿脱尘情三际梦，一片冰心净玉壶。正遍历历禅机转，理智如如皓月孤。宝所安居超世寿，灵光独耀裹清虚。”

## 祝圣寺信女施壁端修斋设供请上堂

问：“昔日龙女献珠，即成佛道。今朝信女施啖，得何利益？”

答：“金针织锦文，水丝绣彩凤。”

进云：“时雨滋润，群萌咸发。法雨普滋，有何祥瑞？”

答：“彩云浮现钵盂中。”

问：“昔日婆子寄啖，请赵州转《藏经》，赵州绕禅床一匝说：‘转《藏经》已竟。’此意如何？”

答：“远见不如近闻。”

进云：“婆子谓‘适来请转全藏，如何只转得半藏’，又作么生？”

答：“多虚不如少实。”

进云：“恁么则和尚超出赵州去也？”

答：“面多馒头大，腹饱肚带宽。”僧各礼拜归位。

师乃云：“明穿玉线，绣彩凤于碧落之中。暗度金针，织绵文在威音以上。花团锦簇，黼黻文章，全是化母元机，微露天孙善巧。福以是而集，寿以是而延；女以是而转男，凡以是而成圣。具足优婆夷，得个普眼舍得三昧。老僧不妨因斋庆赞一句。”卓杖云：“大圆镜智性清净。”下座。

### 李提督送一水晶钵全金匾额到山，请上堂

“一句全提，万机普应。毫端示现，八面玲珑。可以笼罩千古，挺露当时，令一切泉声云影，作无量佛事，现广大神通。纳此钵于鸡足山祝圣寺，而此钵不小；置鸡足山祝圣寺于一钵之内，而此钵不大。所谓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小中现大，大中现小。显示大人境界，庄严奇妙因缘。承休明于斯世，树福运于将来。体用全彰，得大自在。大众还见福兴李大护法，笔头放光，辉映山林么？今日熏风自南来，且喜殿阁倍清凉。”

### 宝山大师设斋请上堂

“兹有宝山闍黎，不远千里，运米来山饭众，兼请山僧宣扬般若。果能一心不生，凡圣情尽，则心华朗发，物物皆真，头头是道。众生念念在诸佛心中，成正等觉；诸佛时时在众生心内，转大法轮。不前不后，无欠无余。会即千金易化，不会则滴水难消。”遂顾左右云：“众中还有会得者么？不妨出来露个消息看。”

首座出问云：“般若既非口宣，六百卷真诠从甚处来？”

师云：“好事不出门。”

进云：“又道众生念念在诸佛心中，成正等觉。”

师云：“不干山僧事。”

进云：“和尚分上事，作么生？”

师云：“滴水难消。”

进云：“谁是千金易化者？”

师云：“首座分上事。”

座礼拜。

师云：“果然滴水难消！”

### 师诞日合寺众执事设斋申祝请上堂

问：“法王寿量广无边，普放光明耀大千。世界群生思法化，法云从此利人天。”

师云：“两株丹桂发新香。”

进云：“如何是普放光明？”

师云：“一对鸳鸯夸独立。”

进云：“如何是普蒙法化？”

师云：“一双孤雁喜高飞。”

进云：“共欢天意同人意，万载千秋庆此时。”

师云：“也不晓得。”

问：“慈云布南极，法雨洒香林。花顶峰头月，光耀古长春。此意若何？”

师良久。

进云：“威音那畔，见色闻声，未审寿量多少？”

师云：“无物堪报得。”

进云：“意旨如何？”

师云：“这个作人情。”

进云：“妙高山无极，香海彻底深。”

师云：“非关我事。”

问：“猿抱子归青嶂里，鸟衔花落碧岩前。法界二十年，只作

境话会。还有过也无？”

师云：“有。”

进云：“过在什么处？”

师云：“夹山现在，自问他去。”

进云：“作家宗师，天人有赖。”

师云：“多谢大众捐衣钵。”

问：“黄菊铺金殿，慧灯耀法城。不作圣人解，亦非凡夫情。

如何是五位王子？”

师云：“却作圣解。”

进云：“如何是洞山君臣？”

师云：“又是凡情。”

进云：“未审如何得是？”

师云：“千叠云山路。”

僧礼退。

师乃云：“威音那畔，有色有声。菊铺金殿，灯耀法城。你若不作境会，不受罗笼，自然寿量无边，普放光明，云布南极，雨洒香林。不作圣凡解，亦绝凡圣情。多谢同袍捐衣钵，为我酬谢母难之辰。因思无物堪报得，只将这个作人情。大众且道这个是个什么？猿抱子归青嶂里，鸟衔花落碧岩前。”

## 元宵日上堂

举洞山聪和尚云：“‘晨鸡报晓晴，粥后便天明。灯笼犹瞌睡，露柱却惺惺。惺惺直云惺惺，历历直云历历。明朝后日，切莫认奴作郎。’”师云：“山僧则不然。眼看空有色，耳听响无声。露柱犹瞌睡，灯笼却惺惺。瞌睡的由他，惺惺的亦由他。明朝后日，莫道祝圣人草求人。”

## 戒期上堂

登新法座，以柱杖指座云：“百尺竿头坐的人，虽然得有未为真。百尺竿头进一步，十方世界现全身。”卓杖云：“且道百尺竿头，如何进步？”喝一喝，上座。举拂子云：“新法座，旧方丈，新旧何曾有二相？如来妙启毗耶离，相继至今总一样。所谓佛祖，充满十法界，而常处此菩提座，若向个中会得，方知世尊未离兜率，早降皇宫，未出母胎，度生已毕。如其拟议思量，依旧白云万里。不知三世诸佛，皆在此柱杖头上，放光动地，转大法轮。诸善知识，何必向外驰求？任你识得三藏经教，千七百则葛藤，徒增见闻，与本分上毫无交涉。且道衲僧本分事一句，作么生道？——穷子不失衣中宝，狂心顿歇即菩提。”下座。

## 戒期为新戒燃香开示苦行上堂

“道本无为，何假修证？法性如如，如何表显？只因逐妄，迷头认影，枉自流转。故世尊云‘一切众生，咸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著，而不证得’。若能一念回光，头非外得。狂心顿歇，歇即菩提。诸善知识！一真唯此事，何假外驰求？只要顿彻本来，果能透彻娘生鼻孔，穿衣吃饭，屙屎放尿，无非是祖师西来意。故丹霞见得这著子便掩耳！高沙弥悟此即拂袖，更不日中见鬼，天下老和尚瞞伊不着。诸子，若能如是会得，还来从我乞什么戒法？六祖云：‘心地无非自性戒。’纵有施为，亦是丙丁童子求火。”良久云：“不因渔父引，何得入桃源？”

复拈柱杖，举释迦佛：“往昔挖千灯供佛，已成佛果。今朝诸子燃香供佛，欲求作佛。且道即今诸子燃香供佛，与世尊燃灯，是同一是别？若同，诸子待何时成佛？若别，我佛明说大地众生，皆有

如来智慧德相。能向这里会得，许你与三世诸佛同一鼻孔出气。如或未然，请本上座通个消息。”以拄杖作“○”相画破云：“同则总同，杜鹃开放满山红；别则总别，桃红李白各争色。每人燃香十二炷，供养诸佛诸菩萨。”下座。

## 戒期毕上堂

惊天动地未为奇，雨雨风风又一期。

诸子忏除心意净，业魔摧碎绝凭依。

遮那本体无亏戒，佛事门头有设施。

解处若能知落处，犹是侬家傍翠微。

“不见道雪峰因僧问：‘古涧寒泉时如何？’

“峰云：‘瞪眼不见底。’

“僧云：‘饮者如何。’

“峰云：‘不从口入。’

“后僧问赵州：‘古涧寒泉时如何？’

“州云：‘苦！’

“僧云：‘饮者如何？’

“州云：‘死！’

“如是二老，一得一失。只知闭户求安，不解开门求活。虚云今日不顾危亡，直向万刃锋尖上游戏，猛火镬里乘凉。何故？不见道‘男儿自有冲天志，不向他人行处行’。

“若有人问：‘云上座，古涧寒泉时如何？’即向伊道：‘门外双石池边立。’

“或问：‘饮者如何？’但云：‘千千万万过桥来。’

“云上座，恁么道，还有与古人伸冤者么？若有，请出相见。”久之无人，即云：“若无，云上座今日罪过。何也？是非只为多开口。

“今因新戒能和，设斋求法，祈释往愆，三障消除，福慧两增。且道福慧二严一句恁么道？”以杖竖起云：“祝圣别无新气象，庭前供佛两株松。”喝一喝，下座。

## 新盖大彻堂上梁

持如意云：“这片吉祥地，威音那畔底。筑为大彻堂，十方同扶起。个个居其中，人人生欢喜。今朝正上梁，称赞莫能比。大包恒沙界，密卷微尘里。非方非亦圆，无头亦无尾。放出洩山牛，踏破西来意。诸上座，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以如意指梁云：“会么？”“会会，竟日营为，无非道场。听吾偈曰：‘那方大小名椽柱，这条长短是栋梁。场开选佛纵横立，儿孙代代出贤良。’虽然如是，即今上梁一句作恁么道？”以如意一举云：“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云：“升！”

## 上 堂

“三世诸佛，唯一大事化现世间：欲令众生开示悟入如来藏性。出没隐显，若水中月。所谓欲识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山僧托迹湘水，受业鼓山，流浪江湖，承乏昆洱，大似落花流水，逢场作戏。虽然因缘相遇，宛如镜像何殊？古云：‘修习空花万行，建立水月道场。’所以两种世间，以因缘建一切法，皆梦中佛事也！诸善知识！若向这里会得，正好向钵盂峰顶，盘结茅蓬，搬砖弄瓦，岂为分外？听吾颂曰：‘栋梁横架虚空小，乾坤高耸柱头长。幻游不是唠叨汉，只要诸人共举扬。’今有新戒弟子，设斋请法，栽培福德。且道栽培一句作么道？”良久云：“扑落非他物，纵横不是尘。”交杖下座。



## 建华严道场请上堂

顶笠腰裙事未休，今朝祝圣集云流。

无情说法人天喜，顽石青山暗点头。

蓦拈拄杖云：“这个是无情说法，如何是点头消息？”

时有僧出，作礼归位。

师云：“犹隔青山在。”

问：“四众云臻，人天共仰。报恩一句作么生道？”师便打。

进云：“棒头有眼，八面玲珑。”

师云：“打着一个。”

问：“如何是第一句？”

师云：“有问有答。”

问：“如何是第二句？”

师云：“无说无闻。”

问：“如何是第三句？”

师云：“个个齐瞻仰。”

有居士问：“太极未分时如何？”

师云：“伏羲难下手。”

问：“已分时如何？”

师云：“河图洛书。”

问：“已未分时如何？”

师作打势云：“击碎先天与后天。”

问：“如何是藏身处无踪迹？”

师云：“腾空游碧汉。”

“如何是无踪迹处莫藏身？”

师云：“跳出方知。”

进云：“现前还有踪迹也无？”

师便打。

问：“如何是花落鸟啼？”

师云：“声声血染枝。”

问：“如何是水流风动？”

师云：“好个消息。”

进云：“水流花落鸟飞去，毕竟春归何处？”

师云：“好！——南泉剑，赵州关，山程水驿难留碍，一任虚云独往还。”下座。

## 佛成道日上堂

鹞岭山中老释迦，明星照破眼中花。

无端百万人天仰，杜撰禅和闹似麻。

“且道释迦老子夜睹明星一着，阿谁透得？”

问：“世尊夜睹明星，成等正觉，为是神通妙用？为是法尔如然？”

师云：“总不恁么。”

进云：“和尚又作么生？”

师云：“阶前白玉黄金色。”

问：“二十重华藏世界，和尚即今在那一重？”

师云：“雨打池塘上下天。”

乃云：“德山棒、临济喝，等闲拈出倾山岳。须弥昨夜到天涯，添得虚空一只脚。”下座。

## 上 堂(一)

问：“涅槃心易晓，差别智难明。如何是差别智？”

师云：“鸡寒上树，鸭寒下水。”

“如何是涅槃心？”

师云：“饥来要吃，困来要睡。”

进云：“差别智与涅槃心，是同是别？”

师打云：“文殊、普贤呵呵笑。”

乃云：“个事从来绝较量，今期集众为宣扬。金狮踞地连声吼，白牯狸奴没处藏。”

## 上 堂(二)

举夹山善会禅师参华亭船子，问：“‘大德住何寺？’

“会云：‘寺即不住，住即不似。’

“子云：‘不似住个什么？’

“会云：‘不是目前法。’

“子云：‘甚处学得来？’

“会云：‘非耳目之所到。’

“子云：‘一句合头语，万劫系驴橛。’

“又云：‘垂丝千尺，意在深潭。离钩三寸，子何不道？’会拟开口，子一桡打会落水，才出又打，如是三次，豁然大悟，在水中点头三下。子云：‘竿头丝线从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会即掩耳。”

师以拄杖作钓势云：“众中还有如是者么？”

时有僧出，将衣脱却归位。师云：“饶伊卸却无纤剩，未荐依然落下风。”

## 上 堂(三)

今日晴天昨夜雨，一等沾濡遍下土。

洒净戒坛得清凉，圣贤集庆龙天与。

甜瓜得之彻蒂甜，苦瓜得之连根苦。

大小动植诸品类，莫不各个承恩煦。

天意不负此丛林，海众云合皆忭舞。

“古德云：‘自己不迷，等闲教坏人男女。’且道已既不迷，为甚教坏人男女？还会么？法鼓吼同雷震急，钟声午夜动江潮。长空垂雨千山翠，倒入江流影动摇。”下座。

### 上 堂(四)

沙弥已说戒，比丘请上堂。  
钟鼓交参响，大众志轩昂。  
皆为求妙法，个个祈指扬。  
若论这个事，从来绝商量。  
律扫是非相，禅除三际疆。  
拈草成为药，杀活好承当。  
古今明似镜，何处有覆藏？

“今值腾西大师请法，惟益三学精明。且道如何是三学精明处？”良久云：“重重帝网珠光映，法法原无向背分。莫道老僧好饶舌，惟怜鱼水太相亲。”

### 上 堂(五)

“今日上堂，昨亦上堂，谓求戒法，无事着忙。此事原来无别商量，来亦无所从来，去亦无所从去。若了知一理平等，透彻诸法空相，云散天空月朗，雨过山溪水涨，照体独立，一道真常。应真不假，森罗万象，何必汝别起思惟？自有人普同供养。”师顾视左右云：“古德谓：‘大休大歇的人，若不受食，是尊贵堕。’今有宽究、纯净等居士，请法设斋，为祈禅净双修。即今福慧圆明，作恁么道？”良久云：“牧女献佛授记先，修福成佛信愿坚。了达自他佛不异，心月空明般若船。”

## 上 堂(六)

佛说一切法,为度众生心。

众生与诸佛,何处有异同?

众生日用事,悉是佛神通。

诸佛入三昧,众生共圆通。

生佛本不别,谬随迷悟分。

悟者名为佛,迷此曰众生。

“且道毕竟迷悟个什么?还会么?如其不会,听取一颂:‘知见无见莫知立,徒增真妄两头驰。人人有个舌在口,原来女僧是尼师。不逐幻名色空转,石人看山岂是痴?了知冰雪即是水,佛生何曾隔一丝?’”

“今有居士为培净因,即今净因作恁么培?”良久云:“若能转物,即同如来。”

## 岁朝寓香山寺监院请上堂

“今朝正为宗亮长老七十寿辰,云集缙流,表扬向上。若论此事,真须口挂壁上,缄口结舌,无启齿处。虽然如是,亦不得默照邪通,便当了事去也。”挥佛子云:“山光野色映楼台,绿柳红桃间落梅。云过疏林风走马,洞空明月送春来。众中还有迎风弄月者么?”

问:“如何是海底泥牛衔月走?”

师云:“崑崙骑象鹭鸶牵。”

问:“如何是铁蛇钻入金刚眼?”

师云:“虚空打碎月孤圆。”

问:“如何是偏中正?”

师云：“日映池塘上下天。”

问：“如何是正中偏？”

师云：“一轮孤月照寒泉。”

问：“如何是正中来？”

师云：“高提祖印绝安排。”

乃举僧问演禅师：“‘如何是临济下事？’

“祖云：‘忤逆闻雷心胆战。’

“问：‘如何是云门宗事？’

“祖云：‘红旗闪烁阵云开。’

“问：‘如何是沩仰宗事？’

“祖云：‘断碑横古路。’

“问：‘如何是曹洞宗事？’

“祖云：‘持书不到家。’

“问：‘如何是法眼宗事？’

“祖云：‘夜巡不犯禁。’

“惟我临济门庭，全机大用，向剑刃上求人，电光中垂手。倘遇俊流，不留朕迹，掀翻露布，截断葛藤，当轩宝剑，覩面呈堂，滯壳迷封，不堪种草。且如何是临济下事？”振威一喝，下座。

## 福建鼓山与师翁莲公老人起龛法语

问讯云：“稽首莲公，逍遥真空。化缘已毕，撒手知终。特来奉送，聊表寸衷。福缘幸遇，海众欣逢。弹指楼阁，极乐感通。趺坐金台，昙花葱珑。眼盖乾坤，网树成丛。耳纳三界，妙音和融。鼻孔撩天，大地金容。唇沾八德，舌覆三千。清净圆满，安乐绵延。疑怀顿解，息意忘缘。根根互用，头头皆玄。圆陀陀地，光烁烁然。南北一体，东西相连。出没隐显，纵横盘旋。自性弥陀，净土心传。

“虽然如是，毕竟动步一句，又怎么成全？”良久云：“妙湛精明

独露身，泥牛入海没踪痕。云池雪冷横天宇（师号云池），一念能生不染尘。”良久云：“起！”

## 鼓山入塔

执杖云：“实际源流一体，出没隐显随机。时至因缘感格，千江印月如斯。幸遇良辰，大吉大利。恭维祖翁，乘大悲愿轮，应化随机，人天普利。法席遍施于华夏，慈云弥布于南畿。住持广福宫，秉承圆通之仁慈；创建极乐寺，引导净土之始基。群众沾恩，培植菩提。植此良因，利益无涯矣！大事毕功，敛光湛寂，了了虚灵，常乐我净。同参仰慕之至，难忘纪念。择地于白云峰下，石鼓山中，灵祖留下，为古寺基，名曰华严。花上涌出无缝浮图，八面锦秀，最妙第一。亥山已向，兼乾丁亥分金。四界分明，护神围绕。今朝敬奉莲公老人居此胜幢，一切时中，吉祥如意！”

## 鼓山塔铭

“稽首莲长老，郁郁涌泉中。主持石鼓南山刹，慨然焕发一枝红。飞锡槟榔鹤山顶，创辟极乐法王宫。赴阙九重纶音降，两奉龙藏护法功。永永如是不辞劳，闽海南洋记行踪。妙契密用如如意，随缘堪作道场隆。对机施法妙，信手屈词锋。继席导生毕，解脱去从容。奉供浮图里，华严香远秣。敛寂虽无语，谷响音自洪。生死阿谁说，浩气贯长虹。铭此告来者，临风听晚钟。”

## 槟榔屿极乐寺入塔

登位拈香云：“祖翁创修无缝塔，天龙拱护闾婆歌。拈起槟榔为妙供，海湛波澄赵州茶。四时松柏长青树，乌猿献果鸟衔花。

今奉先师入祖位，岁岁常开优昙钵。掩圻。”

## 南洋槟榔屿鹤山极乐寺塔铭

清轻者升，骸骨委地。建斯浮图，永作表记。  
鼓山主人，洞宗哲嗣。浪游四方，槟榔萍寄。  
住观音亭，创极乐寺。赴阙九重，颁经赐紫。  
绍祖踞床，逢人唾尔。不会拈钳，批面拂子。  
佛尚假名，何名可指？廓然无圣，谁会斯旨？  
问道何为，搬砖弄斧。要来便来，不劳分割。  
要去便去，成佛作祖。抛下皮囊，埋藏荒坞。  
莫道无言，声震金鼓。生即无生，死亦如吐。  
铭示来者，谁绍祖武。

## 槟榔屿妙莲师祖塔前拈香法语

拈香云：“此一瓣香，非从天降，不假地长。”

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六处收不得，遍界不曾藏。”再拈香云：“非空非色，不短不长。爇向炉中，耑申供养。法身无出没，悲愿示行藏。恭维白云堂上，因寂光师祖，涌泉发秀，极乐启祥。仙鹤山头悬慧日，六道无常悟真常。（裔孙）古岩，自滇池远道还乡，拖带千山泥水，历览几处炎凉。清风满袖，冷月如霜。罗太虚以作供，即法界以为觞。伏愿出那伽定，来飧来尝。佑我后人，枝叶流芳。咄！灯传古佛家声远，宗演上乘世泽长。”

## 鸡足山天柱峰重建楞严宝塔安顶请说法

执如意云：“今日省主席龙公，不忘灵山咐嘱，拥护法门，发起



重修鸡足山楞严宝塔。功德圆满安顶，特请山僧祝愿：吉祥如意。浮图再造，多宝独露。大佛顶楞严王，充满乾坤。释迦现大慈威，妙转法轮。道场严净，三变净土。缙素云集，何异十方分身。风鸣万窍，如来宣说楞严。鸟噪千林，宝塔铃声赞妙。古今一际，凡圣同源。体用一如，因果一法。灵山一会，俨然未散也！更看巍巍宝顶，高踞七级之巅。灿灿金光，遍照普天之下。直使有眼者见，有耳者闻，有心者知，有口者说，乃至童子嬉戏，散心念佛，以及合郡官绅士庶，男女老幼，施食施财，搬砖运土。凡于此塔，举一念，拾一钱，用一力者，皆在如来授记中，不特人天胜福而已。诸仁者还信么？”良久云：“佛言‘我不敢轻于汝等，汝等皆当作佛’。”

## 八角庵德安请上堂

举《华严》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惟心造。’只如一心不乱，即是如来住世；一念散乱，即是诸佛涅槃。更有离心意识参，绝凡圣路学。如此会得，亦无如来住世，亦无诸佛涅槃。”以杖作钓势云：“有超群出格者么？直钓金鳞翻巨浪，岂容蛙步辗泥沙？”

## 广福寺解制法语

举拄杖云：“只这一物，解结同时。”复卓一卓云：“且道解得这个么？若向这里缙素分明，不劳寸步，坐致太平。其或未然，且听山僧葛藤露布，乃是九旬圆满，三月期完。横飞宝剑，竖亚眉锋，建大法幢，辉天鉴地。”喝一喝云：“金刚王宝剑，踞地狮子，探竿影草，都在这里。”复喝一喝云：“惟有一喝不作一喝用。千钧之弩，岂为鼯鼠而发机？众中还有不顾性命者么？”

问：“结制事如何？”

师云：“无绳自缚。”

进云：“解制后如何？”

师云：“一刀两断。”

进云：“有结不解时如何？”

师打云：“不是冤家不聚头。”

问：“寒暑到时如何回避？”

师云：“松风泉石好歌音。”

问：“如何是无寒暑处？”

师打云：“不快漆桶。”

问：“如何是解制的句？”

师云：“殿阁疏钟。”

进云：“恁么则金鳞透网去也？”

师云：“痴人犹戾夜塘水。”

乃云：“禅和子，解牧牛，一笛横吹得自由。草鞋踏破青山月，万里无云秋夜秋。”

## 岁朝寓极乐寺监院意通、慈恩、福慧等请上堂法语

僧问：“如何是进门的句？”

师云：“跨船舷三十棒。”

问：“如何是门外句？”

师云：“处处杨花逐雨飞。”

问：“如何是门里的句？”

师云：“脚跟未动寻知己。”

乃云：“元旦风和，春来花发。问答分明，选佛上首。”下座。

## 佛诞上堂

“轮王雨露恩光普，泉石山林乐太平。今日泥牛狮子吼，普天匝地睹明星。”卓杖云：“且道泥牛狮子作么生相见？”

有僧一喝。

师云：“勘破了也。”

问：“报恩一句，作么生道？”

师云：“一条辣棒。”

进云：“即今辘。”

师云：“打折驴腰。”

僧一喝。师便打。

问：“如何是照？”

师云：“晴空瑞气新。”

问：“如何是用？”

师云：“独步耀乾坤。”

问：“如何是照用同时？”

师云：“峰头挂白云。”

问：“如何是照用不同时？”

师云：“春秋令自行。”

乃云：“问处分明，答处不知。抛钩掷钓，顾鉴相依。头头显露，物物提持。秤锤有准，星点无疑。共转法轮，凡圣咸宜。”

## 大悲禅院监院寂明请上堂

举临济云：“‘沿流不止问如何，真照无边说似他。离相离名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须磨。’试问众中有识得吹毛剑者么？”

僧问：“如何是函盖乾坤句？”

师云：“昨夜金乌穿市过。”

问：“如何是截断众流句？”

师云：“今朝一剑倚长天。”

问：“如何是随波逐浪句。”

师云：“芦花飞去蝶空旋。”

复举《圆通颂》云：“‘圆通不开生药铺，单单只卖死猫头。不知那个无私算，吃着通身冷汗流。’山僧即不然，‘幻游开的生药铺，单单不挂死猫头。有人问着无情棒，打得通身血溅流’。”

## 龙华寺监院圆通请上堂

“长空掣电，大地生光。这个不涉万缘，撑天柱地，更有横拈倒弄，皆成文章。如来禅，祖师禅，飞花逐浪。向上事，向下事，捏目苍黄。惟有衲僧没事干，绿水清波把钓竿。”

以杖作钓势云：“众中还有透网金鳞么？”

僧出问：“莲花未出水时如何？”

师云：“香洁洁。”

问：“已出水时如何？”

师云：“红滴滴。”

问：“出与未出时如何？”

师云：“白云片片水潺潺。”

乃云：“拄杖子，衲僧头，当机一棒，花落水流。”掷拄杖下座。

## 灵山寺上堂

“夏日已临，炎暑逼人。诸仁者！遍体汗淋淋，忽然风雨齐来，通身转变冷冰冰。且道汗淋淋时是？冷冰冰时是？要道两者皆是，衲侬禅和；若道两俱不是，开眼死汉。若其不然，何不体会，

风云雷雨，震动虚空？且道虚空能为风云雷雨震动否？虚空尚且如是，妙心何能与时迁移？既不迁移，且道妙心落在何处？若然会得，一滴墨水，两处龙飞。”

【民国九年庚申，滇帅唐继尧请住昆明碧鸡山华亭峰华亭寺，九月十九进院。】

## 进院法语

（是时空中满布彩云，众赞稀有。）至山门以拄杖指门云：

彩云满布碧鸡山，秋日华亭秀色间。

楼阁门开弹指事，昆明湖上万人看。

## 弥勒殿云

踏尽溪山到此中，十方谁识主人翁？

打开布袋缘何事？四相皆空一笑融。展拜。

## 韦驮殿云

降魔宝杵显悲心，护法三洲愿力深。

欲悉将军尽面目，眉横八彩目横参。展拜。

## 伽蓝殿云

秋枫红叶晓霜严，赫赫神光好护禅。

清净伽蓝凭愿力，祛尘时拂紫龙髯。展拜。

## 大殿云

拄杖蹊跳显雄风，椽瓦萧疏四壁通。  
黄面瞿昙非着相，灰形魔怪尽潜踪。  
道场水月空留影，佛事荆林隔晚钟。  
大道无私容瓦砾，不除秋草听鸣蛩。

举起如意云：

昆明湖底月玲珑，金马嘶风矫似龙。  
更有碧鸡啼到晓，万灵拱护法王宫。展具九拜。

## 众护法设斋请上堂

至法座前，以杖指法座云：

巍巍法王座，济济护法轮。  
不辞熏沐意，未献野人芹。

遂升座，拈香云：“此一瓣香，起日月之光华，夺山川之秀丽。爇向炉中，专申供养。……用酬得戒法乳之恩。”敛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龙象众，当观第一义。”执拂子喝一喝云：“未得十年长面壁，爱向山中伴泉石。石琴泉韵和松涛，闲到岩前拾松实。远望滇池碧万顷，高卧华亭秀峰顶。波光浴日翠云浮，青天任我娱老景。不管佛也祖也，一任呼牛呼马。明月有痕穿屋瓦，雪霰无心满床洒。受用一堂风冷清，敢云千古意分明。闲名流入人间去，多谢诸公护法情。

“诸仁者既到这里，还知此中意味么？若也知得，便可高挂钵囊，与山僧同行同坐同饮同食，耕云钓月，共唱无生曲。自然时和世泰，雨顺风调。其或想变随情，浮沉逐物，山僧有拙偈相赠：‘泉石谁同老衲盟，多劳龙象远来诚。不是山僧难共住，最难任处是

忘情。’即今斋主为因进院之庆，请法饭僧，为植福延龄。且道庆赞一句作恁么道？”良久云：“法法不隐藏，今古露堂堂。任把钓竿垂钓饵，漏网吞舟自远扬。”上首白椎云：“谛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交杖下座。

【民国九年于昆明圆通寺建水陆道场】

## 上 堂

以杖指座云：

五云瑞景映城头，叠翠拖红掩书楼。

金马碧鸡悼忠节，昆明湖上月如钩。

喝一喝，升座。拈香云：“今日为联帅唐公及诸大檀那作法王之金汤，悯众生之苦恼，尤念六道群灵，古今战士，水火毒横，种种伤亡幽魂等类（特颁训令）。遵依梁皇仪轨，诚建冥阳水陆普度大斋九昼夜。备种种庄严，设种种妙供，供养三宝。云集缙流，转诵三藏秘典真诠。仁慈斋戒，济贫赦狱，断屠放生，恁兹众善，以利苍生。伏愿干戈永息，征马解鞍，四海清宁，工商乐业，士庶祯祥。虚云奉请（率请）禅德僧侣，克尽真诚，登斯法座，举扬宗乘、诸佛奥旨。且道诸佛奥旨如何举扬？”

作圈相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只如一心不生，即是诸佛住世；一念忘照，即是诸佛涅槃。直向离心意识参，绝凡圣路学。如斯会得，有甚诸佛住世、涅槃。能契合，则圣凡幽显，动植飞潜，咸仗良因，均沾妙利，共享升平。当此之时，功圆果满，事遍理周。直下无私一句恁么道？”卓杖云：“化扬汤网山川外，同庆尧天雨露中。”

## 上 堂(云栖寺)

“负债酬劳，业缘未毕；鸡山偿罢，又入云栖。”以杖作“○”相云：“这个还有许多般事么？”喝一喝云：“逢场作戏似云流，水月随缘尚未休。一念动经无量劫，普贤行愿善财酬。本师恩德尤难报，祖席传承不断流。草木有知怀雨露，丘陵泉石结良俦。”悬杖云：“这个是无情说法，如何是结良俦的消息？还有见闻者么？有即请出相见。”久之乃云：“若无，请拄杖子报告。”卓杖云：“三月桃花红似火，杜鹃啼血不相干。”

## 上 堂(一)

举香严老人云：“‘我有一机，瞬目视伊。若人不会，别唤沙弥。’云上座亦有一颂，颂云：‘拄杖横身合时节，佛魔蓦头棒出血。若问祖师西来意，万里无人一条铁。’”顾左右云：“不是龙门鲤，徒劳遭点额。今有善信请法，即今作恁么道？”良久云：“扬眉瞬目，鼓腹讴歌，杖头会说，不要啰嗦。”

## 上 堂(二)

“明明百草头，明明祖师意。于他未尝同，于我未尝异。若只这便是，当头触忌讳。若只这不是，甚处能藏避。”

“所以道无是无非，不即不离。三世诸佛，同宣此义。敢问诸人，且道毕竟是什么义？”良久云：“向下文长，付在来日。即今为护法事作恁么道？来日来日，秘密秘密。”下座。



## 上 堂(三)

几经兴废没山坡，沧海桑田变幻多。

名与残碑相契合，依旧云栖供佛陀。

“众兄弟，本寺今名‘云栖’，与旧名‘云栖’，是同是别？天布彩云，地涌青莲，又有何奇特？”良久云：“华亭峰下懒行游，开尽芙蓉已暮秋。眼底滇池五百里，几人收尽豁双眸。——参！”

按：九月十九日，合省官绅送进院，空中满现彩云五色。后将华亭寺改名云栖，因修寺挖出古碑，亦名“云栖”。

## 诞日众居士请上堂

问：“昨夜西山雨倾盆，今朝古柏又重新。且道什么人境界？”

师云：“老僧有口不会说法。”

进云：“阳春白雪古难酬，请和尚亲唱一曲。”

师云：“无耳解知音。”

进云：“恁么则西峰云秀，昆湖生光？”

师云：“也不消得。”

乃云：“木马驰驱旧战场，铁牛耕地苦忙忙。分明寄与知音者，万古西山日影长。”喝一喝下座。

## 诞日德明西堂请上堂

升座，举：“百丈侍马祖行次，见一群野鸭子，祖问：‘是什么？’

“丈云：‘野鸭子。’

“祖曰：‘何处去也？’

“丈云：‘飞过去也！’祖扭丈鼻，负痛失声。

“祖曰：‘又道飞过去也！’丈乃大悟，回堂痛哭。同寮友问曰：‘想父母耶？’曰：‘无。’曰：‘为什么哭？’曰：‘你问和尚去。’

“友问祖曰：‘海侍者从和尚游山，回寮大哭，不知何意？’祖曰：‘你问他自知道悟也。’丈听得欣然大笑。

“友曰：‘你才大哭，因何又笑？’

“丈曰：‘适才大哭，如今又笑。’三日后，百丈再参次，祖目顾绳床角拂子。丈曰：‘即此用，离此用。’

“祖曰：‘你向后开两片皮，将何为人？’丈取拂子竖起。祖曰：‘即此用，离此用。’丈即挂拂子于旧处。祖震威一喝，百丈三日耳聋，所谓百丈得大机。后黄檗闻举，不觉吐舌，故得大用。痛打临济，棒下安心。立玄要，分宾主，显照用，析料拣，深入堂奥，千古不移。众中有能翻此案者么？出来与柱杖相见。

“时膺西堂才出，师便喝，膺亦喝。师即打，膺又喝。

“师云：‘我也喝，你也喝，毕竟意作么生？’

“膺作礼。

“师云：‘灵龟曳尾，拖泥带水。’

“问：‘如何是指天指地的消息？’

“师云：‘心粗胆大口多疏。’

“进云：‘父母未生时指个什么？’

“师便打。

“问：‘生死即不问，向上事如何？’

“师云：‘一条柱杖搅天长。’

“进曰：‘今日。’

“师云：‘齰声未断日头红。’

“进云：‘恁么，则天下太平去也？’

“师打云：‘莫道无事好。’

“乃云：‘临济棒下无生忍，百丈临机不见师。若问今朝端的意，山前石像解生儿。’”

## 起 七

“戒期堂中修静七，笑坏诸方老古锥。不合如来威仪法，金刚脑后痛下锥。香板摘出虚空髓，蒲团压倒优波离。守戒不许执持犯，似听孤猿月下啼。”以香板点地云：“起！”

## 解 七

“结七惟究心地法，悟明心地便解七。结解从来无同异，古今悟迷岂有歧？凡圣一条路，生佛本同侪。竹箴无所事，心空及第归。”以竹箴一举云：“解！”

## 上 堂

“若论第一义，有口也难宣。未出方丈室，早已错在前。即今登上座，也只得将错就错，暂假柱杖子通个方便，且道如何是方便？”以杖画“○”相云：“揭谛揭谛，娑婆诃，此事从来漏泄多。庭前柏树千古秀，台山蓦直老婆婆。作法辛勤无别事，夜为诸子洗忏摩。休戈共庆尧天日，四海同唱太平歌。”

“今因新戒请法，祈净三业，且道三业作么净？”良久云：“莫把是非来问我，浮生穿凿不相干。”交柱杖下座。

## 师诞日上堂(云栖寺)

问：“白龙洞里金波涌，华亭峰顶紫云腾，为瑞为祥即不问，仰申庆祝事如何？”

师云：“外扬家丑。”

进云：“只如四众临筵，侧耳雷音，未审向上宗乘，作么指示？”

师云：“破粪箕，秃扫帚。”

进云：“古径无人跨脚来，招提下跨又如何？”

师云：“缩却头，伸出手。”

进云：“与么，则碧鸡一枝重拈出，声光即是育王城。”

师云：“落霞孤鹜，秋水长天。”

问：“昔日僧问赵州和尚春秋几何，州云‘苏州有’，意作么生？”

师云：“滇南也有。”

进云：“昔日赵州，今日和尚。”

师云：“驴腮对马嘴。”

问：“秋风绽黄菊，秋水绝点瑕。彩云空中现，宝掌寿无涯。师登宝座，说甚法要？”

师云：“舌在口里。”

进云：“恁么则谈玄口不开？”

师云：“闷煞闍黎。”

进云：“今日忽闻狮子吼，阶前顽石亦点头。”

师云：“卖宝遇着瞎波斯。”

问：“三星拱照，五福临筵，如何是福？”

师云：“坐的坐，立的立。”

进云：“如何是禄？”

师云：“钵盂朝天，拄杖壁立。”

进云：“如何是寿？”

师云：“山僧今年八十七，逢人切莫说八九。”

僧各礼拜。

师乃云：“缩却头，伸出手，无端特地扬家丑。行年刚到八十七，逢人莫唤作八九。任他苏州有，滇池有，是破粪箕，秃扫帚。说甚三星临筵，五家宗旨？果能湖海不污，自然金波浩渺。如何

侧耳雷音，未免驴腮马嘴。诸昆仲知不知？孤鹜落霞，长天秋水。”

## 上 堂(云栖寺)

举：“洛浦久为临济侍者，一日辞去，济以拄杖画一画云：‘过得这个许去。’浦一喝便行。济升座曰：‘临济门下有个赤鳃鲤鱼，摇头摆尾向南方去也！不知向谁家齑瓮里腌杀。’浦游历罢，直往夹山顶上卓庵经年。一日，夹山修书，令僧持往。浦接书便坐却，再展手索，僧无对。浦便打曰：‘归去举似和尚。’僧回举似山，山曰：‘这僧若开书，三日内必来；若不开书，斯人救不得也！’浦果三日后至夹山，不礼拜，乃当面叉手而立。山曰：‘鸡栖凤巢，非其同类，出去！’浦曰：‘自远趋风，请师一接。’山曰：‘目前无阇黎，此间无老僧。’浦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匆匆。云月是同，溪山各异。截断天下人舌头，即不无阇黎，争教无舌人解语。’浦仁思，山便打。”

师乃顾视左右云：“此是洛浦呵佛骂祖，气吞诸方，牵挽不回的手段。怎奈落在临济符谶中，向夹山齑瓮里腌杀。即今众中还有如洛浦者么？”时有僧才出，师云：“腌杀了也！”僧一喝归位。师卓拄杖云：“但愿春风齐着力，一时吹入我门来。”

## 示 众

“古人开堂接众，单为自己脚跟下有段大事因缘。终日行持，不知乘谁力用。每每说禅说道，臆见亲疏，争强辩论，难以具陈。自后勿论久参初学，不得坐在无事甲里。宜当求师抉择，勘验功夫得力不得力，相应不相应，时时检点，刻刻提撕。如或不知下落，弗许擅弄机锋，徒逞舌辩。倘有曾得个事者，更要问汝如何是

机先句？如何是当机句？如何是末后句？此三转语，是衲僧的巴鼻。众中有出格超群者，进方丈通个消息。”

## 护法王达才、梁宽净居士请上堂

执拄杖云：

人天路上福为先，供佛斋僧结胜缘。

不昧灵根求佛智，殷勤请法望宣传。

此法从来未曾失，不须向外别寻觅。

常在六门放光明，鉴地辉天无穷极。

“诸仁者识不识？包子馒头原是面，朝朝鸡向五更啼。

“今有护法居士王达才、梁宽净来山，请法设斋，供养三宝，为祈植福延龄。且道因斋庆赞一句，作恁么道？”良久云：“寒岩回暖信，花笑不萌枝。”交杖下座。

## 上 堂

新戒弟子请上堂。执杖云：“一法若有，毗卢堕在凡夫；万法若无，普贤失其境界。出有无之外，一条通天大路。须菩提解之为空，优波离持之为戒，阿闍世王获之证无根信，勇施菩萨悟之入无生忍。涅槃会上，广额屠儿，放下屠刀，道是千佛一数。善来菩萨子，依样画葫芦，即不无画成，后如何行履？牵犁拽耙气冲天，露爪张牙得人怕。呵呵！是什么语话？”振威一喝，下座。

## 除夕吃茶

“吃茶便吃茶，辞年分岁莫说他。花生到口香扑鼻，糊饼壳上

有芝麻。若作佛法商量，大众无分，全是老僧；不作佛法商量，老僧无分，全是大众。毕竟如何？——一声爆竹，几点梅花。”

## 解夏自恣普说

“南泉曾说‘捉得汾山水牯牛，山村上下任遨游。自从认得曹溪路，寒暑穿梭听自由。’

“诸仁者，自从安居结夏，九旬禁足，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瞬即过。衲子磨练身心，刻苦意志，三业清净，六和知敬。《遗教经》云：‘譬如牧牛之人，执杖视之，不令纵逸，犯人苗稼。’南泉所谓‘学人牧得一头水牯牛，随分纳些些’。但吾等初机之士，心猿意马，最难调伏。安居期内，三业失检，六和失敬，举心动念，无非是罪者。或亦有之，因迷已逐物，不自见过。又或明知故昧，言行不顾，心外驰求，不得自由自在之分。自恣仰凭大众，互相恣谏，勿悞悔改。纵宣己罪，恣僧举过，内彰无私隐，外显无瑕疵，互相砥砺，补助精修，以张我佛圣制，培植良才，成就法门大器。心游觉道，触处皆通。即今解夏一句作么生？”良久云：“一结一解寻常事，万水千山自去来。——得个什么？”

## 佛诞日上堂

佛诞日居士丁宽妙、李宽修、张宽正、蔡宽来等请师浴佛上堂。

“指天指地，为谁出气？九龙吐水，怎么回避？今朝落在幻游手里，恰似个泥塑木雕的。”

召大众云：“会么？”众出作礼。

师云：“将这说大话的小释迦，丢在东洋海底洗净，然后同泥牛石虎，跳上须弥，掉转头来，方与诸人通个消息。”乃挥拂子云：

“因地一声狮子吼，十方世界尽皈依。更有一个归不得，倒骑铁马上须弥。”

## 解制上堂

“金刚圈，栗棘蓬，拈来覩面喜相逢。不识云门干屎橛，徒劳掉棒打虚空。

“大众，诸方尽说结制有益，谁知画地为牢？山僧今日平实商量，只要诸人共知。切莫冷灰里坐却白云，直须大海中摇头摆尾。何故？嚙！堂堂无背向，步步振家声。且道今日解制有何消息？”

僧问：“结制解制，是同是别？”

师云：“鸡鸣时节五更钟。”

问：“如何是有句？”

师云：“八面起清风。”

问：“如何是无句？”

师云：“金乌海底红。”

进云：“有句无句，如藤倚树，此时如何？”

师笑云：“碧波深处结莲蓬。”

问：“学人今日不问话，和尚作么生？”

师云：“老僧不答话，汝又作么生？”

进云：“瞒某甲不得。”

师云：“瞒过不少。”

问：“以幻修幻时如何？”

师云：“袈裟一片黑。”

进云：“以幻灭幻时如何？”

师云：“尽夜有明珠。”

进云：“诸幻尽灭，又作么生？”



师打云：“一条红线手中牵。”

问：“如何是金刚圈？”

师云：“跳不出。”

问：“如何是栗棘蓬？”

师云：“吞不入。”

进云：“恁么则难以决断？”

师云：“怪老僧不得。”

乃云：“扬眉瞬目，鼓腹嘻嘻。杖头得意随方去，一曲阳春和者稀。”

## 槟榔屿极乐寺孟兰盆会众请上堂

卓柱杖云：

钵和罗饭，供养佛法僧。

延生消灾难，冥福获天生。

“今日众姓修此法会，且道这一铺功德，从什么处得来？大众知么？树大也须从地起，山高怎奈有天何。虽然如是，只如天地未分以前一着，落在什么处？”良久云：“切忌道着，珍重！”下座。

## 为宝三和尚荼毗举火

卓杖云：“三界由想有，百年成梦游。忽尔风吹劫火炽，翻然大海灭浮沤。宝上座，赋归休，透脱六处，撇开两头。云山有路平如砥，月殿无人冷似秋。”以炬作“○”相云：“烧！”

## 解制上堂

“德山棒，临济喝，时到秋来桐叶落。今朝月令更不同，杨歧

驴子三只脚。

“此四句内有一句，能纵能夺，能杀能活。若能检点分明，何劳东说西说？”

西堂出问：“娥眉女子须拖地，焦尾大虫脚指天，此是何人分上事？”

师云：“用不着。”

堂便喝。

师云：“用不着。”

堂又喝。

师云：“用不着。”

堂作女人拜。

师云：“用不着。”

堂作礼归位。

师乃云：“言言见谛，句句超宗。无情说法，拄杖成龙。其或未然，长文短颂。”卓拄杖下座。

## 岁朝上堂

问：“如何是新年佛法？”

师云：“爆竹连声响。”

“如何是旧年佛法？”

师云：“团地起春雷。”

问：“腊梅开谢事如何？”

师云：“还我核子来。”

僧无语。师便打。

乃云：“春风浩荡海天长，情与无情共举扬。独有梅花先泄漏，横枝疏影暗浮香——闻么？”

## 徐宽禧居士请上堂

“个事无形色更强，有何佛法可商量？庭前柏子连天翠，谿老拈来话柄长。”

僧问：“猛虎出洞时如何？”

师云：“狮子当轩。”

进云：“见虎不伤时如何？”

师云：“还我性命来。”

僧一喝。师便打。

问：“如何是大力白牛？”

师云：“凡圣同耕。”

进云：“收来时如何？”

师云：“穿着鼻孔。”

进云：“放去时如何？”

师云：“水草具足。”

乃云：“衲子聚满堂，春光一线长。白云飞古洞，别是一家乡。”

## 董雨苍居士请上堂

雨后晴空山色秀，紫霞终日倚长天。

不是寻常新气象，当机历历古今玄。

问：“如何是夺人不夺境？”

师云：“山寺日高僧未起。”

问：“如何是夺境不夺人？”

师云：“堂前衲子笑盈眸。”

问：“如何是人境两俱夺？”

师云：“子夜不知归何处。”

问：“如何是人境俱不夺？”

师云：“晓来又上白云楼。”

乃举：“香林曾受营中二将军供养。既久，未言一句佛法。

日问曰：‘和尚三十年来不言一字，教我如何得人？’

“林云：‘二位将军吃的是什么肉？’

“曰：‘猪肉。’

“曰：‘何不吃人肉？’

“曰：‘人肉吃不得。’

“曰：‘人肉何似猪肉？’二将军于此有省。

“这段公案，千古不磨。山僧受董檀越供养，未食猪肉，先食人肉。倘有个不甘的出来问：‘猪肉即是，人肉即是。’则向他道：‘猪肉人肉，舌头无骨，食着滋味，千足万足。’”

## 张拙仙居士请上堂

庭前老柏叶重新，古殿涵元意更深。

照得前峰添个事，山河明暗两相亲。

“且道是山门景致，是后人标榜？”

僧问：“如何是金刚王宝剑？”

师云：“动着血淋淋。”

问：“如何是踞地狮子。”

师云：“一吼万山倾。”

问：“如何是探竿影草？”

师竖拄杖云：“会么？”

问：“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

师便打。

乃云：“歌罢一场声外曲，落花流水味无生。”

## 为杭州弥陀寺智慧法师起灵罐

以杖指罐云：“这个没巴鼻，权名舍利罐。大摄尽虚空，小入微尘内。出没隐显中，荡荡观自在。去来任自由，随缘无挂碍。诸上座，是什么？噢！切忌拟议与思量，请出化城归宝所。”

### 入 塔

以如意作“○”相云：

与师别将四十年，难忘金旻一指禅。

吴越风光欣赏遍，海门曾忆了楞严。

如是幻游如是佛，如是莲台不夜天。

这个无缝光明藏，大千沙界总周圆。

“恭维智慧老法师，律净严身，行愿功满，宏法事毕，幻缘境迁。回首故乡，皓月孤悬。感众仰慕，歌颂难宣。特于无影响山中，择片无阴阳地，建斯无缝宝塔。妙峰起秀，庚山甲向，四界分明，护神围绕。今朝时吉日良，请师居此胜幢，吉祥如意，不涉春秋，人天奉献。即今入塔作怎么道？”捧灵罐送位云：“舍利送入光明幢，万古光明无尽藏。”喝一喝，退出。

### 进院法语

（民国十七年戊辰冬，海军部长兼闽主席杨树庄、前主席方声涛暨耆德保法，请住福州鼓山涌泉寺。）

入院，以柱杖指三门云：“门门洞达，路路通行。钟灵毓秀，源远流清。霹雳一声振石鼓，白云弥布乳泉鸣。”

弥勒殿云：

天上无弥勒，地下无弥勒。

蓦直路相逢，大家讳不得。礼拜。

韦驮殿云：

威灵赫赫拥山门，历经尘劫奉世尊。

普眼照破魔罗窟，宝杵摧邪辅正人。

回光瞻礼大雄觉，空花法界无喜瞋。

菩萨悲愿难酬达，僧伽蒙益永安宁。礼拜。

伽蓝殿云：

四时丰盈全赖汝，一法不周半累吾。

但得锅中常有米，何须满地尽销金？礼拜。

祖师殿云：

“六耳不同谋，证龟却成鳖。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说无法时，法法作么说。”顾左右云：“一场露泄。”礼拜。

大殿云：

“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山河大地，万象森罗，尽皆是相。作么生说个非相的道理？时难只得同香火，莫听傍人说是非。”礼拜。

入方丈室云：

“新和尚，旧法座，新旧何曾有两个？五十余年穷子归，舍父逃逝谁解错。一支圣箭射九重，熏臭鼓山成话堕。喝起狂澜水逆流，白云峰顶虚空破。”

## 上 堂(一)

到法座前立住，举请启云：“官随印转，将逐符行。恭对人天，分明剖露。”付与上首宣毕，即指法座云：“一着高一着，一步阔一步，人人自有通霄路。”遂升座，拈香毕，敛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龙象众，当观第一义！”乃云：“云上座昔年曾离此山去，千手

大悲拦不住。今朝又向此山来，优昙花向半天开。一来一去，历历分明。今日昔年，头头合辙。所以道只解旧时人，不解旧时行履处。正当恁么时，不涉来去一句，作恁么道？男崩峰顶深夜坐，天风吹送海潮来。”下座。

## 上 堂(二)

“至理无言，绝妙绝玄。向上一窍，千圣不传。诸大德，且道为什么不传？欲识个中意，北斗面南看。是以释尊掩室于摩羯，净名杜口于毗耶。空生唱无说之说，释梵无听而听。今有护法张宽因，祈求金刚光明宝戒，请法饭僧。若论此事，三世诸佛既不说，口挂壁头，山僧于此岂敢饶舌？虽然如是，实际理地，不受一尘，而建化门庭，不舍一法。所谓默时说，说时默，大施门中无壅塞。即今为法说个什么？佛法宝藏，不用思量。物物头头，毗卢放光。雄鸡半夜鸣何事？枯木花开劫外香。”

## 除 夕

僧问：“年穷岁尽如何？”

答：“梅花遍地开。”

进云：“恁么则大地回春去也？”

答：“明日向汝道。”

僧礼退。

乃云：“今夜正当除夕，山僧如何分析？懒烹露地白牛，免见倚他墙壁。虽然时节相迁，那事从无变易。”蓦召大众，众回顾。云：“各请归堂，明晨祝圣。”

## 元旦上堂

拈香祝圣毕，喝一喝云：“即此时节，便是去年今日的消息，前年今日也不出这个消息，后年今日也不越这个消息，乃至年年今日亦未离这个消息。且道这个是什么消息？”

僧出问：“如何是这个消息？”

师云：“可惜许。”

僧拟议，师便打。

问：“如何是宾中宾？”

师云：“奴见婢殷勤。”

问：“如何是宾中主？”

师云：“农夫自歌舞。”

问：“如何是主中宾？”

师云：“春和万物新。”

问：“如何是主中主？”

师云：“当轩涂毒鼓。”

进云：“宾主相见时如何？”

师云：“不是钟子期，伯牙终不抚。”

问：“如何是新年头佛法？”

师云：“满城锣鼓闹喧喧。”

“如何是旧年的佛法？”

师云：“腊梅先送一枝春。”

进云：“学人还有分也无？”

师打云：“不许夜行，投明须到。”

乃云：“一气不言含有象，万灵何处谢无私。”



## 上 堂

刘佛智居士割爱为尼，以衣具袍布施，请上堂，师升座。拈香毕，执杖云：“梦破自然开正眼，逍遥林下学无为。圆顶香沾甘露水，半肩云染福田衣。”师拈袈裟角示众云：“大众见么，此衣不从鸡足峰前传来，亦非大庾岭授得，本为善心织就，慧力裁成，明明结角罗纹，密密针锋不露；展之包罗万象，作大福田，百千万亿人天咸为瞻仰；收之则须弥倒卓，日月潜辉。九十六种外道罔测其名。若向这里担荷得去，如龙遇水，普润群生，堪绍佛祖之慧命，永作人天之眼目。虽然如是，即今佛智尼请法，为祈福慧齐增。且举五祖演和尚公案。

“僧问：‘如何是诸佛出世处？’

“祖云：‘东山水上行。’

“圆悟和尚云：‘我则不然。若有人问：如何是诸佛出世处？便向他道：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

“据此一人平坦处险峻，一人险峻处平坦。虽然二俱作家，若在鼓山又不然。忽有人问：‘如何是诸佛出世处？’未免与他劈面便掌。不惟令这僧当下知归，亦且诸佛出世有处。大众且道鼓山这么举扬，与二老是同是别？”良久云：“一把柳丝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栏杆。”交杖下座。

### 监院宗镜、居士欧阳英、庄原毫、 罗世方等请上堂法语

（民国十九年庚午春，鼓山戒期传授戒法。丹墀两铁树，一为闽王手植，一为圣国师手植，迄今千余年物也。树高寻丈，忽着花，大如盆，瓣如凤尾，众赞为希有。）

拈香祝圣毕，上首白椎云：“法筵龙象众，当观第一义。”师挥拂子云：“劣崩巍巍石鼓山，灵源湛湛白云间。通宵有路朝梵刹，石门无锁罢开关。听经龙受高僧训，喝水逆流去复还。千年铁树欣然笑，发放灵花现瑞昙。”

僧问：“劣崩峰顶即不问，铁树花开事若何？”

师云：“杖头悬日月。”

进云：“如何是诸佛导师？”

师云：“午夜睹明星。”

进云：“虚空界尽，凡圣路绝，更求指示！”

师便打。

进云：“一棒彻底请师征。”

师云：“如何是彻底处？”

僧喝。

师云：“再喝看！”

僧作礼。

师云：“速退三千里。”

问：“窟中狮子如何翻身？”

师云：“野干不会。”

进云：“哮吼一声天地彻。”

师云：“也跳不出。”

僧便喝。师打。

问：“离四句，绝百非，向何处参究？”

师云：“这里不许念篇章。”良久又云：“不许你念我念——千年铁树始开花，玉瓣金盘映晚霞。为问法筵龙象众，国师今日又还家。”白椎云：“谛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交杖下座。

## 新戒观本请上堂

以杖指法座云：“唤作法座则触，不唤作法座则背。毕竟唤作

什么？狮子窟中狮子吼，象王行处象王威。若是脚跟点地汉，何妨信步即登临？”升座拈香祝圣毕，执拄杖云：“虚空昨夜笑无休，无蒂花开铁树头。不是目前春富贵，报君莫向外追求。世尊拈出饮光笑，笑破根尘火里沤。火里沤，千百妙义一时酬，无作功勋无劣优。大冶精金飞片雪，究竟无起亦无收。

“所以尽大地是个戒堂，遍尘刹是个期会，何曾有结有解？但于静动照顾眉毛，无令散失。从此一去，观山玩水，也是在期场，迎宾待客也是在期场，应事接物也是在期场，乃至静闹闲忙也是在期场。但只要你诸人时时提携，默默返照，直到钻木出火，自然握土成金。若到这个田地，方得自由自在，不负十方聚会，海众咸臻，长连床上装模作样，受尽辛苦，必定求个什么？手执夜明符，几个本天晓。今有新戒观本，宏誓为祈妙戒，了证三空。即今妙戒作恁么？”良久云：“龙门无俗客，凤阁有朝臣。”交杖下座。

## 上 堂

（民国二十二年癸酉，在鼓山新筑放生园落成时对群生说法。）

执杖云：“放生园事今落成，慰汝群生好栖身。善信崇佛与慈济，三坛施处智悲融。了知法界平等觉，贪瞋痴爱性圆明。念异十恶从心起，心忘罪灭万法空。”以拄杖作圆相云：“如是会得，不坏假名。羽介鳞毛，十二类生，苦乐三途，在处无碍。四圣六凡，何有阶级？当下忘怀，福罪虚融。一念廓然，三际顿断。千差万别，无非圆通。所以二十二祖摩拏那尊者偈曰：‘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幽。随流认得性，无喜亦无忧。’虽然如是，且道这个无忧喜的，作恁么剖判？”良久云：“尘尘极乐，念念弥陀。”

## 为广东心兰师封龕

执封条打“○”相云：“恭维圆寂比丘心兰大师封龕之辰。即今封龕作恁么道？行来粤海与闽山，芒鞋踏破得心安。要知个中藏身处，佛祖难将正眼观。”

起龕，以杖指龕云：“耆衲心兰大师细听——广东恁么来？罗浮山月任徘徊。闽海恁么去？石鼓雷轰云归去。灵源洞里莫暂停，无生路路有休处。铁笛一声归去来，雪花飘落冷如梅。虽然如是，且道无生路在什么处？”以杖指云：“蓦直去。”

## 为慈舟法师封关

执封条云：“拈一放一，未曾深说。离一宽一，关主辨晰。辨得主中主，关中别有天。今有护法深信个事，恭逢弥陀如来圣诞，请慈老法师掩关。仗此功勋，回向四恩三有，同出苦轮；兵革消除，民安物阜。现前大众增福延寿，永获祯祥。封关作恁么道？”良久云：“百千万亿佛，都向此中来。待得三年后，莲花处处开。”以杖指云：“封！”

## 解 制

升座，卓杖震威一喝云：

五七不是三十五，六六还成三十六。

若能掀翻窠臼，方才不与佛祖伍。

“昔日洞山解制，则道：‘夏末秋初，兄弟们东去西去，直向万里无寸草处去。只如万里无寸草，作么生去？’有僧举似石霜，霜云：‘有人下语否？’僧云：‘无。’霜云：‘何不道出门便是草？’僧回

举似洞山。山云：‘浏阳乃有古佛耶！’

“今日解制，也须依样画葫芦，只如万里无寸草，诸人作么生去？试请勘看。如若会得，不须上去下来，辛苦多日。其或未然，依旧烦他拄杖子道去也。万里无寸草，夜半看天晓。何处不伤生？虚空入尘小。二俱都不摄，兼带玄猷了。应时解制又作么生？”久云：“一元回复新开泰，万汇森然见本真。”交杖下座。

## 除 夕

岩石积经霜迸裂，庭梅叠压雪凋残。

人生百岁终何用，此道谁能着眼看？

“若有个念兹在兹者，出来道看？”久之无人，乃云：“今年除岁也恁么，旧年除岁也恁么，明年除岁也恁么，直饶你除到眼光落地，四大分张，也只是恁么。老僧数十年来参之究之，研之穷之，犹是恁么。大众又作么生？此事要实悟、实行、实证、实践始得到这里。如果拄杖子踉跳出来道‘今夜是什么时节，说这些牵牵蔓蔓话？不见道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蓦喝一喝云：“也是牵蔓说话。毕竟直截一句如何道？”召大众云：“各个归堂吃茶去，侍者执下拄杖子。”

## 苏州萧振南居士请上堂

僧问：“昨日商君来报道，满耳秋声一夜闻。”

师云：“莫乱传。”

进云：“有眼不见，有耳不闻。”

师云：“却是盲聋汉。”

进云：“瞞学人一点不得。”

师云：“又道不见不闻。”

进云：“谁人知此意，令我忆南泉。”

师云：“果然乱传。”

问：“玉蕊金丝承露盘，彩鸾飞入五云端。华藏世界人人具，楼阁全开事何如？”

师云：“且立门外。”

进云：“今日萧居士预修请法，未审得何利益？”

师云：“雅韵出一时。”

进云：“恁么则苍松翠柏年年秀，喝水灵源日日流？”

师云：“非关你事。”

问：“堂前桂树，满院清香，未审意旨如何？”

师云：“触着阍黎鼻孔。”

进云：“学人无鼻孔。”

师云：“清香何处闻？”

进云：“大家皆知。”

师云：“以何为验？”

僧展两手。

师云：“哪里学这虚头来。”

进云：“只许学人知，不许学人会，又作么生？”

师云：“三十棒自领出去。”

进云：“痛彻骨髓。”

师便打。

问：“劣崩峰悬毒鼓，未审谁人挝得？”

师云：“山僧不打。”

进云：“为甚今日上堂？”

师云：“子且还我萝卜钱，然后老僧还子青菜价。”

进云：“因什么不打？”

师云：“罕遇知音。”

进云：“满堂尽是仙陀客，何必临风唱鹧鸪？”

师云：“水浅无鱼，徒劳下钓。”

僧各礼拜归位。

师乃云：“木樨花正发，山谷谒晦翁。鼻孔撩天处，杲日正当空。雅韵出一时，千载传真风。”

遂举：“富郑公初秋闻雷偈云：‘默坐公堂虚隐几，心源不动湛如水。一声霹雳顶门开，始识从前自家底。’又秦国夫人计氏看经有省，偈云：‘尽日看经文，犹如旧识人。莫言频有碍，一举一回新。’”

师云：“没量大人，踏着自家影子，未免肝胆向人。虽然如是，总是这边事，如何是那边事？鸳鸯绣出从君看，未许金针度与人。”

## 圆戒上堂

“佛子受佛戒，即入诸佛位。位同大觉已，即是真佛子。瞿昙老汉恁么说话，面皮厚多少？沙弥十戒，比丘二百五十支，菩萨三聚十重四十八轻。”乃卓拄杖云：“被山僧一卓粉碎了也！说甚止恶防非，开遮持犯，白四羯磨，全体戒定慧。这里见得彻，把得住，便是澄潭月影，静夜钟声，随叩击以无亏，触波澜而不散。于通宵路上，也许上座随分走些。若是鼓山泼天门户，未许上座攀仰在。不见道，石门壁立青霄，飞鸢莫度云汉。”

## 监院善欽宝月请上堂

举：“保寿会下监院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寿云：‘汝向后儿孙满天下去在。’如是三年为监院。每每问道，寿尝示云：‘汝向后儿孙满天下去在。’日久心中未明，亦不改志。一夜遇寿巡夜，乃挽住云：‘今日若不为某甲说，即打和尚去在。’寿云：‘汝知这般事便休。’院主于言下大悟。前保寿退居，请院主住持。保寿才登

座，拈香毕，三圣即推出一僧，寿便打，圣云：‘与么为人，非但瞎着这僧眼，瞎着镇州一城人眼在。’寿便归方丈。”

师乃竖拂云：“今日山僧亦为诸人拈椎竖拂，且道瞎着多少人眼？”喝一喝，下座。

### 诞日解制上堂

师打“○”相云：“大众见么，正是未离兜率，已降皇宫；未出母胎，度生已毕。”卓拄杖云：“于此会得，何劳解结？倘或未然，山僧打开布袋去也！”

复云：“啰哩啰哩。”

僧问：“和尚未生时如何？”

师云：“天高地厚。”

进云：“生后如何？”

师云：“遍界光辉。”

问：“如何是句到意不到？”

师云：“箫管楼台声细细。”

问：“如何是意到句不到？”

师云：“游蜂空醉五湖春。”

问：“如何是句意一齐到？”

师云：“西湖桃李春三月，看破枝头别有香。”

乃云：“常年一个主人公，刻刻提撕莫放空。等闲摸着眉毛角，元来鼻孔也相逢。”

### 马金墀居士请上堂

僧问：“如何是过去的佛？”

师默然。



问：“如何是现在的佛？”

师竖拂云：“会么？”

问：“如何是未来佛？”

师云：“莫妄想！”

问：“赵州到二庵主处，问：‘有么？有么？’二庵主一般竖掌。为什么肯一不肯一？”

师云：“多嘴阿师。”

僧作礼，师便打。

乃举临济示学人云：“沿流不止问如何？真照无边说似他。离相离名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须磨。”挥拂子，顾大众云：“会么？”又喝一喝云：“吹毛剑下无知己，惹得山僧特地呈。”下座。

## 起 七

“七期昼夜忙，踏破威音王。东西无辨处，南北岂商量？”举香板云：“会得同受用，齐登选佛场。”以香板卓地云：“起！”

## 结制上堂

师云：“一击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敢问众中有不堕悄然机者么？”

首座出问：“和尚未出方丈，早已漏逗。复来升座，更有什么指示？”

师云：“堂前鼓冬冬。”

进云：“恁么寻声逐响去也？”

师云：“有耳不许通消息。”

进云：“还有向上事也无。”

师云：“觑面谁不见。”

进云：“恁么则不堕在不疑之地？”

师云：“只为人前多个事。”

进云：“这事且置，祝愿一句作恁么道？”

师云：“聋人侧耳听。”

座作礼云：“大众证盟。”

师打云：“一曲还他贺太平。”

乃举：“石巩藏禅师，曾为四品将军，膂力过人，尝以弋猎为事。一日逐群鹿，过马祖庵前，问祖见鹿否。

“祖曰：‘汝是何人？’

“曰：‘猎者。’

“祖曰：‘汝解射否？’

“曰：‘解射。’

“祖曰：‘一箭射几个？’

“曰：‘一箭一个。’

“祖曰：‘汝不解射？’

“猎者曰：‘你解射否？’

“祖曰：‘解。’

“曰：‘你一箭射多少？’

“祖曰：‘我一箭射一群。’

“曰：‘彼此是生命，何用射他一群？’

“祖曰：‘汝既知此，何不自射？’

“曰：‘若教某自射，则无下手处。’

“祖曰：‘这汉历劫无明烦恼，一时顿息。’遂投祖出家，更名‘惠藏’。后来出家，常驾一张弓，两枝箭，凡见学人，便云‘看箭’！”

师云：“石巩习气未除，山僧随例起倒。”

以拂子作张弓势云：“看箭！”西堂维那一齐下喝。师云：“一箭落双雕。”

## 隆明隆和请上堂

“昨夜文殊起佛见法见，被山僧贬向二铁围山，所供是实。何故？不向佛求、不向法求、不向僧求，应当如是。”挥拂子云：“见么？”喝一喝云：“闻么？万籁有声闻不得，寒岩无耳却知音。”

僧问：“如何是内不放出？”

师云：“春前不用花枝巧。”

进云：“外不放入时如何？”

师云：“雨后随他色色新。”

僧拟议。

师打云：“蟠桃已熟三千岁，跛鳖难逢劫外春。”

问：“脚跟未稳时如何？”

师云：“是谁起倒。”

僧退后。

师打云：“汝脚跟在什么处？”

僧无语，师又打。

乃云：“盘山道向上一路，千圣不传。慈明道向上一路，千圣不然。山僧道向上一路，无舌能宣。且道是同是别？”喝一喝，下座。

## 小 参

僧问：“虎未出林时如何？”

师作吼声。

进云：“狮子出洞又作么生？”

师云：“性命也不顾。”

僧无语，师便打。

问：“如何是未问的句？”

师云：“速道，速道。”

问：“如何是已问的句？”

师云：“声震如雷。”

进云：“学人不问，作么生道？”

师云：“毒气深厚。”

僧拟议，师便打。

问：“如何是剃头人？”

师云：“出家俗汉。”

进云：“未剃头时如何？”

师云：“在家道人。”

进云：“百尺竿头作么进步？”

师震威一喝。

乃云：“年年五月五，家家悬艾虎。搭着嘴唇皮，毒气连珠吐。大家还知吐不尽的么？”时有鸡鸣一声，师云：“羽毛异类解当机，助我佳音一曲奇。直下翻身超现量，翀霄还是凤凰儿。”

茶次，师问参头：“灵云见桃花悟道，为什么玄沙不肯他？”

进云：“玄沙具眼。”

师云：“具个什么眼？”

进云：“瞎！”

师打云：“为汝点开。”

僧云：“枯木倚寒岩，婆子为甚烧庵？”

师云：“死汉。”

进云：“学人则不然。”

师云：“你作么生？”

进云：“冷饭不充明君膳。”

师云：“重修庵室又如何？”

进云：“王登宝殿，野老讴歌。”

师云：“婆子与老僧，是同是别？”

僧掩耳，师唤侍者，分明记取。

【民国二十三年由福州鼓山到粤】

## 南华寺进院升座法语

（八月初二日闾郡官绅士庶送入曹溪，是日适祖师诞日，进香夹道缙素万人。）

初到曹溪门，以柱杖点云：“南柯一梦到曹溪，天涯穷子今来归。今日有无权且置，呼为明镜尚成非。黄梅夜半传衣钵，堂堂千古放光辉。入室儿孙谁继武，灯灯相续显灵威。”

至宝林门，以柱杖指云：“明明曹溪路，宝林门洞开。十方禅和子，悠悠任去来。达此逍遥境，清虚绝尘埃。法界匪中边，一门众妙咳。”

弥勒殿，云：“大腹便便笑呵呵，大千沙界雨芬陀。不离布袋乾坤大，三会龙华补佛陀。”展拜。

韦驮殿，云：“三洲感应现童真，降魔伏丑具威神。咦！灵山咐嘱犹留耳，赫赫将军护法身。”展拜。

五祖殿，云：“东土传承，一花五叶。北秀南能，枝枝叶叶。”展拜。

六祖殿，拈香云：“年年二八八二日，现出空中飞鸟迹。虽然遍界不曾藏，离娄窥测不能及。毕竟如何委悉呵。”烧香云：“今日分明指示。”

憨山大师座前，拈香云：“海内无敌手，鼓山是对头。一回思忆著，令人恨不休。为什么不休？”召大众云：“两个泥牛斗入海，一度拈香一度愁。”再上香云：“今德清，古德清，今古相逢换了形。法运兴衰听时节，入林入草不曾停。”展拜。

大殿，拈香云：“娑婆教主，义阐无生。甚深妙法，谁佛谁生？”展拜。

入方丈，云：“入先德之堂，登先祖之座。横按镢，全提正令。此是历代祖师宏法利生之处，今日不肖到来，又作么生？”弹指三下云：“弹指圆成八万门，一超直入如来地。”展拜。

法堂，以拄杖指法座，云：“巍巍宝座，祖祖相传。头头无碍，法法皆玄。当阳头出，挤攀回绝。铁眼铜睛，仰之不及。山僧到来，有甚奇特？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以拄杖一指，云：“升！”升座拈香云：“此一瓣香，不从天降，岂属地生？爇向炉中，耑申供养本师释迦牟尼佛及一切诸佛诸大菩萨、西天东土历代祖师、本寺开山智药尊者、六祖大师、中兴继位诸老和尚，伏愿佛日增辉，法轮常转……”敛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龙象众，当观第一义。”执杖云：“大事分明无一法，因缘未了又多端。憨山去后来今我，古刹重兴赖众缘。”

“本寺是从智药尊者开山，讫后一百七十年，有大圣人来此说法度人，成圣者数多如林，故名‘宝林’。至我六祖来开化至今千数百年，度生无数。虽其中不无兴替，至明代憨山祖师重兴，挽回纲宗，今又越三百余年，继起乏人，久成荒废。此次山僧在鼓山，三梦六祖唤来；复承宰官、居士发起重修，派人到鼓山简请，事不获已，勉应其诚。今日虽临此座，自惭德薄慧浅，理事生疏，全仗大众护持，洒甘露于枯枝，布慈云于火宅，共维祖庭。即今勉力维持，作么生？”向东西合掌云：“袈裟角下四天王。”下座。

## 南华寺凿放生池工竣上堂

“参禅一着，如开池相似。山门之内，一泓大池，渊深宏阔，含藏群象。灵泉涌其中，鱼龙游其内。山光云影，日月星辰，靡不于中显现。其水入于田，则溉润禾苗；流于海，则兴波作浪。恁奈岁

月绵延，提防不密，被淤泥沙砾之填塞，积如平芜，泉源涸竭，荆棘丛生，既无渊深之德，又乏辉映之功。自昔至今，无有下手者。如是山僧辟草莱、诛荆棘、运沙泥、固堤岸，旷日持久，施工不辍，不觉一时灵泉迸涌，荡漾依然。工夫到这里，推门落臼，然光不透脱，古谓之真常流注。所以道‘法性真常离心念，二乘如此亦能得’，但只是化城止息。若向这里加功运行，迸却池岸，掀翻池底，向没下手处，猛与一锄，尽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情与无情，尽向渠依手中乞命去也！如驴鬣井，不入众数；如摩尼宝珠，普应众色；如乐见药树，病见即愈。功夫到这里，谓之真参。然也是化城止息。正与么时，众中忽有个汉出来问：‘如何是宝所？’山僧不觉呵呵大笑。且道笑个什么？笑南华今日与人说道理禅。”

## 上 堂

升座，拈香祝圣毕，上首白椎云：“法筵龙象众，当观第一义。”挥拂子云：“昨夜三更时分，擎天柱神与主地神菩萨，将乾坤右旋一转，惊起南海波斯七金山树神，蹠跳上光音天，金轮王飞行四天下，弗婆提天雨珠轮，拘耶尼天雨金轮，郁单越天雨摩尼，阎浮提天雨七宝。风不鸣条，雨不破块。稻麦菽粟，自然生熟。弥勒菩萨从兜率内院下生人间，俾人人不参而悟，不修而证，或证须陀洹、斯陀舍、阿那舍、阿罗汉、辟支佛果，或证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乃至草木昆虫，含灵蠢动，悉获无生法忍。山僧拂子，在冷地上不觉失声一笑。且道笑个什么？万象欣随斗柄转，百年难遇岁朝春。”白椎云：“谛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交杖下座。

## 曲江商会同人请于大鉴寺说法上堂

“四众普集，凡圣交参。向上风规，当阳披露。拈一机而众机

顿赴，曹溪路上，不妨立脚；举一派而万派齐收，南华门下，正好安身。金龙不守深潭，丹凰岂择桐枝？放旷随缘，逢场作戏，固是衲僧本分事；只如南斗流光于曹溪，波斯进宝于瑶池，百凡顺适，贸易如意，又作么生活会？买铁得金，满场富贵。”

## 除夕举古云

“去年贫，未是贫，大雄山上起白云。今年贫，始是贫，殿堂剩下破沙盆。拈着东来失却西，惟有这个旧主人。去年富，未是富，添得一条娘生裤。山中有个陈樵子，不知春秋多少数？”遂竖拂子云：“贫富贵贱，俭素奢华，都不出这里。香严、真净二大老，总在去年今年里跌交，未见输赢。只如曹溪年穷岁尽，除夕一句，毕竟如何吩咐？大尽三十日，小尽二十九。那许闲工夫，说甚无与有。”

## 张子廉、赵镜涵、王治平、 李执中居士等请上堂

执杖云：

今朝七月十五，目连神通救母。

幸得诸佛欢欣，救拔冥中罪苦。

“且道即今冥阳两利事，如何举扬？”以杖画“○”相云：“水陆同真际，含灵何欠余？法施无彼此，妙理绝亲疏。天堂地狱息，心皎月圆孤。了兹平等性，凡圣本无殊。

“今有三宝弟子赵镜涵、张子廉等，为祈消灾息劫、植福延龄、超荐幽冥、往生净土，请山僧登座，举扬向上。且道即今超荐息灾，作恁么道？”良久云：“钵和罗饭，普供佛法僧。延福消灾难，莲池上品生。”震声一喝，下座。



## 上 堂

僧问：“如人上树，口衔树枝，手不攀枝，脚不踏树，有人来问，如何答话？”

师云：“悬崖有个玉麒麟。”

进云：“未审是树上语，树下语？”

师云：“踏破孤峰月更明。”

僧一喝。

师打云：“不知春色早，犹待雪花飞。”

有居士问：“二龙争珠，谁是得者？”

师云：“山僧脚下雨重泥。”

士无语。

师打云：“鹞蚌相持，渔人得利。”

乃云：“今辰三岔众居士，敦请山僧举向上宗乘。无奈住持事繁，且举一则现成公案，不负当人之请。

“昔王常侍参临济问曰：‘众僧看经否？’

“济云：‘不看经。’

“‘还参禅否？’

“济云：‘不参禅。’

“‘既不看经，又不参禅，作个什么？’

“济云：‘总教伊成佛作祖去。’

“侍曰：‘金屑虽贵，落眼成翳。’

“济云：‘将谓汝是个俗汉！’”

师着云：“相随来也！敢问大众，山僧这一转语，是常侍相随临济？是临济相随常侍？”喝一喝，下座。

## 曾宽壁、区宽涓、罗惟善、 刘惟琦众戒子请上堂

挥拂子云：“佛子受佛戒，即入诸佛位。瞿昙老子恁么说话，面皮厚多少？沙弥十支、比丘二百五十支、菩萨三聚十重四十八轻。”乃卓杖云：“被山僧一卓粉碎了也！说什么止恶防非，开遮持犯，白四羯摩。全体戒、定、慧，这里见得澈，能把住，便是澄潭月影，静夜钟声，随叩击以无亏，触波澜而不散。入曹溪路上，也许诸人随分走些；若是宝林门户，未许攀仰在。不见道‘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即今如何是心戒？嚤！若会得，不妨将一句道来；其或未然，山僧自道去也！”良久云：“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喝一喝，下座。

## 方养秋居士请上堂

“万法归一，昨日事毕。一归何处？今朝长至。倘有透得关者，出来通个消息。”

僧问：“万法即不问，如何是冬至的事？”

师云：“春光一线长。”

进云：“未审佛法长多少？”

师打云：“根深万事足。”

乃云：“明头来，明头打，暗头来，暗头打，四面八方旋风打，虚空来，连架打。此是先圣为人痛快处。若信得及，不劳山僧棒如雨点，喝似雷轰。若作道理会，即辜负己灵；若不作道理会，又颯预佛性。倘有汉子出来道：‘打也恁么，毕竟意旨如何？’但向他道：‘来年更有新条在，恼乱春光卒未休。’”

## 诞日吴宽乘居士等请上堂

卓杖云：“人人有个无量寿，长共虚空不老春。无量劫来至今日，无增无减一般新。”卓杖云：“大众，无量寿佛来也！普为诸人授记云：‘我不敢轻慢汝等，汝等将来作佛，寿命无尽、智慧无尽、福德无尽，乃至一切神通妙用，悉皆无尽。与佛齐等，无欠无余。’正当恁么时，冥合本妙；作恁么生道：‘一念无生，全体显现，一念既生，森罗万象。’今有三宝弟子吴宽乘，设斋供佛，广结良缘，为祈消灾免难，福寿高增。即今因斋庆赞一句作恁么道？”良久云：“无尽藏同无量寿，当来弥勒会龙华。”

## 沙弥尼宽广请上堂

“这个法王座，龙天常拥护。继佛续心灯，宏法是家务。象峰巍巍高插天，众峰环供一峰前。雪归岩穴泉归壑，翠竹黄花尽说禅。信具堂前提祖印，万派千流入海圆。

“今有沙弥尼宽广请法设供，为植福延龄。即今因斋庆赞一句作恁么道？”良久云：“龙女献珠成佛果，观音应现女儿身。”交杖下座。

## 唐允恭、连声海等居士送藏经请上堂

升座，拈香祝圣毕，次拈香云：“名通四海，德重八荒。拈来供养，启请《大藏》。唐居士允恭、连居士声海、陈居士培根、江居士嘉禄、何居士宽智及四众人等，伏愿同登华藏玄门，共入毗卢性海。”敛衣就座。

僧问：“藏经圆满即不问，世尊未开口时，经在什么处？”

师云：“葛藤遍地。”

进云：“恁么祇园得现在的，如何是未来的？”

师打云：“这个是现在的未来的？”

僧无语，师又打。

问：“如何是有句？”

师云：“诸佛难开口。”

问：“如何是无句？”

师云：“燕子语喃喃。”

问：“如何亦有亦无句？”

师云：“日照寒潭万古清。”

进云：“有无俱不立时如何？”

师云：“月到三更分外明。”

问：“如何是五蕴皆空？”

师云：“有眼不见色。”

问：“如何无智亦无得？”

师云：“蚊子咬铁锤。”

问：“一《大藏经》未审本命元辰在哪一字？”

师云：“当机不见旧时人。”

乃举：“古有一婆子，令人送供，请赵州为转藏经。州受施毕，下禅床绕一匝云：‘语婆子，为转藏经竟。’其人回举似婆子云：‘请彼转全藏，如何只转半藏？’州云：‘在老婆子分上只得半藏。’”

师云：“这婆子将沙博金，赵州随波逐浪，检点将来，果然只得半藏，即今南华一藏周完。且道如何是转的消息？若云有藏可修，有经可转，定堕拔舌泥犁；若云无藏可修，无经可转，亦堕拔舌泥犁，如何得透脱去？”喝一喝：“纂成一部零星藏，犹恨当年老蠢鱼。”

## 佛诞日丁宽宝、许宽柱居士请结制上堂

拈香祝圣毕云：“高悬日月，剑挂眉锋。截断众流，当炉不避。理无曲断，车无横推。折梅檀片片皆香，饮醍醐涓涓甘露。须知向上提持，还他脚跟点地。”召大众云：“有脚跟点地者么？”

僧问：“大地为炉，须弥为香，庆祝当今，阿谁酬价？”

师云：“超然独步谢明君。”

进云：“即今请师接待，有何指示？”

师云：“一棒一条痕。”

问：“如何是西来意？”

师云：“撑天古柏枝枝秀。”

进云：“恁么这万里寒梅增意气，千峰翠竹绕云龙？”

师云：“风流入面能生巧。”

进云：“是处池中皆有月，谁家灶里更无烟？”

师云：“闲言语。”

问：“如何是死句？”

师云：“青峰不解翻斤斗。”

进云：“如何是活句？”

师云：“觉后空空有大千。”

进云：“不死不活时如何？”

师打云：“向这里扬眉吐气去。”

问：“世尊拈花，意旨如何？”

师云：“万象丛中一点红。”

进云：“迦叶微笑，又作么生？”

师云：“年月日时俱是好。”

僧无语。

师打云：“无端撞着太岁头。”

乃云：“铜头铁额，呵佛骂祖。棒下了无生，问答起今古。”

## 元 宵

“今朝又是上元节，彻底穷源为君说。见佛不在麻三斤，何须更说干屎橛？佛身充满于法界，也是老婆心痛切。不昧本来是具足，一任东扯与西拽。眉毛缩向额中，自然与众各别。”

### 佛成道日众居士请上堂

子夜逾城到雪山，藤萝青嶂白云间。  
芦芽穿透金刚眼，顶上容巢任鸟还。  
果满三祇成正觉，一生补处道心安。  
只因错认明星现，四十余年把钓竿。

僧问：“夜睹明星即不问，如何是诸佛印？”

师云：“杖头一句垂方便。”

问：“如何是道人心？”

师云：“汤火无虞泛碧流。”

进云：“佛祖一口吞尽，还有众生可度么？”

师云：“疑则别参。”

进云：“学人到此，染污不得。”

师打云：“顶戴奉行。”

问：“佛祖未生时还有向上事无？”

师云：“有。”

进云：“若道有则触，若道无则背，请和尚判断。”

师云：“顶门一具黄金骨，造次凡流岂可明？”

问：“如何是内？”

师云：“人贫志短。”

问：“如何是外？”

师云：“马瘦毛长。”

进云：“内外中间俱不着时，和尚在何处安身立命？”

师云：“棒头有眼明如日，教人到处得逢渠。”

乃云：“急着眼，快先登，雪到红炉一点清。个里若无仙子客，临机棒下岂容情？”

## 许国柱居士为超荐父母请上堂

升座，拈香毕，执杖云：“江汉春来风浪恶，骊珠击断苍龙角。优昙花老夜摧残，苦痛苍天空寂寞。梅开殿角，鸦噪庭前，觊露哲人面目；炉烟结篆，灯烛辉煌，全彰居士徽猷。于此荐得，便知秉钧老居士八十四年，生本不生，即今还驾无何有之乡，死亦不死。其或未然，山僧拨转云头别通一路去也！”卓柱杖云：“卓开地府天堂路，上品莲花朵朵开。水鸟树林演妙法，神栖安养紫金台。

“今有许国柱居士，来山礼祖，虔诚报亲，请法设斋，供养三宝，祈求追荐祖先考秉钧大人、先妣胡太夫人，超生极乐。且道即今超荐一句作恁么生道？”良久云：“一点灵光通万象，普天遍地现全身。”震声一喝，下座。

## 新戒比丘尼宽慧等请上堂

执柱杖云：

昨由云门到南华，带水拖泥路未赊。

岚气迷蒙翳慧日，四山黯黯被云遮。

目净空中无幻化，百城烟水旧生涯。

断臂坠腰折足范，不辞远道驾三车。

“今日斋主为利冥阳，特请举扬个事。”卓杖云：“灵光独耀，迥

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妄缘非实，一切惟心。心境若空，一切妄缘从何而有？其迷妄也，妄见有生，妄见有死，于生死中，起诸恶业，造诸罪障。其离妄也，生如沤起，死如幻灭，于本无生死中，罪福俱幻。只在当人直下了当，触处无非净土。”

## 何慧容居士请上堂

挥拂子云：“即此用，离此用，通身是口横身动。四句中，百非外，扯破虚空作被盖。不说心，不说性，鱼龙得水成性命。不求佛，不求祖，抱个石头叫冤苦。不着圣，不着凡，大都缙素绝颠顶。幸得今朝本上座，当场与汝结同参。”

僧问：“如何是第一诀？”

师云：“柱杖臂头楔。”

问：“如何是第二诀？”

师云：“八面无休歇。”

问：“如何是第三诀？”

师云：“一雷轰轰烈。”

进云：“学人则不然。”

师云：“汝又如何？”

进云：“诀诀诀，百草头边俱漏泄。”

师便打。

问：“铁马绕须弥，和尚作么生踏蹬？”

师云：“一步到长安。”

问：“如何是诸佛戒？”

师云：“峰头闲云一扫开。”

问：“如何是诸佛定？”

师云：“明月清风常自在。”



问：“如何是诸佛慧？”

师云：“春色满园关不住。”

问：“如何是诸佛性命？”

师云：“一枝红杏出墙来。”

乃举：“高峰云：‘若论此事，如万丈深潭，下一个石头相似。先要知他四维羈碍所绊处，毫无挂念。然后加力一声，掀天揭地。如斯用功，七日若不明白这段大事因缘，可来截取老僧头去。’大众还有会得高峰意么？会得请单刀直入，会不得满地葛藤。参！”

## 居士布宽静等请上堂

执杖云：“幻游一个山野，从来是个担板汉，数十年来未曾与人说个‘禅’字，今日狭路相逢，未免出乖弄丑。论到佛法，本无一法可说。近来佛法不是无法，实是佛法太多。经云：‘但有言说，都无实义。’又云：‘四十九年未曾说出一字。’诸仁者，莫因老僧说无法，就在无法上计较。若着在无处钉橛，无法即早成有法也。

“今劝诸仁者，守个本分，不要妄生枝节。近见许多一向只弄虚头，向古人言语上穿凿，学拈颂、学问答，或在人前棒喝、竖指擎拳、从西过东、从东过西、推倒禅床、拂袖便行、转身作女人拜、打个斤斗出去等等，在古人是循机三昧，如今成了恶套，是吃前人干屎橛。所以幻游对诸怪状，作一切不理睬，没有许多闲力气也！”

“大众要会佛法么？老僧今将诸佛祖所有的佛法，尽情说与诸人听好么？昨夜幻游在禅床上，听得时辰钟——的嗒——的嗒——的走，阿，这个法音宣流大了！他说：‘过去不可得，现在不可得，未来不可得。’三世诸佛说法，都在里许。你们试听：的嗒——的嗒——”下座。

## 上 堂

“今朝三月十五，众集鸣钟擂鼓。启请说戒上堂，宗律一如波水。万法本自圆明，切忌分歧彼此。若执向外驰求，面南欲看北斗。”喝一喝云：“古云：‘昨日夜叉心，今朝菩萨面。菩萨与夜叉，不隔一条线。’诸子今即得戒，已田衣覆体，究竟是僧耶俗耶？大须仔细，直须掀翻，坐断两头，中亦莫立。听吾颂云：‘昨是白衣身，今成释子面。缁素一齐抛，凡圣都不见。’诚能如是，上报四恩，下济三有。如或不然，只名名字比丘去也！且道如何是名字比丘？伤兹末运，狮虫乱法，诚可嗟叹！身披袈裟，不守佛戒，是非人我如山，嫉妒颠狂犹昔，无明贡高，贪瞋我慢。本愿为僧，图谋解脱，未能悔过，罪恶重加。大众莫谓云上座不惜口业，说得利害，切须珍重始得！”

### 监院佛辉请上堂

师卓杖顾视大众云：“有么？”众默然。师复云：“众中若有仙陀客，免得文殊下一椎。”下座。

时监院自悟，随进方丈谢云：“和尚今日说法，甚是深密。”

师云：“汝得什么道理？”

院云：“公不负学道之心。”

师云：“有何长处？”

进云：“但愿成佛！”

师高声唤侍者云：“快领这僧去，山僧怕的是佛。”

### 沙弥尼宏度请上堂

执杖云：“昔佛姨母大爱道，求佛出家，佛制女人不准出家。

阿难再三恳请，佛说八敬法，令阿难传达姨母。姨母遵受，佛许开戒，遂减正法五百年。虽然，非阿难不知世尊密意，非世尊无以度脱女人。自始以来，诸女辈于佛出家悟道证果，不可胜计。法华会上，诸尼受记。奋迅比丘尼，善财参叩总持，灌溪服膺于末山，大慧之印可妙总，妙湛圆明，岂分男女？只在一念回光，始信与佛无异。尔诸尼众，得受净戒，虽未即到无垢成佛，亦幸解脱女形之累，得参三宝之尊，亦是火里生莲，不易得也！从今已往，宜各发出世心，修出世行，迥超物外，毋染尘缘。以智慧明鉴自心，以禅定安乐自心，以精进坚固自心，以忍辱涤荡自心，以持戒清净自心，以布施解脱自心。自他兼利，两足圆成。作苦海之慈航，为法门之柱石。名真佛子，真报佛恩。现前诸尼，宜共勉励。”

## 上 堂

“今是三月二十一，斋主请法祈福利。升座拈拂说无言，生平伎俩弄穷极。第一义门问如何？未出方丈已说毕。夜半乌鸡上须弥，撞倒帝释凌霄殿。”举起拂子云：“云上座一生是个呆子，木石无异。今虽与众法语，不过粥饭因缘而已。不是究竟，亦非实事。诸仁者得省要，不与山河大地交涉，处处发明，其道真常，能可究竟。何以？若向文殊门悟入者，一切土地瓦砾助汝发机；若向观音门悟入者，一切音响虾蟆蚯蚓助汝发机；若向普贤门悟入者，不动一步，遍历十方。以此三门助汝深入，会么？”良久云：“觅火和烟得，担泉带月归。”拂子拂一拂，下座。

## 张质齐居士请上堂

举：“香严在百丈问一答十，机锋迅捷。丈迁化后，到洸山。山曰：‘闻你在百丈问一答十，是否？’”

“曰：‘是。’

“山曰：‘父母未生前试道一个看？’严不能对。归寮将平昔所学，翻阅一上，竟无可答。亲到方丈请益。山曰：‘若为汝说破，已后骂我去在。’严更转急，发愿入山密行。一日芟除次，抛瓦砾击竹作声，豁然大悟，偈曰：‘一击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诸方达道者，咸言上上机。’

“汾山闻，谓仰山曰：‘香严会去也！’仰曰：‘待某甲勘过始得。’

“仰问香严：‘闻汝有悟道颂，试举看？’严举前颂，仰曰：‘此是闲时构得。’

“严又举一偈云：‘去年贫，未是贫；今年贫，始是贫；去年贫，尚有立锥之地；今年贫，锥亦无。’

“仰曰：‘如来禅许你会，祖师禅未会在。’

“严又一偈曰：‘吾有一机，瞬目视伊。若人不会，别唤沙弥。’

“仰曰：‘且喜师弟会祖师禅也！’

“后住南阳，尝示众云：‘若论此事，如人在千尺悬崖，口衔树枝，手无所攀，脚无所踏，忽有人问西来意，不对则违所问，若对又丧身失命。正恁么时，作么生？’时有虎头上座云：‘树上即不问，未上树请和尚道。’严呵呵大笑。”

师云：“这是香严二十年打成一片的消息。居士若荐得，即与香严同一鼻孔；其或未然，如来禅、祖师禅，正是虚空钉橛，捏目生花。”

## 沙弥尼清霭沛弘请上堂

“曹溪渊深，阒寂无门。象峰顶上，攀跻无路。浅水钓鱼龙，平田寻虎豹。劳而无功，一场笑具。袈裟不得拖地，钵盂不用安

柄。冬瓜茄子萝卜头，度波檀波那唵嚩优婆利尊者来也！自从舞得三台后，拍拍原来总是歌。”

## 为佛山仁寿寺如意宝塔开光

执如意云：“如来塔庙，遍满人间。诸佛法身，量周沙界。兹者庄严仁寿禅寺如意宝塔，大功圆满开光，称扬般若，万德洪名。旋绕三匝，加持密印，仰谢百灵。祝愿塔身与烁迦罗心而并固，共舜若多性而常存。即今檀信功成，福垂千古。庆赞作恁么道？”良久云：“高超碧玉虹千尺，仰视祥光万佛来。”

## 众居士请上堂

卓柱杖云：“东君昨夜通消息，报道今宵月正圆。”喝一喝云：“年年是好月，日日是好时。大众还会悉么？”时，西堂掷出磬椎。师云：“任凭沧海变，终不为君通。”

乃举：“云门到江州，有陈操尚书才见便问：‘三乘教典即不问。如何是衲僧行脚事？’

“门云：‘曾问几人来？’

“操曰：‘即今问和尚。’

“门曰：‘即今且置，如何是教意？’

“操曰：‘口欲谈而辞丧，心欲缘而虑忘。’

“门曰：‘口欲谈而辞丧，为对有言；心欲缘而虑忘，为对妄想。除此之外，毕竟作么生是教意？’尚书无语，门云：‘汝岂不见经中道“治世语言，资生事业等，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何故今日钝滞如此？’

“尚书于是作礼谢云：‘某甲罪过！’”

师挥拂子云：“昔日陈子亲到宾阳鸡山扣击，遭老僧几回毒

手。素知他闺阁中物，不肯放下。虚度多少光阴，今日为伊点破。”以拂击禅床云：“没奈何打破屎斗。”

## 黄衡秋居士请上堂

“云门顾鉴笑嘻嘻，拟议遭他劈面批。不识有谁亲会得，与渠把臂入林归。还有会得这个么？”

问：“红尘滚滚如何得脱？”

师云：“无须锁子两头捏。”

进云：“恁么则摸索不定。”

师打云：“与汝穿却鼻孔。”

乃云：“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守株待兔子，指月话葫芦。若能当下翻斤斗，何须向外觅亲疏？”

【民国三十一年，重庆南岸狮子山慈云寺启建护国息灾大悲法会道场。】

## 开经日上堂法语

以杖指法座云：“只这宝华王座，三世诸佛，历代祖师，天下老和尚靡不从此豁开人天之正眼，荡扫魔外之邪宗。即今老衲上来，却作么生即得？”震声一喝云：“狮子窟中狮子吼，象王行处象王威。”登座拈香，敛衣就座。维那白椎毕，师执拄杖云：“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三灾八难除，苍生咸觉悟。国泰民安乐，雨顺风调护。菩萨降吉祥，除苦洒甘露。”

“今日政府元尊阁国官绅启建全国护国息灾大悲法会道场四十九日，令山僧率领全体僧伽，讽诵诸品尊经，加持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大陀罗尼，称扬嘉号，祈观音之慈济，祷普贤之宏愿，转国

运于兴隆，使民安物阜，劫难消除，冤敌灭踪。此界他方，均成乐土。化身随应，演诸妙法。阵亡将士、死难同胞，闻法超升，即泥犁苦趣、饿鬼道中，或放大光明、或见诸神变。凡有见其相，乃至闻其名，皆发菩提心，永出轮回苦。火镬冰河之地，变作香林；饮铜食铁之徒，化生净土。披毛戴角，负债含怨，尽罢辛酸，咸沾利乐。疾疫世而现为药草，救疗沉疴；饥馑时而化作稻粱，济诸贫馁。以此功德，回向法界，七趣十生，齐成佛道。今日法会众善信等请法设斋，为祈植福延龄，灾劫消除。且道因斋庆赞作恁么道？”良久云：“四方共乐无为化，同颂尧天舜德明。”交杖下座。

### 曾养甫居士为母林太夫人寿庆请上堂法语

执杖云：“今朝伏为林太夫人寿辰，云集缙流，表扬向上。若论此事，直须口挂壁上，无启齿处。虽然如是，亦不得默照邪通，便当了事去也！”卓拄杖云：“水光山色映楼台，气转阳和放瑞梅。灯火万家人似海，渝江风月送春来。众中还有迎风弄月者么？”久之无人出应。

乃举：“僧问五祖演禅师：‘如何是临济下事？’

“祖云：‘忤逆闻雷。’

“问：‘如何是云门宗？’

“祖云：‘红旗闪烁。’

“问：‘如何是汾仰宗？’

“祖云：‘断碑横古路。’

“问：‘如何是曹洞宗？’

“祖云：‘持书不到家。’

“问：‘如何是法眼宗？’

“祖云：‘夜巡人犯禁。’

“惟我临济门庭，全机大用，向剑锋上救人，电光中垂手。倘

遇俊流，不存朕迹，掀翻露布，截断葛藤。当轩宝剑，覩面堂堂，滞壳迷封，不堪种草。且道如何是临济下事？”震威一喝云：“今因曾养甫居士为母林太夫人寿庆，请法设斋，供养三宝，为祈福寿高增，吉祥如意。即今因斋赞一句作恁么道？”良久云：“狮子山中狮子吼，满堂同庆婺星辉。”交杖下座。

## 何夫人请上堂法语

执拂子云：“第一义谛，离言说相，离文字相，离心缘相，且道作么生观？若道不能观，云何道‘当观第一义’？古人道：‘参禅也是第二义，看经也是第二义，持戒也是第二义。’试问第一义谛属谁？‘城隍闹市分明露，山色溪光未是空。独是老僧无义子，横担榔栗入山中’，四句之中，谁是宾中主？谁是主中宾？谁是主中主？谁是宾中宾？会得也是黑豆生光，会不得也是黑豆生光。且道第一义谛在什么处——参！”

“今有护法何夫人，请法供斋，敬奉三宝，为祈植福延龄，消灾免难。且道消灾免难一句，作恁么生道？”良久云：“道念元从信念发，灾星消尽福星临。”交柱杖下座。

## 在华严寺为护国息灾大悲法会上堂法语

师至堂以柱杖指座云：“只这唤作法王座则触，不唤作法王座则背，毕竟唤作什么？”震威一喝云：“若是脚跟点地汉，触处都来任所施。荡除魔业狐狼迹，即是法轮大转时。”

敛衣坐下，维那白椎毕，拈柱杖云：“国修法会，祈福消灾。忏洗苍生迷惘之心，导入正觉菩提之路。寻声救苦，敬礼慈云。啊！即今观音大士在柱杖头上放光动地，宣说普门微妙法门。诸仁者，还见闻么？所谓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虚行，随时应现。



旧店新开，慈航早驾。动则无处不显，静则何地可藏？如若会得，随缘度日，任运逍遥。其或未然，请拄杖子通个消息。本无一物着空花，岂撒时人眼里砂？直下若能亲荐得，何劳洞老唤作麻？

“今有大护法戴老居士诚修忏法，为祈植福延龄，消除灾难，特设上堂大斋供奉佛法僧三宝，命山僧举扬个事。且道因斋庆赞一句作恁么道？”良久云：“山高四围常相拱，海阔百川自来朝。华岩新气象，香馥满云霄。”交杖下座。

## 在华严寺大悲法会元旦升座法语

今朝新年元旦节，普天同庆皆喜悦。

护国法会祈和平，共证菩提圆三德。

国运昌隆亿万年，四海欢欣寇消灭。

生民齐唱太平歌，岛域归降释冤结。

“试问大众，应时及节一句作恁么生道？”久无应对，乃举庞居士公案云：“难难难，十石油麻树上摊。易易易，百草头边祖师意。也不难，也不易，饥来吃饭困来睡。

“山僧即今则不然：难也难，易也易，拄杖横肩吹铁笛，拈来覷面不容情，佛法不是小儿戏。

“今因大悲法会护法居士请法设斋，供养三宝，为祈灾难消除，家家乐业，户户禎祥。且道因斋庆赞一句作恁么道？”良久云：“华岩山上瑞云开，凡圣同趋法会来。共祝新年新气象，泰来否去运初回。”下座。

## 护国息灾大悲法会圆满请上堂

（民国三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执杖云：“《金刚经》云‘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拄杖子是

相非相，见什么生？果能了此，于一毫端现宝王刹，原是一家珍；坐微尘里转大法轮，本非外事。所谓大小相含，一多互融。若证此道，上报四恩，下济三有，一切圣凡，无不酬度。即今法会圆满，送圣还真，且道圣贤果有来去否？”卓杖云：“一月普现千江水，一切水月一月摄。”

“今日众护法以法会圆满良辰，请法设斋，供养三宝，为祈干戈永息，天下太平。且道天下太平一句作恁么道？”良久云：“国运巩固，民物隆昌。观音菩萨摩诃萨，天上人间妙吉祥！”交杖下座。

【民国三十二年岁次癸未，十月初受李主任济深及李伯豪主席暨各官绅请住乳源云门山大觉禅寺法语。】

## 云门山大觉禅寺进院升座法语

入院，以杖指山门云：“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个里全身人，别是一乾坤。”

弥勒殿，云：“等个人来话，乞我一文钱。布袋能提放，龙华度有缘。”展礼。

韦驮殿，云：“菩萨行愿力，为法现天身。立形伏魔怨，回光瞻圣容。”展礼。

伽蓝殿，云：“吉圣伽蓝，一切现成。誓愿坚深，护佛法院。常拥三门，万古不变。”展礼。

祖师殿，云：“灵山咐嘱，万古昌隆，传灯辉耀振宗乘。杖拂分明，再犯不容情。轰轰轰，天下太平。”展礼。

大殿，云：“十方坐断耀古今，尘尘刹刹示圆音。无来无去无出没，物物头头露全身。且道如何是露全身处？东药师佛，西弥陀佛。”展大具九拜。

方丈，云：“毗耶离瞎人撞彩，摩竭陀哑子吃瓜。新长老到这

里，如何即是？棒头开正眼，拳下作生涯。”

## 诸护法居士设斋请上堂

至法座前，以杖指座云：“平沉大地，高出虚空。释迦弥勒，齐落下风。”点柱杖云：“升！”遂升座拈香毕，敛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龙象众，当观第一义。”

师以柱杖于空中打一“○”相云：“这是何物？分明说出。”复以柱杖画一“⊙”相云：“即此是华藏海中流出一切功德之母。今日山僧不惜眉毛，错为诸人下个注脚。”复以柱杖画“①”相云：“还会么？倘有得此三昧者，出来相见。”

僧问：“大悲菩萨千手眼，未审那个是正眼？”

师云：“四方八面。”

进云：“点出光明。”

乃云：“问处光明答处亲，舌头拖地卖家珍。逢人不具通方眼，孤负桃花又一春。”良久云：“谛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交杖下座。

## 云门重新挂钟板

执捶云：“金钟乍起，堂开拈花遗风。木板敲来，僧秉百丈事业。禅宗即是心宗，心宗即是禅宗。所以动止云为，尽是遮那胜境。山河大地，无非性海微波。今仗佛恩祖德，重绍云门旧规，再振祖令。即今重悬钟板一句作怎么道？”良久云：“钟板重悬宏祖道，戒根定树慧花隆。”以捶击一板一钟。

## 元旦小参

“昨晚一众人等上方丈参请，一切都旧，头帽旧、衣履旧、袈裟

旧，香炉烛台，乃至山光云影一切都旧。今朝上来，一切都新，头帽新、衣履新、袈裟新、香炉烛台新，乃至山光云影，一切俱新。在衲僧分上，有个不旧不新的，诸人当自知。但有时提得起，又放不下。有时放得下，又提不起。老僧今日不惜眉毛，提起放下，放下提起，活泼的在诸人面前。”乃击拂子云：“见么？”

## 正月十五解制上堂

“十五日以前，结起布袋头，收了拔地金刚，内不放出，外不放入，水泄不通，凡圣路绝。十五日以后，解开布袋口，放出搏天鹞子，一任南天台北五台，古庙里躲风雨，大悲院去赶斋。正当十五日，结也结他不住，放也放他不得，又作么生？”良久云：“芍药花开菩萨面，茅庵烧掉老婆心。”

## 四月八佛诞日上堂

“今日是瞿昙老汉堕坑落堑纪念日。诸方升座，谈玄谈妙，说心说性，或夸‘天上天下，惟我独尊’，或指跛脚阿师贼后张弓，或全提半提、宗通说通，各展旗枪，互相矛盾。总是依草附木，随邪逐恶。云门技俩都尽，口门又窄，不解谈玄谈妙，说心说性，也不解全提半提、宗通说通，只是稳首东日，高枕茅庵，衲被蒙茸万事休，此时山僧都不会。”

## 四月十五日结制

“三月安居，九旬结夏，正好克究己躬，讨个下落，庶不负出家初志。从上老宿，说禅必有机锋问答，说教即有性相偏圆，说戒就有律仪规范，说净则究自性弥陀，皆是布漫天网，打凤罗龙，铸圣

陶凡，不离当下。老僧今日举出，特为血性男儿，英灵衲子，莫将有限身躯，造下无穷业海。平空放下，特地呈来。从头一一分明，自己莫哄自己。随情逐意，触犯良朋，放旷心猿，伤风败教。因果不惧，野兽同群；因果不昧，立地解脱。凡所见闻，宜当珍重！”

## 十月十五日结冬

“今朝十月十五日，云门搬柴挖土。东西南北高贤，都来同甘共苦。木人侧耳而听，石女怒目而睹。万象森罗点头，鬻奴白牯起舞。惟有无位真人，依旧如愚若鲁。且道既是无位真人，哪有闰余成岁，寿命延促？巍巍堂堂，炜炜煌煌，离名离相，遍满十方，且道教人如何供养——随分纳些些。”

## 普 说

“这段大事，不是说了便休，所以中峰国师有云：‘世界阔一尺，古镜阔一丈。’还知蒲团上，一个吞不下吐不出的无义味话头也未？若向这里一肩荷负得去，便可唤世界作古镜，唤古镜作世界，都无异致。如其未尔，世界与古镜，古镜与世界，相去不啻三千里。何以如此？盖能所分别，觊体障碍，便是生死根本。故《楞严经》云：‘根尘同源，缚脱无二。识性虚妄，犹若空花。由尘发知，因根有相。相见无性，同于交芦。’这里无你动步处，无你着眼处。昔安楞严读到‘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斯即涅槃’，虽破句读之，其桶底子当下脱落，直得七穿八穴，洞见老瞿昙心肝五脏，只得唤古镜作世界，唤世界作古镜，洞澈森罗万象，混融大地山河，洗尽见尘，搅干情浪。无第二念，无第二人。指南作北，敲东击西。死柴头上心花灿烂，冷灰堆里赤焰腾辉。安有一毫剩法与人为知解？

“近来佛法混滥，往往将根尘识妄，认作真心，说得宛然，了无交涉。谚云：‘击石乃有火，不击原无烟。人学始知道，不学非自然。’此说于做功夫上说得恰好，特为诸人重与注破。石中有火，未曾施一毫智巧之力，终日只说石中有火，说到眼光落地，依前只是一块石头。要觅一星点火，了不可得。此是不肯死心做工夫，以求正悟，惟记相似言语，说禅说道者也！更有一等痴人，闻说石中有火，击碎其石，欲取其火，碎抹为尘，终不能得，却不自责，不以智巧求之，便乃不肯相信石中果有真火，此是不信自心是佛，反道佛法无灵验之凡夫也！”

“此说且置，何为‘智巧’？首以信根为石，次以无意味话头为击石之手，又以坚固不退之志，作固火刀，用精勤猛勇不顾危亡之力，向动静闲忙中，敲之击之，使不间断，加上般若种性，干柴一握，蓦割相承，引起一星子延燎不已，直至三千世界化为焦焰，复何难哉！昔百丈令泐山拨火，泐拨之不得，丈躬拨得之，举谓泐曰：‘你道无这个。’试问诸人，还识得百丈拨火的消息么？其或未然，听取一偈：十方世界火炉阔，冷灰堆里深深拨。得一星儿血点红，今古从来无欠缺。诸禅流，莫休歇，燎却眉毛万丈光，若不如是遭冻杀。参去！”

## 示 众

“参禅无别法，只要生死恰。为什么说个‘恰’字？灈！所谓百不思时唤作正句，句意不清则落有无，一落有无即是生死根株。所以恁么不得，不恁么也不得，恁么不恁么总不得时，正好劈头一棒，拟议思量堕于毒海。如僧问泐山：‘如何是有句？’山举起泥壁。‘如何是无句？’山放下泥壁。僧云：‘有句无句，如藤倚树，这时如何？’山便呵呵大笑归方丈。若向这里看得明白，方知有无不立，大用现前，超佛越祖。如何若何？剑去久矣！参！”

## 示众茶话

随拈一物示禅流，个个都来弄口头。

塞却咽喉谁自悟，撩天毒气鬼神愁。

僧问：“如何是现量？”

师云：“眼光独露。”

问：“如何是比量？”

师挥拂子云：“会么？”

问：“如何是非量？”

师云：“惭愧满堂新衲子。”

进云：“总不恁么时如何？”

师云：“亲见老僧。”

## 茶 次

僧问：“声前声后是谁光明？”

师云：“山连翠色水连天。”

进云：“一点水墨为什么两处成龙？”

师云：“彻头彻尾。”

进云：“向上关头作么生彻去？”

师拈黑豆云：“这个是什么？”

进云：“黑豆。”

师云：“唤却眼睛。”

进云：“请和尚别通个消息？”

师竖拄杖云：“会么？”

僧便喝。

师云：“俊哉！”

进云：“不会。”

师云：“将谓是狞龙，原来是跛鳖。”拽拄杖下座。

## 茶 话

风吹铃铎语能和，消散空沉念佛陀。

无身觉触真微妙，棒头荐得不须多。

僧问：“如何是问话？”

师云：“方砖四只角。”

问：“如何是答语？”

师云：“古镜两重圆。”

乃云：“我有一语，能纵能夺。按下云头，自肯摸索。撞钟击鼓，无绳自缚。抛弓掷箭，阿谁摆脱。参！”

## 茶 次

僧问：“今日是什么时节？”

师云：“蜡烛灿金光。”

进云：“灿后又如何？”

师云：“梅雨滴苍苔。”

僧默然。

师打云：“苍苔路滑。”

问：“疑情不起时如何？”

师云：“吃茶去。”

乃云：“尝忆当初老赵州，年年此日卖风流。山僧拈出重烹炼，烘热红炉飞雪球。”



## 诞日茶话

梅花几点迓春忙，第一花风意自长。

珍重游人休外觅，娘生鼻孔喷天香。

“此四句有宾有主，有照有用，会得者出来相见。”

僧问：“梅花未放时如何？”

师云：“撑天柱地。”

进云：“放时如何？”

师云：“枝叶联芳。”

进云：“已放未放时如何？”

师打云：“独步无双。”

问：“如何是生？”

师云：“乾坤有眼。”

问：“如何是死？”

师云：“大海无波。”

进云：“生死关头如何彻透？”

师打云：“生亦不道，死亦不道。”

问：“尽大地无寸土，梅花向什么处得来？”

师打云：“会么？”

进云：“触着老和尚鼻孔。”

师云：“漆桶不快。”

问：“如何是性？”

师云：“古墓毒蛇头。”

问：“如何是命？”

师云：“跳出令人愁。”

僧作礼。

师喝颂云：“古墓毒蛇头，跳出令人愁。眉横三只眼，洞彻四神洲。”

## 示 众

“参禅一事，即如中阴身而求父母，拟议之间，错入皮袋了也！山僧不惜唇皮，为汝诸人道出。即今日间浩浩，夜皆昏昏，不是寂寂，便是惺惺，有时惺惺寂寂，有时寂寂惺惺。这两重关楔子定当不得，不知下落处，便失却父母，不入圣胎。诸人要入圣胎么？棒下无生忍，临机不见师。参去！”

## 除夕普茶示众

“诸位上座，今天又是腊月三十日了，大众都认为是过年，常住没有好供养，请诸位多吃杯茶。照历书规定，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个节气。人事上的措施，多是应着天时而来的。如农人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工人的起工停工，商人的开张结账，学校的开学放假，我们出家人的结制解制、请职退职，无一不是根据天时节令而来的。一般人认为过年是个大关节，要把一年的事作个总结，同时要休息几天。

“你我无缘，侥幸今日同在云门，平安过年，这是佛祖菩萨的加庇，龙天的护持，亦由大家累劫栽培之所感。但我们自己平安过年，不可忘记那些痛苦不堪的人。我们不可贪图欢乐，要格外的省慎，深自忏悔，精进修持，自利利他，广培福慧。年老的人，死在眉睫，固要猛进；年轻的人，亦不可悠忽度日，须知‘黄泉路上无老少，孤坟多是少年人’。总要及早努力，了脱生死，方为上计。

“我们本来天天吃茶，何以今天名‘吃普茶’呢？这是先辈的婆心，藉吃普茶提醒大家。昔赵州老人，道风高峻，十方学者参礼的甚众。一日有二僧新到，州指一僧问曰：‘上座曾到此间否？’

“云：‘不曾到。’”

“州云：‘吃茶去！’

“又问那一僧云：‘曾到此间否？’

“云：‘曾到。’

“州云：‘吃茶去！’

“院主问曰：‘不曾到教伊吃茶去且置，曾到为什么也教伊吃茶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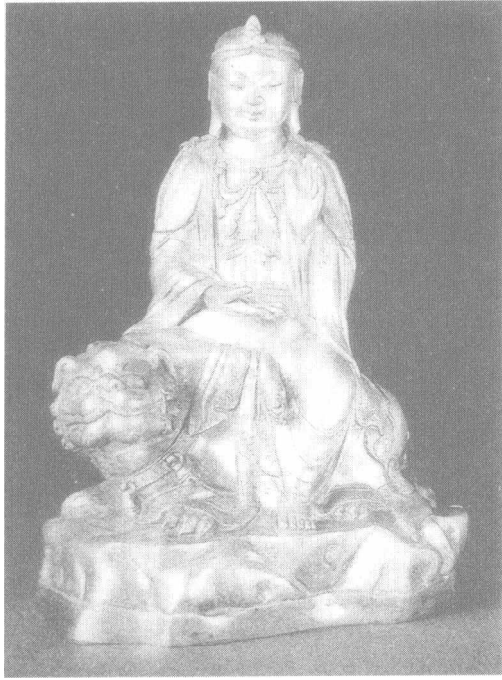
“州云：‘院主。’

“院主应：‘喏！’

“州云：‘吃茶去！’

“如是三人都得了利益。后来传遍天下，都说‘赵州茶’。又如此地云门祖师，有学者来见，就举起胡饼，学者就领会了。所以天下相传，‘云门饼’、‘赵州茶’。现在诸位，正在吃茶吃饼，会了么？如若未会，当体取吃茶的是谁？吃饼的是谁？大抵古人念念合道，步步无生，一经点醒，当下即悟。今人梵行未清，常常在动，念念生灭，覆障太厚，如何点法，他亦不化。所以诸位总要放下一切，不使凡情妄念，染污自己的妙明真心。古人说：‘但尽凡情，别无圣解。’你现在吃花生，若不知花生的香味，就同木石；若知花生的香味，就是凡夫。如何去此有无二途处，就是衲僧本分事。纵然超脱了这些见解，犹在鬼窟里作活计。大家仔细，放下身心，莫随节令转。直下参去！”





书 问



## 上林主席书

(衲)遵召来渝,主持法会,现已依法启经。又蒙赐以多珍,除在佛前回向之外,并普结众缘。本当趋府面谢,以修法期中,不便利离坛,只得在佛前祝愿消灾延寿,国运昌隆,以副盛意。

现前未能民安国泰,固敌人之罪;而人心不古,同业所感,亦其原因也!主席远见及此,发起修法息灾,超荐亡者,用心之诚,人天普照。衲无德,恐负重望。兹慈云寺坛场设施幸能如法,僧众修持,亦甚诚恳。开坛之时,闻已布告禁屠。开坛后阅诸报章,则禁屠未得切实执行。尝问负责之人,则云因有种种关系,事非单纯,势难禁尽。衲甚感不安。且主席倡起斯会,为护国息灾。衲之呈请施行五事,亦非为自己利益,想主席必能洞悉。若单拜四十九天大悲忏,仍不足以裨补于实际。非但有负主席之发心,人民之期望,衲亦不愿为徒托虚名之事也。

此次主席代表,暨各长官,均莅坛拈香,待二期毕,当赴华岩主持坛场,想亦必能如法也!主席发起大悲法会,此功德非但息灾,即改变人心,止恶行善,收效应非鲜浅。但修法固仗僧伽之行持,而发起者之诚意,不能普及大众,同时响应,恐于事理无益。故衲未到渝前及到渝后,函呈面陈,关于修法应施行五事,均蒙主席应允,准予实行,负责者亦已通告各省,祈祷茹素。望主席慈悲,为国为民,曲加体察。允如所请,国家人民均蒙福泽,事关重大,临书不胜惶恐之至。

一月十日

### 附呈恳请施行五事:

(一)大赦;(二)增广赈济难民;(三)禁止屠宰牲畜,茹素放

生；(四)减轻赋税；(五)保护寺院及免僧役。

## 复邵武双泉寺沿山上人问《楞严》 第六征心文“非知不知”义

昨接大札，谓前有赐教，责未奉复，抱歉良深。因老朽去岁往渝数月，今春始返。还山后，即将南华常住职责交卸，移住云门。因与曹溪交通不便，所有函件，诸多延滞。又因老病侵寻，文字缘薄，早经屡次申明，凡各处所来函件，辞谢不答。今仁者为法心切，咨询《楞严》妙义，朽智识浅薄，徒负虚名，倘若置之，恐辜盛意，不得已聊循经文，略叙鄙意。

函问“非知不知”之义，以鄙见，依经顺文，解释甚多。其明显处，如尊者谓眼色为缘，生于眼识，其意执定此心有相有处，向来认执此心。今上文既五处皆破，都无现量，疑此心决在根与尘之中间。故佛以两种斥破，心不在根尘之中，设立二问审定。一、佛言“心若在根尘之中，此之心体，为复与根尘兼二，为复与根尘不兼二”。上以二种问定，下正分破。(一)先破兼二。佛言“阿难，汝以此心，一半兼根，一半兼尘之二者，而此物与体两下杂乱。何以物是尘，本非有知；体是根，原本有知，即今此物与体，一是有知，一是无知。物是根，尘是体，根与尘，成其两立。汝执心在根尘之中，即中不成，兼二即不成，故云仍为中二，破此心不兼根不兼尘”云。(二)佛言“阿难，汝若执此心不兼根不兼尘之二种，即成非知不知。何以汝此心体，既非根有知，又非根尘之无知？汝执心在中间，即今中无体性，故云中何为相”。总之一落方所，即有障碍；冥心合道，圣人以知为众妙之门，否则知却成闭塞，由人自妙用耳！此不过略述数言，还祈教正。



## 复观本首座

来函知法体安好为慰。前嘱忌口之语，非谓不食也，恐师顺众多食而伤也！至云血气已衰，你我已是风前残烛，听天由命，得过且过而已。而亦不得不保养。道人之保养，只在一切处无心，即真保养也！至在澳门功德林调养，本来办道人何处不是家乡？前因秀等诚心，故顺伊等意。云此次来粤偿债，除师负责任外，粤中缙素，实难其人。今寺中大事无人帮手，哑子向谁诉说？故屡请回山，共守寒寂，聊述衷曲，故不能不累师之烦矣！

### 附：澳门功德林函

虚公老和尚莲座：

敬维垂愿入世，为法转轮，慈荫妙云，六千同覆，中天慧日，四海齐瞻，遥企名山，弥深景仰。

谨陈者，澳门无量寿功德林，乃民国六年观本大师未出家前所创办。上奉老母，归命导师。作净话之团圆，聚多生之眷属。于是一念庄严，具成功德。同人有愿，为发信心，欲宏普度之场，实现净居之土，延请上海灵山寺朝林老和尚南来主持，俾弘大法。詎料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朝公垂愿往生，圆寂澳岛。谁为提挈？恐难维持。会议坚留本师主持林务。惟本师以假期届满，例应回山，既再谦辞，未蒙允诺。用特上禀，敬诉下情，愿乞常寂之光，遍灌檀那之顶。准俟本师回山销假，即派回澳主持，则林众同遂云霓之瞻，同人亦拜龙天之泽，不胜庆幸祈祷之至。

谨肃奉启，敬颂法绥！

澳门无量寿功德林董事郑子健等和南

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

## 复莲花山济善上人

昨阅来书，庆慰无量。欣颂饱餐法喜，充满禅悦，诚为难得。若论此事，天然本具；有何差别？无言可说。理虽如是，然积习有厚薄之分，故喻化城宝所。仰山重法，不嫌香严之遥；云门尊贤，不辞雪峰之远。古范昭昭，百城烟水，究为何事？由其根本智易得，差别智难明，故而免不得许多麻烦也！

### 附赣北鄱阳莲花山寺来书

久慕慈云，无缘礼见。思与时积，毋任神驰。晚出家一十四年，行年三十零一。宗教钻寻，终是隔靴搔痒。殆有时节因缘，今冬漆桶始破。原来恁么一段光景，豁尔虚空撞破，视之了无纤尘，呼之却也有声，觅之无毫发相状，广则横遍十方。“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善哉斯言。附呈乙偈，还乞老人为我抉择。曰：“这个物，太亲切了！了无形状，不得开口说。”

## 复藏经会筹备诸公书

顷由南华转来贵会通知，及圆净居士致观本法师函，奉读之下，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者，《藏经》自雍正重修之后，至今二百余年，未曾整理。今兹重修，实为盛事。惧者，《藏经》为法门命脉，国家大典，非具金刚正眼，铁面无私之决心，殊难圆成盛举。考历朝修藏，由送选大德高僧，及朝士大夫，深谙内典者，动经百数十人，费时甚久，用款甚巨，重重选择。对于去取，尚有许多不当之处，或者情出一面，未足为人天正眼，亦为之存传，而高峰、楚石、都堂诸祖著述，反为遗弃未收。此修藏之难也！

今贵会各自发心，而国府袖手旁观，未加赞许。兹事体大，尚望慎始。若为继续搜罗近代大德事迹，不若如日本《续藏》之保存古迹，犹为易事。倘倡编《新藏》，则尚祈审议。

## 又代观本法师复圆净居士书

顷由南华转来法台致观本法师函，及藏经会通知单，谨悉一切。去岁之冬，战争平定，观师来南华礼祖，旅途辛劳，感受风霜，不幸于年底圆寂于菩提精舍。临终瑞相庄严，荼毗后有舍利甚多。惟法门栋梁，又折一柱，殊深痛惜也！

承示重修《藏经》以云为首，殊感惊惧，云不学无才，滥厕僧伦，毫无建树，加以风烛残年，僻居深山。惟修《藏经》一事，关系法门命脉，亦为国家大典，非具金刚正眼，铁面无私之决心，殊难完成盛举。

又忆曩昔有沪上诸名流，多系佛门弟子，倡修《道藏》，清浊不分，可胜痛惜！（下略）

## 复岐山海清大师关中书

来书质疑，本拟早复，奈因老病，对各处函件，均稽答复，情不得已也！至问用功境界，略循来意，聊叙其端。处报众生之类，皆由妄想夙业，及习气厚薄，招感升沉，生出森罗境界。障闭无明，透露无期，被妄埋久矣！又复不信自心，本自具足，圆满普遍，绝诸障碍，不属迷悟、善恶、好丑者。须知圆妙本体，亘古灵明，绝诸明言对待，了无一法可得；而众生妄想颠倒，昼夜痴狂。

今者初心进修，一门深入。《楞严》二十五圣，修持行门各别，皆证圆通。至于禅宗一法，捷出一切，故称教外别传。不落言诠功勋，只在当下识得自心，并无奇特巧妙。今之学者，每多偷心，

博览古今言教，驰骋不舍，蕴集胸中，认作实法，误为家珍，障塞悟门不浅。

汝今先誓立一个决志，把这臭皮囊觑破，实非我的，通身放下。了诸世境，如梦幻泡影。于四威仪中，心若冰霜，单提一念话头，不管此世他生，悟与不悟，扫灭这些杂念，独顾疑情现前，绵绵无间，寂照分明，无堕沉浮，及空顽无记，密密打成一片，勿贪玄妙空幽，聪慧神异，总有悟澈时期。如其胸中尚有丝毫凝滞，尽落今时，总为魔境。

## 复鼎湖山巽海上座

老益精进，为道殷勤，饱餐法味，至慰。云龙钟残朽，视听失聪，徒负虚名，炫惑听众。今为偿债祖庭，事繁任重。昨承法谕，谦询般若深义，如斯妙典，实欠精研，向以文字缘薄，疏忽迟复，诸乞谅之。

师持《金刚经》，皆因夙植多种善根，而得如是。然世人有如理如事者，深浅不同。若得理益，证实相般若；若得事益，证文字般若。如六祖闻“应无所住”，在黄梅三鼓入室。所证者，即与诸佛齐等，实相般若也！如德山祖师，初讲《金刚经》开悟世人，自至龙潭一场懔懔，斯即文字般若也！法达禅师持《法华经》见六祖，祖不允許。首山在风穴诵《法华》，受心即此。略举古人获益之概。

至论《楞严》云“理虽顿悟，事乃渐除”，尊者谓“希更审除微细惑”，故古人以理去事，打扫现业流识，切须仔细究竟此事，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师年高德重，深契般若，大有因缘，甚为难得，乞善保任。

## 复新加坡普陀寺转道和尚

窃念祖庭零落，既任仔肩，当始终其事。今处此时局，顾念三

位祖师，真身所在，既是一脉儿孙，责在藐躬，安忍抛弃？人生假体，本是空花，有何轻重？只以随缘运任，逆来顺受。倘祖师遗蜕，劫运亦且难逃，则只有相与存亡，同归于尽而已。所不能去心者，顾此十方来众，同为宗下儿孙，涉远逃灾，前来依止，安忍拒绝？现计堂中食指三百余众，烽火之厄，尚无已时，虽佛祖龙天，冥加庇护，不曾别遭险事，然首阳薇蕨，眼前将尽，亦惟有随夷齐一路同作饿莩耳！

我公热肠，素所钦佩。来教称此后若有相当因缘，虽毫厘亦当为力。愿仗公福，现身为流水长者，济彼池鱼。纵西江一勺，涸辙之鲋，亦同拜恩无尽也！

## 复韬公老法师

接读大札，知尽心尽力，为法为人，既羨且慰。承嘱为法藏寺书一联，自愧无文，曷敢当此？过蒙爱及，聊且塞责，勉撰二联，另邮呈阅，祈酌舍取，上款亦然。如以为写作皆不足取，望代另撰书文为幸。拙联二首，其一，“东西佛诚实言，南北佛诚实言，上下佛诚实言，为我护念见此佛；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问君买饼点何心。”其二，“举手低头皆当作佛，出息入息转如是经”。

云自到曹溪，忽已数年，为工程所役，堂舍多未完成，但残躯幸庇平安，聊堪告慰耳！

## 复陶冶公居士

承示，拗谦过当，虽君子善颂，然云何敢当？佛谓豪贵学道难，广学博究尤难。居士于“心生法生，心灭法灭”之旨，既有入处，现又恰寓重庆歇马乡高台丘第二号，正好体会。果能狂心顿

歇，选佛场中，称第一法门，则透过禅关，在世间则高耀名宿，然后广度有情。虽云落在第二，方之终去一丘，此乃居士之愿也！

谓遇境恒为物转，望点化垂询。云实惭惶，敢借古德遗训，互相研味。《宗镜录》末后垂示有偈云：“化人问幻士，谷响答泉声。若问吾宗旨，泥牛水上行。”赵州老人上堂云：“金佛不度垆，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内里坐。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尽是贴体衣服，亦名烦恼。实际地，什么处着？一心不生，万法无咎。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会，截取老僧头去。”

重蒙垂询，即是前义。谬为取法名宽冶，字佛垆，并付皈依牒一纸，望检收。

玉老昔时与云同参江天禅寺，丁丑示寂。闻之惕然！五阴虚幻，三界无安，愿与居士共勉之。

## 答陶冶公居士十二问

一、问：经云，理可顿悟。若人信得自心之理，可称悟否？抑属知解，不名为悟？

答：顿悟断惑亲见，名正见。由闻入信，惑业未脱，名为知解。

二、问：所谓实悟者，果别有一番境界，刹那真性流露耶？

答：喻以二人，一人亲到缙云山，一目了然。一人未到，依图表说，疑惑不无。

三、问：小疑小悟，大疑大悟，其界说如何？亦同三关否？

答：由习有厚薄，权有关辨之说。若本具自性，但有言说，都无实义。

四、问：祖云“若人一念顿了自心，是名为心”，作何解说？

答：果真明自心，如伶人登台，一任悲喜；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五、问：参话头，看起看落，执者为当。真参实学下手工夫如何？

答：若真用功人，法法皆圆。若初心人，返观能参看者是谁。

六、问：欲塞意根，除着看话头，尚有其他方便否？

答：放下一着。

七、问：吾人日常见色闻声，是真性起用否？抑系识用事耶？

答：是则总是，非则皆非。

八、问：欲在一念未生前着力，有何方便？

答：早生了也！

九、问：宗云何离心意识参？意识当离，心性亦应离乎？离之云者，殆即无住心之谓欤？

答：是离离者。

十、问：欲做反闻闻自性工夫，但耳不能如眼之可以闭而不见，有何方便？

答：心不逐境，境不碍人，返是何物？

十一、问：独头意识从何而来？起时如何对治？

答：来亦是幻，对治什么？

十二、问：若人信得及即心即佛，平日但做保任工夫，不令走作攀缘，不参话头可乎？

答：知即便休，参与不参，妄想恁么？

## 复圆瑛法师

顷奉来函，谓接待圆明讲席事忙。真乘愿再来，赴应浊运，砥柱中流，弘法自务，导化遐迩，不辞劳瘁，僧俗均赖。想诸佛祖于大寂定中，欣赞无量。

云识浅德薄，鼓山数年，实出不得已也！今老病催逐，风烛残年，不过勉支一时，久待贤能。谁知鼓山交典未克，而粤中夙债忽催，岂非罗网自投？今到曹溪，虽是祖庭，早成蔓草荆棘，百无一就。既已来之则安之，莫非定业。

因兹二边都是祖庭，如其不顾，甚怖因果相加，自维力弱，实难全负，故于鼓山无能顾及。前曾屡函告辞，请举高德。昨常住遣复宝二监院来粤妥商，特修芜函，派二师前来礼座，面呈一切。望圆公不吝慈悲，分神祖刹，则常住幸甚！大众幸甚！不必再议选举。伏祈法驾早降！龙天同感。

## 复云南圆通寺自性、宏净二和尚

想汝等白业增进，行愿坚深，为慰。朽为孽缘所羈，夙债难却，脱却一笼，又投一网，莫非定业。现今身体朽坏，百不能为，加之常住空虚，人财两乏。遭兹时局，困苦万般。夏间至港二月余，捐募不多，回山未久，身患重病，至今尚未复原。

接汝来函，谓住持丹霞圆通寺，要续源流。闻之不禁悲喜交集。喜汝发心，是为难得，悲斯时世，实非容易。见古人时时以道德为念，度生为怀，损己利人，果因不昧，慎重行持，切勿错过，诚之诫之。

再宏净等，前在南华，望为相助，共扶祖庭，不料以诸缘未顺而去，物件在寺，无人送返。兹将汝之衣被等，与人结缘，其余书籍尚在，若观看，可能邮寄。

来函问源流，吾济洞之法，均授汝师，应向汝师处要，乃为合理。今问吾要，汝是吾孙，吾若付汝，恐汝师有别意；若不付，又负汝诚意。吾今不得已，将汝与自性，各书一张，应低一字，乃为合格，善自珍重。

自性有嗣佛耀，吾有济洞二法，均授耀师，耀既已授汝，都是一样。吾若另书与汝，恐耀师不会意，如耀师授汝之卷，不是吾之法派。汝今定要吾之源流，汝乃吾戒子，侍吾已辛苦多年，吾若不书，恐动汝念，今不得已书付，善自护持。

朽因病嫌烦，概杜笔砚，及交通隔碍，故复函迟延，再汝将自



悟修圆佛耀恍然等，吾书伊之表信偈及派名，录抄一份来，现时滇中缙素情形近况，得便录来，以慰远念。

## 复郭涵斋宽慧居士

衲为南华建设计划，常时发生种种困难。其间尤以塑佛像事，为难更甚，不得已赴香港作将伯之呼。甫于古历本月初四返寺。

《案列手书》二件及《宝公大札》一件，均阅悉。承蒙宝公及诸檀那不弃，以大汾山家风嘱咐，殊不敢当。然藉此可以偿回乡之愿，亦是快事。惟南华功行，至圆满之日尚远。观本监院，今春放戒，另有其他因缘，衲并未将南华寺传与。不过仿福建鼓山旧例，临时开戒一期而已，远道传闻，或有失实。况修造南华，值此进退维谷，万分困难之际，此事既由衲担任，似有全始全终之必要，更不能因困难而退，就此卸责。衲既不能离南华，自难分身于南岳，只得有负雅爱，及宝公盛情，疚歉之处，容后领责。讲经一节，亦姑俟诸将来也！

此间荷六祖庇荫，一切甚为安全，敌机虽常过境，并无举动。南华又与市镇远隔，似无其他危险。如风声紧急，请至荒山暂避何如？

## 附郭涵斋宽慧居士来书

其 一

师尊座下：

昨上一笺，谅蒙垂察。湘省近来信佛者多，苦无领导。吾师为宗门山斗，后进楷模，故敢请屈驾回乡，讲经开示。俾末法众生，发生善根，增长慧命，亦息灾救劫之初愿也！瞻望杖锡，毋任

迫切。

## 其 二

师尊座下：

久疏笺问，孺慕弥深，敬维杖履康强为祝。南华修造，计必日新。闻寺事正交观本法师，传付得人，道场光大，幸慰无量。

广州连被敌机轰炸，摧残达于极点。闻曲江亦时虞不靖，不审南华可安居否？此间居士林同人，拟接法驾还湘暂避。去春曾闻吾师谈及出家后，迄今未回乡，如精神尚健，为桑梓弘法一行，亦是一段大因缘，在四众中莫不馨香祷祝者也！

大为密印寺，粗具规模，一切尚须整理。宝生大师，备函奉请驻锡兹山，出于至诚。山中与外缘隔绝，洵为高年养静之地。于工程经费琐屑之事，决不敢以此上累清修也！

禅宗衰替，继续乏人，孤负祖庭，令人增歉，务恳俯允贵临，成就众生之愿为荷。如已定局，请即电示，或快函告知，以便由林中寺中公推二人加函前往欢迎也！

（弟子）郭宽慧顶礼

六月十一日

## 复远峰（在滇还俗）

昨接来函，惊喜交集。何也？惊者，惊叹法门不幸，岂是水浅难潜鯤鲸乎？非也！若其然者，清祖岂肯弃其帝位而披缁？总之菩萨济世，悲愿宏深，随机示现，顺逆皆方便，岂定相乎？是以明祖由释而作国主，振兴大教，谁能测之？

朽忆侍者于鼓山，舍双指而奉佛，何其精进！何其勇猛！岂有我哉？为众所钦，尤属难得。今兹和光，岂广孝再临？又法门不幸之大幸也！因之喜出望外。至于大作二章令和，朽生平文字缘薄，平仄不解，音调不谐，谅已洞悉，聊附梦语一章见笑！

雁音从空来，拟议意难开。  
昔是吾侍者，亦或将相材。  
世事苦难测，善哉抑苦哉。  
化身无定相，何事起惊猜？

## 扬州邓契一居士问念佛

答：世人若真为生死念佛，贵先放下万缘。果能放下，情不恋世，于二六时中，将一句弥陀放在心里，念念不间，念来念去，心口如一，不念自念，念至一心不乱，休管生与不生，莫问佛接不接，直至临终寸丝不挂，自然决定往生无疑矣！

又问：参禅念佛同否？

以偈答云：

佛说一切法，莫非表显心。  
安得禅净门，妄自别浅深？  
一称南无佛，心光自发宣。  
了此话头源，当下达本宗。  
识兹佛来去，参禅证无生。  
动静是如如，净土即此间。

又云：

时人念佛愿生西，生贵信行愿力坚。  
忏悔现前犹放下，恒忆佛号在心田。  
四句百非一齐遣，直使妄念绝所缘。  
行人志能力行去，西方此土一齐圆。

## 永王居士竹村宽禅说性

处此身中者，谓之性，而不知生天地备万物皆性也。是天地

万物者，此性之现量也！大其性，则尽虚空法界，居吾性内。故曰：“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佛为一大事出现于世，不过教人明此道，复此性而已。

## 复大沕山宝生和尚

久耳令誉，时深仰慕。接奉华翰，以贵山事见嘱，尤使云惶愧无地！云为南华寺事，已成触藩之势。此次不得已躬诣香港作沿门乞，当此非常时期，所谓十叩柴扉九不开。虽有成效，预计尚远。亦只得竭力做去，鞠躬尽瘁而已。

大沕赖法座住持，已有得人之庆，行见宗风再振，祖庭重光，无容云作续貂之举。况云对南华万无轻离之理。除已复郭居士外，特达座前，务祈慈悲，为密印全其始终，不避劳怨，不辞艰辛。经云“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斯言云愿与法座共勉之！

### 附录 沕山宝生和尚来函

久仰慈范，愧未亲近。每忆法座，无不神驰左右，遥想法躬康泰，为慰。

径启者，宁乡大沕山密印寺，为我湘省最著名的大刹，为沕仰宗发祥之地，公所知也！民国初元，为匪所烧，琳宫梵宇，尽成灰烬。嗣省垣各宰官居士，举弟住持寺事，蒙龙天护法，各宰官居士维持，大殿、禅堂、斋堂、僧寮、山门，渐次告成。而寺中之规矩颓废已久，后之学者，及住僧，莫知所宗。

弟住衡岳时多，不能分身。密印苟不得人，禅灯难续。我公为禅宗大匠，现代衲子过南岳，无一不道及我公之禅风。弟与各宰官居士言时，各皆发欢喜心，愿得公为该寺住持，俾佑祖法炬，

暗而复明。我公乘大愿船，决不吝法，伏愿法驾早降祖庭，不但大为幸甚，而我湘省之人民，获大福利无穷矣！速赐佳音！

## 复慧融和尚

云日前为南华事，有香港之行，本月初四日始返曹溪，此行计一月有余。当此非常时期，亦无甚成效。回寺得阅大札，不胜诧异。

此事古历二月间有贵省人证莲明海二师。据云俗系胞兄弟，来敝寺讨单。进禅堂后，于入室时，道及拟请云至贵寺云云。云即严辞却之。该二师于三月间溜单他去。云对此事早已忘却，亦无派人前赴贵寺侦察等事。至云差遣僧士一节，敝寺正感人才缺乏，自顾不暇，亦不敢冒昧派差。大和尚过信人言，致有此误会。

在贵寺无论何事，既有地方檀越，又有佛教会及政府机关团体，自能料理。云远居广东，相隔太远，更自问何人，敢有此权力，远及邻省耶？总之捧读大和尚来书，具见谦谦有德，且怀重振祖风之宏愿，尚希发勇猛心，努力做去。一面与当地宰官居士，同心协力，何患不能兴利除弊？重建大慧之法幢，恢复灵岩之令誉，为期必不甚远也！云下风遑听，亦为之欣幸无已。惟祈大雄大力，不避劳怨，不辞艰难困苦，勉力行之。

### 附录 慧融大和尚来书

后学久仰圆音，高唱于南华。自愧障深，未克亲炙于座右，斯乃善根鲜薄之所招感也！

窃思了山灵岩寺，赣南唯一之禅席，创自南唐普举禅师，于兹开山，由是高僧迭出，禅德踵至。大慧呆于此高建法幢，因此灵岩之名更加显著。自前清兵燹后，至光绪初年，吾祖普会老人募建

梵宇，恢复旧规。今大殿外四围，均有碑记。普老西归后，以其剃度子孙住持斯席，均各饱私囊，经二十余年之习惯，一时难以顿除。

后学每思满吾祖十方丛林之心愿，半年以来，终成画饼。辱承和尚遣忠亮大师来山，侦察一切，并云我师老人，慈允差遣有德僧士，飞锡降临于灵岩，垂注法雨于岭北。后学决意退让，断不附和子孙习惯之陋规。惟冀我公不悖法云，愚践前言，急遣大德上座三五位光临庾地，扶持大慧杲禅师这根刹竿子，普令大地众生，知有出身之路。如是方便功德，唯佛与佛乃能究竟其底源，后学不胜翘企之至。

## 复昆明孙乐佛海居士

昨由南华转来大函，敬悉。与子别去二十余寒暑矣！音问难详，念念于怀。朽老矣！目昏手颤，笔墨早弃，对诸函札，少有相酬。阅大作数张甚佳。虽然如是，但此事于文墨，虽非即离，究竟实际，非语言文字。所谓说十分，不如行证一分。昔夹山答法身之语，及至华亭，半点用不着。故古人一一从境缘丛里，经数十年磨练，百折不挠，自信无疑，方能自由自在，尚有脱不去东瓜印子者。今人心浇薄，时势失纯，苟不深穷，恐宿栈道，望子努力，珍重！

## 复陈殊贤居士

来书云：“《坛经》说东方人造罪求生西方等语，与莲宗有无冲突”一节，如今不说冲突与不冲突，试问自己疑他做什么？若疑诸佛菩萨说法有冲突，岂能垂教万古？实在自己不能体会经义。若悟第一义，则无开口处，说个明心见性，已属方便，岂有冲突之理？

至此业已答复。若不会，且看世尊唤阿难托钵去。

若依座主见解，不免依文解义。盖当时六祖为韦刺史说世尊在舍卫国城中说西方引化经文，分明去此不远。若论相说，数有十万八千，即身中十恶八邪便是等语。六祖言世尊在舍卫城西方引化经文，可知已明白净土法门，断无故违佛说。不过他随缘说法，叫人了自性，识身中净土，不可愿东愿西，向外驰求，应随其心净，即佛土净。后再曰“人有两种，法无两般”，即《法华经》所谓“惟此一事实，余二即非真”也！所以当时得旨嗣法者，四十三人，宏化天下。至今五灯灿耀，岂徒然哉？

你我自惭，不能领会玄旨，不是祖师有过。夫上天下雨，无私润于枯林。佛愿虽广，难度无缘。阿难为佛侍者，多闻第一，上有父为国王，已不富而自贵；兄为世尊，有吾不自修不能成佛之感。是知大地众生，虽有佛性，要随顺修行。譬如金在矿里，须经锻炼，方得受用也。再考我佛在天竺说西方，华夏之人，便指天竺为西方。

菩萨说法无法，令人背尘合觉。而众生知见，多是背觉合尘，不能随处解脱。喻如劝人不可心外觅佛，其人便执心为佛。岂知“法尚应舍，何况非法”？《弥陀经》云：“若人念佛七日一心不乱，弥陀便来接引。”一心不乱者，即是离念也！能做到离念功夫，何处不是净土？故《坛经》云“悟人在处一般，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此之谓也！

今劝善知识先除十恶，即行十万；后舍八邪，乃过八千。念念见性，常行平直，到如弹指，便觐弥陀。及夫见了弥陀，又不生欢喜之心，则无时不在净土。若在净土，又无人、我、众生、寿者四相，则是真实菩萨。到那时不管东西南北，无不自在矣！ 耑复断惑。

## 致鼓山盛慧、复腾二长老书

外寇深侵，人心散乱。法门衰落，更不堪言。如棘刺心，悲何

能已！但僧伽不可以时当末法，听其浮沉。此常人之情，非佛子之本色也！

南华此次传戒，为时甚迫。而修圆和尚以滇省缙素挽留，行而复止。复仁亦已退院，一时乏人负责。生、旦、净、丑，一身任之，云门工程，因尔停顿。吁！尘劳人世，眨眼百年。所谓“人事卒难遂，年光不可留，是非横劫掠，使我不自由”。

涌泉寺为十方瞻仰之道场，幸勿再挂虚名，更增业障。望两序上座，即大众师，推请盛慧老和尚负责住持，诸贤竭诚扶助，必使纲宗丕振，慧命永全，不绝狮弦，大开正眼。同抱程婴杵臼之心，勿拘伯夷叔齐之节。此云日夜熏香祷于佛前者也！易曰“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惟望大擂鼓山之鼓，齐撞法海之钟，共警酣眠，自求多福，死中求活，时乎！

## 复潮州开元寺书

厚扰常住，瞥眼阅八月矣！宗门骨肉，我怀何如？老拙生平怕负虚名，无补实际。去秋所以代拟八款，希图安定常住，本人既未接受名义，岂有派代表住持之说耶？事理显然。而时值末化，法幢倾圮，挽救无力，此又智和尚所目睹者也！开元古刹，望诸公掌握，协同一心而除憎爱，化毒药以变醍醐，公推主持，共同扶助，同人无诤三昧，为幸！

## 复湖南佛教居士林书

黄乐西居士：

特来华翰，敬悉。辱承藻饰，惭愧莫名。经当随时肃复，谅邀洞鉴。

去冬周永觉居士到云门山时，实以大觉寺偃祖道场，工程拮



据，苦无替手，未能应命，有负诸大贤希望，实为佛祖之罪人也！昨日朱长松居士不惮跋涉，又分敦促，殊不知云徒有虚名，无法可说。且首都、福建、江西、香港再三邀约，派员坐俟，有如追逋。只因目下南华待筹摆脱，非所谓三界尘劳如海阔，无今无古闹聒聒乎？俟能分身，当图敬恭桑梓，藉了因缘。然诸仁者这种愿力，显见菩提大心，早已庄严佛土，默感龙天矣！又奚必待云之行耶！

## 复孙语默书

语默大居士慧察：

敬复者，手书及佳作，伏读甚善。循是行去，自多法益。从性起修，如扬顺风，但当缄秘自持，步步踏着鼻孔。若见道人，无净秽可舍，西方只在脚跟下也！古人云：“威音王前，无师自悟者，悉属魔外。”盖此蹊径，四维上下，举足皆非。见道方修者，但可与言此处无东爪印子，纵印亦不能留痕迹。于大火聚中，俟有缘时，重为商讨。假令盲目肯定，是则违背祖范，非则获咎靡追。经教住世，圣贤可量，消归自己，莫作能想。阅语录则须具择法眼，尽信书不如无书，校其与佛祖未说法前之原天书无异方可。七十为法，珍重！珍重！

## 复屈居士问法书

（上略）承询成佛，究为三身齐现，具足一切神变功德，抑为自心透脱，便算究竟等义。谨以薄识，略叙大概。论到此事，不无权实修证深浅因果之殊。至如实际理地，本无名言说相，但一法性身，常居法性土，离四句，绝百非，有何开口处？“但有言说，都无实义。”如世尊掩室、文殊挥剑、净名杜口、丹霞火烧、赵州谓不喜闻、德山以喝、云门以棒，从上佛祖，无非显兹妙义，不过宗门以直

捷示人，截断葛藤。故六祖答智通问：“清净法身，汝之性也！圆满报身，汝之智也。千百亿化身，汝之行也！”祖已明示三身四智，神通妙用，不欠丝毫。至于权变方便说个“佛”字，皆是不得已也！

宗门但论见性，不重禅定解脱。悟心之人，自解作活计，翻转本体作工夫，终日使得十二时辰，是为全性起修，全修在性，善能调熟，不离当生，即证圣果。六祖曰：“终身不退者，定入圣位。”古云：“顿悟初心，即究竟圆极，寂灭真如。”《宗镜录》问：“一心成佛之道，还假历地位修证否？”答：“此无住真心，实不可修、不可证、不可得、非取果，故不可证。非着法，故不可得。非作法，故不可修。”若论地位，即在世谛行门，亦不失理。以无位中论其位次，不可决定有无之执。经明十地差别，如空中鸟迹。若圆融门，寂灭真如，有何次第？若行布门，对治习气，升进非无。若得直下无心，量出法界之外，何用更历阶梯？若未顿合无心，一念有异者，直以佛知见治之，究竟成佛果。不可偏执一见，成儻侗病也！

昔皓月供奉问长沙岑曰：“天下善知识，证三德涅槃也未？”岑曰：“大德问果上涅槃，因中涅槃？”曰：“果上涅槃。”岑曰：“天下善知识未证，功未齐于诸圣。”曰：“未证何名善知识？”岑曰：“明见佛性，亦名善知识！”问：“未审功齐何道，名证大涅槃？”岑曰：“摩诃般若照，解脱甚深法。法身寂灭体，三一理圆常；欲识功齐处，此名常寂光。”又问：“如何是因中涅槃？”岑曰：“大须知见地了彻，直与佛祖把手同行。”

但得因中涅槃，其多生炽然之结习，须次第尽，方得超出三界。《楞严》云：“理则顿悟，乘悟并销。事非顿除，因次第尽。”惟宗下用功，水到渠成，超证十地等妙，有不期然而然也！阿难尊者云：“不历僧祇获法身。”永嘉云：“证实相，无人法，刹那灭却阿鼻业。”又云：“弹指圆成八万门，刹那灭却三祇劫。”奈何行人，习有轻重，证有深浅不同。在诸大祖师证与佛齐，人法空，能所寂，烦恼菩提、生死涅槃、佛魔、凡圣等，悉是假名。经云：“但以假名字，

引道于世间。”如伶人舞戏相似，终日吃饭，不曾咬着一粒米；终日穿衣，未曾沾得一缕纱。凡所施設，一切事务，如寿祖云：“修习空花万行，宴坐水月道场，降伏镜里魔军，大作梦中佛事。”余或未及者，须由功业励行为本修因。若不降心，而取证者，无有是处。

## 致倓虚法师函

倓老法师暨阁寺诸上座道鉴：

兹由志莲净苑寄来尊处衣服等件，只领之下，无任感激。伏维老法师暨诸上座同袍高谊，远念荒山贫困，惠予锦衣。当如法分给大众结缘，遮身御寒。兹代本寺大众，遥向老法师暨诸上座远致谢忱。专此敬候。

道安！

虚云合十

四月二十四日

## 答顾德谷、任肇聪二居士问

问：方便求受五戒，与在戒堂中求受五戒，有何差别？

答：凡求戒者，照仪轨理应登坛。眼观法相，耳听羯磨，心生忏悔，易具功德。如以因缘不能登坛者，可请大德比丘在佛前方便授受，亦须深生忏悔，至诚求授始得。

问：求五戒后之男女居士，能否用优婆塞、优婆夷名称？

答：凡依大德比丘受皈依后，再受一戒、二戒以至五戒的男居士就是优婆塞，女的就是优婆夷。

问：受方便五戒后，能否披戒衣？

答：既得大德比丘允许受持一戒以至五戒的人，均可披缁衣。五衣、七衣等则不得披也！

问：优婆塞与优婆夷所披戒衣，系用五条抑用缦衣？

答：只可用缦衣。五条衣者，须出家受沙弥戒时才能用。近来诸方传戒，日期短促，三堂大戒，连着传授，故五衣、七衣、十二条衣三者，亦一次传之。但必须受过沙弥戒和比丘戒后，才能披用。现在许多在家二众弟子亦有披五条或七条衣，此实混滥轻慢佛制，罪过不小。

问：如据蕩益大师《戒衣辨讹》云：“佛为沙弥制二衣，一上衣，即无缝袈裟，亦名缦条。色与比丘同，制与比丘异。但直缝之，不许刺叶。故《律部》云：‘求寂之徒，缦条是服，辄披五衣，至为罪滥。’盖沙弥虽已出家，尚未入僧宝数，是故五条犹不许服，况七条等乎？为优婆塞，则含蓄无缝三衣，形与沙弥同，入坛行道，方许披之，平日不得披着。所以与沙弥别也！”又蕩师《戒衣辨讹》第三条云：“前人无知妄作，辄令优婆塞得披三衣，后人矫枉过正，并禁优婆塞不得着缦衣，三讹也！”据此，则男女居士受五戒后，宜披缦衣。而现有披五衣者，似宜改正乎？

答：应更正，你这种宝贵意见，是正确的。

## 致马来亚麻坡刘宽正居士函三则

### 其一

惠书及装佛金功德，均收，谢甚！居士既徘徊于禅净之门，则何妨合禅净而双修？于动散之时，则持名念佛；静坐之际，则一心参究念佛是谁。如斯二者，岂不两全其美？居士眼目有疾，则宜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以求大士慈光照触，翳障消除。

### 其二

遥来云笺，蒙惠修寺功德净资，于二月十八日收讫，荷谢无任。

居士处此扰扰尘寰，独能道播麻地，可谓火中青莲，诚为难得。令堂以古稀之年，信向念佛，而居士曲尽子道，善能喻慰，尤难得也！

夫众生真心本体，般若光明，堂堂独露。但以妄想习气（即粗浮、贪、瞋、痴、慢等），时时发现，自障妙明。但将冷眼看破，放下便是，不必别求也（能一心专念观音圣号，净念相续，便是放下第一法）。遇难忍处须忍得过，难行处要行得过，惟净业可修便修，于幻缘得过且过，习气销尽，菩提圆成矣！

### 其 三

连惠两书收悉，惊闻融熙逝世，不胜伤悼。惟人生有死，亦乃世间常态。三界无安，当深生怖畏。直须痛念无常，信愿念佛，求生净土。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伏惟珍重！

## 复星洲卓义成居士

承问关于静坐之事，云亦是门外汉，今本同舟共济精神，略伸管见如下：

一、静坐不过是教行人返观自性的一种方便方法，简言其要，则在于系念一句佛号（或阿弥陀佛，或观世音菩萨皆可），心心相契，念念相续，由心而出，从耳而入，莫令间断。果能如斯，则更无余缘杂入矣！若能久久不退，弥勤弥专，转持转切，不分行住坐卧，岂觉动静闲忙？便可一直到家，永生安养。居士才觉得有些定明澄澈之境，便生心动念而执著之，宜其不能进步。

二、静坐宜取乎自然，身体有病，宜适当调养，不必勉强支持。修行用功不拘于行、住、坐、卧也！

三、悟道不一定皆从静坐得来。古德在作务行动中悟道

者，不可胜数。悟道仅为真正修道的开始，由修而证，则神通不待求而自得矣！若专为求得神通而修行，是魔见，为学佛人所不齿者。

四、参禅、念佛、持咒等一切法门，皆教众生破除妄念，显自本心。佛法无高下，根机有利钝。其中以念佛法门比较最为方便稳妥。居士受持《佛说阿弥陀经》，熟览《印光法师文钞》，若能依而行之，则净土现成，万修万去。

五、荤食造杀害生，大违慈旨。令人智昧神昏，增长贪瞋、淫欲，身后业案如山，冤怨债报，宁有了日？静坐修行的目的，要了生死，荤食则增加无边生死，漏瓶盛油，虚劳精神，智者可以自审矣！莲池大师《戒杀放生文》，当熟览谛受。

六、静坐如法，可使四大匀调，促进健康。

七、“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八万四千法门，对治众生八万四千烦恼，莫不殊途同归，惟当择其契理契机者而修持之！

八、云居山目前尚无传戒条件，云颓衰尤甚，恐不克举行矣！

九、中国佛教在宗教政策保护下，提高了地位，纯洁了组织，大有发展气象。

十、请照皈依证所示，随宜随分，遵行修持之。综观所问情形，以居士程度，最好熟览《净土十要》《印光法师文钞》《龙舒净土文》等，当可获得实际利益。常阅《云栖法汇》，可融会一切法门。再阅《净土十要》《龙舒净土文》，使专门进步，万无一失矣！

## 致南洋麻坡刘宽簪居士函二则

### 其一

惠书及功德净资，均收讫，谢甚！居士发无上心，求受三归五戒，甚可嘉慰。然古云“受戒容易守戒难”，愿居士自受戒后，幸勿

毁犯。今奉上归戒证一纸，上有学佛须知，愿居士遵而行之，自得解脱。

## 其 二

冬月十四日惠函敬悉，山野衰病，久阙致候，忽蒙惠注，深为感慰。盖因缘离合，浮生如幻。至希达观旷怀，逆来顺受，于一切不如意境界，作随缘消旧业想，自致安然自在。人生娑婆，苦多乐少，居士能知人身难得，佛法难闻，是已深得个中旨趣。望以此自慰，常时念佛，勉修净业。久则亲承法益，灾消福崇，所愿遂意矣！

## 致越南宣圣法师函五则

### 其 一

客岁腊月十一日来函已悉，惠施谢甚！欲于自利利他事求一简单开示。夫今法门式微，举目滔滔，尽在名利人我中过活，求真操实履者，殆不可得。仁者犹能殷勤向道，不忘己分，甚可喜慰也！

盖三界之中，无非牢狱，暂时欢乐，终归无常，众生燕雀处堂，罕思出离。若能痛念生死事大，觑破一切世情，若顺若逆，总皆虚妄不实，过眼便是空花。独一念持戒、礼忏、笃信三宝之心，生与同生，死与同死，而又专求己过，不责人非，步趋先圣先贤，不随时流汨没，庶几信心日固，智慧日开，而生死可永脱耳！

### 其 二

二月十七日来函阅悉。云幻躯衰迈，时浸疾病，远劳重念，至为感慰。月来渐转恢复，希勿介注。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况以一息余生，持此浮脆之躯，而为客中之客，欲求无病，又何可

得？至祈诸仁各自努力，拌此一生，冀求出离，是为至要。

### 其 三

二月二十七日来信收悉。陈炎松居士代汇净资，已于去年冬收到，当时事冗未复，歉甚！至希致谢意。陈宽德居士请释远注。

云居山寺现住众百十余人。自去秋蒙准加于国营云山农场，为僧伽生产队（由前僧伽农场脱胎而来），经济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不妨碍劳动生产时间外，宗教仪式，个人修持，随意照常（过堂素斋生活照旧）。至希诸仁及时努力，精进行道，切勿空过岁月。

### 其 四

来函收悉。云居建寺塑像，蒙诸善信暨仁者等大力惠助，现已大部竣工，云甚感慰谢。现在进行山区建设，展开生产跃进，僧众忙碌，作务冗繁，故对佛像开光、传戒及小辰各项，均不举行。幸希痛念无常，为道精进。

### 其 五

来信收悉。山中农禅生涯，自给丰足，兹复每亩增收粮谷一百六十斤，堪慰远念。承仁者及诸善信盛意隆厚，感谢殊甚。惟老病不堪，旦暮幻景，殆将不久，至希日后勿为赘念。当各痛念生死事大，无常迅速，精进净业，勿空过光阴，勿负此人身，切切至要！







## 宣统三年在上海静安寺成立 佛教总会上海居士林普说

今承众位居士邀请略谈佛学，论到此事，老衲抱愧万分。盖缘自己毫无实行，虽然浮谈浅说，无非古人剩语，与我本没交涉。

想我佛为一大事因缘降世，垂训八万四千法门，总皆对病开方。果若无病，药何用施？倘有一病未愈，则不可不服其药。其方在我华夏最灵验者，莫过于宗律教净，以及诵持密咒。以上数方，在此土各光耀一时。目下兴盛见称者，无越江浙。于台贤慈恩、东西密教，大展风光。诸法虽胜妙，唯于宗律二法，多不注意。嗟兹末法，究竟不是法末，实是人末。因甚人末？盖谈禅说佛者，多讲佛学，不肯学佛，轻视佛行，不明因果，破佛律仪，故有如此现象。大概目下之弊病，莫非由此。既然如是，你我真为生死学佛之人，不可不仔细，慎勿暴弃。

法门虽多，门门都是了生死的。故《楞严经》云：“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所以二十五圣各专一门，故云一门深入。若一圣贪习多门，犹恐不得圆通。故持六十二亿恒河沙法王子名，不及受持一观音名号也！

凡学佛贵真实不虚，尽除浮奢，志愿坚固，莫贪神通巧妙，深信因果，懍戒如霜，力行不犯，成佛有日，别无奇特。

本来心、佛、众生原无差别，自心是佛，自心作佛，有何修证？今言修者，盖因迷悟之异，情习之浓，谬成十界区分。倘能了十界即一心，便名曰“佛”。故不得不尽力行持，消除惑业。习病若除，自然药不需要。古云：“但尽凡情，别无圣解。”喻水遭尘染，一经放入白矾，清水现前。故修学亦如是，情习如尘，水如自心，矾投

浊水，浊水澄清。凡夫修行，故转凡成圣也！

但起行宜辨正助，或念佛为正，以余法作助，余法都可回向净土。念佛贵于心口不异，念念不间，念至不念自念，寤寐恒一。如是用工，何愁不到极乐？

若专参禅，此法实超诸法，如拈花微笑，遇缘明心者，屈指难数，实为佛示教外之旨，非凡情之所能解。假若当下未能直下明心之人，只要力参一句话头，莫将心待悟，空心坐忘，及贪玄妙公案神通等，扫尽知见，抱住一话头，离心意识外，一念未生前，直下看将去，久久不退，休管悟不悟，单以这个疑情现前，自有打成一片，动静一如的时候，触发机缘，坐断命根，瓜熟蒂落，始信与佛不异。汾山云“生生若能不退，佛阶决定可期”，岂欺我哉？

每见时流不识宗旨，谬取邪信，以诸狂禅邪定，讥毁禅宗，不识好恶，便谓禅宗如是。焉知从古至今，成佛作祖，如麻似粟，独推宗下，超越余学。若论今时，非但禅门，此外获实益作狮吼者，犹罕见之。其余诸法，亦不无弊病。要知今日之人，未能进步者，病在说食数宝，废弃因果律仪，此通弊也！

若禅者以打成一片之工夫来念佛，如斯之念佛，安有不见弥陀？如念佛人将不念自念寤寐不异之心来参禅，如斯参禅，何愁不悟？总宜深究一门，一门如是，门门如是。果能如此用工，敢保人皆成佛，那怕业根浓厚，有甚习气不顿脱乎？此外倘更有他术能过此者，是则非吾所能知也！

每叹学道之士，难增进胜益，多由偷心不歇，喜贪便宜。今日参禅，明日念佛，或持密咒，广及多门，不审正助，刻刻转换门庭；妄希成佛，毫无佛行，造诸魔业，共为魔眷，待至皓首无成，反为訕谤正法。古云：“欲得不招无间业，莫谤如来正法轮！”今逢大士胜会，同心庆祝，各各须识自家观自在。大士从闻思修入三摩地。阿难纵强记，不免落邪思。将闻持佛佛，何不自闻闻？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

虚云一介山野之夫，智识浅薄，因承列位厚意邀来，略叙行持损益云尔！

今朝九月正十九，共念观音塞却口。大士修从耳门入，眼鼻身意失所守，绝所有。切忌有无处藏身，当下观心自在否？

## 民国二十二年癸酉在 福建功德林佛七开示

胜进法师命署焯居士录

当民国二十二年春季，闽省福建功德林居士发起佛七时，至第三日，虚云老和尚由鼓山涌泉寺下省公干，顺途到功德林慰问大众。刚好佛七止静默念，大众一闻虚云老和尚驾到，大半离座迎接，叩头礼足。

当时云老和尚大喝一声说：“你们学佛好多年，今天对这样严肃佛七道场，给你倒插法幢了。佛法的门中，无论是禅是净，贵在六根门头用事。掉举与昏沉，都是失念的病源。你们记得吗？《弥陀经》中说过，‘假如一天、两天、三天，甚至于七天，都一心不乱，那个人在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和诸圣众，现在他的面前，接引往生。’现在你们诸位能不能一心不乱？如果一心不乱，怎么会听到老僧到来？如果一心不定，念到阿弥陀佛现身到来，你也不认识；他是佛是魔，你还不认识；是定是乱，也弄不清楚。那前途危险，真是可怜可怜。”

大众给他教训一番，都不知道怎样是好。到佛七场中开静了，虚云老和尚就同大家入殿礼佛，向大家开示说：

“你们打佛七，贵在一心。如果心不一，东看西听，这样地念佛，就是念到弥勒下生，还是业障缠身。佛法世法，都是一样。世法无心，尚且不可以，何况佛法呢？念佛的人，从头到尾，要绵绵密密，一字一字、一句一句不乱地念去。佛来也这样念，魔来也这样念，念到风吹不入，雨打不湿，这样才有成功的日子。为什么呢？佛者是觉也！既然能觉悟，自然知道用力专心念去。魔者是

恼也！恼害众生慧命。知道他恼害慧命，当然更加用力专心去降伏他。所以当能够觉时，就是见佛；如果遇害，就是着魔。

“现在佛七场中，如果坐在本位不动，继续念下去的各位居士，算是见着佛了。你们叩头接我的有几位，你们说接到什么？既说不出好处，岂不是虚耗时光，空无所得？岂不是我来恼害你们一心大事，扰乱你们一心净业？这样就是你们置我于魔罗边处了。可叹！”

“世俗人每每不知恭敬三宝，实在可怜。他们有的用什么烧猪、鸡、鱼供养观音菩萨，既然犯了杀戒，又不恭敬。

“有一次，我在上海时，正遇梅兰芳在上海演戏，有某居士包一个厢位，花数百元请我看戏。我告诉他说：‘八关斋戒弟子，尚且不可看戏，何况我出家的僧人？你请我看戏，无异烧猪供菩萨。’那个人叩头悔过说：‘我今天花了几百元得到开示，知道敬僧的道理了！’佛法无上，贵在用心。”

一句珍重，揖别而去。此时各人不敢起身送别，而虚云老和尚也不回头看看。

这个佛七，经过虚云老和尚开示之后，所剩下的四天佛七工夫，的确是样样照做。其中有一位陈大莲居士，建瓯人，皈依太虚法师，曾任福建省议会议员。在此期佛七的第六天念佛中，看见地上显出黄金色，很是高兴，结七后特地上鼓山，再请虚云老和尚开示。蒙虚老和尚开示说：“这是心到达清境的表现，切戒生贪念，务须一心念佛，努力精进，自然到家，不能够有其他希求。”要知道圆人说法，没有一法不圆，任他横说直说，都是契理契机。

## 在湘、桂、黔等寺院开示

民国三十一年冬，政府主席暨各长官，发起启建护国息灾大悲法会于重庆。特派代表屈映光、张子廉来粤邀请云公赴渝，主持法会。十一月六日，由粤启程，经湘、桂、黔，以达重庆。于慈云寺及华严寺，分建法会四十九天，至三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圆满。返粤，其间经过各地，备受各界欢迎款待，请法皈依。计给牒皈依者有四千余人，上堂说法开示数十次，兹择录法语如下。

民国三十二年一月十七日

在重庆慈云寺开示

今日诸位发心来皈依三宝，老衲甚为欣慰。诸位远道过江来此，无非希望得些益处。但若想得益，自须有相当行持，如徒挂空名，无有是处。诸位须知，现既皈依，即为佛子，譬如投生帝王之家，即是帝王子孙，但能敦品励行，不被摈逐，则凤阁鸾台，有分受用。自今以后，须照佛门遗教修持。

要晓得世间万事如幻，人之一生，所作所为，实同蜂之酿蜜，蚕之作茧。吾人自一念之动，投入胞胎，既生以后，渐知分别人我，起贪瞋痴念。成年以后，渐与社会接触，凡所图谋，大都为一己谋利乐，为眷属积资财。终日孳孳，一生忙碌，到了结果，一息不来，却与自己丝毫无关，与蜂之酿蜜何殊？而一生所作所为，造了许多业障，其所结之恶果，则挥之不去，又与蚕之自缚何异？到了最后，镬汤炉炭，自堕三途。所以大家要细想，要照佛言教，宜吃长素，否则暂先吃花素，尤不可为自己杀生！杀他之命，以益自



己之命，于心何忍？试观杀鸡捉杀之时，彼必飞逃喔叫。只因我强彼弱，无力抵抗，含冤忍受，积怨于心，报复于后。以较现在武力强大之国，用其凶器，毁灭弱小民族，其理正同。诸位既属佛子，凡悖理之事，不可妄作。

佛法本来没甚稀奇，但能循心顺理，思过半矣！许多人见我年纪虚长几句，见面时每有探讨神通之情绪，以为世外人能知过去未来，每问战事何日结束，世界何日太平？其实神通一层，不但天魔外道有之，即在鬼畜俱有五通。此是性中本具，不必注意。我们学佛人，当明心见性，解脱生死，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从浅言之，即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但不可损人利己，更宜损己利人。果能切实去做，由戒生定，由定生慧，一切自知自见，自不枉今日皈依也！

方才有几位询问《楞严经》意旨，兹乘大众在此机缘，略说概要。此经原有百卷，而此土所译，只有十卷。初四卷示见道，第五、第六等卷示修行，第八、第九卷渐次证果，最后并说阴魔妄想。

阿难尊者为众生示现询问，而佛首明诸法所生，惟心所现。因阿难尊者见佛三十二相，如紫金光聚，心生爱乐。佛问其将何所见，阿难尊者白佛言：“用我心目，由目观见，如来胜相。”佛问心目何在，阿难尊者白佛言：“纵观如来，青莲花眼，亦在佛面。我见观此浮根四尘，只在我面。如是识心，实居身内。”佛告“心不在内，不在外，亦不在中间。若一切无着，亦无是处。诸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皆由不知二种根本。一者无始生死根本，则汝今者与诸众生用攀缘心为自性者；二者无始菩提涅槃，元清净体，则汝今者识精元明，能生诸缘，缘所遗者。由诸众生遗此本明，虽终日行而不自觉，枉入诸趣。应知诸法所生，惟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而一切众生不成菩萨，皆由客尘烦恼所误。”

色、声、香、味、触、法为六尘，眼、耳、鼻、舌、身、意为六根，是

为十二处。加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六识为十八界。另地、水、火、风为四大，再加空大、见大、识大为七大，合为二十五数。由二十五位贤圣分别，自陈宿因，入道途径。

至于六道轮回，淫为其本；三界流转，爱为之基。阿难尊者为众生示现，历劫修行，几难免摩登伽之难，所以示罪障之中，淫为首要。因淫损体，遂杀生补养，而盗妄等恶，亦随之而生。阿难见了如来三十二相，如紫金光聚，对摩登伽之美色，而不爱乐。男子见了女子，或可观想自己亦作女子；女子见了男子，或可观想自己亦作男子，以杜妄想。

自己终日思想，确可转移心境。譬如我从前幼时在家垂辮发，衣俗衣，终日所触所想无非俗事，晚上做梦，无非姻亲眷属种种俗事。后来出家所作所思，不出佛事，晚上做梦，亦不外念佛等等。

至葱蒜五辛，不可进食，为免助长欲念。所谓除其助因，修其正性。更加精勤增进，自能渐次成就。更须自己勤奋，不可依赖他人。阿难尊者以王子佛弟，舍其富贵，出家从佛，希望佛一援手，即得超登果位。诃知仍须自己悟修，不能假借。

不过吾人如能发心勤修勿怠，则由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以至十地，亦自得步步进益，以达等觉妙觉。

而三界七趣，无非幻妄所现，原本不出一心，即一切诸佛之妙明觉性，亦不出一心，是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香严童子可说即是我鼻，侨梵菩萨可说即是我舌。

二十五位圣贤，因地虽有不同，修悟并无优劣。不过现在时机，发心初学，似以第二十四之大势至菩萨，及第二十五之观世音菩萨，二种用功方法，或更相宜。观世音菩萨于阿弥陀佛退位时，补佛位；而大势至菩萨，则候观世音菩萨退位时，补佛位。大势至菩萨以念佛圆通，吾人学习应念阿弥陀佛，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因“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忆子。若子逃逝，虽忆

何为？子若忆母，如母忆时，母子历生，不相违远。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至于观世音菩萨，则从闻思修入三摩地。上合十方诸佛，同一慈力；下合六道众生，同一悲仰。若遇男子乐持五戒，则于彼前，现男子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女子五戒自居，则于彼前现女子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如是或现天、人，或现声闻、缘觉，以至佛身。所谓三十二应，以及十四无畏、四不思议，经无量劫，度无量众生。众生无尽，悲愿无尽！诸位，善体斯意可也。

侍者惟因笔录

## 一月十八日晚在重庆慈云寺开示

现在与大众随便闲谈，“开示”二字，愧不敢当。因为虚云连自己都未明白，岂敢谬教他人？佛教开示，场合很多，如丛林坐香，班首轮流开示，观音七、念佛七等亦复如是。但拜忏不同打七，礼忏须五体投地，三业清静，不能加以杂言乱语，故忏坛上不说开示。

礼忏时须观着“能礼所礼性空寂，感应道交难思议。我今顶礼观音前，感应道交自实现”。以能礼之心，礼所礼之佛，谛观能礼之心，现在、未来、过去三世了不可得，一切空寂，则如来藏本有体性，自然发露。故《金刚经》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都是双遮双照的意思。空非空，色非色，即真空真色。

我们大家都是佛子，处此水深火热之中，不逢治世，所遇的不是炸弹就是飞机，真属不幸。但不幸中还是幸福，何也？佛子的本来勾当，所谓“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可是现在亦有些行不通了。我们此时只好放下一切，检点身心，以身为苦本，心为罪源。若不及今力自修持，更待何时？一失人身，万劫不复。放下

妄想，心本如如，不从外得。能精勤修持，何患生死不了？所以儒家亦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现在人心不古，不知政教之关系。于“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的意义，完全不懂。最近达识之士，多知目前大劫，非政教合一，不足以救苦息灾。如此政府元首及各院部当局发心启建护国息灾大悲道场，即此意也！

从前法会是常造的，什么十轮金刚法会等等，我也记不得许多，可是用心各有不同。如西藏喇嘛在中原弘法者，近来甚多。而政府特别加以崇敬，其意甚远，是否政府特别信仰，不得而知。惟对于中原青衣僧徒，则时加种种压迫，毁庙逐僧，不一而足。

本来青黄二教，均佛弟子。后人以居华东者，在日本为“东密”；居华西者，在中国西藏为“藏密”。近年密教，在中国风行一时，以为特长处，能发种种神通变化。可是闲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是不成的。

虚云化食人间，中外地方，差不多都到过。我是凡夫，没有神通，不会变化，所以不敢吃肉，亦不敢过分用度。一般不明佛法者，未忘名利，求通求变，存此妄想，非邪即魔。须知佛法是在自己心内，不可心外取法。神通属用功之过程，岂可立心希求？有此用心，岂能契无住真理？此类人们，佛谓之可怜悯者。

现在几位大心菩萨，发愿为国息灾，修大悲忏法，邀虚云来此主持。我们大家要精诚一致，当自己事来做，护国息灾功德，此是人人应当做的。我们拜忏，称扬圣号，最灵感的观音于此土最有缘；但心若不诚，亦不能感应。如诚心称名，观音无不寻声救苦。《楞严经》二十五圣，惟观音菩萨妙证圆通。文云：“彼佛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初于闻中，入流忘所，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一者十方诸佛同一慈力，二者十方众生同一悲仰。观音有大无畏、三十二应列为第一。又云：“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念六十二亿恒沙法王子圣号，与念观音一声相等。

这部《大悲忏》，是四明法智大师所修，其悲愿不可思议，其感应力亦不可思议。载籍甚详，不可忽也！朝于斯，夕于斯，五体投地，三业清净，能断杀、盗、淫、贪、瞋、痴，变十恶为十善，便符忏法妙理。并须发四大宏愿。将他人香花，庄严自己福慧，何乐而不为？

说是假，行是真。今天将佛法大概说一说。“彼既丈夫我亦然”，自尊自贵，自然感应。最后讲一段故事你们听听。

清代康熙帝时，元通和尚主持西域寺。一日有黄衣僧来，帝甚崇之，命师招待。师云：“彼非僧亦非人，是一青蛙精，但神通广大。”时适久旱，帝乃命其求雨，雨果降，帝敬之愈甚。元通和尚曰：“可将雨水取来，是青蛙尿耳！”试之果然，邪正乃分。故《楞严经》五十种阴魔，均须识取，不然被其所转，走入魔道了，请大众留心。

## 一月十九日开示

菩萨们！这个法会，虚云太不知自量，不知各位上殿过堂，还要应酬佛事，辛苦万分，晚上还要请各位念佛、听开示，岂不是打闲岔吗？内中有点说不出的意思。所谓诸佛菩萨，难满众生愿，因为有许多居士，在法会中想听开示。但昨天我也说过，拜忏与打七不同，没有讲开示的必要。他们发心，也很难得。

我现在不是虚云，变成虚名了。说不出来的话，我已曾同当家师说过。这次法会，讨各位受辛苦些，当自己事做，如他方打净七，天天无休息时间。

这边常住，田无一块，瓦无一片，不应酬佛事不成功，应酬佛事不能打七用功了。但佛事很忙，天黑大殿还要放焰口，所以在此时讲一讲，以便居士们过河回家。但拜忏四十九人，不能停声，换人亦不停声。常住最忙，这二十四人不可下坛。

所谓开示者，开即开启，示即表示，讲为人之善恶，开显本来面目。但这面孔无大小、方圆、圣凡、男女等色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故也！视“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但尽凡情，别无圣解”。

学道的人，须真实，不可挂羊头卖狗肉，但向己求，莫从他觅。“但有言说，都无实义”。说是假，行是真。充一人而多人，一家而一国，而多国辗转变化，全世界不治而化矣！

学佛不论修何法门等，总以持戒为本。如不持戒，纵有多智，皆为魔事。

《楞严》二十五门，各证圆通，故云“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自己择一门为正行，余者为助行。须福慧双修，单福则属人天有漏，单慧则为狂徒。修行不断杀心，临终非作土地即城隍。我看见很多的人，吃素半世，学密宗即吃肉，实可悲痛，完全与慈悲心违背。孟子都说“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何况为佛弟子也？取他性命，悦我心意，贪一时之口福，造无边之罪恶。何取何舍？何轻何重？每见出家释子吃肉的也不少。我的嘴不好，叫我讲我就无话不说，望大家共勉之。

## 二月一日在贵阳黔明寺开示

虚云这次奉政府首长，及诸位大居士邀请，赴渝主持护国息灾大悲法会，路过此地，因时间所限，不能到各常住去拜访问讯，诸请原谅。现在因修理汽车机件，来与各位谈谈。

各位都是老参上座，对于佛法已有相当研究，用不着我来饶舌，可是你们一定要我来说，又不得不说几句。现在世界相争相杀，人民生活，同在水深火热之中，所谓“民不聊生”。此地幸有广妙和尚弘扬佛法，普度众生。虚云此次得与各位相会一堂，因缘非偶。但虚云不过比各位空长几岁，其他自问无足取。

民国创立，信教自由。政府本着国父遗教，迭经明令颁布，试观异教如天主、耶稣、回教均在政府保护下，何以我国遍处毁庙逐僧的事，有冤无处诉？此点大家想想。他们毁庙逐僧，固然不对；但物必自腐而后虫生。现在佛门弟子，多将自己责任放弃，不知道既为佛子，当行佛事。佛事者何？即戒定慧，是佛子必须条件。若能认真修持，自然会感化这班恶魔，转为佛门护法。

现在是和尚犯法，累到诸佛遭殃，霸庙宇，逐僧徒。他们不知道和尚不好，与庙宇何干？如党员不好，与全党无干一样。如谓和尚不好，便要毁及庙宇；那么党员不好，岂不是要拆毁党部？此种道理，我们希望众人明白。我们大家总要各出一只手，扶起破砂盆。不要说贵州人顾贵州佛法，须知佛教是整个的，人不分冤亲，地不分疆界，方为真正大同主义。

还要知道自己生死大事，更为要紧。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各人自己前进，切勿空过此生罢！

## 在广州中山会馆 各界欢迎大会上开示词

(民国三十五年八月十八日)

李缵铮记

此次省会四众暨各大护法，促请虚云来省弘扬佛法。虚云知识浅薄，愧不敢当。经与诸代表订明三点：第一敬辞欢迎，第二敬谢请斋，第三不能久留。均由诸代表承诺，虚云始敢下山。到达后，蒙各界诸多优待，六榕寺地方窄狭，光临者每不及应接。于是大众请虚云到此讲几句话。

有人以为虚云是什么了不得的人，其实我是一个老朽木偶，无用无能，无话可说，无法可说。现在各界拟发起追悼阵亡将士暨死难同胞水陆法会，我今日且讲水陆道场之缘起。

何谓“水陆”？“水”者，江海湖沼；“陆”者，高低丘陵。水陆包含虚空，凡有色相，均不能离此三者。我佛如来发大慈悲，赈济有情，故有此法门。

此法门缘佛在灵山会上说法时，阿难尊者在林间习定，见一鬼王，求佛普度，释迦牟尼佛因说水陆之法。此鬼王乃观世音菩萨化身，怜诸众苦，设法超度，使幽冥地狱众生，均能超生极乐。

中国则始于梁武帝。梁武帝请志公和尚初起水陆大斋，发菩提心，制定水陆仪轨，极为真诚，利益昭著。蜡烛熄后，梁武帝一礼，灯烛尽明；再礼，宫殿震动；三礼，空中雨花。水陆之功德，有如此者。

唐朝法海寺英公禅师启建水陆，超度秦庄襄王、范雎穰侯、白起、王龙羽、张仪、轸昧等沉沦千余年，均藉此超升，幽魂超升天



界。宋苏东坡居士，明莲池大师等历代圣贤，均加补充。仪轨益臻完备。万法由心所造，大家有诚心，必有感应。虚云承各大护法虔邀主法，当勉为其难。

抗战以来之阵亡将士，以身殉国，忠魂无依，崇德报功，自须超荐。其次不屈义民，流离道路，家破人亡，不降于敌，仍是为国。无主孤魂，罔有得所，再有炸弹、疫病、覆车、堕水、一应枉死等众，均须一体普度，以慰幽灵。死者得安，生民获益，所谓普利冥阳是也！此即因果循环之理，挽回人心之道，不外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世间种种苦楚，无非种下恶因。如果昧尽良心，丧失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而妄作妄为，则歹人牵累好人，世界仍有祸乱。值兹国土重光之际，亟应兴利除弊，改恶从善，以免再受敌人欺凌。如果不顾大局，再起内乱，人民不知死于何地！在此时期，凡属有良心者，应当觉悟团结，解除劫运。

溯思过去中国战争，肇自黄帝大战蚩尤，以后战争不止。一部二十四史，有人说是相斫书，如要永久和平，大家应当发大慈大悲的菩提心。“菩提”是梵语，意思是“觉”。“觉”者，心地光明也！诸佛与众生之差，只是觉与不觉而已。觉悟世间一切诸法缘生如幻，当体定实法不为所染，谓之“圣贤”。不觉则无明，无明起则事理为之糊涂。各人就自心的缘起，生十法界。十法界皆是一心所造。

何为十法界？即四圣六凡是也！四圣者声闻、缘觉、菩萨、佛，谓之四圣，超出三界，不受轮回。四圣之分别，在发心之高下，最上者为佛、次菩萨、再次缘觉、又次声闻；其余天道、人道、修罗、畜生、饿鬼、地狱，六法界为六凡，均在苦海之中。天道为二十八层诸天，享尽福报，仍须轮回；人道由帝王将相以至农工士庶，受尽生老病死之苦；阿修罗道有天之福，无天之德，终归覆灭；畜生道亦有高下苦乐，由龙、凤、狮子、麒麟以至湿生化生之虫蚁；鬼道

苦乐不同，阎王城隍均为鬼王，以至一切无主孤魂千百年不能超脱者，最苦者为饿鬼；地狱道有苦无乐，名目繁多而最苦。十法界不出一心，觉与不觉之所由作也！

我佛大慈大悲，说法令大众发菩提心。菩提心参差不同，大者成佛，中者成菩萨，小者成缘觉、声闻。诸天亦有发菩提心者，依其大小深浅，成就不同。

我们是在人道，应大发菩提心，救度众生，代众生受苦，愿去苦超升。人人如此，人间自然无苦。

有人问我神通变化，世界何时太平，国运好不好。其实我是凡夫，一无所知。所谓老朽，朽木不可雕也！不过比各位多吃几年饭，痴长几年，多听了几句古人语，多看几本经书，知道为人之苦，故讲这些话。各人不必问国家能否平静，只问自己心地。无论朝暮，不分官民男女，如何实行孝悌忠信，克己互励，不昧良心，忠于国家，教养儿女，和顺夫妻，礼睦乡党，与朋友交而有信，人人如此，世间自然太平。否则知过不改，苦楚必在后头，比从前更不得了。

不管人心如何复杂，我自己守住本分，不妄为干求。即以敌侵我作比，自前清道咸以来，外人进来，不全是要土地，最大目的为通商，通商是为财为利。如果我们守本分，抱着君子居无求安，食无求饱，忧道不忧贫，不贪享乐境界，几千年均过得，现在如何过不得？如果大家一条心，守本分，用土货，外人无利可图，自然不生侵袭之想。金钱不外流，自然民富国强，不必一定要飞机炸弹。

目前人欲横流，大家蔑视旧道德，有心人引为隐忧，恐无法教诲后人，不免刀兵之劫。我们要不为世风所转，明因果，知报应，知道种恶因得恶果；提倡道德，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自然龙天拥护，子孙昌盛。个人安分守己，国家也得太平。

虚云知识浅薄，今天只能将大斋胜会缘起，略述梗概，辛苦各位。

## 在香港东莲觉苑讲

(民国三十六年)

机缘难得，开示有愧。各位善知识！本人此次来广州之因缘，是张发奎将军及罗卓英主席，为超荐大战及内战之阵亡将士殉难同胞，故本人来广州作一水陆法会。承香港佛教同仁之约，本人亦欲与港地之护法旧弟子相见，故来港一行。今日得与诸位共处一堂，机缘颇为难得。

若说到开示法要，本人感到十分惭愧。原因：一为言语不通，彼此隔阂。二为自己尚不能开示自己，何敢开示他人？故只能说与诸位随便谈谈。

佛法常闻，港人之福。吾辈佛教徒当知佛法难闻，但港方常有各大法师在各佛教场所讲解经论，是诚不可谓非香港人之福。讲经法师多，明教理者亦多。重要的是教人不可着于外相。如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又云：“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而不能成佛，全由尘劳烦恼之所迷惑。佛陀福德智慧圆满是不迷常住真心。常即不变，住即不动，真即不假。此不变、不动、不假能觉悟了知一切法者，名常住真心。

“起惑作业，无量痛苦。”众生因迷住真心故，起惑作业，纷纷扰扰。此纷扰中即有无量痛苦在。如《大乘起信论》云：“无明不觉生三细，境界为缘长六粗。”“粗”即可见诸事实之“粗”相。目前世间之现象是贪、瞋、痴及杀、盗、淫种种恶业充满，由此恶业，引起流转受报，致有众生相续，世间相续（轮回）。推此轮回之因，为心对外境迷执（无明）而起。如能觉悟，返妄归真，即能息除流转

轮回之苦。何以有贪、瞋、痴，即能起杀、盗、淫种种恶业？

人各净心，世安民乐。如一家庭，父母养有子女数人，父母对之必加爱护。有爱即有贪，贪其所爱者，常得快乐及美好之享受。如贪求而不得，则瞋心随起。瞋心炽盛，则起争斗。小者则家与家争，大者则国与国争，战事爆发矣！故欲世界安宁、人民和乐，必须各净其心。贪、瞋、痴犹若人之心病，欲使去除此心病，必须良医开示妙药。佛即一切众生心病的良医，一切佛法是妙药之单方。众生心病有多种，故治心病之法门亦多。

佛学必须注意实行。如能信医服药，自必药到病除。但信医之药方而不依方服药，故虽有良医妙药，以不服故，病亦依然。故学佛而欲修净自心者，必须注重于实行。复有不得不注意者，佛为治各种不同心病，故设有多种法门，如：治瞋心重者教修慈悲观，治散乱心重者教修止观，治业障重者教修念佛观。一切如来三藏十二部经典，皆不可思议，不得于此中有所偏轻偏重。

不离本宗，专心信赖。只能选择何法门与本人最相应，即以此一法为正，余法为副，专门修学，行住坐卧，不离本宗。如念佛则随时随地不忘念佛。试观经中有“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号，与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其功德正等无异”，皆为勉励众生专心信赖所宗作如是说。设学佛者，无有主宰，不专心修学，结果必一无所得。

努力破除一切妄想。又修学者，必须依佛戒，戒为无上菩提本，如依佛戒，则不论参禅、念佛、讲经，无一不是佛法；若离佛戒，纵参禅、念佛、讲经，亦与佛法相违，入于外道。学佛修行，本非向外寻求目的，只为除去自己业障，使不致流转生死。若了生死，无须行持。故经云：“佛说一切法，对治一切心；若无一切心，即无一切法。”此心即指妄想，其经中意，如无病即不须药。又学佛者最要具足自信心。《梵网经》云：“我是已成佛，汝是当成佛，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意谓人人如能自信，具有佛性，当来成佛，必

努力解除一切客尘妄想。

有如演戏，人生若梦。自信自身本来是佛故，一切烦恼、一切相、一切障皆是颠倒妄想，故修行者，切不可执著，应当放下。所谓“万法皆空，一无所得”。《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何以一切世间有为法是如幻无实？此以喻明之；犹如演剧，台上鼓乐奏时，戏子则扮演男女老少种种角色，演出喜怒哀乐等情节。台上之天子，威风凛凛，及至台后问之，则彼必答曰：“戏也！”台上之杀人凶犯，惊怖忧愁，及至台后问之，彼亦曰：“戏也！”

设能觉了，何有苦乐？演戏时情节逼真，下台后则一无所得。众生亦复如是，烦恼未了时，荣华富贵，喜怒哀乐，般般出现。人人本来是佛，犹如戏子本身；烦恼流转时，犹如扮演剧中人。设能觉了世间原是剧场，则处天堂亦不为乐，在地狱亦不为苦。男本非男，女本非女，本来清净，佛性一如。世人不觉，常在梦中分别是我、是他、是亲、是怨，迷惑不息。其有出家者，虽离亲戚眷属，但又分别此是我居之寺院，是师、是徒、是同窗、是法友，亦属执迷。

返妄归真，自利利他。故在家者被俗情迷，出家者亦有法友法眷之迷，皆未得真觉。如能脱离一切迷惑，返妄归真，方可成佛。故六祖大师听人念《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之处，顿然有所觉悟。此八字，如从言语上解当不可得，必须心内领会。佛教真理，虽不可以言说论表，但若全废言说，则又有所不能，理必依文字方能引见义故。今之学佛者，应研习一切教理，而以行持为根本，宣扬佛法，使佛法灯灯相续。“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希望一切学佛者，皆以此二语，以为自利利他之标准可也！

## 在澳门平安戏院开示归戒

(民国三十六年丁亥八月初一日)

弟子宽荣译语并记

今蒙佛教同寅相邀，假座平安戏院与诸仁者说法。

“法”者，即众生心。众生心与佛心本无二心，是心具足一切法，即“法”即“心”，即“心”即“法”。如《起信论》云：“所言法者，即众生心，具足世间出世间一切诸法。”

所谓“世间法”者，即天、人、修罗、畜生、饿鬼、地狱，一切有情无情，依正因果等法，又名六凡法界。“出世间法”者，即声闻、缘觉、菩萨、佛法是也！又名四圣法界。斯则四圣六凡，合名为十法界法也！

此十法界法，不出一心之所造成。若随颠倒迷染之缘，则有六凡法界生；若随不颠倒悟净之缘，则有四圣法界生。由是观之，圣之与凡，唯心之垢净而现。六凡心垢故，则现六道善恶罪福等相；四圣心净故，则现威德自在，光明赫奕，慈容德相。故经云：“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众生心垢净，菩提影现中。”是故苦乐由心，炎凉自我，自心作业，自身受报。唯圣与凡，但问自心可矣！

凡愚昏暗，未了唯心自造之旨，妄起疑惑。若遇逆境，则怨天尤人；遇顺境，则骄矜自恃。或有终身作善而得恶报，作恶而得善报，则谤无因果。那知因果理微，如种果子，先熟先脱。假我今生虽作善业，反招恶报者，皆由过去恶业熟故。今生虽善，而过去之恶业已熟，不得不先受恶报，以今生善业未熟故，不得现受善报。信此理者，必无疑惑。

然无始障深，久在迷途，备受辛酸，脱苦无由，当如之何？《楞

严经》云：“一切众生，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此想不真，故有轮转。”夫欲不受轮转者，当净诸妄想，妄想净，则轮回自息。故迷心名为“众生”，觉心名为“诸佛”。佛与众生，一迷一悟而已。

当知此灵明觉知之心，即天然佛性，人人本具，个个现成。凡夫虽具佛性，如矿中真金，为烦恼沙石之所包含，故大用不彰。如来历劫修行，已淘去惑业沙石，如出矿精金，其金一纯，更不重杂沙石，大用全彰，故称为出障圆明，大觉世尊。

现在我等既欲成佛，先当审观因地发心，除去烦恼根本。烦恼苦灭，佛性圆彰。若因地修行不真，则果招邪外之曲。若论修行之方，机有上中下之异，法亦有三乘人天法门不同。若为上机者，则为说大乘微妙法门；为中机者，为说出世解脱法门；为下机者，则为说解脱地狱、饿鬼、畜生三途之苦。

佛虽说种种法门，无论大小乘戒，皆以三归五戒为根本，务使受持者，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依之立身齐家治国，则人道主义尽。且苦因既息，苦果自灭；解脱三途苦，生人天中，易入佛乘，则学佛主义亦尽。故三归五戒，是导世之良津、拔苦与乐之妙法。兹先释三归，次明五戒。

所谓“三皈依”者，第一皈依佛，第二皈依法，第三皈依僧。何以先当皈依佛？佛为大觉世尊，究竟常乐，永离苦恼，导诸众生，出迷笼，就觉道。佛为教化主，故先当皈依佛。次当皈依法者，是我佛法门，三世诸佛，皆依之修行而成就无量清净功德。今日既欲返本还源，净除心垢，舍佛法无由，故次当皈依法。三当皈依僧者，以佛法不自弘，须假人弘，人能弘法，方使从闻思修，证果成佛。况“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了”，难了之法，既藉僧得闻，此恩莫极，故当皈依僧。

又名皈依三宝。三宝之义，分别有三：一者，一体；二者，别相；三者，住持三宝。

(一)一体三宝者,即一心自体,法尔具足佛、法、僧三宝故。梵语“佛陀”,此云“觉”者。当人一念灵明觉了之心,即自性一体佛宝。法者,轨持义。这个心性,能轨持世出世间一切诸法,即自性一体法宝。梵语“僧伽耶”,此云“和合众”,即此觉心能持一切法,即心即法,法法唯是一心,即法即心,心法不二,事理和合,即自性一体僧宝。如是一心具足佛、法、僧三宝,三宝唯是一心,是名一体三宝。众生迷此,向外驰求,流转生死;诸佛悟此,即证菩提。释一体三宝竟。

(二)别相三宝者,佛、法、僧三宝名相各别故。梵语“佛陀耶”,此云“觉”者,觉彻心源,究尽实相,是名自觉。将自证法门,觉悟一切众生,是名觉他。自觉已圆,觉他亦竟,是名觉满。三觉已圆,万德俱备,究竟成佛。初菩提树下成道,示丈六金身;于华严会上,现卢舍那尊特之身,是为别相佛宝。如来随机设教,五时所说权实诸经,三藏十二部,所诠教、理、行、证、因、果、智、断各有不同,是名别相法宝。禀教修行,从行契证,声闻、缘觉、菩萨三乘阶次,各各不同,是名别相僧宝。释别相三宝竟。

(三)住持三宝者,佛灭度后,无论泥塑木雕,五金铸作,纸画布绘,诸佛形象,留世福田,恭敬如佛,功德难思,住持不绝,是名住持佛宝。无论黄卷贝叶,所诠三藏十二部大小乘经,使见闻者,依之修行,皆离苦得乐,乃至成佛,化化不绝,是名住持法宝。剃发染衣,弘宗演教,化度众生,绍隆佛种,是名住持僧宝。释住持三宝竟。

而住持、别相、一体悉称宝者,不为世法之所侵袭故,不为烦恼之所染污故。世间七珍,虽称为宝,享乐一时,毕竟成空,只能养生,不能脱死。若论三宝,则能息无边生死,远离一切大怖畏故,永享常乐。

今言皈依三宝者,不特皈依住持三宝、别相三宝,亦复皈依一体自性三宝。落于言说,虽名三种三宝,其宝唯是一心,更无别



法。举凡一切事物，莫不由心，心摄一切，如如意珠，无不具足，所以教中但云自皈依佛，自皈依法，自皈依僧等，终不云皈依于他。六祖云：“自性不归，无所归处。”夫“归”者，是还原义。众生六根从一心起，既背本源，驰散六尘，今举命根总摄六情，还归一心之源，故曰“归命”。故皈依亦即归命义。“依”者，是依止义。以诸众生一向随诸色声，逐念流转，苦海漂沉，无依无止，不知何处是归宁之地，今皈依三宝，则身有所归，心有所依。从是以后，以三宝为师，三界迷途从此可出；发菩提心，佛果可期。释皈依三起义竟。

既说三归，次明五戒。皈依三宝已，当依法修行，方脱三界苦。若不依法修行，则无由脱黏去缚。欲脱生死黏，去烦恼缚，非五戒不为功。故云：“五戒不持，人天路绝。”

夫“戒”者，生善灭恶之基，道德之本，超凡入圣之工具。以从戒生定，从定发慧，因戒定慧，方由菩提路而成正觉。故才登戒品，便成佛可期，故曰“戒为无上菩提本也”。我佛世尊，开方便门，初唱三归，次申五戒，如是乃至大小乘戒等。良由众机心行非一，且由浅以至深，从微而及显，究竟归元，本无二三。

五戒者，一杀戒、二盗戒、三淫戒、四妄语戒、五饮酒戒。此五戒名曰学处，又名学迹，是在家男女所应学故。又名“路径”，若有游此，便升大智慧殿故，一切律义妙行善法，皆由此路故。又名“学本”，诸所应学，此为本故。又名“五大施”，谓以摄取无量众生故，成就无量功德故。而斯五戒，在天谓之五星，在山谓之五岳，在人谓之五脏，在儒谓之五常，以仁者不杀害、义者不盗取、礼者不邪淫、智者不饮酒、信者不妄语。五戒若全，则不求仁而仁著，不欣义而义敷，不祈礼而礼立，不行智而智明，不慕信而信扬。所谓振纲提网，复何功以加之？总论五戒已竟。

若别释五戒义者，第一，杀戒。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云“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况学佛之人，岂肯萌其杀念而招苦果？

是故佛制弟子，若欲行仁，首持杀戒，杀戒若持，轮回自息。杀业之始，无非以强凌弱，或贪图口腹，或因财害命。故有人杀人、畜杀畜等，都属于瞋杀慢杀。若贪口腹而杀者，是属痴杀。然将他肉以补己身，岂君子之所忍为哉？岂知杀机若萌，仇怨自起。故《楞严经》云：“以人食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如是乃至十生之类，死死相生，互来相啖，恶业俱生，穷未来际，是等则以盗贪为本。”故有劫数难逃之报。

岂独杀人当偿命？杀畜亦复然。如佛世时之琉璃王诛释种，释迦佛种族当为琉璃王所诛时，释尊尚头痛难忍者，果从何因耶？以琉璃王昔为大鱼，释迦种族食鱼肉者；释尊昔为小童，曾以棍子敲鱼头三下，今故感头痛；释种是啖鱼肉者，故为琉璃王之所诛灭。如是观之，因果相酬，可惊可怖。故《楞严经》云：“则诸世间胎卵湿化，随力强弱，递相吞食，是等则以杀食为本。”是故佛慈岂但及于人类？而慈及蚁子。

佛法平等，无高下故。佛眼观之，大地众生皆能成佛。又《梵网经》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世间无知，互相吞啖，故如来制不得伤害生命。且蠢动含灵，皆有佛性，昆虫之属，尚不得害，况同类相残？一切众生既皆有佛性，未来必定成佛。既是过去父母，亦为未来诸佛，岂敢伤之？凡愚俗子，但求自利，不顾人道之伤残。如孟子云：“矢人惟恐不伤人。”但求斗争之胜利，故有水陆空中之杀具。

人心日形险恶，世道愈入漩涡，相杀相诛，何时得了？若不图挽救，竟成苦海。凡关世道人心者，莫不疾首痛心，力求和平，挽救人心，使归正轨，重仁慈不重武力。勿贪口腹，见利忘义，则杀心不起；杀机若息，劫运潜消矣。奈何人心不古，置因果于罔闻。那知因果理微，如影随形，如响应声。若深信之者，人心则不改而善，纵遇顺逆之境，必无忧喜。当知现生所受，或遇刀兵水火劫贼

等事，皆由自造。如大战时，遍世不宁，惟澳地侨居，得免诸难。皆由宿昔无深重杀业，或有遇难者，是其个人别业所感。当知因果理微，不可思议，若信此理，杀心自息。举世若能持此杀戒，则一切杀具皆归无用矣！如来制此杀戒为首，无非欲令人人慈仁恻物，拔自他苦，同证常乐而已矣。杀戒之义略释已竟。

（二）明盗戒者，谓盗从贪起。佛制弟子于一针一草之微，他人不与，我不敢取，何况窃盗？但是众生唯见现利，种种计求，不告而取。如是乃至以利求利，恶求多求，无厌无足，皆为贪盗所摄。盗之细相如此。大而十方僧物，现前僧物，乃至佛法僧物，混乱互用，虽针草之微，或自用或与人，皆盗中之至重。花首大士云：“五逆十重，我皆能救。盗十方僧物，我不能救。”乃至父母师长物，不与而取，尚犯重罪，况其他焉？若能深信因果，丝毫莫犯，则此戒不持而自持，大可以道不拾遗，夜不闭门，举世皆成义让之人，更何须监守牢狱哉？释盗戒已竟。

（三）明淫戒者，在家出家弟子，皆当严守此戒。在家五戒，虽正式夫妇非属邪淫，然他人妇女，他所守护，言语嘲调，尚属不可，况可侵袭贞洁，污净梵行者乎？佛制在家弟子，禁于邪淫，出家弟子，邪正俱禁。《楞严经》云：“汝爱我心，我怜汝色，以是因缘，经千百劫，常在缠缚。唯杀盗淫，三为根本，以是因缘，业果相续。”举世若能持此戒，不祈礼而礼立，威仪自守，不肃而严，而法庭可无案牍之劳形矣！释淫戒之义已竟。

（四）明妄语戒者，妄语之事，亦当制止。见则言见，闻则言闻，言无妄出。细故之事，尚须真实，况事关重要乎？观乎妄语之由，多为希求名誉利养，匿情变作，昧心厚颜。如是乃至未得圣果谓得，未证佛心谓证，欺罔圣贤，诳惑世人，是名大妄语。大妄语若成，堕无间地狱，当慎之莫犯。佛教以直心是道场，何不依之修学？举世能持此戒，则信用具足，不邀名而名自至，不求利而福自归。释妄语戒已竟。

(五)明饮酒戒。饮酒宜制者,酒虽非荤而能迷心失性。《大智度论》明有三十六过。《梵网经》云:“过酒器与人,五百世无手,何况自饮,及教人饮?”昔有比丘能降毒龙,唯好饮酒。一日,醉卧途中,呕吐酸臭难近,唯有虾蟆舐其唇吻。适遇佛至其侧,佛叹云:“汝有神力能降毒龙,今日醉卧,反为虾蟆所降,汝之神力何在?”故佛制止饮酒,酒戒从此始,以酒能乱性招殃。又如昔有在家五戒弟子,因破酒戒而杀、盗、淫、妄齐破,可不哀哉!故酒能为起罪因缘,痛戒沾唇,况尽量而饮乎?举世若能持此戒,则乘醉惹祸,自无其人矣!释酒戒已竟。

若欲不犯此五戒,重在摄心。妄心若摄,分别不起,爱憎自无,种种恶业,何由而生?故《楞严经》云:“摄心为戒,因戒生定,从定发慧。”当知“摄心”二字具足戒、定、慧三无漏学,断除贪、瞋、痴,则诸恶不起,自能众善奉行。故“摄心”二字岂独挽救人心、维持世道?果能摄心一处,无事不办,日久功深,菩提可冀。

我佛洪恩,初唱三归,次申五戒,用斯方便,先拔众生苦。其恩浩大,岂碎身之所能报其万一哉?是故闻说此三归五戒之义,当从解起行。

若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睦。传此风教,遍于宇内,则仁人百万。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百刑息于国,其为国主者,则不治而坐致太平矣!所以受持五戒,不但钦遵佛制,报感乐果,抑且冥助国律,益补邦家。斯乃三归五戒之名德行相也。

诸位若能真实行持,则得成佛种子,行解相应,方到彼岸。愿诸大众,从此之后,从闻生解,解而思,思而修,则成佛可期。常勤精进,辗转示人,方报佛恩。希诸大众,各宜努力,前途无量,消灾免难。若能受三归五戒,诸恶不作,众善奉行,自能与道相应,无上佛道,可以圆成矣!

## 在广州联义社演说

(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善知识！虚云此次由港还山，路经此地，辱承各位相邀叙谈，莫非累劫之缘。善知识！讲到“佛法”两字，实与世间一切善法，等无差别。豪杰之士由于学问修养的成就，识见超常，先知先觉，出其所学，安定世间。诸佛祖师，由于历劫修行的成就，正知正觉，发大慈悲，普度三界。世出世间贤圣，因行果位，一道齐平。

善知识！佛法就是人人本分之法，总要步步立稳脚跟，远离妄想执著，便是无上菩提。古德所谓“平常心是道”。只如孔子之道，不外“中庸”。约理边说，不偏是谓“中”，不易之谓“庸”；约事边说，中者“中道”，凡事无过无不及；庸者“庸常”，远离怪力乱神，循分做人，别无奇特。佛法也是一样，吾人须是从平实处见得亲切，从平实处行得亲切，才有少分相应，才不至徒托空言。

平实之法，莫如十善。十善者：戒贪、戒瞋、戒痴、戒杀、戒盗、戒淫、戒绮语、戒妄语、戒两舌、戒恶口。如是十善，老僧常谈，可是果能真实践履，却是成佛作祖的基石，亦为世界太平、建立人间净土之机枢。

六祖说“心平何劳持戒”，是为最上根人说。上根利智，一闻道法，行解相应；如香象渡河，截流而过，善相且无，何有于恶？若是中下根人，常被境风所转，“心平”二字，谈何容易？境风有八：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名为八风。行人遇着利风，便生贪着；遇着衰风，便生愁懊；遇着毁风，便生瞋恚；遇着誉风，便生欢喜；遇着称风，居之不疑；遇着讥风，因羞成怒；遇着苦风，丧其所守；遇着乐风，流连忘返。如是八风飘鼓，心逐境迁，生死到来，如

何抵敌？曷若恒时步步为营，从事相体忍？举心动念，当修十善。事相虽末，摄末归本，疾得菩提。

复次，佛门略开十宗、四十余派。而以禅净律密四宗，摄机较广。善知识！佛境如王都，各宗如通都大路，任何一路，皆能覲王。众生散处四方，由于出发之点各个不同，然而到达王所，却是一样有效。《金刚经》云：“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但吾人若今日向这路一逛，明日又向那路一逛，流离浪荡，则终无到达之期。六祖云：“离道别觅道，终身不见道。波波度一生，到头还自懊。”垂诫深矣！所以吾人要一门深入，不可分心，不可退转。如鼠齧棺材，但从一处用力，久自得出。

若欲旁通余宗，自须识其主伴。禅宗的行人，便应以禅宗法门为主，余宗教理为伴。净土宗的行人，便应以净土法门为主，余宗教理为伴。律宗、密宗亦复如是，方免韩卢逐块之弊。

佛门戒律，各宗皆须严持，识主伴如行路知方向，持戒律如行路有资粮。宗趣虽然不同，到头还是一样。所谓“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也！

今日座中皆上善人，与佛有分。虚云唠叨移时，亦不过为虚空着楔而已。珍重！

## 在广州佛教志德医院演讲

善知识！今天是佛教志德医院成立日子，承各位邀虚云主持开幕典礼。这事甚为稀有——广州医院，冠上“佛教”两字者，尚属初见。

善知识！人生八苦，病居其一。我佛出世，原为众生离苦得乐，所以五明之学，有医方明；禅门晚课愿文，有“疾疫世而化药草”之句；菩萨为众生救疗沉痾，不惜身命。如药王菩萨，以众香涂身，自焚供佛；供佛即是供众生。“心佛与众生，是三无差别”，华严了义，其理可思。

诸佛时时念着众生，如母念子。众生心有贪、瞋、痴三病，佛为说戒、定、慧三法以治之。众生身有风寒暑湿之病，佛为演“医方明”以治之。《净名经》所谓“众生病故，菩萨病。”同体大悲，慈眼如是。善知识！世间贤圣，亦同此心，亦同此理，只如神农尝百草，亦是为众生而尝。菩萨在因地修行，现种种身而为说法；神农氏即是菩萨，现医王身而为说法。

善知识！人类的病，五欲为因，或属宿业，无始亦由五欲。疾病发作，需他救治。目前无力求医者，实非少数。各位善长，发心倡办此院，赠医赠药，此心便是菩提心，正是我佛慈悲本怀。

善知识！菩提者，正觉也！正觉之心，不落人我、善恶二边，平等布施，冤亲无间。医着我的眷属固然留心，医着他人眷属，亦同样尽道。善人恶人，入到院来，等心看护。我佛过去生中，尝舍身饲虎，其义可思也！

此院深赖梁董事长，及陈院长热心毅力，乃有今天的成就。占语说“莫为之先，虽善不彰。莫为之后，虽美弗扬”。座上大众，

今后总要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六祖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大众努力,开此院是大慈大悲工作,实现我佛“方便为究竟”的真谛。虚云不胜馨香顶祝之至也!



## 参禅与念佛

念佛的人，每每诽谤参禅；参禅的人，每每诽谤念佛。好像是死对头，必欲对方死而后快。这个是佛门最堪悲叹的恶现象。俗语也有说“家和万事兴，家衰口不停”，兄弟阋墙，那得不受人家的耻笑和轻视呀！参禅、念佛等等法门，本来都是释迦老子亲口所说，道本无二。不过以众生的夙因和根器各个不同，为应病与药计，更方便说了许多法门来摄化群机。后来诸大师依教分宗，亦不过按当世所趋来对机说法而已！

如果就其性近者来修持，则那一门都是入道妙门，本没有高下的分别，而且法法本来可以互通，圆融无碍的。譬如念佛到一心不乱，何尝不是参禅？参禅参到能所双忘，又何尝不是念实相佛？禅者，净中之禅；净者，禅中之净，禅与净，本相辅而行。奈何世人偏执，起门户之见，自赞毁他，很像水火不相容，尽违背佛祖分宗别教的深意。且无意中犯了诽谤佛法、危害佛门的重罪，不是一件极可哀可愍的事吗？望我同仁，不论修持那一个法门的，都深体佛祖无诤之旨，勿再同室操戈，大家协力同心，挽救这只浪涛汹涌中的危舟吧！

## 参禅的先决条件

参禅的目的，在明心见性，就是要去掉自心的污染，实见自性的面目。污染就是妄想执著，自性就是如来智慧德相。如来智慧德相，为诸佛众生所同具，无二无别。若离了妄想执著，就证得自己的如来智慧德相，就是佛；否则就是众生。只为你我从无量劫来，迷沦生死，染污久了，不能当下顿脱妄想，实见本性，所以要参禅。因此参禅的先决条件，就是除妄想。

妄想如何除法？释迦牟尼佛说得很多，最简单的莫如“歇即菩提”一个“歇”字。禅宗由达摩祖师传来东土，到六祖后，禅风广播，震烁古今。但达摩祖师和六祖开示学人最紧要的话，莫若“屏息诸缘，一念不生”。屏息诸缘，就是万缘放下。所以“万缘放下，一念不生”这两句话，实在是参禅的先决条件。这两句话如果不做到，参禅不但是说没有成功，就是入门都不可能。盖万缘缠绕，念念生灭，你还谈得上参禅吗？

“万缘放下，一念不生”是参禅的先决条件，我们既然知道了，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呢？上焉者一念永歇，直至无生，顿证菩提，毫无络索。其次则以理除事，了知自性，本来清静，烦恼菩提，生死涅槃，皆是假名，原不与我自性相干，事事物物，皆是梦幻泡影。我此四大色身，与山河大地，在自性中，如海中的浮沤一样，随起随灭，无碍本体，不应随一切幻事的生住异灭，而起欣厌取舍。通身放下，如死人一样，自然根尘识心消落，贪、瞋、痴、爱泯灭。所有这身子的痛、痒、苦、乐、饥、寒、饱、暖、荣、辱、生、死、祸、福、吉、凶、毁、誉、得、丧、安、危、险、夷，一概置之度外，这样才算放下。一放下，一切放下，永永放下，叫做万缘放下。万缘放下了，妄想

自消，分别不起，执著远离。至此一念不生，自性光明，全体显露。至是参禅的条件具备了，再用功真参实究，明心见性才有分。

日来常有禅人来问话。夫法本无法，一落言诠，即非实义。了此一心，本来是佛，直下无事，各各现成，说修说证，都是魔话。达摩东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明明白白指示，大地一切众生都是佛。直下认得此清净自性，随顺无染，二六时中，行住坐卧，心都无异，就是现成的佛。不须用心用力，更不要有作有为，不劳纤毫言说思惟。所以说成佛是最容易的事，最自在的事，而且操之在我，不假外求。大地一切众生，如果不甘长劫轮转于四生六道，永沉苦海，而愿成佛，常乐我净，谛信佛祖诚言，放下一切，善恶都莫思量，个个可以立地成佛。诸佛菩萨及历代祖师，发愿度尽一切众生，不是无凭无据，空发大愿，空讲大话的。

上来所说，法尔如此，且经佛祖反复阐明，叮咛嘱咐，真语实语，并无丝毫虚诞。无奈大地一切众生，从无量劫来，迷沦生死苦海，头出头没，轮转不已，迷惑颠倒，背觉合尘，犹如精金投入粪坑，不惟不得受用，而且染污不堪。佛以大慈悲，不得已，说出八万四千法门，俾各色各样根器不同的众生，用来对治贪、瞋、痴、爱等八万四千习气毛病。犹如金染上了各种污垢，乃教你用铲、用刷、用水、用布等来洗刷琢磨一样。所以佛说的法，门门都是妙法，都可以了生死，成佛道；只有当机不当机的问题，不必强分法门的高下。流传中国最普通的法门为宗教律净密。这五种法门，随各人的根性和兴趣，任行一门都可以。总在一门深入，历久不变，就可以成就。

宗门主参禅，参禅在“明心见性”。就是要参透自己的本来面目，所谓“明悟自心，澈见本性”。这个法门，自佛拈花起，至达摩祖师传来东土以后，下手工夫，屡有变迁。在唐宋以前的禅德，多是由一言半句，就悟道了。师徒间的传授，不过以心印心，并没有什么实法；平日参问酬答，也不过随方解缚，因病与药而已。

宋代以后，人们的根器陋劣了，讲了做不到；譬如说“放下一切”、“善恶莫思”，但总是放不下，不是思善，就是思恶。到了这个时候，祖师们不得已，采取以毒攻毒的办法，教学人参公案。初是看话头，甚至于要咬定一个死话头，教你咬得紧紧，刹那不要放松；如老鼠啃棺材相似，咬定一处，不通不止，目的在以一念抵制万念。这实在是不得已的办法，如恶毒在身，非开刀疗治，难以生效。

古人的公案多得很，后来专讲看话头，有的“看拖死尸的是谁”，有的“看父母未生以前，如何是我本来面目”。晚近诸方多用“看念佛是谁”这一话头。其实都是一样，都很平常，并无奇特。如果你要说，“看念经的是谁”，“看持咒的是谁”，“看拜佛的是谁”，看“吃饭的是谁”，“看穿衣的是谁”，“看走路的是谁”，“看睡觉的是谁”，都是一个样子。“谁”字下的答案，就是心话从心起，心是话之头；念从心起，心是念之头；万法皆从心生，心是万法之头。其实话头，即是念头，念之前头就是心。直言之，一念未生以前就是话头。由此你我知道，看话头就是观心。父母未生以前的本来面目就是心，看父母未生以前的本来面目，就是观心。性即是心，“反闻闻自性”，即是反观观自心。“圆照清净觉相”，清净觉相即是心；照即观也。心即是佛，念佛即是观佛，观佛即是观心。所以说“看话头”，或者是说“看念佛是谁”，就是观心，即是观照自心清净觉体，即是观照自性佛。心即性、即觉、即佛，无有形相方所，了不可得，清净本然，周遍法界，不出不入，无往无来，就是本来现成的清净法身佛。

行人都摄六根，从一念始生之处看去，照顾此一话头，看到离念的清净自心，再绵绵密密，恬恬淡淡，寂而照之，直下五蕴皆空，身心俱寂，了无一事。从此昼夜六时，行住坐卧，如如不动，日久功深，见性成佛，苦厄度尽。昔高峰祖师云：“学者能看个话头，如投一片瓦块在万丈深潭，直下落底；若七日不得开悟，当截取老僧

头去!”同参们!这是过来人的话,是真语实语,不是骗人的诳语啊!

然而为什么现代的人,看话头的多,而悟道的人没有几个呢?这个由于现代的人,根器不及古人,亦由学者对参禅看话头的理路,多是没有摸清。有的人东参西访,南奔北走,结果闹到老,对一个话头还没有弄明白,不知什么是话头,如何才算看话头。一生总是执著言句名相,在话尾上用心。“看念佛是谁”呀,“照顾话头”呀,看来看去,参来参去,与话头东西背驰,那里会悟此本然的无为大道呢?如何到得这一切不受的王位上去呢?金屑放在眼里,眼只有瞎,哪里会放大光明呀!可怜啊!可怜啊!好好的儿女,离家学道,志愿非凡,结果空劳一场,殊可悲悯。

古人云:“宁可千年不悟,不可一日错路。”修行悟道,易亦难,难亦易。如开电灯一样,会则弹指之间,大放光明,万年之黑暗顿除;不会则机坏灯毁,烦恼转增。有些参禅看话头的人,着魔发狂,吐血罹病,无明火大,人我见深,不是很显著的例子吗?所以用功的人又要善于调和身心,务须心平气和,无罣无碍,无我无人,行住坐卧,妙合玄机。

参禅这一法,本来无可分别,但做起功夫来,初参有初参的难易,老参有老参的难易。初参的难处在什么地方呢?身心不纯熟,门路找不清,功夫用不上,不是心中着急,就是打盹度日,结果成为“头年初参,二年老参,三年不参”。易的地方是什么呢?只要具足一个信心、长永心和无心。所谓信心者,第一信我此心,本来是佛,与十方三世诸佛众生无异;第二信释迦牟尼佛说的法,法法都可以了生死,成佛道。所谓长永心者,就是选定一法,终生行之,乃至来生又来生,都如此行持。参禅的总是如此参去,念佛的总是如此念去,持咒的总是如此持去,学教的总是从闻思修行去。任修何种法门,总以戒为根本。果能如是做去,将来没有不成的。汾山老人说:“若有人能行此法,三生若能不退,佛阶决定可期。”

又永嘉老人说：“若将妄语诳众生，永堕拔舌尘沙劫。”所谓无心者，就是放下一切，如死人一般，终日随众起倒，不再起一点分别执著，成为一个无心道人。

初发心人，具足了这三心，若是参禅看话头，就看“念佛是谁”。你自己默念几声“阿弥陀佛”，看这念佛的是谁？这一念是从何处起的？当知这一念不是从我口中起的，也不是从我肉身起的。若是从我身或口起的，我若死了，我的身口犹在，何以不能念了呢？当知此一念是从我心起的，即从心念起处，一觑觑定，蓦直看去。如猫捕鼠，全副精神集中于此，没有二念。但要缓急适度，不可操之太急，发生病障。行住坐卧，都是如此，日久功深，瓜熟蒂落，因缘时至，触着碰着，忽然大悟。此时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直至无疑之地，如十字街头见亲爷，得大安乐。

老参的难易如何呢？所谓老参，是指亲近过善知识，用功多年，经过了一番锻炼，身心纯熟，理路清楚，自在用功，不感辛苦。老参上座的难处，就是在此，自在明白当中，停住了，中止化城，不到宝所，能静不能动，不能得真实受用。甚至触境生情，取舍如故，欣厌宛然，粗细妄想，依然牢固。所用功夫，如冷水泡石头，不起作用。久之也就疲惫下去，终于不能得果起用。老参上座，知道了这个困难，立即提起本参话头，抖擞精神，于百尺竿头，再行迈进，直到“高高峰顶立，深深海底行”，撒手纵横去，与佛祖觐体相见，困难安在，不亦易乎？

话头即是一心。你我此一念心，不在中间内外，亦在中间内外，如虚空的不动而遍一切处。所以话头不要向上提，也不要向下压。提上则引起掉举，压下则落于昏沉，违本心性，皆非中道。大家怕妄想，以降伏妄想为极难。我告诉诸位，不要怕妄想，亦不要费力去降伏他。你只要认得妄想，不执著他，不随逐他，也不要排遣他，只不相续，则妄想自离。所谓“妄起即觉，觉即妄离”。若能利用妄想做工夫，看此妄想从何处起，妄想无性，当体立空，即

复我本无的心性，自性清净法身佛，即此现前。究实言之，真妄一体，生佛不二，生死涅槃，菩提烦恼，都是本心本性，不必分别，不必欣厌，不必取舍。此心清净，本来是佛，不需一法，哪里有许多啰嗦——参！

# 禅堂开示

## 引言

(中有复语因在禅七中开示者。)

诸位常时来请开示,令我很觉感愧。诸位天天辛辛苦苦,砍柴锄地,挑土搬砖,一天忙到晚,也没打失办道的念头。那种为道的殷重心,实在令人感动。虚云惭愧,无道无德,说不上所谓开示,只是拾古人几句涎唾,来酬诸位之问而已。

## 用功的入门方法

用功办道的方法很多,现在且约略说说。

### 办道的先决条件——深信因果

无论什么人,尤其想用功办道的人,先要深信因果。若不信因果,妄作胡为,不要说办道不成功,三涂少他不了。佛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又说:“假使百千劫,所造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楞严经》说:“因地不真,果招纡曲。”故种善因结善果,种恶因结恶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乃必然的道理。谈到因果,我说两件故事来证明。

一、琉璃王诛释种的故事。释迦佛前,迦毗罗阅城里有一个捕鱼村,村里有个大池。那时天旱水涸,池里的鱼类尽给村人取吃,最后剩下一尾最大的鱼,也被烹杀。只有一个小孩从来没有



吃鱼肉,仅那天敲了大鱼头三下来玩耍。后来释迦佛住世的时候,波斯匿王很相信佛法,娶释种女生下一个太子,叫做琉璃。琉璃幼时在释种住的迦毗罗阅城读书。一天因为戏坐佛的座位,被人骂他,把他抛下来,怀恨在心。及至他做国王,便率大兵攻打迦毗罗阅城,把城里居民尽数杀戮。当时佛头痛了三天。诸大弟子都请佛设法解救他们,佛说定业难转。目犍连尊者以神通力用钵摄藏释迦亲族五百人在空中,满以为把他们救出,那知放下来时,已尽变为血水。诸大弟子请问佛,佛便将过去村民吃鱼类那段公案说出,那时大鱼就是现在的琉璃王前身,他率领的军队,就是当日池里的鱼类,现在被杀的罗阅城居民,就是当日吃鱼的人,佛本身就是当日的小孩,因为敲了鱼头三下,所以现在要遭头痛三天之报。定业难逃,所以释族五百人,虽被目连尊者救出,也难逃性命。后来琉璃王生堕地狱,冤冤相报,没有了期。因果实在可怕。

二、百丈度野狐的故事。百丈老人有一天上堂,下座后,各人都已散去,独有一位老人没有跑。百丈问他做什么,他说:“我不是人,实是野狐精。前生本是这里的堂头,因有个学人问我‘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我说‘不落因果’,便因此堕落,做了五百年野狐精,没法脱身。请和尚慈悲开示。”百丈说:“你来问我。”那老人便道:“请问和尚,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百丈答道:“不昧因果。”那老人言下大悟,即礼谢道:“今承和尚代语,令我超脱狐身。我在后山岩下,祈和尚以亡僧礼送。”第二天,百丈在后山石岩以杖拨出一头死狐,使用亡僧礼将他化葬。我们听了这两段故事,便确知因果可畏。虽成佛也难免头痛之报。报应丝毫不爽,定业实在难逃,我们宜时加警惕,慎勿造因。

### 严持戒律

用功办道首要持戒。戒是无上菩提之本,因戒才可以生定,

因定才可以发慧。若不持戒而修行，无有是处。《楞严经》四种清净明诲，告诉我们不持戒而修三昧者，尘不可出，纵有多智禅定现前，亦落邪魔外道，可知道持戒的重要。持戒的人，龙天拥护，魔外敬畏。破戒的人，鬼言大贼，扫其足迹。

从前在罽宾国近着僧伽蓝的地，有条毒龙时常出来为害地方。有五百位阿罗汉聚在一起，用禅定力去驱逐他，总没法把他赶走。后来另有一位僧人，也不入禅定，仅对那毒龙说了一句话“贤善远此处去”，那毒龙便远跑了。众罗汉问那僧人用什么神通把毒龙赶走，他说：“我不以禅定力，直以谨慎于戒。守护轻戒，犹如重禁。”我们想想，五百位罗汉的禅定力，也不及一位严守禁戒的僧人。

或云六祖说“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参禅”。我请问你的心已平直没有？有个月里嫦娥赤身露体抱着你，你能不动心吗？有人无理辱骂痛打你，你能不生瞋恨心吗？你能够不分别冤亲憎爱、人我是非吗？统统做得到，才好开大口，否则不要说空话。

### 坚固信心

想用功办道，先要一个坚固信心。信为道源功德母。无论做什么事没有信心是做不好的。我们要了生脱死，尤其要一个坚固信心。佛说“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又说了种种法门，来对治众生的心病。我们就当信佛语不虚，信众生皆可成佛。

但我们为什么不成佛呢？皆因未有如法下死功夫呀！譬如我们信知黄豆可造豆腐，你不去造他，黄豆不会自己变成豆腐。即使造了，石膏放不如法，豆腐也会造不成。若能如法磨煮去渣，放适量的石膏，决定可成豆腐。

办道亦复如是，不用功固然不可以成佛；用功不如法，佛也是

不能成。若能如法修行，不退不悔，决定可以成佛。故我们应当深信自己本来是佛，更应深信依法修行决定成佛。永嘉禅师说：“证实相，无人法，刹那灭却阿鼻业。若将妄语诳众生，自招拔舌尘沙劫。”他老人家慈悲，要坚定后人的信心，故发如此弘誓。

## 决定行门

信心既具，便要择定一个法门来修持，切不可朝秦暮楚。不论念佛也好、持咒也好、参禅也好，总要认定一门，蓦直干去，永不退悔！今天不成功，明天一样干；今年不成功，明年一样干；今世不成功，来世一样干！汾山老人所谓“生生若能不退，佛阶决定可期”。

有等人打不定主意，今天听那位善知识说念佛好，又念两天佛；明天听某位善知识说参禅好，又参两天禅；东弄弄西弄弄，一生弄到死，总弄不出半点“名堂”，岂不冤哉枉也？

## 参禅方法

用功的法门虽多，诸佛祖师皆以参禅为无上妙门。楞严会上佛敕文殊菩萨拣选圆通，以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为最第一。我们要反闻闻自性，就是参禅。这里是禅堂，也应该讲参禅这一法。

## 坐禅须知

平常日用，皆在道中行，哪里不是道场？本用不着什么禅堂，也不是坐才是禅的。所谓禅堂，所谓坐禅，不过为我等末世障深慧浅的众生而设。

坐禅要晓得善调养身心。若不善调，小则害病，大则着魔，实在可惜。禅堂的行香坐香，用意就在调身心。此外调身心的方法

还多，今择要略说。

跏趺坐时，宜顺着自然正坐，不可将腰作意挺起，否则火气上升，过后会眼屎多，口臭气顶，不思饮食，甚或吐血。又不要缩腰垂头，否则容易昏沉。

如觉昏沉来时，睁大眼睛，挺一挺腰，轻略移动臀部，昏沉自然消灭。

用功太过急迫，觉心中烦躁时，宜万缘放下，功夫也放下来，休息约半寸香，渐会舒服，然后再提起用功。否则，日积月累，便会变成性躁易怒，甚或发狂着魔。

坐禅，有些受用时，境界很多，说之不了。但你不要去执著它，便碍不到你。俗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虽看见妖魔鬼怪来侵扰你，也不要管他，也不要害怕；就是见释迦佛来替你摩顶授记，也不要管他，不要生欢喜。《楞严经》所谓“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 用功下手——认识宾主

用功怎样下手呢？楞严会上侨陈那尊者说“客尘”二字，正是我们初心用功下手处。他说：“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宿食事毕，俶装前途，不遑安住。若实主人，自无攸往。如是思惟，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为客义。又如新霁，清飏升天，光入隙中，发明空中，诸有尘相，尘质摇动，虚空寂然。澄寂名空，摇动名尘；以摇动者，名为尘义。”客尘喻妄想，主空喻自性。常住的主人，本不跟客人或来或往，喻常住的自性，本不随妄想忽生忽灭。所谓但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尘质自摇动，本碍不着澄寂的虚空，喻妄想自生灭，本碍不着如如不动的自性。所谓一心不生，万法无咎。

此中客字较粗，尘字较细。初心人先认清了“主”和“客”，自

不为妄想迁流。进步明白了“空”和“尘”，妄想自不能为碍。所谓识得不为冤。果能于此谛审领会，用功之道，思过半了。

### 话头与疑情

古代祖师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如达摩祖师的安心，六祖的惟论见性，只要直下承当便了，没有看话头的。到后来的祖师，见人心不古，不能死心塌地，多弄机诈，每每数他人珍宝，作自己家珍，便不得不各立门庭，各出手眼，才令学人看话头。

话头很多，如“万法归一，一归何处”、“父母未生前，如何是我本来面目”等等，但以“念佛是谁”为最普通。

什么叫话头？话就是说话，头就是说话之前。如念“阿弥陀佛”是句话，未念之前，就是话头。所谓话头，即是一念未生之际；一念才生，已成话尾。这一念未生之际，叫做不生；不掉举、不昏沉、不着静、不落空，叫做不灭。时时刻刻，单单的，一念回光返照，这“不生不灭”，就叫做看话头或照顾话头。

看话头先要发疑情，疑情是看话头的拐杖。何谓疑情？如问念佛的是谁，人人都知道是自己念。但是用口念呢？还是用心念呢？如果用口念，睡着了还有口，为什么不会念？如果用心念，心又是个什么样子？却没处捉摸。因此不明白，便在“谁”上发起轻微的疑念。但不要粗，愈细愈好。随时随地，单单照顾定这个疑念，像流水般不断地看去，不生二念。若疑念在，不要动着他；疑念不在，再轻微提起。初用心时，必定静中比动中较得力些，但切不可生分别心，不要管他得力不得力，不要管他动中或静中，你一心一意地用你的功好了。

“念佛是谁”四字，最着重在个“谁”字，其余三字不过言其大者而已。如穿衣吃饭的是谁？屙屎放尿的是谁？打无明的是谁？能知能觉的是谁？不论行住坐卧，“谁”字一举，便有最容易发疑

念，不待反复思量卜度作意才有。故“谁”字话头，实在是参禅妙法。但不是将“谁”字或“念佛是谁”四字作佛号念，也不是思量卜度去找念佛的是谁，叫做疑情。有等将“念佛是谁”四字，念不停口，不如念句“阿弥陀佛”功德更大。有等胡思乱想，东寻西找叫做疑情，哪知愈想妄想愈多，等于欲升反坠，不可不知。

初心人所发的疑念很粗，忽断忽续，忽熟忽生，算不得疑情，仅可叫做想。渐渐狂心收笼了，念头也有点把得住了，才叫做参。再渐渐功夫纯熟，不疑而自疑，也不觉得坐在什么处所，也不知道有身心世界，单单疑念现前，不间不断，这才叫做疑情。实际说起来，初时哪算得用功，仅仅是打妄想，到这时真疑现前，才是真正用功的时候。这时候是一个大关隘，很容易跑入歧路。

(一)这时清清净净，无限轻安，若稍失觉照，便陷入轻昏状态。若有个明眼人在旁，一眼便会看出他正在这个境界，一香板打下，马上满天云雾散，很多会因此悟道的。

(二)这时清清净净、空空洞洞，若疑情没有了，便是无记，坐枯木岩，或叫“冷水泡石头”。到这时就要提，提即觉照（觉即不迷，即是慧；照即不乱，即是定），单单的的这一念，湛然寂照，如如不动，灵灵不昧，了了常知，如冷火抽烟，一线绵延不断。用功到这地步，要具金刚眼睛，不再提，提就是头上安头。昔有僧问赵州老人道：“一物不将来时如何？”州曰：“放下来。”僧曰：“一物不将来，放下个什么？”州曰：“放不下挑起去。”就是说这时节。此中风光，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是言说可能到。到这地步的人，自然明白；未到这地步的人，说也没用。所谓“路逢剑客须呈剑，不是诗人不献诗”。

### 照顾话头与反闻闻自性

或问：“观音菩萨的反闻闻自性，怎见得是参禅？”我方说照顾

话头，就是教你时时刻刻单单的，一念回光返照这“不生不灭”话头。反闻闻自性，也是教你时时刻刻单单的的一念反闻闻自性。“回”就是反，“不生不灭”就是自性。“闻”和“照”虽顺流时循声逐色，听不越于声，见不超于色，分别显然。但逆流时反观自性，不去循声逐色，则原是一精明，“闻”和“照”没有两样。我们要知道，所谓照顾话头，所谓反闻自性，绝对不是用眼睛来看，也不是用耳朵来听。若用眼睛来看，或耳朵来听，便是循声逐色，被物所转，叫做顺流。若单单的的一念在“不生不灭”中，不去循声逐色，就叫做逆流，叫做照顾话头，也叫做反闻自性。

### 生死心切与发长远心

参禅最要生死心切，和发长远心。若生死心不切，则疑情不发，功夫做不上；若没有长远心，则一曝十寒，功夫不成片。只要有个人长远切心，真疑便发。真疑发时，尘劳烦恼不息而自息，时节一到，自然水到渠成。

我说个亲眼看见的事情，给你们听：前清庚子年间，八国联军入京，我那时跟光绪帝、慈禧太后们一起走。中间有一段，徒步向陕西方面跑，每日跑几十里路，几天没有饭吃。路上有一个老百姓，进贡了一点番薯藤，给光绪帝。他吃了还问那人是什么东西，这么好吃！你想皇帝平日好大的架子，多大的威风，哪曾跑过几步路？哪曾饿过半顿肚子？哪曾吃过番薯藤？到那时架子也不摆了，威风也不逞了，路也跑得了，肚子也饿得了，菜根也吃得得了。为什么他这样放得下？因为联军想要他的命，他一心想逃命呀！可是后来议好和，御驾回京，架子又摆起来了，威风又逞起来了，路又跑不得了，肚子饿不得了，稍不高兴的东西，也吃不下咽了。为甚他那时又放不下了？因为联军已不要他的命，他已没有逃命的心了。假使他时常将逃命时的心肠来办道，还有什么不了？可

惜没个长远心，遇着顺境，故态复萌。

诸位同参呀！无常杀鬼，正时刻要我们的命，他永不肯同我们“议和”的呀！快发个长远切心来了生脱死吧！高峰妙祖说：“参禅若要克日成功，如堕千丈井底相似。从朝至暮，从暮至朝，千思想，万思想，单单是个求出之心，究竟决无二念。诚能如是施功，或三日、或五日、或七日，若不彻去，高峰今日犯大妄语，永堕拔舌泥犁。”他老人家也一样大悲心切，恐怕我们发不起长远切心，故发这么重誓来向我们保证。

## 用功两种难易

用功人有两种难易：（一）初用心的难易；（二）老用心的难易。

### 初用心的难易

初用心难——偷心不死。初用心的通病，就是妄想习气放不下来，无明、贡高、嫉妒、障碍、贪、瞋、痴、爱、懒做好吃、是非人我，涨满一大肚皮，哪能与道相应？或有些是个公子哥儿出身，习气不忘，一些委屈也受不得，半点苦头也吃不得，哪能用功办道？他没有想想本师释迦牟尼佛，是个什么人出家的。或有些识得几个文字，便寻章摘句，将古人的言句作解会，还自以为了不起，生大我慢，遇着一场大病，便叫苦连天；或腊月三十到来，便手忙脚乱，生平知解，一点用不着，才悔之不及。

有点道心的人，又摸不着一个下手处，或有害怕妄想，除又除不了，终日烦恼烦恼，自怨业障深重，因此退失道心；或有要和妄想拼命，愤愤然提拳鼓气，挺胸睁眼，像煞有介事，要与妄想决一死战。哪知妄想却拼不了，倒弄得吐血发狂。或有怕落空，哪知早已生出“鬼”，空也空不掉，悟又悟不来。或有将心求悟，哪知求



悟道，想成佛，都是个大妄想，砂非饭本，求到驴年也决定不得悟。或有碰到一两枝静香的，便生欢喜，那仅是盲眼乌龟钻木孔，偶然碰着，不是实在功夫，欢喜魔早已附心了。或有静中觉得清清净净很好过，动中又不行，因此避喧向寂，早做了动静两魔王的眷属。诸如此类，很多很多，初用功摸不到路头实在难，有觉无照，则散乱不能“落堂”；有照无觉，又坐在死水里浸杀。

初用心的易——放下来单提一念。用功虽说难，但摸到头路又很易。什么是初用心的易呢？没有什么巧，放下来便是。放下个什么？便是放下一切无明烦恼。怎样才可放下呢？我们也送过往生的，你试骂那死尸几句，他也不动气，打他几棒，他也不还手，平日好打无明的也不打了，平日好名好利的也不要了，平日诸多习染的也没有了，什么也不分别了，什么也放下了。诸位同参呀！我们这个躯壳子，一口气不来，就是一具死尸。我们所以放不下，只因将它看重，方生出人我是非，爱憎取舍。若认定这个躯壳子是具死尸，不去宝贵它，根本不把他看作是我，还有什么放不下？只要放得下，二六时中，不论行住坐卧，动静闲忙，通身内外只是一个疑念，平平地和不断地疑下去，不杂丝毫异念，一句话头，如倚天长剑，魔来魔斩，佛来佛斩，不怕什么妄想，有什么打得你闲岔？哪个去分动分静？哪个去着有着空？如果怕妄想，又加一重妄想；觉清静，早已不是清静；怕落空，已经堕在有中；想成佛，早已入了魔道。所谓运水搬柴，无非妙道；锄田种地，总是禅机。不是一天盘起腿子打坐，才算用功办道的。

### 老用心的难易

老用心的难——百尺竿头不能进步。什么是老用心的难呢？老用心用到真疑现前的时候，有觉有照，仍属生死。无觉无照，又落空亡。到这境地实在难，很多到此洒不脱，立在百尺竿头，没法

进步的。有等因为到了这境地，定中发点慧，领略古人几则公案，便放下疑情，自以为大彻大悟，吟诗作偈，瞬目扬眉，称“善知识”，殊不知已为魔眷。又有等错会了达摩老人的“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和六祖的“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的意义，便以坐在枯木岩为极则。这种人以化城为宝所，认异地作家乡。婆子烧庵，就是骂此等死汉。

老用心的易——绵密做去。什么是老用心的易呢？到这时只要不自满，不中辍，绵绵密密做去，绵密中更绵密，微细中更微细，时节一到，桶底自然打脱。如或不然，找善知识抽钉拔楔去。

寒山大士颂云：“高高山顶上，四顾极无边。静坐无人识，孤月照寒泉。泉中且无月，月是在青天。吟此一曲歌，歌中不是禅。”首二句，就是说独露真常，不属一切，尽大地光皎皎地，无丝毫障碍；次四句，是说真如妙体，凡夫固不能识，三世诸佛也找不到我的处所。故曰无人识。“孤月照寒泉”三句是他老人家方便譬如这个境界。最后两句，怕人认指作月，故特别提醒我们，凡此言说，都不是禅呀！

## 结 论

就是我方才说了一大堆，也是扯葛藤、打闲岔。凡有言说，都无实义。古德接人，非棒则喝，哪有这样啰嗦！不过今非昔比，不得不强作标月之指。诸位同参呀！究竟指是谁？月是谁？参！

## 参禅警句

心即是佛，佛即是觉。此一觉性，生佛平等，无有差别。空寂而了无一物，不受一法，无可修证。灵明而具足万德，妙用恒沙，不假修证。只因众生迷沦生死，经历长劫，贪瞋痴爱，妄想执著，染污已深，不得已而说修说证。所谓修者，古人谓为不祥之物，不得已而用焉！

此次打七，已经三个半七，还有三个半七。下三个半七，身心较为纯熟，用功当比前容易。诸位不可错过因缘，务要在下三个半七内，弄个水落石出，发明心地，才不孤负这个难得的机缘。

这二十多天来，诸位一天到晚，起早睡迟，努力用功，结果出不了四种境界：一者，路头还有搞不清的，话头看不上，糊糊涂涂，随众打盹，不是妄想纷飞，就是昏沉摇摆。

二者，话头看得上，有了点把握，但是死死握着一片敲门瓦子，念着“念佛是谁”这个话头，成了念话头，以为如此可以起疑情，得开悟。殊不知这是在话尾上用心，乃是生灭法，终不能到一念无生之地；暂用尚可，若执以为究竟实法，何有悟道之期？晚近禅宗之所以不出人了，多缘误于在话尾上用心。

三者，有的会看话头，能照顾现前一念无生，或知念佛是心，即从此一念起处，蓦直看到无念心相，逐渐过了寂静。粗妄既息，得到轻安，就有了种种境界出现。有的不知身子坐在何处了，有的觉得身子轻飘飘地上腾了，有的见到可爱的人物而生欢喜心的，有的见到可怕境界而生恐怖心的，有的起淫欲心的。种种不一，要知这都是魔，着即成病。

四者，有的业障较轻的，理路明白，用功恰当，已走上了正轨

的。清清爽爽，妄想若歇，身心自在，没有什么境界。到此地步，正好振起精神，用功向前。惟须注意枯木岩前岔路多。有的是在此昏沉而停住了，有的是得了点慧解，作诗作文，自以为足，起贡高我慢。

以上四种境界都是病，我今与你们以对治之药。

第一，如话头未看上，妄想昏沉多的人，你还是看“念佛是谁”这个“谁”字。待看到妄想昏沉少，谁字不能忘了时，就看这一念起处。待一念不起时，即是无生。能看到一念无生，是名真看话头。

第二，关于执著“念佛是谁”，在话尾上用心，以生灭法为是的人，也可照上述的意思，即向念起处看到一念无生去。

第三，关于观无念已，得寂静轻安，而遇到任何境界的人，你只照顾本参话头，一念不生，佛来佛斩，魔来魔斩，一概不理他，自然无事，不落群邪。

第四，关于妄念已歇，清清爽爽，身心自在的人，应如古人所说“万法归一，一归何处”，由一向至极处迈进，直至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再撒手纵横去。

以上所说，都是对末法时期的钝根人说的方法。其实宗门上上一乘，本师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拈花之旨，教外别传，历代祖师，惟传一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落阶级，不假修证，一言半句即了。无一法可得，无一法可修。当下就是，不起妄缘，即如如佛。哪里有许多闲话呢？

## 修与不修

讲修行，讲不修行，都是一句空话。你我透彻了自己这一段心光，当下了无其事，还说什么修与不修？试看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表显，出家访道，苦行六年证道，夜睹明星，叹曰：“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若离妄想，则清净智、自然智、无师智，自然现前。”以后说法四十九年，而曰：“未说着一字。”自后历代祖师，一脉相承，皆认定“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横说竖说，或棒或喝，都是断除学者的妄想分别，要他直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假一点方便葛藤，说修说证，佛祖的意旨，我们也就皎然明白了。

你我现前这一念心，本来清净，本自具足，周遍圆满，妙用恒沙，与三世诸佛无异。但不思量善恶，与么去，就可立地成佛，坐致天下太平，如此有什么行可修？讲修行岂不是句空话吗？但你我现前这一念心，向外驰求，妄想执著，不能脱离。自无始以来，轮转生死，无明烦恼，愈染愈厚。初不知自心是佛，即知了，亦不肯承当，作不得主，没有壮士断腕的勇气，长在妄想执著中过日子。上焉者，终日作模作样，求禅求道，不能离于有心；下焉者，贪瞋痴爱，牢不可破，背道而驰。这两种人，生死轮转，没有已时，讲不修行，岂不又是空话？

所以大丈夫，直截了当。深知古往今来，事事物物，都是梦幻泡影，无有自性。人法顿空，万缘俱息，一念万年，直至无生。旁人看他穿衣吃饭，行住坐卧，一如常人，殊不知他安坐自己清净太平家里，享受无尽藏宝，无心无为，自由自在，动静如如，冷暖只他自己知道。不惟三界六道的人、天、神、鬼窥他不破，就是诸佛菩

萨也奈他不何！这样还说个什么修行与不修行呢？

其次的人，就要发起志向，痛念生死，发惭愧心，起精进行，访道力参，常求善知识，指示途径，勘辨邪正，“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曝之”，渐臻于精纯皎洁，这就不能说不修行了。

上所说的不免迁上就下，仍属一些葛藤。明眼人看来，要认为“拖泥带水”。然祖庭秋晚，去圣日遥，为应群机，不得已而如此啰嗦！究实论之，讲修行，讲不修行，确是空话，直下无事，本无一物，哪容开口？菩萨呀！会吗？

## 师公老和尚的开示

灵源

民国三十六年冬禅七中，我上方丈请开示。师公问我，你用什么工夫，我说：“亦念佛，亦参禅，禅净双修。”

问：“你既念佛，如何能参禅呢？”

我说：“我念佛时，意中含有是谁念佛的疑情，虽在念佛亦即是参禅也！”

问：“有妄想也无？”

答：“正念提起时，妄念亦常常在后面跟着发生。正念放下时，妄念也无，清净自在。”

师公说：“此清净自在，是懒惰懈怠，冷水泡石头，修上一千年都是空过。必定要提起正念，勇猛参究，看出念佛的究竟是谁，才能破参。你须精进地用功才是。”

问：“闻说师公在终南山入定十八天，是有人呢？无心人呢？”

答：“有人入定，必不能定。无心入定，如泥木偶像。制心一处，无事不办。”

问：“我要学师公入定，请师公传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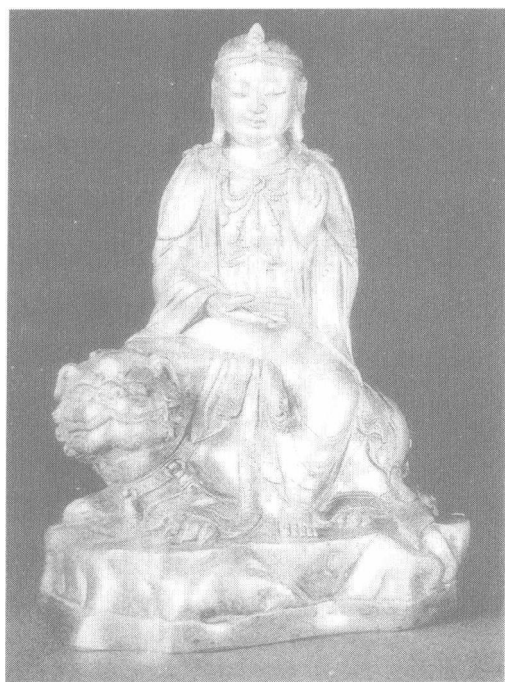
答：“非看话头不可。”

问：“如何叫话头呢？”

答：“话，即是妄想，自己与自己说话。在妄想未起处，观照着，看如何是本来面目，名看话头。妄想已起之时，仍旧提起正念，则邪念自灭。若随着妄想转，打坐无益。若提起正念，正念不恳切，话头无力，妄念必起。故用功夫须勇猛精进，如丧考妣。古

德云：‘学道犹如守禁城，紧把城头守一场。不受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这几句话每次打七，师公都要说的）若无妄想，亦无话头，空心静坐，冷水泡石头，坐到无量劫亦无益处。参禅不参则已，既决心参，就要勇猛精进，如一人与万人敌，直前毋退，放松不得。念佛亦是如此，持咒亦是如此。生死心切，一天紧似一天，功夫便有进步。”





跋題說銘傳記文序



## 《鼓山涌泉禅寺经板目录》序

宋儒有言：“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予于斯语，重有感焉！粤自腾、兰入汉，白马驮经，乾竺贡书，代有增益。自东晋以迄南北朝，斯时佛法专重经教，世主以译经为妙严，僧伽以试经而得度，说法以依经为本据，行道以转经为功德，必至博通三藏，始称法师。纵云究极一乘，罔识真药。是故正法眼藏，以不立文字，目为虚妄。阐提佛性，以未见经文，争相诘难。甚至重溟五舶，预言被摈于关中；面壁九年，达摩见毒于熊耳。以胶柱而鼓瑟，遂饮水而分河。此圭峰《禅源诸论集》之所由作也！

李唐以降，拈花一脉，五宗分化，禅德辈出，类多博该三学，于是禅教始渐融通。试观少室以《楞伽》为印心，东山以《金刚》为下种，乃至“字则不识，义即请问”，《坛经》不乏说教之文。读经看教，宛转归己。百丈所许自由之分，凡兹理事，明示风规。

若夫金弹银弹之权譬，佛说魔说之淆讹，拈止啼钱，剿绝儿孙解路；挝涂毒鼓，死尽魔外偷心。甚至把断要津，喝佛骂祖，直目三乘十二分教为拭疮疣纸。自非亲乘入室之真子，罔知格外提持之着落。以死语会，则祸事矣！

迨其末流，执指忘月，弃金担麻，未解得鱼而忘筌，不免因噎而废食。禅教聚讼，又极纷纭。此又永明《宗镜录》之所由作也！

古德云：“依经解义，三世佛冤。离经一字，即同魔说。”参禅须开宗眼，阅教须明教义。此当人脚跟下事，切忌自瞒。自救不了，诤论奚为？耽著鬼家活计，与入海算沙相较，其能免于五十百步之消乎！

石鼓涌泉，自华严开山，兴圣阐化，演曹源之一滴，跨石门以

千年。其间列祖列宗，缔造艰难。凡属后昆，饮水思源，皆当敬念。

即以流通经教一端而论，溯自闽王贡写本之秘笈，岁久无征。元刻剩般若之残篇，待补全帙。有明而后，南板初来，梵篋散藏，继得全书。逮于清初，乃颁《龙藏》之赐书，迨及康熙，复钁永通之板片。其间耗心血、费净财、蒙艰贞、糜岁月，如永觉请经之记，乃冒万死，紫柏刻经之愿，尽此劳生。或舍利同供，建设正法藏殿，掷千万金于五楹；或钵资罄舍，装修残破古经，积二十二年如一日。

今者吾辈幸沾法乳，应思先进贤劳。我佛妙演圆音，当体法王圣训，又岂可舍野狐之涎唾，自居无孔铁锥；巢螭螟于眉睫，甘作不快漆桶？遂令龙宫秘藏，化为蟬蠹之丛；鹭岭玄文，讹作乌焉之马。

爰拟清厘，重记目录。依补亡之例，立整理之条，加丹黄之标签，分简册之部居，考译撰之人名，纪钁梓之年代。命门人明一观本，依此法式，循而考之，缺者补之。经夏告竣，成此经目一卷，题曰《鼓山涌泉禅寺经板目录》。查其钩稽，尚能如例。昔为霖霈祖于清康熙年间，尝有《鼓山永通斋流通法宝书》一经目，刊行于世，迄今逾二百年，币价相悬，奚翅天渊。各籍价目，尚待改订，故缺而不录。

予之亟亟于此，所冀禅讲四众，宗通说通，追纵古人得髓之真传，勿忘先德嘉惠之至意云尔！

民国二十一年岁次壬申月

幻游比丘虚云叙于鼓山圣箭堂

## 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序

虚云自承乏鼓山以来，每思前明永觉诸祖，所办永通斋椴板流通法宝事业，及罗致藏典，以普益后人之困难。当崇禎初元，亲至浙江嘉兴，请《方册藏经》，扶病冒暑，复值海潮泛滥之变，遇险者三，濒死者再，乃得法宝而归。逮至有清，康熙、雍正、乾隆代有所资，汪洋法海，寺众随机饮啄，不可不为本山之厚幸。

然惟静恒涛诸祖而后，经板既专理无人，遗著亦散佚无著。虚云屡欲搜残补缺，以继承先志，以常住淡泊，力有未逮。

去岁壬申，承檀越叶恭绰居士，资以商务印书馆癸亥所刻《续藏》全部，检阅禅教律净诸部门，见鼓山列祖遗著多已搜入，喜不自胜。惟需祖《华严疏论纂要》之巨帙，竟付缺如。其他需祖以下之语录遗著，亦有多种均未搜采。而残篇断简，本山亦已缺佚不全。缅怀先代精神心血，留此遗泽，垂训当来。后世子孙，不能保守，以至湮没，常用疚心。

去夏搜罗废帙，竟发现宋哲经板之《大般若经》、《大涅槃经》、《大宝积经》，共计数百册。梵筌虽已不全，脉望幸未灾及。获此瑰宝，视为奇缘，钞补装潢，七阅月而竣事。是诚本山闽忠懿王赐藏以后，硕果仅存之纪念品也！

今闻朱庆澜居士以施赈至关中，发见宋《碛砂藏经》，不禁欢喜赞叹！居士素以法施为志，见此瑰宝，不能自己，即向陕省当局谋，影印之议既洽，乃如沪与叶居士暨诸上善人，发起影印《碛砂藏经》事业。自民国辛未始事，阅今已历三年，为法之勤，至足钦佩。近更以所缺损之二百余卷帙，征得敝寺之《大般若》、《宝积》等经，及其他宋元善本补而足之，斯诚希世之珍也！法藏不可思

议之大业，不意于末法时期，乃得覩此集大成之伟略，不特于佛法上放一异彩。

吾知公等弘法之大愿，对此时机，当是冥受付嘱而来者。何以故？方今佛化西渐，其机已动。欧美学者，向只注目小乘，视锡兰为教典荟萃之地。近日渐知北派尚有大乘梵典，遂于尼泊尔等处，肆力搜求，而尚未知我国自唐以来所译梵笈之富，自宋以来校刊梵册之伟然大观也！公等之扶持正法眼藏，虚云谨拈云门一字，以为之颂曰“普”。

虚云谨叙于圣箭堂

民国二十三年岁次甲戌元旦后十日

## 修补古经跋言

此《大般若经》六百卷，《大宝积经》百二十卷，《大涅槃经》四十卷，皆延佑间，福建省嗣教陈觉琳刻，相沿庋置法堂中。我鼓山涌泉寺明清以来，四赐《龙藏》，而此本久无人披读，莫知其全缺也！

今年夏，门人观本明一始出而检之，三经共残缺四十余卷。知客清福师倡募装潢，而首座慈舟法师、西堂宝山师，暨宗寿、兴证、通化、圣修、纯果、法真、龙洸、慎足、传道、澄朗、优定、能复诸师等，复发心手钞，足其卷数。此三部古本大经，乃焕然复新。余朝夕肃然，若对古佛也！

考延佑当元中叶，迄今近七百年，人世沧桑之变，不知凡几？而此三经者，巍然尚存，虽久置不检，而幸免于潮蠹之坏，不可谓非神龙保护之力矣！工既竣，述其原委于此，并刊列出资芳名于每函之后，俾并垂不朽云！

涌泉寺住持虚云敬识

民国二十一年壬申岁季秋

## 《增订佛祖道影》序

有清光绪庚辰，苏州玛瑙经房刊行《佛祖道影》一书，出自守一大师手订，合真寂、云福先后两刊本，编为四卷，凡二百四十尊。据其自序缘起，先获云福刻宗门正脉道影残本，迟之又久，乃得真寂本于杨仁山居士，杨又得之于心月上人云。查《续藏》载憨山大师撰《八十八祖传赞》，盖为题紫柏老人属丁云鹏临摹《牛头藏本》而作，为专刊道影之滥觞。今兹不独丁本失传，即求真寂、云福初刊本，亦不易复得矣！

鼓山旧藏《列祖道影》，成于永觉老人主法之时，自迦文饮光以次凡百有三十尊，各系赞语。崇禎戊寅于住真寂日刊行，即所谓“真寂本”是也！日久散失。后二十有四年康熙壬寅，其嗣法为霖大师，得原本于泉之开元，仅存七十余尊，重事征补，得四十七尊，合永祖者为二百二十二尊，并加题记，庋于藏经殿。今又二百七十余年矣！

代移时异，幸龙天守护，仅佚五尊，存者一百一十七尊，皆完整无损。云住兹山，获睹是册，持与苏州本相校，同者一百零八尊，传赞皆仍永觉老人旧题。禅诵之余，复加征集，续得若干尊。其原有传赞者，多存其旧，无者为之僭补，依世次编入。至苏州本所列世系间有讹误，另加考证，都为三百十一尊。敬谨寿之梨枣，冀普同供养，咸植胜因，命名曰《增订佛祖道影》。示仍依守一大师原本，第加增订而已。

至康、雍以还，诸山名宿影像，征集容有未周，则限于时与力，补阙拾遗，俟诸异日。

昔世尊入寂，阿难结集于灵山；慈氏待来，迦叶持衣于鸡足。



慧命慈灯，赖以赓续。云生丁未造，望道未见，惧大法之将堕，叹善根之日薄，冀存象教，昭示方来。兹意上继紫憨永霖诸师遗型，以报佛恩于万一云尔！

佛历二千九百六十二年(民国二十四年)乙亥佛诞日

鼓山涌泉禅寺住持沙门虚云序于圣箭堂

## 法系考正

南岳下第六十世，东明岳祖之嗣法，有海舟永慈与海舟普慈二人。永住金陵东山，俗姓余。普住杭州东明，俗姓钱。《续指月录》两存之。按天童密云悟祖及钱谦益宗伯，皆为普祖立传，称为岳祖嗣法。祥符荫《宗统编年》，载万历六年辛酉，东明岳祖示寂，海舟普慈嗣法。据上所记，应将南岳六十一世，海舟永慈改定为东明普慈。

青原下第四十五世，芙蓉楷祖嗣法。苏州本依据位中符《祖灯大统》，径列鹿门觉，将丹霞淳至天童净中间五代削去，谓《指月录》年历差讹，以《青州塔记》为据，而《青州塔记》显出伪托云云。为霖大师曾辨其谬，《续指月录》引以为证。按《宗统编年》，宋重和元年戊戌，楷祖示寂，丹霞淳嗣。淳祖盖芙蓉嗣法二十六人中之上首也！明年淳祖示寂，真歇了嗣。其后三十有四载，为南宋绍兴二十三年癸酉，了祖示寂，天童珏嗣。越十四载，为乾道四年戊子，珏祖示寂，雪宝鉴嗣。经四载，为乾道七年辛卯，鉴祖示寂，天童净嗣。又二载，为乾道九年癸巳，净祖示寂，鹿门觉始嗣。去楷祖示寂，时历五十有五年矣，何得竟以鹿门觉，误为净因觉，显紊世次？兹从《传灯》及正、续《指月》，列鹿门觉于天童嗣法，增补丹霞淳至天童净五世，纠正位中符之谬。

明三峰汉月法藏禅师，初秉拂于吴门北禅寺，嗣法天童悟祖。厥后三峰著《五宗原》以立异，悟祖不满，遂至追拂。清世宗著《拣

魔辨异录》，于三峰一派，屏斥尤严。三峰不获与临济儿孙之列，已成铁案。惟三峰平日于法门，不无建白，弘戒法仪，为后世矜式。兹列三峰于《尊宿卷》中，示绝于悟祖，仍不泯其护教之功。

《通鉴》载，明建文帝因燕王兵破金川门，帝发太祖遗篋，得杨应能度牒及缁衣，编修程济曰：“数也！”因召主录僧溥洽，为帝削发，从水关中出，先入蜀，后入滇云云。今按《云南丛书·滇释记》第二卷载，应文大师，俗称文和尚，明太祖长孙，故懿文太子之子也！建文四年时，燕王棣举兵南伐，有内臣出高帝遗命，得度牒三，曰：应文、应能、应贤，僧服如之。于是帝与御史叶希贤为应文应贤，吴王教授杨应能为应能，并为僧。编修程济为道人。遂从复道中出，历游吴楚黔粤，入滇居永昌白龙山，复结茅于鹤庆浪穹间，又驻锡武定狮子山。遗像袈裟犹存在滇。数十年间，常疏《法华》、《楞严》，间多题咏。后东归，寿八十余，坐化宫中，葬于西山，称为“老佛”云。按叶希贤、杨应能，明史皆有本传；建文殉国，皆称殉难者也！《滇释记》所载，当较详实。又叶、杨两公之墓，尚在滇中洱源潜龙庵，即建文隐修之处。今第四卷建文更正为应文，以矫正诸家之讹误，并存随从忠义之名焉！

## 阿若侨陈如尊者(天竺)

尊者中天竺人，系出世尊母族。世尊成道后，为五人转四谛法轮。尊者居首，闻声悟道，为僧宝中第一，故世尊呼为阿若侨陈如，亦名俱邻，此名已知。或言无知者，非无所知，乃是知无耳！赞曰：

歌利挥剑，早已说破。

鹿苑初唱，惟师首和。

一个耳聋，一个话堕。

热瞞大地，居僧上座。

## 梁坞石月华智药三藏尊者(天竺)

师天竺人，梁天监元年航海达广州。将彼土菩提树一株，植于宋求那跋陀罗在法性寺所建戒坛之畔，志曰：“后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萨，于此树下演上乘，传佛心印。”求那建坛亦曾立碑曰：“有肉身菩萨，于此受戒。”天监元年壬午至唐仪凤五年丙子，凡百七十五年，六祖至此受戒弘法，两师之言验矣！师复由南海经曹溪口，掬水而饮，谓徒曰：“此水与西天无别，溪源必有胜地为兰若。”至源上观山水曰：“宛如西天宝林山。”谓居民曰：“可于此建梵刹名宝林，百七十年后有菩萨来此演化，得道如林。”皆如所讖，并建罗浮月华等寺，肉身现在月华寺。赞曰：

西天来此，羊城植树。

饮水建刹，预待大士。

悬讖百七，苍生蒙度。

留身月华，永洒甘露。

## 智岩禅师

(迦叶至此三十三世、牛头第二世)

师曲阳华氏子，弱冠智勇过人。身長七尺六寸。隋大业中为郎将，累立战功。唐武德中，年四十八，入舒州皖公山，从宝月禅师出家。一日晏坐，睹异僧长丈余，谓师曰：“卿历八十世出家，宜加精进。”言毕不见。谷中入定，山水暴涨。复参融禅师，发明大事。融谓师曰：“吾受信大师真诀，所得都亡，设有一法胜过涅槃，吾说亦如梦幻。夫一尘飞而翳天，一芥堕而覆地。汝今过此，吾复何云？”仪凤二年正月初十日示寂。赞曰：

八十世生，深谷危坐。

尘沙劫来，不是这个。  
融师拨转，顺风帆船。  
万古千秋，高风不堕。

## 慧方禅师

（西天三十四世、牛头第三世）

师润州延陵濮氏子，投开善寺出家。及进具，洞明经论。后谒岩师，谘询秘要。岩审其根器堪荷正法，示以心印。师豁然领悟。复付法于法持禅师，隐居茅山。将入灭，见五百许众，髻发后垂，如菩萨状，各持幡华云：“请法师讲。”又感山神现大蟒身，至庭前如将泣别。唐天册元年八月一日示寂，小林变白，溪涧绝流，道俗哀慕，声动山谷。世寿六十有七，僧腊四十。赞曰：

一相无相，谁能思量。  
一身多身，万物皆真。  
动也行云出岫，静也声湛谷神。  
赴机千江月，拟议隔河津。

## 法持禅师

（西天三十五世、牛头第四世）

师润州江宁人，姓张，幼出家。年三十，游黄梅，依忍大师座下，闻法心开，复值方禅师为之印可。及黄梅垂灭，谓弟子玄贇曰：“从传吾法者，可有十人，金陵法持，是其一也！”唐长安二年终于金陵延祚寺无常院，遗诫露骸松下，饲诸鸟兽。迎出日，空中有神幡西来，绕山数匝。所居故院，竹园林木变白，七日而止。寿六十八。赞曰：

黄梅闻法，牛头受记。

传法威师，绵远相继。  
露骸松下，含灵等利。  
慧日长明，辉天耀地。

## 智威禅师

（西天三十六世、牛头第五世）

师江宁陈氏子，四岁依天宝寺统法师出家。谒法持禅师，传受正法。自尔江左学侣，奔凑门下。有慧忠者，师视为法器，示偈曰：“莫系念，念成生死河，轮回六趣海，无见出长波。”忠答曰：“念想由来幻，性自无终始。若得此中意，长波当自止。”师又示偈曰：“余本性空无，缘妄生人我。如何息妄情？还归空处坐。”忠复答曰：“虚无是实体，人我何所存？忘情不须息，即泛般若船。”师审其了悟，遂付法。唐开元十七年终于延祚寺。赞曰：

中持师毒，着佛头粪。  
唤钟作瓮，欺贤罔圣。  
越空劫外，三更日正。  
实体虚无，凌霄藤盛。

## 潮阳灵山大颠宝通禅师

（西天三十六世、青原第三世）

师陈帝之裔，颖川人，祖官于潮。开元间，师诞于潮郡。幼岁慕云林，与药山惟俨并事惠照禅师。受戒已，同游南岳，参石头和尚，得大无畏法。唐贞元初入罗浮，至潮阳，开辟牛岩及灵山等处。韩愈问道，留衣致敬，事载《传灯录》。长庆四年一日告辞而逝，寿九十三。著有《金刚经》、《心经》释义。塔在灵山左。赞曰：

彻证至理，岂拘正偏？

扬眉瞬目，一任风颠。  
语默动静，妙阐幽玄。  
昌黎拜倒，衣书记传。

## 鼓山灵峤禅师

（西天三十六世、南岳第三世）

师不知何许人也，与五泄山灵默禅师同印心于马祖。隐居鼓山前岩，故岩以师名名之。涌泉寺址原系深潭，为毒龙窟宅，尝为民害。郡从事裴胄请师制之，师乃临潭诵《华严经》，龙出听经，遂徙去。众感其德，以潭址建寺，迎师住锡，于唐建中四年开法，敕赐额“华严”，大弘法化。后不知所终。出《弘释录》及《闽志》。赞曰：

契马师机，神珠无价。  
妙阐《华严》，龙归座下。  
开辟石鼓，雷音普化。  
万古巍巍，光辉昼夜。

## 牛头鹤林玄素禅师

（西天三十七世、牛头第六世）

师延陵人也，姓马。参威禅师悟旨，复居京口鹤林寺。一日有屠者预谒，愿就所居办供。师欣然往，众皆见讶。师曰：“佛性平等，贤愚一致，但可度者，吾即度之，何差别之有？”

僧问：“如何是西来意？”

师曰：“会即不会，疑即不疑。”

又曰：“不会不疑的，不疑不会的。”

又有僧叩门。

师问：“是什么人？”

曰：“是僧。”

师曰：“非但是僧，佛来亦不著。”

曰：“为什么不著？”

师曰：“无汝栖泊处。”

天宝十一年示寂，塔于黄鹤山。敕谥“大律禅师”，“大和宝航”之塔。赞曰：

佛性平等，海水味一。  
屠儿刀放，三涂顿息。  
西来何意？会即不疑。  
不疑不会，佛亦奚为。

## 径山道钦禅师

（西天三十八世、牛头第七世）

师苏州昆山朱氏子，初服膺儒教。年二十八，投素禅师出家。得旨后，至径山驻锡，玄化大振。

僧问：“如何是道？”

师曰：“山上有鲤鱼，海底有红尘。”

“如何是祖师西来意？”

师曰：“汝问得不当。”

曰：“如何是当？”

师曰：“待吾灭后，即向汝说。”

唐大历三年，代宗征至阙下，亲加瞻礼。帝悦，谓忠国师曰：“朕欲锡钦师一名。”国师欣然奉诏，乃议号国一焉。后辞归本山，于贞元八年十二月示寂，说法而逝。谥“大觉禅师”。赞曰：

为真法宝，作丈夫事。  
鼻祖双径，龙王献地。

马师试惑，帝主钝置。

唐国一人，声振百世。

## 韶州灵树如敏禅师

（西天三十八世、南岳第五世）

师闽人，嗣长庆安（南汉）。广主刘氏，奕世钦重，封知圣大师号。

僧问：“佛法至理如何？”师展两手而已。有问：“和尚有缘什么处？”师曰：“日出东，月落西。”

师三十年不请首座。有问如何不请，师曰：“吾首座初生也。”一日曰：“出家也！”一日曰：“行脚也！”一日命众出三门迎首座，云门果至。

化被岭表，四十余年颇有异迹。广主将兴兵，躬入请师决臧否。师已先知，怡然坐化。王至问：“和尚何时得疾？”对曰：“未曾得疾。”适封一函子，令呈大王，王开函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王悟师旨，遂寝兵，乃召第一座开堂说法，云门也！龕塔葬仪，皆广主办。谥灵树禅师真身塔焉！赞曰：

师坐道场，尊法崇重。

七古八怪，循机变弄。

卅载等人，留函酬问。

域中大事，上座担任。

## 唐石钟发光禅师

师河南汝阳杨氏，世居官。见罪人叹曰：“人本无罪，无明陷之；地狱本无，夙业感之。”遂发愿诣少林寺出家，受具于开元。精研毗尼，及诸教乘。后遍历诸方，究西来直指，发明向上。步礼迦



叶，至鸡足，驻锡其间，创石钟寺，遂成法宇。赞曰：

偶然一语，捷出群机。

任性自在，空费钳锤。

饮光隐处，日月重耀。

石钟发响，音震冥微。

## 鸟窠道林禅师

（西天三十九世、牛头第八世）

师姓潘，富阳人也。母朱氏，梦日光入口有娠。及诞，异香满室，遂名香光。九岁出家，二十一岁于荆州果愿寺受具。后诣长安西明寺复礼法师处，学《华严经》、《起信论》。礼示以《真妄颂》，俾修禅那。代宗诏国一禅师至阙下，师谒之，发明心地。及南归，见秦望山有长松，盘曲如盖，遂栖止其上。

白侍郎出守杭郡，入山问道，师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白曰：“三岁孩童也晓得。”

师曰：“八十老翁行不得。”

忽一日谓侍者曰：“吾今报尽。”言讫坐化。赞曰：

秦望山头，是何模样？

月挂松枝，尘飞不上。

至险至平，太守难谅。

位高太危，徒怀怅望。

## 鼓山兴圣国师

（西天四十世、青原第七世）

师系出大梁李氏，幼恶荤膻，乐闻钟梵。年十二，有白气数道，腾于所居。师题壁曰：“白道从兹速改张，休来显现作妖祥。”

定祛邪行归真见，必得超凡入圣乡。”题罢，气即随灭。年十五，梦僧告曰：“出家时至。”遂依白鹿规禅师出家披削。参雪峰，峰挡住曰：“是什么？”师释然了悟，亦忘其了心，惟举手摇曳而已。峰审其悬解，抚而印之。后闽王建涌泉，迎师主席，赐号“兴圣”，法道大行。赞曰：

直下若会，箭过新罗。  
通宵有路，一任摩挲。  
不跨石门，毕竟作么。  
涂毒雷轰，万古不磨。

## 梁鼓山扣冰古佛

师新丰翁氏子。母梦比丘风神炯然，荷锡求宿，人指谓此辟支佛也。已而孕，生于会昌四年，香雾满室，弥日不散。年十三出家，初以讲说为众所归。谒雪峰，携鳧茨一包，酱一器献之。峰与语，异之曰：“子异日必为王者师。”天成戊子，应闽王召。茶次，师提起橐子曰：“会么？”曰：“不会。”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辞归鼓山。至十二月二日，沐浴升座，告众而逝。茶毗，祥曜满山，获五色舍利。塔于鼓山正寝。赞曰：

为王者师，受雪峰记。  
坐扣坚冰，空里游戏。  
举起茶囊，翻天覆地。  
人王法王，慧日普丽。

## 冲煦慧悟禅师

（西天四十一世、青原第八世）

师福州人也，姓和氏。幼不茹荤血，自誓出家。登鼓山投晏

国师剃度，得法受记，弘法鼓山。周显德中，江南国主延住光睦。

僧问：“如何是大道？”师曰：“我无小径。”曰：“如何是小径？”师曰：“我不知有大道。”次住庐山开先，晚居金陵净德。聚徒说法，有声于时。开宝八年归寂。赞曰：

幼入师室，撞破石头。

一言之下，左右逢源。

大道小径，步步红尘。

我不知有，狮子嘍呻。

## 乳源双峰寺肉身广悟禅师

（西天四十一世、青原第八世）

师讳竟钦，姓王氏，蜀益州人。幼投峨眉山黑水寺出家。二十一岁具戒巡礼。晚见云门契悟印证。时刘氏僭号岭南，尤尚佛教，如灵树知圣、云门匡真，皆当时钦重。而师居其一。南汉刘晟尝召问甚喜，赐以磨衲方袍。太平兴国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与诸缁素夜话，焚香合掌而逝。僧腊四十二，世寿八十二，塔全身本山。至大中祥符九年，塔户分裂，视之如生。缁素迎请胶漆，供双峰山，地方崇拜，甚感灵异。赞曰：

峨眉脱染，坚持佛戒。

生死大事，遍扣名德。

函盖云门，狂心顿歇。

质留双峰，万古不灭。

## 丹霞子淳禅师

（西天四十六世、青原第十三世）

师剑州贾氏子，弱冠为僧，彻证于芙蓉之室。上堂云：“乾坤

之内，宇宙之间，中有一宝，秘在形山。肇法师恁么道‘只解指纵话迹，且不能拈示于人’。丹霞今日辟开宇宙，打破形山，为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以拄杖卓一下曰：“还见么？鹭鸶立雪非同色，明月芦花不似他。”宣和己亥春示寂，塔全身于洪山之南。赞曰：

入芙蓉室，忘来去路。  
打破形山，无本可据。  
君臣道合，月芦藏鹭。  
倒驾慈航，渡人无数。

## 宋大通达岸禅师

（西天四十六世、南岳第十三世）

师讳志靖，字达岸，粤韶州曲江梁氏子。生朱梁贞明四年。少不乐世事，十二岁出家，二十受具于云门偃。南汉刘晟，敬其德，尊宠甚隆。师偶过大通（大通烟雨为羊城八景之一）之濠口，阻风登岸，见古寺，爱其幽胜，不忍去。请于刘，重新之，赐名宝光。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辞众逝，灵光烛天。奉其真身，时示灵迹，至今不坏，远近争礼之。寂年七十有二。赞曰：

大士示化，遇缘即应。  
大通古迹，继启先圣。  
灵光烛天，破长夜梦。  
留身范世，作福田供。

初刊师相，不得出处，故附于应化之末。后得《大通烟雨宝光古寺记》，始悉生平，因述于上。本应按代列入，因板已定，不能羸入，故仍补遗于此焉！

## 宗隋慈觉禅师

(西天四十六世、青原第十三世)

师茗州孙氏子，得法于广照，继席长芦。僧问：“达摩面壁，此理如何？”师良久，僧礼拜。师曰：“今日被这僧一问，直得口哑。”上堂云：“冬去寒食，一百单五。活人路上，死人无数。头钻荆棘，将谓众生苦。拜扫事如何？骨堆上添土。唯有出家人，不踏无生路。大众且道向什么去？南天台，北五台。参。”赞曰：

放一线道，禅净对立。

谁权谁实，千圣不识。

大士应化，逆顺罔测。

东林结社，熊耳面壁。

## 真歇清了禅师

(西天四十七世、青原第十四世)

师左绵雍氏子，襁褓入寺见佛，喜动眉睫，人咸异之。试经得度，拈丹霞之室。霞问：“如何是空劫之前自己？”师拟对，霞曰：“你闹在，且去。”一日登钵孟峰，豁然契悟，径归侍立。霞掌曰：“将谓你知有。”师欣然拜之。住后，上堂云：“我于先师一掌下，伎俩俱尽，觅个开口处不可得。”师终于皋宁崇先，塔于寺西华相坞。谥“悟空禅师”。赞曰：

一掌之下，伎俩俱尽。

将为瞥地，旁观者哂。

夜月流辉，澄潭无影。

巧拙不到，金缙密稳。

## 天童宗珏禅师

(西天四十八世、青原第十五世)

师印心长芦，出世天童。上堂：“劫前运步，世外横身。妙契不可意到，真证不可以言传。直得虚静敛氛，白云向寒岩而断；灵光启暗，明月随夜船而来。正恁么时，作么生履践？偏正不曾离本位，纵横那涉语因缘。”僧问：“如何是道？”师曰：“十字街头休斫额。”赞曰：

妙契匪意，真证离言。  
当街斫额，举棹迷源。  
横身劫外，彻底掀翻。  
正偏回玄，如珠走盘。

## 雪窦智鉴禅师

(西天四十九世、青原第十六世)

师滁州吴氏子，儿时，母为洗手疡，因曰：“是什么？”对曰：“我手似佛手。”长失怙恃，依真歇于长芦时，大休首众器之。后遁迹象山，山怪不能惑。深夜开悟，复见休，蒙印可。住后上堂：“世尊有密语，迦叶不覆藏。一夜落花雨，满城流水香。”赞曰：

我手佛手，阿师多口。  
遁迹象山，痴狂外走。  
机契天童，百怪潜匿。  
达摩不识，世尊无密。

## 天童如净禅师

(西天五十世、青原十七世)

师生而歧嶷，不类常童。长学出世法，参足庵于雪窦。庵令看柏树子话，有省，呈颂曰：“西来祖意庭前柏，鼻孔寥寥对眼睛。落地枯枝才踣跳，松萝亮榻笑掀腾。”庵颌之。出世天童，六座道场，两奉天旨，法道之盛，可想见也！示寂说偈曰：“六十六年，罪犯弥天。打个踣跳，活陷黄泉。”塔全身于本山。赞曰：

从来无名，唤作庭柏。

白日见鬼，受赵州惑。

末后拈出，称锤是铁。

此风扇布，知恩报恩。

## 鹿门自觉禅师

（西天五十一世、青原第十八世）

师参长翁净，值净上堂，举灵云见桃花悟道因缘，颂曰：“一个乌梅是本形，蜘蛛结网扞蜻蜓。蜻蜓落了两边翅，堪笑乌梅咬铁钉。”师不觉失笑曰：“早知灯是火，饭熟几多时。”后承印记。出世鹿门，示众曰：“尽大地是学人一卷经，尽乾坤是学人一只眼。以这个眼，读如是经，千万亿劫，常无间断。诸人还看得读得么？如看得读得，老僧请他吃个无米油糍。”赞曰：

灯原是火，日月同明。

失声一笑，鼻直眼横。

无米油糍，覩面相呈。

毕竟如何，梅咬铁钉。

## 普炤一辩禅师

（西天五十二世、青原十九世）

师洪州黄氏子，年十一岁，丁父忧，遂出家。十八纳戒。参鹿

门，问：“如何是尽乾坤是学人一只眼？”门曰：“汝被一卷遮却也！”师拟对，门摇手曰：“不快漆桶，去！”师于言下有省。出住青州普照，迁东都万寿。室中三百问戡验学者，声被大河南北。师示微疾，说偈而逝，寿六十九。塔分仰山栖隐、阳台青水院。赞曰：

以如是眼，读如是经。

穷未来际，彻底惺惺。

百问云兴，几能折合。

麟趾振振，神驹馭馭。

## 无用贤宽禅师

（西天五十四世、南岳二十一世）

师和州周氏子。参金牛于冶父，才见，牛便喝，师亦喝。牛曰：“哪里学得这许头来？”师曰：“大有人疑着。”牛便打。明日复见牛，引入阁中坐，忽炉内汤瓶水溢，灰上冲，师忽然大悟，汗流浹背，呈偈“有水底泥牛吼一声，大千沙界一齐倾”句。牛颌之。

至正中，开法太湖普明，禅衲云臻，夜有天灯下照，远近叹异，特赐“佛照圆悟”之号。泰定三年九月十五日说偈而逝，塔全身于太湖。赞曰：

金牛一喝，松石亡年。

春云野鹤，秋水澄渊。

佛祖垂照，鉴地辉天。

东西南北，一等周旋。

## 高丽铁山琮禅师

（西天五十五世、南岳第十二世）

师湘潭人，年十八出家。首谒雪岩，屡入室呈解。岩但曰：



“只是欠在。”一日忽触着“欠”字，身心豁然，彻骨彻髓，乃跳下禅床，擒住岩曰：“我欠少个什么？”岩打三掌，师设拜，岩然之。谒东岩，岩问：“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上座作么生会？”师曰：“抱赃叫屈。”岩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什么？”曰：“眉间迸出辽天鹞。”高丽国王钦其道德，请至其国，大弘法化。后在袁州慈化，示寂，塔于观音阁后（事出明永乐间径上文璩著《增集续传灯录》第五卷）。赞曰：

髑髅槌破，痛下一锤。

本无欠少，须经这回。

龙睛鹿眼尚难识，万里无端逐臭来。

眉间迸出辽天鹞，法网弥天海外开。

## 独庵道衍禅师

（西天五十五世、南岳二十二世）

师苏之相城人，族姓姚。年十四岁，出家于里之妙智庵，从虚白亮公习天台教。后参愚庵机契，掌内记三年。出世普庆，迁天龙。尝自题肖像曰：“看破芭蕉拄杖子，等闲彻骨露风流。有时摇动龟毛拂，直得虚空笑点头。”永乐中，以佐命功，文皇欲官之，不可。一日召见，上潜令人以冠服被体，进爵太子少师，不得已拜命，奉使道疾，上亲临视，示寂。封荣国公，谥“恭靖”。荼毗舌根不坏，舍利五色，塔于西山。寿八十有四。赞曰：

大士垂迹，化非一端。

三十二应，顺逆音观。

大师如是，敢测尊颜。

损己济世，人神同欢。

## 石溪无一全禅师

(西天五十五世、南岳二十二世)

师之行实无考，惟《续藏》载，师与高峰同印心于雪岩。而师之真仪，藏于鼓山，垂三百年。敬为临邈，用彰潜德。赞曰：

实相无相，万物皆状。

真说无说，溪声长舌。

随缘隐显，如水中月。

雪岩正眼，万古不灭。

## 五台山壁峰宝金禅师

(西天五十六世、南岳二十三世)

师乾州永寿石氏子，诞时白光盈室。六岁出家，遍历讲肆，忽叹为非，遂更衣谒如海于缙云。偶携筐擷蔬，入定三时方寤，呈解不契。海谓师曰：“此尘劳暂息耳，必使心路绝，祖关透，然后大法始明。”师由是胁不至席者三年。一日闻伐木声，汗下如雨，乃曰：“古人道大悟十八遍，小悟无数，岂欺我哉！未生前事，今日方知。”寻受记莛。出世五台，众至万指。至正洪武间，两蒙召对，问法称旨。壬子六月示寂，荼毗，舍利五色。赞曰：

白光烨烨，法中之瑞。

伐木闻声，更有何事。

两入帝庭，高提祖印。

皇恩正渥，浩歌归去。

## 明狮子山应文禅师

师朱明建文皇帝也。燕藩之变，金川门破，内臣出高皇遗命，

得度牒三：曰应文、应贤、应能。伽黎俱备。宫中火，帝易僧服自居应文，自复道出，从行者御史叶希贤、吴王教授杨应能，并易僧服，分居应贤、应能。历吴楚黔蜀，辗转入滇，隐居狮子山有年。今遗像犹存。晚岁东归，坐化宫中，世寿八十余。葬于西山。赞曰：

人王法王，各行正令。

千日并照，有感斯应。

必竟如何，路绝凡圣。

叶落归根，无欠无剩。

## 附建文皇帝出家诗二首

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  
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  
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  
紫微有象星环拱，夜漏无声水自沉。  
遥相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

## 松隐茂禅师

（西天五十六世、南岳二十三世）

师奉化郑氏子，年十八出家。奋志参方，首谒保宁。宁问：“来作什么？”师曰：“生死事大，特求出离。”宁曰：“明知四大五蕴是生死根本，何缘入此革囊？”师拟对，宁便打，师豁然悟入。晚岁退隐东堂。一日示微疾，集众诀别。众请偈，师举手自指曰：“此

中廓然，何偈之为？”端坐凭几，握右拳枕额而逝。世寿八十有五。荼毗有天花之祥，舍利无数，塔于瑞云西岗。赞曰：

无量劫来，抱此革囊。  
毒手一击，如雪沃汤。  
通身是口，毛孔放光。  
光前绝后，天花飞飏。

## 绝学世诚禅师

（西天五十六世、南岳二十三世）

师示众曰：“有志之士，趁众中柴干水便，僧堂温暖，发愿三年不出门，决定有大受用。有等才作工夫，觉得胸次轻安，目前清净，便一时放下，作偈作颂，口快舌便，将谓是大了当，误了一生。可惜前来许多心机，中途而废。三寸气断，将何保任？众兄弟，欲出离生死，参须真参，悟须实悟始得。”赞曰：

水便柴干，实悟真参。  
旷劫生死，岂是等闲？  
婆心片片，痛切心肝。  
三界火宅，露地自安。

## 太华无照玄鉴禅师

（西天五十七世、南岳二十四世）

师滇之曲靖普鲁吉人，父任安宁，师乃诞焉。长依虎丘云岩净公剃染，与念庵为友。初习教观，叹非究竟。历参空庵一、高峰妙，契心印于中峰。峰命分讲为第一座。未几还滇，出世太华，大弘拈花之旨。终于太华，寿三十七，塔于本山。赞曰：

祖意教意，不容拟议。

钝根阿师，草鞋空费。  
疏存德峤，讲弘良遂。  
法法无碍，光烛天地。

## 径山季潭泐禅师

（西天五十七世、南岳二十四世）

师台之临海人。八岁，依笑隐学佛。十四剃染，出世径山，有声于时。明太祖召住天界，宠遇优渥。宋学士濂赞师曰：“笑隐之子，晦机之孙，具大福德，证大智慧。”其推重如此。师著有《全室集》，并笺注《金刚般若》、《心经》、《楞伽》三经行世。赞曰：

龙飞五位，法运更新。  
如云之从，为国之珍。  
不染世荣，天语益温。  
末后倾出，谁赓其音。

## 碧鸡山华亭玄峰禅师

（西天五十七世、南岳二十四世）

师本楚人，族姓周。因祖父宦滇南，遂籍昆明。母梦祥云绕屋而生师。师少具威仪，有夙慧。年十二博通儒典，十四厌尘劳，依雄辩法师出家禀具。参宝积坛主，与雪庭禅师为友。一日看柏树子话，疑情现前，晏坐树下。经七日，闻鹊噪，乃出定。东游参天目于中峰，一语忘筌，遂获印心。返滇，峰示偈云：“百亿日月绕四栏，光射银山穿铁壁。一庵内外赤条条，拈来总是心王苗。”出世华亭，道风远被。至正九年己丑嘉平三日，示众曰：“记取腊八，吾将归去！”师生于中统丙寅，世寿八十四，僧腊七十，塔于本山。集有《高僧传》及《语录》行世。赞曰：

柏树子话，有甚妙玄。  
中峰拈出，动地惊天。  
烁破面门，鼻无半边。  
华亭毓秀，慧灯永传。

## 盘龙山宗照莲峰禅师

（西天五十七世、南岳二十四世）

师晋宁段氏子，生而颖异，天性绝伦。年十八，礼云峰剃染，以生死为念，不忘参究。一日闻伐木声有省。出滇见空庵，复叩中峰，乃获印证。至正间，回滇，开法盘龙山。有黑井为毒龙窟宅，颇为民害，师既建寺，书咒沉水而害息。宁州有虎患，辄伤人，师嚬水驱之，虎亦潜迹。其神异甚多。师之肉身龕于盘龙，至今岁月朝礼者不绝。赞曰：

刹刹尘尘，随应现身。  
百川之月，百花之春。  
手眼快便，伐木丁丁。  
盘龙道启，万古传灯。

## 古庭善坚禅师

（西天六十世、南岳三十七世）

师昆明丁氏子，诞生红光烛天，异香满室。十岁依慈宗于五华，易名善贤。初参无际于金陵，际示以“万法归一”话。一日阅《圆觉经》，至身心俱幻，豁然有省。十九礼柏岩，遂改今名。再参无际，始蒙印记，付以衣拂，嘱曰：“吾道自子大兴，临济慧命，勿令断绝。”师掩耳而出。历主浮度、天界诸名刹。后返滇，即创归化，大弘直指之旨。著有《山云水石集》行世。赞曰：

香光盈室，古圣再来。  
龟毛拈出，照遍九陔。  
这个非别，石上花栽。  
道并盘龙，甘露同开。

## 鸡足山真圆月潭禅师

(西天六十六世、南岳三十三世)

师湘人，族姓萧，父宦金陵，乃诞师焉。年十八，出家天界。秉具后，遍叩当代名宿白斋、无际、遍融诸老，皆相器重。后印教于月心老人。嘉靖初，卓庵鸡足，聿成名刹，即今之华岩寺。是时南诏大法，得盘龙古庭及师相继，再振宗风。赞曰：

大士化世，弘法自任。  
月照千江，无水不印。  
性月共圆，诸德同证。  
南滇载德，大法永盛。

## 明云栖莲池大师

(莲宗八祖)

师俗姓沈，籍仁和。十七补邑庠，书“生死事大”四字于案头。一日失手碎茶瓯，有省。北游谒笑岩，求开示，岩曰：“阿你三千里外来开示我，我有什么开示？”师恍然，辞归，过东昌，闻谯楼鼓声，忽悟，说偈云：“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掷戟浑闲事，魔佛空争是与非。”万历乙卯七月，师将示寂，预别众曰：“半月后吾将他往。”至期，示微疾，面西而逝。著有《弥陀疏钞》、《云栖法汇》行世。赞曰：

老实念佛，不须捏怪。

宁待融通，当场捉败。  
一声涂毒，漆桶不快。  
更问如何，三千里外。

## 明回龙闻谷广印禅师

师嘉善周氏子，母梦神人，翼卫入室而诞。七岁送开元寺剃度。参仪峰，峰令看云门“露”字因缘，至忘寝食。结茅双径，阅亮坐主参马祖机话，疑情顿发。一日睹瑞光花大悟。历参云栖、龙池，皆为印可。龙送至门，抚师背曰：“老侄，我还疑你在。”师曰：“甚处疑某甲？”龙曰：“如何是密启其意？”师曰：“今日不打宜兴转。”龙呵呵大笑，师戴笠便行。后主真寂，天下向风。赞曰：

生有自来，神人卫送。  
顶笠便行，一任拈弄。  
疑则别参，凡圣不共。  
一滴茗溪逆流，知他是济是洞。

## 鸡足山如满月轮禅师

（西天六十七世、南岳三十四世）

师马龙易氏子，十八出家受具。参月潭，盘桓有年，得受心印。庄严万行，不以得少为足。遍参南北名宿，留燕都二十有六载，名动九重。两蒙赐紫衣、《龙藏》。晚岁返滇，历主华亭、华严两名刹，大振宗风。有《语录》行世。赞曰：

心印月潭，名动阙庭。  
化被六诏，赐紫匪荣。  
描真作绝，风骨棱棱。  
《龙藏》重颂，华严华亭。



## 真可紫柏禅师

(西天六十七世、南岳三十四世)

师吴江滩缺沈氏子。游方闻诵张拙偈，至“断除烦恼重增病，趋向真如亦是邪”，大疑。一日斋次，忽悟，乃曰：“使我在临济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若何？”

万历癸卯秋，忌师者以他事陷师罹难，被逮拷讯，神色自若，抵死以“传灯未续，为我出世慧命一大负”，余无他言。法司定案欲死师，师曰：“世法如此，久住何为？”乃索浴说偈，端坐而逝。御史曹学程闻讯趋视，师复张目一笑而别。塔于径山。著有《紫柏集》行世。赞曰：

其骨如铁，其气如虹。

肩荷大法，力挽颓风。

如护君父，宁顾厥躬。

虽罹其难，不辱门风。

## 南华憨山德清禅师

(西天六十七世、南岳三十四世)

师金陵全椒人也。姓蔡氏，父彦高，母洪氏。梦大士携童子入门，抱之，随有娠。及诞，白衣重袍，有异香。出家报恩，参笑岩，岩示以本分钳锤。后结茅北台龙门。一日粥罢经行，忽立定，不见身心，惟一大光明藏湛满圆寂，如大圆镜，说偈云：“瞥然一念狂心歇，内外根尘俱洞彻。翻身触破太虚空，万象森罗从此灭。”后因宏法，致婴世难，而道望益高。天启癸亥，坐化曹溪，寿七十八。著有《梦游集》行世。赞曰：

弘道婴难，其道益弘。

曹溪一滴，千里同风。  
龙象蹴蹋，振聩启聋。  
一灵皮袋，辉映卢公。

## 鸡足山本安无心禅师

（西天六十八世、南岳三十五世）

师湖南平江舒氏子，随母之燕。年十六，于法海寺披缁圆具。究心宗乘，久依南明广，于言下密契，与妙峰友善。万历己丑，诏赐紫衣。慈圣太后懿旨，命师与妙峰同送《龙藏》至鸡山华严。众因迎师驻锡大觉寺，于时滇南祖道称极盛焉。赞曰：

黄卷赤轴，光被南天。  
蛮夷同庆，至化无边。  
红波浩渺，鸡足峰前。  
面目现在，倒却刹竿。

## 明南雄莲社庵肉身念纯大师

（莲宗）

师讳智一，字念纯，江西太和郭氏子。母梦白莲而孕。生于万历丁亥冬月十九日子时，生时祥光满室。幼不群，厌腥膻。十岁通内典，十八登进士，历官都御使，巡抚黔粤。二十五岁权臣当道，弃官出家，投丹霞大素禅师薙染。素师广孝，是汾仰法派。受戒于云栖莲池大师，参方十载，发明心地，禅净并行。紫柏、憨山印可，许为法门砥柱。天启六年，创莲社庵，凿放生池四，专志净修，日课弥陀十万。再建鳌山寺青莲庵旃檀林。四寺接众，遐迩慕其道风，与莲池大师相同。于顺治乙亥七月十三午，无疾，告众努力，宏扬佛法，说毕，端坐念佛而逝。世寿七十三，僧腊四十八。

度人无数。逝世经百日如生，香风不散。知州罗公与绅耆善信，留肉身供养于莲社庵，迄今三百余载，仍然如生。俗时著有《官箴青螺集》，法门著有《禅净双修集》、《净土诗》行世。赞曰：

和气初临，万物皆春。  
大哉造化，能使枯荣。  
一句弥陀，四大皆空。  
金刚体固，景仰高风。

## 鸡足山用周水月禅师

（西天六十八世、南岳三十五世）

师常德王氏子，少业儒，因阅《金刚般若经》至“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有省。年十六，投古林脱白。志切向上，自谓识量依通，非究竟法，遍参古宿，深求决策。至峨眉忽获证琉璃三昧，胸中莹彻，了悟无滞。晚见雪峤信和尚，呈所见，信颌之。旋滇结茅鸡足，额曰“水月”，遂以名焉。一日集众，以法道相勉，端坐而逝。寿六十有四。赞曰：

未明这个，骑牛觅牛。  
一言投契，碎身难酬。  
琉璃三昧，法海遨游。  
水月何在，雨散云收。

## 九溪山知空中峰禅师

（西天六十九世、南岳三十六世）

师湘乡人，张氏子。十岁，投水月脱白。精究毗尼，参柏树话，苦不得入。一日礼《万佛名经》至三卷，举“南无”二字，忽身心脱落，即说偈云：“虚空是佛身，我本世间人。我性与空合，非佛亦

非人。”遂创居九台。有密行老人者，居衡州南云，令人以衣拂致师为临济三十二世，师拜受开法。一日谓众曰：“三日后必雨，雨时相报，吾将去矣！”至时果雨，侍者报师，舍须绕殿三匝，坐翘一足而逝，世寿七十七。有《语录》及《草堂集》行世。赞曰：

一声南无，震倒柏树。

万派朝宗，千山独露。

虚空粉碎，气参佛祖。

末法轨范，狂澜砥柱。

## 古林庵慧云古心如馨律师

（律宗古林第一世）

师江宁溧阳杨氏子，生时异香盈闾，面有朱痣三十六。弱冠，就摄山薙发。夙稟洪愿，步叩清凉，感文殊授衣摩顶曰：“为汝受戒竟。”师于言下顿悟五篇三聚心地法门，专持梵律，皎若冰霜。建古林庵，中兴戒法。神宗皇帝赐紫，命至五台开皇戒，感庆云现空，赐号“慧云律师”。得法十二人，大启律门。赞曰：

文殊舒臂，梵戒圆成。

塔幸优波，随类现容。

人天咸庆，玄化神功。

律日永耀，万古昌隆。

## 鸡足山定堂本帖禅师

（西天六十九世、南岳三十六世）

师寻甸杨氏子。嘉靖间，游依秀嵩山白斋和尚脱白，参“万法归一”话，发明心地。后住鸡山金龙潭，屡见金龙出现。又感椒树放光，故创庵以花椒名焉！临化，书偈曰：“性无加减岂悟迷，本无

来去巧妆奇。几回力尽心圆处，坐脱娘生铁面皮。”赞曰：

万法归一，忘筌得鱼。

鲸吞海水，露出珊瑚。

椒树放光，金龙现瑞。

力尽心圆，不可思议。

## 金山铁舟行海禅师

（西天六十九世、南岳三十六世）

师新安蒋氏，幼孤。尝至忠灵院，见像教端严，欣然忘返，即飈食院中，佛前瞻礼经行，俨若老衲。脱白圆具后，专心向上，发明大事，印记箬庵。后出世江天寺。师尝梦乘舟于烟波浩渺中，至住金山，与昔梦契。示微疾逝，年登七十。赞曰：

大寝未醒，梦中说梦。

烟波浩渺，风波谁动。

箬师唤起，应江天任。

睁开两眼，法何欠剩？

## 华严肉身圣可禅师

师西蜀王氏子，业儒，生于崇祯元年七月十三日亥时。十五岁避姚黄罹难，遇老僧嘱念观音圣号脱险。二十七岁遇辽阳禅师薙发，取名得玉。至洪雅八面山澄江和尚圆具后，遍参南北名宿。及见双桂老人，三句投机，得受印记。四十一岁由南旋蜀，至渝城，众士庶请住华岩洞，创华岩寺，为法勤劳。有《语录》九卷行世。赞曰：

吾无隐乎，碍膺如铁。

精勤不怠，目不交睫。

烁破唇皮，虚空流血。

双桂三句，了无所得。

## 明戒台知幻律师

师江浦蒋氏子，世称飞钵禅师。年三十，出家于金陵灵谷。圆具参方，自誓此行不蹋曹溪路，不敢回头见故乡。参“无”字话，发明心地。正统间，北游，诏赐紫衣，敕建戒坛，命师开法，四月传戒，岁以为常。师顶额隆起，帝见奇之，呼为凤头祖师。师应声曰：“亦鹅头耳，敢附凤邪？”帝益美其谦德，赐号“万寿”。赞曰：

易说难行，戒为道本。

继武南山，脚跟密稳。

狗子性无，不涉唇吻。

额有圆珠，风神凝远。

## 鸡足山悉檀释禅本无禅师

（西天六十九世、南岳三十六世）

师昆明张氏子，早孤。一日游昆明池，见青莲浮于水面，余人无睹，众异之。年十九，依秀山空公祝发，受心法于所庵禅师。每嗟法眼未明，锐志参究。一日，托钵洱海城中，闻邻室有人唱云：“张豆腐，李豆腐，枕上思想千条路，起来依旧卖豆腐”，忽然打失布袋。沐公镇滇南，特建悉檀，请师开法。著有《风响集》。赞曰：

沿门托钵，不忘己躬。

一句截流，迸裂虚空。

粗言细语，胜义同工。

如虎戴角，大扇玄风。

## 三峰法藏禅师

(西天六十九世、南岳三十六世)

师锡山苏氏子。研究《首楞严》，修观音耳根圆通。会僧夹篱闻破竹声若迅雷，乃大彻。参金粟密云和尚。一日粟举：“僧问古德：‘朗月当空时如何？’德云：‘犹是阶下汉。’僧云：‘请师接上阶。’德曰：‘月落后来相见。’且道月落后如何相见？”师便出堂。粟休去，开法三峰，大弘济宗。迁化后，塔于木山。赞曰：

竹声破裂，深入圆通。

森罗万象，咸令斯宗。

阶前月落，覩面相逢。

拂袖而去，独坐三峰。

## 理安性音迦陵禅师

(西天七十世、南岳三十七世)

师俗姓李，籍隶沈阳。年二十四，投高阳毗卢寺祝发受具，参“本来面目”话有省。诣杭州，礼理安梦庵，呈所见，蒙印心。历主理安、归宗、柏林诸名刹，法道大行，名动九重。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九日示寂。敕封“圆通妙智大觉禅师”。著有《语录》二十卷、《宗鉴法林》七十二卷、《是名正句》八卷、《宗统一丝》十二卷、《杂毒海》八卷、《宗鉴指要》一卷行世。赞曰：

这个阿师，费尽唇嘴。

棒喝纵横，实没道理。

儿孙颂德，无能赞毁。

为王者师，人天欢喜。

## 海会溟波禅师

(西天七十世、南岳三十七世)

师畿南武清郭氏子。年七岁，父母送往本邑天仙庙出家圆具。与德心体真结侣参方，至天津如庵，礼大博，问：“如何是某甲本来面目？”博竖拳。师曰：“除此别还有么？”博便打。师疑情顿发，目不交睫四昼夜，因上单脱履有省。依止三载，温研密稔，始蒙印可。结茅西山。又十年，始应檀护请，开法海会焉！有《语录》行世。赞曰：

辟鹿荒山，法界门宽。  
翠竹黄花，溪声鸟还。  
法身般若，岂二奇观。  
诸贤侧耳，天展笑颜。

## 宝洪山读彻苍雪禅师(贤首)

师字苍雪，滇南呈贡赵氏子。童年随父祝发昆明妙湛寺。圆具后，侍水月和尚久，明慧敏达，以诗名于时。崇祯间，杖锡莅吴会，与一雨禅师投契。雨举为座元，继席中峰，望重诸方。后于宝华山讲《楞严经》次，一日告众据座而逝。著有《华严海印》四十二卷行世。赞曰：

虚空为口，万象为舌。  
一句全提，昼夜常说。  
约住德山棒，拈却临济喝。  
别别，烈焰炉中捞明月。



## 金山法乳超乐禅师

(西天七十世、南岳三十七世)

师海盐陈氏，父母好禅悦，构庵延僧居之。师闻梵呗，即依依欣慕。及失恃，乃就庵剃染。得法铁舟海，究明大事，继位江天。清圣祖南巡，奏对称旨，恩眷甚隆，赐紫。著有《颂古》。于《野鸭子颂》曰：“一群野鸭贴天飞，何用邀名鼓是非？恨杀马师施毒手，错将鼻痛当知归。”赞曰：

梵呗感觉，是岂偶然。

金鼓惊世，震起前缘。

颂出野鸭，早隔天渊。

人主钦崇，伽黎横肩。

## 明鼓山澄芳性清律师(律宗)

师又名远清，皖之新安人。具姿瑰玮，谢尘俗，习《华严》，负笈至越。时慧云律师说戒灵隐，梦有人语云：“明日文殊化身来乞戒，可方便授之。”次日师果至乞戒。及登坛，师病不能风，慧率众就之。得戒后居五台，研律藏，奏建戒坛。嗣慧公席，后命住鼓山。世寿、僧腊失考，塔在清凉。赞曰：

大士乞戒，神太饶舌。

受与不受，何盈何缺？

悲愿智转，若随流月。

光辉闽晋，东西南北。

## 宝华三昧寂光律师

师姓钱氏，世居瓜渚，母感异梦而生。年二十一，就礼弥陀庵

出家，从雪浪恩习贤守宗。嗣遍参名宿，受具于慧云律师。一见器重，嘱以宏律，即嗣其席。结茅衡岳等处。后至宝华山，大开法会，肇启皇坛，开法席数十处。寿六十有六，无疾告逝。其诸灵异事迹，广于行术。著有《梵网直解》四卷。赞曰：

千华律制，父作子述。

三坛前唱，后和二持。

继武南山，众生病治。

稽首吾师，梵网捞世。

## 鼓山为霖道霈禅师

（西天七十世、青原三十七世）

师建安丁氏子，年十五出家，十八纳戒。遍历讲席，久参永觉，针芥投契。觉年八十，付以衣拂，说偈曰：“曾在寿昌桥上过，岂随流水漫生枝？一发欲存千圣脉，此心能有几人知？潦倒残年今八十，大事于兹方付伊。三十年中盐酱事，古人有语不相欺。逆风把舵千钧力，方便能定天下基。”康熙壬午九月初七日，集众示寂，寿八十八。兴鼓山宝福、白云、广福、开元四刹。著有《华严疏论纂要》等经论，共二十八种，一百九十六卷行世。赞曰：

重来石鼓，全提正令。

醉心华严，卅年考证。

枣柏清凉，后先辉映。

盗玺窥符，得说究竟。

仰瞻道貌，肃然起敬。

## 鼓山惟静道安禅师

（西天七十世、青原三十七世）

师晋江人，俗姓胡。于德化戴云山脱白。初参古杭和尚，无大省发。嗣依永觉，发明心地。初住鼓山，复迁金陵摄山，有声于时。康熙戊辰四月朔日示寂，寿七十有二。有《语录》行世。赞曰：

吹无孔笛，唱太平调。

鼓山摄山，千江月照。

诸圣不传，向上一窍。

全身放下，灵光独耀。

## 怡山空隐宗宝禅师

（西天七十世、青原三十七世）

师南海陆姓。年十六，自携刀就磐石礼佛剃落。缚茅于龙山，参向上事。一日阅《语录》，言“石压笋斜出，崖悬花倒生”，豁然冰释。事母至孝，母卒，庐墓三月。后参博山，山一日以倒骑牛入佛殿话，命众下语。师呈颂曰：“贪呈不觉晓，愈求愈转渺。相逢正是渠，才是犹颠倒。蚊子牵大磨，石人抚掌笑。别是活生机，不落宫商调。”山为印记。后住罗浮、长庆、海幢，大弘博山之道。顺治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端坐而逝，寿六十有二。全身塔于罗浮华首台。赞曰：

石压笋出，岩花倒悬。

豁开两眼，三更日现。

处处逢渠，机若雷电。

博山无端，牛骑佛殿。

## 西域圆通明广禅师

（西天七十一世、南岳三十八世）

师直隶雄县高氏子，父性果。母孟氏，梦一灯入怀，醒而有娠。幼慕出家，年十八，父母相继逝世，遂祝发。参溟波，问：“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波便掌云：“会么？”云：“不会。”波云：“参堂去。”后结七西域，至第四日五更，胸中豁然，说偈云：“三世诸佛座底牢，一条鼻孔透九霄。从今看破娘生面，普天匝地任逍遥。”波累征诘，抚而印之。有《语录》行世。赞曰：

破诸佛牢，放百斤担。  
地狱天堂，如游园观。  
龟毛拈得，不妨快便。  
迸出日轮，河清海晏。

## 金山量闾明诠禅师

（西天七十一世、南岳三十八世）

师出世金陵香林，嗣法法乳乐禅师。康熙中赐紫。上堂云：“壁立孤峰，千山稽首。泼天门户，万派朝宗。”揭示摩醯正眼，提持向上宏规云云。赞曰：

面皮三寸，眉毛二尺。  
敢作敢为，掉头不顾。  
三会说法，胸无元字。  
四主名蓝，措足无地。

## 鸡足山普荷担当禅师

（西天七十二世、南岳三十九世）

师云南晋宁人，姓唐，俗名泰字大来。身丁有明末造，以明经选，不赴。国变后，礼无住老人祝发。遍参吴越名宿，于湛然处，发明大事。出世于鸡山石钟，滇南衲子，浩然趋附。康熙癸丑冬，

示微疾，趺坐书偈曰：“天也破，地也破，认着担当便错过，舌头一断谁敢坐？”置笔而化，寿八十一。著有《修圆》、《概庵》二集，《拈花颂百韵》行世。赞曰：

山寒水涸，天老地荒。

空劫前事，妙用无方。

赤心片片，日月重光。

一肩云水，凜凜冰霜。

## 宝华隆昌读体见月律师

师滇南白鹿郡许氏子，父醕昌，母吴氏，感异世而生师。及长，性神敏，工绘事，尤擅画观音大士像，人争宝之。父母早逝。年二十七，为黄冠。越三载，遇一老僧，授以《华严》，披阅有悟。诣宝洪山，礼亮如和尚求剃度。先一日亮梦一人着袈裟领众见度，睹师喜与梦符，遂为落发。后至金陵，印心于三昧寂光律师，大张律宗。著有《毗尼止作二持》，入藏流通。赞曰：

弃道奉释，梦着袈裟。

三学鼎立，代佛弘扬。

严净毗尼，止作仪张。

弘范三界，苦海慈航。

## 天宁大晓实彻禅师

（西天七十二世、南岳二十九世）

师崇明陈氏，依天语出家，居终南山。忆洞山参云门公案，见电光彻证，述偈曰：“奇哉，奇哉，甚奇哉！闪电光中正眼开。明暗两条生灭路，谁知无去亦无来。”出山参月潭和尚印可。弘法香林、金山、天宁等处。乾隆再巡幸江南，钦锡紫衣。师示微疾，说

偈而逝。寿七十三，腊四十九，塔于金陵之麓。赞曰：

电开正眼，生死路绝。

月潭印破，圣凡同彻。

逼塞太虚，了无空缺。

灯笼露柱，一任饶舌。

## 鼓山遍照兴隆禅师

（西天七十二世、青原二十九世）

师古田陈氏子，幼业儒。年二十五，忽厌世相，遂脱白。依恒涛和尚究心宗。出岭遍参，礼文觉禅师于北京，疑情顿发。一日觉才见，打一竹篾，师礼拜。觉曰：“子见什么道理？”曰：“某甲不是野狐精。”觉以手掩其口云：“离却口作么道？”师托开云：“有口只堪吃饭。”呈偈曰：“哑子吃黄连，满口说不得。只是自点头，更到天气热。”觉为印可。归闽，涛命继席。示寂，塔于鼓山。中丞余公向师道风，执弟子礼，为叙其《语录》行世。赞曰：

有口道不得，无口作么道。

夏到天气热，狮凶露牙爪。

燕闽万里扇同风，折箸常将沧溟搅。

## 归元白光德明禅师

（西天七十二世、青原三十世）

师雪川长兴殷氏子。年二十一，参野山克归和尚。尚一日问曰：“日间杲日当空，夜间明月照户。日月不相照，众生尔难睹。如何是不涉明暗一句？”师曰：“今日普茶，来朝祝圣。”呈偈曰：“日当空，月照户，古往今来空里舞。明暗双消何所睹，碾破太虚谁解

补？若解补，惊起木童挝石鼓。”印记后，至汉阳建归元寺。康熙癸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告寂。众索偈，师书曰：“至楚三十年，丑名遍播传。也有说得好，不与我同参。若要我同参，咄！须要具者般始得。”掷笔而化。寿七十九，腊四十二，塔于本寺之阳。有《语录》二卷行世。赞曰：

雨落日出，石滑晴路。  
踢破脚尖，明月照户。  
依旧野山，灯笼露柱。  
笑破虚空，花开铁树。

## 宝华定庵德基律师

师婺之林氏子，髫年断荤腥。父母故后，即投苏州宝林寺剃染。受具于见月律师，嗣之。刻苦修持，寝食俱忘，始得毗尼奥蕴，三学该通。主法宝华，甘苦与众共，劳瘁身先之。尝礼塔长干七昼夜，忽塔顶放光。将寂，索笔书曰：“七日后行矣！”至时沐浴更衣，无疾而逝。赞曰：

我佛命脉，梵戒为师。  
悲嗟末运，正法谁支。  
祝祈永袭，补救斯时。  
霞光作证，信受奉持。

## 红螺彻悟禅师

（西天七十三世、南岳三十世）

师一字讷堂，又号梦东，丰润马氏子。幼颖悟，博通儒籍。年二十二，大病，悟幻质无常，遂诣房山三圣庵，依荣池老宿剃染。圆具后，历诸讲座，洞达观乘深旨。复参广通碎如纯翁，发

明向上大事。粹翁迁万寿寺，师遂继席，声驰南北，宗风大振。晚岁诛茅红螺，栖心净域，衲子奔凑，聿成丛席。嘉庆庚午十二月十七日示寂，荼毗，获舍利百余粒。著有《梦东集》行世。赞曰：

圆顿法门，事无一向。  
志预圣流，心栖安养。  
念念无思，重重华藏。  
释迦弥陀，不少盐酱。

## 石钟松波禅师

（西天七十四世、南岳三十一世）

师鹤阳段氏。童年颖慧，了世皆幻，遂从德舟上人脱染。参究宗乘，印心于野竹老人。出世石钟，兹寺发光开创，至师又一大兴，寺为鸡足全山之首。百废重兴，忍苦耐劳，为法为人，无我人相，斯诚山门之幸也！赞曰：

为法为人，以法为重。  
我法情空，八风不动。  
与功造业，成三宝供。  
曹溪黄檗，碓舂自任。

## 鼓山了堂鼎彻禅师

（西天七十四世、青原三十一世）

师江西甘泉人，韩昌黎五十三世孙也。少读书，究性理。游鼓山礼道源和尚得度。习贤首教，出入圭峰。读洞上古彻于五位宗旨，俱有契发。阅大愚《三玄三要》，有云：“放倒大愚。大愚好不丈夫，用打作么？我当日若见，只须瞥地觑他一觑，保他瓦解冰



消。往往恩大难酬，三十年后不得错举。”嗣法道源老人。赞曰：

曹溪一脉，弱如悬丝。

独发契用，是法住持。

雷音轰动，石鼓没皮。

是韩氏子，为干蛊儿。

## 校正《星灯集》

溯自拈花示众，西竺正其传；一苇渡江，东土振其绪。由是相承花叶，光芒燃无尽之灯；摆落蹄筌，教外衍不传之秘。

迨夫南宗焰炽，北学祚衰，一滴同源，五宗大启。洋洋震旦，几于道一同风；济济丛林，何异雷鸣狮吼？其间乘时应运者，或举拂而人天师表，或坐谈而君相皈依。唐宋以来，吁其盛矣！

而我临济一宗者，导源黄檗，实为吾法之亢宗，下逮碧峰，几括神州而洒乳。全提祖印，棒喝交驰。其视举圆相以传心，别君臣而示秘者，其门庭之广狭，盖不啻倍蓰已也！其于难度印心之来哲，众几拥盛如恒沙，莫不各嗣秉承，以伸木本水源之诚。

自兹以降，孳乳益繁，如纛出丝，如瓜走蔓，虽派经累续，而来哲无穷。

悉自宗由，本派自玄祖以迄智祖，为世已二十有五。自智祖立派十六字至通字下，继起三十二字，于难法二枝，多出其源。从智祖以迄演彻，又为世二十有九矣！彻以下实繁有徒，其派传至戒定字者不少，余文不过三四字毕矣。每见诸方取至宗字完后，即任转智字，重起者多，至使次序紊乱，先后失宗。

又开平先辈，于名派外未有字派。后人取字，不询来历，至使古今德号，首尾颠倒，圣凡濶杂。

遂不揣僭越，谨于宗字下增派六十四字，外演号派八十字，从兹递嬗，行看祖武相绳，若挈领纲，庶乎有条不紊。

今上溯渊源，下次统绪，汇为一编，题曰《星灯集》，俾垂永久，用达慈尊度生之怀。凡蒙恩育者，如众星之弥布，罗列有序；若明

灯之传照，灯焰无尽也！至若举扬祖奥，大振宗风，上媲美于前休，下垂法于来哲。彻虽衰老，犹愿与吾宗英俊，共矢兢兢云尔！是为序。

佛历二千九百五十九年(民国二十一年)岁次壬申季冬

虚云题于鼓山圣箭堂

## 《校正星灯集》序

前此予纂《星灯集》一编，于本宗祖嗣派流，疏述颇为衍博，同宗者利之。近数年来，宗嗣日繁，而间又自高庵以上。溯其源绪至于无准范，再上而至临济，而南岳，以至于释迦老子，皆可明矣！今自无准范始，至高庵升，制为图系，增进子嗣，则按代编入。纂校既竟，命曰《校正星灯集》，示有异于前纂也！用付雕镂，爰识一语于次云。

时佛历二千九百六十二年岁次乙亥佛瑞诞日

虚云识于涌泉丈室

## 附本支源流系

十六、二十世无准范——十七、廿一世断桥妙伦——十八、廿二世方山慧宝——十九、廿三世碧峰性金——二十、廿四世白云空度——廿一、廿五世古拙原俊——廿二、廿六世无际朗悟——廿三、廿七世月溪耀澄——廿四、廿八世夷峰镜宁——廿五、廿九世月山智胜、庐山智素、天池智光、大随智潮、宝芳智进、突空智板——廿六、三十世野翁慧晓——廿七、卅一无趣清空——廿八、卅二无幻净冲——廿九、卅三南明道广——三十、卅四世普明鸳湖德用——卅一、卅五高庵慧升圆清(高庵以下则详集中)

本表自无准至高庵，凡十六世，上接临岳，下启后嗣，一览而

明。其衍派凡经三变，断桥下方山，立“慧性妙悟，真机全露，广济彻源，符因证果”，一传至碧峰性金。而另立“性空原朗耀，镜智本虚玄。能包罗万有，故统御大千”，七传至突空智板。又另立“智慧清净”等四十八字，即今日通行者也。

临济下十九世“碧峰性金”，除佛祖世谱外，余书皆作“碧峰宝金”，故有疑为二人者，多未加考订。殊未审姓字为剃度之派，宝字为传法之派。何以言之？综考群书而纪，时地出处，无一不同故也！今更将其法派列表于后，庶他日免宗门天皇天王之干戈也！

五祖演——开福道宁——月庵善果——大洪老衲祖证——  
万寿月林观——石霜印——金牛真——普明无用宽——缙云如  
海真——碧峰宝金

以上各表，详列出处，一一检视，即知性金、宝金原非异同，剃派、法派俱已了析，数典者无忘祖之讥矣！

虚云附识

## 附录 各派源流

迦叶二十八传至达摩，达摩五传至曹溪六祖，六祖后派列五家。

六祖传青原思祖，思传南岳石头迁祖，迁传药山俨祖，俨传云岩晟祖，晟传洞山良价禅师，价传曹山本寂禅师，后人尊为“曹洞宗”。

又石头传天皇悟祖，悟传龙潭信祖，信传德山鉴祖，鉴传雪峰存祖，存传云门文偃禅师，曰“云门宗”。

又存传玄沙备祖，备传地藏琛祖，琛传法眼文益禅师，曰“法眼宗”。

又六祖传南岳让祖，让传马祖一祖，一传百丈海祖，海传汾山

灵佑禅师，佑传仰山慧寂禅师，曰“汾仰宗”。

又百丈传黄檗运祖，运传临济义玄禅师，为“临济宗”第一代。玄祖传至十九代碧峰性金禅师。金祖下六传至突空智板禅师，为二十五代。智祖演派十六字：

智慧清静，道德圆明。

真如性海，寂照普通。

后从通字下，又续演三十二字：

心源广续，本觉昌隆。

能仁圣果，常演宽宏。

惟传法印，正悟会融。

坚持戒定，永续祖宗。

现今诸方之临济派，于五台、峨眉、普陀山前寺，咸依此四十八字为最多。谓正宗从玄祖迄智祖，历世已得念五。智祖立派，六传至圆清禅师为三十一代。今于圆字下二十三传至演字，得五十四代。虚云因观演字下又过十四传，已到定字，余文将完，故于“宗”字下勉续其末，续演六十四字，外演号派八十字，以待后贤。于名派宗字毕，即继取慈字：

慈悲喜舍，大雄世尊。惠泽含识，誓愿弘深。

苍生蒙润，咸获超升。斯恩难报，克绍考勤。

导实义谛，妙转嘉音。信解行慎，彻无边中。

回向诸有，完最上乘。昭示来哲，冀永长崇。

附号派八十字，如取法名，名派取演字，字派取古字：

古佛灵知见，星灯总一同。

冥阳孰殊异，万化体皆容。

镜鉴群情畅，碧潭皎月浓。

随缘认得渠，纵横任西东。

显密三藏教，禅律阴鹭丛。

修契幻华梦，应物悉玲珑。

作俊奋悠志，宝珠自莹瑛。

严奉善逝教，杲日满天红。

今将诸祖，以及来贤，雍法名字，称呼顺序，辑为联芳，免至失传寻源，无启紊乱之误。

## 增订《鼓山列祖联芳集》

### 序

《联芳集》一卷，为本山第十三代住持宋庆麟禅师创始，三十七代孤峰惠深禅师继之。孤峰，宋绍兴中住持。今刊本及于明正统中简翁禅师，则不知谁所继辑。简翁至今又四百余年矣！其间住持已五六十易。《山志》所纪，止于清乾隆遍照禅师，以下则无纪载。明以前《联芳》与《山志》所纪，间有异同，使年更久，益莫衷其是。前此住持，皆不顾虑及此，余常怒然忧之。因牵于他事，不暇搜求采证。

今春《增订佛祖道影》将近勘事，乃始取《山志》与《联芳》集二本参证，以别集一一正之。乾隆以前之住持，历略折二本而增削之，庶就于简明。乾隆以后，则本于碑记万年簿及故老遗闻可采者纪之。其无征者，或存名而阙史，昭其实也！

呜呼！余弱冠落窠兹山，圆具以后，行脚四方，山中之事，不知经几许沧桑？行年九十余，始策杖还山，谬主山席，凡一切设施，悉求合先哲先贤之矩范。曰劳曰怨，所未敢辞，即此一编，亦不宜少缓者也！他日观之，庶乎一滴之原，万叶之本，皆了然可指也焉！

佛历二千九百六十二年，民国二十四年乙亥端午节

住山幻游老人虚云识于圣箭堂

## 附录 禅宗五派源流

禅宗五派，上溯始自天竺迦叶，二十八祖传至达摩，遂称东土初祖。又五传而至曹溪慧能禅师，是为六祖。然单传之说，只就衣钵授受而言。若夫传法，西天固未可考，震旦已有分支，如牛头融师承三祖之后，自成一家。余辑《增订佛祖道影》一书，亦列其世系。六祖既止衣钵不传，昔人记其世系，多由南岳、青原二家起。余于《佛祖道影》，亦依此两家，分列其次序。

惟五祖门下尚有神秀，行于北方，再传而息，固勿论矣！六祖门下，得道者多，著名者如神会禅师，传圆顿之宗于北方，使渐宗绝息，其功固不可没。然再传至圭峰，又为华严宗之祖师，故其世系亦无可述。

今就南岳、青原两家世系言之。青原思传石头迁，石头分传药山俨及天皇悟。药山传云岩晟，晟传洞山良价，价传曹山本寂，后人称为“曹洞宗”。天皇悟传龙潭信，信传德山鉴，鉴传雪峰存，存传云门文偃，是为“云门宗”。存又传玄沙备，备传地藏琛，琛传法眼文益，是为“法眼宗”。故青原之后，分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

南岳让传马祖一，一传百丈海，而百丈分传汾山祐、黄檗运二人。汾山灵佑传仰山慧寂，是为“汾仰宗”。黄檗运传临济义玄，是为临济宗。故南岳之后分为汾仰、临济二宗。此五宗派源流，余有《校正星灯集》之辑述，亦曾附录及之。

南岳下第六十世东明岳之嗣法，有海舟永慈与海舟普慈二人。永住金陵东山，普住杭州东明，《续指月录》两存之。按天童密云悟及钱谦益，皆为普慈立传，称为岳祖嗣法。《宗统编年》载：“万历六年辛酉，东明岳示寂，海舟普慈嗣法。”据上所记，南岳六十一世，应定为东明普慈。临济一宗，本五派最盛，尚有此淆讹。

曹洞宗五传，至警祖稍息，得远公嗣法，灯灯相续未泯。然青



原下第四十五世，芙蓉楷嗣法，有《祖灯大统》一书，径列鹿门觉，将丹霞淳至天童净中间五代削去，为霖大师曾辨其谬。按《宗统编年》载，宋重和元年楷祖示寂，丹霞淳嗣。明年，淳示寂，真歇了嗣。其后三十有四载，了示寂，天童珏嗣。越十四年，珏示寂，雪窦鉴嗣。经五载，鉴示寂，天童净嗣。又二年，净示寂，鹿门觉始嗣。去楷祖示寂时，历五十五年矣！何得竟以鹿门觉嗣芙蓉楷，显紊世次。故余于《增订佛祖道影》一书，附《法系考正》一文，以辨正之。

余居南华，甲戌夏，长沙郭涵斋宽慧居士、南岳宝生长老，与九成了照首座等，相继由大沕山来。恳请兴修大沕，意以此宗居五家之长，惜乏后嗣，致祖庭息焰，现系济宗钟板。此次遭匪焚毁，尽为灰烬，决议改弦更张，恢复沕仰一脉。大众以予寿高腊长，为诸山敬信，请余继振沕仰宗。

余因南华未能谢责，情不获已，勉循记载。查此宗是灵佑祖师起，四传至芭蕉慧清，其徒继彻起演二十字，继字下应是妙字，顺次以绍先宗。然书载宋三角志谦及兴阳词铎二公止。一说二公为昆仲，同嗣报慈韶祖作六世；一说志谦为六世，词铎为七世。今因此宗传承甚少，故双存之。以兴阳词铎嗣三角志谦为七世，以后已无考据。兹以词公与余各摘上一字，继演五十六字，以待后贤，绍续无穷。偈曰：

词德宣衍道大兴，戒鼎馨遍五分新。

慧焰弥布周沙界，香云普荫灿古今。

慈悲济世愿无尽，光昭日月朗太清。

振启拈花宏沕上，圆相心灯永昌明。

虚云德清谨识

又余在南华，因悉云门祖庭，香灯断续无定，勉为兴复。查此宗起于文偃祖师，十一传至南宋末温州光孝己庵深净禅师止，后失典籍。原派是偃祖下八世优鸿曾演二十字，后不知谁又出二十

字，古派分三。今欲重继，不知从何字起？故惟从己庵净公与余各摘上一字，继演五十六字。期之后贤，传灯无尽，偈曰：

深演妙明耀乾坤，湛寂虚怀海印容。  
清净觉圆悬智镜，慧鉴精真道德融。  
慈悲喜舍昌普化，宏开拈花续传灯。  
继振云门关一旨，惠泽苍生法雨隆。

虚云演彻谨识

癸酉春，有明湛禅者，由长汀到南华，谓在长汀创建八宝山，志愿欲绍法眼一宗。不知所由，悬授其法眼源流，因嘉其志，乃告之曰：

此宗发源在金陵清凉山，早废，兹时不易恢复。从宋元来，绍化乏后。查诸典籍，自文益祖师七传至祥符良庆禅师止，其后无考。旧派益祖六世祖光禅师立二十字，后不知何人立四十字。虽有二派，子孙停流，鲜有继起。又查益祖出天台德韶国师，与清凉泰钦禅师。传载韶、钦二公下五世良庆禅师，其中秉承，有继韶公者，有嗣钦公者，纷纭不一。有记益韶寿胜元慧良为七世，有记益钦齐照元慧良为七世。今欲继起，艰于考证。惟有秉承韶公，续从良庆禅师与余各摘上一字，继演五十六字，以待后贤继续，传之永久。偈曰：

良虚本寂体无量，法界通融广含藏。  
遍印森罗圆自在，塞空情器总真常。  
惟斯胜德昭日月，慧灯普照洞阴阳。  
传宗法眼大相义，光辉地久固天长。

虚云古岩谨识

## 附记

谨案：虚云和尚出家鼓山，鼓山自明代以来，临济、曹洞并传。

妙莲老和尚,即以临济而接曹洞法脉者也。莲老以两宗正脉付之老人:

由临济至虚老人是四十三代;

由曹洞至虚老人是四十七代。

为仰近百年来,无人承嗣。由宝生和尚等请虚老人嗣为山。自山祖师下七代兴阳禅师起,续承之,故虚老人为继为仰第八代祖。

法眼失嗣更久,八宝山青持大师,请虚老续法眼源流。良庆禅师为七代,虚老人应继为法眼第八代。

云门亦久无继嗣,偃祖下第十一世为光孝己庵,今虚老人中兴云门,应继己庵为十二代祖。

至若《联芳集》中,列虚老人为百三十代等等,系指历代住持而言,非正脉也!合附识之。

## 重建福建鼓山涌泉寺 回龙阁募缘启

鼓山为闽中重镇，而涌泉寺又若为石鼓灵秀之所寄。何以故？从来名公巨卿，骚人雅士之游兹山者，莫不以敝寺为憩息之所。山以人而益灵，人得山而弥秀。而其间之枢纽，寺适当之。

寺有回龙阁、鱼池亭、岁寒寮，游者称便。不意去岁九月间，旅客不慎于火，致寮阁亭榭均付焚如。设不亟谋恢复，则络绎来游者，不其减煞清兴欤？至寺与此高阁，龙有相依之势。盖寺之巽方稍缺，非建崇宇，不能与右方相称。

寺之兴盛，即山之兴盛，亦即闽之兴盛。是闽中之山川与人物，欲其珠联璧合、贯为一气者。敝寺寮阁之重建不可缓也，又岂仅为游人逆旅计哉？区区之见，想为诸大君子所赞许而乐助者矣！爰为序陈于大雅宏达之前，幸垂鉴焉！

民国二十四年岁次乙亥正月虚云启

### 建筑鼓山寺各堂寮胜缘疏

敬启者：

老衲承乏鼓山，于兹已三年矣。窃念此千年名刹，自唐灵峤祖师降龙开山，至后梁兴圣神晏国师重兴，递代相承，列祖列宗，缔造精神，于今未泯。而绍续佛祖慧命，端赖后贤；继起有人，培植未来，主法之责耳。

虚云自受事以来，竭蹶进行，虽次第兴复禅堂、念佛堂、学戒堂、佛学院、延寿堂、如意寮、涅槃堂，以及各处下院，然以地方贫

瘠，常住清苦，规模粗备，已大不易。今者十方禅德，来寺日多，禅房湫隘，居处难安。且禅堂位置，向与放牲园毗连，禽畜粪秽，混杂熏蒸，清修静养，咸不合宜。今拟将此放牲园移置罗汉台以下，开辟旧址，为增拓禅堂地基之用。询谋佥同，咸以为允。

又鼓山年来传戒，亚堂独缺依止之所。窃维女界二众，参学各省皆少。丛林风规，既无闻见，尘俗习气从何脱离？修学无地，实堪悯念。今并拟就本山平楚庵故址，在山麓接近廊院之处，建筑女修院一所，俾令来山求戒，发心参学之辈，得由本山常住照应，可以安心净修，于培植尼众道风，不无补益。

综此二事，筹划建筑之费，计非十余万金不办。今拟合集善信，襄此义举。兹值戒徒观本赞助任劳，持疏募捐，祈诸大护法，长者居士，为法随喜，广为传述，同心协力，种此福田，培此道种，成此无尽藏不可思议功德，无任顶祝企祷之至。

民国二十一年壬申虚云启

## 申书启

屡荷眷顾殊私，未能寸答。昨过扰二刹，愧甚愧甚。即辰授衣，应阜积雪祛寒，闲道人正好翻灰拨火。想必道范弥尊，清修益茂，十方渴仰，二刹欣瞻，贺贺。但近日法门衰替，多因戒律不精，与世浮沉，大乖法体。思得一持戒头陀，维挽振作。诚如古人所言“老死丘壑，不如领众丛林”之愿。

缅想师前在常住时，必欲坐破铁壁银山，即千驷万钟亦有所不顾，其志何勇猛坚固耶！今一旦住持二刹，为法门栋梁，作人天眼目，起衰救弊，力挽颓风，虽法门之庆，亦常住之光也。必须得人勤勤，随材器使方妙。然爱众之心不可不溥，容众之量不可不宽，以众人之心为心，以众人之耳目为耳目，不可偏听，误信小人言语，要紧要紧。且立法贵严，待人宜恕。严则事无废弛，恕则人能改过。不可因一言一事以弃人。用伸管见，幸为采行，法门幸甚！临颖不胜翘盼之至，谨启。

## 附注

按：申书者，申请嗣法书也。启者，答其申请之文也。查禅宗门下，向有嗣法之习惯。如得法弟子，既为丛林住持，例向传法之师，申请嗣法。而其师又例答允之，以书启证明其派系之关系而已。日久弊生，十方选贤之制，变为子孙继承。今世有所谓剃派者，不问其贤不肖，只顺人情，嗣法继位，何殊买卖？此师所不愿为者也！

师未应鼓山四众邀请之前，在昆明重建两寺，兼任住持。迨

决意往闽之时，曾召集诸护法与僧众，欲选继任之人。然四众挽留甚坚，以任期未滿为词，不肯另选。师行期已定，暂使弟子某代理其任务，乃得成行。既去，任期亦满，诸护法者，仍请某继任住持。某具申请嗣法书，寄至鼓山。一请再请，均未见许，致启人疑，且亦有谋夺其位者，疑谤交兴，以某之果为不肖也！

然诸护法者，以师临去时，尝付托于某，则某为贤能，堪任住持可知矣！争持不决，群议恳请师回滇，勉为一行，风潮寢息，乃以此书启答之。而文内无年月，亦无地名人名，不叙嗣法之事，但诚其宽和处众，原稿标题删余“申书启”三字。忆昔云公再由滇回闽，从海舶过港，曾到广州数日，此民十八年事也！此启当作于是年。

民国十八年己巳

## 为六祖请赐加封谥号呈文

尝闻崇德报功，历代著褒扬奉祀之典；前贤往哲，盛世重追封加谥之文。故我六祖慧能禅师，生于唐代，得衣钵真传，大显法化。唐中宗神龙元年，遣内侍驰诏迎请不赴，惟于曹溪（即今南华寺），阐扬心地般若法门，嗣法者四十三人，闻法而不失宗旨者，万千之众。其后分为五宗：曰临济、曰曹洞、曰沩仰、曰云门、曰法眼，皆一脉相承，普遍南北。法眼一宗，远传于泰国、高丽；曹洞亦盛行于日本。教化广被，渊源深远，古今鲜见！

玄宗光天二年，六祖示寂，留肉身于曹溪。宪宗谥曰“大鉴禅师”，至宋朝太宗加谥曰“大鉴真空禅师”，仁宗加谥曰“大鉴真空普觉禅师”，神宗加谥曰“大鉴真空普觉圆明禅师”。宋以后地方有司，未为请谥，故无闻焉！然曹溪禅道愈久而弥著者也。

宋儒周濂溪，参学于东林聪禅师，得心性之传，并得竹林寿涯禅师所授易学，而二师皆渊源于曹溪。二程朱陆性理之学，又皆出于濂溪。考其法脉源流，宋明两代言性理之学者最著，其于曹溪，则犹古之洙泗也！

至于道家，如唐之吕洞宾，参学于黄龙禅师，而得悟道。元之张紫阳，得雪窦祖英禅师《语录》启发，始开妙悟。此道家犹龙一派，称为纯正者，以得闻曹溪之禅法，而中兴其宗派焉。故曹溪不独为禅门之祖庭，亦儒道两家之大宗师也！

盖其源远流则其流长。佛教传入中国，始于汉而盛于唐，法师如林。惟我六祖远绍直指单传明心见性之宗，化行中外，朝野尊崇，得不谓一代之人杰，三教之师表耶？兹更就其与粤东文物关系论之。



相传曲江张九龄于童年时，尝随其家长参礼曹溪。六祖为之摩顶授记，谓“此子器量不凡，他日必束带立朝，身为大臣”。曲江风度，脍炙人口，而不知已于齟齬之年，早得祖师为之印证矣！岭南文化落后，自六祖得衣钵后，教化普施。从此粤人不再以獗獠见嘲于中原矣！粤东文物之盛，亦自此始。

未几而有黄巢之乱，黄巢曾率兵，取道曹溪，以不礼于祖庭，风雨晦冥，迷途失路，终日不能出山，乃慑栗礼敬，始解昏厄。后将其屯兵之营田，尽舍于南华，供奉祖庭香火。志书名其地为黄巢庄，是以魔王而转为护法，尤为奇事。

又韩愈以谤佛被贬为潮州刺史，三致书于大颠禅师，亲入山敬礼，为大颠所折服。唐尚书孟简作《韩愈别传》，记其问答之言。宋欧阳修跋其《别传》，则曰：“反复读之，知大颠果非常僧也。”又曰：“若非深达先王之法言者，莫之能为也！”大颠为曹溪第四传弟子，其见韩愈之年已八十八岁；韩愈未至潮时，潮人早受法化久矣！后人谓潮州赖有韩愈开辟草莱，不知其功乃种因于大颠禅师也！

曹溪弟子分化各方，蛮烟瘴雨之乡，咸沐其化。其与广东文化关系之深，殊未易殚述。自唐迄今千有余年，各地禅寺类多颓毁，独曹溪一寺（初名宝林，后名南华），巍然独存，香火绵绵。每年六祖诞降之期，曲江近县善信之士，咸来晋香顶礼，络绎于道。其德泽感人，灵显佑世，千年如一日。

政府对于蒙藏之喇嘛、班禅，既尝颁给封号矣，此固怀柔深意。若特择其道义精纯，化行中外，如六祖者，追封谥号，尤见遐迩一体，天下归仁。或虑当兹非常时期，奚暇及此，第考唐太宗时，崇奉佛法，开元二年，诏凡兵灾之处，悉建寺供佛。十五年再下诏，凡战地皆立佛寺。至于太原旧第，亦施以奉佛。果被法鼓所震，变炎火为青莲；梵音所闻，易苦海如甘露。此殆其所见者大，所知者深也！

今岁首，陪都开护国息灾大悲法会，仰见弘济万品，典御十方，尊崇佛法，庆洽人天。济济群公，共修福业，永作善缘，同心同德，护法宏教如此，理合呈请钧府，敬祈转呈政府主席明令颁给六祖禅师封号，以垂久远，光昭万代，福荫邦家。谨呈。

## 代弘法寺募塑西方三圣引

闻夫唯心净土，非土木之可成；自性弥陀，岂形像之能拟？惟由不识衣宝故尔！然而拈草成形，《法华》授记；优填设像，亦感殊恩。弘法寺，乃明代所建也，年深寺圯。有僧景宗者，住持多年，竭力募建大殿，内塑西方三圣，以佛切于度生，人勤于念佛故也。但以财力维艰，叩化宰官善信，发心善舍，逗针合斧，集腋攒裘，共植良因，完结胜果。更愿以念佛之心塑佛，本具天真；以塑佛之念念心，自性恒在。若谓念无可念，施无可施，则山河俱是净体，土木无非法身，其功德岂可思议哉？各请广种福田，幸勿当面错过。代陈数语，莫鄙丰干。

## 鼓山募刊《佛祖道影》 及《三坛传戒正范》小引

盖闻木本水源，千样枝流是发；慎终追远，万世孙嗣应知。世出世间，理原一致；人子佛子，道亦相同。昔世尊遗教，谓“佛在世，以佛为师；佛灭度后，以戒为师”。故拈花悟旨，祖祖相传，五篇三聚，戒戒守固，皆是佛子之师也！而《佛祖道影》、《三坛传戒正范》二书，为佛子者，其可忽乎！

云尝检阅旧板，诸祖道影百余尊，甚多缺漏，乃搜集诸山所藏，几经年月，共得四百余像，精绘题赞。虽未大成，不无小补。又《三坛正范》鲜有刊本，诸方传戒，多属手钞，未能普遍。鲁鱼亥豕，错误尤多。今欲以《佛祖道影》，及此《正范》，付之梨枣，以广流传。此虚云寸衷，敢陈于大德长者之前。计刻二书约费千百余元，深望仁人君子，踊跃乐助，速成善举，传之永古，则佛祖深恩，不图报而能报；戒法宏施，转暗传而明传矣！是为引。

民国二十年辛未春

## 劝造《华严经》引

诸佛出世,无非度生。然度一时之众生以言语,度万劫之众生以经书,所以有三藏十二部类,开八万四千法门。历来中土受持最盛者,不过《法华》、《金刚》、《楞严》、《圆觉》,至于《华严》一乘之圆教,见性之秘典,以卷帙数多,流通未广。余于云山静悟之余,间览《华严》,其玄妙非口舌所能宣。

今欲与上善诸公游华藏之世界,入毗卢之性海,作真实之功德,种无上之良因,攒修《华严》大法。各各随喜布施,或一部半部、一函半函、一卷半卷,其功德不可以言喻也!

伏冀宰官、长者、居士、先生,广植福田,同登觉路。勿藉口时艰,勿视为无益;宝山既到,切莫空回。报佛祖之深恩,植菩提之道树,其在斯乎!是为引。

## 讽《华严经》游海放生小引

自有天地而人位乎其中，有阴阳即有善恶，理也，数也！理极数极，圣贤特生，扶天常，植人纪，奠地维，为之格言，皆使人为善不为恶也！

但至言虽多，佛言为量；三藏至切，而《华严》尤精。旷观宇宙一华严也！川岳一华严也！古往今来在在无非华严也！竖超三际，横贯十虚，大哉华严，岂可心思语测哉？然极大无外，不仅罗世界之广阔；极小无内，匪特敛一己之身心。

天赖以清，地赖以宁，人赖以安，以至四生六道，靡不赖以克济也！奈浊劫渐增，人心不古，上天谴罚，或旱潦、或饥馑，皆以灾异示人，使为善不为恶也！然为善固多，而不善亦有；回心虽众，而愚昧时闻。某寂念禅关，蒲团消人间岁月；携杖尘表，衣钵度劫外春秋，目击时艰，不忍闻见。于时募化十方，鸠约同志，清净三业，披沥一心，讽《华严》于海上，放生命于渊中。冀风调而雨顺，祈岁稔以年丰；祖祢超度，眷属泰宁。更愿嗣续繁昌，禄位增荣；商者富，农者丰，处处乐春台，人人跻寿域；普照佛日，远扇仁风。将见人心转而天意回，劫运消而灾异殄。经之利益，善之益人，讵浅鲜哉？是为引。

## 游昆明湖放生小引

民国九年庚申月日，某与善信诸君游于昆明湖，藉放生以广慈悲心焉！是日也，天朗气清，水波不兴，平湖如镜。仰观俯察，山川人物，乃知榆郡所以为西南都会也。台峰巍峙，鹤渚锁流，龙池又史城之西湖也。自南而北，峰十九而溪十八；溯流而源，洲则四而岛则三也。连奇峰，环玉带，排翠阁，列画图者，苍山之胜概也。回狂澜，喷珠玉，映澄清，照明镜者，洱水之渊渟也。前临鸡足，问消息于饮光；后倚台峰，聆佛音于宗宝。左则龙华石室，右则威宝天衢。以致飞来拱瑞，天桥锁峰，罗荃呈贡，集福排筵。一塔三塔，高耸云间；五楼十楼，点缀湖畔。晴川溪雨，山雪海风。万井星罗棋布，两关天堑云封。

盛矣哉！苍洱为宇内之奇观也。凝眸焉，蘋白蓼红，参差于水面，凫飞鸥跃，出没乎波心。纵目焉，水连天一色，风与月双清。一豆一觞，琴瑟笙歌，忘乎帝力。或有词山青使，泛掉而歌；或有渔家者流，抛罾以俟。

吾何意于斯乎？是游而以放生名。意者其鼃鼃乎？巨身吞舟，吾知其为介也，何得而市之？意者其蛟龙乎？能飞能潜，吾安得而目之。意者其鱼鳖乎？类不同而名亦异，吾知其为鳞介，市以易之，苏而释之者。何也？大不过数斤，细不加权秤，其为物微，其为命多，一钱可活数命，百钱可赎万千，勿以其为物而可轻也！勿以为数多而可忽也！吾安得尽水族而放之？其力有能有不能，吾亦竭其力之可能而已。

嗟乎！吾何幸而游也！生何幸而放也！昔孔子钓而不网，寓仁于取也。予游焉而放，扩慈于心也。虽钓与放不同，而仁与慈

曷异乎？盖尝观之流水长者矣，以象载水而活鱼；永明窃钱以活物，自颜鲁公而至云栖，昭昭耳目。仁人君子，履行而获感应者多矣！嗟乎！游有道焉。游于身者江湖，游于心者道义。子知吾之游乎？虽终日游焉，可也。



## 《佛法省要》序

诸家圣贤立言，繁如恒星，其主旨无非利生。然流行之有通塞，弘化之有广狭，全在义之浅深，益之大小，又如湖海广狭之不同耳！

季同王居士发菩提心，述《佛法省要》，标名为唯一真理宗教，世界和平保障，意盖谓于今疮痍满目，皆因众生不识真理，迷妄为真，酿成恶业。今欲免脱劫难，非洞明真伪，彻证真理，别无妙术。故特拣百家之言，实无有逾佛者。

夫惟佛表显圣凡不二，慈悲普遍，妙化三乘，天堂地狱苦乐情亡，乃至一切众生皆我父母，怨亲平等。如是以观，佛实如日光之普照，海涵之无涯。举世果能家家信受，人人奉行，何处更有恶劫来临？奈鲜信行，招来自作自受之报。佛说为可怜悯者，悲哉！

夫佛典广有三藏，不下万余部，自非久习不可，一时初学难以入门。故王居士特会纲要，问序于余。

云困老病，耳目失用，加之力弱，搦管无能，对于诸方函件，早经谢绝。今因居士著述，不远由滇寄来，恐阻居士之大心，聊赘数言，以应悲愿。普劝天下万世众生，嗣后勿再造杀因，庶免召杀机果报。即古德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天下太平矣，岂不乐哉？至末段述祖师机缘，功行明心，所说不虚。依此行持，得大法益，证者知焉！是为序。

民国三十一年岁次壬午

曹溪南华祖庭幻游虚云

## 重刊《三坛传戒仪范》后跋

法运秋晚，魔强难支；戒行不严，道风不振。察其原因，盖由滥设戒坛之过咎！病弊丛生，慧命丝悬，危如累卵。纵有一二以传戒名者，至其半满时机，止作不审忖思，一味执我人牛迹之见。如近某法师与天津徐某居士书称，“律可方便，佛前受戒，不必坛仪”，谓今佛法概被丛林抹杀。按不假坛规之说，本出《梵网经》：云“千里内无授戒师，可于佛前自誓受戒，或七日至一年，要见好相；若无好相，不得戒。法师前受戒，不必好相，即得戒故。”六祖古佛再来，尚须领戒于法性智光律师，况于他人乎？佛命近执尊者制坛，宣祖宏阐。今人不明祖祖相承之婆心，藏有明文，不肯信任，妄矫私意，信笔雌黄，沆瀣一气，各相默许，岂免自瞶瞶人哉？既称知识，身负其责，尚轻忽如是，余诸冒名师德，安有不作狮虫者耶？

屡见诸方传戒之处，虽递年照例，三、五、十日者，实则先圣授受之美范，早已废尽。更有招贴四布，煽诱蛊惑，买卖戒师，不尊坛处，即淫祠神社，血食宰牲之区，妄作戒坛。十师数目证成足否？于主法师不知死活，或无僧行，结期或七日、三日，乃至一日三坛俱毕。至于说戒不分僧尼，缙白混杂，甚或卖牒于四众，捏名寄戒，不知律仪为何事。将佛无上妙法，变为鸩蛊恶毒。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宁不悲夫！

至若新戒，虽属不知究竟，不思我之出家，原为生死，今欲何图？岂可不择清浊，贪图方便？或闻成就衣具，如蝇集腥臭，吞饵上钩，彼此迷惑，窃名网利，相袭如贸易、如儿戏。本是清净佛土，翻为地狱深坑，闻见所及，谁不痛心？诚如经云“犹三

百矛刺心者也”。

云逢斯末季，障深慧浅，岂敢饶舌？由于昔年驰驱中外，历皖、豫、鲁、晋、陕、甘、川、藏、滇、黔、闽、浙、粤、桂，亲所经过之实在情弊，目击心伤，不得已略举一二，用晓同志，供诸来贤。自今以往，祈当世知识，诸山长老，共振嘉猷，同瞻佛日，开诸冥暗。勿复以世尊大法，草率相传，稗贩苟且，贻误初心，断人慧命，庶足以补过去之漏，匡未来戒法之疏，幸甚，幸甚！

民国二十三年岁次甲戌安居日

幻游比丘虚云识于圣箭堂

## 滇南大鸡足山钵盂峰敕赐 护国祝圣禅寺同戒录序

盖闻慈尊设化，循顺机宜；妙演三乘，尽该三学。欲冀正法恒远，舍戒律则无所依；定慧双严，匪僧伽而莫能立。是故波罗提木叉，为众善之洪机，群灵之所依怙者也！故我迦叶尊者，悯济未来，亲受遗嘱，严净毗尼，佛赞第一。

法流震旦，三学互辉，六和安静。世出世法，无越《梵网》；诸祖授受，悉以毗尼。至唐道宣律师，宏兴戒学，海内缙侣，悉依其模范，遂称南山宗焉！自是继承不绝，分灯天下，拯拔诸有。所以《楞严经》云“一切世间，诸修学人，若不持戒，出三界者，无有是处”。呜呼！同滞末流，去圣时远，情多懈怠，难证圣因。余自鼓山行脚，云水诸方，自顾不才，潜身秦岭，藏迹未密，又离兰若，驰谒鼻祖。于清光绪三十年甲辰岁，至鸡峰。幸遇腊德绅耆等，请余于石钟梵刹传戒讲经，再三难辞，勉受众请。至乙巳，戒场会毕，更蒙诸山长老，以钵盂院（古名迎祥寺者），命云支撑。奈寺院颓败，以募修故，远驰海外。又于丙午春，诣京祝寿，蒙赠额曰“护国祝圣禅寺”，钦赐《龙藏》、衣钵。迎经回山，遵敕修建戒坛。

虚云谬承恩宠，薄德鲜慧，何能堪任？幸逢规范有在，敢不勉力遵奉律制，开坛演戒？伏愿佛日重辉，法轮常转。

汝诸佛子，既已发心，乞获戒珠，自今已往，仰体圣恩，崇隆正法，克尽真乘。俾圣教昌明，均沾福慧，上报四恩，下益群品。汝等得戒和尚，梵语邬波陀耶，此云力生。成三乘道力，生五分法身。羯磨师涤除惑业，成就庄严；教授师训诲规模，整肃威

仪；尊证师举检七非，圆成三聚。白四羯磨，诸师印可，得成比丘。比丘者，华言乞士。为乞内外法喜，滋养身心，至大觉岸，皆从坛上诸师，获证道体，恩莫大焉！每逢戒师节腊，当虔焚献遥礼。须知众师有生长圣胎之厚德，庶不负国恩拥护之深意云尔。

宣统三年岁次辛亥四月佛诞日  
石鼓四十七世头陀德清虚云谨识

## 附录 云贵总督李经羲撰同戒录序

盖闻先圣留迹，每于名山洞府标帜为古，利益群生。余阅释典所载，鸡山乃迦叶守衣入定道场，名著寰区，心向已久，惜未得亲历其境以为憾。后奉命来滇，荣经两任。每阅《滇志》及《游山记》，并赞此山为全滇形胜之区。而此山当中有钵盂峰，形势圆秀，尤为灵贶所钟，则昔传迦叶至恬钵信不谬也！

前人于此创大招提，名曰“迎祥寺”，俗呼“钵盂庵”。已久历年所，几于无人振起。今幸余于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冬，接奉上谕，有大沙门虚云，道业孤高，振锡各国，由东洋回北阙，请《龙藏》全部，赐额“护国祝圣禅寺”及光明如来镇山宝印，銮驾衣钵，回山传戒，地方官绅，均悉崇护。今学部叶公、太守陈公各赠碑序，均称以地灵则人杰。兹山兹寺，灵气久毓，故高僧代兴。而龙光宠锡，佛国增辉，实近代所希有也！

自今已往，虚云法师于祝圣道场，开坛演戒。将见法从缘起，道以人宏。凡诸末学，各亦尽心，精持梵戒，使如来宏通大教，明烛于世，人人知所率由，实为庆幸！余于戒律虽未谙习，然略闻戒有轻重，法有开遮，能达心乃无体之体，斯持戒于不持之持。所谓“尘垢尽除光始现，心法双忘性即真”，则如来之金刚宝戒，即自性之金刚宝觉也！余虽未能亲至名山，获登讲席，

然千里之外，赞以片言，与名山诸上座，结一段文字因缘，庶不负虚云大法师苦心大力，而国恩佛法当与此山此寺，永垂不朽云！

云贵总督臣李经羲拜撰

## 滇湖碧鸡山华亭峰 靖国云栖寺同戒录序

(上略)余于光绪壬寅循藏至滇,守死关于兴福。甲辰谒鼻祖到鸡峰,被请于榆之三塔,讲《法华》。至石钟,演木叉戒,承众檀那推主钵孟峰。驰驱中外,重新故址。于丙午春,恭趋北阙,蒙赐“护国祝圣”之额及《龙藏》、鍱印、紫衣、钵杖等,奉旨回山,遵敕修建戒坛,以挽颓风。值共和成立,设佛教会以应时机。蒙孙、袁二总统及滇督蔡任,照历朝尊崇圣教,各赠匾额,命宏戒法。

于庚申岁,屡奉督军唐,暨各长官令来省,命修建水陆道场。蒙允赦狱拯饥,提倡慈善。斋事既毕,本欲遂云水初心,嗣因唐帅与各长官,重兴此山名“靖国云栖禅寺”,坚请住持,以保古迹。屡辞未获,勉承其意。

然滇之名胜虽多,惟碧鸡金马为冠,文献足征。至元时,有铉峰禅师,传中峰国师嫡脉,于斯结茅,名曰“华亭”。明有禅师相晟者,请额名“圆觉”。清代以来,虽略修缮,但迭遭兵燹,久成荒坞。至云来日,清风两袖,一钵虚悬。若畏怯不前,恐辜檀越信念,由是勉力,仿效祝圣旧约,遵奉律制,开坛演戒,愿冀佛日重辉。

汝诸佛子,既已发心,乞获戒珠,自今已往,仰体国仁,崇隆正法,克尽真乘。俾圣教以昌明,均沾福慧,上报四恩,下益群品。汝等得戒和尚,梵语邬波陀耶,此云力生,成三乘道力,生五分法身。(下略)云云!

民国十年辛酉四月佛诞日

石鼓四十七世头陀德清虚云谨识

## 附录 靖国云栖禅寺同戒录序

戒可传乎？则无始菩提涅槃，元清净体，从何处开？复从何处止？戒无可传乎？则刹那一念，因果昭然，持之便登彼岸，犯之则入无间。此波罗提木叉，所以佛佛相传也！

予少受儒书，每喜诵王阳明《天泉桥》四句教法。后得泛览六祖《坛经》及古祖师语录，益恍然悟善恶之本与宗律之趣。

戊午夏，迭丁先王母与先父之忧，丧中茆茆，顿念“诸行无常，是生灭法”之语。适幕友王竹村君，省亲归省，为予道鸡足祝圣戒坛之胜及虚云上人之行。己未七月，因追悼阵亡官兵，并超荐历代先亡，乃延上人来省讲经，主斋醮事。事竣，请上人驻锡西山华亭，为十方云水，开建禅席。上人许之，将于辛酉起，每逢春季，宏传戒法，振正僧规，嘱序于予。

予识上人久矣！然闻其妙悟秦岭以来，所至东海、南洋诸邦，道俗咸仰。复宣法于暹罗王宫，道感乎清帝阙下，敬礼有加，法物屡赐。意上人之定行内秘，慧光外朗，止观双严，无假律仪。而上人必兢兢于传戒者，何哉？则以去圣时遥，人根陋劣，若不持戒，欲出三界，无有是处。况内之则缁流怪文字之缘，外之则白衣尽名相之事，求其止作一乘律仪，心念准乎轨范者，盖寥寥乎其难得！

呜呼！僧败法末，仪表且疏；世衰道微，矩矱难得。深悲人天之多放逸，而服上人之专宏戒律者，其用意为不可及，故乐为《戒录》之序。而愿同戒者之微尘菩萨众，由是成正觉，则岂独上人之惠？盖诸佛之本意也！

若夫华亭一寺，建始于元，赐名于明。铨峰禅师因感梦而倡建，相晟纲司得黎都监沐国公诸巨公之提倡而重兴。中经镜清、普照诸师，兴废迭更，至于今则断瓦颓垣，栖禅无所矣！然其地背



山临海，实足以安身发慧，历代产名僧。若通禅师之《高僧传》，最近岩栖之诗冢，盖彰彰可考者。

上人者，其诸师之乘愿再来乎？愧予军书旁午，不能从上人游。而连年用兵，抒轴告空，仅稍发帑，为上人助。聊弁数语，以志吾歉，而表上人之功。异日者，戒香普熏。若云满太虚，以成华藏世界，则上人之功益著，而予之所日夕默祷者。因重题其寺曰“靖国云栖寺”，徇上人之意也！

民国九年庚申冬十月

靖国联军总司令官会泽唐继尧撰

## 附录 靖国云栖禅寺同戒录序

“戒如大明珠，能消长夜暗。戒如真宝镜，照法尽无遗。离世速成佛，惟此法为最。”此弥勒菩萨语也！昔者释尊将灭度，阿难请问：“如来灭后，以何为师？”佛告之言：“若我灭后，以戒为师。等与如来在世无异。”呜呼！戒之贵也！《璎珞经》云：“又复法师，能于一切国土中，教化一人出家，受菩萨戒者，是法师其功德胜造八万四千塔，况复二人、三人乃至百千？其福果不可称量！”呜呼！倡戒者之又足贵也！

虽然难言之矣！方真谛三藏之初来此土也，拟将《菩萨律藏》来。后于南海上船，船便欲没，省去余物，舟仍不起，及去律本，船乃得进。真谛叹曰：“菩萨戒律，汉土无缘，深可悲也！”后沙门法进等，投诚礼祷，梦感弥勒菩萨亲与授记，自梦觉，诵出《别行地持戒本》，与昙无讫三藏校之悉合。大秦姚兴宏始二年，西域三藏法师鸠摩罗什来，诵出《梵网菩萨心地法门》，此土乃得戒学。

吾滇古称西域国土，代诸先德，当不至受此厄难。即唐宋时间，梵刹丛林弥望皆是，或亦易沾戒法。明清以后，递降寝

衰。今有虚云上人者，楚产也。本世家子，自少出家，行头陀行，历征灵感，后于终南深入禅定，彻悟自心。光绪季年来礼鸡足，见梵宇倾颓，释子废惰，惻然悯之。乃乞钵盂庵旧址，结茅栖身。旋赴京请经，时清帝命稽典册。以明时鸡足最盛，颁藏三次，至清请经则自虚云始。又以上人戒行威仪，迥超凡表，乃颁赐《龙藏》、玉印、仪杖、衣钵，并颁敕赐“十方护国祝圣禅寺”匾额，敕守臣李经羲保护，优礼有加。自是以来，上人于祝圣禅寺，每岁传戒说法度生。

去年秋，会泽唐公，以滇省连年兴师，死伤甚众，欲追悼之，乃请上人来省，建水陆斋醮。事竣，复延往西山华亭，开十方丛林，更名为“靖国云栖禅寺”。今年春三月，上人将开戒于云栖，嘱序于予。

予惟戒法之兴，不独有有益于缁流也，且亦有益于俗众。凡今之人，一语言一动作，一思想一合念，无不挟贪、瞋、痴三业以俱来。救此贪、瞋、痴者，其不可以贪、瞋、痴救之欤？其当以清净慈悲救之欤？

呜呼！吾读其文，何其言之深切也！虽然近时求佛法者亦夥矣！上焉者，以佛学为哲学，求名相之渊深。中焉者，以佛学为文学，求文字之广博。下焉者，则香花香饭以作佛事，礼祷在口，祸福迷心，比比皆是。求其自作身心性命之熏修，他作世道人心之救正者，渺不可得。

佛学昌矣，国事如故，人心如故，何哉，何哉？则戒学之不昌。戒学之不昌，则戒师之难得。戒师者，梵语阿闍黎，此云轨范师。谓其戒行可师，禅定可师，智慧可师，绝非泛泛缁流可以语此。

虚云上人，甫来时道行内秘，声誉不兴。惟吾师石禅老人游鸡足山归，尝亟称之。民国初元，上人来省倡佛教会，始得常相过从。至去年来，又数与上人会于省，至是缘益深，交益久。钦重上

人之清修梵行，而叹吾师亟称之者，为不谬矣！

今上人宏开觉路，续此戒灯，使社会人心徐资涵育，或者教育所不及之地，宗教当能补救之，故予乐为之词。予久堕世网，于佛学未有所得，而孱病频年，饱经忧患，亦欲屏百事而从之游也。

民国十年三月

云南省长周钟岳谨述

## 附录 滇省碧鸡山华亭寺同戒录序

碧鸡山为滇会胜地，其得名自汉祀碧鸡之神始。山有华亭寺，则元僧铉峰实创建焉。年久倾圮，清康熙间重修，咸丰间复毁于兵燹，光绪九年重修。苍岩环抱，林木幽深；下瞰昆池，一碧万顷。予每游其间，徘徊瞻顾，意必有高僧，如慧远、道生辈说法谈禅，开人觉悟者，而未之见也！

庚申冬，虚云法师应当道请，自鸡足山来驻锡于此。予久耳法师名，遂随喜送之入山。接其议论，望其颜色，深远静穆，使人意消。予于佛学涉猎甚浅，私心窃喜净土一门，方便修持，效果极大，法师闻而印之。一日枉过，赠以佛像、佛书，为予说净修之法。予以法师之不我弃也，益决其精进之志。法师又约予住华亭寺，续开莲社。予固愿为刘遗民者，早晚当践此约也！

法师将以辛酉三月开坛传戒，嘱予为《同戒录》序。予惟佛学以戒定慧三字扼其要。戒律不严，则禅心不定；禅心不定，则智慧不生。欲智慧到彼岸者，必自持戒始。

法师于光绪丙午，曾谒阙蒙赐《龙藏》、衣钵，并“护国祝圣禅寺”额，回鸡足山拓宝刹、启戒场，信从者甚众。鸡足为迦叶入定之所，厥后名僧无虑数十，然如法师之大振宗风者，何可多得？今

又演戒于华亭。华亭在省会之地，四方闻风奔走而来受戒者，当倍蓰于鸡足。戒学盛兴，既有以拔众生出三界，而人杰地灵，兹山亦因以生色焉！故乐为之序。他日莲社宏开，予更将濡笔赞扬净业，而续晋人高贤之传矣！

民国十年辛酉二月朔

昆明陈困叟谨撰

## 敕赐鼓山白云峰涌泉禅寺同戒录序

尝闻“渡海须凭筏，到岸不须舟”。盖众生心，因地具足佛果，为拯迷故，特开方便，从一实相，权说三学，广及恒沙法门，皆不出乎此也。《法华》云：“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佛子行道已，来世当作佛。”故知法虽寂灭，必须行于有作有为之戒，而趣于无作本有之无上菩提而后已。则上根利智，一言之下，悟得戒相如空，当体无作，何有持犯之名言哉？独是惑业苦三，如海无涯，若无戒航，将安渡越？而诸佛大悲，如月印水，数数示生，无有穷已。

我释迦世尊于菩提场，示成正觉，先开心地，以拯迷流，欲令一切众生，咸知本源，自性清净。但以权小不任，曲隐尊特，脱珍着弊，俯应群蒙，保证解脱，因缘制戒，其为利也溥矣！故优波离尊者，悯念来今，严净毗尼，亲承佛赞，独标第一，外现内秘，其实一乘。迄于唐之道宣律师，宏兴戒学，海内悉遵。嗣续不绝，分灯寰宇，拯拔诸有，其惟南山宗乎！所以《楞严经》云：“一切世间，诸修学人，若不持戒，出三界者，无有是处。”呜呼！同滞末流，去圣时遥，佛法生疏，人多懈怠，虽有智者，其如澎湃何？

虚云薙戒兹山，勉身以道，潜迹秦岭，冀极心宗。旋以慕访圣迹，于光绪壬寅，循藏至滇，掩关于昆湖兴福。甲辰，谒鼻祖于鸡峰。经榆城，僧俗请讲《法华》于三塔寺。时鸡足戒法音沉响寂。复请余于石钟寺，传演木叉。戒期圆满，承众推举钵孟峰，勉为之事，驰驱中外，募缘重辟故址。丙午春，恭趋北阙，蒙赐“护国祝圣”之额及《龙藏》、袈裟、紫衣、钵杖各法物回山。遵建戒坛，期振颓风。值共和成立，倡设佛教会以应时机。蒙孙、袁二总统及滇督蔡锷，仍照前朝尊重教，各赠匾额，命弘戒法。

庚申岁，受唐省长继尧之聘，主修水陆。荷蒙依佛等慈，赦囚拯饥。事毕欲隐，复请余主持云栖，缘弗能屏。己巳夏，以塑像因缘，游化沪上，归山扫塔，为众讲经。奈因前住持达公和尚归西，首众联袂到沪，请余维持，而海军部长兼闽省主席杨幼京先生、前主席方声涛先生，率同官绅，亦极敦促主持，责以兴利除弊，弘隆正法，缘熟若此，谊弗辞焉！

查本寺自圣晏国师开山以来，绪衍无替。迨宋成平二年，敕赐“白云峰涌泉寺”，诏建戒坛。延及明末，永觉贤祖秉戒莲池，大弘法化，丕振宗风，时号杰出。迨清季，先戒和尚妙莲老人中兴本寺，全山焕然复兴。漳郡南山寺、槟屿极乐寺，两颁《龙藏》，化洽一时。然以人根昧劣，未能祖率，虽奉旨传戒，八日即完三坛。法体如是，固无增减，而悬揣老人未尝不无慨叹焉。矧五夏专律，犹有未逮，数日三坛，岂范来学？今特商同大众，改为五旬，庶几依法羯磨，方堪授受。仍遵旧例，开坛演戒。愿冀佛日重辉，法轮常转。

汝诸佛子，既已发心，乞授具戒，果能圆信圆持，则戒体具足无余矣！自今以往，仰体国恩，崇隆正法，克尽其能，务俾圣教昌明，均沾福慧，上报四恩，下益群品。

惟坛仪既观，名相须识。汝等戒和尚，梵语邬波陀耶，此云力生，谓成三乘道力，生五分法身也。羯磨师涤除惑业，成就庄严；教授师训海规模，整肃威仪；尊证师举检七非，圆成三聚。白四羯磨，诸师印可，得为比丘。比丘者，华言乞士。谓乞内外法喜，资养身心，至大觉岸。皆从坛上诸师，获全道体，恩莫大焉！每逢戒师节腊，当虔焚香遥礼，以报生长圣胎之厚德，以不负国恩拥护之深意，各人出家之本愿云尔！

民国十九年庚午佛诞日

司律四十七世头陀古岩虚云述于鼓山圣箭堂

## 南华寺同戒录序

末法既敝，毗尼久衰，不独新进四众，不知戒律为何物，即当世之号称善知识者，亦多言而不行，行且不密，坐使世尊宏法范世之悲愿，古德高贤阐教度人之苦心，如崦嵫落日，不绝如缕。

云投足桑门，栖影佛域，岁月电逝，倏七十余年。既道业之无成，又行持之多缺，在山门为赘人，在佛祖为不肖。每念及此，如矛刺心。往岁粤中仁士，谬采虚声，迎来南华，付以重任。

嗟乎！六祖示寂，至今垂千三百年。五叶云初，遍于震旦，何曹溪源头反塞而不流？南华门庭倾而不振？追溯其故，皆往昔之人不审毗尼，一往放逸，有以致之。使悉能严净戒律，仰体祖意，则何至有今日乎？窃南华之衰，不自今始，憨祖当日《中兴录》已慨乎言之。矧云去憨祖日远，才力更逊，侈言重兴，难于往日。

本年冬，复经四众请求，结坛说戒。道德才位，俱属忝窃，第为道场，及晚近法门计，亦不容峻辞。于是于十月朔始，至十一月终，五十余日之中，日与求戒弟子，切磋开导，尽云所知，而领导诸师，启发备至。愿戒弟子辈，今而后时日凛若在坛，持之终形寿，如居浮囊，而渡瀛渤，则定慧因之日增，法门因之日盛。云老矣！愿若辈念如来慧命所寄之戒法，祖师形神所栖之道场，勉之，毋或忘焉！

民国二十四年乙亥无量寿佛诞日

南华司律沙门虚云序于信具楼

### 附录 南华寺同戒录序

佛教入中国垂二千余年，其为教之经典法规，礼仪戒律，久已

深入人心，与中国原有儒道两教融合贯通，因为国民信仰，思想之支柱。是故历代佛法之盛衰兴替，与国政之治乱得失，饶有关系。此凡稍治国史者能言之。

晚近佛法衰微，吾粤特甚。僧规不整，尼行不修，木腐虫生，丛林制毁。于是民间对于佛法之信仰，失其重心，世道人心，遂多缺憾。

政府于宗教一律保护，人民信仰之自由，尤不愿轻加抑制。顾为风化治安，杜渐防微起见，僧尼细行，有为成法清规所不许者，自不得不以干涉为保护，藉正歧趋。其有真实修行，精严戒律者，则有护持而无抑制。此为吾粤四众所共明者也。

惟是宗教之事，何等庄严？立于主持地位者，教中弱点，倘不急起自谋改善，以一定规约束信众，则宗门多事，信仰奚存？此其关系于僧尼善信者为轻，而关系整个社会者为重。故就吾粤今日论，欲求复兴佛法，将舍提倡戒律，末由挽救。良以戒律不讲，则善信无从整齐，僧伽无从纠正，丛林之制，固难复起，佛法亦正未易重光也！

今虚云和尚以僧界大德，来主南华，第一事即注重传戒，可谓老眼无花，知所务矣！济棠治军理政于南服，敬恭桑梓，想望升平，对兹稀有盛事，敢不竭其诚恳？为吾粤三千万喁喁望治之父老昆弟诸姑姊妹，祷祝和平，祈求康乐，爰为叙其缘起如下。

广东绥靖主任陈济堂撰

## 附录 南华同戒录序

曹溪至智药而始著，南华至卢祖而法传，由是道被大千，宗流五派，法轮常转，法席常温，洙泗禅林，相沿一脉。虽令韬法师以后，寂寂罕闻，历五代迄宋垂数百年，始见重辩禅师一轰毒鼓，递明憨山禅师继起，重振南宗。一时海内弁冕，皆以导扬佛法为己



任。厥后智丙宝缘朝宗大休，法法相承，心心密付。距憨师七十余载，又有雪樵为之阐扬。二百年来，虽不乏人相继，然传授持之举，未有如今日虚老和尚之盛者也！

虚老和尚为严净毗尼、宏范三界之大德。悲晚近佛法之衰微，愍吾粤僧伽之蒙谤；掬涌泉法水，甘露遥颁；振曹洞宗风，梵莲重茁。徇广州佛教居士林之请，传四众大戒，俾三学圆成于刹那，三昧之中，示劫海菩提之业。

诚以一切有心者，皆应摄佛戒。众生受佛戒，即入诸佛位。故佛子闻虚老卓锡南华，已种求戒因矣！大道之门，尚无拙工，况天人师乎？戒如宝镜，照法无遗。持此宝镜，谁愿失坠？憨师当日寄示禅堂弟子，亦殷殷以佛言，尊重波罗提木叉。盖能守戒，虽千里外如在左右；若不奉戒，对面犹千里。虚老法号原与憨师吻合，盖大权菩萨，乘愿再来。求戒诸子，想已共体前旨矣！

汉魂曩以绥靖是邦，瞻依梵宇，感传灯之席黯，承法驾以垂光，大觉门开，永留广荫，华严会启，同证前因。汉魂方以典军北鄙之身，又拜绥靖东区之命，未遑参学，总觉缘慳。惟一瓣心香，五尘俱净，是则汉魂得序斯录与有光也！

广东省东区绥靖委员李汉魂序

## 云门山大觉禅寺同戒录序

正遍知之垂化，真霖雨于苍生，慈悲等应，甘苦咸沾，法门宏开，三根普利。真如妙体，本无言说；觉海波腾，非航莫渡。劳我觉皇，兴慈运悲，无说中显说，无修中说修。权开方便，巧运悲怀，应病施方。无药优劣，对症者良；法门无量，透机者当。先唱《梵网》，持此戒者，如暗遇明，如贫得宝，如病得瘥，如囚出狱，如远行得归。离世速成佛，惟此法为最。佛言：“汝是当成佛，我是已成佛，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楞严》谓三决定义，成无漏学，四种明海，赞扬毗尼。一切世人，若不持戒出三界者，无有是处。《四分律》谓此经久住世，佛法得炽盛；若不持此戒，世间皆暗冥。直至金河顾命，以波罗提木叉为师。故知一代时教，总以戒为入道之本、成佛作祖之基础也！

勿轻小罪以为无殃，刹那造罪，殃堕无间，一失人身，万劫不复，一息不来，便是来生。既为佛子，须知戒之妙义，造律仪之渊深，三聚五篇之半满，性遮互环之重轻，法体行相之幽玄。若不明晰，受之何益？

法者，佛为罗睺罗初制十支净戒，二十四门仪则。十二年中，为无事比丘制二百五十学处，及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戒，并一切随律威仪三千，八万无量细行是也！

体者，即临坛时，十师座前，正受戒时，运想一切尘境，亦是得戒之因，念念不忘，时刻守护，以戒为能依，心为所依，心法和合，名为戒体也。

行者，即依所受之戒体，二六时中，或读或诵，或礼忏安禅，不越毗尼而行，名为戒行也。

相者，佛制二百五十具戒，一百八十四种羯磨，一一戒相中，轻重开遮，成坏两缘，此即法相也。

一切善业等事，如法当行不行，此名止犯；如法当行即行，此名作持。若一切恶业等事不当行而行，此名作犯；若不当行即不行，此名止持。若罔知止犯作持，则开遮全晦。故律制比丘；五夏以前，专精戒律，五夏以后，方可听教参禅。如能依教奉行，守持无染，可名真净道器。稍有违犯，则失僧仪。故云护戒如护浮囊，不可破裂；否则丧身失命，被烦恼罗刹所吞矣！

而今去圣时遥，人心浇漓，甘堕沉沦，藐视律仪，妄言解脱；着如来衣，甘作狮虫，毁骂指责，能不痛心哉？欲求菩萨净戒，作将来眼，宜须慎重遵行。各处传戒者众，未审以何为怀？徒盗其虚名，不虑其后患。求戒者多，守戒者少，若贼香疤作饭票用，哀哉，哀哉！结果二俱失益，盗名者自误误人，贼法者不但不明法体行相之义，究不知出家为何。以此盲盲相牵，把兹无上妙法，变成砒鸩恶毒，世讥寄生草、蛀米虫，良深慨叹。冀诸来学，仰体佛祖弘规，勿忘诸师训诲，造成法门栋梁，庶使人天有归矣！

本山是偃祖首创，阐拈花旨，妙衍嘉猷，糊饼畅明，向上一字，显露真机，道震寰区，龙天拥护，王臣钦崇，化超群表，世称“云门宗”。自元以后，信根薄弱，淳风浸息，嘉音停响，整理乏人，遂成荒坞。真身虽存，知者鲜矣！

云因重修南华，追慕灵树遗踪，探悉乳源有肉身，躬亲访覲，得瞻真容及南汉御碑，始悉为云门启源道场。礼毕旋南华，即向当道宣布，请其保护。蒙李公任潮、李公伯豪等发起重兴，令云主其寺。义不容辞，虽勉负责，即于癸未岁腊月十日就事。鞠躬尽瘁，八易寒暑，略获端绪，金容完成。拟设祈祷世界和平法会，恭奉圣像升座，以酬檀那庄修善愿功德。不料好事难成，无故罹难，使事搁置，直至炎暑。请求戒者，恳请以路远跋涉为念，请施方便。传受戒法，情不得已，悯彼哀诚，遵佛仪范，循序授之。戒虽

顿受，各须克志熏修。从今已往，仰体国恩，崇隆佛法，俾正法流通，均沾福慧，上报四恩，下济三有，庶不负如来悲愿救世之至意云尔！

岁次辛卯六月

幻游比丘虚云序于云门丈室

## 高鹤年恒松居士游山记叙

昔世尊礼塔，善财南询，垂范河沙，后昆以轨。法至华夏，四山五岳，鸡足天台，胜境名蓝，在处恒有。凡所参谒，或为宏法，或为结缘，或求忏悔，或祈疑难，利己益他，各乘其愿，总皆不出引人入胜。古圣先贤，四方云水；赵州行脚，三登九到，事昭日月，岂在枚举？不过聊叙前贤，以启后进。凡奉佛者，孰不铭心哉！

因有鹤年高居士者，为道心殷，不辞劳瘁，跋涉山川，足迹天涯，遍寻圣迹。或礼名山而修忏悔，或访知识而决疑问，或住兰若而行佛事，或随大众而结良缘。任处优游，真正解脱，实为难得。

兹因沪上从佛诸贤，钦居士风，令叙历览各处名胜，集为游记，启发往事，问序于予。予自光绪二十二年，识居士于金出，次于秦之终南，及滇之鸡足，今偶遇于沪，间数十年。瞻其道貌，始终不异，卓卓可风，诚为可仰！故尔聊弁数言，遗诸来者，用昭事实云尔。偈曰：

游山游海游江湖，游尽江湖一物无。

两袖清风谁着价，满怀明月自歌呼！

狞龙望钓徐冲浪，彩凤瞻罗欲下梧。

石头路滑苍天也，吸尽西江笑野狐。

芒鞋走遍天涯，不落有家无家。

处处澄潭古月，时时觉地仙花。

琴弹无字之曲，步踏白牛之车。

随缘无遮净界，在处出水莲花。

## 《星洲居士林特刊》序

己亥六月，转道弟子广义以书来，言星洲佛教居士林将举行二十五周年纪念，乞云一言。云老且病，境缘身心，均不堪任。第念居士林，为转道法师暨李居士俊承创建，转道曩与予有同参因缘，李居士夙有组护法团之弘愿，而星洲居士林，经二十五年之发扬光大，以有今日，云又乌得无一言哉！

夫佛本无言，言即乖道，而何以三藏十二部灵文，光涵宇宙？即千七则公案，亦信古传今。不过欲因其显道耳！今之学者，只欲多知多见，转为法缚。昔临济祖师于三顿棒后，始说出“佛法无多子”。何以“无多子”？只明白见此心性而已。“无多子”一言，历尽甘苦之言也！

云今亦以无多子贡献诸君，试看诸经中，如《心经》“观自在”、《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楞严经》“歇即菩提”、《圆觉经》“诸幻皆灭，非幻不灭”、《弥陀经》“执持名号，一心不乱”，择一二句，或于公案中取一则，精研覃思，于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道在是矣！四大海水，皆同此味；一滴净蜜，中边皆甜。愿与诸君子共之！

今星洲居士林创建历二十五年矣，回溯此二十五年间，转道法师与俊承居士，几历辛劳，乃能转法轮于异域，流芳誉于南州，立卓然不拔之基，树千秋不朽之业。二十五年光阴，岂易易哉？东坡句云：“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

## 《毫圆集》序

丙戌夏，以粤省当局为求灭国民浩劫，举办祈福消灾荐灵法事，邀云到穗，筹酌一切。是时云因幻质欠宁，适汤雪筠居士《毫圆集》稿成，嘱云寓目并为之叙。自惭文字缘薄，加之老眼昏花，勉强披阅，叹为希有，何也？

如来不扬化，世间皆暗暝；佛日既普照，幽暗悉光明。故佛以大事降世，为度众生，演妙法音，欲令苍生，咸出苦轮，同登智地，如霖霖弥布，草木蒙润。无如世变日亟，法道垂秋，于大觉正道，怨谤迷信。匡扶挽救，有赖诸贤。居士深鉴于此，发菩萨心，成此著述，标曰《毫园集》，志期普利，其功德不可思议也！

## 《劫外余音》序

嗟乎！世衰道微，唯物是尚；三毒横流，五欲狂炽。佛言末劫，此其时欤？欲拯救之，端赖宗教。宗教者，所以导引人心，趋于至善，足以移风易俗，补政治之不周，其宜提倡也，明矣！世界无论何教，总是导人为善，为治心之法。如佛则济度众生，使众生脱苦；儒则重伦常，使人各尽份。本无异致，所不同者，儒则着重世间法；佛则世间法外，更有出世间法，深浅不同耳。

今滇南郑永熙居士集佛、儒两教之精义，融冶一炉，编成名曰《劫外余音》，简而显，精而微，真救世之宝筏，可谓阿伽陀药矣！乐为之序。

民国三十六年丁亥春

幻游比丘虚云识于韶乳云门丈室



## 《卓庵诗集》序

余朝峨山归来，翠峰过夏，有卓庵不知何许人，遍历诸山，遇之数数。一日出其诗集乞序。余曰：“西来直指，教乘尚扫，何有于诗？况叙乎？”

卓曰：“非敢传世，仅以传家。”余曰：“若认得家，则不须传。”卓曰：“事是这个，其如辛苦何？”余曰：“如是也，可叙焉！”

“禅曷为而有诗也？自行人单刀直入，一念相应，吐词拈韵，往往为士大夫所诮。世以文字难僧，僧亦遂以文字应世。或驰骋世典，殚心杂学，将无上妙法，视为具文。正法眼藏，沦乎声色。甚而寻章摘句，四六精详，处处驴唇马舌。噫！法门一至此耶！一变而语录，再变而辞赋，三变而为诗文，佛法何可言哉？”

“虽然，亦不可概论也。当观其人，为何如耳。其人见谛真，则言言至理，语语明宗，假山水以寓其怀，借时物以舒其臆。如远公之招陶刘，佛印之契苏黄，大慧之于子韶，诗亦何妨于禅哉？但不以见长。若以此见长，诗精则亦诗僧而已。而况以之为名利之阶，攀缘之具？其言虽工，其行不可问。行不可问，心更不可知矣！”言至此，卓庵点首点胸而已。

余曰：“子名卓庵，处伦类之中，而有以自立乎？出风尘之表，有以自致乎？非庵无以见卓，非卓无以名庵，行住坐卧无非庵，无一非卓。如是，则能诗也可，即不为诗也可。则余之所以叙者，非叙其诗，叙其庵，叙其能卓也！更进一解曰：不堕悄然机。”

## 《弘一大师全集》序

刘居士绵松，辑《弘一大师全集》成，屡书问序。余以老病衰朽，视听失用，服役云门，遭逢世乱年荒，工未及半，心力尽瘁，笔砚荒芜，欲辞却，而居士请益坚，乃为之序曰：

昔本师释迦如来，将欲示寂，语群弟子：“我灭度后，汝等比丘，当以波罗提木叉为师，如我住世无异此也！”波罗提木叉者，华翻名戒。戒为德本，能生定慧，成就万行。比丘无戒，势如醉象，狂奔乱蹴，不仅伤身，亦且害物。是故戒住则僧宝住，僧宝住则佛法永住。世尊又言：“狮为百兽王，威力无比，为敢犯者，惟毛中虱，方渐羸耗，终乃灭亡。吾法在世间，其威力有如狮王，毁戒比丘，无异狮身之虱。毁吾法者，乃此辈也！”金口所宣，警惕备至，千载以下，如闻警欬。

晚近世衰道微，忘本逐末，明于责人，昧于律己，如法修持，千难得一。佛法凌夷，有自来矣！弘一大师，未出家前，固世所称为翩翩俗世佳公子者也。及既受具，诸缘顿息，露顶赤足，动止循律，以身作则。追导师之芳踪，振坠绪于末造，影衾无愧，明德在躬。令闻四溢，海宇从风。于是世之知大师者，无不知有戒法；敬大师者，无不知敬佛法。荷担如来家务，师非其人欤？今距师之歿，将十年，无问识与不识，问师名靡不叹息向慕。其为世重如是，岂偶然哉？读斯编者，倘能求师于艺林之外，庶乎近之。

民国三十七年戊子佛诞日

幻游比丘虚云序于云门山大觉寺丈室

## 《弘一大师事略》序

道本无为，法惟见性。知诸佛菩萨，历代祖师之应迹，皆随机指引，俾各明本心，除此更无余蕴。古今诸善知识之言行，或权或实，无非欲学者就路归家，当下了悟，脱去枷锁，本无实法与人。

末法以来，世风日下，水鸟法音，遂成隐晦。木叉不振，师范日稀，能无悲乎？是以诸佛菩萨垂大慈悲，乘大誓愿力，而不休息。弘一律师，乘愿再来者也。观机合宜，志弘南山宗旨，以救时弊。躬行实践，行持是尚，终身无懈，闻见生钦。

今师弟子僧睿等，将师事略刊而行之，自利利他，以报师恩。嘱予为记。予曰：予非能文者也，何能记？因仰大师律行，述其行愿以劝世。若能体大师之心，如律行持，则大师在世，无法可施。如或不然，虽建恒沙宝塔，以纪念之，于事何补？纵使律师再来，恐亦对面不相识也！

民国三十七年戊子

幻游比丘虚云序于云门山大觉寺丈室

## 弘一大师传

师讳演音，字弘一，别号晚晴，又称二一老人。原籍浙江平湖李氏，寄籍河北天津。父筱楼公，以进士官吏部；母王太夫人。光绪庚辰，父年六十八得师。诞时雀衔树枝降其室，乃师应世之吉兆。天资颖异，甫就传，过目成诵。才弱冠，凡诗文篆刻，悉皆通达。

戊戌政变，奉母南下，侨沪滨。庚子，肄业南洋公学。乙巳，东渡日本，于上野学校习美术，旁究音乐。中国学生入上野美专者，自师始也。试辄冠军，声名扬溢，人皆称之。在沪创办文化社、强学会、海上书画公会，与名士袁希濂、许幻园、穆恕济等，互相唱于沪滨，文名大著。旋主教图书、音乐于浙江师范学校。辛亥革命后，应陈英士聘，主《太平洋报》笔政，加入南社及同盟会。其爱国之心，无时或已也！

师初好研宋元理学及道书，曾诣虎跑大慈寺，断食三星期，身心愉悦。始倾志佛乘。

戊午，师年三十九岁，丁艰，奔虎跑礼了悟和尚出家，同年具戒于灵隐寺。从兹尘缘顿断，归悟本来，破衲芒鞋，随处自在。

然观苦起悲，不违所乘愿，度诸有情，不辞劳瘁。丁丑，驻厦万石岩时，战云弥漫，人皆劝其内避，师以护法念固，不避艰险，题其室曰“殉教堂”。于此见师入无畏之境矣！

先是辛未春，师以护教心切，维法情殷，叹兹时丁未季，魔强法弱，木腐虫生，欲图挽救，非严整佛戒，别无良策，于白湖法界寺，佛前发誓愿，弘南山律宗。夏应朱子桥将军之请，在慈溪五磊山，办南山律学院，无何因魔事辍。后即随处讲律，循机说法，但

有益于世者，靡不倡导。

每怀中国律宗，慨自南山宣祖重兴，至宋灵芝照祖继起，以后七百余年，虽代有提倡，其中尚有未尽南山精微。盖因南山三大部，早失于扶桑，迨至清末，由海盐徐居士，始将三大部从东瀛请归，刊于天津刻经处。多有遗漏，不少错谬。师不辞殚精竭力校正之，取正续藏等，广寻披究，潜心研讨，遍考中外律丛之幽微，分科标点，纲举目张，表列注释，使条分缕析，微者著，隐者显，续佛慧命于垂尽。编著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本》、《羯磨随讲别录》、《弥陀义疏撷录》、《律钞宗要随讲别录》、《南山宣祖略谱》、《晚晴集》等书。又尝订《正科文》，点阅《行事钞》等书。嘉惠后学以无穷，厥功不可思量也！

壬午，驻锡温陵养老院。中秋后，渐感微疾，但力拒医药，惟专念佛。寻且绝食，遗嘱后事，付其高足妙莲法师。遂于九月初四晚八时，念佛声中安详西逝。荼毗后，获舍利无数，灵骨分塔于承天、开元二寺供养。距生纪元前三十二年庚辰九月二十三日，俗名息霜，字叔同，春秋六十有三，戒腊二十有四。

师之积修胜德，智慧高远，允为近代南山律宗师范。其弟子僧睿等，以师生前著述欲刊行于世，用益自他，而报师恩，以书请传于余。云因僻处西南，未亲师座，故对师之道德、密行幽深之事，诚难尽识，加之暮年多病，笔砚久疏，何敢妄作？但久仰师高行，恨未能见，忽闻噩耗，不禁悲恸，痛为法门不幸也！故不敢辞。至于文字颠倒，笔墨参差，咎莫能辞。但望阅兹传者，以师之律身道德自重。因慕其矩范，笔其大概，难免摸象之诮，遗笑大方尔。

## 立誓参禅不看经律广记博闻

凡看一切经书，虽云广记博闻，反塞自己悟门。不如一门深入，尽空所有，自有相应处，决不赚人。只要坚心，此事旷劫难逢。我与诸人，多生错过，今不努力，更待何时？挨舍身命，毕竟乐讨个分晓。若不如此，永堕地狱。倘或见谛，上宏下化，以报佛恩。若不如此，亦永堕地狱。

## 因博弈有感寄劝念佛

慨自五欲染濡，人心颠倒，有耳目误用其聪明，有心思妄生其念虑。当为者不为，不当为者胡为，比比然也！

即以博弈论，帝尧作围棋以教丹朱，所以使之弈通也；武王作象棋以示子孙，所以使不忘武备也。其意善，其虑深。迨传之后世则不然。以之比礼，则不能检束身心；以之比乐，则不能怡悦意志；以之比诗，则不能涵养性情。弈之为事，其无关于风教也，明矣！

而庸愚之辈，沉酣于中；贤智之流，亦为所惑。竭目力焉，竭心思焉，喜怒见于色；饿体肤焉，空乏身焉，胜负蕴于衷。废时妨业，莫此为甚。古帝王以之化愚，今反以之诱智。古圣人以之示警，今反以之自荒。所以陶侃投之荆江，而不失为贤士。此举世不宜为之，而偏多好乐，可为深长太息者也！

乃若身列缁流，名称释子，上思奉事诸佛，下思济度众生，静则默会弥陀，动则正言直行，以及行住坐卧，常常收摄其身心。《证道歌》云：“行也禅，坐也禅，语默动静体安然。”不为八风转，不被五欲牵，何等解脱？何等自在？

矧夫樗蒲围棋，骰掷陆博，皆乱道心，妨废正业，为佛深戒。而乃贪之好之，如世间膏粱子弟，旷荡庸夫，可耻甚矣！沉沉以思，吾人共生五浊，苦多乐少，寿短业长。“纵使今朝成佛去，乐邦教主已嫌迟。”安得不火急修持，宴然自安乎？

然人类之不能无老幼男女、贵贱贤愚者，理也，亦势也！老者，光阴有限，时不待人，若不修省，转眼就是来生。故偈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时度此身？”是老者所当念佛也。少者，岁

月深长，前程远大，若不修省，则少年夭折者，不知凡几。故偈云：“莫待老来方念佛，古坟多是少年人。”所以少者当念佛也。无论男身女身，内具贪瞋痴，外缘杀盗淫，若不修省，未免沉坠。况不信因果罪福，不达三藏经文，若不修省，三途难免。所以大道不分男女相，菩萨曾现女人身。是男是女，不可不念佛也！经云：“为人豪贵，从礼事三宝中来。”若不修省，则贪得一家饱暖，而反招来千家怨嗟耳！经又云：“为人贫贱，从不信因果中来。”若不修省，必受贫穷下贱之报，更恐丧失人身之苦。

惟智者能觉照早修，愚者不信覆藏。故不论男女智愚之人，只要急早精诚念佛，自然灭罪消愆。须知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又何有博弈云夫哉？惟愿由一家之人信佛，更能劝一乡之人念佛；一国之人多信佛，更可劝尽大地之人念佛。深望同志之伦，切切回心念佛，不作无益害有益也！



## 示禅人请益“三不是”随拈数语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愚智悟人同一宿。愚者，不知佛是心，向外徒劳空碌碌。空碌碌，不见佛兮只见物。终日茫茫无了期，堕在贪瞋无明窟。智者，知心即是佛，看见影响少回护。工夫作辍石压草，春来依旧山水绿。山水绿，楚歌不似江东曲。捉风捕影贼为子，六六原来三十六。悟人悟佛即是心，是心无非是见佛。抖擞枯肠只这是，不安名号与湾曲。销有归无惟一真，从空起色万象纷。放去也，言即心是佛。收来也，非心亦非佛。若是铁蛇把要津，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老汉忒糊涂，诸人随意画葫芦。

## 戒灵通侍者酒并偈

甲戌岁秋，云初入山礼祖殿，见祖坐龕内，一金色须发状如欧人之像者，名曰灵通。虽《坛经》未见纪载，而诸籍中称侍者，为波斯太子慕道而来，性好酒，于祖在日许其偷饮云云。又于龕之右，设一酒亭，金碧檀栾，备极工致，中具香炉、花瓶、酒缸、杯箸。余怪，以问香火僧，僧曰：“侍者好酒，不献则不利。”余谓尔辈欲饮，以侍者为雉耳。僧曰：“和尚若不信，请验之。”乃命其注酒缸内，守视之不数时，而酒化水矣！三日如是。怪矣！

溯劝灵通侍者戒酒，以达观可公为第一次，憨山清公为第二次，撤其酒器，为文祭告，越今已三百余年矣！侍者当时已戒酒，岂已后又再饮耶？悟后仍迷，无是理也。

余重思之，恍然有悟。侍者于侍祖日，饱尝法味，必不嗜酒。即使偶尔偷饮，经达观憨山之劝，亦必断除，何以至今仍有烈酒化水之异？其必野狐精怪之辈嗜饮，以侍者为凭藉，此一念之邪也。以邪招邪，于是一班闲神野鬼，感应其邪念而来。侍者不饮，而野狐精怪及闲神野鬼皆大醉，酒乃化水，理不当有，事则无疑。于是余毅然撤其酒亭，毁其杯酌，奉侍者于伽蓝殿，重塑其像，使两手空空，不复提壶。因为之偈曰：

侍者有德号灵通，誓辅祖庭众所尊。

人多讹传师好酒，师奉千佛无此风。

想是佞恶窃尊誉，嫁罪自饰将无同。

今为拈出雪此耻，长伸两手振吾宗。

## 再告灵通侍者文

丁丑秋，寺内僧俗多病，众议纷纭，以格侍者酒供为词。因再为文以告之曰：

维岁丁丑，维月庚戌，是月之朔，壬申之日，南华禅寺住持虚云，率领监院合山大众等，虔备清斋酥酡妙供，沐手焚香，上禀祖师，奉告尊侍曰：云以不德，入侍祖庭，举坠兴废，三年于兹矣！各事进行，均称顺利。正当恢宏殿宇，百工斯勤，惟自本年入夏以来，僧众匠工多病，百般医治，效果殊微。岂以云改建殿宇，重新祖庭，而未禀命乎？云朝乾夕惕，鞠躬尽瘁，此心当为祖师所谅也！谓为禁格侍者饮酒乎？则佛制戒律甚严，以酒器过人者，五百世无手。云不敢以害侍者及祸僧众也！因之，曾为偈以戒侍者。

今僧众工匠，又因病而涉及禁侍者饮酒问题。云不得不上禀祖师寂光加被，再告侍者绝酒耽禅，并以解一般僧人之惑。我中国自仪狄作酒，禹饮而甘曰：“后世必有以亡其国者。”其旨深哉！延及周初，世人皆中于酒，其时流风所被，必有极扰乱社会秩序者。于是周公作酒诰曰：“酗于酒者，系归周，杀无赦。”可谓严厉之极。降至唐、宋、元、明诸代，尤不时有酒禁，而禁终不能绝。此何故也？必有所至矣。

夫酒之性有二：一曰麻醉，二曰兴奋。世俗人以之合欢，以之解愁。诚以世俗之人，处五浊恶世，八苦交煎，借酒浇愁，其中固似别有天地。何也？中酒有三：大醉则狂，狂斯乱；中醉则昏，昏斯沉；微醉则酣，酣斯畅。昏狂皆足戕己害人，不必论。即以酣畅而言，亦不过麻醉神经，奋兴血脉，使其微适，将平时烦恼焦闷、抑

郁恐怖暂忘却耳！及其醒时，则借酒浇愁愁更愁也！

世俗人不知禅悦，乃以醉乡为世外桃源，故千里禁之而不绝。若乎灵通侍者，亲侍祖师，必得甚深禅悦。即今日僧众禅堂坐香，试问到初地定时，百骸调适，身心俱忘，万象如如，孤明历历。此时境界，以视哺糟啜粝而为酣畅，不亦天渊也哉！初地尚如此，甚深禅定可知也！明夫此则不戒而自戒矣。

自今以后，不许滴酒入祖庭。如有疹厉，云自当之。用是禀我祖师，启我侍者大师，告我僧伽，从兹共励，维护祖庭。侍者功德，福济无穷，内外清净，顿消滓尘，灵源迸溢，枯木逢春，山门宁静，共转法轮。

（自祭告以后疹厉渐消，大众安然，少病少恼。）

## 为妙法禅人刺血书《法华》、 《楞严》经书后

光遍河沙，随处无非般若；量等法界，拈来总是法华。柱杖转法轮，非空非色；脚跟流藏典，何幻何真？搯破虚空，露那边消息；辟开尘土，出大地经文。四十九年，无字而演半字满字；五十余轴，一乘而谈大乘小乘。漫猜大海扬沙，休认虚空定槩。本自现成，不假贝叶；森罗万象，墨迹天然。只因不了即心即佛，故尔将经觅经。所以析骨剥皮，大开生面；刺血沥胆，永作芳型。

本寺化主妙法依云，戒律精严，雅慕五宗，归心三藏。血染长毫，点画昭本来面目；神凝楷体，挥洒露无位真人。字字白牛放光，圆成八万；行行红莲现瑞，灿烂三千。《法华经》、《楞严经》，霞漫纸背；《心地品》、《行愿品》，光溢经文。以此传家，消历来之习气；将兹劝世，回虚幻之妄心。榜样津梁，舍此其谁？岩也，禅关未暖，教诲何亲？异国归来，一肩明月。睹血迹之灵文，伟哉迦叶起舞；观实心之苦行，允矣须弥低昂。索文以纪始终，序跋以志岁月。

由是思夫一乘奥典，无上经王，名尚难闻，何况受持书写？必须亲历宝所，施如意以济生；得见衣珠，驾白牛以度世。所以微心显见，证圆通以消魔业；运粪出宅，得记莛以成菩提。见闻随喜，俱沾利益；法界众生，同圆种智。其血迹与海墨无殊，苦心同二经并载矣！特书其后。

## 大乘《妙法莲华经》后跋

《妙法莲华经》者，大乘无上一切众生成佛之妙典也！这一卷经具在当人，当人只因不能辟尘得见，所以历劫漂沉，轮回不休。故我世尊慈悲，开示悟入，无非指点本具，其奈愚钝不信不悟何？故重重譬喻，种种宣扬，寓无为于有为之中，假有言阐无言之化。深信者高超三界，悟入者永脱轮回。以至一香一花，礼念举手，创垂功德，无不解脱。大矣哉！不可思议之极致也！

生某归诚三宝，痛念双亲，未卜升沉，欲报劬劳，请僧书此大法，祈先亡脱化，七祖超升，并祈嗣禄繁昌，功名显达。余曰：“此诚追远之大孝也。”略举大概跋之。

此经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度尽一切世间。天地以之清宁，家国以之康泰，人物以之安阜，亡灵以之超升。只在当人信受奉行之如何耳。若止获福度幽，则亦渺乎小矣！普愿随喜见闻，得睹是经者，悟本具之真经，识未生之面目，自利利他，情与无情，均沾法化，则佛恩已报，又安有过去之不脱化，现存之不迪吉也哉？书此以告见闻者。

## 云南开建华亭寺常住所 置山场田地处分院记

大元至正时，元峰玄通禅师，于天目山中峰和尚处，发明心要，于此开建碧鸡山华亭寺。至明天启楚僧相成，感沐国公黎护法，敕赐“圆觉寺”。历元、明、清，碑记可考。贤哲间出，几经隆替。清末劣僧辈出，被豪劣将田地山场侵占已尽。民国八年，寺僧圣缘等，将寺概行卖与华侨，设为游场。

云自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奉敕请藏经，创建鸡山十方护国祝圣寺。适政变，毁寺逐僧。云即会商海内大德，奔走南北，设佛教会，立僧学及办理各慈善事业，力护僧产，挽回教权，遂退养鸡足。

至民国九年，联帅唐继尧请于五华山讲经修水陆忏，命重兴本寺，名“靖国云栖禅寺”。云视旧基向申寅不佳，移向坤艮，因挖土得古残碑，亦名“云栖”，不知起于何朝？碑存海会塔内门之上。将寺基重挖去土一丈八尺深，培堆左手青龙，填平右手深坑。创修天王大殿、经楼、大悲阁、各殿堂、各僧寮，凿放生池，堆供养山、七佛塔、海会塔、灵泉岩、云霞洞、山下招堤寺、松隐寺、净耳山、善觉寺、山邑村潮圣庵、西门胜因寺，各处庄田下院，各寺圣像，买回金山田地界址。东从寺下山脚至海水，左顺海至冷水塘底、母猪龙箐，右顺海刺桐沟，顺苏家村、松隐寺前山脚为界。南至三华山顶，左大箐与太华山毗连，直下牛鼻村、大箐口，右从太华望海山顺大山路，直下太华寺青龙山顶，至松隐寺右山神庙箐，与太平寺山毗连，抵苏家村学堂后路为界。西从背光山顶直下白华山箐，法毕尧上山神庙山顶，左上西坝山顶，与碧鸡关、高峣山毗连分水为界，右顺岭直下牛鼻村，大箐口分水为界。北至母猪龙箐与普

贤寺山毗连，左顺水下冷水塘底海水，右顺管上祭祀台，从过龙岗随碧鸡关大路，西坝山岭分水为界，前山脚至海自冷水塘至刺洞沟。共用去银圆二万四千九百八十余元。

建开山祖塔于三华山，净耳开山祖塔在牛鼻村大箐口大贲山，雪窗和尚塔在祭祀台，岸栖和尚塔在白华山，大义和尚塔在西坝山，福兴庵塔在老太山，道桂和尚塔在燕子沟青龙山，相成和尚塔在刺桐沟，松隐开山塔在松隐石虎岗，广永和尚塔在苏家村学堂后，月轮和尚塔在松隐山前。全山周围，共载有省公署告示碑四十八块。连修寺塔圣像，买各处田产庄房下院，共费百万余金。

复愿丛林永懋，历遂古而镇常；佛法长兴，经尘劫而不朽！是为记。

民国十六年岁次丁卯穀旦  
福建鼓山幻游虚云重建并题



## 曹洞宗四十五世妙莲老和尚塔铭

和尚讳地华，字妙莲，别号云池。生于道光四年甲申七月十二日子时，福建归化冯氏。父书泰，出家福州长庆，离尘后请《龙藏》奉怡山。母杨氏，受菩萨戒。师年二十一甲辰，礼鼓山量老和尚出家，得戒于怀公。助量老建鼓山大殿，经营一切。

咸丰甲寅，量公老和尚退席，以师继。时，堂宇倾颓，佛粮缺乏。师募于台湾及南洋群岛，回建法堂、大寮、回龙阁及闾山各殿、堂寮、塔院、岩洞、茅棚、下院，暨城内白石两塔，焕然一新。又筑下院河道桥路，置田供众。复以钵啜祀父于长庆，奉母老于千佛庵。助监院达本、觉空、古月等，兴雪峰、崇福、林阳各寺。创建槟榔屿极乐寺、漳州南山寺。光绪甲辰，请《龙藏》二，一安南山、一供极乐。丙午兴宁德龟山，丁未功毕。

七月十二日，趺坐谓侍者曰：“寄语监院，护持常住。时至，吾行矣！”合掌向西，念佛数声，瞑目宴寂，逾时顶尚热。入龕数日，面色如生，身发异香。荼毗后，分骨于鼓、鹤二山塔院。

铭曰：

维兹宰堵，钦怀祖德。《妙法莲华》，名实不忒。

忆昔南溟，逍遥鹏翼。入海文殊，涌现异域。

庄严极乐，上荷帝敕。浥注相需，为道蕃植。

既护祖庭，又维众食。美轮美奂，六和藏息。

非师之功，谁有其力？勒文贞珉，同瞻劣崩。

孙古岩虚云敬题

## 南洋槟榔屿极乐寺祭妙莲老和尚塔

拈香云：“第一瓣香，匪从天降，不假地生。第二瓣香，六处收不得，遍界不曾藏。第三瓣香，非空非色，不断不常，爇向炉中，专申供养。

“白灵堂上，圆寂师祖。泉涌发秀，极乐启祥。性悬慧日，道悟真常。裔孙岩自滇池还山，千山泥水，几处炎凉？清风满袖，皓月盈荒。罗太虚以作供，即法界以为餐。伏愿出那伽定，来格来尝，佑我后人，枝叶流芳。”

偈曰：

自从航海入山来，烁破虚空没点埃。  
万里风涛凭定力，多生福慧总兼赅。  
灯传古佛家声远，法演三乘祖域开。  
窄堵波前呈一偈，光辉回照灿三台。

## 祭戒尘法师文

维佛历二千九百七十又五年，岁次戊子，六月初二日，幻游比丘虚云，谨以香花素馐之仪，致祭于戒尘老法师之灵，而告之曰：

呜呼，哀哉！吾道其穷兮，闻法师之没，奚不伤悲。吾道其未穷兮，何大师弃我之速，而与世长辞。

呜呼，哀哉！法门没落，僧德颓废，不惧因果，不畏清仪，放僻邪侈，靡所不为。披时代之锦衣，盖掩护之有辞。惟我大师，有德有守，不为世移。嶙嶙其骨，岩岩其仪。行住坐卧，惟戒是师。僧德在戒，戒住道丽。正法久住，道在于斯。舍兹不求，非吾所知。

呜呼，哀哉！忆昔逊清末叶，我避居于终南兮，师万里而来窥。乞掩关于滇池兮，复朝夕之将护。护《龙藏》于京师兮，胼手胝足而不辞。兴教育以育才兮，师靡役而不与我俱。念卅余载之胜侣兮，几形影而未离。独砥柱于南天兮，续慧命之如丝。忽凶耗之骤降兮，不觉老泪之潜湿。痛哲人之已逝兮，吾道穷矣，吾将安之！呜呼，哀哉！尚飨。

## 祭太虚大师文

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岁次丁亥仲春之月日，幻游比丘虚云，谨以香花清供，遥祭太虚大师之灵曰：

月暗吴江，波生法海。顿归兜率，谁挽狂澜？嗟夫大师，怀智而来，忍悲而去。来也何迟，去也何疾？大愿未成，我怀何极？中外缙素，莫不哀伤！况属法门同根同气者耶？予每赞叹菩萨现应化身，庄严佛土，以般若之慈舟，渡众生于苦海；燃炬烛于昏衢，宣义谛于上国。古人云：“每见善知识如优昙花开。”甚言其稀有也！大师荷如来家业，为末法津梁，住世期长，天人有赖。又何期去之速耶？

予耄年入曹溪，勉为六祖奴郎，舂米负石，手胼足胝，日月如迈，衰病渐侵，其精神远不及三十一年在重庆相见时也。今大师舍筏先登彼岸，其乐可知。而况大师弟子，济济多才，灌溉灵根，使其抽条发干，敷花秀实，复散为金刚种子，遍满三千世界，即所以慰大师之灵，即所以报佛祖之恩也。夫复何悲？尚飨。

## 祭戴居士传贤文

维年月日，幻游比丘虚云，谨以香花之仪，致祭于故戴公季陶之灵曰：

呜呼！公生于艰屯，秉董笔而兴邦兮，拯我元元。方汉业之未半兮，遽夺主而宾喧。慨国事之不可为兮，乃效汨罗之自沉。顺流千里，终未膏乎江鱼之腹兮，自谓托佑命于观世音。由是朝夕礼诵，而发无上胜心。披法铠，振法鼓，为法界之干城兮，亦为众生之南针。昔吾如来，付护法大业于国王大臣，公其不忍三武之祸重见于今。方期天假之年兮，永为北辰。忽动悲心，行真法供养，继药王而焚身。

呜呼，哀哉！我将永怀于斯人！尚飨。

## 挽郑茂岗(有序)

辛未冬，妙知居士率瀛眷，奉其太翁茂冈老居士，南归中山。次于镜海，以弥陀诞辰西归，寂于莲华峰下。云叹曰：茂公，莲花国中人也！即其生平行谊，所植善因，已超人天果德。况其家子孙眷属，多皈依三宝，勤修净业！经云：“西方佛号一历耳根，永为道种。”茂公宿根深厚，今者机熟，故超出人天。令见闻之者，当亦知所勉欤？为具挽章，申敬遥礼。词曰：

百年大事都如梦，一瞥春秋九十年。  
此日翻身归觉位，往生直指示前缘。  
信知净业成家业，离却人天入佛天。  
子职若真全孝德，为亲当植火中莲。  
曩者鼓山方丈室，君家老少曾促膝。  
知君南返郑公乡，未遑慰问维摩疾。  
忽惊天末老人星，放光却在弥陀日。  
吁嗟尘世本无常，百年一觉亦非实。  
唯有西归安乐土，得瞻瑞相为第一。  
人子事亲道在斯，记取法华一声佛。  
若入无生不二门，方知非物非无物。  
我今遥礼莲华峰，心香一瓣波罗蜜。

## 附录 兴修云栖禅寺七众海会塔碑记

塔之名义，汉梵不同。或云塔婆，此云方坟；或支提，翻为灭恶生善；或云窣堵波，此云庙；或云斗薨波，此云护赞。唐音或称

浮图。安塔有其三意：一表人胜，二令地信，三为报恩。

凡比丘有德望者，亦得起塔。《阿含经》云：“有四种人应起塔：一如来、二辟支佛、三声闻、四轮王。”又《十二因缘经》云：“有八人得起塔：一如来、二菩萨、三缘觉、四阿罗汉、五阿那含、六斯陀含、七须陀洹、八轮王。”轮以下安一露盘，见之不得礼，以非圣塔故。初果二露盘，乃至如来安八露盘。又《僧伽律》云：“初起僧伽蓝时，先规度好地。将作塔处，不得在南，不得在西，应在东，应在北，不侵佛地、僧地。西南作僧房，佛塔应高显处作，不得塔内外染洒衣唾地。”佛说如是安塔，必有一定之制。法道东来，天下丛林作之。

滇垣华亭寺之门外平冈，正当本山脉唇口，遍安祖塔。殿阁门向反偏斜，靠山不正。形家之说，虽不足信，然亦不合佛制。考其修塔年月，皆清嘉庆，意古代必不如是。又往往三祖共一塔，又有叠土成俗家坟式者。

虚云禅师来往此寺，以改殿阁门向为先务，诸祖之塔必另择吉壤。兹卜得寺东后山，别抽一枝，下结佳城，兴修七众普同塔院。院之下层周围窠窠，如寮房，每窠可安二罐。中为过去诸祖灵骨，左为比丘、沙弥、优婆塞，右为比丘尼、式叉末那、沙弥尼、优婆夷，计七行，各五层，可窠一千二百五十人。院中立大塔，上耸至楼顶。上层塑弥陀接引像，中安全部华严，下肖地藏菩萨像。周围安七众牌位。如下窠顶后开三大圻，备将来塔满众骨之所。纯用石砌成，额书“海会塔”三字，取莲池海会之义。院两廊各三楹，以应自修净业者，亦便守塔。师意在使先亡后逝者，无不摄归安养。

塔院告成，诸祖觉灵与现未念佛七众，皆当来净土圣贤。塔满千二百五十人，皆得生西。由此千二百五十人，辗转相劝，乃至百千万亿人；复展辗相劝，乃至无量无边。善男子、善女人皆知信愿念佛，皆得往生安养。法师如是，当得不可称不可量、无有边不

可思议功德。

石门两傍砌以碑，师嘱余记其颠末。师曰：“非但欲记其年月也，有一可为世劝者，不可不附记。”

方迁诸祖灵骨，有依法荼毗者，有依俗棺葬者。有道明贯公和尚，其棺完好，上有蚁聚沙土，叠成塔式，中并无蚁虫。众美之，试启棺，见公全体皆白金色，祥光可爱，衣履全化，面如生时。

考公塔铭，为其徒岩西所作，记公行业，语焉不详。但记其生于乾隆壬寅三月，并不记僧腊几何，世寿几何。考道光三年，重修寺碑，有“觉贯立”字，则公于道光中尚在本寺。

公与前辈妙相师名本空者，皆持《大悲心咒》，而护灵感者。公幼时伤足出家，后朝夕礼《大悲宝忏》，二十余年不辍。一夕，梦入池洗浴，觉而通身流汗，足疾全愈。后又开建兴源寺，中兴潮圣庵。又不载地名，今亦无考。但就二十年受持《大悲心咒》一语，已足知公平生修持，早入大悲菩萨大誓海中。临圆寂时，蒙佛菩萨接引，往生品位必高。至今已近百年，忽示现色身光相，令人喜欢感叹！更足证三业无瑕，六根清净，四大幻化之身，竟成金刚不坏之体。从上诸祖，所不易见。当时见者闻者，皆获四悉檀益。后续滇《高僧传》，公其居首。公名觉贯，道明其字也。

其聚沙作塔之蚁，果何处去？亦如五百猕猴戏笑作塔，旋绕作礼，福报忉利乎？亦如千千游鱼，沾流水长者之法施，而得度生天乎？事虽无征，而理有必然者。经云：“菩萨观于蝼蚁，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于此益信，蜎飞蠕动，佛性宁有差别？其余诸祖各有塔铭，兹不赘。

民国十三年甲子四月圣诞日

张璞谨撰并书



## 附录 游昆明云栖寺记略

郑子健

华亭寺距昆明城西三十里，左枕美人、太华之峰，右带碧鸡、玉案之岫。前俯昆池，航舶往来，如游大圆镜中。东望虹山，一峰独秀，蜿蜒入城；五华瑞云，排空若盖；万木萧森，双塔掩映。其秀丽殆难言状，灵宫梵宇之所托也，固宜。

元延祐庚申，元峰玄通和尚栖止是山，募捐建寺，遂成巨刹。继主者皆明清高僧，精修苦行。咸同以降，佛法渐衰。

此山名华亭，殆自鄯阐匡国侯高氏建楼台华顶，云鹤翔空，取华表鹤归之意，故名华亭，并以名寺。

民国九年，虚云禅师应唐公继尧之请，由鸡足山祝圣寺飞锡来兹，易名“靖国云栖禅寺”。乃竭数年精力，以兴云栖，金碧嵯峨，遂为全省佛寺之冠。

今寺内大殿共五楹，高百尺，广数十丈。佛像庄严，所塑五百罗汉，栩栩如生。此外有天王殿、观音殿、藏经楼、雨花台、放生池、海会塔、祖堂、方丈、钟楼、鼓楼，其宏阔可知。

寺中修竹成林，绿荫蔽日，夏日不暑，冬令不寒。茶花万株，红映云表。玉兰之大，杏花之茂，为省会之冠。寺中题咏，多属孙铁州、钱南园所书者。寺门悬明代杨升庵（慎）一联云：“一水抱城西，烟霭有无，拄杖僧归苍巘外；群峰朝阁下，雨晴浓淡，倚栏人在画图中。”可见兹山之胜矣！

## 记高鹤年居士

佛法西来，最上一乘者，直指明心见性，令人当下成佛。真为生死事大，决志割爱离亲，实行寻师访友，超出妙庄严路。

余于清光绪间，发心仰慕金山，参学习禅，不知生从何来，死从何去。嗣朝五台，终南嘉午后谷，住小茅蓬。一齐放下，杂毒扫尽，摄念归心，颇得自在受用。

时有高鹤年居士，访道而来。一见相契，大有因缘。叩问参禅工夫，余云：“穷参力究，终能发悟。古人终日行脚，未尝动着一步；终日吃饭，未尝吃着一粒，君可能否？”居士随向翠微茅蓬，亲近法忍上人而去。

余觉有未了因缘，往峨眉，朝鸡足，礼迦叶尊者。见有十方僧众，来山朝拜，无食宿处，因此发意，就钵盂庵破坏旧址整理，开单接众。蒙我佛加被，龙天护持，建造大殿、经楼、各堂等百余间。春来传戒，夏时习学，秋间坐禅，冬天打七。

民二，往北京，请《大藏经》，道出沪江。居士与月霞法师，办讲经会，宏法利生，听者甚众，法会殊胜。创佛经流通处、《佛学丛报》等事，利益群众。余奉藏经回山后，于民九，居士来滇相聚。到我鸡山，九重岩下，狮子林间，七里松荫，熊猿巢窝，住一残破茅蓬经夏，深受瘴毒。由余派人请来滇池。时省主及诸公，送余主持华亭寺，由余改名云栖。开办道场，法侣希少，居士发菩萨心，即赴江浙，邀约戒成、修静诸法师等，源源而来，相助宏扬法化。

居士后返故里，舍家归公，与沪上简玉阶诸慈善家，合创妇女安老救济院、净土道场，规模宏大，远道来学者颇众。兼办各种慈善及上海义赈会，救济水旱灾、放赈等事。

民十四年，寺中人众缺粮，航海来沪。时居士救灾未回，叠函邀请来申，介绍与王一亭、狄楚青等诸公相见，高谈无佛之世，直指当人之心，皆大欢喜。承诸老捐助，不下两千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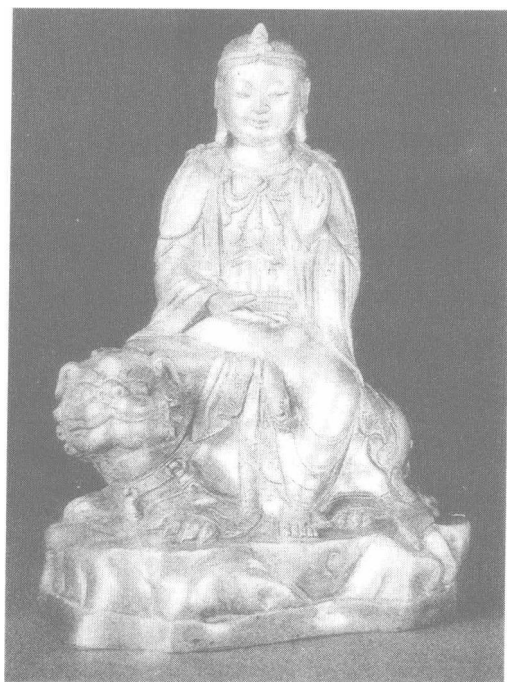
其时福州鼓山首座二人，与省主代表，前来邀余复兴涌泉寺。居士再四相劝，诸公与我送行。余亦劝居士集稿，速印《名山游访记》，引人入胜。

余说在家居士，为道数十载，游访名山，参寻知识，稀有之事。若我等出家人，发上品心，行脚参访，千里不带柴和米，万里不费半文钱，随在院堂能赶斋，到处寺庙好挂单，化小缘可补零用，还有一钵千家饭。在家居士，真正行脚磨练身心，参访知识，则大不容易：有钱不能带，无钱不能行，寺庙难借宿，无钵亦无饭。冲风冒雨，露宿风餐，受寒暑，忍饥渴，历尽诸苦，言难尽也！明代徐霞客，游山玩景数十载，富有之士。现时高鹤年，游山访道三十余年，无钱之人。余与居士，同舟共济，此段因缘，不得不记。余不会文，但记事实一二而已。

庚申初夏

昆明云栖兰若虚云客于沪江观音静室略记





# 规 约



## 《云栖禅寺万年簿》序

碧鸡山华亭峰云栖寺，古刹也。自元代玄峰禅师得心印于天目中峰国师，来滇开建本山，成大道场，即以山名名寺，曰华亭寺。至明天启中，有相成禅师，自南岳来滇，中兴本寺，奉敕改名“大圆觉寺”。此方人习惯，仍称“华亭寺”。

民国九年，虚公和尚自鸡足山祝圣寺来省，当道留办本山丛林。尔时，寺虽有僧数人，早不知三学为何事。历代祖师苦心经营，所得田亩山场，已卖典罄尽。寺基及存留殿宇，亦已卖与外人。将成矣，适公来。悯祖师道场，荒废至此，乃发心重兴古刹。请于省长唐公，始得保存。

公启土至丈八尺余，得古残碑，其文磨灭，留有数字，仅“云栖寺”三字最明。年月只留一“贞”字，或系元元贞时，恰至祖师玄通开山时不远。土人虽名华亭，而实无额存在。或开山时，即名“云栖”，而志无征，仅碑文明载，又只留“云栖寺”三字。峰初祖之灵感，至此始出土，亦有大因缘在。云公改复古名，如是。

然寺之兴废，不知历若干次数矣！憨山大师云：“法界一切诸法，皆缘一心之所建立。佛土净秽，随心感变，而成坏亦以之。吾佛于菩提场，初成正觉，其地坚固，金刚所成，谓以金刚心所感故。菩萨修行必以此心而为行本。言金刚心者，即《梵网经》所说金刚宝戒，名为诸佛心地法门。”云公秉佛心而为住持，即谓“此地为金刚所成”，亦无不可。历年传戒，皆有瑞应，具载碑文，兹不赘及。

公初到山，见主山不正，三门对面为箐沟缺口，北风所劫。正向反为诸祖坟墓林立，实不雅观。乃先建海会塔，移诸灵骨于寺东后山。凿放生池，建天王殿，以次而客堂、僧寮、禅堂、佛殿、法

堂、藏经楼、全寺各殿堂寮，圣像金容，始克完竣，十年艰苦经营，同获成立。祖龙以正，风气完密。捐巨资买赎庄田，山场竹围，地土产业续加，通计所费百十余万。粗就次序，以为供瞻，永为十方常住。森林繁茂，多方保护，龙泉涌出，厨供不乏。正拟设学校以育人才，兴实业以安僧众。安居将就，四事虽周，而公又以鼓山涌泉之因缘所牵，闽省官绅及数百僧众之敦促，行将去矣！

以交替住持，故将全寺大观，契约、银钱、什物、器皿等项，交点列簿。恐居是寺者，不能律身进道，及续主寺事者，不尽住持之责任，有幸创立之心，实负龙天护法之意。及日用事宜，略设条例，名为《万年簿》。期大家永久遵守，光扬祖道，法门不坠，道业大成。亦为吾佛道场，金刚所成，以后有益于丛林，禪补法道者，即为金刚种子，成佛真因。庶使永劫瞻依，十方攸赖，不负开山中兴先辈之苦心，与云公重兴，艰苦卓绝，大菩萨心之本愿也！憨山中兴曹溪法脉，复旧业而培祖龙。莲池重建，五云所栖，立规约而共住。云公之愿，当与憨山、莲池鼎立而三。是为序。

民国十九年岁次庚午

菩萨戒弟子张璞谨撰并书



## 《云栖寺万年簿》记

一、住持退位，预先同退居班首、书记、大众商同，公举寺内外贤能。如人众多，须用桂圆书各人之名，于韦陀圣前拈签，以三次为准。无论十方子孙，均必具法卷，不定何家。无法卷者，须续本寺先代之法，不能接现在住持之法，然后方得入院。钟板键椎，不能擅改。

二、住持宜常住山中，领众行道，除有重要公事下山，亦不久住下院及俗家。或有道德老年，可以方便随众；其年轻者，无重要事，除病不许。

三、住持退居，宜由大众选择相当寮房，为退居寮。不得任意自建宽广大舍，浪费常住资财。

四、本寺山场，系自有之产，照碑文山照管业；并无山主地，不得凭人假认，侵占常住利益。

五、住持不得于附近私住小庙，妨害常住缘法。退院后，不住常住，在附近住小庙或不遵戒行名誉者，不得入祖堂。

六、大众月单费，上自住持以至班首职事清众，一律每月送钱五百文。除有特别功劳，于月单外，相当酬劳。普佛斋唵，普通一包。住持及司键椎者双唵，文书亦然。住持须随众上殿堂坐香。除客情外，不得办小寮菜。除各堂当执看寮有公事及病者外，其余概不得打饭偷安。

七、住持灭后，不许私立塔墓。应送入海会塔内，依先后位次而安。

八、住持不可收女徒，于本山结庵而住。凡有尼僧、女客来寺住宿，无论老少，均送女客堂。女客亲眷、男子及一切僧众，不得

在女寮出入、食宿。纵有要事送单，自住持及职事僧须二人同进，不得久停，或请在客堂言说。

九、住持振兴常住，纵有大功劳，其剃度或法派，两派子孙，不得矜功侵占常住，改作法门及子孙丛林。一切财产系属公有，除个人私财外，一概不得侵占。

十、住持每月三十日，须会同客堂、库房、禅堂结算账目。于年之正、四、七、十各月十五日，齐诣韦陀圣前告香。每月朔圣初八、二十三腐菜浆粥。初八、十四、二十三入浴。

十一、旧住持辞退，新住持接事，须由老住持会同班首职事，照《万年簿》点交文书、契纸、什物等件。如有新添紧要什物等项，于《万年簿》后加登注明。有破坏者，须登注破坏原由。

十二、每年传戒请十师及引礼，须选择相当人才。其求戒者加意审察，不得滥传，恐有恶劣分子，败坏法门。日期以五十三日，不用请帖报单。而戒期圆满日，须领新戒踏看寺内山场界址，清理界址碑及祖师之塔，以便护持。

十三、逢年清明、冬至，住持会同职事于本山及潮圣庵、净耳寺、松隐寺、福兴庵各处塔墓拜扫一次，以示后来知有此诸寺基山场，俾有力者，重兴古刹。

十四、朔望诵戒，自住持以及清众，须齐到听诵。有要事须先陈明，如无故任意不到者议罚。

十五、常住圣像法器，田地山场，字画什物等件，只准加增，不准减少，或变卖抵押等情。其常住每年用费，只宜按照每年收入酌量而用，不得拖欠外债。

十六、诸方丛林，应付经忏规矩，不能整理，渐趋下流。此后本寺常住，如有檀越请念经拜忏，只准在山或下院念之。除重要护法外，概不出门，致妨道业。

十七、常住禅堂坐香规矩及贴单请职，概照金山。每年十月静七，至少二七，以为定例；佛七数次，用为方便，接引化导。

十八、大悲阁常住四人，礼大悲忏，每夕回向，免上殿过堂；念佛堂终日念佛，年老者住塔院松隐寺，每日念佛三次，亦免上殿过堂。

十九、常住永远海单。远路初到寺者，免殿堂三日，请茶一次，客斋三日，三天后随众。

二十、本寺常住诸师，或挂单者，有病须派人照应；病者无钱疗治，常住应供给医药，方合慈悲心，符丛林本旨。

二十一、云水堂须安妥实人为寮元香灯，照应来往挂单者。良善者，劝讨单；恶劣者，退单出寺。

二十二、客堂、库房、下院、方丈、管庄，各宜置账目，每月或每年须聚大众算明，以杜弊端。

二十三、下院挂单，只准一宿，如要多住，即请其上山常住。诸师有事或病下山，在下院病愈事完，速即回山。

二十四、常住每年收入支出，一切账目须总其数，列表张贴，令大众共知。凡住持及职僧，须按年认真培修各处房屋，不可坐视，任其倒塌朽漏。

二十五、常住一切重要品物、房屋、田庄，并每年经过大事，及田产交涉、词讼官批判，须登记《万年簿》以为纪念，亦令后人共知。

二十六、凡兴常住，总以宏扬佛法，认真行道为本。如不依佛制，随顺潮流，贵贱买卖，放账营利等，与道相违之事，纵令常住丰富，决不可为。

二十七、时当末运，人心不古，邪见恶人增胜。或有交涉事起，总以忍让解决为上，切不可与当地各界结怨，恐为恶人乘机扰害常住。

二十八、凡有亡僧停西归堂，念佛三日，后鸣犍槌，由住持领众送亡僧入化身窑，七日后方行茶毗，早晚殿上回向三日。上自住持以及清众，须由四寮职事公同查检什物等件。如亡者富有资

财，相当办理超度事。或有余款，经亡者在生心愿，将作何用。如彼未曾预言，当由大众公议，即存常住每年作祭祀等用，其子孙不得私受。如亡者衣单等项，由客堂集众估唱，变卖结缘。

二十九、亡僧无钱，亦无衣物，常住应照常茶毗，念佛回向，助其往生。

三十、每年清明、冬至日，宜开塔念普佛，上供，晚间放焰口一台，或念佛一日，回向。有人塔者，亦在开塔期间。各处四众或大和尚来入塔者，已登明在碑，须补常住永远培修费现洋一百元，供众打斋，普佛念经。结缘在外，未在本寺传戒者，不得入中住持位；未在本寺任方丈者，不得列祖堂牌位。

三十一、住持年老过六十者，送老人堂，上殿过堂，一切随便。未过六十，无病，一概不准。上自住持，以至清众，有病者，须到客堂告假；病重者，送如意寮调养。东边报恩堂供各人父母宗亲；西边西归堂供先后亡僧；功德堂供檀护牌位，及有功僧灵；海会塔内牌位三个，中为住持僧众，左为沙弥、男居士，右为尼众、女居士。凡有灵骨入塔，须于牌上照格次序安名。尊客堂招待往来尊宿。

三十二、常住僧有大功于寺众者，须将事迹登记《万年簿》；恶劣者，登记号簿，以彰赏罚。

三十三、先辈有功开山中兴老和尚，生忌辰日，须于祖堂上供。

三十四、或有住持，或传戒和尚，或职事僧众，有买祭扫产业归常住者，须永远于生忌之日，在西归堂及扫塔期间念普佛，散唵钱。息多者，生忌日及扫塔日，皆散唵。少者，止散亡日。总以产量多少为准。凡有登记功德报恩西归塔院牌上者，须置簿注明来历次序，不得徇情紊乱混杂。须经众职事僧验明簿记，归库房保存。

三十五、自住持以至清众，所有私客往来，先须通知客堂，由客堂招待膳宿。无事不得久留，只以三日为期；过期应出膳宿功

德。其有不通知客堂，私自招待者议罚。常住人客不在此例。

三十六、僧众请职，必须量才，无论十方戒眷，不得私情取用；如请首领职事，当会同旧职事商请。

三十七、凡属寺内山场界址，须认真保守。逢年栽种各种树木；近寺周围，不得砍伐。多方培植花木，修筑道路。不得将先后左右山场擅卖阴地，如在附近佃民无理处者，从权许与，然令写讨约与常住收执，须择无妨碍处，指定穿心一丈。

三十八、本山下杨家村，古名山脚村，今易名招提村，因建一下院，名招提寺。寺内住僧众之自能耕种者。现今人心不古，潮流所激，一班俗人，往往不知丛林僧众，终日礼诵，祝国祈年，坐禅念佛，无不发大悲心，自度度他，诸多苦行，反妄逞毁谤，谓僧为闲人。今后本寺僧众，有愿办实业者，山场则多种树木，田地则自行垦植，自食其力，以免外界口实，而杜弊端于无穷。

三十九、凡有僧众有闭关住茅庵者，一切办道事业均准，所有食用，概归常住。须要讯明邪正真伪可否，不得无正知见，藉故以偷安而坏正法，虚弃光阴，是为诫勉。

以上条约，务宜尽心留意，一一遵行。在寺上下内外海众，慎勿违犯，庶使山门庆幸，佛法兴隆。切切此嘱！

民国十九年岁次庚午八月十三日

虚云谨识并立

## 教习学生规约

自正眼不明，人心陷溺，有蔽于声色货利者，有感于异学左道者，有误于旁蹊曲径者。举世茫茫，赖有人焉，弘传正法，使觉树凋而复茂，慧日暗而再明。

无如末劫，障深慧浅，德薄垢重，求其识因果、明罪福亦已难矣，况明心见性、入圣超凡乎？所以剃染虽多，解悟者鲜，因乏明师启迪。即有教者，不过学音声法事以为应世之具。将我佛度世悲心，翻为粥饭工具，不亦深可慨乎？

学规云：“师者，人之模范，不惟人才所由育，亦治乱所攸关。”何也？彼童子而教之以正则正，习之于邪则邪。所以易端蒙养，论严弟子，择中才以养育，树典型以曲成，诗书弦颂，穆穆雍雍，出为良士，处为端人。世儒犹是，况我佛子欲明心见性、入圣超凡？非藉经教以端其根本，戒律以严身心，禅定以扫其根尘，智慧以开其聋瞶，学而时习，庶易培植。此师资所以不能不慎也！

今为初学，立修行教约，延师教导，至简易行，各宜遵守，以资深造。余老矣！春霜晓露，救头不暇，安事小节？慨正法眼灭，僧宝将颓，区区之心，欲有补救，教诸幼学，以树典型，其亦不以老人为多事乎？

一、每日清晨至堂，向上问讯。各照位端身正坐，朗声读诵，不紧不慢，字句分明。不得讲话嘻笑，乱人持诵；不得高声喧杂。如背诵者，经文生疏，句读参差，罚跪，令再诵读。怠惰者，重罚。

二、背经毕，大者向师执经问字，小童向年长者认字。若有认字不真，应于师前请问，不得以讹传讹。违者责罚。

三、认字经过已讫，各各就位熟念，候打叫香，向上一讯。退

堂，搭衣持钵，次第随众赴斋堂。

四、斋后至堂，向上一讯，入位写字。不得高声谈论，语笑喧哗；写毕出。到听殿打鼓，一齐上殿讽经；不得借事乘机躲懒，查出重责。经毕，改对批字，复位读经后，抽签咀经，各尽一日之功，不得违误。

五、入堂赴供，行如前无异。斋毕，或经行或静坐，候报钟响，大小搭衣入堂。晚课不得躲闪及参差缄默。过堂不准带私菜，不得非时食、紊乱堂规。

六、晚课后即入堂一讯，各照位端身正坐，朗诵经书。必使声音清彻，字句分明。毋得语笑交谈，至误功课。不准戴小帽，着短衣，散裤脚及烟酒等非法。违者重责。

七、剃染原为修心学道，了脱生死，不是图衣食混过一生也！必须听师教训，做个好人。须当仰体立约本意，切莫懈怠因循。

第一，要遵约束，毋得小智轻心；

第二，亲近正人，时时有益身心；

第三，学习经戒，莫负苦口叮咛；

第四，规矩威仪，一切时中遵行；

第五，行、住、坐、卧，常常正念摄心；

第六，递相恭敬，毋得强弱欺凌；

第七，同为眷属，不分贵贱富贫；

第八，水乳和合，一切长短莫争；

第九，读经写字，熟记端楷要紧；

第十，常住公事，大小尽力完成，毋得坐视劳苦，偷懒偷安。毋得村言俗语，伤人父母六亲。毋得欺大压小，有乖六和同住之旨。

八、每日轮流当值一人，扫地、焚香、换水、设座，视众读书写字，查察躲懒私行，戒备闲言杂语，宣示凡事小心。周而复始，毋得违误参差。

以上教约条款，各宜仰体恪遵，特示。

## 又 示

出家原是学佛学祖，须知佛是一切真实。汝等少时欠教，习气甚深，今教汝等实心实行，正语正言，毋得谎行谄诈，邪言妄语，自损心术，引坏他人。出入须要端身正视，徐徐而行。毋得乱跑，毋左右顾视。若遇上座，站立一旁候过，毋得相闯及擦肩而行；在内、在外，处众人群，须要上恭下敬，相爱相亲，毋得粗躁相打相骂及恶言骂詈。早晚课诵及午上应堂，如躲避偷安也，重究。在院寒有破衲，饥有粥饭，无求于世，正好安心办道，习学经文。毋得懒惰睡眠，及闯寮扰众。不遵法令者，重究；轻口骂詈，伤人父母者，重究；窃人什物者，重究。

沙弥行堂，待客不得躲懒，存心奸狡。作事不忠心者责罚。沙弥日有定规，早晨不到背经者、午间不到写字者、晚上不到读经者，一日如不到者罚。进退须叉手，大小便须净手，秽手不得奉执经卷，违者究罚。不得涂画墙壁，狼藉一切地场及花果。凡见地上之字纸，拾在箩内，朔望焚化。凡有经典，须安置高桌上洁净之处，毋置卑下污秽处。违者罚。

凡杀盗淫妄之戒，佛子必当遵依。不得掐捏蚤虱，损伤虫蚁及一切生命。毋得盗窃常住及师长父母一切人银钱、布帛、谷米，一切等物。毋得亲近妇女，共相戏笑。须知生死根本，第一色欲也！诫之诫之，违者重责。

三业之中，意业极重。凡一切善恶，俱起于意根。起念正则为十善，起念邪则为十恶。所以端正其心，以为根本。学道者学此心，修行者修此心，参禅者参此心，念佛者念此心。凡一切应事接物，逆顺境缘，降伏此心，处众则温柔此心，临财则清廉此心，事上则忠诚此心，御下则宽和此心，待人则公平此心，分物则平等此心。乃至一切处，一切时，皆所以陶镕此心，练磨此心，收摄此心，



使其不得恣纵偏枯，贡高骄慢。若有一毫淘汰不净，则为魔障，无益于身，非所以学道也！切宜留心恪遵。

戒为持身之本，成佛之基。单精于持戒，不修余门，可以成佛。若修余门，不持戒律，则事倍而功不半。所以五戒不持，人天路绝。为释子者，守戒为先，切要切要！

栖心息影，端藉名蓝。修道循规，必须同志。久参耆宿，以游历深而百绪从生。后进时流，因知见浅而初心渐退。以至纲宗失旨，模范多乖，习以为然，积成法弊。虚云重整兹山，自愧薄德，空怀佛制，未彻法门。欲挽以往颓风，惟冀方来贤众，共遵佛说戒律。祖制规绳，调治三业，折伏过失。住斯丛林，愿为遵守。如若不然，无劳共住。

一、犯根本一戒者，不共住。

二、破口相骂，交拳相打者，不共住。

三、谈论国事，游心世欲者，不共住。

四、私收徒众，及破和合僧者，不共住。

五、不存正念，不依规矩者，不共住。

六、有犯清规，不遵议罚者，不共住。

七、任意出入，不白执事者罚。

八、不持钵过堂者罚（无者向常住借用）。

九、佛制不得非时食，不听而过午私食者罚。

十、闲闯寮房及吃烟酒、杂话者罚。

十一、私造饮食及私应经忏者罚。

十二、佛制服饰如法，不准戴小帽及穿短衣外行；不听者罚。

十三、公事不到及坡事不随众者罚。

十四、动止不随众，殿堂不到，私载小菜过堂者罚。

十五、不习僧礼，粗心忽略者罚。

十六、黑白月布萨，三世诸佛仪式，令法久住，闻槌槌不到者罚。

十七、非礼责人，及私心讪谤者罚。

十八、结夏安居，不遵律制者罚。

十九、结不正之友以为朋党者罚。

二十、侵损常住，破期告假者罚。

二十一、住不满期，诱众他去，私自逃走者挂牌。

二十二、以常住物私作人情者罚。

以上条约，必须遵守，如有违犯，决不循情。凡共住者，各宜慎重。

## 客堂规约

担囊负钵，本为参寻。拨草瞻风，曾无别事。既垂见访，宜禁喧嚣。诸凡安排，有事随众，动静凛夫人表，闲忙卓乎众先，有法可严，有仪可犯。如此法器，可谓高流。所有规约，幸相共鉴。

一、客至，茶汤、点心、被单一一调停。若不相识，即请问名号、住处。不得疏慢失误，违者罚。

二、值日知客，不拘有事无事，须坐客堂静候，失误者罚。

三、早晚上殿，若无僧值，由知客照应路灯及大殿蒲团，并照管诸师站立行序；如不到者，问明公事有无，若误者罚。

四、闻梆声诸师过堂，若无僧值，由知客照应打大滚板及站立斋堂，若误者罚。

五、遇班首秉拂，或八节犒劳，及两序公干出寺等事，须知客自请，次后再使照客请之。

六、官员来往，帖到即差，照客白住持，知客先为侍陪奉茶，误者罚。

七、凡二板，客堂议事，副寺举买卖用费，悦众报堂中事，侍者白住持上下通事，知客开时节人情当作一切大小等事，议毕同白住持。

八、内外诸师有事，白值日知客理问，若置之不问者罚。口角相争，白客堂，值日宜秉公直言，如不服者，请众知客公议处罚之。倘不服，公摒出院。若循私情，断事不公，一并处罚。

九、外来闲游杂人在寺闹事，知客须极力相劝，值日畏不向前，坐视者罚。

十、知客无事，须上殿过堂出坡。除有病外，余不到者罚。

十一、诸师出入，不到客堂告假、销假，及在外闲游放逸，执事不举者同罚。

十二、知客一应事务，或有专权自主，同寮互相嫉妒，及私情偏袒者，白众同寮议罚。

十三、知客虽非值日，亦不得在外闲游，违者罚。

十四、禅客至，不得一例。诸方耆宿安上客房。旧执回来，素有功于常住者，送上客房五日作客；次安贤者寮。远来禅衲及久住，三日作客。初参晚学，送上客堂随众行事。江湖混杂之流，早到一餐，晚到一宿，即令其别行。混误者罚。

十五、别刹长老至，请净面吃茶，即报住持，然后领见。至斋毕，送客单至尊客寮，后派一侍者侍候。彼若参堂巡察，大众斋礼，法堂左设一座。若看两序，另看单。彼不参堂巡察，大众不礼。惟两序看单，彼亦看两序。

十六、斋主设斋散啜等事，副寺协同知客公议如一，或给供小食。除客堂待宾客，内外一例散啜，双啜照规。

十七、客至或法眷及道人，俱送客寮暂住，然后再斟酌送客寮。如混送入堂者罚。

十八、凡求共住者，先令看规约。共住欲进堂者，先看禅堂共住规约。须商诸执事，察其立志系参学之人，方许安单；若邪知见或粗野顽劣之人，皆不可入堂妨众。混送者罚。

十九、客堂床帐等一切物件，俱宜检点如法，不得私借外寮及诸闲住之人。如有以旧兑新，察出双倍赔罚，不赔者迁单。

二十、佛事命照客预先挂牌，失误者罚。

二十一、凡有书信礼物至，问明送某处即登簿。当时收送交代，有回书付来手，误者罚。

二十二、客堂众执事犯争闹者，即时抽单逐出，勿论事非。或恃强偏见，障碍同寮等执事，不肯同和商议，有碍常住事，倍罚出寮。

二十三、凡起单必须细检物件，防错携带常住等物，如失误者罚。

二十四、凡开期，有求戒者来，须查其来历，并经律、衣钵、香敬、席银等齐备，书记登簿，引见住持，送堂。若不如法，误许者罚。

二十五、逢各殿堂换职事，该处所有物件，知客、僧值，约同监院三处，当众与新旧职点交清楚，如有损失，令旧职赔还原物。不如法者罚。

二十六、应用人情钱物及公署礼等，须两序同为商议，若己见自行者罚。

二十七、施主来往，银钱进出，多从客堂经手。善恶因果不爽，各宜慎之慎之。

二十八、逢年四季告香及黑白月布萨，客堂挂牌；时至，僧值巡查，不到者罚之。如无僧值，知客代理。

## 云水堂规约

夫负笈担簦，为明己事，勿以形劳而少安，勿以力倦而多懈。云堂禅堂，俱要规模无二；自心自性，何妨随处提撕？其或未然，是自欺耳。所有规约，谨列于后。

一、随禅堂钳椎，坐香、上殿、过堂、出坡随众，违者罚。

二、不得出外随喜，如违者罚。

三、堂内外不得高声笑语，如违者罚。

四、凡来挂单，寮元须问有钵否，过堂须用钵；如无，由寮元代向常住借用。若去时，归寮元收回还常住。违者罚。

五、倚立门外顾视者罚。

六、吃烟酒者责槟，不整威仪者罚。

七、睡眠笑谈者罚，不在正念者重罚。

八、谈笑诸方善知识长短者罚。

九、机锋转语，前后不明，专以利舌争辩高低者重罚。

以上条约，必须谨守。参方上士，各宜珍重！

## 禅堂规约

古规失检，怠惰成风；时弊多端，提撕贵密。虽则现成公案，要须大众共知。行解相应，则无愧于先宗；道德兼资，乃有利于来学。是在同心，共相遵守。

一、钟板参差者，巡察跪香行礼，不服者出院。

二、挑唆是非、交拳破口者出院。

三、除老病公事，私自逃单者出院挂牌，不复共住。

四、禅堂内外闲谈杂话者罚，静中响动惊众者重罚；不服者出堂。

五、鸣鱼、钟板等参差不清者罚。

六、不顾本分，交头接耳者重罚。

七、上堂小参等，各搭衣持具，齐集法堂，次第而立，有问则出，不得参差，违者罚。

八、不满期不许出堂，除充公执事，不许私自告假，不遵者重罚。

九、偷看典章者罚，非时私睡者罚。

十、出不白执事者罚，止静不到者罚。

十一、行香、坐香不到者罚，失误巡香、散香者罚。

十二、值日交代不清者罚，破坏什物者罚。

十三、不顾本分、乱逞机锋者罚，妄作拈颂、评论公案者罚。

十四、堂中出入，次第而行，违者罚；若擗单乱位，穿堂直过，并无事闯寮者罚。

十五、私借堂内什物出入者罚。

十六、滋事失仪，不听执事规谏者罚；不服者出堂。

十七、行坐、课诵、受食、出坡，不随众者罚。

十八、检点他人是非，搅乱群众者罚。

十九、警策昏沉，三香板不下位者罚。

二十、故纵昏沉者罚，争香板者罚，不服者出堂。

二十一、警策后昏沉如故，立参；再三香板警策，仍见昏沉者，跪参。不服者出堂。

二十二、经行纵横，谈笑涕唾，鞋物作声者罚；不服者出堂。

二十三、出外不穿直裰，衣不过膝者罚。

二十四、有事他出，归期失限者罚。

二十五、尊客参堂，各依位坐，不得失仪，违者罚。

二十六、擅入客堂与人杂话者，重罚。

二十七、开大静后语笑者，在监值寮、在外寮闲闯者，重罚。

二十八、私造饮食者及烟酒者重罚。

二十九、闯静者罚。

三十、巡香循情，或以公报私故打者罚，违者重罚。

三十一、小恙给假三日，重病者出堂调养，不得故留妨众，违者罚。

三十二、年逢七期，更深点心，只可干点，不得使用锅火碗筷，违者罚。

以上各条，本分攸关，如或不遵，自失善利。同居大众，戒之慎之。



## 戒堂规约

夫戒法为定慧基础,当先遵故。释迦世尊于涅槃时遗嘱弟子“当依波罗提木叉为师”。虽律有明条,依法而受,然新发意者,未登法坛前,无所依凭,既同堂共住,又不可无条章以范围之。因依古今规制,订定数条,以便四威仪中有所矩矱,方不负佛祖垂训、诸师成就,及各人出家之初衷、檀那信施之缘法也!

一、不遵堂规,破根本大戒者,罚摈。

二、树立朋党者,摈。

三、不真心求戒,只图虚名,而故犯律仪者,罚。

四、引礼师命行则行,命止则止,倘有执拗不遵者,罚。

五、出入往返均须告假销假,若不呈白师承许可,自由行动者,罚。

六、受罚不服,重罚。

七、破口相骂,交拳相打者,不分曲直,量情处罚。

八、不真心学佛,谈论国事者,罚。

九、任意涕唾者,罚。

十、凡出堂外见老戒及师承,不合掌让路,并师承进堂,不起立合掌者,罚。

十一、除病及公务,而殿堂不随众者,罚。

十二、凡行一切佛事,若不志诚恳切者,罚。

十三、吸食三烟,饮酒食肉,私造饮食者,罚。

十四、当监值不尽心作务,交代不清者,罚。

十五、错误键椎,及杂语闯静者,罚。

十六、故意毁损公物,加十倍罚。

十七、戒期未满，不得外出，违者罚。

十八、小净大便，不准言笑，若故违者，罚。

十九、有故上单，须先向师承告假；如未经许可，擅自上单者，罚。

二十、上单下单，不随众一律者，罚。

二十一、攒单攒位者，罚。

二十二、眼根不收者，罚。

二十三、闻鞦韆声不依时集众，点名不到者罚。

二十四、过午饮食者，罚。

二十五、佛事问答不留心学习，临事不如法者，罚。

二十六、着短衣出外及戴小帽，不绑裤脚者，罚。

二十七、上单打虱者，罚。

二十八、擅出堂外者，罚。

二十九、殿堂偷安者，罚。

三十、穿堂直过者，罚。

## 爱道堂共住规则

佛在世时，以佛为师；佛灭度后，以“戒”为师。舍戒之外，莫由出离，虽有智辩，总成魔外。故僧尼之于戒律，犹车辆之于轨道也！如少违越，立即堕坑落堑。毗尼之道，可不慎欤？今幸为人，闻法受戒，若不乘此反省，精勤学法，一生所办，则一气不来，又披毛戴角去。汝等既受戒已，应当为暗世明灯，作如来使，荷负家业，勿为物质所诱惑，勿为放逸而蹉跎，勿以烦恼无量而不断，勿以众生难穷而不度。各宜精持律仪，上求下化。今为共住之便，特制规约于下：

- 一、破根本大戒者，如律摈。
- 二、违犯国法者，摈。
- 三、不奉行八敬法者，罚摈。
- 四、习学外道，诽谤正法，谏至三次，再不改悔者，摈。
- 五、破口相骂，以至交拳相打者，不分曲直，罚或摈。
- 六、二时课诵及坐香或念佛，除病及公务，不到者，罚。
- 七、朔望布萨及教诫不到者，罚。
- 八、闻鞦椎声不依次入众者，罚。
- 九、凡有宾客常住招待，若私留亲友不白常住者，罚。
- 十、不尽职务者，罚。
- 十一、服装华美，易招讥嫌；穿着艳色服饰者，罚。
- 十二、穿短衣外行及戴小帽、散裤脚者，罚。
- 十三、坡事均要随众，除病及公务，不到者，罚。
- 十四、私募外缘肥己润身者，罚。
- 十五、出入不告假、销假者，罚。

十六、高声惊众者，罚。

十七、大静后任意言笑者，罚。

十八、面是背非，挑唆彼此者，查出议罚。

十九、吃烟酒者，罚；如有病非用酒不可时，要白众许可，违者，罚。

二十、非时食者，罚。

二十一、如供奉佛制不许供奉之神鬼及国令取谛之外道者，罚。

二十二、不得与男众来往语言，违者罚。

二十三、学佛以利人利己、发明自心为宗旨，而反提倡邪教、宣卷、打偈、扶乩、降神、读诵恶经论者，罚。

二十四、妄论时事，擅评知识，不务本业者，罚。

二十五、收留形迹可疑、未经家庭许可之妇女，及擅自剃度者，罚。

二十六、错乱键椎，粗心动气，不受教诫者，罚。

二十七、在殿堂争先退后者，罚。

二十八、戏畜、鸟、兽，限制动物自由者，罚。

## 衣钵寮规约

衣钵寮事，乃内辅监院，外执衣钵，常理常住庄严法器财物等事，故惟老诚者为之。立心端谨，遇事通融，庶几上和下睦。轻浮之人，切不可用。所有寮规七条，当熟记之。

一、庄严法器，出入清楚登记；失记者，罚。

二、银钱出入，随登账目；若有错误不清者，罚。

三、果品食物，爱惜收藏，清洁奉客；私食者，罚。

四、住持外出，方丈内更须留心照应，有误者，罚。

五、客至方丈，所设某事，着小老请知客查明，事白监院定夺；或需茶点饭食，见机以待；每逢礼物香敬，不可私开，违者罚。

六、同寮及行者，须严正处之，不得嬉戏，违者罚。

七、客房用物，或用或藏，不得损坏，违者罚。

## 库房规约

爱惜常住物，如护眼中珠。兴利莫如除弊，尽公自尔无私。信施膏脂，沾染便成业海；伽蓝因果，明察即是福基。铭云：

物属招提，丝毫难犯。

守在尔躬，必慎必敬。

清若澄潭，正如直干。

无曲无私，何忧何患？

一有参差，天龙较勘。

一、监院乃大众所倚，须发好心扶持丛林，弊端要革，利益要兴，不可糊涂度日，只图虚名。所为悖理，大众劝不从者，罚出院。

二、众职皆有人充，监院所管何事？须总理一切，时时觉察，处处留心巡视。各职有事，俱白监院议断，亦不得自专。凡事必同两序大众共议，否则若称能，办事不妥，小则容之，大则罚出院。

三、副寺出纳常住财物等件，须登记明白，失记者，罚；糊混不清者，罚；以及出田收租收银，银至通知两序同看，验过封记，用时当众开封，私用者，罚。

四、库司管田务各事，交付器物，必须明白，不得损坏，如有失落者，令赔之，赔银仍买原物，违者，罚。

五、库头管各色物件出入，当与不与，不当与而与之者，皆罚。

六、发给香烛、油米、果菜等，须照例而给之，如循私加减者，罚。

七、买卖或收租时，暗中取利者，罚后出院。

八、米麦等收至，查明登记。此系大众慧命所关，不许出还店铺债账及出棗等情。如有违者，大众公摈之。

九、各殿堂寮房在库房领取各物，库房须立簿记账。

十、一切财物，若以公济私及私情假借，交代不清者，罚。

十一、饮食背众，及恣意多用常住物者，罚。

十二、各处香烛及一切应用之物，须预先备妥。用时不齐者，罚。

十三、监修将工人所用之物件出入，随手登记，失记者，罚。如偷安，不查工匠及工账不清者，罚。

十四、病人需要物件，看病之轻重及需要之多少，从公给之，如违者，罚。

十五、饮食不时检查，若以馊烂与众食，不当心承管者，罚。

十六、若有亡僧遗物，不得误用，违者罚。

十七、每月初三日须召集两序核算上月出入账项一次，不清者，罚。

十八、每年完粮税票，须呈存方丈，如私藏者，罚。

十九、库房职事如有调换，旧任须一一说明，当监院交与新职事，违者或交代不清者，赔罚。

## 大寮规约

寸薪粒米，当思来处之艰难；滴水残齋，须念作时之不易。既不暴殄天物，复当调和口味，咸淡适度，香软得宜。慎重烹饪，勿生轻忽。以供养为怀，不贪口腹。虽随众作务，常抱道心。粥饭二时，不可一朝失慎；晨昏二课，何妨片刻清修？铭曰：

雪峰饭头，泐山典座。

古德芳风，于今未堕。

摄尔狂心，慎尔口过。

运水搬柴，毋忘这个。

堂内坐禅，堂外禅坐。

谁知传衣，不离碓磨。

故此苦行，佛天所喜。

求福则得，造业则失。

勤谨严防，求福之本。

偏众懈怠，造业之基。

遵守规铭，为汝良师。

一、厨房共住者，二时粥饭俱在厨下，同众甘苦，一概不许别处私食及私留鲜美自食，违者，罚。

二、盗取常住油盐、食物者，赔罚。

三、饭头煮大众二时粥饭，务要刻刻当心，不得太多、太少，香到开梆，失误者，罚。

四、菜头洗大众菜，必须干净，咸淡调和；食毕，菜锅自洗及打火板，误者，罚。

五、大众各执事人，各宜尽心，勿得懈怠，凡典座有斋，一应相



帮,不到妨误公事者,罚。

六、闻叫香,各处到大寮打饭,先仅斋堂,次客堂、方丈等处,务报人数;打饭毋许争论,不得紊乱,违者,罚。

七、所剩粥饭,必须尽心料理,不可损坏,留存后吃,违者,罚。

八、大寮闲谈杂话,高声大叫。闯寮、吃烟、辛酒、赌博、破口交拳者,罚。不服者,出院。

九、除公事外,皆要上殿过堂,随众出坡,懒惰偷安者,罚。

十、不许滚汤泼地,免伤虫命,违者,罚。

十一、大寮门户火烛,必须互相照应,违者,罚。

十二、外寮人不许闲窜大寮饮食,搬弄是非,违者,罚。

十三、外寮诸师,不得擅入大寮,私食菜饭,违者,罚。

十四、有公事或客到,随报客饭,不得假借客名报饭,查出者,罚。

十五、云水堂本当不应非时食,因念行脚辛苦,准听初到三日,随工人方便晚粥,过限者,罚。

十六、工人晚该吃粥,倘有重务则吃饭,违者,罚。

十七、凡执事见有犯规矩者,应检举按罚;如有不服者,重罚出院。

以上各条,务希各人切实遵守。

## 浴室规则

荡涤尽也，未是本来面目；盥沐洁矣，终非无位真人。未达色空，只道尘末。身外了知冷暖，方明白性本灵。果有一丝不挂之禅客，正好向这里摸索。铭曰：

山巍路远，致其柴薪。  
淪釜燃火，效其勤劳。  
昧者不知，浴身偏紧。  
年少嬉笑，沸汤交淋。  
凡此暴褻，永宜自箴。  
洗心涤虑，日新又新。  
何以报德？忽悟水因。  
其或未然，且遵规铭。

一、凡浴日圍头挑水，料理燃火热水，设监浴位，少时先请住持；次请尊客，两序头首。击梆一下，禅堂诸师浴；击梆二下，列职等师浴；击梆三下，普浴。

二、凡浴者，各宜听梆声依次而浴，不得蹉跎，违者，罚。

三、不得高声大笑，违者，罚。

四、脱衣、穿衣，各宜回护，不得放纵，违者，罚。

五、在浴堂左右顾视及谈笑喧嚷涕唾者，罚。

六、浴时各宜自量，不得堂中久恋，致碍后来，违者，罚。

七、用香胰肥皂者，罚。

八、有疥癬各宜自量，在后洗浴，违者，罚。

九、僧值监浴，留心照察，有犯者照例罚；失照者，同罚。

## 农场组织简章

一、本农场为适应现实环境之需要，特组织僧伽开发本寺所有荒地，努力增加国家生产，并以弥补本寺粮食之不足，且达到人人劳动、自给自足之目的，用以维护祖庭为宗旨。

二、本农场定名为云门山大觉农场。

三、本农场内设总管理一人、副管理二人、监植一人，均系义务任职，不受酬劳。总管理以本寺方丈任之，副管理以首座及监院任之，监植由总管理选派，至库房人员由总管理指派，负责办理农场一切事务。

四、凡在本寺长住之僧众，除总副管理、监植可免垦种工作，及年在六十以上，体格衰弱，确不能任劳者，酌量派遣其他任务外，其余均须一律参加垦种工作。如有好逸恶劳，苟且偷安，不肯参加者，概不留单。惟临时挂单及年在十五龄以下者，不在此限；但遇公规出坡，则应随众工作。

五、规定每人应垦种荒地最少三十方丈，但库房、大寮、米头等人员，因其工作繁忙，可自由参加，免受规定之限制；而各当职人员，亦因其各有任务，时间有限，可减少规定之半数。其余均须依照上述规定垦种。

六、如有发心加垦荒地者，甚表欢迎，但事前须将其欲加垦之数量及处所，报告监植或农场其他负责人，取得同意，以便登记。

七、分配土地，以抽签法行之。

八、由总管理指派库房一人负责，将抽签所得荒地之名字、号码、数量分别登记清楚。至收成时并分别抽收常住应得之利益。

九、未及参加而新到本寺长住之僧人，仍须遵照本章程第五

条之规定参加垦种工作。

十、垦种所用各种工具，概归常住办理，分配借用，由监植负责将各人借用之器具分别登记，如有损坏则借者应负赔偿或修理之责。

十一、各样种子由常住贷发，收成时如数缴还，但用何样种子及数量，须事前到库房登记，以便准备。

十二、垦种人员，每日二时一粥一饭，由常住供给，不另备点心。

十三、所有收获之农作品，除种子外，种者与常住均分。

十四、在垦种时间，每日早殿及晚上坐香或普佛殿，除另有任务者外，均须齐到，但晚殿则可轮班行之。

十五、凡闻板声，即是常住之公务，大众师应一齐出坡，先将公事做完，方得做私人之垦种工作。

十六、各任职人员，应将其每日应做之公务，先行分别办理完竣后，方得继续其垦种工作，以免因私误公。

十七、本章程如有未尽事宜，得随时公议修改之。

十八、本章程自公布日起施行。

## 学戒堂规约

同堂共学，互相警策。非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法修行，方循正轨。订诸章则，各须遵守。

一、上殿、过堂、出坡等随众，无病不得告假。倘未准假，藉故推诿者，罚。

二、日间堂中听讲、上课之外，须练习文字，自修功课。间进禅堂坐香，不得闲游谈笑躲避，经告诫不听者，罚。

三、如修禅七，应一律入禅堂参加，本堂功课暂停，不得藉此懈怠，违者，罚。

四、出入不得着短服及戴小帽，冬寒不得烘火，殿堂须穿鞋袜，违者，罚。

五、凡欲买物，写条交庶务师，送库房代办，不得私擅出外，违者，罚。

六、每逢十四、三十日为剃头、沐浴、洗换衣服之期，除疾病外，不得私自举行，违者，罚。

七、常住公物，不得疏忽毁坏，公私财物，非己有者，不得擅取，违者，摈罚。

八、过午不食，无事不得入大寮，过堂不得带私菜，违者，罚。

九、不得喧闹斗争，违者，俱摈罚。

十、上下楼梯，均须缓步轻行，勿得动声惊众，经告诫不听者，罚。

十一、师长上堂授课，一齐起立，听讲时不得低头昏睡，不得交头接耳谈话，经告诫不听者，罚。

十二、须威仪整肃，若故露轻浮，有失礼节，告诫不听者，罚。

十三、不服师长训责，诤论不休，或出言傲慢者，罚。

十四、对师友均宜谦和礼让，不得起人我之见，妄论是非长短，亦不得讥讽笑骂，挑拨离间，违者，罚。

以上十四条，由一至四为懒惰者戒，由五至十二为举动不如法者戒，十三、十四为言语不谨者戒。日常动作云为不易，举一可以类推也！

民国三十二年岁次癸未四月佛诞日

虚云立

## 水陆法会念诵执事规约

古之丛林，高蹈绝俗，除祝禧外，不通应酬。政为大事未明，剪爪不暇，哪肯应酬散其道念？况且未能自度，何能度人？经云：“瑜伽一法，乃登地菩萨利生之事，非初心凡夫所宜。”惟是丛林淡薄，四事供应每虞缺乏，故不得已，乃略应念诵也！然进坛必须生道场想，对经像如对佛想。诵其文，思其义，行其事，践其实，必使身与口合，口与心唯。不昏沉、不散乱、不懈怠、不贪利、明因果、知惭愧，兢兢业业。若是，则不期度人而自度人，不期利益而自利益。所谓人以财与我，我以法与人，等施无异，犹可权为。若鼓籥囊而看经，舂杵碓而礼忏，身对尊像而目视他方，口诵经忏而心存别念，如是必招现前之毁谤，受未来之业报，使自利利他之宝，反成自误误人之罪案，可不慎哉！爰订规约，谨陈于下：

一、诵经人，先日见牌上有名，即沐浴。次早诵经礼忏，须三业志诚，口诵心唯，不得于念诵礼拜时，夹杂闲言，更不得轻狂戏笑。若诵经故意杂谈戏笑者，于经忏中罚补诵；或在忏后歇息时，戏谈喧哗者，跪香。

二、念诵时，不得回头转脑，看看人物。一心称念，字字分明，不得重念。过严净不至，诵过一页方至者，罚；经忏仍须补罚。

三、表白人，不急遽简略，宜一一依文，次第念诵。其钟鼓等亦宜庄雅，不宜繁碎。

四、内外香灯行人，俱要诚洁，小心火烛，以及各坛堂中，尤宜加倍慎重。

五、施食要一一依文，精诚结印，诵咒作观，三业相应，不得含糊弹舌，急促了事，白文亦然。

六、每日按定钟点作事，钟到鸣鼓一通，如有不至者，罚。

七、外六坛均听大坛起忏，各坛亦宜同起，不得有误，如违者，罚。

八、经忏及施食等，不得法事未竟，先收佛像庄严器物。

九、香烛供果等，倘落地者，不得用；供过者，亦不用。

十、上供蔬菜饭食等，必熟得味，不得用干物、生物。

十一、法会内外人等，犯斗诤者，因诤失威仪，不胜调伏，不服者，出院。

附讽经、上朝、回向法事及开斋钟点时间列后：

五点半起床，六点半开斋，七点上忏，八点半上二朝，十点半上三朝毕。本坛上供，至灵前回向。十二点开午斋，十二点半上四朝，二点半上五朝，四点半上六朝毕，至灵前回向。五点半钟开晚餐。七点一刻上晚朝。

以上各坛职事人等，均宜恪守条规，照职司事，勿得放弃责任，紊乱参差。此乃龙天之眼目，大众之号令，各宜遵守，慎之慎之！

民国九年岁次庚申七月初二日

主法沙门虚云谨启



## 题云水堂记

夫先圣创丛林，建共住法，盖为老病死者有所设立也。不料法久弊生，诸方招提，妄分界限，不独病老无安，致使往来概失栖钵之所，颇违贤哲修筑之誓，大损僧伽六和之义。呜呼！值斯秋晚，岂可尽言？铭曰：

华严首唱，善财行脚。  
东西贤哲，今古继作。  
赵州八十，芒鞋踏破。  
道吾指引，船头浪簸。  
寥言痛棒，举眼休错。  
三登九到，莲池病弱。  
伟哉云堂，圣凡栖泊。  
逆顺奚分，喜怒哀乐。  
忍受酸辛，千折万挫。  
顾恋幻质，徒劳空过。  
慎汝三业，洗涤惭怍。  
动止营为，勿忘矩矱。  
狂心顿歇，孤云野鹤。  
虚云幻游，宁堪负荷。  
祝圣后来，守兹勿堕。

云萍浪江湖，于己丑、丁未年两次至山，感觉荒凉。特以把茅为庐，接待往来。恐后更易，谨订数则，以为永例。

一、本寺永远海单，无论释道讨单者，各听自便。

二、远来者，寮元师招呼养息三日，免上殿堂，客堂待斋茶，三

日外随众。

三、新到者缺铺盖，由香灯师至客堂取用；去后，即送回原处，以供后来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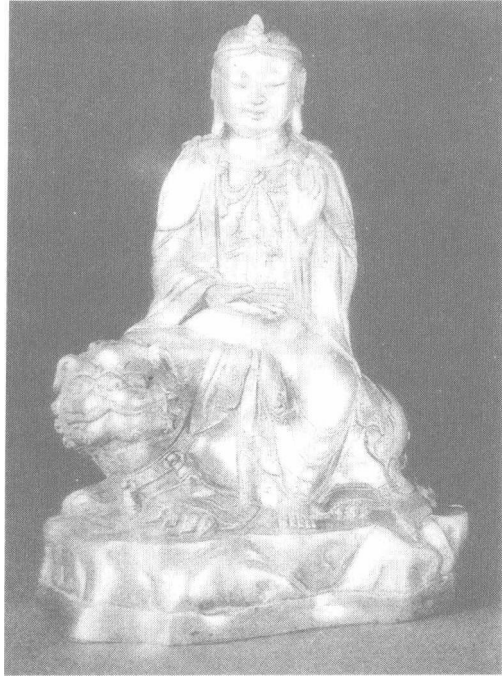
四、如要他往，晚间与寮元师说明，次早于客堂用干斋。

五、异方上座，初次到山，如欲别行，寮元领到客堂，送茶钱四百文。

六、云堂师，或旧住，或初到，倘遇寒热病痛，寮元、香灯两师照应，吃药费归常住。

己酉年地藏菩萨圣诞日

幻游人题于鸡足护国祝圣寺之上客堂



詩歌偈贊



## 皮袋歌

皮袋歌，歌皮袋，空劫之前难名状，威音过后成罣碍。三百六十筋连体，八万四千毛孔在。分三才，合四大，撑天拄地何气概？知因果，辨时代，鉴古通今犹蒙昧，只因迷着幻形态。累父母，恋妻子，空逞无明留孽债。

皮袋歌，歌皮袋，饮酒食肉乱心性，纵欲贪欢终败坏。做官倚势欺凌人，买卖瞒心施狡狴。富贵骄奢能几时，贫穷凶险霎时败。妄分人我不平等，害物害生如草芥。每日思量贪瞋凝，沉沦邪僻归淘汰。杀盗淫妄肆意行，傲亲慢友分憎爱。呵风咒雨蔑神明，不知生死无聊赖？出牛胎，入马腹，改头换面谁歌哭。多造恶，不修福，浪死虚生徒碌碌。入三途，堕地狱，受苦遭辛为鬼畜。古圣贤，频饶舌，晨钟暮鼓动心曲。善恶业报最分明，唤醒世人离五浊。

皮袋歌，歌皮袋，有形若不为形累，幻质假名成对待，早日回心观自在。不贪名，不贪利，辞亲割爱游方外。不恋妻，不恋子，投入空门受佛戒。寻明师，求口诀，参禅打坐超三界。收视听，罢攀缘，从今不入红尘队。降伏六根绝思虑，无人无我无烦恼，不比俗人嗟薤露。

衣遮体，食充饥，权支色身好因依。舍财宝，轻身命，如弃涕唾勿迟疑。持净戒，无瑕疵，玉洁冰清四威仪。骂不瞋，打不恨，难忍能忍忘讥嗤。没寒暑，无间断，始终如一念阿弥。不昏沉，不散乱，松柏青青后凋期。佛不疑，法不疑，了了闻见是良知。穿纸背，透牛皮，圆明一心莫差池。亦返源，亦解脱，還元返本天真儿。无不无，空非空，透露灵机妙难思。到这里，不冤枉，因地一声是了期。方才称，大丈夫，十号圆明万世师。咦！犹是那个壳漏子，十方世界现全身。善恶明明不差错，为何依假不修真？

太极判，两仪分，心灵活泼转乾坤。帝王卿相前修定，富贵贫穷亦夙因。有了生，必有死，人人晓得莫嗔呻。为妻财，为子禄，误了前程是贪瞋。为甚名，为甚利，虚度光阴十九春。千般万种不如意，熬煎在世遭艰迍。老到眼花须发白，一善难闻枉为人。日到月，月到岁，空嗟岁月如转轮。世间谁是长生者？不如归去礼慈云。或名山，或胜境，逍遥自在任游巡。无常迅速知不知？几句闲言敢奉闻。念弥陀，了生死，多多快活谁得似。学参禅，得宗旨，无限精神只这是。清茶斋饭心不偷，二六时中为法喜。除人我，无彼此，冤亲平等忘誉毁。无罣碍，没辱耻，佛祖同心岂徒尔！世尊割爱上雪山，观音辞家为佛子。尧舜世，有巢许，闻让国，犹洗耳。张子房，刘诚意，也弃功名游山水。况末劫，甚艰苦，如何不悟古人比。

纵无明，造十恶，费尽心机为世鄙。刀兵厉疫旱潦多，饥馑战争频频起。变怪屡闻妖孽生，地震海啸山崩圯。适当其际可奈何？多行不善前生里。事难如意落迷途，处贫遇患善心始。善心始，遁入空门礼法王，忏悔罪过增福祉。拜明师，求印证，了生脱死明心性。勘破无常即有常，修行大有径中径。圣贤劝世有明文，三藏经书尤当敬。沥心肠，披肝胆，奉劝世人应守正，莫当闲言不记心，大修行人必见性。速修行，猛精进，种下菩提是正因。九品莲生有佛证，弥陀接引到西方，放下皮袋超上乘。皮袋歌，请君听。

### 赠何镜天宽仁居士

争名攘利处，秦关楚汉骛。  
一枕熟黄粱，梦回空无与。  
斯世几英雄？倏忽卧草露。  
况诸不遂者，空把光阴误。

失足成千古，如来难救度。  
好趁宿愿深，快将生死顾。  
佛言如皎月，照破无明路。  
叮咛信愿者，时时勤觉悟。  
万劫获此身，燃眉急须护。  
法法皆我心，我心绝外务。  
生亦不曾来，灭亦不曾去。  
生灭幻去来，如如体常住。

### 在凤林寺讽《华严经》 见僧有琉璃碗损坏感赋

我有一琉璃，价胜金千亿。  
展布虚空塞，收藏没踪迹。  
昼夜放光明，非关动与寂。  
猛火烧不得，大水漂不失。  
盗贼偷不去，鬼神难掩匿。  
无异龙女珠，赛过连城璧。  
弥勒楼阁中，多宝塔前值。  
内涵自精莹，外映明月色。  
不啻摩尼珠，透彻无间隙。  
满盘托不出，虚室自生白。  
威音那畔拈得来，谁是知音亲相识？

### 马观源居士索偈偶拈

也不携琴，也不带鹤，  
啸傲烟霞，洒洒落落。

有时经行毗卢顶，有时坐卧弥勒阁。  
说什么七百甲子，说什么千年仙客。  
空可量，风可捉，苦行头陀莫测度。  
山可移，地可缩，无心道者难思索。  
一念万年非促延，万年一念无剥复。  
或作舟航，或为略杓。  
大通虽富贵，释迦岂寂莫？  
呵呵！也不携琴，也不带鹤，  
随处烟霞供洒落。

### 赠妙明师

一会匆匆又别，终朝无言可说。  
直教石笋抽条，方见虚空破裂。  
不须添酱加盐，何劳眼耳鼻舌？  
笔尖点出月轮，遍界光辉皎洁。

### 起 七

诸人入堂煅炼，看谁倚天长剑。  
是佛是魔皆斩，直教梵天血溅。  
金锁玄关掣开，旷劫无明坐断。  
一朝刺破虚空，露出娘生真面。

### 杂 咏

休论前后劫，不落有无家。  
处处澄潭月，时时觉地花。



时弹无字曲，步踏白牛车。  
撒手无遮障，坐上宝莲花。

## 万佛山花红洞

昔号花红洞，今名万佛山。  
观棋来岛客，听瀑结茅庵。  
虎伏阶前地，松擎霄汉间。  
神龙飞墨雨，白象舞禅关。  
洞挹千峰秀，溪沼九曲湾。  
伽蓝天际外，僧与白云闲。

## 偶 拈

观空入假易，从有人无难。  
有无俱尽处，切莫自颯顛。  
迎头击一棒，岂容多开口？  
此中微妙意，漫说无何有。  
消融霜与雪，大地悉逢春。  
无有众生度，何从觅我人？

念佛佛念我，念他作什么？  
唯心原净土，自性即弥陀。  
佛我本无二，念兹是在兹。  
昔流生死海，历劫不皈依。  
从今云雾尽，何曾有一丝？  
住亦无所住，无住复何为？

### 题福果梦海诗偈

诗可抒己怀，然有利害别。  
师以如是义，权且方便说。  
老朽笔砚疏，生平守愚拙。  
睹兹意良佳，觉以指标月。

### 还鼓山访古月师

卅载他乡客，一筇故国春。  
寒烟笼细雨，疏竹伴幽人。  
乍见疑为梦，谈深觉倍亲。  
可堪良夜月，绪绪话前因。

### 峨眉访真应老人

悠哉贤故友，抱道乐林泉。  
坐到无疑地，参穷有象天。  
胸中消块垒，笔底走云烟。  
更笑忘机鸟，常窥定后禅。

### 年月日時

一年复一年，形容渐渐迁。  
骨髓徐枯竭，眉毛看渐穿。  
幻身如聚沫，四大岂能坚？  
五欲蔽三界，何时见性天？

一月复一月，光阴似消雪。  
无常有限分，法性无生灭。  
漆桶忽尔破，天龙生欢悦。  
鹤巢鹏不居，鸛鷓住蚊睫。

一日复一日，切莫较得失。  
取舍忘分别，一切总非实。  
处处要圆融，时时宜朴实。  
一气走到家，端坐空王室。

一时复一时，步步向前移。  
相逢各一笑，谁与尔拖尸。  
兀兀常不倦，时时念在兹。  
少壮当努力，莫待老衰时。

### 秋夜偕友坐岑楼

此际秋色好，得句在高楼。  
启户窥新月，烹茶洗旧愁。  
盘桓无俗客，酬唱有良俦。  
薄袄怜寒意，传灯论未周。

### 天台华顶茅庐久雨伴融镜法师夜坐

苦雨积薪微，寒灯夜不辉。  
湿云霾石室，划藓掩柴扉。  
溪水湍无厌，人言听更稀。  
安心何所计？趺坐覆禅衣。

## 示杨自立宽生居士

狡兔匿土洞，觅食互争出。  
各向前途奔，被猎惊仓卒。  
智者善观之，谋生须择术。  
好个冲霄鹤，安然任去住。

## 驻云移石偶题

最爱寂寥好，亘古忘岁年。  
随缘犹不变，不变亦随缘。  
微妙心珠用，圆融性外天。  
云移此拳石，已在混茫前。

## 题居石洞

石洞自清幽，孤居万事休。  
蒲团久趺坐，身世等浮沤。  
三轮本空寂，佛魔自卷收。  
大千沙界幻，幻亦不曾留。

## 戒 期

得守空王法，勿为魔事侵。  
戒香熏宝座，梵网结珠林。  
妙契西来意，单传东土心。  
但看沾化处，咸颂海潮音。

## 游君山

何年开梵境，此日得登临。  
云净诸峰秀，林高傍水阴。  
履声惊鸟梦，松籁发禅吟。  
一览洞庭水，澄清天地心。

## 与西天目真净和尚泛舟西湖

不解烟波意，谁来驾此舟。  
心同秋水洁，身与白云浮。  
既契真空理，当怀浊世忧。  
仗师三昧力，得共海天游。

## 鼓山雨后晚眺

雨醉山初醒，寒光入座微。  
荒烟依树白，落日染山绯。  
樵唱采薪返，渔歌罢钓归。  
疏钟云外响，惊起鹤横飞。

## 屈文六居士请偈语

愿续高峰意，问观自在天。  
无心谁得悟，有鼻孰能穿？  
顿彻三乘教，都归一指禅。  
跏趺忘物我，念尽不知年。

## 和汾山了炤首座

幻游五浊世，天下一痴人。  
缘木求游鲤，随风混俗尘。  
偶濯曹溪水，聊侍祖师巾。  
末法苍生苦，何时扫翳云？

## 示天性

佛悯苍生苦，慈悲为我人。  
空花留翳眼，虚室不容尘。  
逃逝怜骄子，启缠示结巾。  
本来无有相，一动便纷纭。

## 题寸香斋

寸香陪客坐，聊将水当茶。  
莫嫌言语寡，应识事无涯。  
岩树并藤命，驹光过隙嗟。  
佛言放下着，岂独手中花。

## 颂古庭祖师

名句拈提处，由来沐祖恩。  
清风吹野遍，丽日起沉烟。  
金壁宗风远，禅源福慧深。  
愿将昆海水，洒作十方春。

## 回鼓山感赋

别鼓山四十余载，至光绪丁未岁襄莲公葬事，始回山，感赋。

久与家山别，今来发已斑。  
院荒频易主，石瘦半成顽。  
旧友不相识，幽禽自往还。  
思前还想后，不觉泪潸潸。

## 赠性净同参

天地亦吾庐，心容若太虚。  
有山能载物，无水不安居。  
忙着修栏药，闲来不读书。  
未知方寸里，可得契真如。

## 紫溪寺

紫顶云深处，清幽路转频。  
岩花寒照月，修竹翠侵人。  
石磬沉朝雨，狂龙徙远津。  
四山归暮霭，物候一时新。

## 冬过昙华访友不遇

行到林深处，穹然一径通。  
沥青亭下石，霜叶树头红。  
诗句凭谁琢，凡情自我空。  
禅关双寂寂，梅早待春风。

## 春雨弥漫不止

久雨正初春，郊原四顾新。  
寒山增秀色，古磴绝纤尘。  
柳欲将舒眼，花痴未展唇。  
惟余阶畔草，足下尚依人。

## 题仰光龙华寺

仰缅控南海，龙华建梵宫。  
香飘金塔外，佛现一尘中。  
楼阁垂金锁，桥梁架玉虹。  
天人交集处，同礼一声钟。

## 陕西宝鸡铁佛寺

行尽森林里，一寺白云边。  
松古如龙活，岩巉疑虎眠。  
经声清彻耳，寒气晓侵天。  
试问庞眉叟，来山住几年。

## 送友行脚

少负凌霄志，老为行脚翁。  
满腔云水调，一杖雪霜风。  
翰墨传当代，声名动上公。  
住山如得意，为我寄征鸿。



## 西藏大雪山

何物横天际？晴空入望中。  
这般银世界，无异玉璫珑。  
已拂尘氛远，仍疑碧落通。  
清凉无热恼，应胜水晶宫。

## 陕西太白山镜池

水与心俱定，清光日夜留。  
有渠容月影，无尔识源头。  
万籁返闻寂，层岚入镜浮。  
未能融物我，澄湛已忘忧。

## 夜话叙别

于蒲漂旅店，遇唐猷生赴任腾冲，年二十一岁，吾乡人也，夜话叙别。

寂寂滇南道，何缘遇故知？  
羨君为宦早，愧我学禅迟。  
煮茗联新句，挑灯话旧时。  
一窗风月好，重聚又何时？

## 甘肃道上阴雾

寒烟如雾住，孤舍似星零。  
地见鱼腮赤，山如螺髻青。

半塘陶令柳，十里谢公亭。  
往来名利客，晓发不胜情。

### 初春与友过村墅

乘兴过山冈，不须载酒浆。  
崖花初解笑，岸柳渐生光。  
雨细村烟合，风微树色凉。  
隔林惊犬吠，应识主人忙。

### 和符文敏宽义居士韵

世尊上雪山，有谁为之说。  
仗此无情剑，便把青丝截。  
四相本来空，万法一无得。  
解脱内外着，生死从兹歇。

### 答龙澄彻居士

龙澄彻居士因印光法师书令修牢山，居士屡请余往往，答之。

常忆憨山老，一诚动九天。  
桑榆嗟已晚，建树让当贤。  
大志翻江海，涓流成涌泉。  
印师书一纸，乘愿永流传。

### 雨后登楼看山

宿雨初晴霁，台阶长绿痕。

登楼非作赋，雅集不须樽。  
户辟山排闥，眸凝烟锁村。  
帝观山与海，图画至今存。

### 隔江山寺闻钟

乾坤容我老，日月却相摧。  
还岫山无树，临江水有限。  
云轻笼日往，风顺听钟来。  
惊醒尘劳梦，辽天廓尔开。

### 山寺外午倦倚一方竹枕

夏日永如岁，山人自惺惺。  
身忘因艮背，我泯为行庭。  
竹枕似磁枕，山亭非客亭。  
才欣花发笔，又见草青青。

### 法界寺怀古

一步一徘徊，烟霞四面开。  
松高容鹤卧，洞古被云埋。  
山色静心赏，涛声逐耳来。  
昔贤何处去？剩有讲经台。

### 山居六首

稍得清幽处，头头总自然。

一间茅草屋，半亩藕花田。  
好鸟来青嶂，闲云挂碧巅。  
红尘飞不到，淡雅过神仙。

谁信山中乐？山中乐最多。  
松篁演梵呗，鸟语弄笙歌。  
树上猿攀果，池中鸭戏荷。  
藉兹逃世俗，岁月任消磨。

不向名场立，山中梦亦微。  
身同云自在，心与世相违。  
爱月疏松径，引泉绕竹扉。  
自然成妙处，岂肯羨轻肥？

山间无个事，不梦熟黄粱。  
性懒多愁暑，身轻不畏凉。  
菊栽三径古，梅种一园香。  
自是营谋少，闲中滋味长。

草堂午睡醒，曳杖任逍遥。  
抚石看云起，栽松听水潮。  
林深无过客，路险有来樵。  
一念纯真处，何愁虑不消？

人畏山居苦，宁非意味賒。  
泥炉焚柏子，石鼎煮龙芽。  
才采三秋菊，又看二月花。  
更怜今古月，夜夜伴山家。

## 心印偈

这个微妙义，圣凡本来同。  
所说不同者，麻外错求绳。  
心已法法通，雨后山色浓。  
了知境界幻，涅槃生死融。

## 参禅偈十二首

一

参禅不是玄，体会究根源。  
心外原无法，那云天外天。

二

参禅非学问，学问增视听。  
影响不堪传，悟来犹是剩。

三

参禅非多闻，多闻成禅病。  
良哉观世音，返闻闻自性。

四

参禅非徒说，说者门外客。  
饶君说得禅，证龟返成鳖。

五

参禅不得说，说时无拥塞。

证等虚空时，尘说与刹说。

六

参禅参自性，处处常随顺。  
亦不假磋磨，本原常清净。

七

参禅如采宝，但向山家讨。  
蓦地忽现前，一决一切了。

八

参禅一着子，诀云免生死。  
仔细拈来看，笑倒寒山子。

九

参禅须大疑，大疑绝路歧。  
踏倒妙高峰，翻天覆地时。

十

参禅无禅说，指迷说有禅。  
此心如未悟，仍要急参禅。

十一

参禅没疏亲，贴然是家珍。  
眼耳身鼻舌，妙用实难伦。

十二

参禅没阶级，顿超诸佛地。  
柱杖才拈起，当观第一义。

## 山 居

山居意何远？放旷了无涯。  
松根聊作枕，睡起自烹茶。  
山居道者家，淡薄度岁华。  
灶底烧青菜，铛内煮黄芽。  
山居无客到，竹径锁烟霞，  
门前清浅水，风飘几片花。  
山居饶野兴，柱杖任横斜。  
闲情消未尽，过岭采藤花。  
山居春独早，甚处见梅花。  
暗香侵鼻观，窗外一枝斜。

## 若人欲识佛境界

终日逐波流，还道去寻水。  
心佛与众生，差别在哪里？

## 当净其意如虚空

欲止小儿啼，方便为言说。  
心意与色空，本如第二月。

## 远离妄想及诸取

离妄已成妄，离取亦是取。  
如何是远离？眼生骷髅里。

## 令心所向皆无碍

非形亦非影，挂碍怎么生？  
达摩因此义，故为可安心。

## 忽闻窗上喁喁作响

不见无情说法，怎知瓦砾增光。  
喁喁暗露消息，想是助我兴扬？

## 行住坐卧歌

山中行，踏破岭头云。回光照，大地无寸尘。  
山中住，截断生死路。睁眼看，千圣也不顾。  
山中坐，终日只这个。碎蒲团，没教话儿堕。  
山中卧，骑驴骑马过。主人翁，无梦也烁破。

## 示林光前宽耀居士

人人念佛皆成佛，动静闲忙莫变差。  
念到一心不乱处，众生家是法王家。

## 送日人龙池清在鼓山抄录 日本未有经藏带回国去

万里梯航乞法行，写经长日坐书城。  
唐铸宋槧难持去，只有香花伴送迎。



## 赠江孔殷居士

灵光独耀本来明，无染无污气自清。  
水月镜花皆幻相，知君有日悟归程。

## 和江宽允居士

情与无情总是缘，随缘一宿觉当年。  
庞公万物不为侣，吸尽西江只目前。

### 原 作

曹溪重见放光明，今古艰难两德清。  
施設门庭略不异，始知乘愿再来生。  
由来时节合因缘，梦里南华已廿年。  
今日皈依三宝竟，曹溪一派在当前。

## 论色空无二偈赠张学智

天地销归何处去？微尘幻现奈他何？  
见深见浅由他见，水是水兮波是波。

## 寄卧龙寺东霞和尚三首

柴扉草舍几经秋，只卖腥膻死狗头。  
将谓人间难着价，维摩一默已相酬。

离尘应向多尘去，若个能将性海澄。  
五十余年真卓绝，宗风丕振续传灯。

大意西来一字无，漫劳词客玩玃珠。  
印心直示拈花意，犹待安心一着输。

### 赠九华山智妙师四首

名山纪胜尽留诗，领略谁深象外思。  
怪石奇峰天造化，据关直待吼雄狮。

万松深处掩柴扉，回绝尘嚣入翠微。  
人世浮沔高着眼，多年已制毒龙威。

山僧朴讷了无奇，欲悟无生淡薄宜。  
多少行吟泉石畔，真机时赴笔端摛。

下帙曾向白云窝，久住招提静里过。  
已见月轮澄水底，信然梅子熟山河。

### 题画竹

童子南询尚未回，百花岩下望多时。  
长天万里无云夜，月过竹林说向谁？

### 终南山嘉五台狮子茅庵纪事

秦山雪里梦惊回，拨尽寒炉不见灰。  
这片冰心谁领略？阳回春信自开梅。

## 示湘乡王阳初

休将幻妄当家珍，滞魄沉魂认识神。  
佛祖示知开觉路，离心意识是能仁。

## 鼓山佛学院学生请题牧牛颂十一首

### 一、拔草寻牛

欲将白棒碎虚空，借比牧牛吼六通。  
逐涧沿山寻觅去，不知行迹遍西东。

### 二、蓦然见迹

寻遍山边与水边，东西南北亦徒然。  
谁知只在此山内，仿佛低头自在眠。

### 三、逐步见牛

野性疏慵恣懒眠，溪边林下露尖尖。  
微痕一线知寻觅，寻到无寻头角全。

### 四、得牛贯鼻

蓦直当前把鼻穿，任随蹀跳与狂颠。  
饥餐渴饮无亏欠，吩咐牧童仔细牵。

### 五、牧护调驯

养汝辛勤岁月深，不耕泥水只耕耘。  
晨昏有草天然足，露地高眠伴主人。

### 六、骑牛归家

云山何处不吾家，两岸青青尽物华。  
随分不侵苗与稼，倒骑牛背胜灵槎。

### 七、念牛存人

始自郊原遍海涯，归来倒驾白牛车。  
画堂深处红轮展，新妇原来是阿家。

### 八、人牛双忘

忆昔寒炉拨死灰，杳无踪迹枉徘徊。  
而今冻破梅花蕊，虎啸龙吟总异才。

### 九、返本還元

物物头头别有天，此中消息几人传？  
忽然怒作狮子吼，独露须眉照大千。

### 十、入鄜垂手

拽转乾坤眼界宽，聊将一手挽狂澜。  
高悬日月超罗网，聒聒偏邪返本端。

### 十一、总颂

本无一事可思求，平地风波信笔收。  
从地倒还从地起，十方世界任优游。

### 示刘宽涵

尽与无尽言难尽，真与非真须认真。

冷暖自知人不识，证到无生始悟生。

## 与李协和居士

三界无安是火宅，更于何处可安居？  
如来示我真实义，魔也如如佛也如。

## 看妙云种松

栽遍前山与黄山，黄梅百丈也难攀。  
撑天拔地期何日，道者重来关外关。

## 池边独坐

独坐池边玩月明，群蛙阁阁说无生。  
圆音极处非干耳，声色全彰脑后睛。

## 题新建洗砚石

神僧卓锡涌清泉，半亩寒潭映碧天。  
总为伊人精八法，好将八字洗池边。

（心字不成，八字不是，是如来义。）

## 春日偶拈于一茅精舍

收拾精金挂药囊，世间怪病有奇方。  
若将一物常时服，管取身心一味凉。  
家藏滞货久无音，昨向东林抱膝吟。

大地看来浑是药，遍医一切没根心。

## 送 友

梅子青青二月时，飘然一钵别昆池。  
而今不下伤心泪，恐动啼鹃染血枝。

## 云游独归

独去独归得自由，了无尘念挂心头。  
从今真妄都抛却，敢谓寒山第一流。

## 雨后望苍山

凭栏一望雨初收，云掩峰峦尽白头。  
遥向前山未到处，不知经过几春秋？

## 过娘娘叫狗山偈

蜀汉兴师到此间，山高路险几人攀？  
重重云锁孤峰外，惟有松涛不自闲。  
士马腾空冲碧落，旌旗蔽日卷夷班。  
悠然天际连声唤，共道娘娘叫狗山。

## 寄演雪戒兄

小卧松窗未是痴，梦中消息许谁知？  
觉来一枕闲风月，宛似曾游赤壁时。

## 戒台寺古松

古树曾经几劫来，浑身衣盖尽青苔。  
看他干老心空处，疑是黄梅亲手栽。

## 梦赵沛然宽宁居士

一自榆城入九泉，君家事业也堪怜。  
山僧自有招魂赋，莫向他人索纸钱。

## 梦与王羲之游庐山

王公墨迹宛如仙，清静真同出水莲。  
忆昔归宗题记后，算来又历几千年。

## 在吉隆坡灵山寺杨少洪来访不遇

野外归来日已斜，始知有客到山家。  
驱乌不解看家意，直使归鞭破晚霞。  
杨子文章亦有宗，雄奇变幻夏云峰。  
夜来灯下频频读，不觉东窗渐透红。

## 在缅甸仰光赠高万邦居士

法身清静若琉璃，肉眼看来那得知。  
欲识其中玄妙处，细读寒山百首诗。

## 赠云岩大师

禅心高出紫云巅，气宇昂昂万众先。  
今日堂中推第一，钳锤毒辣慑人天。

## 黄山遥望平楚人烟二首

下界经声闻不闻，市喧朝暮自纷纷。  
人居平楚浑如醉，烟到深山尽是云。

欲寄钟声入管弦，嚣尘扰扰阻飞烟。  
人从清夜声钟后，始信灵山天外天。

## 普陀山奇峰宿雨二首

峭壁奇峰一抹烟，淡云微雨浸遥天。  
隔林石涧添幽咽，似答山僧不二禅。

西风飒飒雨濛濛，室冷禅枯意自同。  
蓦地一声来枕畔，闲情吹落万山中。

## 庐山午夜松风四首

满庭白露浥幽兰，淡叶疏花香半残。  
冷月孤悬人寂寂，松风吹彻夜涛寒。

阵阵松风泛海涛，声声天乐奏云璈。



道人夜半清双耳，独起添香月正高。

禅心静寂白云中，秋水春山未许同。  
惟有松风吹别调，夜深素月已濛濛。

山空籁寂念无萦，绕室松涛彻耳鸣。  
自是丰干饶舌惯，常教夜半说无生。

### 峨眉山怪石栖云四首

参差怪石隐峰巅，烟护云藏不记年。  
为问老僧颠过未，呼来留伴草堂前。

白云抱石石铺云，云石相依浑不分。  
可许老僧来展具，扫开云石看斜曛。

云去云来无定处，却寻怪石作相知。  
无心出岫堪依此，点缀峨眉又一奇。

石壑云涛高际天，浑囿还是太初先。  
坡前犊子迷归路，引入香风蹴白莲。

### 大香山初春梅

雪冷灰寒又一年，梅花何事占春先。  
东风昨夜通消息，不是人间枯木禅。

雪压云埋树树低，寒葩冷艳缀芳溪。

人间不识春光早，好鸟衔将处处啼。

### 鼓山岩崩峰

影耀长空驾彩虹，崔巍秀丽夺天工。  
挺然高出青云外，万古巍巍镇闽东。

### 黄山妙高峰

妙高峰隐翠微中，朝暮风烟迥不同。  
振策夕阳林外看，白云青嶂影重重。

### 黄山玉屏峰

地灵境胜自天成，山色溪光照眼明。  
倚枕玉屏开画嶂，松涛时和晚钟声。

### 九华狮子峰茅蓬

不住人间残剩山，别成小筑伴云闲。  
客来客去无迎送，笑指悬崖湾又湾。

### 普陀佛顶山

倚杖闲看落日斜，回光万道斗奇花。  
天孙应是无聊赖，织就云章衬晚霞。

春花秋月不关情，夕照翻疑梦里惊。

赤白青黄描写尽，天孙纵巧织难成。

### 终南山翠嶂晴岚三首

轻烟缥缈画生寒，叠嶂层峦想象难。  
半似疏云半似雨，模糊山色有无看。

似雨非烟六月寒，禅关深入万山间。  
品题未得骚人句，不许寻常俗眼看。

山深石径紫苔封，尚有寒光度晚钟。  
约住野云同入定，不容纤翳障晴峰。

### 泰山碧涧清流三首

山泉清冷惠风丘，碧涧潺潺日夜流。  
何事匆匆人间去？惹他溪畔饮牵牛。

一派溪声入耳幽，空山清冷恍如秋。  
有时似会禅心寂，流到阶前又伏流。

一碧纤絅漱石来，源清何自著尘埃。  
爱渠有本堪淳蓄，好把青莲就水栽。

### 燕京赠清一和尚

知君健翮独翱翔，大隐城隍乐未央。  
非是三关俱透过，何能火里种莲香？

## 赠峨眉山妙道师

七十峰高隐翠微，暗云疑雨任翻飞。  
雪消晓嶂开天色，拨尽胸中是与非。

寒云懒鹤作生涯，为厌钟鸣鼎食家。  
自有天真无限乐，莲收菊放又梅花。

## 止 水

一泓清水漾微波，无去无来意若何？  
寻味个中消息否，冷然万法影痕过。

## 与复庆禅师

于海门习《楞严》及江东报恩习讲；住金山，朝南海，礼育王塔，后朝天台毕，分散。至余隐泰山，得其书。因怀慕故，以偈复之。

焦山听讲记当时，同习《楞严》号总持。  
佛示阿难登觉路，见犹未见匪无知。

回首春花几度残，相携行脚到金山。  
长连床上连单坐，每感吾兄心量宽。

江东同到报恩堂，渡海朝台礼育王。  
未歇狂心留幻影，堂开选佛又逢场。

## 答禅友问

在嵩岳遇一禅友，问余何名，答曰“德清”，彼曰“此我名”，以偈答之。

异地相逢共一名，溪山云月岂殊形？  
威音尚有二万亿，因地何妨两德清？

## 礼舍利塔偈

药王夙世自焚身，奉献如来授记因。  
三善觅来何所德，假名一指叙功勋。

## 山居

山居活计总天然，不落时人窠臼边。  
却向同心通一线，从苗辨地见根源。

乱云堆里坐痴呆，世念销熔养圣胎。  
地老天荒都不管，松花食尽又重开。

见山忘道山犹扰，见道忘山山更幽。  
云散水流天地静，一声长啸白云头。

林间遁迹世相违，涧曲山深到者稀。  
饭罢茶余无个事，白云为我掩柴扉。

怪石岩巉路转赊，盈眸景色笑参差。

斜栽绝壁千年树，倒挂悬岩四季花。

湛湛灵池彻底清，乱山涌出月初明。  
几人今古曾吞月？饮者须知满不盈。

云流石窍影离离，丁斧何时凿出奇。  
凛凛寒风吹劫火，就中消息许谁知？

### 太白山镜池碧水二首

亭亭碧水淡如烟，遥接波光照眼前。  
想为虚空云打搅，常悬明镜注清天。

微茫遥露一痕天，碧影沉沉翠嶂前。  
试问寒潭深几许？也将星斗个中悬。

### 寄嘉五台本昌禅人

余下终南山至滇，掩关于兴福古院，师常来信慰问。

雪覆林丘气象孤，有无情识共顽躯。  
貌同枯木心如洗，说甚无生无尚无。

兴福古院寂且虚，此身暂借作安居。  
自从虎啸茅庐后，一介疏慵是病躯。

印虽无迹已成文，滴墨遥空寄故人。  
拟欲与公伸一问，纵然有口也难陈。

## 采 茶

山中忙碌有生涯，采罢山椒又采茶。  
此外别无玄妙事，春风一夜长灵芽。

## 杭州玉泉寺过夏

一池荷蕊映波心，镇日北窗面主人。  
饶得熏风来几席，更无尘事到门庭。

## 慧焰禅人索茶

春光富足野人家，不问优昙问苦茶。  
劫后幽芳须着眼，四时无谢亦无遮。

无影林中一树花，非红非白遍天涯。  
可怜门外旁观者，信手拈来当作家。

## 阅古宿语录口占

礼罢黄龙已破家，又来重饮赵州茶。  
无明当下成灰烬，鹞岭重拈一度花。

## 题雪兰峨绝顶涌泉

绝顶凿池月映泉，饮者各须穷其源。  
欲觅此水源头处，天河常与海相连。

## 和汤瑛宽筠居士见赠

弘扬大法赖群贤，荷担如来汝着肩。  
扶起破盆齐努力，拈来信手是机禅。

### 原 作

闽海昆池震法雷，曹溪重见法堂开。  
眉毛扫地婆心切，可是鸡山出定来。  
踏碎须弥香象王，如来家业独担当。  
一盂粥饭三条箴，钟板重悬九道场。

## 和张世永居士

不但胸中能吐凤，还知笔下更生花。  
夜来若得坡公偈，留与山僧献释迦。

## 和陈真如居士

山重重又水重重，透出重重重见功。  
重重妙义重重意，不管东南西北风。  
理重重复事重重，方位原无西与东。  
遍界不藏真实义，真如如是妙无穷。

### 原 作

去了一重又一重，当机不滞是吾功。  
须知更有无功处，鼓棹南迎北面风。



不以一重去一重，门前舴舺各西东。  
两三野雀篱边语，透漏春光报腊穷。

## 过可渡桥

行过可渡处，宛与画图同。  
崖耸三千丈，峰连百万重。  
长蛇蟠古道，大木卧苍龙。  
上下别寒暖，东西无定踪。  
水分云贵界，桥接汉骚通。  
马度青霄外，人游碧汉中。  
行行挥汗雨，步步虑狂风。  
日在竿头上，云留岩壑中。  
春深稀雀噪，晴霁有霞封。  
岂独秦关险？休疑天堑雄。  
会盟期八百，带砺汉初庸。  
履彼崎岖地，还思威德隆。

## 五台山即景

天生五台多奇迹，四时变化浑难测。  
叠嶂层岚翠欲流，返照云霞成五色。  
平畴俯视万家烟，镜池水接连天碧。  
更有奇峰常宿雨，三春梅雪春风舞。  
雨色漫天变幻时，苍岩冰积自今古。  
碧涧清流响不已，烟云泉石同栖止。  
午夜松风振海涛，披衣起看千山月。

## 过九溪山李氏所施庵

李氏有山号九溪，施于僧衲建招提。  
年深寺古人遐矣，鹤老风清树亦低。  
晓色乍开林鸟悦，普光将尽夜猿啼。  
而今每日采薇蕨，长忆首阳夷与齐。

## 栖茅九华

问道幽栖事几般？山中风趣有多端。  
萤流竹罅金千树，月洗松溪玉一湾。  
带雪茶花供古佛，含香梅子荐新盘。  
有时独上天台顶，坐看江南叠翠栏。

## 回鼓山义才禅人索诗

不返家山四十年，今来松竹尚依然。  
岭头危石皆无恙，案上金经尚有传。  
燕去未知为客久，鹤眠依止坐禅前。  
蓬飘萍聚应难定，祖席何人振法筵？

## 寄湖南劝清修净侣

烟霞何幸伴苍颜，屈指今经五十年。  
山海如常人物邈，沧桑无定古今迁。  
禅心已定空无物，悲愿常增佛有缘。  
只此一生清白业，更无余事记心田。

偷闲半世岁时迁，勤恳从来天地悬。  
三业不游安乐地，六根长远色空天。  
分人分我总非道，计有计无不是禅。  
久矣浑忘尘世事，莫将余习到云边。

学得无为远世缠，六根清净一还源。  
逍遥物外千声佛，坐破蒲团几炷烟。  
历劫尘劳风猎猎，本来面目月圆圆。  
身安意肯烟霞里，不作神仙胜是仙。

## 山 居

历遍江湖到此中，把茅深隐万重峰。  
死柴头上心花灿，折脚铛边性海通。  
慧帚扫穿百杂碎，锄头筑破五家宗。  
清风明月常如此，懒较诸方同不同。

茅庵高踞碧云霄，绝壁连溪系短桥。  
柱杖拨开灵脉眼，蒲团压折沈郎腰。  
锄云种出松千树，汲水携来月一瓢。  
除此现成公案外，更无别法可相招。

从吾懒慢任痴狂，不与人间较短长。  
日上高眠松枕熟，客来清供晚花香。  
三衣零落云千片，四壁萧疏雪满床。  
回忆杨歧当日事，凄凉不肯下诸方。

一室翛然居处常，平怀与世自相忘。

瓮中米绝惟虚腹，岭外猿声试广长。  
颇笑松筠如共语，时闻樵唱不成腔。  
参差万法皆空印，何必山僧更举扬？

叠嶂深幽环积翠，茅庵一个在中央。  
园中紫蕨供晨爨，涧底红芹待午尝。  
雨霁白云凝素幔，夜深明月照虚堂。  
乾坤于我有何缺，颇笑依家总没量。

### 赠五台山显通寺智慧师

禅分祖席又开山，别有生机展笑颜。  
死句不拈拈活句，先贤企仰后贤攀。  
修心修道无如悟，谈妙谈玄总是闲。  
从此何劳山下问，烹茶挑水听潺潺。

### 峨眉山顶白龙池

一泓如镜浸寒潭，逝者还从止处参。  
杯渡不嫌江海阔，清虚只在水烟涵。  
泉流日夕藏高顶，雨气经时锁法龕。  
世谓池中多灵物，我来思与白龙谈。

### 为怀庆洪福寺德林老和尚祝寿

踏遍云山返故庐，契经信宿话居诸。  
德由行积招提鲜，道与时乘界外舒。  
涉水龙游难觅迹，平原凤翥易呈图。  
欣逢海屋筹添日，住世千年乐有余。

## 医师姚静轩请题

自从四大成形后，暑湿风寒亦累人。  
不有伽陀参造化，焉知般若转乾坤。  
慈心化作药王树，悲念溥为寿世珍。  
更与一剂安乐药，十方世界尽回春！

## 赠妙瑞禅人回川

趋步相寻到古滇，愧无辣棒好呈拳。  
红炉点雪难留迹，正眼添沙枉度年。  
白象频频辉昼永，青狮隐隐灿云边。  
天台南岳虽名胜，行愿宏深是普贤。

## 大理罗刹阁

一泓清水浴丹花，半似明奁半似霞。  
赚得贪心狂子弟，谁知爱欲是冤家。  
分明靛面原非实，虽欲从之无可挝。  
世事看来俱似此，几人捏目不生花？

## 柱 杖

采得一藤活似龙，半敲风雨半敲空。  
时来倒打天边月，长夜谁敲大地钟？  
脑后见腮擒鹞子，顶门具眼捉飞熊。  
吾家虽有三玄要，犹借榘槌拄太空。

## 因道者有流落江湖之句书此慰之

昔年流落在江湖，踏遍江湖一物无。  
两袖清风谁着价？满怀明月自歌呼！  
狞龙避钓犹冲浪，彩凤瞻罗莫下梧。  
雨露无私春富贵，乘风飘到帝天都。

## 重阳喜梅光羲居士至山

少陵诗思涌如泉，天矫飞龙挂碧天。  
四相飘扬云碍碓，通身皎洁月婵娟。  
登高本自从初地，眺远还须上极巅。  
若使明朝遂此意，定携禅杖赋新篇。

## 喜胡宗虞居士至山

心似六窗未得收，春来景色度岑楼。  
座间风雅皆高古，岩下残慵匪浊流。  
几树老松情不寂，半池活水兴偏悠。  
山僧独愧无多供，故遣飞花伴客游。

## 赠一全上人

一卧溪山数十秋，不知白发已盈头。  
诗能入骨情应碎，话到离群泪自流。  
好事竟从闲里过，故乡多在梦中游。  
那堪更听檐前雨，点点声声滴未休。

## 游滇黑龙潭

策杖寻幽历乱峰，烟云深处隐龙宫。  
波心游戏鱼千尾，崖畔抒情花几丛。  
梅老鲜枝横殿外，竹修翠干舞庭中。  
主人似醉葡萄酒，游罢归来报晚钟。

## 秋日同友游云台山

金风吹动隐深秋，结伴携筇过岭头。  
树锁寒烟天欲雨，霜飞红叶日临秋。  
谷风习习心随爽，泉水潺潺语共幽。  
会得云台真净界，何须物外列贪求？

## 访大兴寺归元大师

偶因访友入林泉，杖锡飘然拨紫烟。  
松径苔深禅院静，枝头叶密鸟声喧。  
临池小构茅亭老，悟道孤高境界玄。  
此外不知何所有？门前青嶂插苍天。

## 赠静修戒兄

暂别家山卓锡泉，潜神静虑卧云烟。  
正偏不落言难举，物我双忘道自坚。  
覩面相呈无剩法，当机一句具三玄。  
漫将无孔笛儿弄，吹彻九霄天外天。

## 寿德恒禅人

四十九年住此山，那知世态有多般。  
酱盐仅有一生足，势利全无半点关。  
道重已超空劫外，名高宁作等闲观。  
有人问我山居事，花白芳菲水自潺。

## 说禅境偈示胡宗虞

慕道有如考古同，依他样子莫朦胧。  
定中绝念沉昏寂，坐内无疑堕死空。  
入定顽空冥作主，四禅死定主人公。  
愚夫岂识迷家宝？错路修行枉费功。

## 附录：胡居士赠诗

三生何幸到如今？钵盂林深得妙音。  
嚼细梅花方有味，破开竹节总无心。  
胸中锦轴都霏玉，舌上红莲尽是金。  
别后云山遮不住，几回相忆几回吟？

## 题槟榔屿极乐寺(妙莲师翁手建)

琳琅极乐新成寺，杰阁层楼碧映红。  
薝蔔花开香雾里，菩提树在白云中。  
说来有法原无法，参透非空却是空。  
最爱僧房闲坐处，一窗明月半帘风。



## 鸡山大王庙

包括灵泉老地皮，抗流清处个中奇。  
胚胎蚌贝分还合，吞吐龙光即亦离。  
尺木庭前花烂漫，锁烟桥畔雨参差。  
当年庭尉今何在？四壁萧然独有诗。

## 题苍山凤眼洞

苍山何日凤来临，飞去飞来岁月深。  
触目乍惊天宇阔，养心一任夜潮沉。  
磴危尚恐迷高下，洞奥何劳问古今？  
六诏昔年歌有道，八方瞻望不凡禽。

## 秋深阅藏有感

秋深无处不烟霞，坐对浮图意更赊。  
冉冉残云节露冷，潺潺流水出山叉。  
焚香静夜披文句，掩卷回光印自家。  
大意观来无半满，文言之外有拈花。

## 赠自慧大师

祖德传灯不记年，试观乔木引莺迁。  
芳型不落南华后，妙道曾传西意前。  
精进可能鹏比翼，沉潜应有月明天。  
拈花公案今陈迹，但祝君能一力肩。

### 赠香山宗亮和尚

香山泉石自清奇，卓锡高僧尚恋之。  
心学寻源宗马祖，禅灯久照寂无师。  
螺峰宝阁开新面，古渡遗风触旧思。  
晤坐中霄谈靡倦，花阴已转上廊时。

### 赠性慧上人

生平性癖拙于诗，每遇诗人又学诗。  
自听法雷驱睡意，更将甘露涤尘思。  
锡飞西土振东土，灯续微师又妙师。  
莫道谈经空色相，应知顽石点头奇。

### 因护法居士过访夜话

柳標横担不问家，春归草色渐芳华。  
当窗喜见梅添雪，搔首方知鬓上花。  
诗苦未谙工与拙，山空哪计路偏赊。  
霜钟叩击松间梦，竹外风移翠影加。

### 牛头山感怀

迴出层云展画图，青狮白象点玄珠。  
当年快睹禅宗盛，自后犹闻道力敷。  
四祖不传真面目，二师只话本来无。  
缅怀岂是佳山水？令我情深古丈夫！

## 赠觉乘上人

月落星辉气尚豪，兴来不用觅香醪。  
半窗竹色留青影，一枕松声吼怒涛。  
身世虚浮如蝶梦，人情轻薄笑鸿毛。  
寄言林下参禅客，惟有庐山遁迹高。

## 大觉寺小憩

熏风拂拂过山家，为入松阴路转斜。  
临水不闻鱼戏藻，到门犹见鸟衔花。  
定心有觉推支遁，法眼无偏羨永嘉。  
小坐竹亭尘顿息，何劳饮我赵州茶？

## 暹罗龙莲寺养病

自入龙莲养病疴，风光恰似老维摩。  
束腰尚乏三条篲，补衲还余半亩荷。  
竹簟无尘清梦少，蕉窗有兴夜吟多。  
明朝若得青莲约，缓步深山问鸟窠。

## 居仰光时与陈云昌极相契来访不值

鸟道千寻不易攀，缘何得透白云关？  
知君精进能忘倦，顾我疏慵未改顽。  
鲜石那堪题妙偈，枯藤却爱点佳山。  
莫嫌小院无精供，独有清溪叠翠鬟。

## 送净参上人回闽

曾闻老子道如龙，说似吾兄更不同。  
动若春山腾紫气，止如秋水映寒空。  
青莲舌吐谈多妙，皓月当胸意自融。  
游罢沪西归去后，门前定有向南松。

## 过崆峒山

凿破云根一径通，禅栖远在碧霞中。  
岩穿雪窍千峰冷，月到禅心五蕴空。  
顽石封烟还太古，斜阳入雨洒崆峒。  
山僧不记人间事，闻说广成有道风。

## 五台山

名山胜概自天开，一万菩萨住五台。  
积雪千年僧入定，祥云一朵猊初回。  
奇哉金色清凉界，乐也曼殊智慧才。  
前后三三是多少？喜师行脚不徒来。

## 夜泊洱海

数年不作海天游，今夕乘风一泛舟。  
似箭灵槎穿巨浪，如霜皓月映高秋。  
钟鸣断续隋唐寺，渔唱沧浪芦荻洲。  
欲问前朝争战事，恐惊波底老龙愁。

## 寄妙岩同参

岁使人归说大名，始知驻锡在杭城。  
廿年契阔音书杳，两地相思感慨增。  
禅友同参皆老大，离群索处费经营。  
何时再集东林寺，重把诗文仔细评。

## 梅开在冬至后一日

天道循环岂数哉，一阳初复透三才。  
梅花早布人间信，葭管时飞琴上灰。  
按候应知阴已往，占云可决泰将来。  
这般默露天心处，独有禅翁预解怀。

## 厦门虎溪与会泉上人夜话

溪连海气逼虚空，一道悬崖小路通。  
山色重重图画里，人家隐隐雾烟中。  
鹭江水静月铺白，雪岭枫高霜染红。  
更感会公多雅意，烹茶相对话无穷。

## 寿北京龙泉寺道兴和尚并柬心学老和尚

王城闹市现神通，绕座香云知几重？  
三度圆光成戒品，两朝名宿印心宗。  
禅参赵老庭前柏，寿比黄梅岭上松。  
但识曹溪真的旨，大千都作一华封。

## 题鸡足山雷音寺

兹山若非祇树林，昔人何以号雷音？  
江风怒吼三天力，泉水清冷十地心。  
驯鸽不惊云外虎，毒龙偏护水中禽。  
寄言海内波旬众，莫与吾师较浅深。

## 天台山石梁桥

两山连系架空来，岂有飞虹费剪裁？  
不信凡夫能着力，焉知菩萨显奇才。  
神工妙出人工外，鬼斧精于铁斧开。  
锁纳名山诸胜概，桥流不去莫惊猜。

## 题智药三藏开辟曹溪宝林山(即今南华寺)

鸟瞰高峰圣域图，形如象鼻护禅都。  
预知英俊如林木，曾饮溪流净钵盂。  
镜树原无真面目，碓房应有探骊珠。  
精灵山水诚如此，向往情殷古丈夫。

## 拈钟板韵

自设禅堂萃若英，四时钟板甚分明。  
威仪整肃隆朝野，规矩森严冠一精。  
从上纲宗今此振，由来慧命自兹清。  
奈何末运徒儿戏，终日钉铛礼不诚。

## 忆初发心日有感

六十年余被业牵，翻身直上白云巅。  
眉间挂剑清三界，空手携锄净大千。  
识海干枯珠自现，虚空粉碎月常悬。  
撩天一网罗龙凤，独步寰中接有缘。

## 赴佛严大会柬德润禅人

忆昔随流绕法堂，争知地老与天荒。  
乘风捕虎云生足，入海擒龙月满窗。  
劫外优昙初发蕊，天边月桂正芬芳。  
于今重履清凉地，万象森罗拥法王。

## 怀普照和尚

为歇狂猿诣远山，谁期早捷白云间。  
调同湛露盈禅室，念切红轮落照关。  
猊座高张重遣兴，法灯朗耀迭开颜。  
归怀欲叙寒暄事，不觉霜飞入鬓斑。

## 怀普陀顶山文质和尚

昂首青霄数几人，阿谁彻骨没锥贫。  
曾经浊浪心逾静，早待巾瓶印更亲。  
坐断千山茅屋月，唤回大地洞中春。  
光辉祖室无多让，一段馨香久播尘。

## 秋夜梦萧国良

少小相亲弟与昆，兰陵堂下乐天伦。  
豪吟子美诗千首，狂饮青莲酒一樽。  
漫道琴书难有托，终怜儿女未成婚。  
醒来独见屋梁月，清韵悠悠绕梦魂。

## 访友

雨过青山景色宜，登临正及菊花时。  
半山先入王维画，海气全收杜甫诗。  
出塞笳声悲断续，排空雁字望依稀。  
我来绝顶频惆怅，却欠良朋酒一卮。

## 戒期牡丹忽开

声声羯鼓自天来，催得丹花晓夜开。  
素粉高堆童子面，轻脂淡染美人腮。  
为嫌吴苑风烟地，来伴山僧定慧台。  
独笑灵云无视听，误将桃萼叹奇哉。

## 结茅终南山

远离城市隐山阿，为爱山阿乐趣多。  
春鸟啼时花灿烂，秋蝉鸣处月婆娑。  
高情岭上松千树，免俗庐边竹几窝。  
我欲栖心犹妄想，谁知早被是非魔。



## 寄普陀法雨经楼印光法师

愧无健笔写青天，底事由来记不全。  
况值秋风惊晚树，料应寒月伴枯禅。  
挑灯夜拥生公榻，对座时谈寂子篇。  
遥忆普陀经隔岁，黄花开遍宝楼前。

## 栖芦五台山秘摩崖

烦恼犹如水上波，一翻一覆复如何？  
松花饭饱忘香稻，椒荔衣轻胜绮罗。  
园果只堪供鼠耗，田租不足税催科。  
殷情更有西风月，夜夜清光照绿莎。

## 游平阳府南北仙窟

黄河岸柳绕荒烟，仙窟临流接大川。  
望断红云飞白鹭，浮来碧浪漾青田。  
秋山影落维摩笔，鸿雁声归子美笺。  
曩日莲花留鹿迹，风光犹在夕阳边。

## 与诸居士游黑龙潭赏梅

镇日庵中绝点埃，却寻春色到山隈。  
潭光频溅九真地，花信争传一树梅。  
点点清芳捐俗虑，珊珊瘦骨岂凡材？  
寒香未负罗浮意，盍上神仙百尺台。

## 雪窦看瀑

不是玉龙出翠峦，雪光岂得溅晶盘？  
弥空云气晴犹湿，峡岸雷声敛尚难。  
素练重重穿树碧，明珠滚滚落江寒。  
我来倚杖崖头立，好与游人隔槛看。

## 答友候

柴扉虚掩自安然，与世无关只乐天。  
百尺潭声流日月，一林鸟语话诗禅。  
空山说法云为幔，削壁栽松石作田。  
自是渊明归去后，至今不到虎溪前。

## 和宁海同参学友雁字诗

春日融和秋露清，云间图画应时呈。  
行行浑似龙蛇阵，字字犹如画幅明。  
两翼初联新翰墨，五常夙具旧声名。  
只因预识寒温处，惹得无心倍有情。

## 为海门方丈作偈

虽然处处有三椽，恁得清池且种莲。  
一榻无余随意坐，两餐之外任高眠。  
卷翻大地无些土，粉碎虚空别有天。  
扫尽尘劳无挂碍，逢人只是不谈禅。

## 赠伟然开士

大隐从来在市鄺，全膺五福类诸天。  
书经不亚钟王体，演法长游流俗边。  
但见庞公成妙道，从知火宅有红莲。  
更兼净业资人已，苦海今添一法船。

## 九华天台山

禅关高拥万山前，积雪遥看落照边。  
奇石似从岩外立，危崖还拟座中悬。  
蹉跎岁月安禅地，点缀云霞护法筵。  
眼界一开千里月，天台胜迹古今传。

## 明月庵感怀

老大堪伤事浪游，星霜冉冉白云头。  
高山流水时招隐，野鹤孤云乐自由。  
时倚东皋迎素月，闲披西爽数青丘。  
凝眸便作乡关梦，一席轻风卷旧愁。

息影空门事若何，欲图敛迹影偏多。  
无心着履频高下，得意天机懒琢磨。  
偶随春茗人如醉，厌听狂歌语近魔。  
梦梦彼苍君莫问，家山犹是障烟萝。

## 送 春

花魂欲断鸟凄啼，试问春光何处栖？  
片片落红飞远近，枝枝斜照露高低。  
繁英不作飘香态，嫩绿偏从老干齐。  
为报东林休拟意，来年订约赏南溪。

## 哭本师法源和尚

西风吹折上林枝，鸾鹤于今失护持。  
低首不逢三顿棒，伤心下泪一哀诗。  
云瓶献寿春风后，作赋招魂白露时。  
曾记昔年秋夜月，印心曾有几人知？

## 妙峰山上方庵

妙高峰顶上方庵，晓日朝朝照碧潭。  
树里琳宫藏贝叶，亭前玉蕊放优昙。  
眼前消息原无隐，脚下提持尽指南。  
话到其中亲切句，前三三与后三三。

## 秋深于桐官山茅蓬与宗达大师夜话兼送别

山林秋夜雨初停，坐对蒲团漏已深。  
验我行藏拈半偈，知君身世悟三生。  
篝灯欲动寒花语，有约重寻旧笠盟。  
消息又通投子路，何须汲汲向南行？

## 隐居九华山狮子茅蓬

尘世谁能识隐踪，行吟陌上偶扶筇。  
竹分新旧青深浅，山别阴晴翠淡浓。  
梦里家山衡独秀，道于今古意终穷。  
翠峰古寺烟萝隔，坐听疏钟在远峰。

半间茅屋一闲僧，破衲如蓑碎补云。  
雨后每栽松柏树，月前常读贝多文。  
青山满目空诸有，黄叶堆门绝世纷。  
搔首不妨须发白，未能高洁也超群。

翛然林壑足忘年，些事无关只自禅。  
树密暗收千嶂雾，竹高翠映一林天。  
机心未绝花争放，懒习何妨鸟对眠。  
向晚夕阳悬古镜，本来面目自森然。

苦乐何须较眼前，芒鞋竹杖总茫然。  
无舟可渡情中断，有路堪扞梦里天。  
花到夜深知寂寂，草经霜败尚芊芊。  
风尘若定荣枯事，习静人知世外禅。

## 赠归宗法性老宿

聊向松丘植一枝，主宾针芥颇相宜。  
几番冷况消无尽，一片冰心涅不知。  
世味翻来都法乳，杖头点处总威仪。  
投机顿觉忘年齿，须鬓霜侵失所之。

## 贺寄禅和尚任天童方丈

衣留太白一灯长，百尺松高古道光。  
法印特开新雨露，祖庭复振旧冠裳。  
山中礼乐千秋究，海内文章万古香。  
总是三关曾透过，东西震竺任翱翔。

## 赠松山秋然大师

素居林下示单传，寒谷常生自在香。  
傲世由来无六月，冷怀何处不三光？  
少林共契唯心旨，熊耳平分了义方。  
自有冰心留太古，任教天下辩青黄。

## 卧病偈

小病何须日恐惶，饶他艾术与姜汤。  
通身自是還元药，一念无非寿世方。  
白昼经行提劲气，通宵禅坐定心香。  
不资药力资神力，只此伽陀大药王。

## 诔郑茂岗居士

民国二十年冬，郑子健率眷，奉其太翁茂岗居士，南归香山，次于镜海，旬日得噩耗，寂于莲花峰下。其家子孙眷属，多三宝弟子，勤修净业。经云：“西方佛号，一历耳根，永为道种。”

百年大事都如梦，一觉春光九十年。

此日翻身归觉位，西方直指示前缘。  
信知净业成家业，即在人天入佛天。  
子职若能全孝德，为亲当植火中莲。

### 寿赵藩石禅居士

藩封万里羨君豪，易水风高寿亦高。  
柱石承天占帝赉，巴陵夜雨息惊涛。  
薇垣映日隆维翰，花甸行春到乐窝。  
难得具生一切智，无边光寿是弥陀。

### 元旦日赠夹山法周上人

镇江一别各浮沉，冬尽春回闻足音。  
恰值道吾开鹤篆，欣逢船子识钩深。  
拈花旧案频餐采，法会新轮转拜金。  
我爱夹山门范峻，安禅说戒到而今。

### 示学人

莫嫌老大不知愁，对境翻能为尔谋。  
训诲未从今日熟，契经还向几时求？  
清宵隐几惟贪睡，白昼披襟事浪游。  
倘不束心求至道，未如黑发可能留？

### 秋 怀

中庭落照雨初晴，翠叶迎人扑面轻。

丛菊翻风清欲语，芙蓉映水艳徒惊。  
尝将世味催繁鬓，叹息人情且避名。  
夜静疏钟敲月上，漫将感慨对孤明。

### 体安和尚索诗

大道浑然无所名，知师素蕴激源清。  
光分祖焰鸡窗净，座对林皋鹤梦醒。  
乔木阴森空色界，灵台皎洁绝凡情。  
隋珠赵璧由来重，怎及法华多宝经。

### 登西藏大雪山纪胜

路入西天更有天，雪峰高矗万峰巅。  
乾坤闾辟非人世，法界氤氲集古仙。  
四面山川收足下，一帘星斗挂窗前。  
云霞雾霭堪消受，却胜乘槎泛月边。

### 潮州金山学校请讲《心经》，众学生请题一偈

般若不属有无言，万象森罗一体圆。  
动止不昧当前鉴，迥出中流两岸边。  
溪声说法听者听，猿鸟唱和玄中玄。  
触处逍遥触处是，桥头湘子亦灵源。

### 赠胡文虎居士(有序)

在鼓山时，与胡居士暨林鸿超，同游喝水岩后，已十七年矣！



居士多寓叻坡，近在香港建虎豹别墅，筑浮图数座。工竣，于戊子春，派人至云门，相邀到港，赋赠。

喝水岩前同听钟，十余年事各西东。  
万金油药家家重，千佛祥光事事隆。  
广植菩提根已熟，有缘香海又相逢。  
浮图七级皆多宝，万德庄严智慧隆。

### 示空谈不行持者

佛法不是空口讲，言与行乖成两样。  
名闻利养快一时，热铁火轮苦万状。  
袈裟底下失人身，地狱门中难解放。  
闭口不语三十年，此是上乘上上上。

### 和许坚白居易原韵

山寺难邀长者车，何时枉驾过幽居？  
感君鼎力为屏翰，羨子心田胜美畬。  
喜有新诗辉斗室，愧无白犬报音书。  
问予镇日浑何事？一句弥陀万虑舒。

### 湾甸土司景绍文专人送袈裟至山问道答以诗

紫衣遥惠到柴扉，远隔关山入翠微。  
瘦骨自怜寒雨夜，栖鸟犹解望晴晖。  
异风殊俗皆成佛，见性明心是指归。  
珍重谢君将厚意，一声清磬代皈依。

## 别之鼓山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由京请藏回鸡足山。至厦门，得莲公噩耗，转回鼓山。料理事毕，告辞。大众再三挽留，以奉藏旋滇，又伤国难，不敢延缓，留偈作别。

夕阳归客感愁心，忆侍巾瓶泪满襟。

海我真修戒定慧，动人感叹去来今。

（四十余年沧桑之变，老者不见，青年不识。）

龙髯未及斯何世，鹤影长空渺故林。

今日真成生死别，孤怀寥落发长吟。

## 和周谦牧居士原韵

《楞严》验性命击钟，日用不知带业浓。

八万法门方便说，一言当下尽归宗。

梦同善恶僧依虎，劫度庄严鱼化龙。

般若缘深文字胜，知君句里有机锋。

## 和岑学吕居士原韵

一事一物皆道微，茶何苦也蕨何肥。

天机活泼花迎鸟，人事艰难食又衣。

欲学修行齐放下，倘言向上更知稀。

观空试向蒲团坐，那有身心与是非。

## 附原作及序

甲申冬，日寇陷曲江。虚师由乳源派僧来迎，冒大风雪，迁途

二日，乃抵云门，至则雪夜迎年矣！在寺两月，侍师时有启发，呈诗一首。

鸟道盘空入翠微，经旬积雪瘦山肥。  
断桥石乱迷樵屐，破寺云归补衲衣。  
隐迹尚嫌林未密，清修宁怨粥常稀。  
棒头多谢吾师眼，今是何曾异昨非。

### 偈答张溥泉居士继

扫除尘迹入山林，如幻林间伴野禽。  
懒惯云山闲似我，觉来宇宙小于心。  
万缘顿息息何住，一念皆空空自吟。  
此径已通前后际，和光混俗罕知音。

### 答屈光瑞居士

乐天问道在西湖，忆起金山事更娱。  
自是镇门须玉带，因而听法屈金吾。  
放开鹤去前山远，觅得牛归牧草枯。  
弹罢无弦琴几曲，流商刻羽和还无。

### 偈答黄蘅秋居士

忆曾揖别在香湖，一片丹心辅国都。  
千丈灯悬无我相，半龕香藹是真吾。  
月挑兔角江心阔，风系龟毛树影枯。  
四大本空何所住！浮云散净自虚无。

## 和刘若英原韵

蚁光炎于丙子岁，来南华礼祖后，回泰被刺，夫人刘若英以相片并诗寄来，送入功德堂。

茫茫苦海叹劳尘，善恶升沉自有因。  
报尽一生还是喜，了其千劫有何瞋？  
裂开神网兼情网，始觉盘新日又新。  
汝是女流犹解事，楞严会上看华巾。

### 原 作

一念驰求未息尘，娑婆草草叹劳人。  
曹溪礼佛曾留影，泰国修罗忽动瞋。  
宿债已酬诗债累，世情能淡道情新。  
宝林山水西天样，莫恋霓裳爱锦巾。

## 随缘无碍三偈

自爱灵山入海湖，逍遥云鹤是良图。  
月挑兔角江妃避，风系龟毛石女呼。  
道岸登时心即佛，慈航渡过我忘吾。  
云峰楚道曾超越，战伐声中一览无。

策杖寻幽路逶迤，寒花照眼一枝枝。  
峥嵘石壁摩空出，曲屈松阴匝地垂。  
烘草三年僧久住，披云此日我来迟。  
徘徊不肯便归去，笑指青岚载咏诗。

清宵云卷月轮孤，湛寂心如定海珠。  
万法此时都不会，况论尘世事荣枯。  
牛头妙契黄梅旨，虎伏长留石上趺。  
一个蒲团些子地，山青水绿总归吾。

### 和王秋湄居士韵

禅门洙泗儒而佛，几个知恩解到家。  
百岁夜灯余硕果，五宗玄印此那伽。  
妙严楼阁云何入，历劫稠林怎不邪。  
所愿福田时广种，曹溪永护古袈裟。

#### 附原韵

平生不昧曹溪水，仿佛南华是旧家。  
殊胜眼穷收窄堵，万函龙曜护楞伽。  
余魂欲净犹惊劫，瑞像无言直破邪。  
乘愿憨山今得是，道场知复照袈裟。

### 和真如居士韵

天真不假异和同，如影随形处处逢。  
时流当下能荐取，四生十类尽皆蒙。  
大似伶人一场幻，有何尊卑富与穷？  
指点明明似镜，切勿自负负祖翁。

#### 原 作

如来德相众生同，畜狱翻身几度逢。

地厚天高庸可共，驴前马后早相蒙。  
明如足下犹轮翳，待出头来已劫穷。  
名自缚人人岂缚，对观怜煞老师翁。

## 铁树开花偈

辛未年，在鼓山讲《梵网经》，方丈丹墀两株铁树满树开花。

优昙钵罗非凡品，随佛示应现金花。  
世间麟凤称祥瑞，现则吉庆昔人夸。  
兹山丈室两铁树，众言此卉不敷花。  
当有主林神拥护，故示荣粹放奇花。

## 樟树祈戒偈

在南华寺山门外，古樟一株现僧相乞戒。

佛与众生同一体，瓶盘钗钏总是金。  
了知瓶等无殊异，生死涅槃一例平。  
樟树求戒现僧相，如月印潭彻底清。  
心境幻化如马角，天堂地狱何喜惊。

## 虎拜佛偈

乙亥年十一月，在南华旧殿说戒。夜深，一虎来入戒台下，伏跪点头。被驻军见，持枪追逐。余劝阻。后不敢入寺，常近寺鸣吼。

众生颠倒十二名，有无色相各涵灵。  
南华颇与诸方别，虎伏庭前树听经。  
奇异枯柏重生翠，古樟乞戒现沙门。

大似灵山会未散，南询曾见主林神。

虎知崇拜佛威光，大小空等载典章。  
了知善恶皆是幻，弹指消殒历劫狂。  
纵有千差与万别，随缘不变是金刚。  
这个如如常不动，清浊都来是道场。

## 龙皈依偈

壬申年，在鼓山戒期，福州南台江桥龙现老人，须发俱白，来座乞戒。

圣凡未兆绝形名，识海妄动浪不停。  
透彻真妄龟毛喻，烦恼菩提水与冰。  
达多龙女有佛性，傀儡悲欢本无情。  
闽江老龙求归戒，罪心殒灭一道平。

梵戒宏施广无边，神龙崇敬祈真詮。  
岳神皈依林夜徙，神灵显应动山川。  
闽江龙为长者相，三年鼓山祈法缘。  
善知妙性常不坏，阿耨多罗当下圆。

## 南华寺

前河流向寺门，冲涌有碍；余向南岸画地，以改河流。才兴工程，一夜雨雷震，大水横流，次日新河顿成，旧河填塞，故纪之。

风雷并吼地灵惊，滂沱一夜到天明。  
开门另辟新世界，南岸河成一字形。  
昔日分流皆没迹，沟坑洼曲似掌平。

神工妙应非人测，岳神移松昔显灵。

## 题鸡足山

钵盂峰祝圣寺天王殿前，余亲手栽杉木二株于山门左右，如杆，不数年，大数围，冠胜金山。

手植百蕙钵峰前，为壮名山如锦然。  
门前双杉列左右，侍佛无倦不辞年。  
垂枝清翠堪栖鹤，荫覆一方息热缠。  
谁解乘凉双树下，洞彻心源天外天。

## 祝萧荣鹏居士双寿

兰陵堂上启华筵，西岛东瀛集众仙。  
弧矢高悬长至日，笙箫欢祝古稀年。  
埙篪叶奏家庭乐，兰玉临阶孙子贤。  
寒衲遥闻聊晋颂，木公金母寿绵绵。

## 和方乃斌居士韵

忽见南山瑞霭浮，郁葱佳气迥难俦。  
材工鳩应经连月（诸君随带工师绘测），  
香火销沉历几秋（自清初修复又将三百年）。  
禅悟谁能承鉴祖，溪名人尚说曹侯。  
檀那功德真无量，聊献新茶学赵州。

### 附 原韵

岭南胜景称罗浮，福地曹溪堪与俦。



六祖灵身垂不朽，憨师伟绩足千秋。  
名山有幸来虚老，华寺重兴仗李侯。  
但愿甘原曾饮者，明心见性续新州。

### 叠颂古水鸟树林常说法

行阐宗风遍玉湖，桃花开放悟闽都。  
大千世外随人识，七十年前认故吾。  
棕拂微扬风荐爽，蒲团坐破月轮枯。  
果能出有空斯相，静对能仁可入无。

行脚从来遍五湖，放眼南都又北都。  
嵩山另辟多分派，少室单传止认吾。  
竹击早将文字扫，葛藤已向识田枯。  
何缘此地开方丈，得听赵州一个无。

曹溪分派抚仙湖，卓锡高人自上都。  
问字人来方让我，拈花佛授忽惊吾。  
应知话堕云门在，何用磨砖笔海枯？  
愿得上方寻究竟，顿忘镜树一时无。

衍分万派洞庭湖，南北原来共一都。  
世出世间尔自尔，枝攀枝上我忘吾。  
何时得把砖磨彻，此日先观笔阵枯。  
铁棒不妨频领略，承当言下听无无。

沧溟潮涌遍江湖，天末今成选佛都。  
飞锡东来谁作主，谈宗直下孰为吾？

云生岭上形无住，月定波心迹未枯。  
此际风光人共见，个中却笑一言无。

庐山才过鄱阳湖，何用干旄到上都？  
正忆杖头寻古佛，刚于指下识真吾。  
昙花自此香流远，祇树从今叶未枯。  
愿向座前礼双足，空空沙界说真无。

大阐无遮面一湖，云游到此即名都。  
横磨宝剑惟风穴，趯倒胡床有道吾。  
楚蜀滇黔金地满，东西南北草鞋枯。  
云横一派三峰瘦，山色遥看似有无。

抚水高踪忆子湖，阴浓绿树覆仙都。  
池流三昧清如许，天外孤峰瘦似吾。  
一剑霜寒今更老，双松雪袭几曾枯？  
禅心依旧归云淡，万里烟波何处无？  
曾经杖笠至西湖，峰是飞来镇浙都。  
若有一棒到得汝，不妨十智同于吾。  
扬唇弄吻身先槁，竖拂擎拳手已枯。  
近来懒说法轮法，不向人间论有无。

相逢两会住太湖，打鼓弹筝赋两都。  
野鹤闲云忘世外，青山碧水总归吾。  
书将贝叶池长润，调落梅花笛未枯。  
非心非物自开朗，一天空洞半尘无。

水绕三峰共一湖，听经顽石纪吴都。

江流月透传心法，云去山存印故吾。  
酒兴许邀彭泽饮，诗肠不为了元枯。  
行行欲话南金贵，笑指前溪肯过无？

惊添新绿涨西湖，海气云蒸列市都。  
对影云何我是尔，隔山可识彼为吾。  
阶前拳石孤峰秀，堂下杯醪勺水枯。  
咄咄空书全大藏，欲寻一画看来无。

白云一片映晴湖，随处招提即佛都。  
说法仍然金地满，传衣漫拟派当吾。  
千年教外宗尤盛，七尺单前话未枯。  
南北顿圆俱在此，几翻拨转悟生无？

法雨霏微漾晓湖，行云流水过通都。  
远峰点翠莲开社，近水凝观月映吾。  
玉麈潭倾花乱坠，诗瓢秋老兴非枯。  
自从识得汾山子，函丈何须更话无？

唱和新成拨砚湖，诗仙纸价贵三都。  
推开明月谁为比，踏遍青山不负吾。  
地脉殊生渊自润，比肩岩秀石难枯。  
于今雪点红炉后，直下承当这个无。

薰风迢递遍江湖，风岫龙山拥郡都。  
指上单前随处是，桃蹊学下冀调吾。  
谱成白雪琴长润，梅落江城笛不枯。  
放掉收竿无不是，西江吸尽可传无。

庞山浮石到天湖，杯渡南来入五都。  
现相情形宁别尔，独尊宇宙量惟吾。  
啸生远岳声非寂，诗出狂禅兴不枯。  
近来拈得峨眉雪，六月严寒冻有无。

年来树帜在昆湖，今步俞元旧佛都。  
指岸登航先到彼，披襟当箭不须吾。  
碓头米熟休言密，茗碗搜肠岂润枯。  
何事德山才入室，东西顾盼说无无。

金绳解缆渡仙湖，任施闲闲雅且都。  
随处三玄频指示，谁当一喝敢支吾。  
遍周沙界原为法，坐破蒲团半是枯。  
拄杖而今云水外，岂嫌寸地卓锥无？  
秘渡当年驾海湖，云津佛会已成都。  
华岭锡挂山为主，少室灯传壁印吾。  
法说无边顽石点，道能精进爱河枯。  
俞元自此金沙布，量得维摩十笏无。

年来紫气遍江湖，香满檀林瑞满都。  
信口禅机皆有韵，随言棒喝岂支吾？  
传灯座上花常茂，洗钵池边草不枯。  
莫道老僧多觉悟，诸缘放下总归无。

云满南山月在湖，道风披拂到京都。  
群贤唱咏分先后，多士赓歌别汝吾。  
思透禅关偏有妙，句从意外岂同枯？

淡心欲吸西江水，不识依稀万一无。

云归远岫月归湖，几载声名冠市都。  
心境圆明函慧镜，机峰迅彻剑昆吾。  
遥瞻玉笋峰添秀，回首嵩山墨未枯。  
闻道西方游杖履，于今东步话虚无。

### 寄禅和尚逝世经年，雪中重过湘溪寺

昔年相遇楚江头，此日江南踏雪游。  
几树寒鸦迷古道，一声羌笛动新愁。  
遗诗每诵心先碎，墓草成荒泪暗流。  
回忆北平凄绝处，龙华残寺影空留。

### 吊沪上留云寺观月和尚

观师宏范气如虹，名在江南老宿中。  
二十余年辛苦事，算来一一付春风。

### 悼天台华顶龙泉庵融镜老法师

临行悲嘱付衣缁，正是薰风四月时。  
门外影存陶令柳，堂高难和远公诗。  
雨翻荷叶添新翠，泪滴连根叹色丝。  
惆怅吾师真面目，寒光一片透龙池。

领师棒喝两年余，自审通身病未除。  
倘揭盖缠登宝地，便离烦恼见真如。

频沾慈惠春临半，得奉清光月上初。  
昨日传闻师坐脱，令人肠结不能舒。

### 师翁妙连老人西逝

陡惊慧日落西州，痛煞祇园诸比丘。  
石鼓山林都变色，白云猿鹤尽含愁。  
推棺不见双趺露，入室方知半偈留。  
忆昔庐山曾记蒞，莲花再放定回头。

### 悼宁波观宗寺谛闲法师

由来天道不吾欺，法运兴衰数与时。  
空假中观成妙帝，藏通别圆岂闲辞？  
际兹末劫法独显，受托莲经是总持。  
册载杭城分座日，辩才无碍仰师奇。

### 悼赤山法老人

赤山高处竖法幢，群魔匿迹毒龙降。  
高旻道布三千里，胜侣兼收大小庞。  
有雁悲鸣来北地，无人继席起南方。  
可怜一具风雷舌，付与吴江又楚江。

### 悼沪上法藏寺兴慈法师

赤县潮高道岸崩，法雨随流逐沸腾。  
宝所苔封何所凭，眉毛排剑履薄冰。

老手紧持菩提栅，急注《仁王护国经》。  
法轮圆转不曾停，髻珠受赏更谁能？  
允宜长寿度众生，曲径无妨大道行。  
至人太上忍忘情，泰山肯比鸿毛轻。  
不往天台待佛迎，弥留无疾密持名。  
宝池金莲标一茎，青选光交众眼青。  
此界死哀彼生荣，七众一哭泪盈盈。  
茫茫苦海痛嚶嚶，一心不乱葵藿倾。  
再来群希大愿乘，我闻如是欢笑声。  
俨然未散难弟兄，起灭无踪去来平。

### 闻清一禅师讣感挽

勘破尘劳即学空，相传有诀好流通。  
摄心之外无余物，遍体寻来也甚融。  
不舍因缘崇助道，多营福业化愚蒙。  
一朝遽赴莲池约，半壁西南又缺东。

### 赠林鸿超居士七律并叙

居士与余在福建鼓山晤别已十七年，以相忆深，由闽经港来韶，步行抵云门。年届古稀，无饥倦之容。畅叙旧怀，不觉夜永。居士宿植德本，向道殷切，惜余无偃祖之饼茶，以接来机，深以为愧。翌日，居士以先有预约，必须赴穗，临行，彼此依依，仍如东林送客，且行且谈。不觉又伴至曹溪，瞻礼六祖，返马坝，登车南行。居士坚嘱书赠，特缀七律一首，并送《坛经》一部，亦若永嘉之一宿而去也！时乙亥冬月初二日书于南华丈室。

不辞跋涉乳云蹊，为道浑忘困与饥。

笑我已忘烟水梦，与君夜话饼茶稀。  
晓风相送曹溪路，午饭才过马坝车。  
一宿觉参心愿遂，《坛经》珍重赠君归。

### 遇盗说偈三首

丁亥冬月朔，陪林鸿超居士至南华礼祖毕。初三日回云门，由韶乘车，中途遇盗，迫众下车，跪地俯首，不准仰视。独嘱余立路旁，未加劫掠。余众财物，洗劫一空，即衣裤鞋袜稍好者即令剥去，致被劫者，身多裸露。时当严寒，风雪彻骨，难众冻苦，哭声嗡嗡。余虽幸免，不忍漠视，即脱卸衣物及包衣分众，遮其羞冷，稍感风寒。最惨者其中有青年男女二人，从友借资为小贩，服装货物尽被劫去，一无所存，食宿失所，冻馁堪虞。岂定业所感，因果如是欤？非圣莫知。因说偈曰：

时世不靖出门难，盗贼如林闻见寒。  
奸淫掳抢并烧杀，暴恶凶残太野蛮。  
上天无路避无处，惶惶行坐睡难安。  
但愿人人崇佛说，休将因果等闲看。

平时视民如蝼蚁，变时蚁民逞虎威。  
拦路截劫剥衣裤，裸受风雪真惨凄。  
嗟哉同侣俱遭劫，独余何幸璧全归。  
救急恤难同此情，打开包袱分僧衣。

清水因何变浊水，澄之滢之水自清。  
良民何以变为盗，主者治者须分明。  
水过石激古所叹，天寒露重鹤有声。  
空王早树无为化，垂拱而治致太平。



## 赠萧雪沧居士

弥陀一念挂心头，四色莲花涌作洲。  
七宝地成尘秽绝，一身归计去来休。  
居同善友开因地，佛亦凡夫到圣流。  
汝自回光一返照，诞登彼岸有慈舟。





像 赞



## 接引佛像赞

弥陀自性本天然，向外何劳更觅玄。  
欲识入躔垂手处，毫光常在指头尖。

## 题汉口沈诵清居士绘观音菩萨感应图

正法明古佛，示现观音圣。  
能于群生中，悲感循机应。  
鹰巢与蚌腹，鬼畜诸佛性。  
咸令识本心，脱苦得清净。  
如月印百川，普应与月同。  
海涵并镜鉴，菩萨广包容。  
佛法妙难思，度世见神通。  
世人常瞻礼，自他证圆通。

## 送子观音骑祥麟授书图赞

慈容满月玉纤纤，华钿云鬟翠欲添。  
为锡祥麟继世德，预先教授圣贤篇。

## 手持贝叶大士赞

手中贝叶是何文，透彻名为观世音。  
处处圆通无障碍，闻声随类现全身。

## 文殊大士像赞

高据狮王哮吼声，横拈拄杖智光明。  
当初错向清凉现，惹得丰干道姓名。

## 初祖达摩像赞

西来何意，有句无句。梁王不问，问亦无据。  
摘芦过江，不露行藏。脚根立稳，儿孙承当。  
一花五叶，不信而得。壁观之徒，谁能入室？  
昔来赚我，前驱蛊惑。一棒敲残，拽回天月。  
皮毛脱尽，骨髓流血。依稀似有，有何言说？

## 马祖像赞

妙体无形，随缘现相。衡岳磨砖，无端就样。  
踏杀天下，人天大匠。佛魔齐遣，一空依傍。  
四句百非，父子和唱。狮王哮吼，神龙跃浪。  
即心佛兮常心佛，不是心佛不是物。  
度生切兮春风拂，邪正都来机不失。  
咄咄，万法非侣这是谁？吸尽西江犹汨沔。

## 题兴云寺诸老和尚像赞

因李印泉居士属予修复兴云寺（又名西竺寺）。至寺百无一存，独有历代住持影堂犹在，再绘为一幅。

西竺兴云，诸老和尚，临济儿孙，法门大匠。

开创斯寺，功行无量，继位住持，后学模样。  
纸墨所绘，是相非相，悬之堂中，道无真妄。  
影不离真，离即皆谤，欲识真影，如是供养。  
咦！且道个中事若何，眉毛八字横眼上。

## 灵峽祖师赞并引

师未悉何许人氏，考诸古典，曾印心于马祖，隐于此山前岩。岩无名，以师号名之。今之寺址，原属龙潭，毒龙所居，多殃民。官绅请师制止，师诵《华严》，龙出听经，归降而去，患遂绝。众感其德，建中四年请于朝，赐建华严寺，迎师宏化。后他去，不知所终。赞曰：

契马祖机，去来无碍。  
妙阐华严，龙归息害。  
开辟石鼓，雷音普会。  
万古道同，如函合盖。

## 灵峽祖赞

龙听华严，石鼓肇启。马祖一脉，光辉远迩。  
水月道扬，无是非是。苦海慈航，古佛同轨。  
咦！白云千古自悠悠，一去无踪如逝水。

## 灵树如敏禅师赞

和尚化世，以法为任。  
垂手接机，别无余欠。  
堂中上座，人天广阴。  
真身犹存，千古明验。

## 澄芳律师赞

父谓近执，子如妙吉。白日无端，被鬼神惑。  
悲心济苦，三途无宅。碎身尘刹，报恩弘律。  
谓圣化身，一个二个。神为饶舌，翻成话堕。  
度生心切，将错就错。好不丈夫，被鬼看破。  
慧命悬丝，乘愿负驮。挽转狂澜，力行毋惰。  
竖降魔幢，亲冤通化。分身尘刹，瞻望税驾。

## 如馨律师赞

律祖如馨，优波示兆。拣点将来，传神化妙。  
好眼无翳，翳眼无耀。卅棒不饶，鬼争石窍。  
法门秋晚，大道凌夷。木叉失守，僧行渐亏。  
师继南山，洗涤忘疲。德感文殊，扶律遗规。

## 为霖祖师赞

法门模范，古佛风规。  
融理事如圆镜，陶万化于钳锤。  
劈碎泰华兮，孰识巨灵之斧凿。  
剖判鸿濛兮，始惊元气之淋漓。  
非疑世以骇俗，固大小之异宜。  
振兴梵刹入八闽，挽颓风之衰弊。  
彻继心灯宏五位，纂疏论之幽微。  
(作《华严》、《法华》、《金刚》等疏论纂要共一百五十卷。)  
施大用于云山法会(作《云山法书》等数十卷)，金声玉振；



竖法幢于圣箭祖堂，风动龙池。  
一发所系，狼藉洞上家风；  
千圣不传，破荡永祖活计。  
咦！宝所化城留不住，当观禅室烂如泥。

### 净空和尚赞

尘嚣荡尽自飘然，植品朗如月在天。  
石鼓三鸣扬祖德，而今名胜永流传。

### 妙莲和尚赞

稽首师翁，七坐道场。  
槟屿鹤山，八闽资粮。  
德感人天，闻者心降。  
法门龙象，名动帝皇。  
赐藏中外，思及遐方。  
法身遍在百草头，白塔堂上一炉香。

### 鼎峰和尚赞

不落祖机，不堕佛位。  
不中不边，无同无异。  
左之右之，出类拔萃。  
一句弥陀，念念三昧。  
识与不识，有如是义。  
咦！了得人间闲岁月，此心真到如来地。

## 达本和尚赞并引

师昔于本山执事多年，后与觉空大师等中兴雪峰。至年八十，大众请师回山为住持。越五载，端坐而逝。赞曰：

禅净耄龄杖锡还，雪峰重建梦中看。  
足拖敝履经残雪，手纫寒衣返故山。  
寻味灵源依喝水，尚留白业在人间。  
那堪去后长相忆，云木苍苍欲闭关。

## 莲茂和尚赞并引

师闽之南平县人，幼依本县开平寺脱白，得戒本山莲老人。后勤理寺务，几忘寒暑，历久不倦。莲公察其律义清洁，处事忠勤，命为监院，复为开戒结缘。其德行为众所钦。赞曰：

冲破世网，独占青莲。  
持涌泉戒，续开平焰。  
心源湛湛，珠耀海渊。  
佛性明明，日丽中天。  
虚空着楔，还本还源。  
唎！秋水连天半夜月，十方尘刹一轮圆。

## 融镜老人真赞

华顶山中，这老和尚。道齐诸祖，行继百丈。  
吴越钦尊，一山德望。独耀天台，千崖花灿。  
乾坤间气，法门大匠。人天眼目，后裔模范。  
远水孤峰，澄潭月湛。漂渺遐风，千古之上。

### 鸡足山悉檀寺妙龄和尚真赞

父母未生，本无形状。为了生缘，权现此相。  
貌古神清，心花灿烂。石老云闲，鸟啼花放。  
若问阿谁，妙龄和尚。

### 鸡足山寂光寺云峰和尚真赞

这个老汉，神怡道况。戒若冰霜，澄潭月湛。  
花灿幽崖，鸟啼青嶂。欲识此翁，松梢月上。

### 庐山海会寺志善和尚

五老峰前老叟，也来纸上现丑。  
寂光镜内藏身，孟阳界里展手。  
有时千峰嶂外，有时十字街游。  
或啸月吟风，或土面灰头。  
提起远公念珠，当场不让师友。  
罔知世缘将毕，闹里抽手西走。  
咦！威音那畔已前事，尽在山僧一笔钩。

### 宜兴显亲寺仁智和尚真赞

这老风癡，不落正偏。  
入鄜垂手，脑后着拳。  
换骨抽肠，扫去帘纤。  
隔江招扇云里仙，直上祖图光大千。  
咦！欲识此翁真面目，鸚鵡啼彻百花鲜。

## 文真老宿真赞

这个老僕，非狂非狷。貌悲骨刚，是恶是善。  
立志参修，总期实现。逢个知音，心肝俱换。  
废寝忘餐，山水不辨。三四十年，打成一片。  
久而不荒，老而益健。劈破三关，融通百练。  
四祖呵呵，二祖称善。德播两浙，道弥海甸。  
矍铄龙钟，庞眉鹤算。尊而不荣，贵而不贱。  
远观是真，近睹目眩。恶水一瓢，云开日见。  
问是阿谁，文真老汉。

## 妙方和尚真赞

这个老汉，无名无相。自小出家，不会吃饭。  
永祖驱牛，濡师夺杖。几回钳锤，几顿痛棒。  
唤不回头，做模做样。口里喃喃，心中荡荡。  
如敌相逢，靦面不让。思之恨之，时刻不放。  
捉获冤家，活埋活葬。生与同生，死则同圻。  
一心不乱，千了百当。四大真非真，这个妄非妄。  
咦！三世诸佛一口吞，九品莲台随心上。  
阿谁如斯，妙方和尚。

## 普照和尚真赞

裂爱见网，超出火宅。干蛊丛林，遐迩钦德。  
貌颀骨刚，霜松雪柏。慕公之容，山青雪白。  
仰公之道，松风水月。性无边表，大道寥廓。

## 法忍和尚真赞

道不在丹青，禅不在相貌。  
强自摹将来，赞之有何说。  
一笑震天涯，一语钦海岳。  
七祖一条棒，千僧唯一喝。  
豪气动坤维，风光穿碧落。  
从不轻视于人，就里有些快活。  
衾枕天地兮自歌自乐，优游三界兮夜摩兜率。  
咦！他年要识真面目，万象森罗活卓卓。

## 月霞法师真赞

九华翠峰，天地一脉。前贤守法，后贤循则。  
简素质朴，甘苦同克。谦柔敬畏，保身全德。  
禅林绚彩，十方启色。唯心即佛，了无滞惑。  
无声如雷，岂关语默。不住人天，岂慕乐国。  
脱体全空，归无所得。云峰出岫，崖峦挺持。  
啼鸟声声，松风瑟瑟。

## 圣修大师真赞

不是恁么形像，刚才起模画样。  
从来万法同根，究竟虚空等量。  
鸡峰授汝律仪，冀汝法超吾上。  
作么天意难知，不料老存少丧。  
非独汝歿动吾悲，同门谁堪为法将？

## 鸡足山石钟寺宝莲和尚真赞

道在心传，岂在外观？

烟巢鹤梦，月窟蟾寒。

静里万缘藏鼻孔，笑中百事见眉端。

垂老训诫后来者，嘱办丛林愿量宽。

誓以佛法为轨范，海纳十方实可遵。

## 自题半身像

（何文标宽仁居士请）

半隐半显个模样，谓是祝圣老和尚。

圆月当户非无身，兹时不欲露全相。

清光泻地太无端，谷答泉声何勾当。

潇湘鸿雁未南飞，莫谓南溟无风浪。

## 自题照像（一）

这个皮袋，何须领会？潇湘俗子，佛门后代。  
闽海缁衣，辛酸未懈。杯子扑落，堂砖花碎。  
石人皱眉，虚空陨堕。两叩清凉，文吉途待。  
奉辞秦川，终南雪盖。蜀藏西印，奔走中外。  
旋国腾冲，萧然一衲。共语二旬，心空月白。  
三谒鸡峰，息肩茅结。扶起刹竿，重理覆辙。  
值法难起，百计心裂。驱驰四方，群策群力。  
创佛教会，全国分设。新政时更，斗争为法。  
数十年来，共修罗宅。驻十六寺，五兴祖刹。

披心沥胆，受尽磨折。或瞋或喜，空花水月。  
有询佛法，无言可说。教令耕耘，但莫休歇。  
搬砖弄斧，针灸透穴。饥飧渴饮，与世无别。  
一息不继，羽毛鳞甲。苦哉轮回，沓波起灭。

## 自题照像(二)

貌瘁形枯，千差万异。状有所变，不变者谁。  
变与不变，总是儿戏。身外之形，形外之相。  
坐断中流，岂有两样？隐中有显，显中含隐。  
隐显堕缘，如波逐浪。隔山见烟，了知是火。  
人林草伏，知有兽过。丹青妙手，欲觅这个。  
端详问取，牛马驴骡。

## 自 赞

(云南唐宽清请题)

这个痴汉不知羞，老太龙钟逐浪游。  
石火命光牛马走，不分清浊混时流。  
自家大事犹难顾，专为他人耽甚忧。  
但看世事如累卵，多年未得一同俦。  
真可叹，这老牛，莫到眼光落地使人愁。  
问渠为何不放下，待众苦尽那时休。

## 自 赞

(星州何宽洪请题)

这个阿师，眉横眼上。非圣非贤，非人鬼相。

标示来者，毋昧此样。数十余年，东飘西荡。  
胡言乱语，当仁不让。谓是虚云，幻游世上。咄！

## 自 赞

本无名相欲呼谁，地狱天堂任所之。  
不是虚云不是你，莫把牛儿作马骑。  
(陈宽光居士请题)

不须问名相，包子原是面。  
异形千万般，本体何曾异？  
这个清虚理，出没任游戏。  
捉影显纸上，不是虚云意。  
(陈佛林居士请题)

偶游尘幻境，迎风一披襟。  
相识满天下，几人是知心？  
虚空自寥廓，日月任浮沉。  
寄语忘机者，休从纸上寻。  
(星州陈一中居士请题)

有名有相便是我，无名无相是阿谁。  
虽将水墨描模样，是否虚云也未知。  
(罗宽普居士请题)

日出海浴，月圆影树。水湛波澄，有形随露。  
作空花行，办水月务。降镜中魔，梦修六度。  
灯笼露柱酬妙用，禅机拈作敲门户。



(杨谷樵请题)

貌古形枯倚杖藜，画来亦似须菩提。  
真空正合留声色，春梦醒时听子规。

(薛宽贤居士请题)

憨憨呆呆老冻脓，颠颠倒倒可怜生。  
走遍天涯寻知己，未知若个是知音。  
挑雪填井无休歇，龟毛作柱建丛林。  
耗费施主钱和米，空劳一生受苦辛。

(柳征铭宽智居士请题)

这个痴汉没来由，荆棘林中强出头。  
峰顶直钩寻钓鲤，海中拨火欲烹沔。  
作事岂从人所事？怀忧不为我而忧。  
问渠何故寻烦恼？担子加肩未敢休。

(星洲佛慈居士请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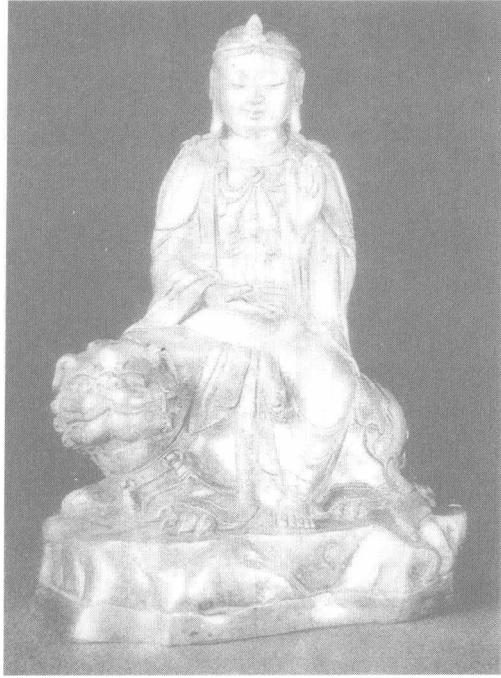
田衣杖藜，幻游浮世。  
空融声色，夜月猿啼。  
天无涯际，云无有羈。  
应以比丘得度者，权现模样应来机。

(菲律宾周宽度居士请题)

## 为法兰和尚真赞

做得和尚，能转业障。藏拙瓮中，放光纸上。  
权名为真，实亦无妄。塞满虚空，那处着棒。





自迷年譜



## 虚云老和尚自述年谱

予俗姓萧，系出兰陵，梁武帝之后。世居湖南湘乡。父玉堂，母颜氏。清道光初年，父宦游闽。戊戌己亥间，佐治永春州幕。父母年逾四十，忧无后，母赴城外观音寺祈子，见寺宇残破，及东关桥梁失修，发愿兴建。父母同梦一长须著青袍者，顶观音跨虎而来，跃卧榻上。惊起互告，遂有娠。翌年，父移佐泉州府幕。

**道光二十年庚子(一八四〇年)，一岁。**

七月二十九日寅时，予出生于泉州府署。初堕地，为一肉团。母大骇恟，以今后无复举子望，遂气壅死。翌日，有卖药翁来，为破之，得男。由庶母王氏抚育。

**【是年大事】**鸦片战争起。清道光一十九年(公历 1839 年)，粤督林则徐禁鸦片，焚英商藏烟，英国进兵广东。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一八四一年)，二岁。**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一八四二年)，三岁。**

**【是年大事】**《江宁条约》成，开五口岸通商，割香港给英国。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一八四三年)，四岁。**

以上四年，在泉州。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一八四四年)，五岁。**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一八四五年),六岁。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一八四六年),七岁。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一八四七年),八岁。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一八四八年),九岁。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一八四九年),十岁。

以上六年,在漳州福宁。

道光三十年庚戌(一八五〇年),十一岁。

父复回泉州。祖母周氏年老,以予兼祧继叔,为定二室:一田氏,一谭氏。二家皆湘籍、宦于闽者,世交也。冬月,祖母周氏去世,父丁忧守制。

【是年大事】洪秀全起义于金田。

咸丰元年辛亥(一八五一年),十二岁。

二月,予父以事往台湾,携予行。初乘小洋船,由厦门出发,于茫茫大海中,现一物大如山,高出海面数丈。全船人均合掌念观世音菩萨。船行半小时,始见鱼尾形,其长不知若干里也。

【是年大事】洪秀全陷永安,称太平天国天王。

咸丰二年壬子(一八五二年),十三岁。

予随父送祖母、生母灵柩,回湘乡安葬。请僧人至家作佛事,得见三宝法物,生欢喜心。家中藏有佛经,初看《香山传》、《观音菩萨成道事》,熏染于心。八月,随叔父蒲堂进香南岳,遍游诸刹。若有夙缘,不欲回家,以畏叔严,不敢言。

**咸丰三年癸丑(一八五三年),十四岁。**

父窥予有出尘志,欲因势利导,留于家中,请一位先天大道王先生,教在家修行法,令看各种道书,及教内外气功。心弗善也,然又不敢言。冬,父服闋,付予属叔父管教,自往福建,佐厦门关事。

**【是年大事】**洪秀全定都南京,曾国藩募湘军。

**咸丰四年甲寅(一八五四年),十五岁。**

**咸丰五年乙卯(一八五五年),十六岁。**

父在厦门关二年,又回泉州。

**咸丰六年丙辰(一八五六年),十七岁。**

予在家读道书三年,认为非极则事,如坐针毡。乃佯博叔父欢,助理家政,以懈其防。一日,乘叔父外出,予念离家时至,乃打包向南岳去。歧路多,半途被截回。将予及从侄富国送至泉州。未久,父将田、谭二氏接回,举行婚礼,将予禁锢。与二氏同居而无染。予为二氏说佛法,亦能领悟。见从侄富国有超俗志,亦时与说法。闺中、堂外,胥成净侣。

**咸丰七年丁巳(一八五七年),十八岁。**

**【是年大事】**英法联军攻陷广东。

**咸丰八年戊午(一八五八年),十九岁。**

予决志离俗,从侄富国同此志。暗探福州鼓山路程,作《皮袋歌》一章(见《法汇·诗偈篇》),留别田、谭二氏。与富国同逃至福州鼓山涌泉寺,礼常开老人,为披剃。

【是年大事】英法联军陷大沽,《天津条约》成。

咸丰九年己未(一八五九年),二十岁。

予依鼓山妙莲和尚,圆受具戒,名古岩,又名演彻,字德清。时父在泉州,派人四出寻访。富国于圆具后,行脚参方,去后,不知踪迹。予隐山后岩洞,礼万佛忏,不敢露面。时遇虎狼,亦不畏惧。

咸丰十年庚申(一八六〇年),二十一岁。

居山洞中礼忏。

【是年大事】英法联军陷北京,帝幸热河。订《北京条约》,九国通商。

咸丰十一年辛酉(一八六一年),二十二岁。

仍居山洞礼忏。

同治元年壬戌(一八六二年),二十三岁。

予在山洞礼忏,已满三年。一日,鼓山职事来告,谓“泉州萧老太爷已告老还乡,汝可不必匿避。妙老和尚称汝恒心苦行,但修慧,还须修福。汝可回山任职,为众作务”。予遂回山门,任职事。

【是年大事】常胜军击败太平军于上海。越南割南部支那与法国。

同治二年癸亥(一八六三年),二十四岁。

予任职鼓山。

同治三年甲子(一八六四年),二十五岁。



仍任职鼓山。冬十二月，闻父在湘乡原籍病故。从此不探问家事，断绝音书。

【是年大事】洪秀全服毒死，太平天国亡。

同治四年乙丑(一八六五年)，二十六岁。

仍任职鼓山。

同治五年丙寅(一八六六年)，二十七岁。

有乡人来言，谓予父歿后，庶母王氏领二媳出家为尼。王氏法名妙净，田氏法名真洁，谭氏法名清静(详见下宣统二年)。

予任职鼓山，已满四年。所当职务，自水头、园头、行堂、典座，皆苦行事。中间曾派廛事，弗为也。即寺中常住，时有单啜，亦不领受。每日仅粥一盂，而体力强健。

时山中有古月禅师，为众中苦行第一，时与深谈。既而自思，任职多年，修持不无少碍。又思昔日玄奘法师欲取经西竺，于十年前，先习方言，日行百里；复试绝粒，先由一日起，以至若干日，以防沙漠荒碛，绝水草也。古德苦行有如此者，我何人斯，敢弗效法！乃辞去职事，尽散衣物，仅一衲、一裤、一履、一蓑衣、一蒲团，复向后山中作岩洞生活。

同治六年丁卯(一八六七年)，二十八岁。

同治七年戊辰(一八六八年)，二十九岁。

同治八年己巳(一八六九年)，三十岁。

以上三年，住山洞。此三年中，居则岩穴，食则松毛及青草叶，渴则饮涧水。日久，裤履俱敝，仅一衲蔽体，头上束金刚圈，须发长盈尺，双目炯然。人望见之，以为魅，怖而走。予亦不与人言谈。

初一、二年，时见胜境，不以为异，一心观照及念佛。处深山大泽中，虎狼不侵，蛇虫不损。不受人怜，不食人间烟火，幕天席地，万物皆备于我，心中欢悦，自以为四禅天人也。夫世人之患，为口体耳。古人有所谓“以一钵轻万钟”者，我今并一钵而无之，无碍自在，因之胸次洒然，体力日强，耳目聪明，步履如飞。自问，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后一年，乃随心所欲，随意所之，有山可住，有草可食，行行重行行，不觉又一年矣。

**同治九年庚午(一八七〇年)，三十一岁。**

一日，行至温州某山，栖息岩中。

一禅人访至，顶礼问曰：“久闻高行，特求开示。”

被伊一问，深感惭惶，乃曰：“智识愚昧，少所参学。望上座慈悲指示。”

曰：“你如是行径，有多少年？”

乃告以经过。

曰：“我亦少有参学，不能与汝说。你可到天台华顶龙泉庵，请问融镜老法师。他是天台第一有道德者，必能饶益汝也。”

予直上华顶。至茅庵外，见一僧，问：“老法师在否？”

答：“补衣的是。”

即近前顶礼，法师全不顾视。

曰：“学人特来亲近老法师，望祈垂慈。”

师顾视良久，曰：“你是僧耶？道耶？俗耶？”

答曰：“僧。”

问：“受戒否？”

答：“已受具。”

问：“你这样式，有多久？”

予略述经过。

问：“谁教你如此做？”

答：“因见古人每多苦行成道，故此想学。”

问：“你知道古人持身，还知道古人持心否？观你作为，近于外道，皆非正路，枉了十年工夫。岩栖谷饮，寿命万年，亦不过如《楞严》十种仙之一，去道尚远。即进一步，证到初果，亦不过自了汉耳。若菩萨发心，上求下化，自度度人，出世间不离开世间法。你勉强绝粒，连裤子都不穿，未免显奇立异，又何怪功夫不能成片呢！”

予被老人痛处一锥，直透到底，复顶礼，求开示。

师曰：“我教你。若听，在这里住；不听，任去。”

曰：“特来亲近，焉敢不听？”

师即赠以衫裤衣履，令剃发沐浴，作务去，并教看“拖死尸是谁”的话头。

予从此试粥试饭，及学天台教观，勤劳作务，得师嘉许。

**同治十年辛未（一八七一年），三十二岁。**

在龙泉庵侍融镜法师，时有启发。法师年已八十余，精严戒律，宗教并通，令予多参讲座，以利游方。

**同治十一年壬申（一八七二年），三十三岁。**

奉老法师命，往国清寺参学“禅制”，至方广寺习《法华》。

**同治十二年癸酉（一八七三年），三十四岁。**

**同治十三年甲戌（一八七四年），三十五岁。**

以上二年，在国清寺习经教，时往茅庵伴镜老人。

**光绪元年乙亥（一八七五年），三十六岁。**

至高明寺，听敏曦法师讲《法华经》毕，辞别镜老法师，不无依

恋，谈数夕，珍重而别。下山经雪窦，到岳林寺，听《阿弥陀经》毕，渡海朝普陀山，在后寺度岁。

住普陀时，遍参各寺刹。是年十月，潮来，一大鱼在千步沙上不能去，长数十丈，眼大如盆。渔人取肉，破出两支小木船，有发及钗钏等物。以鱼脊骨作柱墩，其大骨可作栋梁。又大潮时，于潮阳洞来一龙，鳞甲作金光色，四足全身皆现，惟不见首，其尾似鱼尾，久之乃去。

**光绪二年丙子(一八七六年)，三十七岁。**

由普陀回宁波，至阿育王寺寄火食，三元一月。拜舍利二藏，以报父母劬劳之恩。至天童寺，听讲《楞严宗通》。

**光绪三年丁丑(一八七七年)，三十八岁。**

自宁波至杭州，朝三天竺，及各处圣境。于半山，礼天朗和尚，及长松西堂。在西天目过冬。当予自宁波至杭途中，时际三伏，船小人多，无奈与青年妇女卧铺相连。夜深熟睡，有抚摩予体者。惊醒，见邻女卸衣相就。予不敢声，急起趺坐、持咒。女亦不敢动。斯时倘失觉照，败矣！勉诸修行人，不可不慎也。

**光绪四年戊寅(一八七八年)，三十九岁。**

至天宁寺，礼清光和尚。在寺过冬。

**光绪五年己卯(一八七九年)，四十岁。**

至焦山，礼大水和尚。时彭玉麟宫保督水师驻此，曾邀予数次谈论佛法，及修行途径，深生敬信。

**【是年大事】**日本并琉球。

**光绪六年庚辰(一八八〇年)，四十一岁。**

至金山寺，亲近观心和尚、新林大定等和尚。禅坐过冬。

**光绪七年辛巳(一八八一年)，四十二岁。**

至扬州高旻寺，礼朗辉和尚。是年，在高旻过冬，禅功尤进。

**光绪八年壬午(一八八二年)，四十三岁。**

予割爱辞亲，出家二十余年矣。道业未成，随风飘荡，心生惭愧。欲报劬劳，拟再东朝南海，北礼五台。住普陀数月，静中稍见胜境，发心朝台。于七月初一日，由普陀法华庵起香，三步一拜，以直拜至五台为止。时附香者，有遍真、秋凝、山遐、觉乘等四禅人。渡海后，每日行路不多。中间曾停湖州，及至苏州、常州，四人渐皆退去，予仍向前拜。至南京，礼牛头融祖塔。渡江，止浦口狮子山寺过年。

**【是年大事】**法据安南东京湾。

**光绪九年癸未(一八八三年)，四十四岁。**

由狮子山起香，从苏北入河南省。经凤阳、亳州、吴陵、嵩山少林寺，至洛阳白马寺，晓行夜宿，风雨晦明，如是行，如是拜，一心念菩萨圣号，苦乐饥饱不萦念矣。腊月，至黄河铁卸渡(又名铁谢)，过光武陵。初一住店，初二渡河。泊岸，天已晚，不敢行。四无人烟，于路旁有一摆小摊之茅棚，亦无人居。歇足此间，趺坐而坐。夜寒甚，大雪漫漫。次早，举目一望，化为琉璃世界，雪深盈尺，无路可行。过往无人，更不知去向。先则枯坐念佛，饱受饥寒。因草棚并无遮拦，蜷伏一角。既而雪愈大，寒愈甚，腹愈饥，仅存一息，而正念不忘。一日，两日，三日，如是雪，如是寒，如是饥，渐入迷态。初六午后，雪止，微见日影。然已病，莫能兴矣。

初七日，来一丐者，见予卧雪中，致问，予亦不能言。知是冻伤，将雪拨开，以围棚草烤火，煮黄米粥，令食，得暖气复生。

问：“何来？”

曰：“南海。”

问：“何去？”

曰：“朝五台。”

我问丐者：“贵姓名？”

曰：“姓文，名吉。”

问：“往何处？”

曰：“来自五台，回长安去。”

问：“既是五台，寺中有来往否？”

丐曰：“人皆识我。”

问：“此往五台，路经何处？”

曰：“由孟县、怀庆、黄沙岭、新州、太谷、太原省、代州、峨口，即到山。若先到秘魔岩，此处有南方僧，名清一者，行持甚好。”

予问：“由此到山，多少程？”

丐曰：“二千零。”

及至天晴，丐煮黄米粥，取雪代水。丐指釜中问：“南海有这个么？”

予曰：“无。”

丐曰：“吃什么？”

曰：“吃水。”

釜中雪溶后，丐指釜中水曰：“是什么？”

予无语。

丐曰：“你拜名山，何求？”

予曰：“生不见母，以报亲恩。”

丐问：“你背负行李，路远天寒，何时能达？劝你不必拜香了。”

予曰：“誓愿早定，不问年月远近也。”

丐曰：“你愿难得！现今天气好转，雪尚未化，无路可寻。你

向我来的足迹行去罢。此去二十里有小金山，再二十里孟县，有寺可住。”

遂揖别。因雪深不能拜，顾礼足迹，抵小金山挂单。翌日起香，过孟县。

由孟县至怀庆(沁阳)途中，将到洪福寺，有一老者，名德林，见予在路拜香，近前将香凳接着，曰：“请上座进寺。”

唤徒将行李搬入寺，殷勤招待。

茶饭后，问：“上座由何处拜起？”

略述为报亲恩，由普陀拜起至此，已两年矣。

谈次，知予出家鼓山，老者不觉下泪曰：“我有同参三人，一衡阳，一福州，三人相伴朝山，同住林下三十年。后各分手回家，消息断绝。今闻上座湘音，又是鼓山佛子，恍如见我同参，不觉动念。我今年八十五矣。本寺原甚丰富，近岁稍歉。此场大雪，明年必丰收。上座可留住这里。”至诚恳切，勉留在寺过年。

**光绪十年甲申(一八八四年)，四十五岁。**

正月初二日，由洪福寺起拜香，抵怀庆府，复回寺寄宿。初三日，告别德林老人，大哭不舍，珍重后期而别。是日，到府城内小南海，不许挂单及留宿，即出城外，宿路边。是夜，腹痛极剧。初四早，仍拜行，晚发冷病。初五起痢疾，每日仍勉强拜。至十三日，抵黄沙岭。山顶只一破庙，无遮蔽。至此，已不能行。歇下，不进饮食。日夜泻数十次，起动无力。庙在山顶，无过往行人，瞑目待毙而已，无悔念也。

十五深夜，见西边墙下有人燃火，疑为匪类。细看久之，见是文吉，心中大喜，呼文先生。

彼执火来照，曰：“大师父，你怎么还在这里？”

予将经过向伊说。文即坐身边安慰我，拿水一杯给我喝。是夕得见文吉，身心清净。

十六日，文吉将予之污秽衣服换洗，并给一杯药与予喝。十七病退，食黄米粥二碗，大汗，内外轻快。十八病愈。

予谢文吉曰：“两次危险，都蒙先生救济，感恩不尽。”

文曰：“此小事。”

问文：“从何处来？”

曰：“长安。”

问：“何去？”

曰：“回五台。”

予曰：“可惜我在病，又是拜行，不能追随先生。”

文曰：“看你从去腊到今，拜路不多，哪年能到？你身体又不好，决难进行；不必定拜，朝礼亦是一样。”

予曰：“先生美意可感。但我出世不见母亲，母为生我而死。父仅得我一子，我竟背父而逃；父因我而辞官、而促寿。昊天罔极，耿耿数十年矣。特此发愿朝山，求菩萨加被，愿我父母脱苦，早生净土。任他百难当前，非到圣境，死亦不敢退愿也。”

文曰：“你诚孝心坚固，也算难得。我今回山，亦无甚急事。我愿代你负行李，伴送行程。你但前拜，轻累许多，心不二念。”

予曰：“若能如此，先生功德无量。倘我拜到五台，愿以此功德，一半回向父母，早证菩提；一半奉送先生，以酬救助之德。如何？”

文曰：“不敢当。你是孝思，我是顺便，不必表谢。”

文吉在此照应四日，病已大退。

十九日，扶病起香。从兹荷物作食，都由文负担。予妄想顿息，外无物累，内无妄念，病亦日愈，体亦日强。辰旦至暮，可拜行四十五里，亦不觉苦。至二月底，到太谷县离相寺。住持参学林下，见知客，礼毕，顾文吉，问予曰：“这位是你甚人？”

告以故，知客厉声曰：“出门行脚，不达时务。这几年北地饥荒，朝什么山！什么大老官，要人服侍！欲想享福，何必出门？你



见何处寺门，有俗人挂单！”

当下听其呵责，不敢回声，予认错告辞。

知客曰：“岂有此理！由你自便，谁叫你来！”

予听话头不对，即转过话说：“这位文先生，请到客店住。我在此打扰一单，何如？”

知客曰：“可尔。”

文曰：“此去五台不远，我先回去，你慢慢来。你的行李，不久有人代你送上山的。”

予苦留不得，取银酬伊。不受，辞去。

后知客改颜悦色，和气送单，到灶房热炕、上茶，亲做面，陪吃。

奇其举动，又顾左右无人，问曰：“此间常住多少众？”

曰：“我在外江多年，回来住持，连年岁荒，仅留得我一个，粮亦止此。适才举动，是游戏耳，幸勿见怪！”

予十分难过，啼笑皆非，勉吃面半碗，即行告辞。彼留住，亦无心答应也。遂到街上旅店找文吉，无着。时四月十八，夜月正明，予欲追文吉，星夜向太原府拜香前进。心急起火，次日脑热，鼻流血不止。

二十日，到黄土沟白云寺（此寺为孚上座道场）。知客见予口流鲜血，不准挂单。勉强过一夜，二十一早，进太原城，至极乐寺，饱受责骂，不挂单。

二十二早，出城礼拜。北门外遇一青年僧，名文贤。见予，近前招呼，接过拜凳行李，请进寺内，爱敬如亲。领到方丈，陪茶饭。

谈次，予问：“大和尚似二十余岁，又系外省人，何以在此住持？”

曰：“我父亲在此做官多年，后在平阳府任上，被奸臣所害，母亦气殒。我含泪出家。此间官绅旧有往还，故邀至此，早想摆脱。今瞻上座道风，心甚倾服，请在这里长住亲近。”

予告以发愿拜香缘由。住持甚敬信，坚留十日乃放行，送衣物旅费，予概弗受。临别，代携拜凳相送十余里，洒泪而别。时五月初一日也。

予向忻州前进。一日早，在途中拜香，后面来一马车，缓行不越前。予觉，避之。车中官人下车，问：“大师在路拜什么？”

告以故。官人亦湘人也，谈甚畅洽。彼曰：“若此，我现住峨口白云寺，你朝台必经之地。你之行李，我代你先送到。”予感谢之。上车，径去。仍是每日拜香，别无延误。

五月中，到白云寺。代送行李者，即该营营官也。见予，欢迎至营部，优待。休息三日，告辞。送路费礼物，不受。彼另派兵，将行李银物径送显通寺。

予起香，到圭峰山、秘魔岩、狮子窝、龙洞等处，山水奇踪，说之不尽。予以拜香故，未能领略也。

五月底，至显通寺。兵弁已将行李送来，下山去矣。

到显通寺住下。先到附近各刹进香，遍问文吉其人，无有知者。后与一老僧说及情由，老僧合掌曰：“文殊菩萨化身也。”予即顶礼谢。

二十二日起香，两日拜至东台。月朗星辉，进石室上香，在室内朝夕礼诵，禅坐七日。下台，拜那罗延窟。裹粮已尽，六月初一日回显通寺。初二起香，上华严岭过夜。初三，拜北台，在中台过夜。初四，拜西台，过夜。初五，回显通寺。初七，拜南台，在南台打七。十五下台，回显通寺，参加六月大佛会。至是，为超生父母，拜香三年愿毕。

此三年中，除为疾病所困、风雪所阻，不能拜香外，一心正念。礼拜途中，历尽艰难，心生欢喜。每每藉境验心，愈辛苦处，愈觉心安。因此才悟古人所谓“消得一分习气，便得一分光明。忍得十分烦恼，便证少分菩提”。

又于中途所历诸名胜，自普陀而江浙，而中州，而黄河，而太

行，胜地名山，说之不尽。古今游记，言之甚详，然不及身历其境者之为快。若五台，为清凉圣境，文殊放光，千丈寒岩，万年积雪，石桥横锁，楼阁悬空，则非他处所及。予以拜香期内，不及观赏。还愿已毕，稍为涉足，不欲灵山笑也。

大会圆满，上大螺顶，拜智慧灯。第一夜无所见，二夜见北台顶一团火，飞往中台落下，少顷，分为十余团，大小不一。第三夜又见中台空中三团火，飞上飞下；北台现四五处火团，亦大小不同。

七月初十日，拜谢文殊菩萨，下山，由华严岭向北行，至大营浑源南境，朝北岳恒山。至虎风口，直上有“朔方第一山”石坊。诣庙，云级插天，穹碑森立。进香下山，至平阳府（临汾），朝南北仙窟。城南有尧庙，甚壮丽。南至蒲州（晋西南）卢村，礼汉寿亭侯庙。渡黄河，越潼关，入陕西境。至华阴，登太华山，礼西岳华山庙。所经攀锁，上千尺幢、百尺峡，及老君犁沟，名胜甚多。留八日，慕夷齐之圣，游首阳山。至陕境西南香山观音寺，观庄王坟。入甘肃境，经泾川、平凉等，至崆峒山。岁云暮矣，回香山过年。

光绪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年），四十六岁。

春，离香山，西出大庆关。入陕境，经耀州三原，至咸阳，观召伯甘棠树。至长安，城垣雄伟，古迹甚多。城外东北慈恩寺内大雁塔，浮屠七级，有唐代以下题名碑、大秦景教碑。府学宫前为碑林，有七百余种。城东为灞桥，环有七十二孔。桥亭折柳，有阳关三叠处。至华严寺，礼杜顺和尚塔、清凉国师塔。至牛头寺、兴教寺，礼玄奘法师塔。到终南山东五台、响鼓坡、宝藏寺、白水浪，此处有两圣僧隐此。到嘉五台银洞子、五祖窑。

至南五台，晤觉朗、冶开、法忍、体安、法性诸上人，在此结茅庵，留予同住。法忍住老虎窝，冶开居舍龙椿，法性住湘子洞。予

与觉朗、体安同住大茅蓬。

三月初一日早殿后，忽见群星乱飞，天帚星现，久之始没，不知何兆也。

【是年大事】去年中法战事起，本年和约，割安南属法。

光绪十二年丙戌（一八八六年），四十七岁。

【是年大事】英并缅甸，设台湾省。

光绪十三年丁亥（一八八七年），四十八岁。

以上两年，余在南五台茅蓬，与诸师同参究，甚有饶益。

二月下山，至翠微山，礼皇裕寺、青华山。后安山净业寺，礼宣祖塔。至草堂寺，礼鸠摩罗什法师道场。游太白山，高一百八十里，六月不溶雪。至二板寺、大板寺，上大龙池顶，水分四流。经子午镇，至汉中府（即南郑），汉高祖拜将台、包城诸葛庙、张飞万年灯诸名胜。经龙洞背、天雄关、小峨眉、剑门关、钵盂寺、白马关、庞统坟，以达四川梓潼县文昌庙。途中经七曲山、九曲水。剑门关削壁中截，两崖相嵌如剑，诚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概。上有姜维城，即伯约驻兵处。栈道难行，如上青天，古人不虚语也。至广汉之南新都县，在宝光寺过年。本年入川，踽踽独行，三衣一钵，都无系累，徜徉山水，境亦澄心。

光绪十四年戊子（一八八八年），四十九岁。

正月，由宝光寺起程，入成都省会，礼昭觉寺、文殊院、草堂寺、青羊宫。经华阳、双流，南下眉山县、洪雅县。至峨眉山下，由伏虎寺、九老洞（赵公明修行处），上至峨眉金顶。进香毕，夜看佛光，万盏明灯，如天星繁聚，其中胜境，说之不尽。于宝光寺参应真上人，住十日。循万年寺，礼毗卢殿。下山，至雅州，经荣经县，入泸定。过此，即川边境矣（后改西康省）。五月渡泸。雅安中有

大渡河，用铁索驾泸定桥，长达三十余丈，人经其上，摇曳动荡，有戒心焉。向西行，经打箭炉、里塘（即理化）、巴塘（即巴安），北至察木多（即昌都），西至硕督，经阿兰多，以及拉里（即加黎）。其间地广人稀，汉、藏、蕃、蒙、夷，及瑶僮等等种族，语言复杂，能通汉语者百之一二耳。里塘有贡噶神山，为喇嘛圣地。巴塘多险峻高山，察木多多河流。各种族多奉喇嘛教。由拉里南行至江达（即太昭），过此即为西藏境界矣。

入西藏境，过乌苏江，越拉萨河，即为西藏省会拉萨，全藏政教之中枢。西北布达拉山，有高十三层之布达拉宫，殿宇庄严，金碧耀目，为达赖活佛坐床之所，有喇嘛僧二万人。附近有葛尔丹、哲蚌、色拉三大寺，亦各数千人。予以言语难通，只于各寺进香，及一礼活佛而已。又西行经贡噶、江孜，至日喀则（即扎什伦布）。其西有扎什伦布寺，建筑宏丽，广及数里，为后藏政教领袖班禅活佛坐床之所，有喇嘛僧四五百人。

由川入藏，行及一年，日出而行，日入而息。登山涉水，每数日不遇一人。鸟兽异于中原，风俗堪称殊异。僧伽不守戒律，多食牛羊。道服划分红黄，各立门户。忆及祇园会时，不知涕之何从也。以岁暮，回拉萨过年。

**光绪十五年己丑（一八八九年），五十岁。**

予不欲留藏，开春南行，经拉噶、亚东（即茅屯），为由藏往印第一门户。经不丹国，越崇山峻岭，不知其名，或称葱岭，或称雪山（即喜马拉雅山）。有诗云“何物横天际，晴空入望中。这般银世界，无异玉玲珑”之句。至杨甫城，朝佛古迹。至孟加拉大埠，渡锡兰。朝圣地后，即附航至缅甸，朝大金塔。至摩罗缅甸吉帝利，此处有一巨石至奇，称是目连尊者安置，朝礼甚众。

七月起程回国，由腊戌过汉龙关，即云南境，而免宁、龙陵、景东、蒙化、赵州下关，至大理。观洱海银涛，声闻数里，叹为奇观。

回国初愿，为朝鸡足山，礼迦叶尊者（入定待弥勒下生）。渡洱海，向东北行，经挖色、百担、平沙、山角、安邦大王庙，至灵山一会坊，即鸡足山麓也。半山有鸣歌坪，相传尊者入山，八国王送至此，不忍去，在山修行，成护法神云（即大王庙）。直上至迦叶殿，殿中奉尊者像。传阿难尊者来朝，石门自开。至圣境悬岩，石壁生成一道石门，名华首门。迦叶在内入定，宛若城门，高数十丈，广十余丈，双门关闭，门缝显然。是日，游客及导引之土人颇多。予进香礼拜时，忽闻大钟三声。土人均欢呼礼拜，称“有异人至，则闻钟鼓鱼磬声。我等曾闻一二次鼓磬声，未闻大钟声也。今师傅礼拜，闻大钟声，其有道乎！”予谢弗敢。时己丑年七月三十日也。

再上山顶，名天柱峰，此为全山最高处。从山下至此，约三十里。有铜殿一所，楞严塔一座。据山志载，全山有三百六十庵，七十二大寺，今则全山不足十寺。僧伽与俗人无殊，子孙相承，各据产业；非本山人子孙，不准在山中住，并不留单。予念往昔法会之盛，今日人事之衰，叹息不已，思欲有为，而不知机缘之何在也。

下山，由梁王山、九峰山，至云南县。经水目山、灵鹫山、紫溪山，至楚雄府，在西门外高鼎寺住。初到未几，闻兰香满室，执事僧向予致贺：“上座至，仙兰放香，异数也。府志载：山有仙兰，不见其形，遇真人而放香焉。今日兰香满山，上座德感。”招待殷勤，坚留久住。予以回湘急，却之。一宿即行。经昆明府、曲靖府，以达贵州省之平彝。循道东行，经贵阳镇，远入湘西之麻阳、芷江。经宝庆府，达衡阳。礼恒志和尚于岐山，留旬日，北行。

至湖北武昌，礼志摩和尚于宝通寺。学“大悲忏”法毕，赴九江，入庐山，礼志善和尚于海会寺，参加念佛会。

过安徽境，游黄山后，朝九华山，礼地藏王菩萨塔。百岁宫，礼宝悟和尚。此老戒行精严，定力第一。渡江至宝华山，礼圣性和尚，留住过年。

此两年间,身行万里。除渡海须航外,余皆步行。水驿山程,霜风雪雨,磧砂峻岭,岛屿榔榔,境风日变,心月孤悬,体力增强,步履轻捷,不特不觉行旅之苦,反思昔日放逸之非。古人谓“读万卷书,须行万里路”,良有以也。

**光绪十六年庚寅(一八九〇年),五十一岁。**

到宜兴,礼仁智和尚,时修显亲寺,是密祖出家处,在此过夏。到句容,礼法忍和尚,助其修赤山,住此过冬。

**光绪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年),五十二岁。**

在金陵,伴松严上人助修净成寺。时与杨仁山居士往来,参论《因明论》、《般若灯论》。住净成寺过冬。

**光绪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年),五十三岁。**

约普照、月霞、印莲诸师,同上九华山,修翠峰茅蓬,同住。由普照师主讲《华严经》,弘五教仪。贤首一宗,歇坠已久,各处闻讲教仪,多来赴会。江下贤教,从斯再畅。

**光绪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年),五十四岁。**

仍在翠峰研究经教。是夏,谛闲法师来此同度夏后,自往金山过冬。

**【是年大事】**英法成立协约,割暹罗南掌地,许暹罗独立。

**光绪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年),五十五岁。**

仍在翠峰茅蓬研究经教。

**【是年大事】**中日战役起。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年),五十六岁。**

扬州高旻寺住持月朗到九华，称今年高旻有朱施主法事，连旧日四七，共打十二个七，赤山法老人已回寺，仰诸位护持常住，都请回山。将届期，众推予先下山。

至大通荻港后，又沿江行。遇水涨，欲渡，舟子索钱六枚，予不名一钱，舟人径鼓棹去。又行，忽失足堕水，浮沉一昼夜。流至采石矶附近，渔者网得之，唤宝积寺僧认之。僧固赤山同住者，惊曰：“此德清师也！”舁至寺，救苏，时六月二十八日也。然口鼻大小便诸孔流血。

居数日，径赴高旻。知事僧见容瘁，问：“有病否？”曰：“无。”乃谒月朗和尚。询山中事后，即请代职。予不允，又不言堕水事，只求在堂中打七。高旻家风严峻，如请职事拒不就者，视为慢众。于是表堂，打香板。予顺受不语，而病益加剧，血流不止，且小便滴精，以死为待。在禅堂中，昼夜精勤，澄清一念，不知身是何物。经二十余日，众病顿愈。

旋采石矶住持德岸送衣物来供，见容光焕发，大欣慰，乃举予堕水事告众，皆钦叹。禅堂内职不令予轮值，得便修行。从此万念顿息，工夫落堂，昼夜如一，行动如飞。

一夕，夜放晚香时，开目一看，忽见大光明如同白昼，内外洞澈。隔垣见香灯师小解，又见西单师在圈中，远及河中行船、两岸树木，种种色色，悉皆了见。是时才鸣三板耳。翌日，询问香灯及西单，果然。予知是境，不以为异。

至腊月八七，第三晚六枝香开静时，护七例冲开水，溅予手上，茶杯堕地，一声破碎，顿断疑根，庆快平生，如从梦醒。自念出家，漂泊数十年，于黄河茅棚，被个俗汉一问，不知水是什么。若果当时踏翻锅灶，看文吉有何言语！此次若不堕水大病，若不遇顺摄逆摄、知识教化，几乎错过一生，哪有今朝！因述偈曰：

杯子扑落地，响声明沥沥。

虚空粉碎也，狂心当下息。



又偈：

烫着手，打碎杯，家破人亡语难开。

春到花香处处秀，山河大地是如来。

【是年大事】《马关条约》成，割台湾、辽东半岛给日本。俄、德、法劝日本归还辽东半岛。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年)，五十七岁。

夏，至镇江金山寺过戒期。大定老和尚留住过冬。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年)，五十八岁。

由金山往朝狼山，礼大势至菩萨回，被道明和尚请到扬州，助理重宁寺。四月，通智法师在焦山讲《楞严经》，听众千人，命予讲偏座。讲经毕，别众下山。

予以生而无母，未见慈容，仅于在家时睹真仪耳。每思之，辄觉心痛。夙愿往阿育王寺，礼舍利，燃指供佛，超度慈亲，遂往宁波。时幻人法师及寄禅和尚(八指头陀)等，维护天童，海岸和尚修《育王山志》，俱邀予助。予以有愿而来也，悉婉谢之。

拜舍利，每日从三板起，至晚间开大静。除殿堂外，不用蒲团，展大具。每日定三千拜。忽一夜在禅坐中，似梦非梦，见空中金龙一条，飞落舍利殿前天池内，长数丈，金光晃耀。予骑上龙脊，即腾空至一处，山水秀丽，花木清幽，楼阁宫殿，庄严奇妙。见母在楼阁上瞻眺，予即大叫母亲：“请你骑上龙来，到西方去！”龙即下降，梦即惊醒，觉得身心清爽，境界憬然。平生梦母，只此一次。

从此，每有人睹舍利，皆参加。众说非一。予观多次，初见大如绿豆，紫黑色。至十月半，两藏拜完，再看，大亦如前，已变为赤珠，有光。再拜，急于求验，遍身酸痛，看舍利大逾黄豆，色黄白各半。至此，确信舍利之因根境而示现也。急于求验，增加礼拜，至

十一月初，大病顿发，全不能拜。病近沉重，进如意寮，服药罔效，卧不能坐。此时承显亲首座、宗亮监院，与卢姑娘等，多方施救，费财费力，终不见效。众皆以为世缘尽矣，予亦听之；第以燃指不成，心生焦虑。

至十六日，有八人入寮视予，皆为燃指来者，以为予病尚不重而求伴也。予闻之，知明日为燃指期，坚请参加。首座等皆不赞许，恐危险。予不觉泪如泉涌，曰：“生死谁能免者，我欲报母恩，发愿燃指，倘因病中止，生亦何益？愿以死为休矣。”宗亮监院（时年只二十一岁）闻之，亦流泪曰：“你不要烦恼，我助你成就。明日斋归我请，我先为你布置。”予合掌谢之。

十七早，宗亮请他师弟宗信帮燃，数人轮流扶上大殿礼佛。经种种仪节礼诵，及大众念忏悔文。予一心念佛，超度慈母，初尚觉痛苦，继而心渐清定，终而智觉朗然。念至“法界藏身阿弥陀佛”，予全身八万四千毛孔一齐竖起。指已燃毕，予自起立礼佛，不用人扶。此时不知自己之有病也。于是步行酬谢大众回寮，咸叹希有。即日迁出如意寮。翌日，入盐水泡一天，亦未流血。不数日，肌肉完复，渐渐恢复礼拜。留住阿育王寺过年。

【附注】寺原名阿育王，后改为广利，在宁波鄞县南乡四十里鄞山。昔佛灭度百年后，中天竺阿育王治国，将佛舍利八万四千，藏之宝塔，役使鬼神，分置地中。东震旦国有十九处，次第出现，如五台、育王是也。五台阙于大塔中不易见。育王于晋武帝太康三年，慧达礼拜请求，乃从地涌出，遂建寺，藏于石塔中。塔门常锁，有欲观舍利者，先通知塔主，殿中礼佛，跪殿外阶沿，凡欲睹者，依次而跪，塔主请塔出。塔高一尺四寸，周围亦只尺余。塔之中级内空，中悬一实心钟，有一针，舍利附于针端。观者大小、多少、动定不一，平常有见一粒或三四粒者，青黄赤白各异。有见莲花及佛像者为胜缘。明万历年间，吏部尚书陆光祖与亲友来参，初如小豆，次如大豆，次如枣，次大如瓜，更大如车轮，光明朗耀，心

目清凉。时舍利殿坏，陆重修之，庄严至今。如来大慈，留此法身真体，使后世众生正信心也。

【是年大事】德租胶州湾，朝鲜王称大汉皇帝。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年），五十九岁。

春初，在阿育王寺。因宁波七塔寺铸大钟，归依老和尚、本来和尚请默庵法师讲《法华经》，来阿育王寺，请予附讲，遂往宁波七塔寺。经毕，往宜兴铜棺山，结茅蓬过年。

【是年大事】戊戌政变。俄租旅顺、大连，英租威海卫。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年），六十岁。

结森、宝林二上人，邀赴丹阳，重修仙台观，在此过夏。七月至句容，赤山法忍和尚付茅蓬，过冬。

【是年大事】法租广州湾，英租九龙半岛。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年），六十一岁。

予在江浙已住十年，又思远游，其目的拟再朝五台，后人终南修隐。遂离赤山，先到镇江、扬州，朝云台山。入山东，朝东岳泰山。东趋牢山，访那罗延窟（即憨山老人海印寺）。旋到曲阜，礼孔庙、孔陵。

于西行道中，夜宿一破庙，空无一物，只有一朽棺，其盖仰，知无人，即于盖上宿。夜半，棺中大动数次，忽有声曰：“我要出来！”

问之：“你是人？是鬼？”

曰：“是人。”

问：“是什么人？”

曰：“是讨饭的。”

予乃笑起，让其出，状丑如鬼。

问予：“是何人？”

曰：“和尚。”

其人怒，谓予压其头上，几用武。

予谓：“我坐棺盖上，你动都不能动，还讲打！”

其人气馁，自往小解后，还卧棺内。天将曙，予亦行矣。

时义和团在山东各县，已有乱兆。一日，于途中遇一洋兵，以枪相向，问：“怕死否？”

予曰：“倘该死汝手，随便！”

洋兵见予神色不动，曰：“好的，你去。”

予遂赶赴五台。行香毕，欲赴终南，以乱事日甚，仍退回北京，游西域寺，礼石藏经。于潭柘山，访异行僧。至戒台寺，礼飞钵禅师塔。红螺山，参加念佛道场。游大钟寺，观姚广孝所铸八万七千斤铜钟，高一丈五尺，纽高七尺，径一丈四尺，外铸《华严经》一部，内《法华经》一部，以《金刚经》锁边，其纽《楞严咒》，为永乐帝荐圣母铸也。回城南龙泉寺住。

五月，团乱日炽，以“扶清灭洋”为号召，杀日本使馆书记，及德国公使。皇太后阴纵之，至本月十七日，竟下诏与各国宣战，京中大乱。六月，天津失守。七月，联军陷北京。

时王公大臣，有住龙泉寺者，与予相熟，乃劝予偕伊等随扈蹕西行。在兵荒马乱中，已无所谓“马随春仗识天骄”矣。日夜赶程，艰苦万状。行至阜平县，始闻甘藩岑春煊以勤王兵至，帝后大喜，乃护驾出长城，入山西雁门关。其地有云门寺，一老僧已一百二十四岁，帝赐黄绶及建坊。

又西行至平阳，遍地饥荒，人民以芋叶薯叶进，帝后食而甘之。至西安，帝住抚院。时饥民遍地，有食死尸者，谕禁之。四城设八施饭厂，大小村镇亦然。巡抚岑春煊请予至卧龙寺建息灾法会。佛事毕，东霞老和尚留住卧龙寺。予以驾驻西安，嚣烦日甚，潜去。

十月，上终南山结茅，觅得嘉五台后狮子岩，地幽僻。为杜外

扰计，改号“虚云”自此始。山乏水，饮积雪，充饥恃自种野菜。是时，山中有本昌师住破石山，妙莲师住关帝庙，道明师住五华洞，妙圆师住老茅蓬，修圆师、青山师住后山。青山，湘人也，山众多尊之，与予住较近，多有来往。

次年八月，复成、月霞、了尘三师至庵。一见，诧曰：“几年不知你消息，谁知你睡在这里！”予笑曰：“这里且置，如何是那里？”

众行礼，吃芋毕，送住破石山。月师曰：“赤山法老人厌烦，现在汉阳归元寺讲《法华》，欲来北地，特属先来寻地。”约予同行。予方习静，却之。

及打七毕，化城引月、复、戒等，到翠微山相地回。月师云：“甚当意。”予谓：“此地北向白虎太白，后无靠山，似非善地。”彼等不听，遂招后果。

冬至，青山老人嘱赴长安市物。事毕，适大雪，上山至新茅蓬，下石壁悬崖间，堕雪窟中，大号。近棚一全上人来，救予出，衣内外皆湿。且将入夜，念明日雪当封山、没径，乘夜拨雪归。诣青师处，见予狼狈，嗤为不济事。笑颌之，乃返棚，度岁。

【是年大事】义和团起，联军攻陷津京。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一九〇一年），六十二岁。

春夏，予仍居茅蓬。赤山法老人抵陕，结庵翠微山，来六十余人，半住皇裕寺（即唐太宗避暑处），半住新庵及兴善寺。时苏军门在北地开水田，将鸭伯滩地百顷，送翠微山作僧粮。土人谓世代居此，要将田易地。僧不肯，兴讼，败于理，法老人大受气。次年老人南返，尽将器物归之体安、月霞，余众四散。每念此事之艰，稍一恃强，终招祸害。此次南僧到北地，受影响不少，而山川形气亦不无关系也。

岁行尽矣，万山积雪，严寒彻骨。予独居茅蓬中，身心清净。一日，煮芋釜中，跣跌待熟，不觉定去。

【是年大事】《辛丑和约》成，赔款四万五千万两。十月，联军退出京师；十一月，太后挈帝，回銮北京。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年)，六十三岁。

去岁暮，入定不知时日，山中邻棚复成师等，讶予久不至，来茅蓬贺年。见棚外虎迹遍满，无人足迹。入视，见予在定中，乃以磬开静，问曰：“已食否？”

曰：“未。芋在釜，度已熟矣。”

发视之，已霉高寸许，坚冰如石。

复成师曰：“你一定已半月矣！”

相与烹雪煮芋，饱餐而去。复师去后，不数日，远近僧俗咸来视予。厌于酬答，乃宵遁。一肩行李，又向万里无寸草处去。

先至太白山，居岩洞中。不数日，戒尘师踵迹至，相约远游，其目的地为峨眉。乃出宝鸭口，至紫柏山。过妙台子，游张良庙。过招化县，观张飞柏。行至成都，住寺小憩。遂由嘉定抵峨眉山，登金顶，观佛光，与鸡足山佛光无异，夜看万盏明灯，与五台拜智慧灯相同。至锡瓦殿，礼真应老和尚，年七十余矣，为全山领袖，宗门知识也。劝留数日。

下山，循洗象池、大峨寺、长老坪、毗卢殿、峨眉县、峡江县，抵银村。过流沙河，适水涨，从早至午候船到。众皆上船，予让戒尘先登，以行李递上。余正欲过船，索忽断，流复急，余以右手攀船舷。船小人多，稍侧即覆。予不动，从流而下，浸在水中。至暮，船泊岸，众牵予上，衣裤及两足皆被小石割破矣。

天寒下雨，行抵晒经关，旅店不宿僧人。街外有一庙，一僧住守，求宿再三，不许，令宿门外戏台底。地湿衣湿，以钱向僧买禾草，伊拖来两把湿秆，亦烧不着，只得忍受。

与戒师坐至天明，买得几个苦荞粑食之，忍着痛，仍前进。过火燃山，达建昌宁远府。至会理州，入云南省界。过永北县，朝观

音菩萨圣迹。渡金沙江，朝鸡足山，树下宿，复闻石门内鱼磬声。

翌日，上金顶各处进香毕，又复起念：佛祖道场衰败至此，全滇僧规堕落至此，发愿在山结一庵，以接待朝山者，又为地方子孙寺庙所禁。思之雪涕！乃下山抵昆明府，得护法居士岑宽慈留住福兴寺。予闭关，戒尘为护。是年在关中度岁。

###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一九〇三年），六十四岁。

予在关中，迎祥寺一僧人至，称寺有放生雄鸡，重数斤，极凶恶好斗，群鸡皆被伤冠羽。予即为说归戒，且教令念佛。未久，不复斗，独栖树上，不伤虫，不与不食。久之，闻钟磬即随众上殿，课毕，仍栖树上。教以念佛，即作“佛、佛、佛”声音。后二年，一日晚课毕，站立举首，张翅三扇，作念佛状，立化，数日不变。龕以葬之。予为之铭曰：

好斗成性此鸡雄，伤冠拔羽血流红。  
知畏奉戒狂心歇，素食孤栖不害虫。  
两目瞻仰黄金相，念佛喔喔何从容。  
旋绕三匝奄然化，众生与佛将毋同。

### 光绪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年），六十五岁。

春，诸护法暨归化寺和尚契敏，恳请出关，到寺讲《圆觉经》、《四十二章经》，归依者三千余人。

秋，梦佛上人请到筇竹寺讲《楞严经》，即在该寺刊《楞严经》及《寒山诗》，板存寺。请传戒，法事毕，大理提督张军门松林、李军门福兴，率众官绅，迎至大理府，住三塔崇圣寺，请讲《法华经》，归依者又数千人。李提督福兴欲留住崇圣寺。予曰：“吾不住城市。早有愿在鸡山挂单，而山上子孙不许。今诸位护法，能为图一片地，愿开单接众，以挽救滇中僧众，恢复迦叶道场。此衲所愿也。”众称善，乃令宾川县知县办理。于山中觅得一破院，名钵盂

庵，居之。虽住无房屋，餐无宿粮，然十方四众来者皆礼接之。

钵盂庵，自嘉庆后，已无人住。因大门外右方有一巨石白虎，不祥，拟在此地凿一放生池。雇工斫之不碎，即去土，察之无根。石高九尺四寸，宽七尺六寸，顶平，可跏趺坐。招包工移左二十八丈。来工人百余，拼力三天，无法动，不顾而去。予祷之伽蓝，讽佛咒，率十余僧人，移之左。哄动众观，惊为神助。好事者题为“云移石”。士大夫题咏甚多，予亦有诗纪之，曰：

嵯峨怪石挺奇踪，苔藓犹存太古封。  
天未补完留待我，云看变化欲从龙。  
移山敢笑愚公拙，听法疑曾虎阜逢。  
自此八风吹不动，凌霄长伴两三松。  
钵盂峰拥梵王宫，金色头陀旧有踪。  
访道敢辞来万里，入山今已度千重。  
年深岭石痕留藓，月朗池鱼影戏松。  
俯瞰九州尘外物，天风吹送数声钟。

重修寺宇，接待十方。事既展开，急于募化。乃留戒尘师料理内务，予独往腾冲。由下关至永昌，过和木树。此地数百里，粗犷难行，官民从来未曾修理。闻土人言，有一外省僧人，自发心苦行修路，不募捐，任来往者助火食。数十年来，不曾退变。此路得该僧修理，十九通行。蒲漂人甚德之，欲修孔雀明王寺居之；他不愿，只顾修路。

予闻而异之，循道前进。将暮，遇于途，见其荷锄携畚将归也。上前问讯，彼瞠目不语。予亦不顾，随伊到寺。见其放下锄具，上蒲团坐。予参礼，他亦不视、不语。予亦向伊对坐。次早，伊作饭，予为烧火。饭熟，亦不招呼。予取钵盛食。食毕，伊荷锄，予负箕，共同搬石挖泥铺沙，共同起止。如是十余日，未造一语，彼此安之。

一夕，明月如昼。予在寺外大石上趺坐，夜涯未归。伊轻步



至予后背，大喝曰：“在此做什么？”

予微启目，缓声应曰：“看月。”

伊曰：“月在何处？”

予曰：“大好霞光。”

伊曰：“徒多鱼目真难辨，休认虹霓是彩霞。”

予曰：“光含万象无今古，不属阴阳绝障遮。”

伊执予手，大笑曰：“深夜，请回休息。”

次日，欢然叙话，自言是“湘潭人，名禅修。少出家，二十四岁在金山禅堂得个休歇处。后朝山到藏，由缅甸回国。见此路崎岖，人马可怜，因感持地菩萨往行，独修此路，在此数十年，现八十三岁矣。不曾遇知己，今幸有缘，始一倾吐。”予亦告以出家因缘。

次日早饭后，予告辞，彼此大笑而别。

往腾冲募化，住湖南会馆。行单未卸，有穿孝服者数人来叩礼云：“请和尚念经。”

予曰：“我非应赴经僧。”

孝子曰：“为你们和尚念。”

予曰：“此地听说无和尚。”

会馆首事人为之释曰：“大师要去念经。事甚巧合！今日来者，为吴太史之曾孙。太史生平修持甚谨，数十年间。皆称吴老太爷为善人，今寿八十余矣。儿孙数十人，膺孝廉科者数人，秀士更多。日前去世时，自言是和尚，遗嘱以僧衣殓，不许哭泣，不许杀牲，不许请师巫诵经，并谓将有高僧来为之超度，盘膝坐脱，经日，面目如生。今日师来，得非法缘？！”

予许之，到其家诵经，放施食七日。阖邑官绅士庶咸来随喜，愿归依者又千余人。

官绅拟留予住腾冲，予曰：“我为修鸡足山，来此募化，不能住也。”

众皆欢喜，踊跃乐捐巨款。于是回山备粮，建造房屋，立定规

约，坐香讲经，重振律仪，传授戒法。是年，四众求戒者七百余。至是，山中诸寺亦渐改革，着僧衣，吃素菜，且上殿、挂单矣。

【附记】一、陈太守兰卿，原籍浙江绍兴，生长昆明。归依昆明西山岩栖和尚，志心念佛，常持《金刚经》，工画兰草、螃蟹，人争宝之。其早年回籍应试时，初到杭州，宛如故里，忽忆前生系西湖玛瑙寺僧。尝对友预言寺中景况，及旧住寮房内之陈设，乃至庭院中花木等，历历如绘。群疑其诞，黜之到寺，果如所云。又言其妻前生为玛瑙寺旁木鱼铺掌柜妇，曾供养袈裟一领，致结今缘。人闻益信而异之。其生平福报甚厚，子孙数十人，虽信佛念佛而不再披缁之意。光绪三十年，余住昆明福兴寺，常相往来，屡警之，弗省也。经云：“富贵学道难。”惜哉！

二、腾冲东门外万佛寺有老僧，一生念佛，诵《金刚经》，行至笃。吴太史祖父常供养之。其媳将娩，忽见老僧入室，太史即生。异而趋视，僧果寂矣。

三、昆明燃灯寺僧妙湛，志心念佛，能背诵《华严经》。一衲之外无余物，专弘净土，道风广播。时云贵总督岑毓英、王文韶，极敬信之，请至官衙供养。嗣王入京，官大学士，一日，书房宴坐间，忽见湛来，俄报妾生子矣。即电昆明探询，知僧同时入灭。

四、唐莫赓尝语余，其前身为昭通府关帝庙僧，念佛诵经，苦行自持。乃祖深信佛经，尝供养诸僧。当莫赓生时，该寺住持适至。渠常欲出家，终不果云。

附语曰：自佛教东来，各宗踵兴，法法皆可了生死。永嘉云：“了则业障本来空，未了还须偿宿债。”了与未了，行者一揆，殊途同归，何容措论！此数僧者，行持真实，著人耳目，皆为予所亲闻，要亦暂时岐路耳。附此以告一切行人，应自警策。

【是年大事】日俄开战，中国宣言局外中立。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一九〇五年），六十六岁。

春,石钟寺宝林老和尚请在该寺传戒,求戒者八百余人。法事毕,戒尘在钵盂庵闭关,余往南洋宏化。至南甸太平寺讲《阿弥陀经》毕,归依者数百人。毕,循千崖蛮,越过野人山,到新街、瓦城。因在野人山染瘴毒,至此发作,重病,在路边棚厂,昼夜发烧。扶病到柳洞观音寺。有一中国僧人,名定如者。予向伊行礼,不顾,乃在殿下跌座。至晚,伊鸣磬上殿,予帮敲钟鼓。忏悔文毕,唱“杀!杀!杀!”三拜。翌早上殿,诵毕,三拜,亦一样唱。予异之,故不去。早午晚,葱蒜牛奶杂食。予不食,亦不言,饮水而已。伊窥知之,令饭粥不下葱蒜,予乃得食。

至第七日,伊请予吃茶,询其拜杀之故,曰:“杀鬼子!”伊原籍宝庆,父在滇任武官死,遂出家。在普陀接法,从竹禅和尚学画。前十余年,由港到星洲,船中备受洋人虐待,极难堪,终身恨之。现在此间鬻画,人多珍之,故斋粮弗缺。“十年来,僧人过此,装模作样,脾气古怪,难得你圆融无碍,故敢对你实说。”予劝以怨亲平等,气仍未消也。

予病渐好,告辞,坚留,予告以募缘之故,乃由伊送路费、粮食、买车票,发电至仰光,嘱高万邦居士接车,殷勤而别。

到仰光,高居士全家及龙华寺监院性源等到接。寓高家,备极优待。曰:“妙老和尚常念师苦行,几十年未知消息。今闻师来,甚喜。近有讯来,欲回唐山,修宁德龟山云。”

连日陪游大金塔,参观各圣境毕,告辞,恐老人急于回国也。高居士送上船,并电槟榔屿极乐寺接船。

船到埠,因船中有病疫死者,悬旗“打限”,即要船上人在远处山上受检验也。千余人上山,上无遮盖,一任日晒夜雨。每日发米一小碗,萝卜二,自煮食。医生来,每日看二次。七日,人去一半;十日,人都去尽。独留予一人,心焦急,病日加重,益形凄苦,渐不能进食。至十八日,医来,令移一净屋,无人居,心喜之。

有一老人巡视,问之,为泉州人。伊叹曰:“此房是病人将死

者乃令住之，以为剖腹之备。”

予说明往极乐寺，老人动念曰：“我取药与你吃。”

煎来神曲茶一碗，吃了两天，略好。老人告予曰：“医生来，听我在外面咳声，你即起，振作精神。拿药与你，你不要吃。”

医生来，果如言，但以药开水，迫令食。无奈，强食之。

医去，老人来问药事，予曰：“已吃矣。”

老人惊曰：“难活了！明天即来生割。我给点药你吃，望佛祖佑你。”

次早，老人来看，我坐地上，睁眼不见人。老人抱予起，满地是血。老人又拿药来吃下，急为予换衣、洗净地，叹曰：“别人吃了昨天的药水，不等断气就开刀了。你不该死，佛有灵也！九点钟，医生来，我作咳声，你装神气些。”

时至，医来，见我，指一指，笑笑而去。

问老人，曰：“他笑你不该死耳！”

予告以高居士送我些钱：“请你帮忙送点钱给医生，放我出去。”即取四十元给老人，二十元以谢照顾之意。

老人曰：“我不要你的钱。今天医生是红毛人，不可以说。明日是吉冷人，可以讲。”

是晚，老人来说：“已与番人讲好，送二十四元。明天可以放行。”

听之心安，谢老人。

次早，医来，看毕，唤船过海。老人扶予上船。

雇小车送到广福宫。客堂见形容怪状，坐二句钟，无人过问，不禁悲感交集：喜不死于异域人之手，而悲知客僧之不知职责也。

最后，一老者出，即觉空首座。予称“弟子某甲顶礼”，拜下已，不能起。

老者扶起坐，曰：“高居士已来电二十多日，不知消息。老和尚与大众都急，你怎么弄成这样！”

此时老少聚满一堂，百般现成，一室生春矣，噫！

未几，妙老和尚赶至，曰：“天天望你消息，怕你遭险。我欲回闽修龟山，听说你来，故在此候。”

予曰：“弟子罪过。”

叙述一番经历，老人及大众惊喜，合掌念佛，同回极乐寺。

老人令服药，予曰：“既已到家，妄念顿歇。将息数日，便好了。”

后老人见予每静坐数日，诫曰：“南洋天气炎热，与内地不同。久坐，恐戕色身。”予不觉也。

老人曰：“你在此讲一部《法华经》结结缘，我即回国。你俟经毕，勿先回滇，来鼓山一转，我有事与汝说也。”

送老人上船后，开讲，皈依者数百人。马六甲埠诸护法，请到青云亭讲《药师经》。旋到吉隆坡，叶佛佑、黄云帆居士等，请至灵山寺讲《楞伽经》。在各埠讲经毕，前后皈依者万余人。

冬，滇省全体僧众来电，谓政府提寺产。寄禅（即八指头陀）等有电来约，请速回，共图挽救云。以岁暮在即，留吉隆坡过年。

【是年大事】清廷明令废科举。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年），六十七岁。

春，回国，船经台湾，参观灵泉寺。至日本，参观各地佛寺。是时，中日两国正暗中摩擦，对中国僧人每多注意，更禁日僧来华。予欲联合中日佛徒事，以此缓进。

三月回国，抵沪，与佛教会代表寄禅师等同进京请愿。抵京，住贤良寺。僧录司法安、龙泉寺道兴、观音寺觉先诸师，亲自招待。肃亲王善耆请予为其太福晋说戒法，以及庚子随銮时各王公大臣旧友，多来相视。策划上奏诸事，得各护法帮助甚多，诸事顺利。奏上，奉上谕：光绪三十二年月日。

上谕：前因筹办捐款，叠颁谕旨，不准巧立名目，苛扰贫民。

近闻各省办理学堂工厂，诸多苛扰，甚至捐及方外，殊属不成事体。着各该督抚，飭令地方官，凡有大小寺院，及一切僧众产业，一律由地方官保护，不准刁绅蠹役，藉端滋扰。至地方要政，亦不得勒捐庙产，以端政体。钦此。

此谕颁后，各省提寺产之风，遂告平息。

予留京师，商诸护法，以自清朝开国以来，于云南地方未有颁发《龙藏》，似应奏请颁藏经全部，法惠遐陬。旋由肃亲王发起，总管内务府大臣奏曰：

为请旨事。据僧录司掌印僧人法安稟明：云南省大理府宾川县鸡足山钵盂峰迎祥寺住持僧人虚云呈称，本寺系为名山古刹道场，缺少藏经，愿欲请颁《龙藏》一份，永远供奉。查此山寺，即迦叶尊者胜会，其寺实属古刹。请颁《龙藏》，为崇佛法。经民政部尚书肃、柏林寺住持澄海、龙兴寺住持道兴等，加结前来，谨据情奏请。如蒙谕允，应由臣衙门传知僧录司，转飭办理。为此谨奏，请旨。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六日准奏，朱批“奉旨，依议。钦此”。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奉

上谕：云南鸡足山钵盂峰迎祥寺，加赠名“护国祝圣禅寺”，钦赐《龙藏》、銮驾全副。钦命方丈，御赐紫衣钵具，钦赐玉印、锡杖、如意。

封赐住持虚云“佛慈洪法大师”之号。奉旨回山传戒，护国佑民。内务府大臣传知虚云，谨领各件回山，永镇山门，善为布教。地方官民，一体虔奉，加意保护，毋得轻亵。此谕。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日给

请藏诸事，业已办竣。二十日，接鼓山妙老来书曰：“藏经起行，先到厦门，由南洋运滇，经暂留厦。汝速回鼓山一晤！”

此次奉经南回，在京中各护法出力甚多。然由京至沪，由沪至厦，得养真宫转道和尚、佛顶山文质和尚助力不少也。予以岁

逼,在北京过年。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年),六十八岁。**

春正月,运经出京,先至沪,及厦门,全仗文质、转道两师布置。方抵厦,忽接鼓山来电,谓妙莲老和尚于正月在龟山圆寂。

是时,厦门诸山长老僧众到鼓山参加老人茶毗礼,灵塔移鼓山下院,筹善后事。予即兼程赴鼓山,建塔、传冥戒等事,日夜忙碌,至四月十日进塔。当塔工竣后,半月滂沱大雨,众忧之。初八菩萨戒毕,天启晴。初九大晴,是日官绅士庶来山者络绎于道。初十入塔时,天坪祭斋百桌,大众诵经。上供毕,念变食真言时,忽一阵旋风,将诸祭品旋于空中,灵龕顶一道霞光,直贯塔顶。众皆赞叹。礼毕,回寺,又大雨滂沱矣。其灵骨以一半入塔,一半运南洋极乐寺供养。

当奉迎藏经与妙老人骨灰南行至槟榔屿时,观音亭及大众迎者数千人。当诵经毕,念变食真言时,又忽起旋风,将万花吹散。灵龕顶涌白光,直透二里外之塔顶。此二事,予亲手所作,耳所闻、目所见者也。

佛云:“密行难思议。”论老人平生修持事,予所未知,亦未主行于禅净,惟以修建寺院、接众结缘为务,末后因缘,有斯奇特。予自从披剃后,流荡四方,久未侍奉,且数十年不通音讯,有负师恩。然最后因缘,为其料理龕塔,分光舍利。忆其屡嘱诸事,又似有前知者,难以愚测,略叙事实,俟证将来。

乘船到丹那,观音亭请讲《心经》后,转船赴暹罗。船中无素食,终日趺坐。有一英人,过予座前,屡目予多次,问曰:“和尚去哪里的?”知通华语,答曰:“往云南。”伊即邀予至客房坐,出糕饼牛奶,予不食。问:“你是云南何处?”答曰:“鸡足山迎祥寺。”曰:“此寺规矩甚好。”问:“先生曾至此何干?”曰:“做过腾冲、昆明领事官,到处参观过寺院。”英领事问予“到外国何事”,告以“请藏经

回滇，因路费缺乏，先到槟榔屿化缘”。

问：“你有公文否？”出公文、证据及缘簿示之。领事即于簿上写三千元，亦奇缘也。请余食素餐炒饭，同船到暹罗，上岸分手。

予住龙泉寺，讲《地藏经》。期内，英领事到寺相看，付三千元现款而去。

他去后，予以回滇建藏经殿需款甚巨，非数万金不可，而此行所获无多。于讲《地藏经》毕，数日后，即续讲《普门品》。听者数百众。

一日趺坐，定去，忘记讲经，一定九日，哄动暹京。自国王大臣，以至男女善信，咸来罗拜。出定后，讲经毕，国王请至宫中诵经，百般供养，肃诚归依，官绅士庶归依者数千人。

此次定后，足生麻痹，始只行动有碍，后则全身如枯木，不能执箸，食要人喂。护法聘中西医诊治，针灸服药，俱无效。甚至口不能言，目不能见，群医束手。惟身心泠然，并无痛苦。一切事皆放下，独有一事放不下，因有汇票缝在衣领，无人知者。口不能言，手不能写，万一化身时，一火烧去，则藏经不能到，鸡山殿阁不能修建，这笔因果，如何能负？思深泪下，默祈迦叶尊者加被。时有昔日终南同住之妙圆师，见予下泪，口微动，即近凑耳倾听。嘱其取茶，祷迦叶。服下，心内清凉。即入梦，见一老僧如迦叶状，坐予身边，以右手摩我头曰：“比丘！衣钵诚勿离身。汝不须忧，以衣钵作枕，就好了。”听毕，即取衣钵作枕，回头，已不见尊者，通身汗下，当下悦乐不能说。予稍能言，令妙师到华佗前求方药，只木栲、夜明砂二味。服后，目能视，口能言。再求一方，只赤小豆一味，以豆煮粥充饮食，不准吃杂物。吃二天，头略能动。再求，仍是赤小豆。从此以豆为食，大小便通，秽如黑漆，渐渐知痛痒，能起能行，先后二十余日矣。谢大众劳心费力，妙圆师日夜护持，尤可感也。礼谢华佗，愿以后建伽蓝殿，必设师位，屡卜筮杯，皆如意。



病愈，续讲《起信论》。将毕，槟榔屿极乐寺派善钦、宝月二师来接。蒙暹罗宫内及诸王大臣，护法居士，男女善信，都来送行赠资，得款甚巨。以予诵经事，暹王送洞里地三百顷。予送与极乐寺，交善庆和尚，在此设树胶厂。予与钦、月二师，同在厂过年。

**【是年大事】**改奉天、吉林、黑龙江为行省。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一九〇八年)，六十九岁。

春，予在洞里胶厂，偕善庆和尚到雪兰峨观音阁，此道场系庆老自建者。旋至怡保大小霹雳，各处参观。后转往极乐寺，讲《起信论》、《行愿品》。所经各埠，信心皈依者甚众，都在忙闹酬应中过日。在极乐寺讲经毕，即闭方便关，暂停讲，及不会客。在寺过年。

**【是年大事】**十月二十一日帝崩，庙号德宗。二十二日，慈禧太后崩。

宣统元年己酉(一九〇九年)，七十岁。

予由槟榔屿运经起行，抵仰光。高万邦居士到接，留住高家月余，亲自送至瓦城。高居士在仰光请一尊玉卧佛，拟送祝圣寺供养。船到新街，住观音亭，雇驮马到鸡足山。以物件太多，分盛三百余驮。独有玉佛太重，马不能任，雇不出人，暂奉于观音亭。至后数年，乃请回山。高居士留此四十余天，亲自料理，施财施力，诚为难得。人马同行，几及千众。经腾冲、下关各镇，多承地方迎接，在路上数十日，人马平安。独由下关进大理时，忽雷电交作，洱海波腾，云气变幻作奇景而无雨。至寺门，行迎经大典，安妥，乃大雨滂沱。次日仍大放晴，咸谓洱海老龙来迎藏经也。是时，云贵总督李经羲奉谕派员到大理，率官绅接旨迎藏，目睹斯事，同赞佛法无边。在大理休息十天，由下关、赵州抵宾川县，直到祝圣寺，一路平安，无滴雨湿经箱上。奉经入藏，正值腊月三十

日香会，万众欢腾，得未曾有。请经事至此告一段落。

【附记】当经腾冲寓万寿佛寺时，正与提督张松林坐谈。忽一黄牛奔至座前，跪下，双泪流。随后牛主杨胜昌及多人至。杨以杀牛为业者。予向牛曰：“汝欲逃生，须归依三宝。”牛点首，为其说三归依，令牛起立，驯如人。以金酬牛主，不受，感斯异事，且誓改业，请归依，并长斋。张军门感之，召为商店佣。

**宣统二年庚戌（一九一〇年），七十一岁。**

自从前年，奉上谕禁止提取寺产后，及藏经到山，全省僧伽暂得安居。滇督李帅派员来山慰问，并令其家眷来寺归依，及赠礼物。函谢之。

请戒尘师出关，劝诫诸山同遵戒律，提倡教育青年，革除陋习。鸡山道风为之一振。与宾川县长商释被禁僧于狱，及赦轻罪囚徒。

夏间，由鼓山转来湘中家信。弹指五十年，成诗三首，有“只此一生清白业，更无余事记心田”、“久矣浑忘尘世事，莫将余习到云边”。后陈中翰荣昌，为作《妙净尼留偈记》，刊之石。

【是年大事】日本灭朝鲜。

**宣统三年辛亥（一九一一年），七十二岁。**

春，传戒期后，结禅七四十九日，提倡坐香、结夏安居一切法式。

至九月，武汉革命，传至滇中，地方大乱。宾川县城被围，几肇大祸。予调解之。又统兵官李根源因误会，派兵围鸡足山。予为解释，引兵去，且归依三宝。

【按】师口述年谱中，只此寥寥数语。编者曾阅《滇南纪事》，记载甚详，可见师之德量也。别记如下：

公于滇中弘法度生外，有数事弭巨患于无形者，略举如次：

(一)宣统末年,宾川县知县张某,长沙人,精悍喜事。宾川多盗,张穷治之,杀戮甚众,而焰益张,且结党会。士绅为保家计,时挂名会籍,求免,张亦穷治之。鸡山僧不法者,亦系捕数十人,独于公加以敬礼。辛亥革命事起,宾川先响应,群攻县署。张坚守,无外援,度必死。公下山诣县,围者见公来,曰:“此张某恶极矣,公诱之出,杀之,以平众忿。”公唯唯。及见群众中魁首,语如前。公曰:“杀张某不难,但边地谣传,大事未定。汝等围城戕官,倘有一枝救兵来,汝等齑粉矣!”魁曰:“奈何?”公曰:“吾闻大理距此仅二日程,前四川布政使王公銜命至彼。汝等往诉其罪,则张死于法,而汝等亦无罪。”魁颺之,顿兵署外。公入署,见张佩枪,将出应敌,见公,握手曰:“吾赴义,将以遗骸累公,为我于鸡足山覆一抔土足矣!”公曰:“毋然!此间士绅以张静轩得人望,请来。”静轩至,议竟,群众果退。静轩诣大理晤王公,以兵至,围遂解。张去县,滇已独立。蔡锷任滇都督。张子某,为外交司长,锷同学也。事后,张以缄告公,谢曰:“公非独救吾生,且造福宾川。不然,杀父之仇,吾子能不报哉!”此一事也。

尤要者,(二)民国成立,西藏王公活佛恃险远,不肯易帜。中央命滇出兵二师讨之,以殷叔桓为总司令,前锋已达宾川。公以边衅一启,祸无宁日,乃偕前锋同至大理,晤殷公,曰:“藏人素信佛法,盍遣一明佛理者往说之,不劳兵也。”殷以为然,乃请公为宣慰法师。公曰:“某汉人也,往恐无功。此去丽川喇嘛东保者,腊高有德,藏人敬信,曾授四宝法王。彼往,事必有成。”殷乃备文派员陪公谒东保。保始以衰老辞,公曰:“赵尔丰用兵之祸,藏人至今寒心。公宁惜三寸舌,而残数千万人生命财产乎?”保起立,谢曰:“我去!我去!”保受命,以老僧法悟副之,入藏,要约而还,滇遂罢兵,民国成统一之局。频岁康藏间互相齟齬,苦战不休,经此沟通,三十年相安无事。

(三)公迎藏经回滇,恭敬布化。地方官吏、士民日益钦仰,贩

夫妇孺莫不知有虚云老和尚者。辛亥革命，清帝逊位，各省逐僧毁寺，风动一时。时滇省掌新军兵柄者为协统李根源，恶诸方僧徒不守戒律，将亲督队伍赴诸山逐僧拆寺；又忖公以一穷和尚，何以得民心如此其盛，必有怪事，指名捕之。祸将不测，诸寺僧皆逃窜，即公寺内僧百余人，亦皆惶惧。有劝公避者，公曰：“诸君欲去则去耳。如属业报，避何益？以身殉佛耳！”众遂不去。

数日后，李协统根源果率兵入山，驻军悉檀寺，毁金顶鸡足大王铜像，及佛殿、诸天殿。公以事急矣，乃独自下山，诣军门，出名刺请谒。守兵及阍者识公，告以速逃，祸将及，抵死不为通。公不顾，径入，见李根源与前四川布政使赵藩同坐殿内。公前致礼，李不顾。赵与公有旧，劳之，问公从来，公陈述惟谨。

时李怒形于色，厉声问曰：“佛教何用？有何益？”

公曰：“圣人设教，总以济世利民，语其初基，则为善去恶。……从古政教并行，政以齐民，教以化民。……佛教教人治心。心为万物之本，本得其正，万物得以宁，而天下太平。”

李色稍霁，又问曰：“要这泥塑木雕作么？空费钱财！”

公曰：“佛言法相，相以表法，不以相表，于法不张，令人起敬畏之心耳。人心若无敬畏，将无恶不作；无恶不作，祸乱以成。即以世俗言，尼山塑圣，丁兰刻木，中国各宗族祠堂，以及东西各国之铜像等，亦不过令人心有所归，及起其敬信之忱，功效不可思议。语其极则，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李略现悦容，呼左右具茶点来。

李又曰：“奚如和尚勿能作好事，反作许多怪事，成为国家废物！”

公曰：“和尚是通称，有圣凡之别，不能见一二不肖僧，而弃全僧。岂因一二不肖秀才，而骂孔子？即今先生统领兵弁，虽军纪严明，其亦一一皆如先生之聪明正直乎？海不弃鱼虾，以为为大。佛法以性为海，无所不容。僧秉佛化，护持三宝，潜移默化，其用

弥彰，非全废物也。”

李色喜，与公再谈，俄而笑逐颜开，俄而俯首致敬。于是留公晚斋，秉烛深谈，由因果分明，说到业网交织，由业果因缘，说到世界相续，众生相续，言愈畅而理愈深。李时以温语接公，时以容貌礼公，卒乃喟然太息曰：“佛法广大如此，吾已杀僧毁寺，业重矣。奈何！”

公曰：“此一时风气使然，非公之过。愿以后极力保护，则功德莫大矣。”

李公大悦，翌日，即移住祝圣寺，随公杂众僧中，蔬食数日。

是时，山中忽大现金光，自山顶至山麓，草木皆作黄金色。相传，山中有三种光：一佛光，二银光，三金光。佛光连年皆有，银光与金光则自开山以来，仅数现耳。李益感动，执弟子礼，请公为鸡山总住持，乃引兵去。

是役也，非公至道苦行，岂易转其念于刹那间哉！无何，沪上佛教会以新定章制，略与诸方抵触。公北行至沪，与寄禅、冶开诸公斡旋，于南京晤孙中山先生，商改订会章。事毕，复与寄禅同往北京晤袁世凯。寄禅坐脱于法源寺，公为料理，及护榱南归。

回滇后，晤蔡锷，组织滇黔佛教会支部，又办佛学院，施医布教，种种事业，皆李为之周旋赞助。后此四十年中，李根源为法门外护，用力至多，说教谈禅，时有妙谛，今居然一老居士矣。

岁冬，上海佛教大同会与佛教会有所争辩，电至滇，促予往。至沪，晤普常、太虚、仁山、谛闲诸师，协商妥善，在静安寺设立佛教总会。予与寄禅和尚同到北京，住法源寺。寄公忽病，坐脱，予为料理丧事，扶柩至沪。在静安寺开佛教总会成立大会，及寄公追悼会毕，予领滇黔两省分会公文，及滇藏支会公文，准备回滇。李公印泉（根源）广书介绍函，与蔡松坡诸公，共为护法。

【是年大事】八月十九日（十月十日），民军首义于武昌，十一月下南京。

中华民国元年壬子(一九一二年),七十三岁。

予回滇后,即开办佛教分会事,在文昌宫(永历帝庙)开成立大会,请了尘在贵州设分会。西藏活佛喇嘛远道来者甚众,拟举办佛教学校、布道团,及医院等慈善事业。

是年,在滇藏佛教会中,有一小异事:有乡人送一“八哥鸟”来放生,已能言,初尚食肉,归依后,教它念佛,即不吃荤,甚驯善,自知出入,日常念佛及观音菩萨圣号,不少间。一日,忽被鹰搏去,飞在空中,只闻佛声。虽以异类,尽此报身,生死之际不舍念佛,何以人而不如鸟乎?

是年在昆明过冬。

【附记】一、余在云南昆明办佛教会时,锡峨全县于正月初二夜十二时,发生剧烈地震。城舍房屋一时倒塌,死人甚多。官方与佛教会协同救护,余亦随去,持工具至各处,掘土挖尸。经五日,共出尸体大小八百余具,内有夫妇同宿之双尸八十四对。极奇者,有夫妇二人压瓦砾土中,历数日而毫未损伤,得以救活,亦异也。

二、侍者澄净,四川桐川人。清宣统二年,来祝圣寺求戒。根性慧利,参学兼进。民三年春戒期,请当引赞。时沙弥头真净,请上堂设斋,借常住银四十八元,受戒后回去,竟置之度外,索之亦弗应。忽一日,来函云:“祝圣寺某师来取款,已偿付。”并附来收据,盖有常住之章。澄净见之,心疑,细察图章,果系伪造。诳骗常住,愤欲追究,予劝止之。越年,时疫大作,山下村人死者过半。全寺染病者殆遍,并死数人。澄净亦病寂,遍身染污。予取新蓝布褂裤一套,命为其沐浴更衣,茶毗归塔。民五年,祝圣寺春戒期,真净忽来,予亦不究已往,且请当八引礼。是日,净比丘坛毕,予回室未久,照客来报云:“八引礼师忽暴死。”予趋视,见其卧地,口吐白沫,众为之念佛。俄顷,忽大呼曰:“快拿钱来还常住!”予

曰：“真净何事？”曰：“澄净引赞师向我索钱。”问：“几人？”曰：“一老师傅著破衲（据详叙其状，是上客堂某师）。”问：“何以为凭？”曰：“引赞师身著新蓝布衣裤。”予乃劝澄净曰：“你放下来，各人因果各人当。”真净旋稍清醒，至是疯癫失常，病莫能兴。一日，为其表堂曰：“某病，因果不明。澄净好心讨账，反累常住不安。今当众发露，了结一重公案。”当时真净忽病愈，起单而去。澄净歿后，犹耿耿为公，因果分明，亦可嘉叹矣。

【是年大事】一月一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二月，宣统宣告退位，清亡。参议院旋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四川都督尹昌衡拟带兵入藏。

### 民国二年癸丑（一九一三年），七十四岁。

滇藏佛教分会创始事繁，凡会中处理寺产，及新办事业，须与官厅接洽，而民政长罗容轩动多阻碍，遂扞格难行。蔡督松坡时为和解，然未能圆满也。活佛及会众公议，请予进京。值熊公希龄任内阁总理，多为助力，乃调罗容轩入京，以任可澄为巡按使。予回滇，任对佛教事务尽力维持。

【是年大事】十月，正式选举袁世凯、黎元洪为正副总统。

### 民国三年甲寅（一九一四年），七十五岁。

滇督蔡松坡赴京，唐莫赓（继尧）代。予拟回鸡山休养，乃将会务交代清楚，即回鸡山，料理重修兴云寺，及下洋萝荃寺。计划工程事毕，鹤庆诸山长老请赴龙华山讲经，正修和尚请往丽江金山寺讲经。朝雪山太子洞，到维西、中甸、阿敦子各地游览。又到藏边，参观喇嘛十三大寺。回寺过年。

【附记】是年，予正在龙华山讲经时，大理府所属四县发生地震，以大理为最剧。屋舍、城垣悉倒塌无余，惟寺宇、宝塔未倒，仍矗立如故。地动时，震开巨隙，中喷火焰，蔓延燃烧，人争逃命。

每遇足下地裂，身即陷堕，甫欲出时，地又复合，有截断腰肢者，有仅露一头于地面者，俨如生陷火焰地狱，惨不忍睹。城中住民数千户，多及于难，存活寥寥。时有二家金箔铺，一赵姓，曰万昌号，一杨姓，曰湛然号，火至其居自息，其处亦未地震。二家人口各数十，竟安然无事。人咸知此二姓者数代相承，皆持斋念佛，乐善好施者云。

【是年大事】七月，欧洲大战起，日本攻下胶州青岛。

民国四年乙卯(一九一五年)，七十六岁。

春戒期毕，有邓川县绅士丁姓者，清孝廉也。只一女，年十八岁，未出阁，一日，忽然不省人事，全家仓惶。及醒，变作男子声，指其父大骂曰：“你丁某，恃势诬我为匪，至丧我命。我大理西川人，名董占彪，你还记得否？今在阎王前告准，报八年之仇！”说毕，持刀逐丁某。丁骇，潜匿他处，不敢归家。鬼每日必来，来则女变形态。家中扰攘，乡里聚观，苦之。时鸡足山派素琴、素值二僧往邓川办事，过丁家，群聚看鬼凶状。僧曰：“劝你不要这样，令地方不安。”鬼曰：“你出家人不要多事！”僧曰：“本不与我相干。但我师父常言，怨家宜解不宜结，愈结愈深，何时得了？”鬼思有顷，曰：“你师是谁？”僧曰：“祝圣寺虚云和尚。”鬼曰：“我亦闻名，但未见他。肯与我受戒吗？”僧曰：“大慈大悲，度一切苦，如何不肯？”僧又劝他令丁姓出钱超度。鬼曰：“他伤天害命，我不要他钱！”僧曰：“令地方送你些钱，地方亦安。”鬼又作恨声曰：“此仇不报，我很难平！怨怨相报，又何了止？待我去问过大王，你明日在此等我。”鬼去，女子起立，含羞而入。次早，鬼先来，僧后至，责僧失信，告以因公。鬼曰：“我问过大王，说祝圣寺好个道场，准我去。但要你亲自送去。”于是，地方绅士十余人，偕二僧至寺。晚上谈说是事，次日设坛为之念经说戒，从此安静。邓川人士结会时到寺礼忏。



【是年大事】一月，日本提出二十一条，逼我国承认。十二月，袁世凯备行帝制，令改明年为洪宪元年。

民国五年丙辰(一九一六年)，七十七岁。

高万邦居士所送玉佛，已阅数年，予拟迎回，乃再往南洋。闻夷方多信佛教者，乃亲到掌达、蛮绵、窝散、腊散诸夷地观风，再到仰光拜大金塔，访高居士。在龙华寺讲经毕，附船往新加坡，船到新街，洋官示曰：“吾友中国大总统立帝制，捉拿匪类。诸凡侨民，过此验明，乃得放行。”将数百乘客押到捕房，讯后，只剩我等六僧，说是革命党，尽皆扣留，反缚拳打，晒太阳，不准动，动即打，不与饮食，不准大小解。从早六时至晚八时，乃有归依弟子洪盛祥董老板等闻知，到捕房保释，每人五千元，盖手印释出。后接往盛祥商号，留住过年，并助料理运玉佛事。

【是年大事】六月，袁世凯逝世，黎元洪继任总统。

民国六年丁巳(一九一七年)，七十八岁。

春，由观音亭起运玉佛，雇八人舁之，订明送到鸡山，酬费若干。所经山岭崎岖，凡数十日，有前人未经者。某日，行至野人山，舁者疑玉佛中有金珠钞票，乃置佛地上，言力不胜举，要加价数倍。慰勉之，更声势汹汹，似将不利者。予度不可理喻，瞥见道旁有一巨石，重约数百斤，怡然语舁夫曰：“此石与玉佛孰重？”众曰：“二三倍之。”予两手举石，离地尺许。群咋舌，乃婉谢曰：“老和尚活佛也！”不敢言，舁佛至山，厚赏之。予自念力不及此，似有神助。后至腾冲、保山各寺讲经。

【是年大事】六月，张勋、康有为拥废帝复辟失败，冯国璋代理大总统。九月，孙中山在广东被举为大元帅，南北对立。

民国七年戊午(一九一八年)，七十九岁。

唐督继尧派员备书问，令宾川县知事同入山，迎请再三，不得已，允赴昆明。是时，道途多艰，县以乘舆及派兵护送，却之，挈徒修圆同行，一笠一蒲，一铲一藤架，步行而往。至楚雄，途中遇匪，搜出唐致予之函，威吓拷打。

予曰：“不必打。请见你们总司令。”

即拿见其首领杨天福、吴学显。

喝曰：“你是什么人？”

曰：“鸡足山和尚。”

问：“何名？”

曰：“虚云。”

问：“进省做什么？”

曰：“做佛事。”

曰：“做佛事为什么？”

曰：“为人民祈消灾难。”

曰：“唐继尧是个匪，你为何去帮忙他？他是个坏人，你与他来往，亦是坏人！”

予曰：“你说坏人，亦是难说。”

曰：“何以难说？”

予曰：“往好处说，人人都是好人。往坏处说，个个皆是坏人。”

问曰：“怎么说？”

曰：“假使你与唐，两位都是为国为民，为福国福民，乃至你们部下，个个都如此，岂不是个个都是好人？从坏处说，你说唐是坏，他说你是坏，各有成见，如同水火，兵连祸结，害尽人民，岂不是个个都坏人？老百姓从左是盗，从右是匪，何等可怜！”伊等听罢，皆笑。

吴曰：“依你说不错。但是，怎么好？”

予曰：“依我说，你们不要打。请你们招安。”

吴曰：“难道叫我投降吗？”

曰：“不是这样说。我说招安者，因为你们都是贤才，是招国家之贤士，以安地方也。只要你们莫存私见，安民救国，岂不是好？”

吴曰：“向何处办理？”

曰：“向唐办理。”

吴曰：“向唐就不干，他杀了我许多人，关禁我许多人。现正要向他报复，还要降他，岂有此理！”

予曰：“先生勿误会。我说向唐办理者，因为他现在是中央委的官吏，事权在手，将来你也是中央官吏。他杀了你许多人，我这回去做佛事，就是超度兵士亡魂。至若关起来的人，我这回要请他大赦的，你的人不能在例外。况且，你如不听我劝，古今战争，胜败难说。你与唐各有各的力量，究实你比他为难。他有人有财有补充，有中央力量，似比你强。我今日不是向你招安，路过此地，都算有缘。为国息争，为民安乐，方外人不惜饶舌也。”

杨、吴等大感动，反为托我做代表。予曰：“代表不敢当。请你们提出条件，我有机会，当向唐说。”

杨、吴等审议再三，提出六条：

(一)在招安前先放回我们的人；(二)不得把我们兵解散；(三)不得将我们职权取消；(四)我们队伍归我们管；(五)过去两家战争事不得追究；(六)招安后彼此兵丁不得有两样待遇。

予曰：“似此条件，想不成问题。俟与唐商后，当有公事给你们，及派员接洽的。”

吴曰：“烦劳老师父。事若办好，我们感谢。”

予曰：“不言谢，我是顺便经过的。”

杨、吴即予以优待。是夕，亦谈些别事，甚欢。欲留住，予以事忙，翌早辞行。陪早餐毕，送路费、食物及备舆马，派人护送，却之，只受路上食品。

出营盘半里，忽见数人跪在地上，叩头如捣。视之，即昨日毆打予之兵弁也。连呼：“请菩萨恕我！”予慰劳之，并劝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皆感涕而去。

予到昆明，唐派员招待，住圆通寺咒龙台。

晚请见，唐曰：“与法师别几年，我祖母、家父、室人、舍弟，相继谢世，心已难安。更加土匪遍地，民不聊生，将士伤亡，孤魂犹馁。因此想做三件事：（一）作一场大佛事，求佛加被，消灾免难，超荐亡灵；（二）将圆通寺建一大丛林，弘扬佛法；（三）办一完善之大学，以教育青年。第三件，我自有人办。至第一、二件，老法师外，无人能任也。”

予曰：“公发弘愿，斯世希有，是菩萨发心。衲知识浅溥，无此能力建丛林事，海内大德多人，但圆通寺非丛林地，住不过百众耳，请再考虑。至做佛事，日期不多，可代效劳。”唐曰：“师言圆通寺地方不合丛林，甚高见，往后再说。做佛事，如何办法？”

予曰：“心佛一体，感应道交。公办此事，为国为民，幽明普利。衲愚见，于佛事之先，请公定三事：（一）道场起经之日，全市禁屠；（二）大赦牢狱；（三）赈济难民。”唐曰：“一三事可照办。至第二件，系中央司法主权，某不能自主也。”

予曰：“国家多事，中央已不能顾及。只与司李商之，便能做到，以迓天休。”

唐首肯。

予又曰：“衲再有报告（将路上遇杨天福、吴学显经过事详说），并谓藉此大赦，将他们的人放出，亦易于感化也。”

唐听说，当下大喜，即斟酌办理大赦及招安事。

已岁暮矣，适欧阳竟无与吕秋逸居士到滇，为支那法学苑筹经费，同住圆通寺，请伊讲《摄大乘论》。在昆明渡岁。

【是年大事】九月，欧战结束（后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徐世昌就任大总统。

民国八年己未(一九一九年),八十岁。

春,在昆明忠烈祠启建水陆道场。法会开始,即大赦及禁屠。于会期中,唐派员与杨、吴商招安事,委二人为大队长,从兹地方安靖,二人始终不变。

最异者,法会开始,全堂各坛蜡烛尽开灯花,如莲花状,霞彩夺目。随缘善信,咸来聚观。四十九日,法会圆满。送圣时,空中现出幢幡宝盖,飘漾云中,全城目睹,罗拜于地。事毕,唐又请至其公馆念经荐亲,现瑞应,大生信心,合府归依。

在昆明过冬。

【是年大事】孙中山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

民国九年庚申(一九二〇年),八十一岁。

春,唐督仍请建水陆道场。毕,继续讲经。

昆明西山华亭寺,古刹也。其地风景至佳,寺僧不能住持,日益荒废。近且欲售与西人作俱乐部,地方政府批准矣。予惜之,言于唐,请其保存名胜。唐纳予言,暗与王九龄、张拙仙诸公议定,设斋敬邀,袖出红帖,请住华亭寺而重兴之。三请,受帖。唐于冬暮,离任赴港。

【按】师在滇,先中兴鸡足山西竺寺、迎祥寺,后奉敕住持护国祝圣弹寺,后建昆明胜因寺,碧鸡山靖园云栖禅寺、松隐寺等。

【附注】是年秋,滇军将领顾品珍等谋倒唐继尧,夺滇政。唐尚有劲旅二十余团,拟备战。以敬信师故,夜深屏侍从,诣寺请师决大计。师曰:“公得滇民心,未尽得将士心,倘事兵戈,恐成两败,而他种势力将及滇矣。不如因势利导,去虚名而存实力,以俟异日之缘。”唐以为然,即称假,让位于顾品珍,以腊月三十日夜往安南,转香港。此事师于所述年谱不载其详。编者于前十年侍坐时,师曾谈及。附记于此。

是年，张拙仙居士以雌雄二鹅，送至昆明云栖寺放生，请说皈依。于时，二鹅均俯首静听，至说戒毕，举首似喜状。自此起，常随人上殿，人念诵，鹅即视听；人绕佛，鹅随绕佛，久而不异，人皆喜之。经三年，一日，雌鹅于大殿门前旋行三转，举首望佛，蜕去，毛形不萎，盛以木盒，葬之。其雄鹅鸣声不止，意如恋慕，越数日，不浴不食，亦于殿前站立观佛，张翅一扇，化去，仍以小棺殓之，二鹅共造一冢。张为文记之。

【是年大事】七月，直皖战争起，皖败。

民国十年辛酉(一九二一年)，八十二岁。

春，顾品珍督滇，二月起，天雨不息，城内可行舟。每日在城楼放大炮轰天，欲去阴霾，无效。至七月后，又旱数月，至冬月，河内扬尘，水旱情形向为滇省所未见也。秋间，热毒蒸腾，喉疫大作，死人数千。时，予初住华亭寺(后改云栖寺)，与具行上人同住。遭此凶岁，诸事暂缓进行。

一日早，同进城，午后回山，中途树下憩凉，拾一包裹，开视，内有金玉钏、金钗环、表等物，及滇币八千元、法国币万余元。视毕，复裹之，俟人来。日将暮，以离寺尚远，将物带走，俟明日再来，登报寻失主。将到山下，渡海时，忽见一女子跳下海，急趋救之，且浮沉矣。即跳下海救之，女不肯，力牵之上岸。女寻死，强伴之至寺，已入夜矣。令她换衣，与之食，不食，慰劝久之。自言姓朱，长沙人，生长云南，年十八岁，父在城内福春街开药行，只生我一人。因孙师长到家求婚，自称未娶者，父母信之。过门后，知有元配，悉受骗，奈何而已。元室凶恶，屡遭毒打，翁姑屡调解不开。父母又畏孙师长势，至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因此带了多少资财逃出，欲往鸡足山投虚云和尚出家。以不识道途，走了两天。在途，恐有追人，又把包裹丢失。今则非死不可。予询其失物，相符，乃慰藉之，且说以归佛大意。翌日，通知朱、孙两家翁姑

夫嫡、父母亲戚，两家来数十人，在寺议论解释。予又为之说法，其夫及大妇，跪在佛前，立誓忏悔前非，相抱而哭，来者皆动容。在寺住三日，男女老少数十人，发心归依，受戒而去。

民国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年)，八十三岁。

是年起，重建华亭寺(云栖)。昆明湖西岸，有碧鸡山，因阿育王第二太子至此，见碧凤一群，乃居此修炼成道，号碧鸡神，以是名山。诸峰如屏，曰华亭寺。元时，有玄峰禅师得法于西天目中峰本国师座下，来此开山，名圆觉。后人以山为名，遂改名华亭。前年几售与外人，予言于唐督，乃赎回，请予住持。动工重建，于土中掘出古碑，有“云栖”二字题识，年代已湮灭矣。后将此石嵌于海会塔上。

陈太史筱甫，将自己花园送与农林学校，取回胜因寺地址，改作云栖寺下院，建殿堂、寮房。又修太华寺、松隐寺。在山下新建招提寺，改村名为招提村。在后山采木料，于深林中，捡一遗包袱，内有金银币等，值二十余万元，送与政府为赈济用。众议谓：常住困难，应留常住。予谓：佛制僧人不得拾遗财，今拾之，已属犯戒，归于常住，更为非义。诸公乐捐己财，以种福田则可；僧人无粮，募化则可；拾遗归常住，衲不敢也。众称善，遂拨为赈款。

滇省连年灾旱，人民病苦，喉疫大作，死亡无数。自将领至士民，无不思唐公旧德。群议定，迎唐回任。唐遂回滇督任。诣寺，请予祷雨。设坛三日，雨大降(时不雨已五月)，而喉疫不止。唐曰：“闻雪能止喉病，今暮春矣，何得雪？”予曰：“我为设坛，公竭诚求之。”唐斋戒，予礼诵。越日，雪下盈尺，喉疫顿止。群颂佛法不可思议云。

【是年大事】四月，奉直两军开战，奉军败，东三省独立，世称为奉直第一次战争。六月，徐世昌去职，黎元洪复任总统。

民国十二年癸亥(一九二三年),八十四岁。

是年,修七众海会塔竣工。当启土建筑时,去土丈余深,发现一棺,上书“嘉靖四年藩阳李太夫人”。取出化身,面目如生,火中烧出莲花形,送入女居士塔。寺之右侧,有古坟多处,方向不佳。海会既成,普请入塔。中有一坟,有碑记:“道光年间,比丘道明,自幼足废,因是,父母送之出家。具足后,发心拜大悲忏,持观音圣号。一夕,梦观音菩萨令其入浴,水已具,洗毕,不见菩萨,而两足舒适,早起即能下床,步行如常人。从此智慧日开,因此终身持圣号。”云云。视其棺上有蚁蚀,作八方小塔,七层,足见该僧之修持也。又挖出罐骨,作黄金色,骨厚寸许,以秤衡其头骨,七斤半,年代不详。

【附记】云南昆明湖西观音山寺,逢年之六月十九日,菩萨成道圣诞,香会兴盛,朝礼者踵相接也。民国十二年,有香客陈小甫者,偕眷属一行十三人赴会,经大观楼搭轮船,众皆登船,陈之幼孙年甫六岁,独叫闹,不肯登,若有所惧。陈夫人牵之,亦坚拒不从。陈以爱孙故,无奈,全家下船登岸。于哭闹间,船已开出,行约半里,忽见船底向上,倒翻水中,全船人皆溺死。陈归家,问孙何故不登船,孙曰:“吾见船边有一巨人矗立,青面獠牙,手执钢叉,形貌凶恶,以此不敢登。”全家遂免于难。陈笃信佛法,昆明胜因寺基地为其所舍,外护甚力云。

【是年大事】六月,黎元洪被迫去职,曹锟被选为大总统。

民国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年),八十五岁。

是年,修理全山祖塔,及七佛塔,共十六座。修全寺佛像、五百罗汉、胜因寺大殿,铸大铜佛三尊,修西方殿,塑三圣像等事。

春戒期毕,具行禅人自化,予为文记之。

【是年大事】一月,国民党宣言以党治国。五月,黄埔军校开学。十月,江浙战争及奉直第二次战争起。十一月,曹锟退职,段



祺瑞任临时执政，孙中山入京。

**民国十四年乙丑(一九二五年)，八十六岁。**

春，戒后，在寺讲经。经毕，于禅堂起长七。

寺地山场，范围甚广，丛林过密，计当须去若干。唤村中人来，指定区域种类，令与共采，各得其半，村人大喜。是年，滇省政府改委员制。唐退隐，时留山中。

**【是年大事】**三月，孙中山逝世于北京。七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

**民国十五年丙寅(一九二六年)，八十七岁。**

近年，滇中多事，兵住民房，已不相安。秋收稻熟，民不敢收，畏兵也。予往军部商，得其允许，如有僧人领导农民收谷者，兵不许阻。因是数千乡人共来寺住，始则同食干饭，继则粥，粥尽则同食糠、饮水。乡民见僧伽同甘苦如是，为之下泪。及军事略定，农民乃得返居。此后共同维护寺庙，皆出至诚。

予住持云栖后，逢年皆传戒、讲经、坐香。今岁戒期中，殿前枯梅开白莲数十朵。于前后菜园，所有青菜尽放青莲花，每花中心如一立佛像，事属稀有。张拙仙撰《云栖菜梅记瑞》，镌于石。

**【是年大事】**七月，蒋中正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兵北伐。九月，占武昌。十一月，占九江。十二月，国民政府北迁武汉。

**民国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年)，八十八岁。**

是年，仍在寺传戒、讲经、坐禅。及加建各殿宇房舍未竟之工，又建幽冥大钟楼。

**【是年大事】**四月，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六月，张作霖在北京称大元帅。十二月，国民政府与苏联绝交。

民国十七年戊辰(一九二八年),八十九岁。

为募圣像款,与王九龄(宽禅)居士同行,至香港。时陈真如(铭枢)主粤政,派员接至广州,住颐养院,同游白云山能仁寺。陈拟请予住曹溪南华,却之。至厦门,转福州,回鼓山讲经。毕,赴阿育王寺,拜舍利。再朝普陀。文质和尚陪至沪,住香山庵龙光寺。秋末,鼓山达公和尚圆寂,派人到沪商事。以岁逼除,在沪过年。

【是年大事】六月,张作霖返奉天,中途被炸死。十二月,东三省易帜,国民政府统一中国。

民国十八年己巳(一九二九年),九十岁。

正月,由沪回鼓山,海军部长兼闽主席杨幼京(树庄)、前主席方声涛,率官绅留予住持鼓山。予以雍染初地,缅怀祖德,义不可辞也,遂就任。

【附记】一、予于就任后,忽忆得一事:同治年间,鼓山监院某,向住福州关帝庙,与僧妙来最相契,时在鼓山充饭头。某年六月间,将回关帝庙,以住房钥匙托妙来代管。数日后,妙来夜梦监院来告曰:“予亏累常住款物,请将予房中物变卖,代为填还。”言讫,凄然而去。次日下午,大众于寺前见监院归来,黄袍僧鞋,俨然如往日无异。其寮房原在佛殿东侧,今见其进寺后,径向殿西而入,久不出。众异,趋视,见牛栏中生一小牛,黄色可爱。小牛见妙来,忽跃奔其前,衔其衣襟,直引向监院寮。众咸疑异,遂差人往关帝庙探视,则监院果于是日亡矣,乃确知其变牛再来偿债者。人向之呼“当家”,则似解语,俯首作愧戚状。可不慎欤!

二、光绪年间,宝华山副寺某,死后,寺中牝马生子,甫出胎,即跑进副寺生前寮房,踊身上床,向墙壁撞啮不已。众异,发壁,见洞内藏有银八两,乃知马是副寺后身;称其名,则点首以应。迨长大,自知勤苦,为众马首领,常率众马赴句容、南京等处各栈房。

驮运粮物，所经道路自然熟习，不须人照管，人皆称为“马副寺”云。

**民国十九年庚午(一九三〇年)，九十一岁。**

在鼓山一年后，诸事整理，略为就绪。春戒期，请文质和尚为羯磨。

正月，为众讲《梵网经》。方丈丹墀旧有凤尾铁树二株，古德相传一为闽王手植，一为圣箭祖师手植，皆唐代物，千年矣。此种植物最难长，最耐久，每年长一、二叶耳。今二树各寻丈，向未开花，相传千年始花也。于戒期中，二树忽满开，远近来观，络绎于道。文质和尚且为小文记之。

图文如下：

庚午春，值虚云兄主持石鼓，传授戒法。余以随喜之余，航海赴闽，参预盛典。既至，则铁树开花，繁盛无比，花大如盆，须瓣若凤尾。咸以优昙相庆。询诸耆旧，皆唐代物也。其一为闽王手植，一为圣国师手植，迄今千余载。敷此妙花，实为希有。爰邀虚兄摄影留征，用志涌泉瑞应焉。

文质谨识

予亦赘以偈云：

优昙钵罗非凡品，随佛示应现金花。  
世间彩凤称祥瑞，现则吉祥喜可嘉。  
兹山丈室两铁树，人言此卉向无葩。  
定是主林神拥护，故将仁寿放流霞。

秋九月，回滇，与文质和尚同行。将云栖寺交与定安和尚，请文质和尚在云栖传戒。各官绅及乡村人民坚留，婉谢至情。乃先别文老，回闽。起程之日，数十里乡村，设桌饯行，香花夹道，惟有惭感耳。

【是年大事】十一月，中国关税自主。

民国二十年辛未(一九三一年),九十二岁。

是年,仍在鼓山重理山中事务,传戒讲经,办戒律学院,建平楚庵、西林庵、云卧庵等院宇。

【是年大事】九月十八日,日军突占沈阳,夺东三省。

民国二十一年壬申(一九三二年),九十三岁。

是年春,鼓山戒期,忽来一老者,须发皓雪,容貌清奇,直入方丈室,跪予前求戒。问其姓名,曰姓杨,闽南台桥人。有一新戒,名妙宗,亦南台人,未曾见过此老者。至菩萨戒毕,给牒后,不见踪迹。迨妙宗回南台,至龙王庵,见坐像,俨然同戒老人也,且戒牒在神像手中。南台哄动,咸称龙王求戒云。

又,同期有广东老居士张孝廉玉涛,来寺受具戒,年已六十六矣。予请其整理鼓山经藏等事。

戒期毕,重请慈舟老法师,在法堂讲《四分戒本》。佛学院请心道、印顺两法师为教授。

【是年大事】一月,日军占锦州。上海方面,日军攻闸北,国军抵抗,是为“一二八之役”。三月,溥仪在长春就满洲国执政职。

民国二十二年癸酉(一九三三年),九十四岁。

春戒,请应慈法师讲《梵网经》。

一月,日军占领山海关,人心思动。十九路军在闽举事,全省寺庙停止留单,独鼓山仍留海单,云水僧人涌集,至千五六百众。斋粮事极困,幸尚维持一粥一饭。

六月,放生园落成。郑琴樵居士送鹅一群来,中有雄鹅特异,权之,十六斤余,闻木鱼声,则张翅引吭。抱入佛堂,则镇日视佛,经月,立化于佛前,不仆。郑居士异之,请以僧例付茶毗。七日举火,无异味,因筑一万牲坑葬之。

又于是年，修筑放生园成，此地为异牛祠故址。陈太傅宝琛记其事曰：

虚云方丈建放生园成。予曰：此异牛祠故址也。忆左文襄公（宗棠）督闽时，有奔牛入署，跪堂下不起，召寺僧奇量，令善畜之。越十八年，督师至闽，遣沈道应奎往视之，已毙矣。追述其归依后异迹，寺僧就其瘞处，立异牛祠焉，今又将五十年。此鼓山放生一故实也。予所亲见者，故及之。

癸酉夏闰五月听水居士陈宝琛记，时年八十有六  
复榜一联曰：

诵莲池大师文，与世同修净土忏。

感湘阴相国事，鼓山曾见异牛祠。

【附注】福州鼓山涌泉寺，海内名刹也，历史悠远，殿宇千重，为闽邦第一名胜。以其历史远而僧习漓，以其风景优而雅俗混，降及近代，益成为赖佛图生者所归。香客众多，又成为稗贩如来之利藪。受戒后，为名字比丘，捐金若干，即尊为首座，坐享尊荣；次者为知客，亦可多润喙钱，遂至列名首座者百余人，而知客僧亦八九十人矣。此中外丛林所无者。公悲悯之，莫如何也。会政府主席林森、海军总司令杨树庄、闽主席方声涛等回里，思整顿鼓山，非师莫属，前后函电，往复多次，始应之。乃于民国十八年己巳某月，重回鼓山。除重砌古石渠、营葺院宇诸事外，所注意者，二事：

一、鼓山经板最多，为海内外所无者。如苏东坡为金山寺所写《楞伽经》，无一懈笔，每字必带笔一二圈，为东坡一生杰作。北宋槧，藏之金山寺。鼓山得初拓本，募精工，铸枣梨，与金山本不辨。其余明代所槧各经，亦至丰富，积于经坊败架，若干岁矣。时粤东有老居士，名张寿波者，从公薙染。公即以整理经板事属之，三年乃编补就绪，著有《鼓山经藏目录记》及整理经过，千百部精妙经板赖以保存。又刊《星灯集》、《鼓山宗谱》、《历代祖像》等。

(附观本法师事略)师俗姓张,名寿波,号玉涛。广东香山县人,家富有。中式光绪十七年辛卯乡试第七名举人,年才二十四耳。少年科第,籍甚声华。讲求维新,东渡日本,为横滨大同学校校长多年。壮岁,知有出世事,深研佛典,即以其丰裕家产,改为功德林。民国九年,遣其独子依微军老和尚剃度。未几,卒。师以母老,不欲远离。至民国十九年庚午,太夫人弃养,师遂出家,赴鼓山依云公受具,法名明一,号观本,年六十六矣。请曰:“弟子己事未明,不能放下,乞开示。”云公曰:“我平时教人放下;但是教你不要放下,且要挑起来。你本是富贵中人,已舍弃了;有一独子,早令出家,死了;家财尽舍作佛事了,你今日又舍身出家了,已经一切放下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你要挑起来,乃能担荷如来大事啊。”师泣涕受教。云公遂以整编鼓山宗图,及经板事属之。鼓山晚代祖师传记,多为旧藏本所无,而新续藏所有。赴沪上,晤岑学吕,访新续藏。岑转语叶恭绰。叶曰:“续藏千卷,十余箱,才寄到两月,尚未启。如云公需此,举以赠之。”师得此,乃为鼓山增补各祖师传记。迨云公赴南华,师为首座,助力甚多。至民国三十四年抗战胜利,云公嘱师回粤,拟接住持六榕。师病不起,至腊月初六日西归,世寿七十八,僧腊十六。前后男女弟子归依者万人,执紼者道为之塞。茶毗,得舍利无数。著述甚富,有《香光阁集》二十卷待刊。(详下三十五年附录师事略)

二、鼓山习气浓厚,经忏事繁。公住持后,除旧布新。首座百余人,悉取消之,仅用知客僧八人。前日禅堂只坐三枝香,公增为十四枝。一切规模,取法金山寺,故诸方老参云集。礼请金山霞后堂为首座兼主持禅堂,请苏州灵岩慈舟法师主律院。慈法师深究律宗,宏扬净土,皆巍然法门龙象也。又创办佛学社,以造就年轻学子。旧日寺中经忏,每于佛殿中建台,以壮观瞻,俗乐与梵音杂奏,白衣偕缁衲同嬉。师以佛殿建台违制,俗乐非古乱声,悉禁革之;而世俗斋主好外观者,以为不闹热也,往往去之他。僧中多

不乐，师独喜曰：“今而后乃得谓清净佛土矣。”住持数年，成就僧伽至众，门风重肃，海内知识以鼓山与金山、高旻鼎立而三。九十老翁，其毅力有如此者。

**【是年大事】**一月，日军攻入山海关。三月，占热河，进攻华北。

**民国二十三年甲戌(一九三四年)，九十五岁。**

春，又将鼓山佛学院重新整顿，邀请慈舟老法师主持院务。

二月某夕，于趺坐中，似梦非梦之际，见六祖大师至，语曰：“时至矣，汝当回去。”翌日，以告弟子观本曰：“吾世缘其不久乎？昨梦六祖召回去。”观本聊以语相慰。至四月间，一夕三梦六祖催去，予觉甚异。未几而粤中礼请电至。予以六祖道场亦有继憨山重修之必要，遂有岭南之行。

先是，李汉魂将军驻兵粤北，目睹南华寺残破，已略事修葺，经始于民国二十二年九月，竣工于二十三年八月。

## 附录：李汉魂将军重修南华寺记

释氏之入震旦，始于汉永平，千八百余年矣。能师振锡，而南宗称盛，厥后衣钵不传。是南华实集佛教之大成，其声闻宏远，盖有由矣。夫因果之说，圣人不讳。释氏之教广大深微，足以赅纳上智；显示诸象，足以警惕下愚。而中土存亡，亦能戒惧身心，旁辅政教。为智者辟禅悦之门，愚者导迁善之径。而其象教越世，开哲学之津涯，尤彰彰也。今政府倡存名胜，向之摧陷廓清者，咸命有司谋所以保存之，著为令。

曹溪于南中国为名丛林，顾自唐龙朔而还，代远年湮，虽屡完缮，亦就荒圯。汉魂受命绥靖，典军韶关，治军之余，少得瞻仰，恍然兴重修之愿。爰征贤达醵资，逾二万金，且以广州筹备会之推

责也，不敢引辞，爰命秘书吴种石董其事，鸠工庀材，简员设计。因其地以结庐筑榭，辟曹溪林，营南华精舍，拓田园五百亩，艺花果千万株。草莱者芟之，剥食者新之，而斯寺以濯以显。经始于民国二十二年九月，越岁八月而工竣。更捐廉奉《大藏经》，复祖殿为藏经阁，造储宝橱度法物，以永其传。且礼请虚云老和尚来主是寺。

于戏！宏宗阐法，非汉魂钝根所敢闻。他日祇园永茂，华实增繁，嘉树成林，民生少补，寓胜残于去杀，期解甲以销兵，庶不负斯举欤！谨以厓略，志于石。与事捐助，例得另书。

民国二十三年八月，吴川李汉魂记，大埔邹鲁书

冬，诸护法坚请传戒。殿宇已倾，房屋破坏，只得盖搭葵篷、竹屋以住众。而诸方来客，达数百人。粤韶官绅眷属多来随喜，归依甚众。冬月十七日，结坛正殿，入夜说菩萨戒时，虎来归依，众惧，予为其说戒，驯然而去。

【附记】民国二十三年冬，启建道场，四众云集，达官贵人有带兵弁者。某夜入坛时，江孔殷之子叔颖适立藏经楼上，首先发现曹溪门外有两道电光。近视之，虎也。哗然。兵弁正拟发枪，师骤至，止之。虎伏阶下，师为之说三归依，嘱其隐深山，毋伤人。虎三叩首去，回视犹恋恋。以后每年必出巡一二次，山猪野兽绝迹。偶闻虎啸声，师即出，善慰遣之。此老虎归依之异。闻师当时说授三归后，为说偈曰：“虎识归依佛，正性无两样。人心与畜心，同一光明藏。”

【是年大事】三月，溥仪在长春称帝，僭号大同，旋改康德。

民国二十四年乙亥（一九三五年），九十六岁。

春，李公汉魂调任东区，兴建乏人相助，事益艰虞。戒期后，依香港东华三院请，赴港建水陆道场，坛设东莲觉苑。



事毕，转鼓山，辞职。请老当家盛慧和尚继任住持，予即回南华，先培修祖殿，建观音堂，及寮房等工程。

冬月，寺后伏虎亭之北，卓锡泉之南，有老柏三株，宋代植也，枯亦数百年矣，冬月忽发新枝。观本首座为长歌记之，岑学吕识碑阴，书丹泐石，植于碑林。

## 附录：南华枯木吟并序

释观本

南华祖庭后九龙泉畔，有参天老树三株，其一上段已枯折，其二丫杈摇落，不知几经年月也。鼓山云公老人入主祖席，乙亥冬期传戒，四方来者数百人。自明代憨山清公而后，冷落数百年之祖庭，忽欣欣有朝气，而物感亦于然起变化：冬月寒枝忽发嫩叶，三株次第向荣。昔闻玄奘三藏西域取经，灵岩寺之古松，枝枝西向；及归，枝忽东回。门弟子喜曰：“教主归矣！”乃西迎之，公果还，遂号曰摩顶松。今此瑞应，得无类是？因为长歌记之：

君不见，宝林山下九龙泉，流泽涓涓遍大千，曹溪一滴成漪涟。又不见，一花五叶无根树，普荫人天春煦姬。葛藤岂落有无句，何来豫章落叶吟。庾信却抱淮南心，不萌之草藏香象。旧处枯椿何所寻，谁知万象森罗中，枯椿向上还有事。从来感应成道交，几微历历不思议。昔闻《大唐西域记》，钵罗山上灰菩提，涅槃佛节叶凋落，一夕新抽还旧萸。无忧王妃曾剪伐，外道异见还灾梨。祠天火焰苗双树，香乳灌溉枝还齐。又闻三十三天昼度树，叶黄萎落诸天喜。不久还生如钵花，果上色香更鲜美。《阿含经》说圣弟子，离欲归真亦如此。四禅得果成乐游，枝叶先零差可拟。吾人莫作系驴橛，珊瑚枝枝撑着月。谁知碓嘴已生华，腊月莲花岂不发。灵苗有在当谛观，祖庭杂作等闲看。枯荣两树灼然见，植材记取高安滩。南华老树半心空，寒枝尺百凌苍穹。中有三株

生意尽，屹然辘轳将毋同。今冬忽作欣欣意，枝柯萌蘖还青葱。如是新条占瑞应，勉哉兰桂当印证。万物一体原同根，集枯集苑何曾定。莫作时人见牡丹，惘然谱作如梦令。我今更与蛇添足，觉华遍映尘中镜。未明道眼出家儿，园树生耳还信施。老子堂前双柏枝，得时枯干还离披。岳神得戒尊所师，北岩松柏为东移。儒门孝弟多祥熙，庭槐紫荆犹有知。古云草木有道存，黄花翠竹皆灵源。会心痛领法界性，体用都归不二门。我佛尝说枯树经，着眼宗门绝后醒。两般杂糅成一什，解嘲聊作自心铭。憨公没世四百年，南华晦暖草芊芊。而今佛日蒙汜出，又见曹溪大愿船。夹溪桃李酿春风，把舵庆值河上公。西来细认摩顶松，叶叶枝枝今已东。谁欤谁欤枯木众，谁欤谁欤云中龙，谁欤谁欤起吾宗。梅开一铺真功德，冷香和月一声钟。

【附记】是年夏，广东韶州洪水为灾，夜间水涨，波涛汹涌，平地村舍皆淹没。马坝有乡户云姓者，一家十五人，其屋正当滔天洪水中。家有幼童，年方四岁，忽脱口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家人闻之，亦随之疾声大呼观音菩萨救命。其屋舍不觉浮水面，如行船然，洪流中忽阻于一大树间，家人皆攀登树上，而屋立即沉没矣。水退后，全家诣南华寺敬香礼谢，向余亲述其事焉。

民国二十五年丙子（一九三六年），九十七岁。

春，传戒，修理各殿宇事，陆续有成。国府主席林公子超、居院长正、蒋公中正等，前后来南华。林、居二公助重建大殿，蒋公助重凿新河。然不烦人力，有助其成者，亦护法之力也。

民国二十六年丁丑（一九三七年），九十八岁。

春戒后，应穗垣居士林请，赴讲经。时西藏荣增堪布活佛，与罗格更桑等十余人，来归依。

佛山诸僧众、护法等，请赴佛山，为仁寿寺宝塔开光。-

回南华后，修造各院宇工程。

【是年大事】七月七日，日军袭卢沟桥，我军退出北平，中日大战爆发。十二月，南京沦陷，国民政府宣言，迁都重庆。

民国二十七年戊寅（一九三八年），九十九岁。

春戒后，仍赴穗垣讲经。讲毕，赴香港东莲觉苑，建大悲法会。秋后回南华。

【附记】是年夏，予（虚老自指）至广州，陈培根居士有新宅一幢。渠任职香港德国洋行，举家住港，宅中仅留司阍一人，乃请余暂居其楼上佛堂。一日，日机数十架，猝来轰炸，左右楼房数十幢，顿成墟烬，死人无数。予住处门窗悉震碎，全宅幸无恙，而予与阍者亦安然无事。事后，报章轰传：有许、李二姓者，同事，至相得。李某死，遗少妻幼子。许为营葬讫，抚其妻孥如家人，十余年矣。一日，忽于路中遇李，欢然邀入酒肆。许阴讶：李，鬼也，何得至此？李似觉，徐曰：“君勿怖。吾妻孥蒙君恩以活，德之久矣。吾顷奉命登记名册，此间将有巨故，君所居亦被灾。而君家人册中幸无名，特告君速避地而安。”且出资作东道，珍重而别。许见其行如疾风，俄顷即逝。疑且信之，乃举家他徙。未几难作，住宅果炸毁，与余居且密迩也。观乎此，生死之事，固非偶然。而鬼知酬恩，报应之速，如响应声，灼然可信矣。

【是年大事】五月，我军退出徐州、武汉。十月，日军在广东大鹏湾登陆，我军退出广州。十二月，汪精卫离渝叛国。

民国二十八年己卯（一九三九年），一百岁。

春戒，以各省多有兵事，来寺求戒者益众。予提议：当兹抗日战争，兵民损伤甚众，凡为佛子，应各发心，乃设坛，每日礼忏二小时，荐亡息灾，全体大众减省晚食，节积余粮，献助国家赈款，均赞助实行。

【是年大事】九月一日，欧洲大战爆发，世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十一月，汪精卫与日本订立《日支调整纲要》。

民国二十九年庚辰(一九四〇年)，一百有一岁。

春戒后，以广州沦陷，军、民两政机关迁治曲江。各地僧人来者日众，乃重修曲江大鉴寺，为南华下院，以便往来。又修月华寺，以广接众。

【是年大事】一月，汪与日订立亡国密约，另设国民政府于南京。

民国三十年辛巳(一九四一年)，一百有二岁。

春戒后，赶速完成各处殿宇工程，已竣工者十之八九矣。

将两年来弟子及善信所赠予私人之果资二十余万元，交与粤省府，以为赈济之用，不蓄丝毫。因曲江一带缺粮，饥民甚众也。

是年秋，曲江成立广东省佛教会，推予为理事长，张子廉居士副之。

【是年大事】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陷香港、新加坡、菲律宾及仰光等处。

民国三十一年壬午(一九四二年)，一百有三岁。

是年春戒，有树神求戒之异。监院观本为文记之。

## 附录：树神求戒记

释明一

曹溪南华寺头山门内引道西，新造放生池边，有古樟树，不知其几何年月也。高参天，围径丈，向为屠沽弛担之所。每年二月、八月祖师诞辰，即盘踞其四周，成酒肉肆。乡人之来参礼者，亦视作血食之神庙，不复知此为南宗开山道场也。

曩者，憨山清公于明万历庚子，入住曹溪。当时，不法僧招集四方亡命，盘踞山中，屠沽淫赌，已不可收拾。民国甲戌，李将军汉魂迎请鼓山虚云清公，重兴南华。师至，睹此狼藉葶秽，誓廓清之。准古规，葷酒不许入山门之例，严申告诫，派方外人以纠绳，请地方官以厉禁，并于樟树下建土地祠以镇之。如是数年，群情始戢，恶风乃革。岁壬午，春期放戒，忽有行者来，求授比丘戒。问其姓，张氏子；问其籍，曲江人；问其年，三十四；问其剃度所师，无有也。问其三衣钵具所备，亦无有也。鉴其诚，乃锡法名曰常辱。未进戒堂前，服役甚勤，每日打扫全寺院道廊庑，不少懈，而性缄默，不与众言笑。既进戒堂，学戒亦事事如律。迨至三坛圆满，梵网戒毕，斯人忽失所在，而袈裟戒具留之戒堂，人则遍觅不获，久亦忘之矣。

癸未春，戒将届，此僧忽来入梦，索领去年戒牒。责问何往，曰无所往。问何在，曰与土地同居。醒而志之，乃知为老樟树神来求戒也。遂于头山门樟树下土地坛设供一堂，将原戒牒焚而归之。噫！至诚感神，不可思议，有这般奇特。夫毗尼律制，大树称鬼神村，不许剪伐；众生杀业转业如破灶堕，会尽无生，感不绝于予心，乃为之颂。颂曰：

是鬼神村，是破灶堕。

道无古今，只是这个。

胎卵湿化，地水风火。

弱肉强食，因因果果。

放下屠刀，无尔无我。

各遂其生，有何不可。

大道无朕，螟蛉蜾蠃。

大同不同，一场慷慨。

夏秋间，修无尽庵，以居女尼。大鉴寺初成，南华工未竣，而鼓山又时以事相咨，出世间事与世间事，杂沓而至。更有敌人飞

机日过南华，斯扰矣。

【附记】自穗城陷，省府迁曲江，军政人员时来南华，敌侦以为假寺会议也。七月某日，果有显要多人来寺，飞机八架，绕寺不去。师知之，飭令各僧归寮，来客入祖殿内。师独上大殿，拈香趺坐。未久，一机俯冲而下，投一巨弹，中于寺外河边树林中，无伤也。机群又复旋绕，后卒于寺西十里马坝地方，两机相撞，机毁人亡。从此敌机不敢来寺，即南北飞亦绕道而行也。

冬十一月，政府主席林公，暨中央各院部长，派屈映光、张子廉两居士到寺，请往重庆，建息灾法会。于十一月六日启程，到衡岳进香，桂林行营李主任济深，派许国柱居士来接。到桂，住月牙山，四众归依。到贵州，寓黔明寺，广妙和尚请上堂开示。抵重庆，蒙府院及各寺到站迎接。与主席林公、法会长戴公等商定后，在慈云、华岩两寺，分建法会。

民国三十二年癸未（一九四三年），一百有四岁。

一月，在息灾法会，修忏仪，至二十六日圆满。主席林公暨各长官，分设斋招待。蒋公详细问法，条列唯物、唯心，及神与基督之理，以书答之。在慈云寺、华岩寺上堂开示，侍者惟因笔记之。

## 附录：答某公问法书

（上略）佛教者，实今日周旋国际、趋进大同之唯一大教也。目下，世界有两种力——唯神论与唯物论，否认轮回果报之说，故其影响所及，不可说不可说。基督教之唯神论，虽有为善者神给与快乐报酬、为恶者神施以痛苦惩罚之说，然以神之存在，认为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不能令人深信，且貽唯物论者极大口实。此基督教所以不能维系世界和平之故。实则神即是物，物即是心，心亦是神；然神亦非神，物亦非物，心亦非心。佛明三界（宇

宙)本无一法(事物)建立,皆是真心起妄,生万种法。“真心”亦不过因有妄物对待而立之假名,究其实,所谓真心亦非是。譬如大海,心是水,万法(万事万物)是波浪,平静者称为水,汹涌者称波浪,波浪平静时仍是水,水汹涌时又成波浪。又因有汹涌之波浪,故称不汹涌者为平静之水;假使根本不有汹涌之相,波浪之假名固不能立,平静之假名亦何由生?立亦不过吾人随意立之假名,相信鱼类或称水为空气。故知物即是心,有即是无,色即是空,妄即是真,烦恼即菩提,众生即诸佛。一念迷惑时,心成物,无成有,空成色,真成妄,菩提成烦恼,诸佛成众生;如水汹涌时即波浪。若一念觉悟时,物不异心,有不异无,色不异空,妄不异真,烦恼不异菩提,众生不异诸佛;如波浪不汹涌时,仍是平静之水。又因迷惑而起,物、有、色、妄、烦恼、众生等对待,故立心、无、空、真、菩提、诸佛等假名。若根本不有迷,则物、色、妄、有、烦恼、众生等假名,固不能立,即心、无、空、真、菩提、诸佛等假名,亦何有立?所谓唯心、唯物,有神、无神,皆是识心分别计度耳。

或云:“若是,佛学亦唯心论耳。”佛学虽说唯心,然与哲学上之唯心论悬殊。哲学上之唯心论,于心执有,于物执无,释迦所谓以攀缘心为自性,执生死妄想认为真实者。唯物论者,于物执有,于心执无,释迦所谓颠倒行事,误物为己,轮回是中,自取流转者。唯神论者,划分物质实体与神灵实体为截然不同之两个世界,释迦所谓惑一心于色身之内,认一沤体目为全潮者。各执偏见,或因近视,认牛之影像为牛;或以管窥牛,见牛角者则认牛角为牛,见牛头者则认牛头为牛,本无不是,弊在不见真牛全体。佛教则溯本穷源,将真实白牛清楚指出,若因指观牛,未有不见真牛全体者。故欲救唯心、唯物论之偏闭,舍佛教莫属。

佛教所言明心性(或称常住真心、真如、觉性、法身、实相等,皆是真理之别名)清净本然,离诸名相,无有方所,体自觉,体自明,是本有自尔之性德。绝诸能(即今称主观、主动等)所(即客

观、被动等)对待,本无所谓十方(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上、下,即今称空间)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即今称时间),更无所谓大地、人畜木石、地狱天堂等等,只以妄立一念,致起诸有为法(宇宙间万事万物)。如《楞严经》(此经几无法不备、无机不摄,究佛学哲学者均不可不参究),释尊答富楼那问“觉性清净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云:“性觉必明,妄为明觉。觉非所(客观)明,因明立所(客观)。所既妄立,生汝妄能(主观),无同异中,炽然成异。异彼所异,因异立同。同异发明,因此复立无同无异。如是扰乱,相待生劳,劳久发尘,自相浑浊,由是引起尘劳烦恼,起为世界,静成虚空。虚空为同,世界为异。彼无同异,真有为法。

“觉明空昧,相待成摇,故有风轮执持世界。因空生摇,坚明立碍,彼金宝者,明觉立坚,故有金轮保持国土。坚觉宝成,摇明风出,风金相摩,故有火光,为变化性。宝明生润,火光上蒸,故有水轮,含十方界。火腾水降,交发立坚,湿为巨海,干为洲潭,以是义故,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彼洲潭中江河常注。水势劣火,结为高山,是故山石击则成焰,融则成水。土势劣水,抽为草木,是故林藪遇烧成土,因绞成水,交忘发生,递相为种。以是因缘,世界相续(星云之说恐亦不及此说之详)。

“复次,富楼那!明妄非他,觉明为咎,所妄既立,明理不逾,以是因缘,听不出声,见不超色,色香味触,六妄成就。由是分开见闻觉知,同业相缠,合离成化,见明色发,明见想成,异见成憎,同想成爱,流爱为种,纳想为胎,交遘发生,吸引同业,故有因缘生羯罗蓝、遏蒲昙(胞胎中受生之质)等。胎卵湿化,随其所应。卵唯想生,胎因情有,湿以合感,化以离应(佛在二千多年前指出),情想合离,更相变易,所有受业,逐其飞沉,以是因缘,众生相续。

“富楼那,想爱同结,爱不能离,则诸世间父母子孙,相生不断,是等则以欲贪为本。贪爱同滋,贪不能止,则诸世间胎卵湿化,随力强弱,递相吞食,是等则以杀贪为本,以人食羊,羊死为



人，人死为羊，如是乃至十生之类，死死生生，互来相啖，恶业俱生，穷未来际，是等则以盗贪为本。汝负我命，我还汝债，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生死。汝爱我心，我怜汝色，经百千劫，常在缠缚，惟杀盗淫三为根本，以是因缘，业果相续。富楼那，如是三种颠倒相续，皆是觉明，明了知性，因了发相，从妄见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次第迁流，因此虚妄，终而复始。”

真如觉性，既立真妄，于是有不变与随缘之别。平等不变，离差别相，无圣无凡，非善非恶，真实如常，不变真如也。随缘生灭，起差别相，有圣有凡，有善有恶，随缘真如也。就不变真如言，万法即真如，非心非物非神也。就随缘真如言，真如即万法，即心即物即神也。唯心论者，错认识神，就随缘真如，以为即是真心，而倡唯心论。唯物论者，囿于边见，就随缘真如即物之见，而倡唯物论，又据唯物而倡无神论。唯神论者，亦囿于边见，妄生分别，就随缘真如即物与神之见，而倡唯神论。殊不知心即物，物即神，心物与神同一理体，有物则有心有神，无心则无神无物。然此“有”非有无之有，乃非有而有之妙有；此“无”非断绝之无，乃超有无之妙无（此妙“有”妙“无”与下说之“无生之生”与“有生之生”，其义颇奥，非语言文字可到，故为禅门要关）。唯心论、唯物论、唯神论者，均未明斯义，互相攻击，实则皆无不是，亦皆非是；一研佛学，自可涣然冰释矣。

佛学对于宇宙本体之研究，除前述外，其他对于世界之构造与成坏，人身器官之组织，及其他种种问题，在《楞严经》及诸经论，多有详细论列与说明，且大多与后来哲学、科学发现者相合，现未及详指。其于人生价值，则大菩萨之行愿，已非他圣贤可及，经典上在在处处可见之，于此可知，佛教之神妙及伟大处。然佛教绝非标奇立异以炫人，亦非故弄玄虚以惑众，其一言一行，皆从戒定慧三学亲履实践得来。何谓戒定慧？防非止恶曰戒；六根涉境，心不随缘曰定；心境俱空，照览无惑曰慧。防止三业之邪非，

则心水自澄明，即由戒生定；心水澄明，则自照万象，即由定生慧。儒家亦有“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之言。即哲学家亦莫不沉思竭虑，以从事所学者。然儒者及哲学、科学者，则以攀缘心思宇宙万物，不知宇宙万物亦是攀缘心所造成，能虑、所虑俱是攀缘心。欲而探求真理，等于跌坐椅上，欲自举其椅，势不可能。此今哲学者对于认识论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终无结论者，因此故也。佛则离言绝虑，以智慧觉照宇宙万事万物，如下座举椅，故任运如如。此佛教括哲学、科学、宗教三者一炉共冶，又皆先知先觉者，盖有由来也。日本以佛为国教，近世之兴，其维新诸贤得力于禅学不少，为众所周知之事。若非其军阀迷信武力，与道全乖，以杀戮为功，以侵略为能，安有今日之败？

或疑佛教为消极、为迷信，不足以为国教，此特未明佛教者之言。实则佛法不坏世间相，岂是消极者！佛法步步引人背迷合觉，岂是迷信者！考佛梵名佛陀，义译觉者，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谓之为佛。菩萨，梵名菩提萨埵，义译觉有情，有出家、在家二种，乃发大心为众生求无上道，一面自修，一面化他者。其积极与正信，恐无有出其上。佛教依折、摄二义，立方便多门。何谓折？折者，折伏恶人。昔石勒问戒杀于佛图澄，澄曰：“子为人王，以不妄杀为戒杀义。”盖在家大权菩萨，为折恶利生故，虽执刀杖，乃至斩其首，于戒亦无犯，反生功德。因恶意而杀人，皆知不可；因善意而杀人，固是在家大权菩萨之金刚手眼也。何谓摄？摄者，摄受善人。佛菩萨为利益众生故，不避艰危，有四摄法：（一）布施摄。若有众生乐财则施财，乐法则施法，使生亲爱心而受道。（二）爱语摄。随众生根性而善言慰喻，使生亲爱心而受道。（三）利行摄。起身口意善行，利益众生，使生亲爱心而受道。（四）同事摄。以法眼见众生根性，随其所乐而分形示现，使同其所作沾利益，由是受道。佛菩萨之积极为何如！

何谓方便？方便者，量众生根器，施诸权巧而度之也。前述之四摄法，亦是方便之门。《法华经·化城喻品》云：“譬如险恶道，回绝多毒兽。又复无水草，人所怖畏处。无数千万众，欲过此险道。其路甚旷远，经五百由旬。时有一导师，强识有智慧。明了心决定，在险济众难。众人皆疲倦，而白导师言：我等皆顿乏，于此欲退还。导师作是念：此辈甚可悯，如何欲退还，而失大珍宝？寻时思方便，当设神通力，化作大城廓：汝等入此城，各可随所乐。诸人既入城，心皆大欢喜……此是化城耳，我见汝疲极，中路欲退还，权化作此城，汝今勤精进，当共至宝所。”……观此，可知释尊分吋设教、权施方便之深意。故最上根者与言禅，上根者与言教，重分析者与言唯识，普通者与言净土，权设大乘小乘，不论出家在家，务求普化群机，使一切众生咸沾法益也。近人观佛子之对像跪拜，及净土之持名念佛，即以其无神论立场，谓为迷信，不知跪拜与对长上致敬何异！念佛对于修心，有莫大之功，且持名念佛，不过方便初机之简捷法门，更有观像念佛、观想念佛、实相念佛等法门。净土自有无穷妙用者，人自不会耳，岂迷信哉！

或谓基督教亦脱胎于净土宗《阿弥陀经》，试观耶稣身上搭衣，与佛相同。《阿弥陀经》说西方极乐世界，耶氏亦说天国极乐。净土往生分九品，耶教李林《天神谱》亦言天神分九品。《阿弥陀经》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耶氏亦言你不在人间立功，上帝不许你到天国。净宗二六时念佛名号，求佛接引，耶氏亦以早晚祈祷上帝哀佑。至佛门有灌顶之法，耶氏亦有洗礼之仪。观此耶氏教义，与净土宗趣，大致相同。而耶氏诞生于释迦后千有余年，当是曾受佛化，得《阿弥陀经》之授，归而根据之另行创教，似无疑义。且耶氏曾晦迹三年，当是赴印度参学。事虽无据，而迹其蛛丝马迹，似非厚诬云云。其言良非向壁虚构。不过，表面上看来，耶氏虽类似净宗初机之持名念佛，实际则远逊之。耶教着于他力，明其然而不明其所以然，迹近勉强。持名念佛，则重

他力，自他相应，如《楞严经·大势至圆通章》云：“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忆子，若子逃逝，虽忆何为！子若忆母，如母忆时，母子历生，不相违远。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今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有因有果，故理事无碍。且耶教说永生，净宗则云往生净土，见佛闻法，悟无生忍。永生之生，以灭显生，有生对待，终有灭时。无生之生，则本自无生，故无有灭。此所以称为“无量寿”（阿弥陀译名）也。

愿行菩萨行、求无上道者，非必出家而后可行，在家亦无不可。不过出家所以别国主、离亲属、舍家庭者，意在脱离情欲之羁绊，舍私情而发展佛力之同情，舍私爱而为伟大之博爱，以度一切众生为忠，以事一切众生为孝，此大同之义也。孙中山先生尝曰：“佛教乃救世之仁，佛学是哲学之母。宗教是造成民族和维持民族一种最雄大之自然力。人民不可无宗教之思想。研究佛学，可补科学之偏。”今公亦以佛教之输入中国，有裨益于中国之学术思想，故称佛教为今日之周旋国际、趋进大同之唯一大教。岂徒言哉！且今日信教自由，不能强人以迷信，只可令人心悦诚服而生正信，然则舍佛教其谁与归？（下略）

【附注】惟因书记曾告编者曰：师由重庆回时，各巨公均赠以名贵古玩、宝玉，及字画等，其数多至五大箱，师于沿途分赠与人。惟因问之，师曰：“徒费保存，徒乱人意。”遂不留一物。沿途归依者有四千余人，所收果资，亦一一令惟因登记，拨修建海会塔云。

三月回南华，修七众海会塔。掘地为塔基，出古棺四，长一丈六尺，中空，无骨殖。幽宫砖，每尺八寸余，多花纹及鸟兽。间有干支字，然无年代可考也。

六月，设戒律学院，以教青年僧众。又于宝林门内，办义务小学，收教乡村贫民子弟。

冬月，海会塔成，汤瑛为文记之，镌石。

## 附录:南华寺七众海会塔记

汤瑛

茶毗为四大葬法之一,西竺古制也。自大教东来,四众悉依,明代尤盛,逮清而稍替矣。粤中丛林间,亦有普同塔之建,然乏闳构。民二十三年,虚云老和尚卓锡南华,即欲筹建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及式叉摩那尼等七众海会塔,并建佛殿、僧舍,薰修持诵,普利幽冥。时以祖庭倾圮,百废待兴,建设数年,未遑并举。至癸未春,得潮州郑子嘉居士相助,始克完竣。而此事因缘之奇,昭灵之感,有不可不记者。

初居士侨商香港,为巨室。民国三十年冬,香港沦陷,闾阎骚然,人且相食,惶惶然不终日。居士夜梦武士,披甲擎杵,示以避逃方所。醒而识之,挈眷急行,沿途危难,皆化险为夷,若有神助。历时兼旬,路经南华寺,下车歇息。信足游览,至天王殿后,仰瞻韦驮菩萨像,则赫然梦中所见之武士也。居士骇愕,五体投地,感极而泣,乃诣万丈,谒虚云老和尚,且白其异,并发心归依,愿捐资造寺,用报菩萨加被之恩。云公以南华殿宇大致竣工,乃语缺海会塔事。居士闻命踊跃,立捐国币五万元,其哲嗣应时亦锐任劝募。周怀远居士闻风随喜,亦助二万元。张子廉居士助一万元,同为之倡。其后善信接踵捐助,斯塔庄严,遂尔从地涌出。计始于癸未春,竣工于本年腊月,共费国币约百余万元。捐款芳名,另勒碑石。

呜呼!谛观郑居士如上因缘,韦驮菩萨固屹然未尝少动也,岂只韦驮菩萨未少动,即我佛如来,乃至虚云老和尚,亦未尝少动也。经云:“随缘赴感靡不周,而恒处此菩提座。”佛法之不可思议,岂在缠缚凡夫所能测度也!郑居士以宿世善因,获兹善果;随缘清信,又因斯善果,而植善因,万善齐彰,同圆种智。是宜操觚

记实，以诏来兹。

【附记】汤瑛于癸巳年春在香港出家，法号融熙，旋赴南洋弘法。己亥寂于吉隆坡。

又，予于是冬，将移锡云门寺，乃作《重兴南华寺记》。

## 附录：重兴曹溪南华寺记

虚云

于一毫端现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尽虚空、遍法界，何处不是道场？一累土、一画沙，何事而非佛事？语其极则，动念即乖，宁有语言文字可记载耶？然而世有迁流，界有方位，道有隐显，事有废兴，况夫道在人弘，理因事显，欲承先而启后，续慧命以传灯，又乌可无语言文字以记载耶！曹溪为六祖大鉴禅师道场，传东山法脉，弘南顿宗风。一滴曹溪，洒遍寰宇；五宗竞秀，千载向风。若暗若彰，成佛成祖者不知若干人。报本思源，丕显奕世，不綦重哉！是则更不可无语言文字以记载也。云老矣，耄龄始得来曹溪，为六祖作扫除隶，追怀往事，若有夙缘。十载经营，综理次第，心力交瘁，始具规模。后之僧徒，守此勿失，永保道场，上以微报佛祖之大恩，外亦不辜护法之宏愿。是云所以望诸来者。

中华民国七年，岁次戊午，云在滇南鸡足山时，李公根源督办韶州军务，修理南华寺，讯至滇，属云来主持斯事。云以鸡山因缘未竟，谢却之。民国十七年戊辰，云与王居士九龄同寓香港。时粤主席陈公铭枢，邀至珠江，亦请云住持南华。而先有海军部长杨树庄、方声涛等，以闽之鼓山寺，急待整理，派人挟伴云往。云以出家鼓山因缘，勿能却也，遂之鼓山。数载辛劳，略有建制。至民国二十三年甲戌四月，粤僧敬禅、之清、福果等，参礼鼓山，屡言粤中佛法衰落，祖庭倾圮，欲云赴粤中兴之。意未决。一夜连获三梦六祖唤来南华。次日向诸人叙述梦缘，感叹希有。不数日，

粤北绥靖主任、今省府主席李公汉魂，电函邀约，住持南华，众亦以梦境敦劝。云意动，即拟三事，复李公相商：

(一)六祖道场南华寺，永作十方丛林，任僧栖止；

(二)宜征取原有子孙房众，愿意交出，不可迫胁；

(三)所有出入货财，清理产业，交涉诉讼等事，概由施主负责。

倘允三事，即来参看。

李公复电照行，并派吴秘书种石，暨广州、香港缙素十余人，到鼓山迎迓。云遂赴粤，诣曹溪，礼祖庭。

观察形势，左右闭隔，向背失宜。因谓李公曰：“此事实费踌躇，贫僧力薄，恐不胜任矣！”李公曰：“何谓耶？”云曰：“此系宇内名胜祖庭，今颓废若此，非掀翻重建，不足畅祖源而裕后昆。若作成，次序如法，亦非历数年工程，费数十万金不办。贫僧安有此力哉！”李公曰：“师勉任之。筹款我当尽力耳。”命绘图参酌。云以重念祖庭故，遂许之。时正民国二十三年八月二日，祖师圣诞节也。

乃解辞鼓山职务，鞠躬尽瘁，以事祖庭。先相度全山形势。考天监初，智药尊者化曹侯开山，建宝林禅寺。其基地似在左边，即今南华精舍之下。至唐仪凤初年，六祖来此，已阅一百七十年，旧寺久废，山场亦归陈姓管业。六祖欲恢复旧寺，时陈亚仙之先人坟地已葬寺之右边矣。六祖感动四天王定界，亚仙乞留祖墓，保存至今。故当日六祖造寺，其寺墙外为陈亚仙祖坟，墓右悉为龙潭。六祖降龙蜕化，欲堙其潭，以建僧舍。工未半而祖入灭。后弟子奉祖肉身，筑塔于亚仙祖坟前，初为木塔，不甚高也。至宪宗元和七年，赐谥“大鉴禅师”，塔曰“元和灵照”，稍加修饰。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诏新师塔七层，易以砖石，塔曰“太平兴国之塔”。以后历代修缮，皆沿其址（后人观察浮图高耸，压亚仙祖坟，未详此一段经过事实）。以形势言，该塔压寺右臂，伸缩妨碍，以

百房子孙，至明代而仅存十余房。读《南华事略》，不禁掩卷三叹。万历二十八年庚子秋，憨山清公始入山重兴祖庭，意欲填筑龙潭，统一各家方位，纠正山向，阅时八载。工程及半，以魔事去；后虽重来，不久示寂。读《梦游集》誓愿文，冀后辈重兴，满其夙愿，迄今又越三百余年矣。

清代康熙年间，虽经平南王尚可喜重修，纳形势家言，填塞龙潭，将全寺殿堂移置陈亚仙祖坟右，而灵照宝塔又压住寺之左臂。且也，卓锡泉出自象口，寺后横山是象牙，乃本寺之主靠山。自憨山挑培以后，历次修缮者不审山脉，削去靠山，使飞锡桥水直冲寺后，形成洗背水，此一忌也。龙潭之右小冈，形似象鼻，系寺内之白虎山，挖断数处，包围不密，缺乏遮蔽，此二忌也。外往漚溪路之山坳，破缺多处，正当北风，又无丛林掩护，此三忌也。寺之前后靠向不正，旧日头进山门，即在现今西边大樟树林内，中有深坑。如现今之曹溪门前，墓地丘陵起伏，秽积乱葬，坎坷寓目，幽明不安，此四忌也。云海楼下之井，名罗汉井，在旧天王殿西边。井右有一高坡，逶迤达天王殿门口，成为白虎捶胸格，此五忌也。寺后大山，虽号双峰，其实太弱，更因寺之坐靠，不依正主，以凹洼为背，是以子孙日渐衰弱。云至曹溪，房分只有五家，其数不上十人，不居寺内，各携家眷，住于村庄，耕植牧畜，无殊俗类。其祖殿香灯僧，归乡人派管。每逢二八两月祖诞，所有收入由乡村管理。宰杀烹饮，赌博吸烟，人畜粪秽，触目掩鼻。视憨山所记当日情形，尤有甚焉。夫以我六祖大鉴禅师，道侔千佛，德被含生，固足以耀后世而垂无穷，独于其肉身所在道场，区区咫尺之地，辄不及百年而即中落者，虽曰人谋之不臧，要亦未尝非地形之失利。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岂虚语哉！

云察勘既竟，商诸李公，先定山场，以图展布。李公与吴君种石，将寺属基地，创办林场，划出寺外四周山地五百亩，交寺建筑。云不得不殚心竭力，从事建置。



初云入山时，除祖殿、宝塔及苏程庵一部分稍为完整外，其大殿、经楼、方丈、僧寮均皆摧朽，容众无所。暂搭杉皮茅蓬二十余间，作大寮、客堂，及缁素工人食宿处。乃着手先行培修祖殿。殿内祖坐木龕，以年远故，被白蚁损坏，乃请出祖师肉身圣像，重新装修，另照育王塔式，作祖坐龕。龕外塑南岳、青原、法海、神会四位侍侧；以南岳、青原为祖在日之上首弟子，五宗皆由二派流出。法海则流通祖师法宝，神会在滑台大振顿宗，若孔门之四哲也。复在祖殿两厢建东贤殿、西贤殿，塑五宗有功法门诸祖，若孔门之七十二贤也。曹溪为禅门洙泗，应先正名定位。原先殿左供圣父圣母，右供伽蓝神，中制灵通侍者酒亭，比憨山公当日戒灵通饮酒时尤变本加厉焉。又憨公肉身，原供灵照塔内，有一四尺余高之铜铸观音大士供在憨山下位，序次失仪。而丹田肉身，原供祖殿东厢，已为驻兵之所，积秽不堪。云乃先建报恩堂，安奉圣父圣母于祖龕之左。另制一龕，以奉憨山。右制一龕，以奉丹田。建伽蓝殿以奉伽蓝神，侷灵通侍者于内，撤其酒亭（另为文祭告）。又于祖殿之西，建观音堂一所，共十五间，建外众圍及杂屋九间，内众圍及浴房七间，移奉灵照塔内之观音大士，并为女众受戒挂搭之所。将方丈内之六祖铜像，供于灵照塔内（此像原在韶州大鉴寺，因寺毁，乃移奉南华）。祖殿之后，旧名苏程庵，积秽充满，清除修建，架以履楼，通连祖殿，暂作方丈。方丈之东，为一土坡，将土挑培主山，筑楼房，上下各五间，以作祖堂，供历代祖师及南华继席宗匠牌位。方丈之西，即新建之观音堂也。内部情形，略为就绪。云乃预期十事，次第进行：

#### （一）更改河流以避凶煞

考曹溪河流，由东天王岭，绕出寺前，西达虹光桥，以入马坝。寺门距溪边约一百四十余丈，因年远失修，沙石壅塞，溪水改向北流，直冲寺前大路边，向寺门激射，此反弓格也。故必先更改河流，恢复旧道，以避凶煞。民国二十四年乙亥夏，勘定水线，计挑

筑新河、填补旧河，全程共八百七十余丈，所费甚巨。正拟动工，乃于七月二十日夜，雷雨大作，水涨平堤，冲开新河，旧河已被泥土淤塞，砂石涌起，反形成寺前之一字案，此护法神之力也。云何功焉！今寺前林木葱郁，沙环水带，非复曩时景象矣。

#### (二)更正山向以成主体

查旧日山门在樟树西边，越过深坑乃得出入，不成门面。而现在山门外之大路坪场，坡陀历乱，野葬纵横。因此先迁葬乱坟，挑平土石，即以土石筑成左右护卫山，高有数丈。以其基地改为曹溪正门，外辟广场，栽种树木，绿荫翳天，白云覆地，望之俨然一清净道场。

#### (三)培山主以免坐空，及筑高左右护山，以成大场局

寺所枕山，形像似象。后人将方丈后之靠山，分段铲去，使寺后落空无主。寺坐象口，其左右系象之下颌，夷成平地，阴阳不分。其右系象鼻，应当高耸，分节起伏，又被人在毗卢井处切断（井在今禅堂后西角），一路挖平，直到头山门，成大空缺，又无树木拥护。远望孤寺无依，近察鼻节已陷，殊痛恨也。云于拆平旧殿堂及丹墀时，所有土石，悉归三处，右高于左，形象鼻也。稍曲而东，形鼻之卷也，中凿莲池，象鼻之吸水处也。培高后山，依倚固也。三处皆栽林木，今幽翠矣。

#### (四)新建殿堂，以式庄严

民国二十五年丙子，新建大雄宝殿。按旧日殿基，在现今之功德堂后，灵照塔压其左臂，其方向为坐艮向坤，平藩尚可喜所建也。云以大殿为全寺主体，关系重大，乃相度地势，鸠工备材，移大殿于塔前，即以灵照塔作殿之靠背，去压臂之患，获端拱之安。其方向以坐癸丑向丁未，癸丁八度兼丑未线，将与宝林门同一方向。既协定星，复观大壮，堂堂正正，烨然巨观。外像象王之居，中施狮子之座，塑五丈高金身大佛三尊，迦叶、阿难二尊者侍侧。四周塑五百罗汉，左右文殊、普贤二菩萨，座后塑观音大士。使寻

声而至者，靛面相呈；慕曹溪而来者，饱尝而去。

筑殿基时，土中挖出铁塔一座，高寻丈，为清代雍正时造——志书载为降龙塔，非也。移铁塔于鼓楼下，金饰而庄严之。复将平藩二碑分嵌于钟鼓楼内，以备考古。同时挑平今曹溪门地基，及门口之乱坡，砌泄水沟五十余丈。自象鼻冈下穿过山隈，挖成水洞，注入曹溪门内水池。池周四十余丈，中建五香亭，其形如象鼻之卷莲花也，鳞甲之类，以栖息焉。

二十六年丁丑，建曹溪门（原昔曹溪门在西边大樟树下），现稍移东，取坐癸丑向丁未六度兼癸丁线，与四天王殿同向。旧日天王殿，在今之西归堂后。今之殿址多为乱坡，夷平之下，以建四天王殿。其左为虚怀楼，右为云海楼。复建香积厨、斋堂、库房等屋宇。建香积厨时，土中挖出千僧大饭锅一具，元代物也，移置大殿后观音菩萨座前，以植莲花。

二十七年戊寅，建宝林门。其原址在现今西边空缺处，坎坷不平，乃挑其土以培高左右沙手。云海楼下有一古井，名罗汉井，原在深坑内，加高一丈另五寸，使与园地平衡。中辟神道，左右各筑莲池。重建钟楼，此铜钟为宋代物，埋土中，出而悬之，声闻十里，发人深省也。又建报恩堂、伽蓝殿及客堂。

二十八年己卯，建鼓楼、祖师殿，供东土初祖以至六祖，及本寺开山智药尊者七位。又建西归堂，安僧众觉灵。建功德堂，奉各护法主位。建云水堂，接待来往僧众。

二十九年庚辰，建禅堂，依制坐香。建韦驮殿、班首寮、维那寮，以严督察。又建如意寮，置备医药，以调养病苦，指定售南华茶叶入款，以为汤药之费。又凿通方丈后山，引导卓锡泉水源，砌成水洞，安置总分铁管，直透香积厨及各堂寮。

三十年辛巳，将大殿之后、灵照塔之前，建法堂一座。其上为藏经楼，内藏二十五年由北京请回《龙藏》全部、《大藏遗珍》全套，又李伯豪主席送《磻砂藏》一部。筑戒坛时，在土内挖出万历年修

塔碑，竖立雨花台壁中。建回向堂，安奉国殇忠魂。建迎贤楼，招待来往宾客食宿。建无尽庵，以为女众清修。（按：无尽藏尼为六祖最初护法，其庵址似在卓锡泉右边。憨山祖师曾经重修，倾废已久。云以庵与寺太近，故清出离寺东约三里许之柏树下村庄房，榜曰“古无尽庵”，移女众于此修持。至无尽尼之真身，现在曲江湾头村西华庵，今依其形貌，塑像一尊，供于庵中，以作女众修持模范。）

三十一年壬午，于左殿左边建念佛堂，以安修净土者。掘地时，得万历年余大成苏程庵碑，足资考据，竖立于念佛堂照墙内。又建延寿堂，安诸老人。平地基时，发现宋淳熙年间所刻六祖真像及碑铭，移存祖殿照壁廊内。又在钟楼之后，建碾米房、沐浴室、工行寮、储蓄所及东围。于其地掘出无数人骨，及一丈六尺之杓棺数具，其中火坯之谷类甚多，待考证也。

三十二年癸未，建海会塔。于寺东二里许，缘南华旧无普同塔，历代亡僧随山乱葬，日久遂形抛露，莫慰先灵，乃先设茶毗炉，以焚遗蜕，嗣建斯塔，以藏七众。该塔用钢筋水泥筑成，坚固异常，足纳灰塔数百万具。其上建念佛堂，长年念佛，以利冥阳。于塔左右，各建楼房四楹，以为看塔念佛人住所。又于塔前，围筑围墙，遍栽林木。门外凿一方池，以植莲花。又重修卓锡泉，因旧日无池蓄水，饮料不洁，乃凿池蓄水，中隔砂井，施以药物，用铁管引入大寮。又修飞锡桥，以保存古迹。修伏虎亭，以弭虎患。又因曹溪各村贫苦儿童无力就学，因设义学教之。此民国三十二年事也。

综上十年，云重新祖庭，至此始成具体。兹再条析述之。

综览全局，计自曹溪门至卓锡泉，由南至北，深一百五十一丈。由东边寺墙至禅堂西壁，广三十九丈五尺。首进曹溪门，上下各一楹。越围坪，度放生池，中有五香亭一座。次进为宝林门，楼上下各五楹。历神道至陛阶，至四天王殿，五大楹。殿左为虚

怀楼，上下各五楹。殿右为云海楼，上下各五楹，均南向。由韦驮殿经花园，上丹墀、大雄宝殿，五楹。殿后法堂、戒坛，及藏经阁，上下各五楹。法堂之后为灵照塔，塔后为祖殿，殿后为方丈，上下各五楹。方丈后绕道依山，至飞锡桥、伏虎亭，以达卓锡泉。此中路也。

东边由虚怀楼后，报恩堂楼上下各二楹；钟楼三层各一楹；伽蓝殿上下各五楹；客堂楼上下各五楹；斋堂楼上下各五楹；库房楼上下各五楹。历阶至回向堂五楹；回光堂五楹；延寿堂楼上下五楹；进为念佛堂，楼上下各五楹，均西向。至祖堂楼上下五楹，则南向矣。此东路也。

西边至云海楼后，西归堂楼上下各二楹，鼓楼三层各一楹，祖师殿楼上下各五楹，云水堂楼上下各五楹，西入禅堂五楹，南向。韦驮殿、维那寮共七楹，北向。班首寮、如意寮各七楹，东西向。再上为西围，计外堂、厕所及杂屋共九楹。内堂厕所及沐浴室七楹。进为返照堂五楹。经祖殿两旁，建东贤殿三楹。西贤殿后达观音堂，共计楼上下各十五楹。此西路也。

附于东路者，为客堂后之待贤楼，上下各五楹。斋堂之后，香积厨五楹，沐浴室七楹，碾米房一楹，工人室三楹，柴草寮五楹，东围五楹。隶属寺管者，无尽庵三十八楹，海会塔正座楼上下各三楹，两旁楼房各四楹，幼幼亭右守望所三楹，总计新建殿堂房宇庵塔约二百四十三楹。其中间隔各部分寮房若干间，亦足以暂容清修胜侣矣。又塑造大殿及两序大小佛像，共计约六百九十尊，备极庄严。

#### (五) 驱逐流棍，革除积弊

云自甲戌八月入山，见圣地道场，变作修罗恶境，祖庭成牧畜之所，大殿为屠宰之场，方丈作驻兵之营，僧寮化烟霞之窟，菩提路列肉林酒肆，袈裟角现舞扇歌衫，罪秽弥伦，无恶不作。云始以善言相劝，置若罔闻，稍示权威，则持刃寻逐，濒于生死者亦屡矣。

终仗护法大力，切实严禁，督警驱除，与之争持，历三四年乃扫除净尽。复于寺外大路以南，盖板屋十余间，遴选善人，贩卖茶果，只许素食，均能奉持，以至于今，得以重兴殿宇，庄严净域也。

(六)清丈界址，以保古迹

自祖师募化、檀越陈亚仙舍地，以四天王岭为界，千载以来，已成定案。第因年代久远，人事变迁，虽志书所载甚详，而实际反空无所有。僧余破壁之参，佛久积尘之坐，尺天寸地，指点无从。至民国二十五年丙子九月，请省府令行派员履勘划界，保存古迹，绘图立案，出示晓谕，照图管业，使界址复明。

(七)增置产业，以维常住

查南华寺产，志书所载甚多。历经豪右并吞，奸僧盗卖，云入山时，仅有租谷二十担，千分不逮一也。乃着手整顿，拟先清理产业，调验契据。如无红契，而属寺产者，不容侵占。有红契而原属寺产者，准以七成赎之。正计划中，而时局屡变，风波动荡，无从进行。只有从前北区绥靖处所办之林场，于民国二十五年由政府批准，交回寺内管业。惟所入无多，不足以贍常住。云至，乃募资渐次收买，至民国二十八年，连赎回及新买之稻田若干亩，每年租谷约数百担(另详《香火田产记》)。至是，常住始有粒食可靠。然所历艰苦，不可言喻。(其最苦者，厥为后山紫笋庄寺田三百数十丘，为黎、谢二姓所侵占，被人从中舞弊，向政府交涉，又因时局变迁，迄未清回。望后来者有以收回之。)

(八)严守戒律，以挽颓风

昔我佛入灭，垂诫后人，以戒为师，严规行也。今虽末法，僧伽堕落，粤中尤甚。顾念南华为宇内祖庭，岂容污合！今兹冷灰再烟，非宏法不能重兴，非守戒不能宏法。云乃遵《百丈清规》，严肃纲纪。一粥一饭，持午因时；一步一趋，悉守仪范。为真佛子，乃可保丛林于久远也(其各种条规，另见《同住规约》)。

(九)创禅堂、安僧众，以续慧命

初祖西来，单传直指；六祖得法，弘扬五宗，禅波罗蜜也。《五灯会元》所记诸佛诸祖无不自禅定中来，得大机大用，度众无算。今我六祖顿教道场，寂寞久矣。云乃造禅堂，定香数，发警策，下钳槌，冀其磨练身心，度己度人，以续我佛慧命（课程另见规约）。

（十）传戒法、立学校，以培育人才

时当末劫，法运垂秋，痛心下泪。何也？佛所嘱咐：“波罗提木叉为汝等大师。”又云：“戒如明日月，能消长夜暗。”又曰：“此经能住世，佛法得炽盛。若不持此戒，世界皆暗冥。”今兹佛法衰微，三门涂炭，岂非无因？无奈释子挂名受戒，而不遵崇，外服袈裟，行同凡俗，是波旬徒属，作狮子身中虱耳。云为挽颓风，捐费信施财物，成兹大厦，意欲一一如法，培植人才，常转法轮，慧命是续。因此建立长期戒坛，逢年传戒，道不论远近，人不论多寡，依时而来，传受戒法。期满后，入学戒堂，重行熏习，以资深造，不受寄名，不容简略，肃戒律也。

云入山十年矣，仗佛祖威灵，檀越护法，预期十事，次第完成，聊竟憨公未竟之志。今堂宇可容僧伽五百人，租谷亦差足半年粮食，四事供养，具体而微。佛子住持，宁心无虑。敬祈执事，保此道场。云于此十年间，左支右绌，辛苦撑持，委曲求全，济变御侮，其困苦艰难，有不堪殚述者。云今去矣，付与僧徒复仁住持，书此事实，以励后昆。其或有超世高人，空宗大士，认此为空花佛事，水月道场，云又何辞！

云尝恭读《坛经》，至五祖以袈裟遮围，为祖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祖于言下大悟，即启五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静；何期自性，本无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一路说来，如天花乱坠。前四句“何期”，是摄用归体；后一句“何期”，是全体大用。前四句是自度，后一句是度生。能生万法者，一切种智也。我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广佛法于无边，度众生于无尽。

故释迦不终老于雪山，六祖不永潜于猎队，为传佛种智耳。云虽行能无似，然不敢作最后断佛种性人，因此数十年来，屡兴道场，不惜作童子累土画沙事，亦本于教，亦多术，逗机接引，以传佛种智耳，安敢作有相无相之论哉！“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愿一切有情，同圆种智。

（按：师自披缁至今，已九十余年，不住持现成寺院，不受人家丰腆供养。四众弟子，前后得戒度者万余人，乞戒归依者百十万人。手兴大小梵刹数十，其宏丽者如云南云栖，其庄严者如粤北南华，均费百数十万银元，以现值计，几千万矣。师以一衲随身，一笠、一拂、一铲、一背架，行脚遍海内外。其建筑云栖寺，来也如是，去也如是。其重兴南华时，上山也如是，下山也如是。师于民国二十三年八月莅粤，至三十二年十二月，将南华职务付弟子复仁主持，一笠、一拂、一铲、一背架、一衲随身，径往乳源中兴云门寺。此为人人所共见者也。）

（附：复仁和尙小传）释复仁，广东大埔县人，出家于暹罗甘露寺，具戒于天童。参净心、果宗、融通、慈舟诸老。礼普陀、五台、鼓山，住金山高旻，前后八载，有所省发。复依虚云老和尚于鼓山，重兴南华。师奉虚公命，募化于南洋，化缘甚广，南华得以竟功，至三十一年始返粤。虚公应政府请，往重庆，命师代理住持，嗣继法脉，传大戒。至民国三十七年始辞职。独居大屿山茅蓬，笃行精勤，师其有焉（后任交灵源住持，又交本焕）。

【是年大事】八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蒋中正就国府主席。

民国三十三年甲申（一九四四年），一百有五岁。

初民国二十九年，予以重建曹溪六祖道场竟，偕粤僧福果往曲江、乳源各地，访寻灵树道场，未获。比抵云门山，见荆棘丛中，



残存古寺内肉身一尊，为云门开宗道场。尔时见祖庭沦落至此，不禁凄然泪下。幸有僧明空一人，于民国二十七年来此，清苦自持，独倚寒岩，事祖师香火。据其陈述，困苦万端，倘不重兴，行将湮没。

及返南华，一日，适李主任济深、李主席汉魂抵寺，谈及云门事。旋李主席先后出巡乳源，道经云门，见大觉禅寺之残破，有如昔日之南华，乃邀同地方名流缙素，请重兴祖庭。诺之，遂将南华职务，交弟子复仁住持。由李济深、李汉魂、邹洪诸公送至云门驻锡，重荷中兴艰巨。时民国三十二年癸未十二月也（予知南华将有事，暗中将六祖及憨山真身运至云门，徐将法宝亦运至此）。

初抵寺，残屋颓垣，沦于榛莽，惟祖殿尚存，亦岌岌矣。乃居于观音堂之后一陋室中，计画重修事宜。冬十月，南华建水陆道场，请予回主法事。

【附记】民国三十三年甲申冬，南华启建水陆道场。前一月，山蜂倾巢而来，巨如拇指。先在法堂左右廊各营一巢，状如大殿灯笼，其组织工致，如图案水波纹，万千重叠，无丝毫出入，且具四色，至为美观。后又于曹溪门外大树上，结一巢，尤巨，蜂不蜇人，且严纪律。是时四众咸集，均谓神蜂来朝佛也。及师由云门来，主持道场事，往巡视之。时首座观本、知客惟因，居士岑学吕、林远凡、李执中、李缙铮等随行。师视良久，曰：“此人头蜂也。平时栖止于深山石岩中，都市所未易见者。今来此，其将有事乎？”默然径去。是夕，语岑曰：“四方蜂动矣，此间将被兵，然无大碍。苟有事，吾当派人迎汝。”

道场圆满，师回云门。至腊月十二日，日寇陷曲江。十八将入夜，土匪觊觎避兵客富，遂劫南华。匪徒运财物出寺，不及半句钟，由云门派来接岑之僧已踵至矣。公于格物前知者又如此。

## 附录:广东省佛教会筹建 护国息灾法会水陆道场缘起

李缙铨

干戈扰攘,寰宇鼎沸,生灵涂炭,于斯为极。大好神州,受祸独长,哀彼元元,衷心如炽。差幸人心厌乱,顽魔之凶焰将息;天道好还,罪魁之厄运已临。古德有言,“顺乎天而应乎人”。惟物欲横流,人类之劫运未了;最后关头,万姓之艰巨倍重。我佛慈悲,体天地好生之德,普度众生;宏民胞物与之怀,力挽延康。本会同人仰体斯旨,爰发起护国息灾法会,虔诚礼忏,恳求普度,仗无量无边之法力,济斯世斯民于苦厄;藉观音之普门,入普贤之愿海;调大同之玉烛,转薄海之金轮;普利万邦,咸超九有,冤亲平等。弘开水陆道场,福慧骈臻;遍洒佛天甘露,感法身而参应化;施焰口而济饥虚,演妙谛于法华,转化域为净土。藉以追荐此次湘南、粤北以及其他战役阵亡将士、死难同胞,暨一切孤魂等众,闻法超升,齐成佛道,乃至泥犁苦趣,饿鬼道中,咸沾利乐。疾疫世而现为药草,救疗沉痾;饥馑时而化作稻粱,济诸贫馁。以此因缘,回向法界,七趣六道,同登极乐;四生三有,咸证毗卢;不止普利幽冥,超生善道,更欲功参造化,扶正人心。功德福报,盖有不可思议者。本会同人既发信愿,宜即施行。恭请虚云老法师主法,余幄奇公主香,为忠烈超度,为生民祝福!定于本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起,一连举行法会并道场七日。仗彼大德及诸大护法之威光,当能感格天心,拯生灵于水火,登斯民于衽席,早臻郅治,共享升平。(下略)

民国三十四年乙酉(一九四五年),一百有六岁。

春夏间,日寇粤北,各县沦陷,乳源县城亦陷。避兵者多来云

门，饭不继，以粥及木薯粉代之，大众共同甘苦。最难得者，木匠、泥水匠、烧砖瓦匠近百人，均愿暂不领工资，且加工操作，殿宇之成，有赖于是。

夏，军队移防，流匪疑为寇至，袭击之，军糈损失甚重。大兵将临，拟剿四十余乡村。男女老少，耕牛衣物，移入獠山者千人。联乡耆老，来寺商救。予为诣军营解释，议及三日，还失物，赔偿若干，各立约而罢。从此乡民爱予如慈母。日寇虽陷县城，而不敢扰云门，亦乡民声势之助也。

【附记】民国三十四年春，师往南华传戒。云门寺住有二僧，一名古根，一名传真，同居一寮房。古根以小病，不赴夜堂念佛，传真亦懒去。俄而房门开，一巨掌伸入，几塞户，有一黑影执传真掷地，责之曰：“菩萨开道场，成就汝等。汝今懒惰，不出坡，不上课，不知惭愧。该打！”击其臀十数。古根惊醒，见一黑影警然而去。众集，视传真被打处，黑瘀浮肿，医月余乃愈，皮肉尽脱。当鬼打传真之翌晚，有一僧，系军籍出身，善技击者，携一铁棒，卧传真床上，未几，黑影又至，僧欲起斗，全身如被缚，不能动，闻声曰：“你存心不良。既出家为佛弟子，当去军人习气。吾今不打汝，待汝悔，再则受惩矣。”黑影去后，僧飞遁。迨四月后，公自南华回，夜深趺坐间，见一青袍白须老翁致敬曰：“弟子住后山，数百年矣。师往南华，弟子亦适外出，孙辈不肖，扰及清众。已责诫之，今向师谢罪。”师答以“既形异类，彼此相安，勿多现也”。翁谢去，后不复扰。乡中耆老谓后山有老狐云。

【是年大事】六月七日，美军以原子弹投广岛。九月八日，日本请求无条件投降，在南京对我签订降书。十月，光复台湾。

民国三十五年丙戌（一九四六年），一百有七岁。

第二次世界大战既停，各省市复原工作。南华于是年春，仍传戒讲经。

秋，政府通令全国寺院讽经，追荐亡者。穗垣官绅士庶请予主法，于九月十七日在净慧寺设坛（即六榕寺）。寺内绯桃忽然著花，重台璀璨，得未曾有。随喜者十余万人。曾璧山居士绣桃花古佛图，胡毅生居士绘绯桃瑞应图，遍征题咏。（六榕住持，原派观本，观本寂后，宽鉴代理；后宽让，明观继之。）

法事毕，应潮汕官绅之请，到潮州开元寺大弘佛法，归依受戒者甚众。

【附记】是年冬月，粤汉线某次快车，自湖北开往广州。过英德，停车午餐。餐毕，众皆登车。独一湖南客，平生茹素，因近站不得素食，乃觅食街内。食毕归站，车已开动。疾呼无及，方自懊恼。车行至英德大铁桥中间，桥忽断塌，火车坠入水中。车上二千余人多罹难，唯此茹素者幸得活命。先是，有由广州北上列车，亦于英德停车午食。时临南华戒期，粤港方面僧俗百余人，乘车来寺，与肇事之车，先后仅差半小时。事闻，粤港各寺庙居士等，或误为北行车，纷纷来信讯问，亦虚惊也。

【是年大事】五月五日国府还都南京。（大事记至此止后不复记。）

民国三十六年丁亥（一九四七年），一百有八岁。

春，仍赴南华传戒、讲经。夏，香港东华三院请作平安法会。赴港住崇兰学校，由曾璧山（宽璧）招待，及助理法事，归依者数千人。旋应宽如、宽荣、李民欣居士请，赴澳门讲经打七，归依者数千人。马居士诗传，请赴中山县石岐，建大悲法会，归依者亦数千人。事毕，回云门寺，赶速完成各殿宇工程。

（按：南华传戒时，有朱镜宙居士，系章太炎之婿，传章唯识学，好禅宗，远来谒师。朱有与师论禅宗问答之辞，附录于后：）

弟子宽镜问：老和尚座下，修持有心得者究有几人？

师叹息曰：现在连找一个看门人竟不可得，遑言其他！南华

至今，丈席犹虚，即可概见。

宽镜又问：知幻即离，能所双忘。正这么时，是否与六祖告明上座“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相契合？

师曰：这是六祖勘问之语。知幻即离，尚有所在，不能谓为能所俱忘也。

又问：天台宗三观之义，是否与三性之义相合？

师言：台宗设三观以为用功次第，而禅宗无次第。

语已，出观源居士撰《质疑》一书见示。最后论及《金刚经》，师笑曰：《金刚经》注释多至数百种。

宽镜曰：然，但弟子读经，从未读注。

师曰：不读注亦好，熟能生巧。只要科判明白，久读而能了悟。读注反易受其左右。

宽镜归，读《质疑》竟，而后知一切拟议皆是戏论，未证而说，开口便错，不禁汗下，深自忏悔。

憨山大师云：依经解义，三世佛冤。离经一字，即同魔说。说法之难有如是者。

**民国三十七年戊子（一九四八年），一百有九岁。**

春戒后，赴穗垣，为佛教志德医院开幕，兼说法。旋赴香港沙田慈航净苑道场讲经。应智林监院请，结念佛七，为众说三归五戒。又至东莲觉苑拜忏。事毕，回云门。

五月，戒尘法师示寂于滇南，孙佛海为传记。

**一九四九年己丑，一百一十岁。**

春戒后，即回云门，装修全堂圣像，大小八十余尊，铺金设座，余年始告竣。殿宇、堂寮，至此已成十之九矣。应香港方养秋居士请为佛堂开光，又于般若精舍讲经，留港一月，即回山，嘱岑学

吕居士编《云门山志》。

【附记】师到云门，仍以明空比丘为当家。然事无巨细，必亲自检点，悉心擘划，昼夜辛勤。时值抗战军兴，倭寇深入，烽火漫于全国，财力限于一隅，物质缺乏，人事周章，建设艰难，固有十倍于南华时代者。师维持之以定，处之以恒，日就月将，终以蕙事。综其事迹如此：

一、更改山向。本寺山向，在偃祖时如何，已不可考。旧寺坐西北向东南，乾山巽向。大殿、三门正对雷公岭，于风水格局均属不利。左侧背受山沙溪流之冲煞，右前方遭白虎山之威胁，左前方不现青龙岭，于整个堂局不相称合。近数百年来，日益式微，虽曰“人谋不减”，而建置山向有乖，罔利安众。乃察山川形势，精研风水利害，改正山向，仍坐西北向东南，取辛山乙向，置大殿、三门正对观音岭。如此有四利焉：一者，全寺靠正主山，不形偏倚，且避免左侧背山气之冲煞。二者，青龙岭高于白虎山，免除右前方之威胁。三者，正对观音岭，案山佳胜，诸峰罗列，并有大小旗山，形成贵人拱卫之象。四者，全寺梵宇称合整个天然局势，后座稳靠，前面开展，左右拥护，凶煞尽避，吉向全收。师中兴以来，大局虽然混乱，地方未尽安宁，而云门僧众安业行道，化险为夷，十方僧俗云来四表，和合安居，唯法是宏，祖道宗风遂以丕振，中兴气象如日方升。此固由师道德所感，而新建梵刹，形格吉利，亦重有关系焉。

二、庄严法相。塑装佛、祖、菩萨、诸天伽蓝等大小像，共八十余尊，铺金饰彩，供奉各殿堂内，备极庄严。远近善男女来寺瞻礼者，欢喜赞叹，同种善根。数年来，先后请得经律论诸部，并由妙云比丘供养日本《大正藏经》一部，陈宽培、何宽智供养《磧砂藏》、《续藏经》各一部，叶遐庵供养《大藏遗珍》一部，均安奉藏经阁，任学人请阅。其他各种法器悉皆具备，整齐庄严。

三、救济农村。古德云：“山有玉则草木润，泉有龙则水不竭，

住处有三宝则善根增长。”师中兴云门，绍隆佛祖，宏法利生，阴翊国家治化，利益过现幽冥，固不可以言说。即救济农村，亦事实俱在。师重建道场，大兴土木，历时八年，除少数技术匠人外，其余工人，为数常有一二百人，多系失业乡民，均能得工资。一家数口，赖以存活。昔日委弃深山之木材石料，今山民采售云门，作建筑之用，且得价较优，于农村经济之事，亦不无少补。云门附近一带村乡，数度遭遇危难：一者，三十三年十二月，某高级司令部运输官兵，由一六圩至乳源途中，被流匪劫杀，军政当局震怒，下令剿办云门山区附近数十乡村，一时村民被拘捕者数十人，牲畜财物悉被抄没，村民多逃避本寺，赖师三赴县城，请准当局，悉予宽宥，释回囚民，发还畜物，男女老幼咸令回家，安居无虞。二者，三十四年二月，倭寇侵及乳源，敌骑所到，虏夫役、掠畜粮、奸淫妇女，蹂躏不堪。然其军官崇佛，入寺见师，即行礼拜。公告以严飭所属，勿扰人民，并请给布告多张，分贴各村，因得保全，不受惊扰。此外，凡遇天灾人祸，及若干人士一时遭遇危难，得师慈悯，解救而获安全者，难以尽述。至于施赠药品，疗治病人，更为常事。庚寅秋，师以时艰众苦，潜愿自身代消，因而重病两月。八月十六日，云门附近各村耆宿士绅，及团体代表、保长等，恭诣寺中，叩首问安，代申全体村民关怀师病之忱，并云：“我们地方的人，不论男女老幼，听说老和尚病了，大家都很挂心，希望老和尚的病早好。因为自从老和尚来到云门以后，地方受惠很多。就是人畜都无瘟疫了，与早年已大不相同。”此足见师道隆化，感格人心。

四、生产建设。师上追百丈芳型，近察社会环境，深知今后佛教要不被淘汰，僧伽经济必须在“劳动生产”之条件下，自给自足，以谋解决，始克有济。盖以政治变迁，经济改革，社会发展，在过去僧伽经济之来源——租息、募化、香火、经忏，皆不可复恃矣。惟“劳动生产”，固我佛祖曾率先躬行，以示方来者也。因此，在云门开办“大觉农场”，凡在寺共住者，均须垦荒种植。农具、种籽由

常住供给,收获时,常住与各人均分之。又倡导于韶关大鉴寺开办纺织工厂,使佛徒四众均于修行办道之外,向农工方面从事生产,以开辟僧伽经济之新来源,适应今后政治社会之新环境。昔百丈祖师创制,“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又古德称:“诸方说禅浩浩地,争如我这里种地博饭吃。”师可谓能继述也。

## 附录:云门山志序

岑学吕

今年虚云老和尚一百一十二岁,春三月,以《云门山志》初稿南来,命予编订。览《志》稿,已由释惟心、释妙云、释澄圆等分类分纂,篇章有序。顾体例,则与往日诸山志稍异;论时会,又何必与往日诸山志强同!故因之,为增删考订,次第点定而已。溯云门自文偃祖师开山,为五宗之一,距今一千余年。中间人才之消长,法运之盛衰,道场之兴废,不能不归于佛说所谓“时节因缘”。偃祖在日,大弘法化,得旨嗣法者七十六人;如白云子祥、韶州广悟、英州观音、黄龙赞、西禅钦、慈云深等。其后传宗如南雄地藏、五祖戒、香林信、洞山晓聪、佛日契嵩、天衣怀、云居舜,居士如刘经信、清献、赵忞等数百人。道风隆盛,甲于诸方。元明以降,法运垂秋。晚近五宗,除临济、曹洞尚余香火外,沩仰、法眼已不绝如缕矣。岂独云门为然哉!即以云门道场言,偃祖未至,一荒山也,忽而涌现梵宫,忽而万指围绕,忽而古寺残灯,忽而山鬼叫跳,忽而老儒横经,忽而巨灵呵护,可谓极变幻之至。而偃祖端坐巍然,以待虚云和尚之来。和尚以十年心力,重建南华;又以十年心力,中兴云门。今殿阁宏丽,供具庄严,修辟山场,持守戒律,围绕者又数千指矣!时至则然,何足怪者!偃祖于寂光中,当曰:如是,如是。和尚虑日久复湮,命纂述《山志》,使后人按籍而知名山之由来。尤重要者,《志》书中第五篇第二章录和尚法语“参禅法



要”、“坐禅须知”、“用心难易”诸篇，皆吐出心肝，作人天眼目，诚修禅之圭臬，渡世之金针。窃愿当人，澄其慧目！予忝附门墙，未忘知解，不离文字，聊以解嘲；折衷群言，据闻述见；亦思取信于将来，庶无愧于面命云尔。

岁次七十八辛卯端阳节

【附记】师平生苦行，人皆见之；密行匪易知之。师之年龄，向不告人，杜生疑谤也。予于辛卯编《云门山志·序》中，约计师为一百有六岁。志刊成，师再以手定年谱嘱编，计其年当为一百一十二岁矣。附记于此，以正山志序年龄之误。

编者附识

## 附录：重建云门寺殿宇纪略

云门寺在清季虽有重修，然规模甚小，殿宇无多。逮及民国，历时数十年，已日就倾圮，残屋颓垣，沦于榛莽；野狐山兽，踞为巢窟，凋残荒废，难以罄述。云公老人，有大愿力，展其生平迭兴祖庭、丕振宗风之精神，于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由曹溪移锡云门，决心重兴大觉禅寺，复振云门宗风。如是昼夜辛勤，宏规硕划，巨细躬亲，仍复因高就远，审地为基，配合山川形势，燮理阴阳风水，更改山向，重奠地基，荡扫榛芜，大兴土木，广造梵宇，历时九年，计建殿、堂、阁、寮、厅、楼、库、塔，共一百八十余楹，连放生池及碓房、海会塔，共占地积约二十余亩。崇楼杰阁，广厦层台，宝相庄严，梵刹清净，加以大德演化，观机说法，解黏去缚，直指人心，是故士庶瞻礼，十方云来。论圣地道场，仅亚于曹溪，而宏宗盛化，实冠于宇内也。

至其新建梵宇之部署、结构，分中央及四路两排。中央为大雄宝殿位置，坐西北向东南，辛山乙向。大殿前后梵宇各一排，左右梵宇各两路。兹分别详述如后：

大雄宝殿据全寺之中央，高约五丈，宽三十六方丈，墙柱均系火砖砌成。前有月台，月台下有大丹墀，后有大天井，左右各有长天井。回廊四面，通左右各路梵宇。大殿正中奉释迦牟尼佛、药师佛、弥陀佛。后奉西方三圣，及文殊、普贤两大菩萨。左右两序，奉十八罗汉及诸天二十四圣。

前排梵宇，分中、左、右三大栋。中栋即头山门、天王殿、韦驮殿，奉弥勒菩萨于中央；左右奉四大天王，后奉韦驮菩萨，宝相庄严。顺德岑学吕题山门联曰：“云覆大千界，门传不二宗。”左栋总名曰“旭日楼”，上下两层，大小厅堂亭寮及厢房，共十八楹；内靠天王殿左边地下一楹，设为报恩堂，奉本寺各人宗亲父母师长之莲位。右栋总名曰“明月楼”，上下两层，大小厅堂亭寮及厢房，共十六楹；内靠天王殿地下一楹，设为西归堂，奉“本寺开山、中兴、继位、住持诸祖老和尚莲位”，及“本寺开山、中兴、前亡后化一切僧行觉灵等莲位”。在“旭日”、“明月”两楼亭中，晨夕望山光云影，四时变幻无常，中宵睹皓月明星，一真法界恒在。

后排梵宇，分中、左、右三大栋。中栋为法堂、戒坛、藏经阁，上下两层。下层一大楹，法堂、戒坛通用，中置狮子座，上奉释迦玉佛。上层为藏经阁，计分六楹，上有“雨花台”三字。左栋为祖堂，奉云门开宗始祖文偃禅师真身，及本宗传承历代祖师牌位。栋宇分上下二层，共约二十楹。右栋为方丈，上下两层，计堂寮厢房约二十间，内奉观音菩萨一尊。有联曰：“谁云有道有禅，任汝雨宝弥空，总是鬼家活计；这里无棒无喝，不妨拈草作药，坐令天下太平。”云公和尚自书一联云：“两手将山河大地，捏扁搓圆，掏碎了，遍撒虚空，浑无色相；一棒把千古业魔，打死救活，唤醒来，放入微尘，共作道场。”

左边一路，梵宇分三大栋：一曰客堂，中为厅，两旁寮房四楹。客堂上第一层楼中为厅，两旁寮房四楹；第二层为钟楼，悬大钟一口，钟声闻十数里，足以发人深省。二曰伽蓝殿，中奉给孤长者。

两旁有寮房四楹，伽蓝殿楼上，大小厅寮共五楹。三曰云水堂，楼上楼下厅寮十余楹。

左边二路，梵宇分三大栋：一曰香积厨，内建大小灶五口，石水缸一个，凡食用之水，以铁管接入锅缸。栋房五楹，住典座、饭头。厨龕上供监斋菩萨。二曰斋堂，额字拓苏东坡旧书，联云：“粥去饭来，莫把光阴遮面目；钟鸣板响，常将生死挂心头。”三曰库房，楼上楼下及连同斋堂楼上，大小厅寮共十余楹。

右边一路，梵宇分三大栋：一曰功德堂，奉本寺护法檀那生莲之位，及长生禄位，连同第一层楼，共厅寮十楹，暂作上客堂之用。第二层楼为鼓楼，安置大鼓一面，与钟楼相对称。二曰祖师殿，奉达摩初祖及百丈禅师、道宣律师，连同楼上大小堂寮共十楹。三曰禅堂，楼上楼下大小厅十二楹，番禺汤瑛题禅堂联云：“照顾话头，不管他长庆卷帘、香严击竹；远离妄想，许会得禾山打鼓、雪峰辊球。”右边一路，上通方丈拱门，悬有古联曰：“入此门，不许你七颠八倒；到这里，莫管他五蕴六通。”

右边二路，梵宇分为三栋：一曰工人寮，平屋三楹。二曰如意寮，平屋三楹。三曰圉所，平屋三楹。

碾米房两栋，楼上楼下大小五楹，利用水力碾米。除碾常住粮米外，并可供附近村民应用。

山门外凿有放生池，宽逾一亩，深达一丈，水满鱼游，清波荡漾，金池柳色，桂殿香风。游人至此，已入清凉境界矣。

海会塔建于寺西二里许，上下两层，约十余楹。绕以短垣，植以异卉，七众遗蜕，于焉是归。昼夜佛声，幽明普利。

## 附录：云门大觉寺碑记

岑学吕

云门山大觉寺，初为光泰禅院，继升证真禅寺，后改今名。建

自后唐庄宗同光元年癸未，距今千余年矣。中间法运之盛衰，人才之消长，道场之兴废，若有数存焉。此佛说所谓“时节因缘”也。自文偃禅师以青原嫡裔，启悟于睦州，印证于雪峰，受知于灵树。困风霜者十七年，涉南北者数千里外。得广王俞允，由灵树移云门。五载经营，十方云集，大弘法化，登堂入室者不可胜数。坐道场者三十余年，得旨嗣法者七十六众，如白云子祥、韶州广悟、英州观音、黄龙赞、西禅钦、慈云深等。其后传宗，如南雄地藏、五祖戒、香林信、洞山晓聪、佛日契嵩、天衣怀、云居舜，居士如刘经信、清猷、赵忞等数百人。道风隆盛，甲于诸方，故云门列为五宗之一。递是元明以降，法运垂秋，世衰道微，不绝如缕。即以传宗而言，自二世香林远、三世智门祚、四世雪窦显、五世天衣怀、六世慧林本、七世长芦信、八世慧林怀、九世灵隐光、十世中竺妙、十一世光孝深，尔后即无闻焉，狮弦其绝响矣。

本寺为云门宗之源头。偃祖开山，创建梵宇。历代修缮，有记载可考者，为宋代乾德、建中，明代成化、万历，清代康熙、嘉庆、道光、咸丰，皆小有修葺。后则樵夫牧竖，盘踞法堂；腐儒授徒，喧哗祖殿。佛龕香火，在若有若无中。再后则荒烟蔓草，游者迷踪，几不复知有云门寺矣。岂劫运哉！然而大地众生，无一人而无佛性，虚空法界，无一尘而非道场。机缘会合，感应道交，则弹指楼台刹那显现，十方缁素听法云来。此佛法之常恒，而偃祖于常寂光中所以有待也。

虚云禅师于民国二十三年甲戌，应请来粤，住持南华，竭十年之心力而中兴之，重建全寺，为百粤诸刹冠，禅侣围绕常数千指，符憨山悬记之愿，竟憨山未竟之功。三十二年癸未，偕福果等漫游曲江、乳源等地，访灵树道场故址，不可得。比抵云门，于荆棘丛中，见残垣古寺，惟偃祖肉身兀坐其中，瞻礼之际，凄然泪下。遍寻寺内，仅有游僧明空一人，蜷伏寒灰败絮中，以奉事香火，不忍去，益增感动。回南华后，适两粤当道联袂至，请师重兴云门。

于是年十二月，由李、邹诸公亲自护送，由南华移锡。

师为重振宗风，必须大加改革，仍留明空任监院。师宏规硕画，昼夜辛勤，事无巨细，靡不躬亲。荡扫榛芜，大兴土木，更改山向，重奠地基。将旧时殿堂房宇，一律拆平。参酌鼓山及南华图案，融合设置。历时九年，计建成殿、堂、阁、寮、厅、楼、库、塔共一百八十余楹。连放生池、海会塔，共占地二十余亩。崇楼杰阁，宝殿庄严，四事略具，十方云来围绕者又逾千指矣。师于观机说法，随分钳槌之余，又开辟农场，从事生产，以裕常住。在此十年时间，值日寇侵略，道途梗塞，檀施稀微，兼之风鹤声中，人心动荡，困苦艰难，有不能尽述者矣。论规模广大，南华十倍于云门；顾事势艰虞，云门又十倍于南华也。而师终以弘愿毅力成之。

师考云门正宗，自宋末温州光孝己庵深净为止，后已失传。即本寺住持，亦续断无定。从古籍碑志中稽考，亦不过数人。年代先后，无可考定。师为延续法脉计，自光孝深后，续五十六字曰：“深演妙明耀乾坤，湛寂虚怀海印容。清净觉圆悬智镜，慧鉴精真道德融。慈悲喜舍昌普化，宏开拈花续传灯。继振云门关一旨，惠泽苍生法雨隆。”度僧众妙云等四十余人，继承云门法嗣，期之后昆，传灯无尽。

迨辛卯春，业风飙发，云门浩劫，扰攘逾月。师于重伤重病之后，为其弟子接往北京。师至是，始离开云门，前后已十年矣。师旋赴江西云居山，重兴膺祖道场，将云门事付其徒佛源住持。

佛源，湘籍，性沉毅，能任事，克绍箕业，以师之心为心，重建祖殿，完成海会塔未竟之功，使云门于动荡中复归安定，连任至今。三灾过后，佛日重光，云门法运，其复兴欤！呜呼！法运盛衰，人才消长，道场兴废，皆世谛而已。千年以前，云门一荒山也。自偃祖开山以至今日，忽而涌现梵宫，忽而万指围绕，忽而古寺残灯，忽而山鬼叫跳，忽而老儒横经，忽而樵歌牧笛，忽而巨灵呵护。

忽而殿阁重新，又忽然而业风鼓荡，又忽然而林木清幽，亦可谓极变幻之至矣。而偃祖端坐巍然，促千百年为一日，延一日为千年，只见佛国魔宫乱起乱灭，是变非变从何说起。《金刚经》曰：“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名曰大觉禅寺。

（按：师自述年谱至己丑冬止，是年一百一十岁。师于云门竟未竟之工程，守必守之戒律。时僧众及千指，锄田博饭，皆依师不去。）

### 一九五〇年庚寅，师一百一十一岁。

是年春，师仍赴南华传戒，禅堂长期禅七，座下有开悟者。

师回云门着手整理历年文稿，交付编辑，第以百数十年尘积，一时正未易易也。

【附记】本戒期，王倾西居士兼受具戒，法名宽慕。王曾于二十载前，依师在鼓山结茅，有所省发，出家后，笃修净业。

### 一九五一年辛卯，师一百一十二岁。

春戒期中，“云门事变”。

三月初三日，师病重时，即趺坐入定，闭目不视，不言，不食，不饮水。惟侍者法云、宽纯日夜侍之。端坐历九日，十一日早，渐倒下，作吉祥卧。侍者以灯草试鼻官，气已绝矣，诊左右手脉，亦已停矣；惟颜色如常，体尚温。

十二日早，微闻呻吟，旋开目。侍者告以时间，师曰：“我觉才数分钟耳。”语侍者法云曰：“速执笔为我记之。勿轻与人说，启疑谤也。”

师从容言曰：余顷梦至兜率内院，庄严瑰丽，非世间有。见弥勒菩萨，在座上说法，听者至众。其中有十余人，系宿识者，即江西海会寺志善和尚、天台山融镜法师、岐山恒志公、百岁宫宝悟和尚、宝华山圣心和尚、读体律师、金山观心和尚及紫柏尊者等，余

合掌致敬。彼等指余坐东边头序第三空位，阿难尊者当维那，与余座靠近。听弥勒菩萨讲“唯心识定”未竟，弥勒指谓余曰：“你回去！”余曰：“弟子业障深重，不愿回去了。”弥勒曰：“你业缘未了，必须回去。以后再回来。”并示偈曰：

识智何分，波水一个。莫昧瓶盆，金无厚薄。  
 性量三三，麻绳蜗角。疑成弓影，病惟去惑。  
 凡身梦宅，幻无所著。知幻即离，离幻即觉。  
 大觉圆明，镜鉴森罗。空花凡圣，善恶安乐。  
 悲愿度生，梦境斯作。劫业当头，警惕普觉。  
 苦海慈航，毋生退却。莲开泥水，端坐佛陀。

以下还有多句，记不清了。尚另有开示，今不说。

（按：初编年谱，编至辛卯三月，虚云和尚病重时为止。编辑在壬辰，刊行于癸巳，距今阅五年矣。当云门事变后，道途梗塞，音书断绝，间有消息，传闻异辞，不敢轻于载笔。今历岁时，真相已白。海内外人士，关心虚云和尚起居者甚众。爰略为补述，亦仅言其所可言而已。）

### 一九五二年壬辰，师一百一十三岁。

是岁春，师病稍愈，日领众安禅行道，收拾残局。自夏历正月至三月，北京四次电粤，请师北行并派员南来护送。师告众，均主缓行，师曰：“时机至矣！今日全国僧伽，各兢兢自守，乏人提领，如一盘散沙。倘不团结，成立一有力量机构，其事变恐不止一云门也。我为佛法故，义当北行。”乃选寺中老成者护院。安众已定，行有日矣，乃自书一联云：

坐阅五帝四朝，不觉沧桑几度；  
 受尽九磨十难，了知世事无常。

四月初四日（即四月二十七日），师偕侍者佛源、觉民、宽度、法云及护送人员，起程北上。各乡村民众，一时奔走追送者数百

人。师遂离开云门。

溯民三十二年癸未，师以重修南华事竣，于是冬十二月，移锡云门。初至时，残垣断壁，殿宇荒凉，所谓法堂上草深三尺者，仅有一僧人奉事香火。师住后，四众云集，绕者千指。而师一方面筹募重修，同时又顾及百余人四事供养。此数年间，更值日寇侵华，交通断绝，日在危疑震撼中，其艰辛实十倍于南华时代。师以大无畏力，集僧众，用少数工人，自爆石，自烧砖瓦，自伐木材，自建造，自髹漆，自造像，自开垦，自种植。自癸未至壬辰，前后十年，建设殿堂、阁寮、厅楼、库塔一百八十余楹（其详载《云门山志》）。殿宇闳丽，法相庄严，亦难能也。尤可记者，云门宗派，传至十世光孝深而止，其后失传，宗派不继。师为考查派系，度僧数十人，承继云门法脉，重振宗风，兴灭继绝，为云门延一线法脉。今师离云门去矣，十年心力，百世奇缘，知偃祖于常寂光中，点头微笑在。

## 附记：虚云大师在云门

佛源

在一九四三年的冬天，李济深主任把蕴藏在曹溪宝林山中的龙象虚公老人，接到了乳源的云门山大觉寺，去振兴云门宗的发源地——文偃禅师的选佛道场——云门。在偃祖的当时（朱梁时期），悟道者七十有六，常住僧众约六百人。地方宽敞，山水幽秀，人烟稀少，四时不闻鸡犬之声，诚乃华夏衲僧办道的圣地。偃祖后，便日益衰落。在云老去时，仅有一僧看守。而寺之周围树木，几已伐尽。全寺四壁萧条，满院荒烟蔓草，景色凄凉。寺中什物全空，守僧一碗一筷，衣履褴褛。文偃祖师之肉身，独自默然地坐着在破烂的祖堂中，似乎在等待着这位为佛祖生辉的宗匠来临。云老已到云门，便刻不容缓地兴工，并亲自动手，昼夜不休地领导



着南华同去的几位小狮子挑着挖着。每有旁人拿不动的木头和岩石，老人可随便搬起。不久的时光，便把旧有的腐烂的殿堂，一层层地撤掉了，地基也一方方地填平了，僧众也渐渐增多了，工匠也计划着全盘的新样。三进四横，工程浩大，每日总在百数十人，惨淡经营。经过了整个九年的辛苦，直到去年，全寺殿堂才焕然一新地出现了。寺里的庄严佛相，金碧辉煌地在大雄宝殿放大光明；禅堂里的静香，结成了香盖；农场开辟了数十亩荒地，各种的庄稼，都在老人的领导下生产得非常的繁茂。满山的绿林，都成了行树；美丽的花草，四时放出奇葩。尤其是优昙花，在去年六月的戒期里，开得特别优胜。真是实现了人间净土！寺前凿有放生池，池水深广，每当雨后初晴之时，群鱼戏水，乐境无穷。都是这位老人赐与的！

云老的精神，非常健旺。去年正月，曾到九仙岩去游览。九仙岩距云门有六七十里，另外还要上山，而云老当天回转，来往步行，毫不表现疲倦。云门附近的农民，常沐着这位老人的恩光。每有疾病，则施以医药；有饥谨，则给以食粮；遇事故，则与之排解；寻声救苦，无微不至。今年云门土改了，村农都对这位老人表示敬仰，自觉自愿地分了二三十亩水田给寺里。目前寺里尚住有五六十位僧伽，他们久随这位老人熏修禅定，日常虽在劳动生产，而其道心是非常纯洁的。现在，云门的房屋，已从荒烟蔓草中，雄壮而美观地建立起来了。这都是老人的力量！本来，云老还打算继续修建海会塔的，只因众生的福浅，缘未成熟，云老便于今年的四月离开云门了。

韶州人士及皈依弟子，闻师至，郊迎十里者逾千人。住大鉴寺，每日来参礼者途为之塞，不以时移境异易其信心。

初十日，附粤汉车北行。十一日到武昌，住三佛寺。沿途劳顿，楚疮毒发。陈真如居士为照料医药服食，殷勤备至。该寺住持大鑫和尚，亦尽东道之谊，得起居安适。病稍愈，应鑫和尚请，

为主建一观音七，皈依者二千余人。法事毕，将扶病北行，三佛寺大众请留影纪念，师题一诗云：

业风吹起到武昌，老病驰驱累众忙。  
三月淹留三佛寺，一场灾难一惭惶。  
无心欲跨楼头鹤，有愿同登选佛场。  
尚想玉泉关壮缪，能于言下悟真常。

七月二十八日，由护送人员陪伴，师及侍者等，附京汉车北行。抵京时，诸山长老，及居士林等各团体，到站迎接。李任潮、叶遐庵、陈真如诸居士，导送至广化寺驻锡。后以人多参谒，移住西城广济寺大刹。师抵京后，与当道往还。以湘省同乡，滇南旧雨，夙有因缘，故对于护法事，堪称便利。

初，师未抵京前，已有函电往复磋商。故于五六月间，先由圆瑛、赵朴初等，在广济寺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全国佛教代表百余人出席，拟举师为会长。师以老病辞。乃举圆瑛为正会长，喜饶嘉措、赵朴初等为副会长，而推选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虚云、查干葛根四人为名誉会长。代表中包括汉、藏、蒙、傣、撒各大民族。佛协成立，各地佛徒，有所联系，并定明年春夏间举行正式成立典礼。

佛协筹备会既成，师上书政府，希望政府依据《共同纲领》，速定对于佛教寺院之保存及管理办法。指出，目前急于求援施行者：（一）无论何地，不许再拆寺院、毁像焚经；（二）不许强逼僧尼还俗；（三）寺产收归公有后，仍应按僧配给田亩若干，使僧人得自行耕植，或扶助其生产事业。当道许之。僧尼赖安，各省名胜寺院且日加修饰矣。

八月十三日（即十月一日），师代表全国佛教徒，接受锡兰送给中国三种宝物典礼。锡兰代表团团长达马拉塔纳法师等来华，以“佛舍利”、“贝叶经”、“菩提树”三宝，赠送与中国佛教体团，定于十月一日举行典礼，地点在广济寺。是日先由释巨赞、圣泉、居

士赵朴初等坐礼车，具香花，往接锡兰代表。寺中四众二千余人，列序殿前，恭迓锡兰代表至。钟鼓齐鸣，纳法师将法宝置供桌上。师出，代表接受，并致谢词。大意谓：“贵我两国佛徒亲密，历史悠久。愿团结在三宝的慈悲智慧之中，为世界永久和平，而贡献我们的一切。”是日典礼隆重，有澳洲、缅甸、加拿大、印度尼西亚、日本、土耳其，及各地佛教代表。

九月，诸山长老及团体，请师住持广济寺，师以老病辞。

十月，东南人士在上海发起“祝愿世界和平法会”。众议请师主法，派方子藩等来京迎迓。于公历十二月十一日，附车抵上海北站，执旗献花者百余人，齐声念佛。于是，在车站候车来往者千数百人，初则鼓掌欢迎，继亦同声念佛，肃穆庄严，顿化娑婆为极乐，感应之道，有如此者。

师住玉佛寺，与法会主事者商定，为期四十九天，自农历十月二十六日启建水陆道场，由师主法，并请圆瑛、应慈、静权、持松、妙真、大悲、如山、守培、清定、苇舫十大法师莅会，主各经坛。修持法事大师共七十二人，至十二月十四日圆满。在道场期间，除入坛主法外，早、午、晚来参谒者如潮涌至。远在湘鄂等省，亦不远千里而来，归依者前后四万余人。法会办事者分设十席，为办理报名、登记、分班、给牒等事（其热烈情形，载后文附录中）。在此次法会收入净资，六亿七千六百余万，支出三亿余万。师所收之果金等等，尽拨交法会中，丝毫不取，结存款项三亿余万（以是时币值计，约合港币七万余元）。咸请师意支配，师与诸大师及各居士商定，拟尽数拨送名山供养，计分给四大名山（浙江普陀、山西五台、安徽九华、四川峨眉）、八大名刹（宁波天童、宁波育王、扬州高旻、苏州灵岩、福州鼓山、宁波观宗、宁波七塔、福州地藏），以及全国大小寺院二百五十六处。此师主法上海水陆道场之大略也。

## 虚云大师开示录

月耀、佛源同记

现在这里的和平法会，已举行几天了，这是很希有难得的。今天苇舫法师、妙真和尚、赵朴初、李思浩、方子藩居士等，均要虚云出来与各位说法。我想趁这个因缘，把念佛与参禅的关系随便谈谈，以便给初发心学佛的人作个参考。今天是和平法会念佛坛开始的一天，本是由妙真和尚来讲的，他很客气的不讲，故由虚云出来与诸位谈谈。

我们人生住在娑婆世界里，犹如在苦海中，因此没有一个人不想脱离苦海的。但脱离生死苦海，便需佛法。佛法的真谛，严格地说起来，是无法可说，哪有言语文字形相呢？《楞严经》说：“但有言说，都无实义。”可是为接引一般各种根机不同的众生，致有无量的法门。在中国的佛法，有人分出为禅、教、律、净与密宗五派，这在老参饱学的人，是无所谓的。因他已了解佛教的真理，决无差异的。而在一般初入学佛的人，便发生许多意见，每每分宗啦、教啦等等，并且赞彼毁此，有损法化。要知道一个话头，或一句佛号，都是方便的，不是究竟的。真是功夫用到家的人，是用不着它的。为什么？因为动静一如。好比月印千江，处处明显，无有障碍。障碍者，如天空里的浮云，水里的污泥。若有障碍，则月虽明而不显，水虽清而不现。我们修行的人，如果能体解这个道理，了解自心如秋月，不向外驰求，返照回光，一念无生，了无所得，哪有什么名相差别呢？只因无量劫来，妄想执著，习气深重，以致释尊说法有四十九年，谈经约三百余会，但这些法门最大的目的，无非是治疗各种众生不同的贪、瞋、痴、慢等习气毛病。若能远离这些，你即是佛，哪有众生的差别呢？古人说“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也是这个道理。

现在的佛法,比较盛行的,是净土与禅宗。但一般僧众,都忽略了戒律,这是不合理的。因为佛法的根本要义,乃是戒、定、慧三学,如鼎三足,缺一不可。这是我们每个学佛的人应特别注意的。

禅宗,是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唯有迦叶尊者微笑,称为心心相印,教外别传,为佛法的命脉。而念佛的净土,和看经持咒等的法门,都是了生脱死的佛法。有人说,禅宗是顿超的,念佛持咒是渐次的。是的,这不过是名相上的差别,实际上是无二致的。六祖大师说:“法无顿渐,见有迟疾。”我认为佛法的每个法门,皆可修持;你与哪一法门相宜,便修持那一法门,切不可赞此毁彼,妄想执著。而最重要的,还是戒律的遵守。近来有出家人,不但自己不严守戒律,还说持戒是执著。那种高调,是多么危险!

心地法门的禅宗,自迦叶尊者后,辗转相传,从印度传到中国六祖能大师,都称为正法流传,盛极一时。律宗以优波离尊者为首,他承受了世尊的嘱咐,要我们末世的众生以戒为师,在毘多尊者后,发扬为五部律。我国的南山老人道宣律师依昙无德部,制疏奉行,称为中兴律祖;天台北齐老人,观龙树《中观论》,发明了心地;杜顺老人以《华严经》为主,建立了贤首宗;远公提倡净土,九祖相承。在永明后,历代祖师大都以禅宗宏扬净土,水乳相融。虽然诸宗纷起,究竟不离拈花命脉,足见禅、净关系的密切了,更可见古人宏扬佛法的婆心了。至于密宗,是由不空尊者、金刚智等传入中国,经一行禅师等努力,才发扬光大的。但这些都是佛法,应当互相扬化,不得分别庭户,自相摧残。若彼此角立互攻,便不体解佛祖的心意了。

古人说法,大都拾叶止啼。赵州老人说:“佛字我不喜闻。”又说:“念一句佛号,漱口三日。”因此,有一般不识先人的苦心者,便说念佛是老太婆干的事,或说参禅是空亡外道。总之,说自己的是,谈他人之非,争论不已。这不仅违背佛祖方便设教的本怀,且

给他人以攻击的机会，妨碍佛教前途的发展，至深且巨。

因此，虚云特别提出，希望各位老参及初发心的道友，再不可这样下去。如果再这般下去，便是佛教的死路一条。须知条条大路通长安的道理。学佛的人，应多看看永明老人的《宗镜录》和《万善同归集》等；念佛的人，亦应了解《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要认识自性净土，舍妄归真，勿得向外别求。如果我们能体会到这种真理，随他说禅也好，谈净也好，说东方也去得，说西方也去得，乃至说有也可，说无也可。到这时，一色一香无非中道了义，自性弥陀，唯心净土，当下即是，哪有许多葛藤！《楞严经》说：“但尽凡心，别无圣解。”如能这般做到，断除妄想、执著、习气，即是菩萨、佛祖，否则还是凡夫众生。

念佛的人，也不应太执著，否则，还成了毒药。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是因我们无始以来的习气深厚，妄想难除，故借这一句佛号，来做个拄杖子。念念不忘，久而久之，则妄念自除，净土自现，何须他求呢！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讲于上海佛教界祝愿世界和平法会

## 老实念佛

（壬辰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虚云老和尚讲于印光大师生西十二周年纪念）

今天是印光老法师生西十二周年纪念。各位都是他的弟子，在这里聚集一堂，饮水思源，追念师父。在佛法的道理上，师是法身父母，纪念师父，便是对法身父母的孝思，较之世间小孝，更有意义。

回忆我第一次与印光老法师相见，是光绪二十年在普陀山。那时是化闻和尚请他在前寺讲《阿弥陀经》。自从讲完了经，他便在寺中阅藏，二十余年，从未离开一步，只是闭户潜修。所以他对

教义理解极深。他虽深通教义，却以一句“阿弥陀佛”为日常行持，绝不觉得自己深通经教，便轻视念佛法门。佛所说法，无一法不是疗治众生的病苦。念佛法门，名为阿伽陀药，总治一切病。但无论修何种法门，都要信心坚固，把得住，行得深，方能得圆满的利益。信心坚固，持咒可成，参禅可成，念佛可成，都是一样。若信根不深，只凭自己的微小善根，薄学智慧，或记得几个名相、几则公案，便胡说乱道，谈是论非，只是增长业习，到生死关头，依旧循业流转，岂不可悲！

各位是印光老法师的弟子，今天纪念他，便是纪念他的真实行持。他脚踏实地的真修，实足追踪古德。他体解《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的深理，依之起修，得念佛三昧，依之弘扬净土，利益众生，数十年如一日，不辞劳瘁。在今日确实没有。真实修行的人，不起人我分别见，以一声佛号为依持，朝也念，暮也念，行也念，坐也念，二六时中，念念不忘，绵绵密密，功夫熟处，弥陀净境现前，无边利益，自可亲得。只要信心坚定，心不坚，万事不能成。若今日张三，明日李四，听人说参禅好，便废了念佛的工夫去参禅；听人说学教好，又废参学教；学教不成，又去持咒。头头不了，账账不清，不怨自己信心不定，却说佛祖欺哄众生，谤佛谤法，造无间业。因此，我劝大众，要坚信净土法门的利益，随印光老法师学“老实念佛”，立坚固志，发勇猛心，以西方净土为终身大事。

参禅与念佛，在初发心的人看来是两件事，在久修的人看来是一件事。参禅提一句话头，横截生死流，也是从信心坚定而来。若话头把持不住，禅也参不成。若信心坚定，死抱着一句话头参去，直待茶不知茶、饭不知饭，功夫熟处，根尘脱落，大用现前，与念佛人功夫熟处，净境现前，是一样的。到此境界，理事圆融，心佛不二。佛如众生如，一如无二如，差别何在？诸位是念佛的，我希望大家以一句佛号为自己一生的依靠，老老实实念下去。

一九五三年癸巳，师一百一十四岁。

上年冬，水陆道场圆满后，师拟离沪。缙素人士，以胜会难逢，留师继续举行禅七。因玉佛寺向有禅堂之设，宜应良机，重兴禅制。乃由苇舫和尚，及简玉阶、李思浩、赵朴初、李乙尊、方子藩、胡厚甫、张子廉、钟慧成、李经纬、祝华平各居士，一再请求，举行禅七，慈悲法施，而满众愿。师许之，定于正月初九日起七（1953年2月22日），至十五日圆满。众犹以为未饫法味，请继续一禅七，复由正月十六日起次七，至二十三日圆满解七。师均有法语、开示。

玉佛寺解七后，杭州市各佛教团体，派杜伟居士来沪，请师往杭州。

二月十九赴杭州，住净慈寺，主法会，归依者数千人。当道拟留师主持灵隐寺，师以老病辞。嗣苏州灵岩山妙真和尚、无碍法师等，请师赴苏，建法会。师遂往苏。法会毕，游虎丘，礼绍隆祖塔。见塔院已为豪右所夺，石塔碑铭无存，一片瓦砾。师于光绪年间，曾到礼祖塔，一切景象，尚在记忆中。发瓦石，得故址，乃商之当地士绅，及沪上诸大护法，捐款重建。请妙真和尚，及虎丘楚光和尚董其事，期月而成。

（按：临济正宗，大于杨岐会，盛于五祖演，至圆悟嫡嗣为虎丘隆，而隆之嫡嗣为应庵和尚。师为临济正传后裔，今之修塔，亦因缘也。重刻碑文附下：）

## 临济正传虎丘隆禅师碑

菩提达摩，壁观少室，斥相指心，号曰禅宗。五传而至曹溪，逮今几五百年。支流繁衍，异人间出，得果得办，前后相踵，如薪续火，可谓盛矣。平江虎丘禅师，讳绍隆，和州仓山县人，生而岐嶷绝俗。九岁，谢父母去家，依县之佛慧院。又六岁削发受具，又



五岁而束包曳杖，飘然有四方之志。首遇长芦净照禅师，参叩之间，景响有得。

因阅《圆悟勤禅师语录》，抚卷叹曰：“想酢生液，虽未能浇肠沃胃，且要使人庆快，第恨未亲聆馨歆尔！”于是欲访之。复至宝峰，谒湛堂准禅师。准曰：“如何是行脚事？”师露胸示之，曰：“和尚验看。”准即打。师约住曰：“且莫盲枷瞎棒。”准大笑。

因留年余，乃谒死心于黄龙。心问曰：“是什么僧？”师曰：“行脚僧。”心曰：“是何村僧，行甚驴脚马脚？”师曰：“广南蛮道什么？何不高声道！”心喜曰：“却有衲僧气息。”师乃喝。退而参堂，度一夏。心甚器重之，每叹曰：“再来人也。”死心机锋横出，诸方吞焰，非上上根莫能当，而于师重称赏，众皆侧目。

已而趋夹山，见圆悟道隆。牙山遇泐潭乾之法子密禅师，相与甚厚，每研推古今，至投合处，抵掌轩渠，或若佯狂，议者谓今之“沕仰寒拾”也。久之，辞去，遂至夹山。

会圆悟移道林，师从焉。一日，入室，圆悟引教云：“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犹离见，见不能及。”竖拳曰：“还见么？”师曰：“见。”圆悟曰：“头上安头。”师于此有省。圆悟复曰：“见过什么？”师曰：“竹密不妨流水过。”圆悟肯之。自此与圆悟形影上下。又二十年，斧搜凿索，尽得圆悟之秘。

师以二亲垂白，归寓乡郡褒禅山，盖修摩耶忉利故事也。继受请，住城西之开圣寺，四众翕然归仰。建炎之乱，盗起淮上，乃南渡宣城。士庶素钦师名，为结庐铜峰下。适彰教虚席，郡守李尚书光延师居之，道化益振。

四年，迁虎丘。尔时圆悟以时未平，泛峡归蜀，曩之辐辏川奔，一时后生望山而趋。师每登座，从容示露，一味平等，随根所应，皆惬其欲。故圆悟之道，复大播于东南，诸方谓圆悟如在也。

居三年，感微疾，白众曰：“当以第一座宗达承院事。”众请于郡，从之。事既，索笔大书伽陀曰：“无法可说，是名说法。所以佛

法，无有剩语。”掷笔坐逝。实绍兴六年丙辰岁五月甲午八日乙亥也，建塔于山之阳。凡住世六十年，坐四十五夏，度弟子复如等六十人。

呜呼！佛法有正派，有旁枝，曹溪之世，衣止不传。虽曰法源入海，汪洋大肆，而西土般若多罗讖记，特在马驹，厥后五宗，惟临济一门，出马祖后，于今最盛。圆悟近代尊宿，宗眼超卓，才辩纵横，若麟角独立，而师又深入其室，是可嘉也。林谓道德之重，不待家喻户晓，而知言白云即知为端，言东山即知为演，言虎丘即知为师也。真能寿杨岐光明正大之传，而永临济于无穷者矣。不铭何以诒其后，铭曰：

于穆初祖，一花东土。讖至马驹，益昭益著。

派衍而蕃，实惟圆悟。圆悟得师，如马之馵。

大坐虎丘，雷动云鹜。临济中兴，杨岐再住。

只履忽西，联严龕墓。有神有天，来诃来护。

咨尔后昆，展转流布。

右碑系宋徐林撰，元至大二年，赵孟頫重书。迨明季，塔渐荒圯。密云禅师修葺之，距今又五百余年。沙石剥落，榛莽阴翳。瞻望祖庭，中心轸结。去岁冬，自京南来吴，会缙素，咸发修塔之愿，共筹工事，遂告厥成。灵藏永固，正法恒明。凡我后昆，尚克歆承。谨录徐碑文，并附述其缘起。

岁次癸巳后裔虚云谨志

又，师在苏州时，游半塘寿圣寺，礼见元善继师塔院，观血书《华严经》，及宋濂制赞，并碑文古迹。旋又应南通各居士请，至狼山主法会。各地归依者均数千人。事毕回沪，已夏历三月晦。

四月，师接北京电促进京，仍住广济寺。各地僧伽代表亦相继至。中国佛教协会正式成立。大会议决各要案后，师赴山西大同参礼云冈大石佛，旋请假离京。当道劝往庐山养病。（大会中有提议毁戒者，师诃之，撰文寄慨。）

## 附录 末法僧徒之衰相

俗有言：“秀才是孔子之罪人，和尚是佛之罪人。”初以为言之甚也，今观末法现象，知亡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灭佛法者，僧徒也，非异教也。今因答客问，一发所蕴。

问：现今更改佛历年月，不用四月初八日为浴佛节，当否？

答曰：释迦佛的法运，有正、像、末三期。正法、像法各一千年，末法一万年。正、像时期已过了。末法到现在，已经过了九百八十二年。末者，没也。法怎会没得了呢？拥护佛法的人多，佛法就万古长存。事相虽有正、像、末，但人正则末法时期也是正法。若自生退屈，则正法时期也成末法。末法，经上所说种种衰相，现在都出现了。僧娶尼嫁，袈裟变白，白衣上座，比丘下座，这些末法衰相都出现了。释迦佛的法，到人寿三十岁时，大乘法就灭了。人寿二十岁，连小乘法也灭了。人寿十岁时，只剩“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法末之时，佛所说的法，都要灭的。先从《楞严经》灭起，其次就是《般舟三昧经》。如欧阳竟无居士，以他的见解，作《楞严百伪说》，来反对《楞严》。还有香港某法师说《华严》、《圆觉》、《法华》等经和《起信论》，都是假的。这就是法末的现象。过去迦叶佛入灭后，诸天把他的三藏圣教，收集归藏，建塔供养。唐时，天人与宣律师说，于渭南高四台，暨终南库藏圣迹，均是迦叶佛末法时经像所藏之处，今现有十三圆觉菩萨在谷内守护，至今每逢年腊月，空中有天鼓响。

前年（一九五三年），中国佛教协会开成立大会。大家议论佛法之灭，是佛弟子自己灭的，政府不管你灭不灭。开会时候，政府派员出席，会中许多教徒纷纷讨论。所谓教徒者，竟提出教中《梵网经》、《四分律》、《百丈清规》，这些典章，害死了许多青年男女，

应该取消。又说大领衣服是汉人俗服，不是僧服，现在僧人应当要改革，不准穿，如其再穿，就是保守封建制度。又说信教自由，僧娶尼嫁，饮酒食肉，都应自由，谁也不能管。我听说这番话，大不以为然，与他们反对。他们对浴佛节，也有不同说法，不承认四月初八日为浴佛节。我凭《法本内传》，及摩腾法师对明帝曰：“佛以甲寅之岁，四月八日生。”此当周昭王二十四年。《魏书》沙门昙谟最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灭。”这样年月，多少朝代都遵奉不改。周昭王甲寅到现今已二九八二年了，现在他们要改为二五零二年。本来孔子、老子生在佛后，今他把孔、老摆在佛先。我当时在大会上和他们争论戒律、年号、汉服不准毁。把佛法传入中国的印度摩腾、竺法兰二尊者，去佛灭的年代还不远。当时白马寺东，夜有异光，摩腾指出为阿育王藏佛舍利之处，明帝建塔其上。佛道角试优劣，摩腾踊身虚空，广现神变；法兰出大法音，宣明佛法。二尊者的智慧神通，难道说不清年月？后来的高僧，如罗什、法显、玄奘、道宣，虽有几种传说，也没有确定改变。及至民国二年，章太炎等居士，在北京法源寺召开无遮大会，讨论佛的纪念日，议决四月初八日为浴佛节。现在世界多用耶历，而政府亦没有叫佛教改用耶历。我主张应用自己的佛历，是与不是，还以遵古为宜，改了不好。而他们硬要把二月八日、四月八日、二月十五日、腊月八日古有的纪念日都不要了。他们不用四月八日作浴佛节，改四月十五才是浴佛节。“梵网律”属华严时，《四分律》属阿含时，都要被他们毁了。《百丈清规》，由唐至今，天下奉行，他们要改。汉朝到今，穿的大领衣也要改。你看是不是末法？因此和他们争论，说你们要改，你改你的。佛是印度人，印度一年分三季，一季四个月；我国一年分四季，一季三个月，我国有甲子分年号，印度没有。所以改朝换代，未免不错乱，故弄不清楚。玄奘在印度十八年，也未曾确定了年代。前人行了一两千年的四八浴佛、腊八粥，一旦改了不方便，我

们何苦自己要改呢？我和李任潮商量，说这些坏教徒要改佛制，政府如不做主，任纵这些教徒乱为，便能使到国际间的佛徒发生怀疑。政府叫我入京，招待国际佛教友人的，岂由他们乱改佛制规律！李任潮等叫我忍辱。政府见闹得不开交，就问改制的原故。有人说僧尼要穿坏色衣，政府问何为坏色。能法师说，袈裟才是坏色，其他不是。大家听了，齐声说：“只留袈裟，取消其他。”我说能法师说不错，梵语袈裟，华言坏色，有五衣、七衣、大衣三种，并一里衣和下裙。印度用三衣裙就是我们此土的衣裤。此衣裙随身，睡以为被，死亦不离。佛说法在印度，气候暖，中国气候冷，所以内穿俗服，不准彩色，将俗衣染成坏色。如做佛事外搭袈裟，袈裟便不常著，看为尊敬了。宋金元朝代把汉衣改了，僧人至今未改，汉衣成了僧衣，故说这个大领衣，就是坏色衣。若说划清界限，就不要改。若将大领衣改了，则僧俗不分了，就是僧俗界线分不开。政府听我此说，赞成同意我说，并说佛律祖规不能改动，加以保留，暂告结局。你看，这是不是僧人自毁佛法？！云老矣，无力匡扶，惟望具正知见的僧伽，共挽狂澜，佛法不会灭的。

五月，师偕侍者觉民南行，过武汉少住。宝通寺住持源成，喜师至，请师主禅七两期。事毕，即取道人庐山，以陈真如居士，已先在匡庐相候也。在庐山住大林寺。

六月，有数禅人自云居山来，为师言，日寇中原时，以云居山险峻，易藏游兵，遂将真如寺全部焚毁。今只见毗卢遮那大铜佛兀坐于荒烟蔓草中耳。师恻然伤之，念云居自唐代元和年开山，历代祖师最胜道场。自道容祖师开山，弘觉道膺继之，其后齐禅师、融禅师、老夫舜、佛印、了元、圆悟克勤、大慧宗杲，皆曾任该寺住持。而过化者，有赵州谿、云门偃、古塔主、洞山聪、圆通秀、真净文，居士中如白居易、皮日休、苏东坡、黄山谷、秦少游、吕居仁等，不计其数。以历代祖师道场零落至此，倘不重兴，将湮没矣。遂发愿重修，先请准当道，往云居结茅。居士祝华平等，愿相伴

送。师遂于七月初五日入云居山。

夫云居在庐山之东，占地三百余里，属永修县辖。层峦叠嶂，望若插霄；及蹶顶登山，复为平地，群峰环抱，天然城廓，田园陂泽，鸡犬白云。其殿堂楼阁，历代敕建，髹彤绚烂，琳碧精荧。此唐宋最盛时期也。

九月，粤垣弟子比丘尼数人，闻师已至云居，寻踪往视，舟车水陆，半月乃达。沿西路登山，削壁插天，草深没膝，最狭窄处有不能并马而行者。盘山二十余里，始达石门，豁然开朗。及抵寺，第见断垣残壁，瓦砾荒榛。遇一禅人，问老和尚何在，禅人指示之，则一牛棚也。蔓草支离，积以成壁。鞠躬而入，乍不见人，稍立定，乃见师坐木板榻上，如入定状。师旋开目视之曰：“你们何苦？”各述烦恼。又曰：“我初来此，只有僧四人，本欲结茅同居，不意衲子闻风踵至，不一月，已近五十人。牛棚以外，仅有破屋数椽。你们已看到了。既来，且奉屈少住数日可尔。”牛棚在寺西北角，约半里许。师爱僻静，有耕稼意，乐居之。

十月后，各方僧人日益至。食宿两餐，幸得上海简玉阶居士施资，以度残冬。师于此时，筹划垦荒，开田种植，及修建殿宇等事。

是冬，曲江南华寺请传戒法。

一九五四年甲午，师一百一十五岁。

春，师在云居，先计划修造大殿。以毗卢遮那大铜佛，高寻丈，为明代万历年间，圣慈皇太后渗金铸造。旧日殿瓦，以铁为之，因山高风劲，泥瓦则易飘摇也。今欲建殿，应先铸造铁瓦。乃集僧众，具炉锤，自铸之，及铸千僧锅四口，大铜钟二口。是时缙侣云集，已过百人。其中人物，百工俱备，国内外僧俗道友闻讯，时施助净资。有人、有土、有财，事易举矣。师遂分僧众为二部：能土木工程，修造殿堂者，为一部；开垦种植，艺茶竹工，又为一部。众皆踊跃从事。

夏五、六月，首建成法堂一幢，上为藏经楼，置《磻砂》、《频伽》各一藏。开垦部分，亦开成禾田六十亩，种田博饭，俨然百丈风规。

秋七月，新建僧寮，楼上下二十余间，以安僧众。又重新建窑厂（烧砖瓦用）、溷厕、碓坊等，次第落成。而师仍居牛棚中。

南华寺方丈本焕、太平莲社比丘尼宽定等六人，入山礼师。见有破钟一口，在草地上，以问师。曰：“此本山古物也，名自鸣钟。历代有祖师到此，钟皆自鸣。日寇焚山时，楼火，钟坠地而裂。今将复合矣。”众验之，见裂痕自下而上，其上端有自然修补复合之痕。师曰：“俟其复合至钟口，当复悬之。”又领各人巡山，见竹林茂密，其地产黄精、葛、茶，及大杉树、银杏树甚多。师指一树曰：“此无心白果也。”剥而视之，果无心者。

本焕等住十日，师削竹禅板数具，磨光之，亲选择，题名，以赠粤港诸弟子。

冬十一月，师所住牛棚被焚，众劝师移住新建楼房。师曰：“我爱其古雅也。”仍缚茅编竹，照旧造成，居之。是年，北京屡有电至，聘师北行。以老病难行，却而未往。岁暮，起禅七一期。

## 附记：本年三月发掘地宫事

三月初十日上午，因重建大殿，先将瓦砾除去，集百人之力，将大铜佛移开。下为石座，中有地宫，发见青石碑三块（碑文另录），石盒一方，函盖无损。考之，其一为宋代绍兴辛酉（1141），法如禅师刊石；其二为明代万历壬辰（1592），洪断禅师刊石。石函中，藏有镇座法宝各物。

### 碑文

其一：云居山真如禅院重建大佛宝殿地宫铭

建炎中，胡骑入寇，遂渡江。虽凶焰煽熾，山中幸免其祸。绍兴初元，群盗蜂起，九江海昏，皆为所据。而兹山遂遭焚荡，靡有孑遗。时住持悟禅师，避地往浙右。王师既振，群盗扑灭，悟禅师留天台不归。阅三年，山中住持者更四代。既去留不常，亦未暇兴建，风雨无蔽，安众不过六七十人。法如绍兴四年(1134)，奉命承乏，四方禅侣，幸不我弃，服勤而共住者常三百人。而缙绅檀越，亦加外护，因得随缘建立。五、七年间，所谓寝堂、方丈、法堂、香积厨、云会堂，皆遂落成。又化檀越三十名人，率钱二十万，共建大佛宝殿。其高六丈有奇，其深广称是，雄伟壮丽，有增于旧也。将塑立尊像，先筑坛座，其下有所镇，谨奉铜像一躯，佛牙一枝，并舍利笈檀，贮以宝匣，而藏于佛座地官之中。粗记岁月，勒铭于石，而并藏之。庶几未来劫中，有如佛图澄发临淄石下旧像、石露盘者，知今为。圣宋十叶中兴辛酉岁(1141)也。其铭曰：

常寂光土，前后际绝。成住坏空，是谁起灭。  
起灭惟真，随缘兴废。其址坚牢，全归实际。  
十身调御，当处出现。稽首瞻仰，日面月面。  
埋藏不得，显示无方。当机荐取，顶门放光。  
亿万斯年，吾铭或出。若遇知音，还同今日。

## 其二

万历壬辰二十年(1592)春，予至山，有发僧戴明贤逝寂，遗徒二三人，固守寒岩。因思云居为江右首刹，何期废之榛莽，喟然叹息久之。遂立誓闭户三载，跪讽《华严》，而僧不足半百。欲发心兴复，即化丹阳蒋墅檀越贺学礼、学易、学仁，共建大殿。未几，闻于朝，上遣官施金，建藏经阁、方丈、天王殿、钟鼓楼、三门、伽蓝、祖师真君、龙神祠、斋堂、厨房、茶寮、养老、延寿、旦过、退居、知恩斋，皆遂落成。蒙上复铸镀金千佛毗卢像，甚奇伟。丙午(1546)间，又化金坛余玉立、缪希翁、丹阳贺学仁等，施金铸释迦像，高丈六，皆雄丽。而四方法侣，亦不我弃，众常盈四五百，饮啄同时。



其田产、茶园、炭山、竹木，数数蓄置也。将安立佛像，先筑坛座，座下有所镇。有华亭尚书陆公，号平泉，此老百岁，意常护持兹山，施古慈氏一躯、金瓶，盛原地官中舍利，加以宣铜盒、佛顶珠、梁公砚，藏于佛座地官之中。铭于石，以记岁月，庶未来劫，知其因，为大明万历丙午岁（1546）也，而亦仿法如禅师、佛图澄事迹云。铭曰：

真如非相，法尔随缘。生灭兴废，觊体湛然。  
唯斯二者，天人总辂。但能领略，虚空落地。  
于新古刹，辛苦万端。患难虽多，三宝消归。  
我愿坚常，明安钳记。历代古今，始终坚固。  
光境交辉，无前无后。当人洞明，法身甲冑。  
未来劫中，奇遇知音。吾铭斯曾，继往贻来。  
因缘果熟，优钵华开。

赐紫中兴云居第一代比丘洪断记

### 其三，谨示

云居开建已千年，久废基存草莽间。  
发心创造非容易，木灰砖瓦运转难。  
劝请后来修补护，万古流芳续哲贤。  
明因识果高著眼，身后定生极乐天。

洪断述

### 其四

自我创建数十年，大死三翻又一翻。  
跋足千里求布施，受尽饥馁对谁言。  
惊恐多般不辞苦，淋漓舡舟波浪寒。  
后来若有损坏者，地狱三途苦万般。

钦依赐紫五处开山中兴云居第一代比丘洪断述

### 镇座物品计开

两寸高铜弥勒佛像一尊，小铜香炉一只，两寸圆铜镜三只，一

寸花边形铜镜一只,大明通用铜钱四十八枚,明万历净水磁碗一只,圆形水晶石一颗,降香一它(陀),长方形石砚池一只,小长圆形石砚池并盖一套,大明圆形铜盒一只,小金瓶子一只[内贮舍利子(五花石)二颗、珍珠二颗、小金顶珠子一只],粗麻石盒并盖一套。

### 其五,诗二首

#### 登山有感

夙志云居选佛场,登临风雨倍凄凉。  
当年有客开高厚,此日无人到上方。  
太史碑横芳草蔓,头陀路滑藓苔苍。  
碧溪明月知多少,古木萧萧挂夕阳。

#### 畅述本怀

诛茆劈棘构禅栖,首尾相将十载余。  
病骨扶筇程万里,柔肠结屋几千回。  
披云蹊磴穿峰顶,破浪申流堕石矶。  
三自轻生生不泯,殷勤留与后贤知。

洪断识

(以上二诗,于旧大殿佛座下掘出。)

### 其六,木牌一方

余自辛卯(1651)冬,寓匡山归宗,受本山耆宿并修江熊护法请,主斯席,时衲子辈数常不下千指。苦堂舍无所容,加以风雨摧剥。佛殿、斋厨,余亦为之新。因移像座于地中,发出古渗金像一躯、舍利、炉瓶、梁公砚等,并诸缘老宿偈铭,仍命安地中。予因此亦以少记岁月。盖厨库始于丙申(1656),自春徂冬,佛殿乃丁酉(1657)成,厨库落成在己亥(1659)春也。

住云居嗣临济第三十三世东吴沙门晦山戒显识

右文二章及诗二首,乃旧大殿佛座下掘出,并掘如下各物:

古铜钱四十四枚,古铜镜三只,铜烛台一对,古香炉一只,瓷

钵一口，渗金佛像一尊（约三寸高），大小砚盘各一个，瓷葫芦一个，瓦盆一个，古碗一只。

师（虚云）于建造藏经楼时，将石函各物，安于佛座下，添入铜弥勒佛像一座，及玉章一枚，以保存而铭敬意焉。

### 一九五五年乙未，师一百一十六岁。

春，建造堂宇，日益增加。香积厨、五观堂、库房、客堂、禅堂等处，陆续告成。

夏，北京佛教协会开扩大会议。师未暇前往。

秋，各方衲子又多来数十人，其中有未具戒者，乞师传戒。师以为此时传戒，未甚方便。然为成就发心人起见，又不得不有所衡量，乃定为只就本寺现住之未受具者传戒，不许向外宣扬。先行呈明当道，及佛协会准许，定于十月间传戒，冬月十五进堂。议才定，各省名山大刹及静室庵堂僧众，来山求戒者蜂涌而至。初仅百余人，后来陆续而至者及三百人，连本寺原住僧伽合共五百人。不特食宿无着，而且照管困难。恰于此数月间，沪上天主教堂出事，佛教青年会出事，金刚道场亦出事；更重大者，甘肃省政府电致江西省政府，称有外道头目，窃穿僧服，前来云居求戒云云。师闻此，不得不慎重防范，而地方治安机关亦与师商讨，协力维持。是时求戒者已入山，拒之有违佛制，纳之则实难安容。因此依《梵网经》“自誓受戒方便”，为之说明十戒、具戒、三聚戒等法。经旬疲劳，唇焦舌敝（详附录《法语》及《文钞》中），劝令各自回山，依照戒期，自誓受戒。事后，仍给度牒，仅留百人，如法入坛。一场哄动乃告结束。而师以法缘障碍，时耿耿于怀也。戒期满后，起禅七一期。

是年，开田种稻梁者已及一百四十余亩，其他栽茶果等树甚多，变荒芜为熟地。而覬觐者至矣。地方机关以开辟荒地、增加生产为名，在本山设立农林处，将寺外一带果树及耕植地，划为该

处范围。师初犹隐忍之，及后并将师所住牛棚亦圈入之，逐师移出。师遂将前后情形电告北京，旋奉院令，着该地方机关克日交回师所住牛棚，及各垦地，由寺管理。地方下级机关虽不敢不遵，而从此衔恨，谓师恃上级势力压抑地方机关，多生阻力，魔事起矣。

是时诸方衲子，拨草瞻风，亦日益加众，已近千五百指。新建房舍，不敷居住，暂盖茅蓬以收容之。千里远来，寻师问道，昕夕不遑。为节劳计，众议请师每日定时方便说法，师许之。乃于闰三月十一日起，在经堂方便演讲，其中有援引古典而涉及近事者，有远数诸方而近及本山者，有开示法要而例及俗情者，甚至今昔世变，个人经历，田园琐事，无所不谈，弟子按日笔录成帙。因摘要撮录于年谱中，以其关于人事多而理论少，所以别于法语也。

### 一九五六年丙申，师一百一十七岁。

春，师兴建大殿、天王殿、虚怀楼、云海楼、钟鼓楼，及各殿堂房舍，次第落成。师之重建云居也，其规模采取鼓山、南华、云栖各殿宇图式，因其地而变化之。盖寺之前为明月湖，形如圆月，广及百亩。每初日出，金光荡漾，注射台殿。旧有石坊，师因湖之北地建三门，进为天王殿，再进为大雄宝殿，后为法堂，及藏经楼。度过园林，便见龙珠峰，其气脉固甚正也。此中路殿堂已完全落成。今继续建造者，其东为亚部寮、报恩堂、客寮、云厨、斋堂、晒场，后为延寿堂、祖堂。其西部为如意寮、西归堂、往生堂、功德堂、上客堂、维那寮、禅堂、监值寮，再后为方丈、关房。大小房舍，已成十之七八。全寺围以岩石罗汉垣，其庄严闳丽，亦足与南华称伯仲也。东坡有言：“云居为冠世绝境，大士所居。其中湖开明月，潏潏寺前。三面平田，四山带砺。岩峦盘曲，宛若莲瓣蠹抱。”

师自癸巳入山，仅及三载，佛国楼台，从新涌现，渐复唐宋旧观。此固师之道德足以感动龙天，而众缘成就，实有不可思议者。

本年春夏间，住众及二千指，其中有专门建造人才，有农林学者，所以一切工程、一切耕植，收效宏速。

师近来兴建祖庭，不印捐册，不事攀缘，而缘法自至，亦有不可思议者。即如此次重兴云居，十方善信，皆愿随喜，群情踊跃。姑举一二事言之。师之弟子宽慧，闻将建大殿，在港发起一药师法会，竟以万金至。北美侨商婺源詹励吾居士，向于师未谋一面者，亦以万金至。上海吴性栽居士，于本年冬，自香港北行，入山礼佛，由张公渡登山，以道路崎岖，发愿修路，需十万元，现已着手修理。以布施广，故收效速也。师向建大小梵刹，不下数十。其来也，以一拄杖入山，厥功告成，亦只携一拄杖下山。今师重兴云居，若有神助。此后二三年间，万善同归，四事供养，愿师其“居之安”乎！

秋九月，重浚明月湖，及疏导青溪，掘出一巨石，字迹漫漶，稍有可认识者。此盖佛印了禅师住持本寺时，东坡入山访印公，曾于溪边共坐此石，后建桥纪念，名为谈心石、佛印桥。今师浚河修桥，将此石置之桥亭，存古迹也，并系以诗曰：

坡老崇佛夙愿深，寻山问水去来今。

青溪桥畔谈心石，谈到无心石有心。

昔日金山留玉带，钝机偶滞故缘情。

云来卷出谈心石，为筑溪桥记姓名。

是年冬，四众二百余人，计开水田一百八十余亩，旱地七十余亩，所收稻谷四万五千余斤，杂粮两万六千余斤，及竹器、茶叶、银杏、笋干各项，均有收入。此后积极开荒及造林，可住五百众矣。腊月初七，起禅七两期。曲江南华寺、广州六榕寺、长汀定光寺、宁化法轮寺，均请师传戒法。

一九五七年丁酉，师一百一十八岁。

春，师应吴居士修路之请，自去冬兴工，由张公渡方面上山之

路，宽六尺，长十八华里，峻岭逶迤，峭峰另削，两山相间，飞瀑中流，重架虹桥，乃能飞渡。其中有龙王桥、乘云桥、云荫桥、龟水站等处。于秋间工竣后，师于沿途大石上刻有“赵州关”、“飞虹桥”各大字以存古迹，并镌纪事及偈语曰：

兹因山阴吴宽性居士发起修路浚湖，工程圆满。云感其诚，爰题偈语，以存古迹，偈曰：

寻到云居山外山，宛如鹫岭在尘寰。

高山平地逍遥外，杰阁崇楼俯仰间。

去住随缘无挂碍，安贫乐道老僧闲。

欲向其中问端的，前三三与后三三。

四海名贤誉此间，天上云居山上山。

水月道场今古梦，佛魔境界乱离看。

千寻崖岸经过易，五浊娑婆解脱难。

潦倒残年百岁外，草鞋犹踏赵州关。

六月，当地政府农林机关，以云居寺僧开辟荒山荒地甚有可观，乃推翻一九五三年癸巳批准设立僧伽农场成案，改设垦场，将寺有之山场田亩、茶果树木，尽划入地方垦场。另派数十人来寺，接替耕植。寺内职事以僧伽农场立案有年，农作有效，呈请地方政府照旧由寺管理。七呈不报。及后，竟将师所住之牛棚亦圈入之，令师刻日迁出。师无可奈何，乃将前后情形呈报北京。旋奉院令，着该地方机关即日交回师所住之牛棚，及各垦地，仍由寺僧耕植。地方机关虽不敢不遵从，然因此衔恨，谓师恃上级势力压抑下级机关，内外勾通，谤张为幻，而祸无了日矣。后此，数月有如下事件：

一、有人劝师献捐垦场开办费人民币二万元（约港币五万元）。

二、响应政府召集全民炼钢，献出烧成木炭六万余斤，及砍下山柴三十八万余斤，暨寺内铸钟铸瓦之铜铁材料数千斤。

三、师年来多病，各方弟子所奉师之医药费、果金等等，皆有数目，亦劝师献出为支援炼钢费人民币五万元（合港币十万余元）。

四、云居山下各乡村之稻田，于早晚季收获时，要求云居寺派出僧人帮助收种。

此外种种，不能尽述。不得已，尽将本寺全部僧伽垦荒之农场奉献于地方新设垦场，听其领导。师之环境如此，心境可想也。

同月，本寺住持海灯开讲《法华经》，并择青年比丘三十人，成立佛学研究院，以造就僧才。

### 一九五八年戊戌，师一百一十九岁。

春时，全国肃清右派之风甚厉，各寺院亦被波及，由所谓佛教团体开学习大会于汉口，指定各寺院住持，及重要职事，均须赴会。师以老病，辞不出席。而南华住持本焕、本寺知客传士、云门住持佛源，及见性、印开诸师等多人均被列为右派，指定向师清算及斗争。不屈，几酿祸。后由一班夙有成见之人，制造诬捏师十大罪状，如贪污、反动、聚众、思想错误、滥传戒法种种罪名。其中最无理者，如诬师与青年僧人同单。此等伤天害理之事，竟出于僧人口中。又因师自到云居后，北京政府每月送师二百元为补助费。师屡却不受，未获允许，乃按月以之供众。而大会中竟牵扯到师前年于开示弟子戒贪语，引用明代罗殿撰诗“笼鸡有食汤锅近，野鹤无粮天地宽”之句，谓为讥诮诽谤。又谓师妄报年龄。师阅壁报后语弟子曰：“我生长及出家都在闽省。圆瑛法师及住持盛慧，现年已八十余，他幼年在鼓山出家，他都知道。我剃发受具及出外参方与回鼓山任住持年岁，是有人可证。”又加以老顽固、僧界右派首要各罪名，其意盖欲向师围剿、斗争、洗脑、下放至劳动改造而后已。尔时，全国僧众，除膺特殊任务者外，均惴惴不安。南华、云门、云居山门外，亦遍贴大字壁报，诬师罪行，声势汹

涵。师则若无其事，而四众均欲为师辩白，师不许。如此阅一月、两月并无消息，汉口之集会亦散。而师左右得力之人及多年随从弟子，均被分散，指派向别处去矣。如是又阅一、二月亦无消息。后接京信，知汉口开会期间，因师德望，不敢轻率，先叠成文告罪状，呈请主其事之最高级人物，批准执行。某阅毕一笑，着令撤销（详后己亥年中），师乃获转危为安。

九月十五日，张处长建民率公安干部数人，在师所住之牛棚掘地洞壁，进行搜查，未获一物。后将中央发给云居公函，及各种文件、云门申辩书、重要经籍及私人函件、出入账目，均被载去，请求数次，亦不退还。

## 九月十六日集众表堂

这一回我身体不好。世人说三天命有两天病，我则三天有六天病。何以呢？因为白天晚上都不好，无非业障所感，只得听其自然，有何言说！今天有两件事，不得不讲明与大家知道，免众误会。什么事呢？这几天，省统战部张处长和几位同志来山。处长说，才由北京回省，京中上峰，叫我来山，传达政府意见，叮嘱陪同老和尚一路进京开会。我以老病辞了。次晚，处长来我房间谈话。他说，因有信件向他那里报告各种事情，谓寺中派人到上海化缘，化了二百套小褂裤、一百二十套蓑衣、两架缝纫机，又说祝华平拿你的名义发了财，等等。第三天晚间，又来问此次常住打吱喳的事，已报政府了，要我说明事情的经过。

我说，那天的开会我不晓得。当时，我听工人说堂里闹事。我即进堂说了几句，他们就散了。后来，我查得这事的起因是：那天早上，僧值表堂，不准过二堂。午饭后，他们就开会，要解决这些问题，心气不和平，就吵起来。本来现在夏天，过早堂吃粥，快吃则汗多，慢吃又耽误结斋。所以，吃不饱的可以随众结斋，回堂



后,再到斋堂,看有余粥,可以再吃。但如在早板坐香开静后去吃,那就是过三堂,不是过二堂。这是一天吃四顿,就不对了。如果允许过三堂,则粥少不足吃,就要多煮米。若多煮,则每月的米就不敷用。因此,当家叫饭头少煮些粥。经僧值表堂之后,有些人谓职事专权,是封建,要改革,因是就闹出事来。这是不要紧的小事。

至于说到化缘,因通州李不畏居士来信,谓居士林有《龙藏》,全部欲送与本山,要我亲去。因此与性福商量,请证明书,派佛行去通州请藏经。写了两封信到上海佛教青年会,请帮化运费,及买四十领蓑衣、一架缝纫机,代募斋粮。后因通州佛教会不许将藏经运走,佛行就到上海青年会,请了《磧砂》、《频伽》两部藏经。现今上海有信来,总共化得九百五十三元三角,除运经费,买蓑衣四十领,缝纫机一架,共去钱四百余元,下剩五百余,寄回作粮食。没有二百套衣服的事。

从前,出缘簿化缘,有过一回化缘铸铁瓦的事。青年会和简玉阶、祝华平临时代出缘簿,因为五万元旧人民币才铸得一块铁瓦,此次共化了数千万元,而祝华平没有食钱。此事前几日善果知客对我说,谓性福和尚把直纯和尚寄来的信给他看,信中说:妙善和尚由云居到上海,对伊说,老和尚不会用人,把常住弄得稀烂。以前用祝华平,已经弄坏了,现在又用慈藏,步觉民后尘。近又派沙弥到上海,化了二百套小褂裤,每人分二套。他问分得公平否?本来这话成是非,不应向别人说,是犯戒的。无奈此事,他们早已有人报告与知,因此不得不明白说出,免他误会。

处长等问了我之后,又问别人,又问李居士,调查我的书信来往和账目。调查的结果,数目清楚,并无贪污。他们又看到大家努力生产,各处辛辛苦苦,事事如法,使他们对听来的坏话,也疑信参半了。是非本不应辩的,每早上殿念的“山门清净绝非虞,檀信归依增福慧”。能真实不虚、循规蹈矩地坐香、看经、礼拜、读诵

的,就感动天地鬼神,山门自然清净,檀信自增福慧。何须辩好辩歹?但这些事不说,则大家不知。

我来云居,是定业难逃。我原无住庙的心,很多现成的庙都不住,又来修庙子,岂不见鬼?前年,我在庐山养病,听说云居山,政府拟划为林场,我不能坐视祖师道场陵替消歇,所以来山看一看。那天很晚摸上山,只见性福、直纯、修定、悟性四人住在仅存的破厨房内。我们一来十二人,没有空地方睡。我看见毗卢佛、释迦佛、观世音菩萨铜像埋在荒草堆中,我心中不忍,就想在此住茅蓬,并使诸方禅和子有站脚地。回庐山后要求,中央政府和陈真如,都不准在此住,要我进京。我再请求,北京来电,许我自由,得中南区统战部、省县统战部各派一同志,与祝华平等,在大雨淋漓中,送我来山。上海简玉阶居士出了二千万旧人民币给我作开办费,我交祝华平管理。农历八月十五日,我派智修师先来修好破牛栏,派果一师先来料理一切、购置家具等等。

我到山后,问本山过去情形。直纯就对我说:你要小心提防性福,云居山有下院两处,都成他私人所有,以前收数百担租归他一人,他又想把黄韶的田收为私有,我不准。你要和他搅清楚,否则是非多了。直纯虽如此说,我没有听他的。后来人渐多了,政府在场,当众请职,我不过问。大家举性福为和尚,果一为当家,二千万祝华平管理,买谷子三百担、木料和缸瓦,把茅蓬盖好了。简老居士又出一千万元来搅生产,交果一师管账。前后三千万,房子砌不起来,幸而各处渐渐寄些钱来,才有开支。果一叫大众出坡,下雪天出坡,和直纯闹起来。直纯又和智修闹过,常常弄是非。这次直纯不明真相,认为我食了二百套衣服,又说我不会用人,觉民吃饱钱就还俗。觉民的钱的来源,是北京开和平法会,政府犒劳他百余万元。上海玉佛寺法会,亦得百万元。说归依、当引礼,也有百余万元。杭州、苏州两处法会,也有几文。到云居后,因母老要他奉养,不要心挂两头,就还俗去了。简玉阶又

给他二百万元，他没有拿过常住的钱。去年正月，简玉阶给每人五万元和一条毛巾，由祝华平分送。性福、直纯各送二十万元。何以妄疑小事？传到政府去，不好听。

我没拿常住名义化过缘，各处来钱是给我养病，不是公用的。我空手来，空手去，尽力为大家，管此闲事作什么？和尚、当家，每每办到不能收尾时，又要我来管一管。我这老牛犁田，犁一天算一天，心中苦楚，说给大家知。我一场辛苦，别人不以为恩，反以为仇，缘结不到，反结了冤。这也无非前因所招。我说这些闲话，大家好好向道上办，不要被境界转为是。珍重！珍重！

数月以来，师饱经忧患，病状日深。往年病中礼佛不用人扶，今则需侍者为之助力。知幻缘将尽矣，但有一件大事未了，急须处分者。

一日，师召侍者某某等二人至，告之曰：“余今命汝二人，为我办一件重要事。应先告汝等前后情形，乃易办理。余于初出家后，自审根器，当从行门入，故习苦行，又性好禅宗，故习禅定。溯大乘东来，虽以达摩为初祖，而光大实在东山，倘远溯源流，实在广州光孝寺。该寺址为虞翻旧宅，名诃林园。及东晋隆安中，厨宾国沙门昙摩耶舍尊者，乘番舶抵仙城，乞此地建梵刹，名曰王园寺。及求那跋陀携《楞伽》四卷，止诃林，立戒坛于林中，谶曰：‘后有肉身大士于此受戒。’至梁天监初，智药三藏携菩提一枝，植于坛侧，记曰：‘百七十年，有大智人于此出家。’及六祖大师受黄梅衣钵，剃发菩提树下，遂应其谶。后至曹溪，开一花五叶，禅宗至此始盛。而其初则以诃林戒坛为根本地。诃林即今粤城之光孝寺也。

“前清末年，该寺为学校占用一部分，地方机关占用一部分，公私团体又占一部分。所余者，仅大雄宝殿及六祖发塔，与殿前参天蔽日之菩提树而已。

“余，禅人也，饮水思源，目睹禅宗第一祖庭零落至此，欲重修

之，顾力有所不及。会民国十九年庚午，余住持鼓山时，发愿重修光孝。先将私人所积果金约二万元埋藏之。适有老居士林某（隐名）入山相访，余略谈所愿。林居士欢喜赞叹，谓重修光孝，非先筹足十万银圆为预备金，勿轻动议。我愿助师完成此愿，先捐五万圆，不问岁时也。余大喜过望。翌日，林老居士果以五万圆银号票来。余亦将所积存者，汇易金锭若干条，藏之鼓山中。满以为南来重兴祖师道场，必自光孝始矣，岂知道场兴替，自有时节因缘，非人力所能勉强者。迨民国二十三年甲戌四月，一夕三梦六祖催唤回去，而粤北将官李汉魂等，亦派员来请重建南华。于是冬，有粤北之行，中兴曹溪，费时十稔，因缘会合。又建云门，历时九载，始告完成。事变又起，计重建两寺所费银圆百余万，其中左支右绌，艰苦备尝，而不敢动用鼓山藏金者，诚以‘易砖钱而作瓦钱’，佛制之所不许也。

“云门竣工时，二次大战已停。胡毅生居士等议重兴光孝。我建议先收回占地，同时密回鼓山，将藏金运港，转到云门。又购白银圆若干，埋之树下，备重建光孝。未及三年，时移势异，当云门事变时，余被殴几死，犹不肯将藏金说出。以生死可置之度外，而因果不敢昧于毫厘。至前年，传闻粤当道欲辟光孝作市场，适吴居士性栽二次入山，余嘱其与粤当局言保存光孝名迹，正为此耳。

“今余历尽艰辛，老病日笃，世缘将尽，初愿难偿，只有俟之将来。惟藏金为时势所不许，付托又无人敢担承，拟呈之当道，代为保管，表明初愿，及藏金来历。余前日已与县府石同志妥商，令汝二人同往发掘，运回本山。今给汝地图一纸，汝等与石同志带备公文，前往云门办理。”

去后数日，竟将金条一箱，瓦罐二口，运回云居，衡之，得黄金二十八斤、白银三千圆。由石同志与侍者等数人，缴交政府代存，以明虚老及林居士之本愿，重兴光孝，只有待诸将来。

### 一九五九年己亥，师一百二十岁。

春，国内外丛林及诸弟子，以师今年百二十岁，恰与赵州同年，各团体纷纷拟定程序及典礼，为师祝寿。师前后接到函电，即行制止，其复函大意：

（上略）云死活未卜，辰期犹远，便承吴老居士厚意，拟制寿屏为祝，愧谢曷甚！窃念夙业所驱，波波一世，风烛已残，事犹未了，每思辄愧，徒为虚名所误。百年尘劳，梦幻间耳，复何堪留恋！又生者乃死之端，智者直须警悟，一心进道，如救头燃，奚暇扮演世俗情态也！云心领谢，盛意谨辞。

又，云母难之日，自哀未遑，切不可为作寿章纪念，或其他庆贺举动，转增弥罪，徒有损，毫无益也。

三月，师以浚明月湖尚未竣工，海会塔工程仅及一半，乃力疾督促，数月后乃竣事。

先是丙申春，北美侨商詹励吾之夫人汪慎基归依师后，发心捐助建大殿经费，而全寺大小殿堂，均已落成。詹拟建一塔，供佛舍利，附建一留云禅院，以祝师长住世间之意。师复函谓：南华、云门均建有海会塔，而云居尚未建筑，可否即以此功德建云居海会塔？因云居历代祖师均散葬各地，保存为难，不若以海会塔奉安之，且方便四众及当来者也。至留云禅院一事，意甚可感，而云平生未尝特建一椽一瓦，以图享用，敬却云云。

詹复函，除前捐常住万圆港币外，再捐港币五万圆，以为建海会塔之用。师许之。因此，在冬间即着手开地盘，动工建造。其结构悉仿南华。此外，更多建数座经堂，以为僧人居住及六时礼诵之所，直至本年七月始完成。师于数十年来所建各大刹殿宇塔院之最后因缘也，并将詹居士所撰碑记，勒石于塔下。文曰：

虚云老和尚，重建云门事毕。癸巳春，晋京，参与全国佛教协会成立。已而由匡庐入云居。初至时，榛莽荒秽，仅存陋屋三间，

聊避风雨。未半载，四方衲子闻风而至者百余。师率众，始则开田博饭，继乃筑堂舍、建大殿、置藏经。虽严寒酷暑，作务不辍。未两载，道场巍然。予以夙植善因，虽羁万里外，犹得时承法雨，慈海恩至，惭感曷已！因起念效童子聚沙故事，欲于云居建塔，藏佛舍利，愿获十方三世诸佛之护念，留师住世，常转法轮，因拟名此塔曰“留云”。寻蒙赐复曰：“居士欲为云建佛舍利塔，此发心固已为十方三世诸佛之所护念。而云则惭惶不自胜，因自思维：云居千年来诸祖代谢，全山祖塔散布四方，年久失修，大多倾圮。云昔在南华、云门所见类是，因各建海会塔，将诸祖灵骨，集而藏之。并建堂宇，居僧念佛。适有感尊意，思复踵前例，区区之议，居士其有意乎？”予读竟雀跃，欣顺师慈，遂以“海会”名塔。顷复获师书，知已竣工，喜兹华严楼阁，涌现当前！爰为偈曰：

达摩东来，上乘独出。喝倒梁武，目中无物。

第一义谛，光天化日。烛照幽冥，同收灵骨。

佛历二千九百八十六年岁次己亥仲春私淑弟子詹励吾谨记

是月，美洲汪宽慎、香港曾宽璧，以师今年为百二十寿辰，各以资来，请造地藏菩萨一尊，用祝师寿。师令刻日兴工塑造，两月而成，分供于钟楼及海会塔中。此师最后之造像也。

【附记】师重建祖师道场，大小寺院前后八十余刹，皆自为营造。然每一改建，以掘泥筑基为第一工程，且需时较长，人工亦倍。即如粤北南华寺，历岁十稔，始告完成。而初步工作，担泥筑壘，亦经三年。编者五住南华，细心察看，自入曹溪门过莲花池后，即为四天王殿，直至后山九龙泉，凡一百五十余丈。除大殿、祖殿、法堂、经楼外，其余各种堂舍共一百五十余间。无论至何地方，长廊曲径，皆雨不湿衣，泥不污履，高下广狭，覆以回廊，不觉道路之长远也。其建筑时，师手持丈尺，指点工人，或高或下，均无预制图则，亦不用精密计算，而所需之材料适合。最奇者，大雄宝殿，高及十丈，飞檐承露，接驳七重。师亦指点出之。殿阁之庄

严壮丽，媲美于杭州灵隐。大佛三尊，高六丈，五百罗汉，浮动壁间，此则灵隐、天宁所不及也。至分布各处之院宇房舍，均坚朴耐久，又是一种看法。予每见师手持罗经（即指南针之罗盘）于每佛像及诸菩萨座，细为测度，乃知师之多能也。

一日，尝问师，何以三分一工程，放之地下。师谓：坏空有一定之理之数，比如南华寺，今日建筑，超于前代，孰知十年后将如何！予掘地时，遍翻全寺，发见围墙石壘，有在三四丈深者，亦有掘至二丈余深，发见有宋代断碑者，兴废无常，可想而知。故此历修各大刹，必先寻其故址，相阴阳，观流泉，择定方向而改正之。且用巨石筑壘，由一二丈筑起，使基础永固。他日殿堂房舍，纵有破毁，而基础仍存。所以我对于房舍为轻，而基础为重。余乃恍然知师谋虑之深远也。

三月，师病况日深，初犹勉强支持，料理各项事务及未了工程。至是月，患慢性消化不良，即停止饭面，及一切杂食。早午仅吃一小碗粥糜而已。省府奉北京命，屡遣医来，师却之，谓“世缘将尽也”。乃分函诸弟子迭次之捐助功德者，谓真如寺已建筑完成，此后不必再寄汇银物来，并嘱以努力修持、为法自重。

四月，师召摄影师来山，拍摄全山风景。凡大殿、佛像、经楼、法堂及晦山戒显和尚塔、明月湖、赵州关、飞虹桥、海会塔，及云居茅蓬，与现自己所住之牛棚共三十八张。又自摄坐像一帧，洗出后亲自检视，择其佳者留之。又赠与有关捐助功德之亲友、善信。

## 附录：云居山志重修流通序

癸巳夏，予养痾庐山，有数禅人自云居至，称日寇中原时，以兹山险峻，易伏游兵，遂将真如寺全部焚毁。今只见毗卢遮那大铜佛，兀坐荒烟蔓草中，苟不重修，将湮灭矣。予闻之惻然。念云居自唐代元和年开山，为历代祖师最胜道场。道容以后，道膺继

之，其后齐禅师、融禅师、老夫舜、佛印了元、圆悟克勤、大慧宗杲，皆曾任该寺住持。而过化者，有赵州谿、云门偃、古塔主、洞山聪、圆通秀、真净文。居士中如白居易、皮日休、苏东坡、黄山谷、秦少游、吕居仁等，不计其数。今祖师道场，零落至此，亟待重修。

秋七月，与居士祝华平等，至真如寺，洵如僧言，只性福等四人住茅蓬中，以事香火。居数月，四方衲子，闻风而至者，数逾千指。会议重修事宜，虽有殿宇旧址之可寻，而乏山志记载之考据。因志板久毁，书册亦绝，后于苏州访得残本，漫漶殊甚，乃属岑学吕居士考订重辑之，略有增删。缘旧日志书，系清代康熙初年编纂，其中文移产业，代远年湮，久历变更，酌为删去。其余悉依旧本，以传其真，亟事流通，免再湮灭。予自癸巳至戊戌六年之间，所有重修殿宇，再塑金容，整肃清规，耕田博饭，种种事迹，附录于本志之末，以便后之修志者，有所采焉。

佛历二千九百八十六年岁次己亥孟夏释虚云序时年百二十

师病日益重。一日，住持和尚及三寮职事多人来视师病。师谓众曰“我们有缘，相聚一处。承诸位发大心，数年之间，复兴云居道场，辛劳可感。但苦于世缘将尽，不能为祖师作扫除隶。有累诸位，倘我死后，全身要穿黄色衣袍，一日后入龕，在此牛棚之西山旁，掘窑化身。火化之后，将吾骨灰，碾成细末，以油糖面粉，做成丸果，放之河中，以供水族结缘，满吾所愿，感谢不尽”，云云。诸人皆作安慰语。师说偈曰：

虾恤蚁命不投水，吾慰水族身掷江。

冀诸受我供养者，同证菩提度众生。

又：

请各法侣，深思熟虑。生死循业，如蚕自缚。

贪念不休，烦恼益苦。欲除此患，布施为首。

净参三学，坚持四念。一旦豁然，方知露电。

悟证真空，万法一体。无生有生，是波是水。



又：

吁嗟我衰老，空具报恩心。宿债无时了，智浅业识深。  
愧无成一事，守拙在云居。诵子吃饰句，深愧对世尊。  
灵山会未散，护法仗群公。是韦天再世，振毗耶真风。  
自他一体视，咸仰金粟尊。中流作砥柱，苍生赖片言。  
末法众生苦，向道有几人。我负虚名累，子应觉迷津。  
佛国时欣慕，香光拟近趋。谨留几句偈，聊以表区区。

八月，师生辰日近，国内外诸山长老，及弟子等多人，入山庆祝，并探视师病。师亦觉精神稍为健旺。其弟子宽慧等数人自香港来，师与之谈话及处分各事，颇为重要。兹将宽慧朝山日记一则附录如下：

## 朝云居山谒师日记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七日（即农历己亥七月二十四日。记中所载俱用农历）

余此次偕宽航、知立两师，及方宽丽居士等一行四众，结伴回国，朝云居山，为师祝寿。于农历七月二十四日由港出发，下午三时许抵广州，下榻于华侨大厦。太平莲舍宽定师等到访，相约一同上山。

二十五日早七时，附火车北上。至二十六日晨八时许，抵南昌车站。因各人昨日未进晚餐，拟就车站觅食充饥，岂料遍寻车站，都无一物可资果腹。遂由我和方宽丽居士看守行李，而宽航、知立两师则往汽车站买票，以额满，无法购得。结果费去八十余元，另包专车。九时开车，至下午一时许抵张公渡。余知此处原已设有招待所一间，专为方便朝礼云居者用膳休息之处。至此，竟遍寻不获。询诸乡人，始悉于去年五月毁于火。正彷徨间，望见前面有二僧人，由宽航师上前询知，系来自云居者。余等因饥

腹雷鸣，又休息无所，乃向之请问，据谓有饭店可以进食。迨我们跑去饭店呼食时，店员问我们有米票否。四人一闻此语，面面相觑。我们既无米票，饭店即不允供给食物。于是再去请问僧人，其中一位，名宽华师者，慈悲地说：“我们尚有余饭可以供给。”随即将饭菜送到，各人略为进食，聊以解饥。宽华师问我们准备几时上山，又说最好能于今天上去，因为今天有十个和尚落山挑石灰。如果我们今天上山，有挑灰的和尚可以先代我们担行李。若明天上山，要另请人，殊非易事云云。我们听到有如此巧遇，当然不肯放过。于是就请他们慈悲，先把我们的行李挑上山去。因我素有心脏衰弱及血压过高等病，惟有硬着头皮慢步走路。时因太阳威力过大，路热难行，仅行三四里山路，即觉四肢无力，难以支持，遂病倒途中。诸人将我扶起，为我抹汗擦油，扰攘有顷，卒蒙诸佛菩萨慈光加被，渐渐苏醒。当晚，先到一间茅蓬住夜，时天已入黑，忽见山上放出毫光，各人咸以为奇。晚饭后，承当家师慈悲，让床给我们睡。

二十七日早餐后，动身继续上山，约十时许，到真如寺。先到客堂见知客师。茶罢，再去参礼虚老和尚。老人一见我，就说：“宽慧，我没叫你来，你来作什么？徒令我担心。”随问：“志莲现在住众多少？各人是否都很用功？常住的开支够不够？”老人的慈爱，真是无以复加。斯时航师相继入室。老人见到航师，即谓：“我写了十多封信要你来，何以迟至现在才到？我没叫宽慧来，她又为什么要来？本来，我想在四月走的，因事未了，所以耽下来。后来又准备七月走的，仍因事未了，故不能走。”又说：“你们一路辛苦了，且去洗面休息一会。我叫人准备饭菜，吃过饭再谈。”

知客师真客气，饭时满桌素菜，饭香菜好，名山圣地，自是不同。饭毕回寮，打点礼物，分送性福大和尚、维那师、知客师等，留存一份供奉老和尚。下午，再谒老人，并泡一杯玉桂茶供奉老人。老人饮后，呕吐似乎少些。

二十八日，宏清师说，宽度师来了，叫人去接他上山。及宽度师来到，见他完全是一个俗人模样，而动静威仪仍是老修行本色。我心里起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

二十九日早，知客师派人陪同宽航、知立两师下山，办理报户口手续，直至下午四时半方始回来，并蒙政府派朱所长上山照顾我们，每日陪我们同进早午两餐，随伴左右，非常殷勤。我们心里异常感激。

今天为老人诞辰，所以远近各处四众弟子上山祝寿者，络绎于道，以知老人德行感人之深。晚间，各人拟谒老人，又恐其已睡，进去不便。乃由航师询知老人未睡，于是我和宽定、宽航、知立各师及方宽丽五人一同进去。见他眠在榻上，我先送果仪供养老人，老人说：“放在枕边吧。”及至方宽丽等送果仪时，老人很客气地说：“你们留着自用吧，不要送给我了。”航师代答：“她们自己有得用，请您老人家收下吧。”老人说：“好！放下吧。”随着又说：“你们早些回去休息。明天我不会客，你们明天可以进来。”

三十日早殿后，各人欲进去拜见老人，结果不满所愿。中午，老人自己供斋，每人结缘两元，始看见老人寮房门口贴了一张纸，写着“今天不会客”，我们方始明了今晨拒见的缘故。这天，老人的精神甚佳。

八月初一日早，我等谒过老人后，以在山无事，即欲定期下山。由航师向老人请假，拟初四日下山。老人说：“好，随你们的便，欢喜几时来就来，欢喜几时去就去。”既已得到老人的允许，我们即准备初四动身。

初二日，天甫微明，宏清师来说：“老人叫宽航师先进去，你们亦随后同去。”航师一进门，老人就说：“你们初四不要走，我有事为你们说。”只得答应初四不走。下午，又叫航师进去，取出《法汇》稿件五册。

初三日上午，又叫航师进去。老人看着宽航师说：“你能为师

父做一点事吗？”航师答：“好，无论师父要我做什么，都应当去做，任何艰苦，在所不辞。”老人又说：“我想来想去，这回许多徒弟中，惟你最为可靠。”说罢，从身上取出一张纸，蝇头小字盈千，命宽航收好，随同《法汇》一齐带港，要妥交与岑居士。

下午，宽航师先在老人寮房座谈。老人着宏清师叫我和宽定、知立三人进去，命宏清师从柜内请出一尊玉佛。老人双手接过，举上头顶，然后交给宽定师，谓：“这尊玉佛，送给你供养。”并取出文华绘大红祖衣一件，亦交给宽定师。又从衣袋取出一块血珀，在眼盖上抹一抹，即说：“这块琥珀，送给你抹眼睛。”又取夏布大红祖衣一件给我。再从床上取出和平鸽徽章一枚，送给知立师做纪念。另取夏布大红祖衣一件，嘱知立师带港送给宏贤师留念。又取夏布大红祖衣一件、白犀牛一头，交给宽航师，说：“这衣和白象都送给你。”其实，那是犀牛，而老人却说是白象，岂另有用意欤！随又取出图片四张，分给我们四人。此片系老人庶母王氏太夫人出家后法名妙净，入灭时的留偈。老人建筑海会塔，刻碑摄影留念，亦将照片分给我们。复取出七色九宝十八罗汉念珠一串，嘱宽航师带港，送给岑学吕居士，并谓：“岑居士年来为云代劳笔墨，始终不懈。情殊足感，故将此珠送他作为纪念（此珠系某亲王所赠我者，大内物也）。”以上各物分配完毕，跟着又为我们开示说：“明白时，生也好，死也好，男也好，女也好，无有生死男女及一切诸相。不明白时则不然。须知世间法相，皆属幻化，如空中华，如水中月，无有真实。惟有一心念佛，为往生资粮。”

初四日下午，又叫宽航进去，说：“我现在样样手续都已清楚，惟有一件事未能放下。你去杭州时，代我去龙华庵找宗和。他的父亲法名心文，最紧要叫心文来云居山一次。如果心文能来，则一切手续清楚，可以放下了。”航师答应到杭时，无论如何，都要找到此人，并请老人放心。

初五日，老人命宏清师来，叫我们进去。老人手执禅板，对我

们说：“一个人做事的时候，就要认认真真做去。做好之后，就要像这块竹板一样，空无所有。”说着，举起竹板，连问数声：“你们看看这块竹板有没有东西？”我说：“请你老人家保重法体，久住世间，化度有情。”老人谓：“和你们讲了许多，你们还是说凡夫话！”于是，再次举起禅板，向我们说：“你们看看有没有东西？”

随即又问我们几时落山，答以因户口仅报至初六日止，所以决定初六日下山。老人怅然，随叫侍者师拿茶叶出来，送给我们每人一份。斯时，宽定师再请老和尚保重身体，久住在世，老人又说：“你们还是说的凡夫话！今天诸佛选道场，十方同聚会，个个学无为，心空及第归。各人回房休息。”

不久，我和航师又进去。老人向航师说：“难为宽慧数十年的供养心，从没退过半点。我的弟子多了，只有她一直发心到现在，真是难得。她现已年老，兼身体不好，你要继承她的志愿啊。”

初六日早，进去向老人告假。老人合掌相送，并命侍者师送到山门口。又令宏清师代送。老人慈悲，无微不至。又承知客师派人一直送到山下。至周田派出所，领回介绍书。午饭后，乘车南行，四时到南昌北站，即转车继续我们已定的行程。时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即己亥年八月初七日也）。

十月，师病势日危，命徒将甫竣工之海会塔内容，一一如法布置，先供佛像，中安经卷，次净僧房，派僧数人入住，早晚念佛。

七日（即己亥年农历九月初六日），接北京电报，李济深逝世。师曰：“任潮，你怎么先走？我也要去了。”侍者闻之愕然。

师数日来已不起床，时喘时噎，多在睡眠状态中。侍者在侧，师见，每令退出，说：“我自会料理。”

十二日午，师命撤退佛龕，供奉在别室中。侍者知师有异，急往报方丈及三寮职事。晚上齐集，向师问安，请为法长住。师曰：“事到而今，还作俗态。请派人为我在大殿念佛。”众请师作最后开示，及遗嘱。师曰：“身后事数日前已向众说，不必赘言。今问

我最后语，只有勤修戒定慧，息灭贪瞋痴。”有顷，复曰：“正念正心，养出大无畏精神，度人度世。诸位辛苦，宜早休息。”众告退，已中夜矣。

云居山地势本高，时际深秋，寒风凄厉，万山木落，簌簌有声。古树参天，幢幢乱影。室内则一灯如豆，户外已滴露成珠。回顾牛棚内，只有一老人静卧其中，且去大殿颇远。第觉幽磬遥闻，经声断续，待送此老人去也。

十三日，即农历九月十二日晨，侍者二人进入室中，见师跌坐如常，惟双颊微红于往日，不敢惊动，退出户外守候。

十二时，在窗外窥见师竟自起床，自取水饮，旋起立，作礼佛状。侍者以师久病之身，恐其倾跌，即推门入，师乃就坐，徐告侍者曰：“我顷在睡梦中，见一牛踏断佛印桥石，又见碧溪水断流。”遂闭目不语。

至十二时半，师唤侍者一齐进来，师举目遍视，有顷，曰：“你等待我有年，辛劳可感。从前的事不必说了。我近十年来，含辛茹苦，日在危疑震撼中，受谤受屈，我都甘心。只想为国内保存佛祖道场，为寺院守祖德清规，为一般出家人保存此一领大衣，即此一领大衣，我是拼命争回的。你各人今日皆为我入室弟子，是知道经过的。你们此后如有把茅盖头，或应住四方，须坚持保守此一领大衣。但如何能够永久保守呢？只有一字，曰‘戒’。”说毕，合掌，道珍重。诸人含泪而退，至室外檐下守候。

至一时四十五分，侍者二人入视，见师右胁作吉祥卧，示寂矣。急报住持及大众，齐集诵经送行，日夜轮流念佛。十八日封龕，十九日荼毗，香气四溢。举火后，白烟滚滚向上冲。开窑时，得五色舍利百余粒，小者无数，以白色为多，晶莹光洁。二十一日，将骨灰奉安入云居山海会塔中。

**师世寿一百二十岁，僧腊一百零一岁。**



百年辛亥百年佛教百年辛亥百年佛教百年辛亥百年佛教百年辛亥百年佛教百年辛亥百年佛教百年辛亥百年佛

## 释传印 名誉主编

释传印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中华佛教文化院名誉院长

## 王志远 主编

王志远 字正斋 号沛溪

祖籍山东省海阳市盘石镇佐定山城。1948年农历四月十五日生于北京。文学博士、哲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文化艺术研究室研究员、中国宗教学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书画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宗教学系客座教授、中国佛学院客座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宗教艺术史》主持人、北京大通智胜景观规划设计院院长。担任绍兴会稽山兜率天宫景区、上海金山东林寺景区、广西上林金莲湖金珂玄雷景区等地的总策划设计师。

少年时代，书法绘画分别受教于中央文史馆馆员书法家彭八百和北京画院院长国画家王雪涛。1993年后，为各地著名佛寺题写楹联匾额，书法作品被海内外多处收藏，多次发表并收入书法集。曾主办《中日佛教书画大展》，《首届中国宗教书画巡回展》。以“今世达摩”美名享誉各界，中国艺术家联盟网www.artist-china.com列入名家栏目，设立书画艺术馆。

2008-2011年出任中华佛教文化院副主席、《宗风》杂志社社长兼主编、“中华佛教宗风论坛”秘书长、中国书画禅研究院院长、山东省海阳市沛溪书院院长。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高级研修中心主任。

ISBN 978-7-5080-6905-0



9 787508 069050 >

定价：78.00元